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庚辰本抄本紅樓夢

曹雪芹　著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此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　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

說明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又稱脂京本。原書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各冊卷首標明“脂硯齋凡四閱評過”。第五至八冊封面書名下注云“庚辰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故名庚辰本。

庚辰本底本年代相當早，面貌最為完整，保存曹雪芹原文《紅樓夢》及脂硯齋批語兩千多條，脂批中署年月名號的幾乎都存在於庚辰本，因此版本價值最大、也最為珍貴。

庚辰本為晚清狀元、協辦大學士徐郙（號頌閣）舊藏，一九三三年胡適從徐郙之子徐星曙處得見此抄本，並撰長文《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一九四八年夏，燕京大學從徐家購得，成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

作品名稱《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作品別名脂京本。作者曹雪芹，創作年代乾隆二十六年以後。現存庚辰本抄成年代大約是在公元一七六一年即乾隆二十六年以後。是抄得較早的而又比較完整的唯一的一種存七十八回本，即一至八十回，中缺第六十四及六十七回兩回（其六十四和六十七兩回的殘缺，各本皆然，現存各本的這兩回或是據程本，或是經後人增補過的）。第六十八回脫去約六百餘字，估計失去一頁。十回一冊，共八冊，每半葉十行，行三十字。庚辰本有不同於甲戌本的2000多條批語，十分珍貴。庚辰本底本年代相當早，面貌最為完整，保存曹雪芹原文《紅樓夢》及脂硯齋批語最多，脂批中署年月名號的幾乎都存在於庚辰本。

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末惜春謎後缺文，並記曰“此後破失，俟再補。”另頁寫明“暫記寶釵制謎雲：朝罷誰攜兩袖香……”“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丁亥夏，畸笏叟。”等文字。後人續補了寶玉及寶釵兩首謎詩，就將此謎錯改屬了黛玉。第七十五回缺中秋詩，回前單頁記曰“乾隆二十

一年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第十九回“小書房名”下空五字，“想那裡自然”下空大半行。這些殘缺可用以鑑定他本後人補綴之處。

庚辰本有眉批、侧批、双行夹批及回前回后批多种。批语之多为各本之最，总计两千余条，包括了己卯本双行夹批的全部（除一条单字批外）。其中有一批非常重要的批语，如第二十回朱笔眉批“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袭人正文目曰：‘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丁亥夏，畸笏叟”。

庚辰本第十一回之前，除偶将回前总评与正文抄在一处外，都无批语，为白文本。朱笔批语全集中在第十二回到第二十八回。

庚辰本抄手不止一人，其文化水平与认真态度都很低。全书讹文脱字，触目皆是。最后一册质量尤差，几难卒读。

庚辰本为晚清状元、协办大学士徐郙（号颂阁）旧藏，一九三三年胡适从徐郙之子徐星曙处得见此抄本，并撰长文《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一九四八年夏，燕京大学从徐家购得，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

一九五五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朱墨两色套版影印出版，是首次影印行世的早期脂本，所缺二回据己卯本补入。一九七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换用蒙府本文字补入。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秋月定本），即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七十八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原本八十回，中缺六十四、六十七回。一九五五年影印时所缺两回据已印本补入。但已卯本这两回也是后人据程高系统本抄配的。一九七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时，这两回换用蒙府本文字补入。原书八册中每册卷首都注明“脂砚斋凡四阅评过”，自第五册起，兼有“庚辰秋月定本”字样。庚辰本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其时曹雪芹尚在。此本同已卯本可能过录自同一祖本，回目、正文和批语保留着作者与整理评注者自存本的不少痕迹。实际上，庚辰本集中了脂砚斋评语的最主要部分，凡有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署名的批语，都集中在庚辰本上。庚辰本朱、墨杂陈，琳琅满目。以朱批来说，就有眉批，行间批，回前批和回末批；以墨批来说，虽然以正

文下的双行夹批为主，但仍有部分的眉批、回前批和回末批。庚辰本不但有716条与己卯本相同的正文下的双行墨笔小字批，而且还另有622条己卯本所或缺的双行墨笔小字批，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此書前10回居然沒有一條脂批。不過。因為正文相對最全，鈔寫時間又早，甚至可能是作者生前最後的一個本子，加上脂批相當多，所以馮其庸先生認為，在幾種鈔本中，庚辰本“是最為珍貴的了”。（百度百科）

目录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十八回老學士閒徵姽嫿詞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第七十九回薛文龍悔娶河東獅賈迎春誤嫁中山狼
第八十回美香菱屈受貪夫棒王道士胡謅妒婦方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巻之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懐閨秀

此開巻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将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説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此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将已往所頼　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

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竈繩床其晨夕風露堦栁庭花亦未有防我之襟懷筆墨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

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待在下將此來歷註明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方經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〻剩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

悲號慚愧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远〻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来至石下席地而坐長談見一磈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那僧托於掌上咲道形體到也是個宝物了還只没有寔在的好處須得再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温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石頭听了喜不能盡乃問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説着便袖了這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後来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刼因有個空〻道人訪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忽見大磈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〻空〻道人乃從頭一看原来就是無材補天幻形入世蒙茫〻大士渺

渺真人攜入紅塵歷盡離合悲歡炎凉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有一首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詩後便是此石墜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閒情詩詞到還全備或可適趣解悶然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卻反失落無考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味故偏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几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縱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答道我師何太痴耶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难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到新奇別致不過只取

其事体情理罷了又何必拘〻于朝代年紀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爱適趣閒文者特多歷来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数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以致満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来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乱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环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覩親聞的這几个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几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踪攝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總一時稍閒又有貪淫恋

色好貨尋愁之事那裡去有工夫看那理之書所以我這一段故事也不願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世人喜悅撿書只愿你們當那醉淫飽卧之時或避事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就比那謀虛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乱扯忽離忽遇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我師意為何如空空道人听如此話思忖半晌將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称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称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

名為情僧錄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出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当日地陷東南這東南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門外有个十里街街內有个仁清巷〻內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芦庙〻傍住着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情性賢淑深明礼義家中虽不甚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禀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喚作英菊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于書房閒坐

至手搽拋書伏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
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听道人問道你攜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
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
机會就將此蠢物夾帶于中使他去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孽
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落于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
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宮
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
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个女体終日遊于離恨天外
飢則食蜜青菓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
五內便鬱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乘此昌明

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
溉之情未償趁此到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
还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还得
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寃家來陪他們去了結此案那道人道果
是罕聞實未聞有还泪之説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事故更加瑣碎細
膩了那僧道歷來几个流風人物不過傳其大概以及詩詞篇章而已至家庭
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过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
並不曾将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千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
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脱几个豈不是
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将蠢物交割清楚待

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去来却説甄士隱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係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荅礼相問士隱因説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能大開痴頑備細一聞弟子則洗耳諦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預洩者到那時不要忘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听了不便再問因笑道玄机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縁説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来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鐫着通灵宝玉四字後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説已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書四个大字乃是太虛

幻境兩边又有一付對聮道是　假作真時真作假　無為有處有為無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槩步時忽听一声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声定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所夢之事便忘了大半又見奶母正抱了英菊走来士隱見女越發生得粉粧玉琢甚覺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懷内鬪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过會的熱鬧方欲進来時只見從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脚那道則跛足蓬頭瘋瘋癲癲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菊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内作甚士隱听了知是瘋話也不去採他那僧還説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撤身要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詞道

慣養嬌生笑你痴　菱花空對雪澌〃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听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听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最妙〃〃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个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个人必有來歷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个窮儒姓賈名化字表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這賈雨村原係胡州人氏原係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庙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

見了士隱忙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来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此彼皆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與雨村攜手来至書房中小童現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来拜士隱慌的忙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之罪略坐弟即来陪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所去了這裡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听得窓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窓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環在那裡擷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明楚雖無十分姿色却亦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的呆了那甄家丫嬛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窓内有敝巾旧服虽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濶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這丫嬛忙轉身迴避心下乃想

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却又這樣襤褸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庅賈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濟只是没甚机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定是此人無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自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盡自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出門去了士隐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隐家宴已畢乃又另具一席于書房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原来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為是个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来時歛額　行去几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

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有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曰

玉在匵中求善價　釵于奩內待時飛

恰至士隱走来听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雨村忙笑道此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妄)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听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厚爱何敢拂此盛情説着便同士隱復過这边書院中来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説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漫飲次漸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斝起来当时街坊上家〻簫管戸〻弦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

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杯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把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听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于雲霓之上矣可賀〻〻乃親斟一斗為賀雨村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費一槩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却还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战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処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

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畧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了三更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寫兩封荐書與雨村帶至神都使雨村投謁个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因使人过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来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他曾留下話与和尚轉達老爷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捴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听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閒处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矣因士隱命家人霍啟抱了英菊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菊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時那有英菊的踪影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就不敢回来見

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安再使幾人去尋找回来皆云連音響皆無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晝夜啼哭幾乎不曾尋死看〻的一月士隱先就淂了一病當時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搆疾日〻請醫療治不想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廟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着窓紙此方人家多用竹籬木壁者其大抵也因劫數于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燄山一般彼時虽軍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救淂下直燒了一夜方漸〻的熄去也不知燒了几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只淂与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

官兵勦捕难以安身士隱只浔将田庄都折変了便攜了妻子与两个丫嬛投

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唤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都還殷實今

見女婿這等狼狽而来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还有折変地的銀子未曾

用完拿出来託他随分就價薄置些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

半賺些須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免強支持

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時便説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

們不善过活只一味好吃懶作等語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

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可巧這日拄了拐杖掙挫到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瘋癲

落脱蔴屣鶉衣口内念着几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

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艸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ゝ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听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什庅只听見些好了ゝゝ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ゝ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解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隱乃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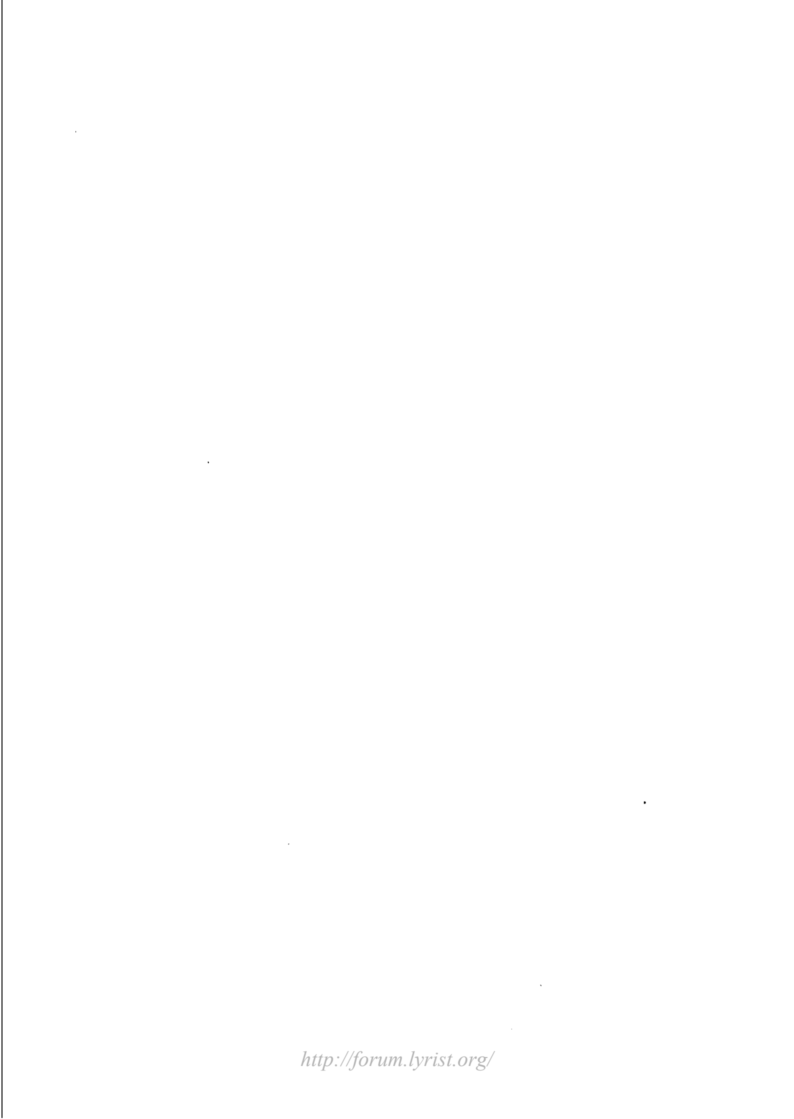
陋室空ゝ　當年笏滿床　衰艸枯楊　曾為歌舞場　蛛絲兒結滿雕樑　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　說什庅脂正濃粉正香

如何兩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隴頭送白骨　今宵紅灯帳底卧鴛鴦　金滿箱銀滿箱　展眼乞丐人皆謗　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来喪　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　擇膏梁誰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紗帽小　致使鎖枷槓　昨怜破袄寒　今嫌紫蟒長　乱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　反認他鄉是故鄉　甚荒唐　到頭来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切切　士隐便說一声走罷將道人肩上搭連搶了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当下烘動街坊衆人当作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得此信哭个死去活来只得与父親商議遣人各処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兒身边还有兩个旧日的丫嬛伏侍主僕三人日夜作些些針線發賣幇着父親用度那封肅虽然日日抱怨

也無奈何了這日那甄家大了妳在門前買線忽听街上喝道之声衆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妳于是隱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的过去俄而大轎抬着一个烏帽猩袍的官府过去了妳到發了个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到像在那里見过的于是進入房中也就丟过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听一片声打的門响許多人乱嚷說本府太爺的差人来傳人問話封肅听了唬得目瞪痴呆不知有何衬事

石頭記 第二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俗語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敘出盡一二回不能得說明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子興一人畧出其文半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然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耀然于心中眼中矣此即画家三染法也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敘出榮府然後一一敘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反拮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閑文賸瘵開筆即寫賈夫人

已死是特使黛玉入栄府之速也通灵宝玉于士隠夢中一出今又于子與口中一出閲者已洞然矣然後于黛玉宝釵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描則是文章鎖何處盖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閘之水然信之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與口中説出寔虽寫而却未寫觀其後文可知此一回則是虚敲傍擊之文筆則是反逆隠曲之筆

詩云

一局輸贏料不真　香銷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問傍觀冷眼人

却説封肅因听見公差傳喚忙出来陪笑啓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来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当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庅真假因奉太爺之命来問你既是

你女婿便帶了你去親見太爺面稟省得乱跑說着不容封肅多言大家推擁他去了封家人个々都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二更時只見封肅方回来歡天喜地衆人忙問端的他乃說道原来本府新陞的太爺姓賈名化本胡州人氏曾與女婿旧日相交方纔在偺門前過去的因見嬌杏那丫頭買線所以他只當女婿移住于此我一一的将原故回明那太爺到傷感嘆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灯丢了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探訪回来說了一回話臨走到送了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听了不免心中傷感一宿無話至次日早有兩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荅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与封肅轉託問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的屁滾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去了兩村欢喜自不必

説乃封百金贈封肅外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訪女兒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却説姣杏这丫嬛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一顧便弄出这段事来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边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側作正室夫人了正是偶然一着錯便為人上人原来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虽才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尋了个空隙作成一本參他生情狡猾擅纂礼義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雨村心中虽十分慚

恨却面上全無一点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将歷年做官積的些資
本並家小人属送至原籍安排妥協却是自已担風袖月游覧天下勝跡那日
偶又游至維揚地面因聞得今歳鹺政点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字
表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藍台寺大人本貫姑蘇人氏今欽点出為
巡塩御史到任方一月有餘原来这林如海之祖曾襲过列侯今到如海業經
五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
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虽係鐘鼎之家却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
這林家支庶不盛子孫有限虽有几門却与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没甚親支嫡
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歳之子偏又于去歳死了虽有几房姬妾
奈他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賈氏生得一女乳名代玉年方

五歳夫妻無子故愛如珍宝且又見他聡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讀書識得几个字不过假充養子之意聊觧膝下荒凉之嘆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将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体劳倦二因盤費不継也正欲尋个合式之処暫且歇下幸有两个旧友亦在此境居住因聞得鹾政欲聘一西賓雨村便相託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在只一个女學生並两个伴讀丫嬛这女學生年又小身体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堪堪又是一載的光陰誰知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守喪尽哀遂又将要辞館别圖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故又将他留下近因女學生哀痛过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旧症遂連日不曽上學雨村閒居無聊每当風月晴和飯後便出来閒步这日偶至郭外意欲賞見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

茂林深竹之處隱隱的有座庙宇門巷傾頹墻垣朽敗門前有額題着智通寺三字門旁又有一付旧破的對聯曰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到這兩句話文虽淺近其意則深也曾遊过些名山大刹到不曽見过这話頭其中想必有个翻过觔斗来的亦未可知何不進去試試想着走入時看只有一个龍鍾老僧在那裡煮粥雨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齒落舌鈍所荅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便仍出来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杯以助野趣于是款步行来將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来口内説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在古董行中貿易的號冷子興者旧日在都（京）相識雨村雨村最讃這冷子興是个有

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說話投机最相契合兩村忙笑問道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还要入都從此順路找个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且歇〻腳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來二人閒談漫飲叙此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没有子興道到没有什庅新聞倒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〻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豈非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道榮国府賈府中可也玷辱了先生的門楣麼雨村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来枝派繁盛各省皆有誰逐細考查得

来若論栄國一枝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扯至今故越發生
踈难認了子與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説如今的這榮國兩門也都蕭踈了不比
先時的光景雨村道当日寧榮兩宅的人口也極多如何就蕭踈了冷子與道
正是説来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
石頭城從老宅門前經过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国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
條街占了大門前虽冷落無人隔着圍墻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还都峥嵘軒
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里面樹木山水也还都有蓊蔚洇潤之氣那裡像个衰敗
之家冷子與笑道亏你是進仕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如今虽説不及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
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

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听說也納罕道这樣詩礼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門不知只說這寧榮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嘆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个寧公居長生了四个兒子寧公死後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个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槩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羼这位珍爷到生了一个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爹一槩不管这珍爺那里肯讀書只一味高樂

不了把寧國府竟翻了過来也没有敢来管他再説栄府你听方纔所説異事
就出在這里自栄國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勲史侯家的
小姐為妻生了兩个兒子長子賈赦次子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
在長子賈赦襲着官次子賈政自酷甚讀書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
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还有几子立
刻引見遂額外賜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学如今現已陞了
貟外郎了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学不到
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這
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一位公子説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啣下一塊五彩
晶瑩的玉来上面还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作宝玉你道是新奇異事不是兩

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这人来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便先爱如珍宝那年週歲时政老爹便要試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無数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槩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来政老爹便大怒了說将来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悦独那史老太君还是命根一樣說来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虽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覚处百个不及他一个說起孩子話来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覚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無移了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这人来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叅玄之力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雨村道天地生人除

大仁大悪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悪者則應刧而生運
生世治刧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
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刧而生者大仁者修治
天下大悪者挠乱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
之邪氣悪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灵秀之氣所
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〻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凨
和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
于深溝大壑之内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悞而泄
出者偶值灵秀之氣適过正不容邪〻復妒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
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至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泄一盡

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
悪置之于萬〻人中其聡俊灵秀之氣則在萬〻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
情之態又在萬〻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于詩書
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断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
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如前代之許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謝二族顧
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廷芝温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
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之山再如李龜年黄旛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涛崔
鶯朝雲之流此皆異地則同之人也子與道依你説成則王侯敗則賊了兩村
道正是这意你還不知我自草戢以来這兩年遍遊名省也曽遇見兩个異様
孩子所以方纔你一説这宝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这一派人物不用遠説

只金陵城内欽差金陵省体仁院揔裁甄家你可知広子與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合賈府就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来往極其親熱的便在下也合他家来往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到是个难得之舘但這一个學生虽是啓蒙却比一个舉業的还劳神說起来更可笑他說必得兩个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里也明不然我自已心里糊塗又常對跟他的小廝們說这女兒兩个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这兩个宝號还更尊榮無对的呢你們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这兩个字要緊但凡要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纔可設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痴種種異常只一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

温厚和平聰敏文雅竟又变了一个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过几次無奈
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过時他便姐〻妹〻乱叫起来後来听得裡面女兒
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做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討情討饒你
豈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只叫姐〻妹〻字樣或可觧疼也未
可知因叫了一声便果竟不疼了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姐妹起来
了你說可笑不可笑也因祖母溺爱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辞了館
出来如今在這巡塩御史林家做館了你看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從
師長之規諫的只可惜他家几个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與道便是賈府中現有
的三个也不錯政老爹的長女名元春現因矣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
二小姐乃政老爹前妻所出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爹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

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夫人極爱孫女都跟在祖母這边一處讀
書听得个〻不錯雨村道更妙在甄家的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
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的何得賈府亦樂此俗套子興
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
一輩的却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对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
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案笑
道怪道這女學生讀至凡書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〻如是寫字遇着敏字
又減一二筆我心中有些疑惑今听你說的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
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与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為榮
府之孫又不足罕矣可傷上月竟亡故了子興嘆道姊妹四个這一个是極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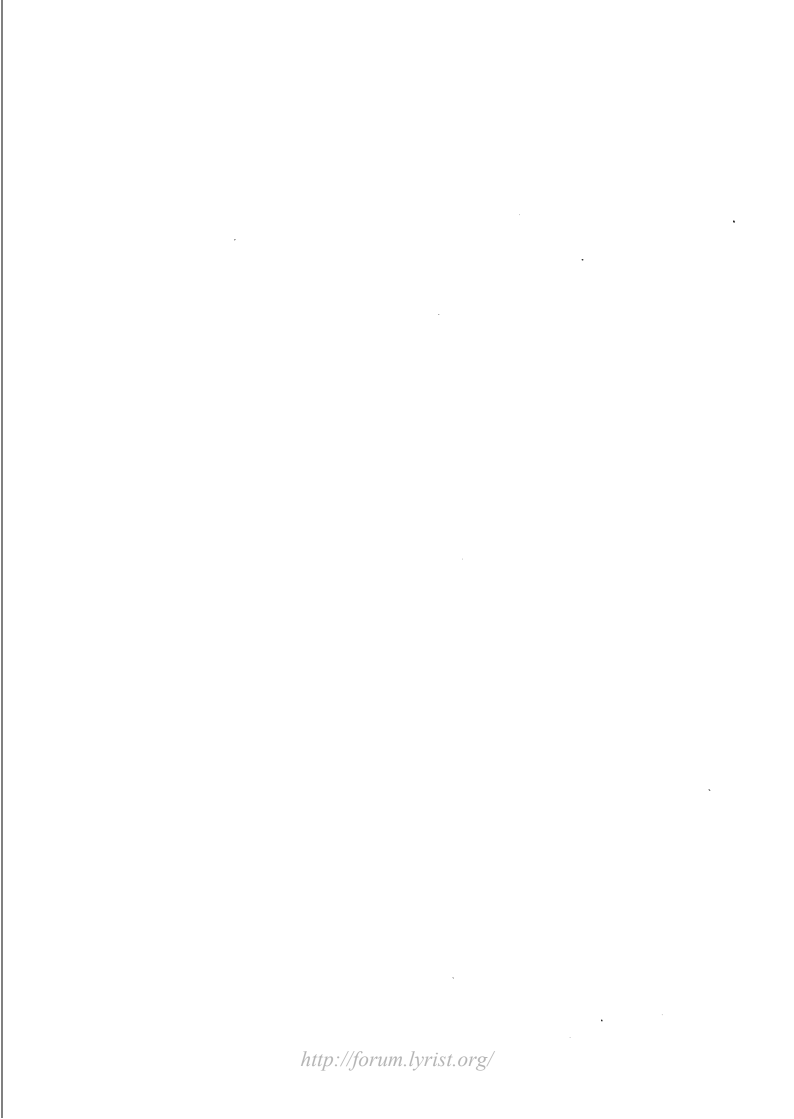
的又没了長一輩的姊妹一个也没了只看这小一輩的将来之東床如何呢
雨村道正是方纔說这政公已有啣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个弱孫这赦老
竟無一個不成子與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又生了一个到不知其好只
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将来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長名賈璉今已
二十来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内姪女今已娶了二年
這位璉爺身上現蠲的是个同知也是不肯讀書于世路上好机变言談去的
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爺家住着帮着料理些家務誰知自娶了他令夫人
之後到上下無一人不称頌他夫人的璉爺倒退了一射之地說模樣又極標
致言談又爽利心机又極深細竟是个男人萬不及一的雨村听了笑道可知
我前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說的这几个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賦而来一路之

人未可知也子與道邪也罷正也罷只顧算別人家的賬你也吃一盃酒纔好雨村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多吃了几杯子興笑道說着別人家的閑話正好下酒即多吃几盃何妨雨村向窓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我們漫漫的再進城再談未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算還酒賬方欲走時又听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来報个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



石頭記

第三冊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回

賈雨村夤緣復舊職　林代玉抛父進都京

却説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当日同僚一案参革的號張如圭者他本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听得都中奏准起復旧員之信他便四下里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礼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訢雨村〻〻自是歡喜忙〻的叙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與听得此言便忙献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至館中忙尋邸报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〻〻道天緣湊巧因賤荊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支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

此刻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机會豈有不盡心圖报之理但請放
心弟已預為籌画至此已修下荐書一封轉託内兄務為周全協力方可稍盡
弟之鄙誠即有所費用之例弟于内家信中已註明白亦不劳尊兄多慮矣雨
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艸率不
敢驟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若論舍親与尊兄犹係同譜乃荣公之孫大内兄
現襲一等將軍名赦字恩侯二内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
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之流故弟方致書煩托否則不但有
污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為矣雨村听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于是
又謝了林如海〻〻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
兩便雨村唯〻听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点礼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一

領了那女学生代玉身体又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致意務去且兼如海説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減我顧盼之憂何反云不往代玉听了方洒泪拜别隨了奶娘及榮府几个老婦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支船帶兩个小童依附代玉而行有日到了都中進入神京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着宗侄的名帖至榮府的門前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入廂会見雨村相貌魁偉言語不俗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礼賢下士濟弱扶危大有祖風况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内中協助題奏之日輕輕謀了一个復職候缺不上兩个月金陵天應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拜辞了賈政擇日上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説代玉自那日棄舟登

岸时便有荣國府打發了轎子並拉行李的車輛久候了这林代玉常听得母親説过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这几个三等的僕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輕易多説一句話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恥笑了他去自上了轎進入城中從紗窓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与别處不同又行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个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十来个華冠麗服之人正門却不開只有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个大字代玉想道這是外祖之長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様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了却不進正門只進了西边角門那轎夫抬進去走了一射之地將轉彎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的婆子們已都下了轎赶上前来另换了三四

個衣帽週全十七八歲的小廝上来復抬起轎子衆婆子在步下圍随至一垂
花門落下衆小廝退出衆婆子来打起轎簾扶代玉下轎林代玉扶着婆子的
手進了垂花門兩边是超手遊廊当中是串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
石的大插屏小〻的三間厛〻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雕
梁画棟兩边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画眉等雀台磯之上坐着几个穿
紅着緑的了頭一見他們来了便忙都笑迎上来了說剛纔老太〻還念呢可
巧就来了于是三四人争着打起簾籠一面听得人回話林姑娘到了代玉方
進入房時只見兩个人攙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来代玉便知是他外
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来当
下地下侍立之人無不掩面涕泣代玉也哭个不住一时衆人漫〻解勸住了

代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賈赦賈政之母也當下賈母一一指与代玉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你二舅母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子代玉一一拜見过賈母又說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纔来可以不必上李去了衆人答應了一声便去了兩个不一時只見三个奶嫫嫫并五六个了環撮擁着三个姊妹来了第一个肌膚微豐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鵞脂溫柔沉默观之可親第二个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粧飾代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礼互相厮認过大家歸了坐了嬛們斟上茶來不过說些代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来因說這些兒女所疼者獨有你母今日一旦先捨我而去連面也不能一

見今見了你我怎不傷心說着摟了代玉在怀嗚咽起來衆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畧〻止住衆人見代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談不俗身体面龐虽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的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為療治代玉道我自来是如此從会吃飲食时便吃藥到今日未斷請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三歲时听得說来了一个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只怕他的一生也不能好的了要好时除非從此以後揔不許見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之人一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〻癲〻說了這些不經之談也没人理他如今还是吃人參養榮丸賈母道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了只听後院中有人笑声說我来遲了不曾迎接遠客代玉納罕道

這些人个〻皆歛声屏氣恭肅嚴整如此这来者係誰这樣放誕無礼心下想時只見一群媳婦丫嬛圍擁着一个人從後房門進来这個人打扮与衆姑娘不同彩袖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帶着金絲八宝攢珠髻綰着朝陽五鳳桂珠釵項上代着赤金盤螭瓔珞圈裙边繫着綠色宮縧雙衡皆玫瑰珮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穿花)大紅洋緞窄褃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灣柳葉掉稍眉身量苗條体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啓笑先聞代玉連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〻是我們这裡有名的一潑皮破落戶兒南省俗謂作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代玉正不知以何稱呼只見衆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璉(二)嫂子代玉虽不知(沒見也)曾听見母親說过大旧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旧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

兒教養的斈名王熙鳳代玉忙陪笑見礼以嫂呼之這熙鳳携着代玉的手上
下細〻打諒了一回仍送至賈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樣標致的人
物我今兒纔筭見了况且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兒竟是个嫡
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〻口頭心頭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〻這樣命
苦怎庅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帕拭泪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到来招我
你妹〻遠路纔来身子又弱也纔劝住了快再休題前話這熙鳳听了忙轉悲
為喜道正道是呢我一見了妹〻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傷心竟
忘記了老祖宗該打〻〻又忙携代玉之手問妹〻几歲了可也上过斈現吃
什庅藥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庅吃的什庅頑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
不好了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来代了

人来你們赶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說話時已擺了茶菓上来熙鳳
親為捧茶捧菓又見二旧母問他月錢放过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綫
剛代着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这半日也並没有見昨日太ゝ說的那樣的想
是太ゝ也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没有什庅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个来
給你这妹ゝ去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罢可别忘了熙鳳道這道
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ゝ不过这兩日到的我已預備下了等太ゝ回去过了
目好送来王夫人一笑点頭不語当下茶菓已徹賈母命兩个老嬤ゝ代了代
玉ゝ去見兩个母舅时賈赦之妻邢氏忙亦起身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罢不必過
来了邢夫人荅應了一声是字遂代了代玉与王夫人作辞大家送至穿堂前
出了垂花門早有衆小厮們拉过一輛翠幄青紬車邢夫人攜了代玉坐在上

面衆婆子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过荣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中至儀門前方下來衆小廝退出方打起車簾邢夫人攙着代玉的手進入院中代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荣府中花園隔断过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别致不似方纔那边軒峻壮麗且院中隨処之樹木山石皆在一時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丫鬟迎着邢夫人讓代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去請賈赦一時人來回話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到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劝姑娘不要傷心想家跟着老太〻合舅母即同家裡一樣姊們虽拙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觧些煩悶或有委屈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纔是代玉忙站起來一一听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过晚飯去代玉笑回道

舅母愛惜賜飯原不(應)辞口是还要过去拜見二舅〻恐領(了)賜去(不)恭異日再領
未為不可望旧毋容量邢夫人听說笑道這到是了遂另(令)兩三个媖〻用方纔
的車好(生)送了过去于是代玉告辞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嘱咐了衆人几句
眼看着車去了方回来一时代玉進了荣府下了車衆媖〻引着便往東轉湾
穿過一个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厛之後儀門内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边
廂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処不同代玉便知這方是正
緊正内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中抬頭迎面先看見一个赤
金九龍青地大匾〻上寫着斗大的三个大字是荣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
日月書賜荣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来高
青緑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画一边是金蜼彝一边是玻璃盞(益)地下兩

溜十六張楠木交椅又有一付对聯乃烏木聯匾廂着鏨銀的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勲襲東安郡王穆蒔拜手書原来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这正室東边的三間耳房内于是老嬷〻引代玉進東房門来臨窻大炕猩紅洋罽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边設一對梅花式樣漆小几左边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边几上汝窰美人觚〻内插着時鮮花卉並茗盌痰盒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着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付脚踏椅之兩边也有一对高几〻上茗盌瓶花俱倫其餘陳設自不必細説老嬷〻們讓代玉炕上坐炕沿上却有兩个錦褥对設代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東边上椅子坐了

本房内的丫妳忙捧上茶来代玉一面吃茶一面打諒这些丫妳們粧飾衣裙
舉止行動果亦与别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个穿紅綾襖青緞捏牙背心的
一个丫妳走来笑說道太々說請林姑娘到那边坐罢老嬷々听了于是又引
代玉出来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内正房炕上横設一張炕桌々上磊着書籍
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旧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亦是
半旧的青緞靠背坐褥見代玉来了便往東讓代玉心中料定这是賈政之位
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代玉便向椅上坐了王
夫人再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說你舅々今日齋戒去了
再見罢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々三个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
針線或是偶一頑笑都有侭讓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个孽根禍

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庙裡還愿去了尚未回来晚間你看見便知了你
只以後不要採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代玉亦常听得母親說过二
舅母生的有个表兄乃啣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悪讀書最喜在内幃廝混外祖
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这表兄了因陪笑道旧
母說的可是啣玉所生的这位哥々在家时亦曾听見母親常說這位哥々比
我大一歲小名就喚宝玉虽極憨頑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况我来了自然只
和姊妹同處兄弟們自是别院另室的豈得去沾惹之礼王夫人笑道你不知
道原故他與他人不同自幼因老太々疼愛係同姊妹們原一処嬌養慣了的
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々到还安静些々総然他没趣不过出了二門背地里拿
着他两个小優兒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若這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一句

話他心裡一樂便生出多少事来所以囑咐你別採他〻嘴里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时又痴〻傻〻只休信他代玉一〻的都荅應着只見一丫鬟又回老太〻那里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代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寬夾道南边是到座三間小〻的抱廈厅北边立着一丫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〻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代玉道这是你鳳姐〻的屋子回来你好往这里找他来少什麼東西你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四五丫總角的小厮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代玉穿过一丫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于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少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来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熈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張空椅熈鳳忙拉了代玉在左边第一張椅上坐了代玉十分推

讓賈母笑道你旧母你嫂子們不在这里吃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代玉方
告了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坐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
第一探春坐第二惜春就坐左手第二傍边丫鬟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
立于案傍佈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丫鬟虽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
有丫鬟用小茶盤捧上茶来当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云飯後務待飯粒
嚥尽过一时再吃茶方不傷脾胃今代玉見了這里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
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改过来因而接了茶早見人又捧过漱盂来代玉也
照樣漱了口盥手畢又捧上茶来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罢讓我們
自在說話兒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又說了兩句閒話方引鳳李二人去了賈母
因問代玉念何書代玉道只剛念了四書代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

的是什庅書不过是認得兩个字不是睜眼的瞎子罢了一語未了只听外面
一陣脚步响丫嬛進来笑道宝玉来了代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是怎
庅生个惫懒人物懞懂顽童到不見那蠢物也罢了心中想着忽見丫嬛話未报
完已進来了一位年輕的公子頭上帶着束髮嵌宝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
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系攢花結長穗宮縧
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
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時而若笑即瞋視而
有情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系縧繫着一塊美玉代玉一見便吃一大
驚心下想道這生奇怪到像在那裡見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見這宝玉
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来宝玉即轉身去了一时回来再看已換

了冠帶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小辮紅系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辮一根大辮如漆黑亮從頂至稍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宝墜角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旧大襖仍舊戴着項圈宝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腿錦边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稍半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即好却难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宝玉極恰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　有時似傻如狂　縱然生得好皮囊　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務　愚頑怕讀文章　行為偏僻性乖張　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　貧窮难耐凄凉　可憐辜負好韶光　於國於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　古今不肖無雙　寄言紈褲與膏粱　莫效此兒形狀

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还不去見你妹〻寶玉早已看見多了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媽之女忙來作揖厮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衆各別兩灣半蹙鵞眉一对多情杏眼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点〻嬌喘微〻閑靜時如姣[皎]光照水行動時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宝玉看罢因笑道這个妹〻我曾見过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又何曾見過他宝玉笑道虽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着面善心裏就筭是旧相識今日只作遠别重逢亦未為不可賈母笑道更好〻[胡說了你罷宝玉坐下]的坐下又細〻打量一番因問妹〻可曾讀書代玉道不曾讀只上了一年學些〻須認淂几个字宝玉又道妹〻尊名是那兩个字代玉便說了名[字]宝玉又問表号代玉道無字宝玉笑道我送妹〻一妙字莫若顰〻二字極妙探春便問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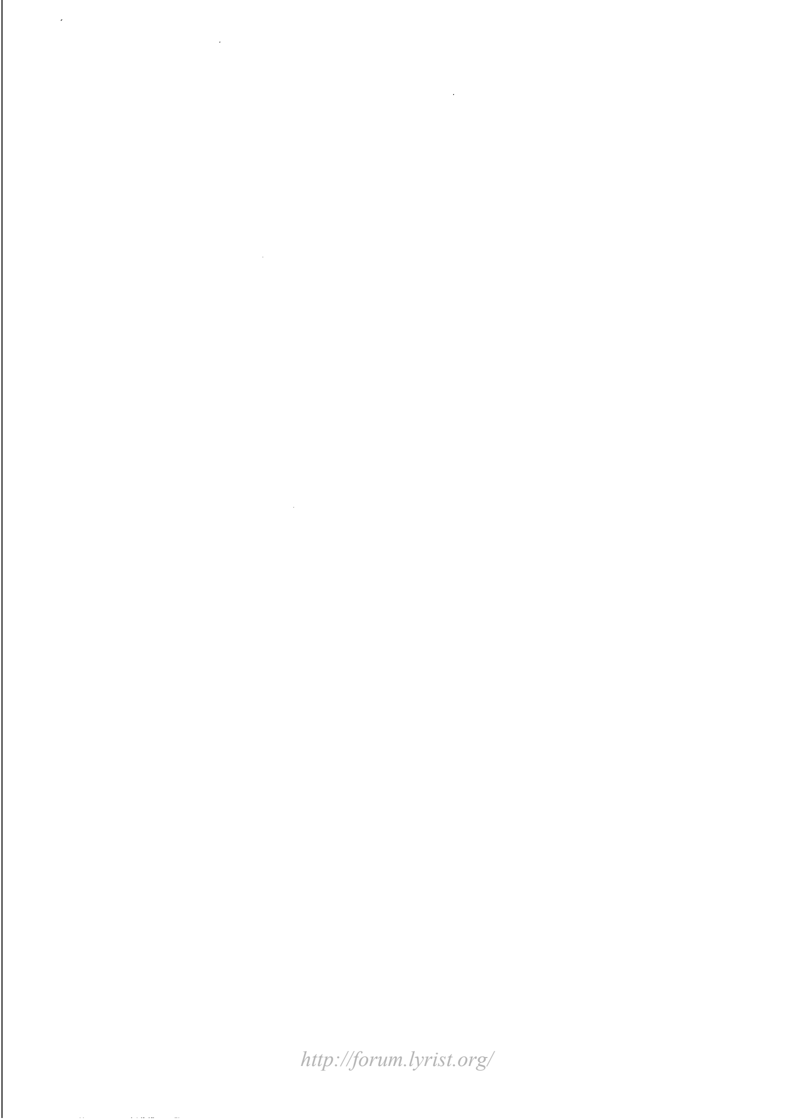
說西方有石名代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〻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
两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
是杜撰不成又問代玉可也有玉沒有衆人不解其語代玉便忖度着因他有
玉故問我有也無因荅道我沒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豈能人〻有的
宝玉听了登时發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恨命摔去罵道什庅罕物連人
之高底不擇还說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這劳什子了嚇的衆人一擁争去
拾玉賈母急的摟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宝玉
滿面泪痕泣道家里姐〻妹〻都沒有单我有我說沒趣如今来了这們一个
神仙似的妹〻也沒有可知这不是个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〻原有
这个来的因你姑媽去世时捨不得你妹〻無法処只將他的玉帶了去了一

一則全殉葬之理進你妹々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灵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只説沒有這个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叱得他还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説着便向丫环手中接來親与他帶上宝玉听如此説想一想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別論了当下奶娘來請問代玉之房舍賈母説今将宝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煖閣兒裡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厨里等过了殘冬春天再与他們収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宝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厨外之床上狠妥当何必又出來閙的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説也罷哩每人一个奶娘並一个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听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並几件錦被緞褥之類代玉只帶了兩个人來一个是自幼奶娘王嬤々一个是十歲的小丫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作雪雁

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嬤〻又極老料代玉皆不遂心省力的便將自
已身边的一个二等丫頭名喚鸚哥者与了代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
幼乳母外另有四个教（老）嬤〻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个丫鬟外另有五六个灑
掃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鬟当下王嬤〻与鸚哥陪侍代玉在碧紗厨内宝玉之
乳母李嬤〻並大丫鬟名喚襲人者陪侍在外大床上原来这襲人亦是賈母
之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宝玉生恐宝玉之婢無竭力盡忠之人素喜襲人
心地純良克盡職任遂与了宝玉〻〻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見旧人詩句上有
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更名襲人这襲人亦有些痴處伏侍賈母時心中
（只有一个賈母如今服侍宝玉他心中眼中）
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只因宝玉性情乖僻每〻規諫宝玉心中着實（憂）憂鬱是
晚宝玉李嬤〻已睡了他見里面代玉和鸚哥犹未安息他自卸了粧悄〻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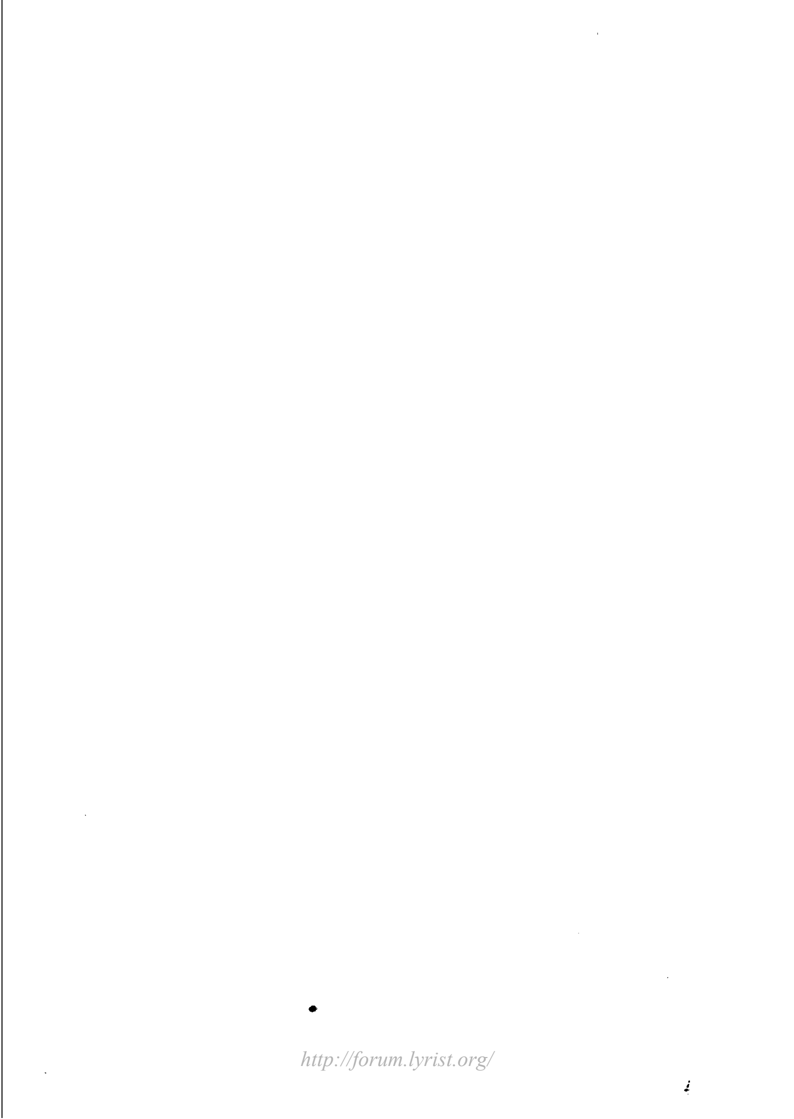
来笑問姑娘怎么还不安息代玉忙讓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下鸚哥笑道林姑娘正在這里傷心自已淌眼抹泪的說今兒纔来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倘或摔坏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过因此便傷心我好容易劝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来只怕比這个更奇怪的笑話兒还有呢若為他這種行止你多心傷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别多心代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究竟那玉不知是怎麼个来歷上面还有字跡襲人道連一家子也不知来歷上頭还有現成的眼兒听得說落草時是從他口裡掏出来的等我拿来你看知便代玉忙止道罢了此刻夜深明日再看也不遲大家又叙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日起来省过賈母因往王夫人處来正值王夫人与熙鳳在一家拆金陵来的書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个媳婦来說話的代玉雖不知原委探春

等却都晓得这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仗財仗势
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旧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他家内的
人来告訴这边意欲唤取進京之意



石頭記

第四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却説代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与兄嫂處来時便計議家務又説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出来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原来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虽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歳已入学攻書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至李守中承繼以来便説女子無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过将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几个字記得前朝這几個賢女便罢了却只以紡績井臼為業因取名為李紈字

黹音指

宮裁因此這李紈虽青春喪偶居家処膏粱錦綉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槩无見無聞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詩而已今代王雖客寄于斯日有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餘外者也都無庸慮及了如今且說雨村因補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至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傳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个丫頭不想是拐子所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小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便又悄悄的賣与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丫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已皆逃走無影無踪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望大老爺拘拿凶犯以救

孤寡死者感代天恩不尽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因發簽差公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問令他們寔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未發簽时只見案边立的一个門子使眼色兒不令他發簽之意雨村心下甚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时退堂至密室侍従皆退去只留門子扶侍这門子忙上来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淂緊只是一時想不起来那門子笑道老爺真是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当年葫芦廟裡之事雨村听了如雷震一驚方想起往事原来這門子本是葫芦廟内一个小沙弥因被火之後無処安身欲投别庙去修行又耐不淂清凉景况因想这件生意到还輕省熱鬧遂趁年紀蓄了髮充了門子雨村那裡料淂是他便忙攜手笑道原来

是故人又讓坐了好談这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
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談豈有不坐之理这門子听説方告了坐斜還肖坐
了雨村因問方纔何故(有)不令發簽之故(意)这門子道老爺既榮任到这一省難道
就沒抄一張本省護官符来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道这
还了得連(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長遠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寫
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觸
犯了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綽号叫作護官符
方才所説的这薛家老爷如何惹得他〻这件官司並無难断之処皆因都碍
着情分面上所以如此一面説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符来遞
与雨村看时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得明白

其下面所註的皆是自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曾抄寫了一張今據石上所抄云

賈不假　白玉為堂金作馬

阿房宮　三百里　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東海缺少白玉床　龍王來請金陵王

豐年好大雪　珍珠如土金如鉄

雨村猶未看完忽听傳点人报王老爷來拜雨村听說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來細問這門子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荣皆荣扶持遮飾俱有照應的今告打死人之薛就係豐年大雪之雪也不单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听如此說便笑問

門子道如你这樣說来却怎庅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这凶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这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一併这拐賣之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与老爺听这个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个小鄉紳之子名喚馮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个人守着些薄産过日子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風最厭女子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这拐子賣丫頭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丫頭立意買来作妾立誓再不交結男子也不再娶第二个了所以三日後方过門誰曉这拐子又偷賣与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再逃往他省誰知又不曾走脫兩家拿住打了个臭死都不肎收銀只要領人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的便喝着手下人一打將馮公子打了稀爛抬回家去三日死了这薛公子原是早已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起身兩

日前就偶然遇見这丫頭意欲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这事来就打了馮公
子奪了丫頭他便沒事人一般只管代了家眷走他的路他这里自有弟兄奴
僕在此料理也非並為此些〻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这且別説老爺你当被
買之丫頭是誰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这人算来还是老爺的大恩
人呢他就是葫芦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小姐名喚菊英的雨村罕然道原来就
是他聞得養至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纔来賣呢門子道这一種拐子单管偷
拐五六歲的兒女養在一个僻靜之処到十一二歲度其容貌代（带）至他鄉轉賣
当日这菊英我們天〻哄他玩耍虽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
樣虽然出脱得齊整好些然大槩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自然得）認况且他眉心中原
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記從胎里代（带）来（的）所以我却認得偏生这拐子又租了

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〻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係他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至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不記得小時之事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兑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嘆道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听見馮公子令三日之後过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看其形等拐子出去又命内人去解釋他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来接可知必不以丫嬛相看況他是个絕風流人品家里頗过得素習又冣厭悪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听如此說方纔略解憂悶自為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这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便又賣与薛家若賣与第二个人还好这薛公子的混名人称獃霸王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遂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个英菊拖去

如今也不知死活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兩村听了亦嘆道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这馮渊如何偏只看准了这菊英了拐子这几年折磨才得了个頭路且又是个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到是件美事偏又生出这段事来这薛家揔比馮渊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渊定之情于一人者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一对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断纔好門子笑道老爺当年何其明决今日何反成了个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作个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府王府兩村道你説的何嘗不是但是關係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当殫心竭力圖报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是

我寔不能忍為者門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説的何嘗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竟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動又曰趋吉避凶者為君子依老爺这一説不但不能报効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為妥雨村低了半日頭方説道依你怎庅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一个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声势動文書發籤拿人原凶自然是拿不来的原告固是定要將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几个来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报个暴病身亡令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説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下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来看乩仙批了死者馮淵与薛蟠原因夙孽相逢今狹路既遇原應了結薛蟠今已得了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已死其禍皆因拐子某人而起拐之人原係某鄉某姓人氏按法處治餘不畧及等語小人暗中囑

托拐子令其寔指衆人見乩仙批語与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也都不虛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断一千也可五百也可与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無有甚要緊的人不过為的是錢見有了这个銀子想来也就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〻〻等我再斟酌〻〻或可壓服口声二人計議天色已晚别無話説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応(應)有名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踈不过賴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譲故致顛倒未决雨村便狗情瞓(罔)法胡乱判断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説了雨村断了此案急忙作書信二封与賈政並京营節度使王子騰不过説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慮等語此事皆由葫廟内之沙弥新門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对人説出当日貧賤時的事来因此心中大不樂業後来到底尋了个不是遠〻

的光發了当下言不着雨村且說那買英菊打死馮淵的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継世之家只是如今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个獨根孤種未免溺爱縱容遂至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内帑錢糧採辦雜料这薛公子李名薛蟠字表文起五歲性情奢侈言語傲慢虽也上过学畧識几字終日惟有闘鷄走馬遊山玩水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濟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賴祖父之旧情分戶部掛虛名支領錢粮其餘事体自有夥計老人家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与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还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宝釵生得肌骨瑩潤舉止嫻雅当日有他父親在日酷爱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〻不能依貼母懷他便

不以書字為事口、省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解勞近因今上崇詩尚
礼徵採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仕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
以備選為公郡主入学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职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
中所有的買賣承局摠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
京都中几處生意漸亦消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更
趁此机会一為送妹待選二為望親三因親自入部銷美旧賬再計新支其實
為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就打点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
物人情等類正擇日一定起身不想偏遇見了拐子重賣英菊薛蟠見英菊生
得不俗立意買他又遇馮家來奪人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渊打死他便
將家中事務一一的囑托了族中人並几个老家人他便待了母妹竟自起身

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一事他竟識為兒戲自為花上几个臭錢沒有不了的在
路不記其日那日已将入都时却又聞得母旧管轄着不能任意揮霍〻〻偏如
今又陞出去了可知天從人愿因和母親商議道咱們京中虽有几処房舍只
是这十来年沒人進京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与人須得先着几个
人去打掃收拾才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咱們这一進京原是先拜望親
友或是在你旧〻家或是你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便宜的咱們先能着
住下再慢〻的着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旧〻正陞了外省去家
里自然忙乱起身咱們这工夫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他母親道你
旧〻家虽陞了去还有你姨爹家况这几年来你旧〻姨娘兩處每〻带信稍
書接咱們来如今既来了你旧〻虽忙着起身你賈家姨娘未必不苦留我們

咱們且忙〻收拾房屋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自旧〻姨爹住
省未免拘緊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省好任意施為你既及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
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別了这几年却要廝守几日我代了你妹子投你姨
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过的只淂吩咐人夫一路
奔荣國府来那时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亏賈雨村維持了結才放了心
又見哥〻陞了边缺正愁又少了娘家的親戚来往略更加寂寞过了几日忽家人
傳报姨太〻代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正在門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代了女
媳人等接出大厅将薛姨媽等接了進去姊妹們暮年相会自不必說悲喜交
集泣笑敘濶一番忙又引了拜見賈母将人情土物各種酬献了合家俱廝見
过忙又治席接风薛蟠已拜見过賈政賈璉又引着拜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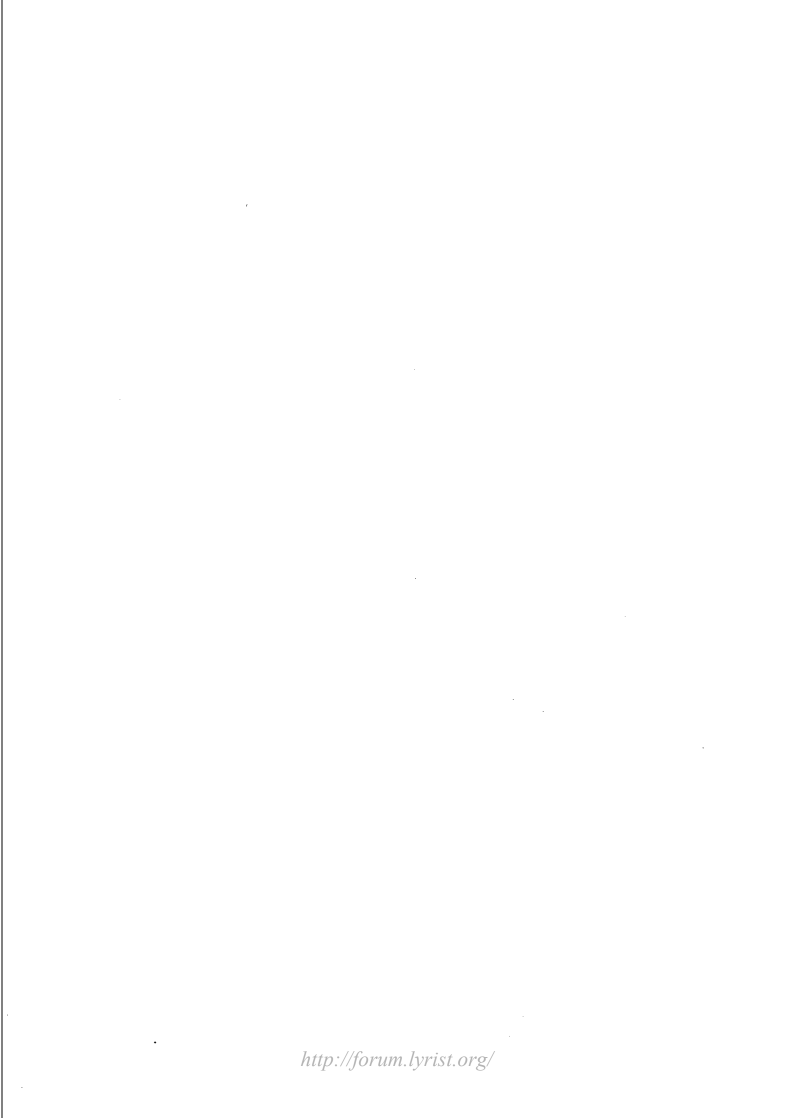
便使人上来对王夫人說姨太〻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咱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来間房白空閒着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就遣人来說請姨太〻就在这里住下大家親密些〻等語薛姨媽正要同居一処方可拘緊些兒若另住在外又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与王夫人說明一应日費供給一概免却方是処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于此遂亦從其愿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住了原来這梨香院即当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〻巧〻約有十餘間房屋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边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过来或与賈母閒談或与王夫人相叙日与代玉迎春姊妹等一処或看

書下碁或作針黹到也十分樂業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賈宅居住者但恐姨父管的緊約料必不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可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己的房屋再移居过去的誰知自從在此住了不上一月的日期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紈袴氣習者莫不喜与他来往今日会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漸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雖然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洒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書着棋而已餘事多不介意況且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另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放意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


念漸〻打滅了

石頭記

第五回



第五回

遊幻境指迷十二釵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荣府内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如今且説林代玉自在荣府一来賈母萬般怜爱寢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親孫女到且靠後便是宝玉和代玉二人之親密友愛処亦自寬別个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順略無參商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釵年歲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豊美人多謂代玉所不及而且宝釵行為豁達随分從时不比代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代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子們亦多喜与宝釵去頑因此代玉心中便

有些悒鬱不忿之意宝釵却渾然不覺那宝玉亦在孩提之間况自天性所禀
来的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弟兄皆出一意並無親疎遠近之別其中因与代
玉同随賈母一处坐卧故畧与別个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
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来
代玉又氣的独在房中垂泪宝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代玉方漸漸
的回轉来因東边寧府中花園内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請賈母邢
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攜了賈蓉夫妻二人来面請賈母等于早飯後过
来就在会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过皆是寧荣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別樣
新文趣事可記一時宝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一回再来賈
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我們这里有給宝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

嘗交与我就是了又向宝玉的奶娘了妚等道嬷々姐々們請宝叔隨我这里来賈母素知秦氏是个極妥当的人生得嫋娜纖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衆孫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宝玉自是安稳的当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間宝玉抬頭看見一付画貼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其故事燃藜圖也不看係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付对聯寫的是

世上洞明皆学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及看了這両句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々不肯在这里了忙説快去々々秦氏听了笑道这里还不好可往那里去呢不然往我屋里去罢宝玉点頭微笑有一个嬷々説道那里有个叔々往侄兒房里睡覺的理秦氏笑道嗳哟々不怕他惱他能多大呢就忌諱这些个上月你没看見我那个兄弟来了虽然

与宝叔同年两个人若站在一处只怕那个还高些呢宝玉道我怎么没見过你代他来我瞧瞧衆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往那里代去見的日子有呢説着大家来至秦氏房中刚至房門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来到宝玉覚得眼餳骨軟連説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圖两边有宋學士秦太虚寫的一付对聯其聯云

嫩寒鎖夢因春冷　芳氣籠人是酒香

案上設着武則天当日鏡室中設的宝鏡一边擺着飛燕立着舞过的金盤盤内盛着安禄山擲过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聯珠帳宝玉含笑連説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説着親自展開了西子浣过的紗衾移了紅娘抱过

的夗枕于是衆奶母伏侍宝玉卧好欵〻散了只留襲人媚人晴雯麝月四个丫环為伴秦氏〻便分咐小丫环們好生在廊簷下看着猫兒狗兒打架那宝玉〻剛合上眼便惚〻的睡去犹似秦氏在前遂悠〻蕩〻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飛塵不到宝玉在夢中欢喜想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縱然失了家也愿意強如天〻被父母師傅打呢正胡思之間忽听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衆兒女　何必覓閒愁

宝玉听了是女子的声音歌音未息早見那边走出一个人来蹁躚嬝娜端的与人不同有賦爲証

方離柳塢乍出桃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听环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唇綻櫻顆兮榴齒含香纖腰之楚ゝ兮迴風舞雪珠翠之輝ゝ兮滿額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頻笑兮将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待止而欲行羡彼之良質兮氷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烱灼文章爱彼之貌容兮香培玉琢美彼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蘭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池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沿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寔愧王嬙奇矣哉生于孰地来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

宝玉見是一个仙姑喜的忙来作揖問道神仙姐ゝ不知從那里来如今要往

那里去也不知这是何处望乞携带：：那仙姑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巖遣香洞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風情月債掌壓世之女怨男痴因近来風流冤孽纏綿于此處是以前来訪察机会佈散相思今忽与尔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别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姫数人新填紅樓夢仙曲十二支試随吾一遊否宝玉听説便忘了秦氏在何处竟随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横建上書太虚幻境四个大字両边一付对聯乃是

假做真时真亦假　　無為有処有还無

轉过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横書四个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付对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痴男怨女可怜風月債难償

宝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来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到要領畧〻　〻宝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〻邪魔招入膏肓当下随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内至兩边配殿皆有匾額对聯一时看不尽許多惟見有几处寫的是痴情司結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〻　〻不知可使得仙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尔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宝玉听了那里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無奈説也罢就在此司内畧随喜〻　〻罢了宝玉喜不自勝抬頭看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边对聯寫的是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為誰妍

宝玉看了便知感嘆進入門来只見有十数个大厨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是各省的地名宝玉一心只揀自己的家鄉封條看遂無心看别省的了只見那边厨上封條上大書七字云金陵十二釵正册宝玉問道何為金陵十二釵册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册故為正册宝玉道常听人説金陵極大怎庅只十二个女子如今单我家里上〻下〻就有几百女孩子呢警幻冷笑道省〻女子固多不过择其緊要者録之下边二厨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册可録矣宝玉听説再看下首二厨上果然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册又一个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册宝玉便伸手先将又副册厨開了拿出一本册来揭開一看只見这首頁上画着一付画又非人物也無山水不过是水

墨滃的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几行字迹寫的是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灵巧招人怨　寿夭多因毀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

宝玉看了又見後面画着一簇鮮花一床破蓆也有几句言詞寫道是

枉自溫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宝玉看了不解遂擲下这个又去開了副冊拿起一本冊来揭開看时只見画着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宝玉看了仍不解他又擲了再去取正冊看时只見頭一頁上便画着兩株枯

木〻上懸着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〻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言辭道是

可嘆停机德　堪怜咏絮才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裡埋

宝玉看了仍不觧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洩漏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時只見画着一張弓〻上掛着香櫞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来辦是非　榴花開処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好　虎兎相逢大夢帰

後面又画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支大船〻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于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边望　千里東風一夢遥

後面又画几縷飛雲一湾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輝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画有一塊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其斷語云是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見画有个悪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書云

子係山中狼　得志便猖狂

金閨花柳質　一載赴黄粱

後面便是一所古庙裡面有一美人在内看獨書独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怜綉戸侯門女　独卧青灯古佛傍

後面便是一片氷山上面有一隻雌鳳其判曰

凡鳥偏從末世来　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紡績其判云

事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刘氏　巧得遇恩人

後面又画着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十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氷水好空相妒　枉与他人作笑談

後面又画有高楼大厦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釁開端实在寧

宝玉还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頴慧恐把仙机洩漏遂掩了卷册笑向宝玉道且随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这悶葫芦宝玉恍：惚：不覺棄了卷册又随了警幻来至後面但見珠簾綉幙画棟雕簷説不尽那光揺朱戸金鋪地雪照瓊窓玉作宮更見仙桃馥郁異艸芬芳真好个所在又听警幻笑道你們快出来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又走出几个仙子来皆是荷

袂翩躚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宝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来姐〻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来游玩故我等久待何故反引這濁物来污染這清浄女兒之境宝玉听如此說便嚇得欲退不能退果竟自形污穢不堪警幻忙攜住宝玉的手向衆姊妹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所过偶遇寧榮二公之灵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貴傳流虽歷百年奈運終数尽不可挽回者故遺之子孫虽多竟無可以継業其中惟嫡孫宝玉一人禀性乖張生情怪譎虽聰明灵会略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数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来可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

女子之終身册籍令彼熟玩尚未覺悟故引彼再至此処令其再歷飲饌声色之幻或冀将来一悟亦未可知也説畢携了宝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其所焚何物宝玉遂不禁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既無尔何能知此香乃係諸名山勝境内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宝林諸樹之油所製名羣芳髓宝玉听了自是羨慕而已大家入坐小丫嬛捧上茶来宝玉自覺清香異味純美非常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illegible]（巇）選（遣）香洞又以鮮花灵葉上所帶之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宝玉听了点頭称賞因看房内瑶琴宝鼎古画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窓下亦有唾絨奩間时漬粉污壁上也見懸着一付对聯其書云

幽微灵秀地　無可奈何天

宝玉看畢無不羡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道好名号不一少刻有小丫环来調桌安椅設擺酒饌真是瓊漿滿清之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能用再説那餚饌之盛宝玉因聞得此酒清香甘冽異乎尋常又不禁相問警患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蕊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麯釀成因名為方艷同杯宝玉称賞不迭飲酒間又有十二个舞女上来請問演何詞曲警幻就道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来舞女們荅应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听他歌道是

開闢鴻蒙

方歌了一句警幻便説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則又有南北九宫之限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怀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

若非箇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尔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听其歌翻成嚼臘矣説畢回頭命小丫嬛取了紅楼夢原稿来遞与宝玉、、揭起一面目視其文一面耳聆其歌曰

紅楼夢引子　開闢鴻濛　誰為情種　都只為風月情濃　奈何天　傷懷日　寂寥時　試遣愚衷　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楼夢

〔終身悞〕　都道是金玉良姻　俺只念木石前盟　空対着山中高士晶瑩雪　終不忘世外仙姑寂寞林　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　縱然是齊眉舉案　到底意难平

〔枉凝眉〕　一个是閬苑仙葩　一个是美玉無瑕　若説没奇緣

今生偏又遇着他　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　一个枉自嗟
呀　一个空劳牽掛　一个是水中月　一个是鏡中花　想
眼能有多少泪珠兒　怎經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
宝玉听了此曲散漫無稽不見得好処但其声韵悽惋竟能銷魂醉魄因此也
不察其原委問其来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看下道

〔恨無常〕　喜榮華正好　恨無常又到　眼睜：把萬事全拋
蕩悠：把芳魂消耗　望家鄉路遠山高　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
兒命已入黄泉　須要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　一帆風雨路三千　把骨肉家園齊来拋閃　恐哭損
残年　告爹娘休把兒懸念　自古窮通皆有定　離合豈無緣

從今分兩地　各自保平安　奴去也莫牽連

〔樂中悲〕　襁保中父母嘆双亡　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　幸
生來英豪濶大寬宏量　從來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　好一似霽
月光風耀玉堂　厮配得才貌仙郎　愽得个地久天長　準折
得幼年時坎坷形狀　終久是雲散高唐　水涸湘江　塵寰中
消長數應當　何必枉悲傷

〔世難容〕　氣質美如蘭　才華阜比仙　天成生孤癖人皆罕
你道是啖肉食腥羶　視綺羅俗厭　却不知太高人愈妒　過
潔世同嫌　可嘆這青灯古殿人將老　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
到頭來依旧是風塵骯髒違心愿　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

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喜冤家】中山狼　無情獸　全不念当日根由　一味的驕奢淫蕩貪还構　覷着那侯門艶質同蒲柳　作賤的公府千金似下流　嘆芳魂艶魄　一載蕩悠悠

【虚花悟】将那三春看破　桃紅柳緑待如何　把这韶華打滅覓那清淡天和　説什么天上夭桃盛　雲中杏蕊多　到頭来誰把秋捱过　則看那白楊村里人鳴咽　青楓林下鬼吟哦　更兼自連天衰草遮坟墓　这的是昨貧今富人劳碌　春荣秋謝花折磨　似这般生関死劫誰能躲　聞説道西方宝樹喚婆娑上結自長生菓

〔聰明累〕机關筭盡太聰明　反筭了輕〻性命　生前心已碎
死後性空灵　家富人寧終有个家亡人散各奔騰　枉費了意
懸〻半世心　好一似蕩悠〻三更夢　忽喇〻似大厦傾　昏
慘〻似燈將盡　呀　一場欢喜忽悲辛　嘆人世終难定
〔留餘慶〕留餘慶〻〻忽遇恩人　幸娘親〻〻積得陰功　劝
人生济困扶窮　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旧奸兄　正是承
除加減上有蒼穹
〔晚韶華〕鏡裡恩情　更那堪夢裡功名　那美韶華去之何迅
再休提綉帳鴛衾　只這帶珠冠　披鳳襖　也抵不了無常
性命　虽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　也須要陰隲積兒孫　氣昂

昂頭代簪纓　光燦々胸懸金印　威赫々爵祿高登

昏慘々黃泉路近　古來将相可还存　也只是虛名兒

与後人欽敬

〔好事終〕画梁春盡落香塵　擅風情　秉月貌　便是敗家的根本　箕裘頹墮皆從敬　家事消亡首罪寧　宿孽總因情

〔收尾〕飛鳥各投林　為官的家業凋零　富貴的金銀散尽

有恩的死裡逃生　無情的分明报应　欠命的命已还　欠淚的淚已盡　冤々相报寔非輕　分離聚合皆前定　欲知命短問前生　老来富貴也真僥倖　看破的遁入空門　痴迷的枉

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尽鳥投林　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
乾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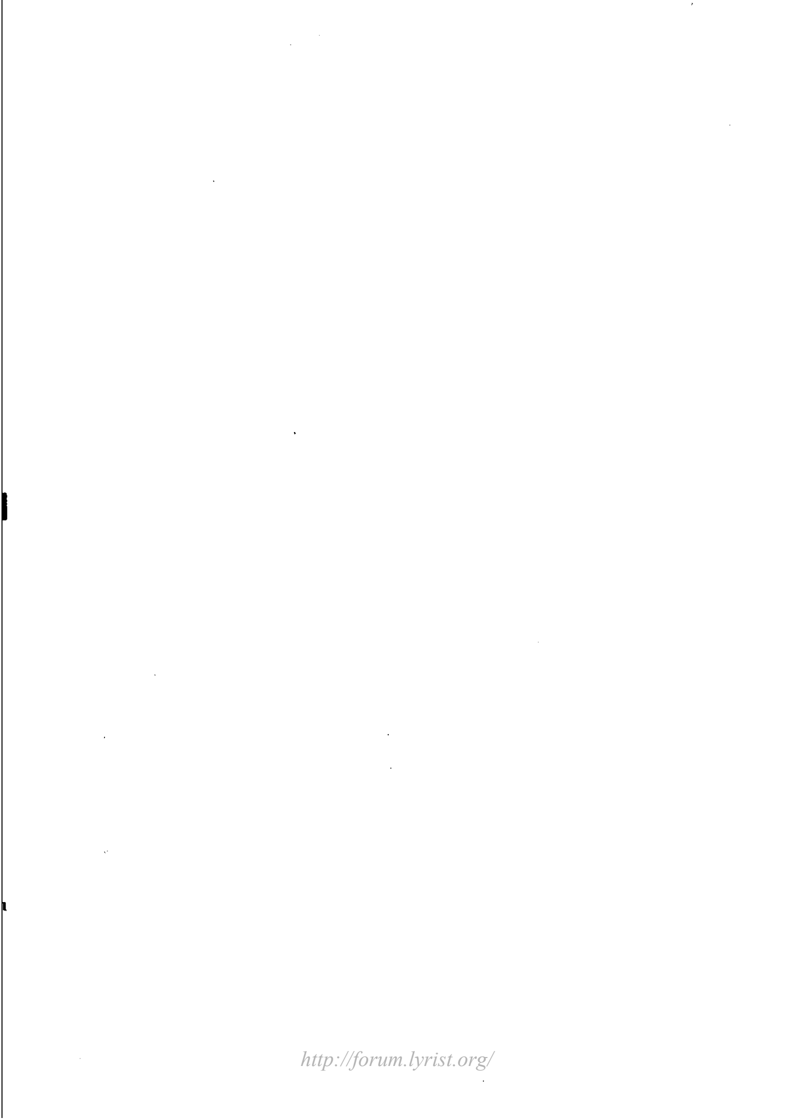
歌畢还要歌副曲警幻見宝玉甚無趣味因嘆痴兒竟尚未悟那宝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覚朦朧恍惚告酔求臥警幻便命撤去残席送宝玉至一香閨綉閣之中其間鋪陈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内其鮮艶嫵媚有似乎宝釵風流嫋娜則又如代玉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窓風月綉閣烟霞皆被淫污紈袴与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事又以情而不淫為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雲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復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宝玉听了唬

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于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时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與此皆皮膚淫濫之蠢物耳如尔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濶怪詭百口嘲謗万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独為我閨閣增光見棄于世道是以特引前来醉以灵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許配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領汝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哉而今後万〻解釋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說畢

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宝玉入房將門掩上自去那宝恍〻惚〻依警幻所囑
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难以尽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温存与可卿难解
难分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时忽至了一个在所但見荊榛遍地狼虎同群
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後面追来告道
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宝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処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
有万丈遥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掌篙
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耳今偶遊至此溪設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
前諄〻警戒之語矣話犹未了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許多夜义海鬼將
宝玉拖將下去嚇得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嚇得襲人輩衆
丫鬟忙上来摟住叫宝玉别怕我們在这里却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丫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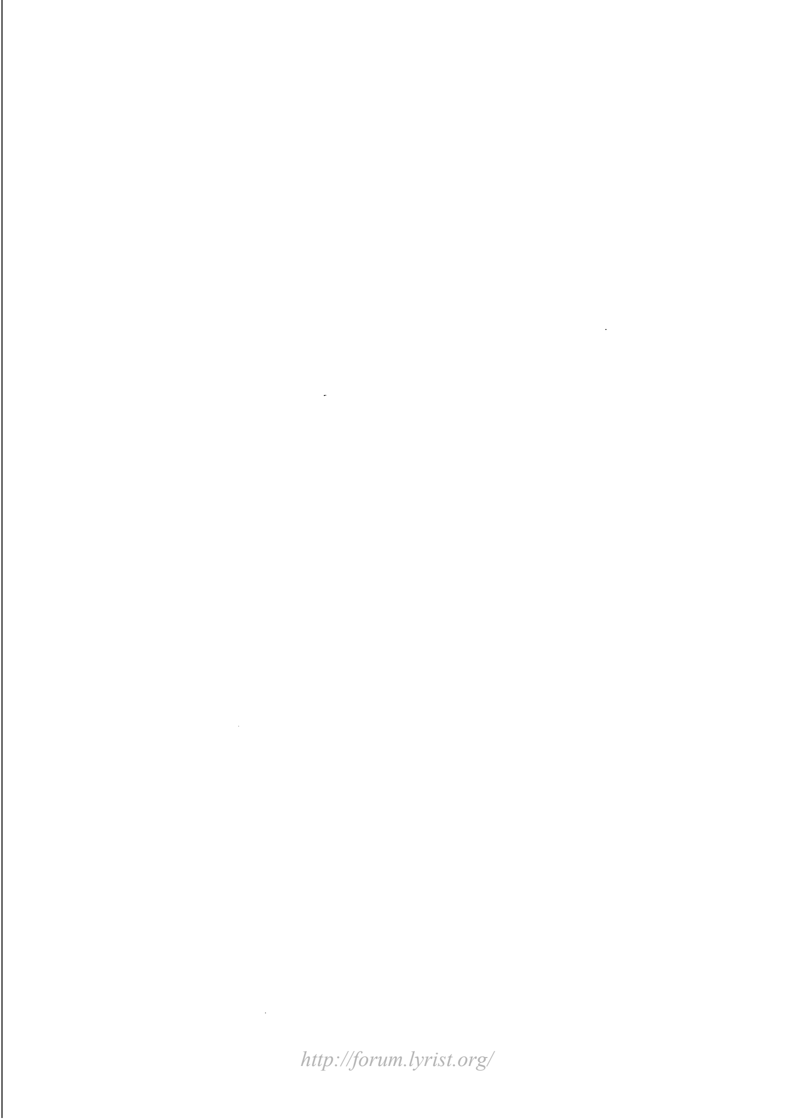
們好生看肴猫兒狗兒打架忽听宝玉在夢中唤他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这里从沒人知道的他如何知道在夢里叫出来正是

一場幽夢同誰近　千古情人独我痴



石頭記

第六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回

賈宝玉初試雲雨情　　刘姥〻一進荣國府

却説秦氏因听見宝玉從夢中唤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时宝玉迷〻惑〻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来呷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与他繫裤帶时不覓伸手至大腿処只覓氷凉一片沾濕唬的忙退出手来問是怎庅了宝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紀本又比宝玉大兩歲近来也漸通人事今見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覓撤一半了不覓也羞的紅漲了臉面不敢再問仍旧理好衣裳遂至賈母処来胡乱吃畢了晚飯过这边来襲人趁衆奶娘丫嬛不在傍时另取出一件中衣来与宝玉更

換上宝玉含羞央告道好姐〻千万别告訴人襲人亦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
広故事了是那里流出来的那些臟東西宝玉道一言难尽〻説着便把夢中之
事細説与襲人听了然後説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
宝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嬌俏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襲人素知賈
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理遂合宝玉偷試一番幸得無
人撞見自此宝玉視襲人更比别个不同襲人待宝玉更為尽心暫且别無話
説按榮府中一宅人合筭起来人口虽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
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並無个頭續緒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
件事自那一个人寫起方妙恰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荳之微小〻一个人家因
与榮府畧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来因此便就此一家説来到还是頭緒

你道這一家姓甚名誰又与榮府有甚瓜葛且听細講方才所説的這小〻之
家乃本地人氏姓王祖上曾作过小〻的一个京官昔年与鳳姐之祖王夫人
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侄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
姐之父与王夫人随在京中的知有此一門連宗之族餘者皆不認識目今其
祖已故只有一个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消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去了王
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小名狗兒〻〻 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刘氏又
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仍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刘氏
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妹兩个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刘姥〻接來一处过
活這刘姥〻乃是个積年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兒女只靠幾畝薄田度日今者女
婿接來養活豈不愿意遂一心一計帮趁着女兒女婿过活起來因這年秋尽〻

冬初天氣冷將工來家中冬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几杯悶酒在家閒尋氣惱刘氏也不敢頂撞因此刘姥姥看不过乃劝道姑爺你别嗔自我多嘴咱們村庄人那一个不是老老誠誠的守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的时候托自你那老家之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个什么男子汗大丈夫呢如今咱們虽離城住終是天子脚下这長安城中遍地都是錢只可惜沒人会去拿去罢了在家跳蹋会子也不中用狗兒听説便急道你老只会炕頭兒上混説难到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刘姥姥道誰叫你偷去呢也到底想法兒大家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已跑到咱家来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还等到这会子呢我又沒有个収税的親戚又無作官的朋友有什么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来理我

們呢刘姥〻道这到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看菩薩的保佑有此〻机会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个机会来当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过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还好如今自然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親近他故踈遠起来想当初我和女兒还去过一遭他們家的二小姐着実响快会待人到不拿大如今現是荣國府賈二老爷的夫人听得説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怜貧惜老最愛齋僧敬道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虽陞了边任只怕这二姑太〻还認得咱們你何不去走動〻〻或者他念旧有些好処也未可知只、要他發一点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們的腰还粗呢刘氏一旁接口道你老虽説的是但只你我这樣个嘴臉怎庅好到他門上去的先不先他們那些門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信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最重听見此一説

心下便有活動起来又听他妻子这話便笑接道姥：既如此說况且当年你又見过这姑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淌先試：風頭再說刘姥：道嗳喲：是啊人云侯門深似海我是个什庅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笑道不妨我教与你老人家一个法子你竟代了外孫子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这周瑞先時曾合我父親交过一件事我們極好的刘姥：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时不走知道他如今是怎樣这也說不淂了你又是个男人又这樣个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也难賣頭賣脚的到还是捨着我这付老臉去磞一磞果然有些好处大家都有益便是沒銀子来我也到那公府侯門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家笑了一回当晚計議一定次日天未明刘姥：便起来梳

洗了又將板兒教訓了几句那板兒才五六歲的孩子一無所知听見代他進城曠去便喜的無不应承于是刘姥ゝ代他進城找至寧荣街来至荣府大門石獅子前只見簇ゝ轎馬刘姥ゝ便不敢过去且撣了撣衣服又教了板兒几句話然後走到角門前只見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板凳上説東談西呢刘姥ゝ只得蹭上来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諒了他一会便問那裡来的刘姥ゝ陪笑道我找太ゝ的陪房周大爷的煩那位大爺替我請他老出来那些ゝ人听了都不揪採半日方説道你遠ゝ的在那墻角下等自一会子他們家有人就出来的内中有一老年人説道不要悮他的事何苦耍他因向刘姥ゝ道那周大爺已往南边去了他在後一代住肴他娘子却在家你要找时從這边遶到後街上後門上去問就是了刘姥ゝ听了謝过隨代了板兒繞到

後門上只見門前歇着些生意担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耍物件的鬧吵吵
三二十个小孩子那里厮鬧刘姥姥便拉住一个道我問哥兒一声有个周大
娘可在家麽孩子們道那个周大娘我們这里周大娘有三个呢还有兩个周
奶奶不知是那家行当的刘姥姥道是太太的陪房周瑞之妻孩子們道这个
容易你跟我来説着跳蹿蹿的引着後刘姥姥進了後門至一院墻边指与刘姥
姥道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娘有个老奶奶来找你呢我代了来了周瑞家的
在内听説忙迎了出来問是那位刘姥姥忙迎上来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
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刘姥姥你好呀你説説能几年我就忘了請家裡来坐罢
刘姥姥一壁里走着一壁笑説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那里还記得我們呢説
着来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僱的小丫頭到上茶来吃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道

你都長这們大了又問些別後閒話又問刘姥〻今日还是路过还是特来的
刘姥〻便説原是特来瞧〻嫂子你二則也請〻姑太〻的安若可以領我見
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罢了周瑞家的听了便已猜着几分来
意只因昔年他丈夫周瑞争買田地一事其中多淂狗兒之力今見刘姥〻如
此而来心中难却其意二則也要現弄自己的体面听如此説便笑説道姥〻
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来了豈有个不教你見个真佛去的呢論理人来客
至回話却不与我相干我們这里各占一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
子閒时只代着小爺們出門子就完了我只管跟太〻奶〻們出門的事皆因
你原是太〻的親戚又拿我当个人投奔了我来我就破个例給你通个信去
但只一件姥〻有所不知我們这里又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〻竟不大管事

都是璉二奶〻管家了你道这璉二奶〻是誰就是太〻的内侄女当日大旧
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刘姥〻听了罕問道原来是他怪道呢我当日就説
他不錯呢这等説来我今兒还得見他了周瑞家的道这自然的如今太〻事
多心煩有客来了害[略]可推得去的就推过去了都是鳳姑娘周旋寧[迎]待今兒寧
可不会太〻到要見他一面才不枉这里来一遭刘姥〻道阿弥陀佛全仗嫂
子方便了周瑞家的道説那里話俗語説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不过用我説
一句話罢了害[得]着我什庅説着便叫小丫頭到倒所上悄〻的打听〻〻老太
太屋里摆了飯了没有小丫頭去了这里二人又説些閒話刘姥〻因説这鳳
姑娘今年大还不过二十歲罢了就这等有本事当这様的家可是难得的周
瑞家的听了道我的姥〻告訢不得你呢这位鳳姑娘年紀虽少行事却比世

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樣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个会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过田来你見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些个說着只見小丫頭回来說老太太屋里已擺完了飯了二奶奶在太太屋里呢周瑞家的听了連忙起身催着刘姥姥說快走快走這一下来他吃飯是个空子咱們先赶着去若遲一步回事的人也多了难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时候了說着一斉下了炕打掃打掃衣服又教了板兒几句話隨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処来先到了倒厛周瑞家的將刘姥姥安插在那里略等一等自已先过了迺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来先找着鳳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周瑞家的先將刘姥姥起初来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特来請安当日太太是常会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代了他進

来了等奶〻下来我細〻回明奶〻想也不責備我莽撞的平兒听了便作了主意叫他們進来先在这里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听了方出去引他両个進入院来上了正房台矶小丫頭打起猩紅毡簾才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来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如在雲端里一般滿屋中之物都耀眼争光的使人頭懸（眩）目眩（暈）刘姥〻此时惟点頭咂嘴念佛而已于是来至東边这間屋内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边打量了刘姥〻両眼只得問个好讓坐刘姥〻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代（帶）銀花容玉貌的便当是鳳姐兒了才要称姑奶〻忽見周瑞家的称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赶着周瑞家的称周大娘方知不过是个有些体面的丫頭了于是讓刘姥〻合扳兒上了炕平兒合周瑞家的对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子們斟了茶来吃茶刘姥〻只听見咯

噹々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籮櫃篩麪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
柱子上掛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墜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愰刘姥々
心中想着这是什庅爱物兒有甚用呢正獃时只听得噹的一声又若金鐘銅
磬的一般不防到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时只見小丫頭
們齊乱跑説奶々下來了周瑞家的与平兒忙起身命刘姥々只管等着是时
候我們來請你説着都迎出去了刘姥々只屏声側耳默候只听遠々有人笑
声約有一二十婦人都捧着大漆捧盒進这邊來等候听得那边説了声擺飯漸
々人才散出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个人半日鴉雀不聞之後忽見二人抬了一
張炕桌來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盤森列仍是滿々的魚肉在内不過略動了
几樣板兒一見了便吵着要肉吃刘姥々一把掌打了他去忽見周瑞家的笑

嘻〻走过来招手兒吽他刘姥〻会意于是代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咕了一回方过这边屋裡来只見門外鏨銅鈎上懸着大紅撒花軟簾南窓下是炕〻上大紅毡條靠東边板壁立着一个鎖子錦靠背与一个引枕鋪着金心閃緞大坐褥旁边有雕漆痰盒那凤姐兒家常代着秋板貂鼠招君套圍着攢珠勒子穿着桃紅撒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风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〻正〻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銅火烓兒撥手炉内的灰平兒站在炕沿边捧着小〻的一个填漆茶盤盤内一个小盖鍾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炉内的灰慢〻的問道怎庅还不請進来一面說一面抬身要茶时只見周瑞家的已代了两个人在地下站着呢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時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嗔着周瑞家的怎庅不早說刘姥〻在地下已是

拜了数拜問姑奶〻安鳳姐忙說周姐〻快攙起来別拜𦊝請坐我的年輕不
大認得可也不知是什庅輩数不敢称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才回的
那姥〻了鳳姐点頭刘姥〻已在炕沿上坐了板兒便躲在背後百般的哄他
出来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兒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踈遠了知道的呢說你
們棄厭我們不肯常来不知道的那起小人还只当我們眼里沒人是的刘姥
〻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难走不起来了这里沒的給姑奶〻打嘴就是管家
爷們看着也不像鳳姐兒笑道这話沒的叫人悪心不过借頼着祖父虚名作
个窮官兒誰家有什庅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还有三門子窮
親戚呢何况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〻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
奶〻的示下鳳姐道你去瞧〻要是有人有事就𦊝得閒兒呢就回看怎庅說

周瑞家的荅应㸔去了这里鳳姐叫人抓些菓子与板兒吃剛問些閒話时就
有家下許多媳婦管事的来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这里陪客呢晚上再来
回若有狠要緊的你就代進来現辦平兒出去了一会進来説我都問了没什
应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点頭只見周瑞家的回来向鳳姐道太〻説了
今日不得閒二奶〻陪㸔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㸔白来曠〻呢便罢若有甚
説的只管告訢二奶〻都是一樣刘姥〻道也没甚説的不过是来瞧〻姑太
太姑奶〻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没甚説的便罢若有話只管回二
奶〻是和太〻一樣的一面説一面遞眼色与刘姥〻〻會意未語先飛紅
的臉欲待不説今日又所為何来只得忍恥説道論理今兒初次見姑奶〻却
不該説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这里来也少不的説了剛説道这里只听二門

上小厮們回說東府裡的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止刘姥〻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里呢只听一路靴子脚响進來了一个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輕裘宝帶美服華冠刘姥〻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沒処藏鳳姐笑道你只管坐着这是我侄兒刘姥〻方扭〻捏〻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了我來求嬸子說上回老旧太〻給嬸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个要緊的客借了畧擺一擺就送过來鳳姐道說遲了一日昨兒已經給了人了賈蓉听着嘻〻的笑着在炕沿上半跪道嬸子若不借又說我不会說話了又挨一頓好打呢嬸子只当可怜侄兒罢鳳姐笑道也沒見你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你們那裡放着那些〻好東西只是看不見偏我的就是好的賈蓉笑道那里有这个好呢只求開恩罢鳳姐道若碰一点兒你可仔細

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搂房的鑰匙傳几个妄当人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
說我親自代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乱崩說自便起身出去了這里鳳姐忽又想
起一事来便向窓外叫蓉哥回来外面几个人接声說蓉大爷快回来賈蓉忙
復身轉来垂手侍立听阿鳳指示那鳳姐只管漫ゝ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神又
笑道罢了你且去罢晚飯後你来再說罢這会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应
了一声方慢ゝ的退去這里刘姥ゝ心神方定才又說道今日我代了你侄兒
来也不為别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里連吃的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沒
个派頭兒只得代了你姪兒奔了你老来說自又推板兒道你那爹在家怎広
教你来打發咱們作煞事来只顧吃菓子咧鳳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会說話
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这姥ゝ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

刘姥〻忙說道一早就往这里赶哵那里还有吃飯的工夫哵鳳姐听說忙命
快傳飯来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飯来摆在東边屋内过来代了刘姥〻
和板兒过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〻好生讓肖些兒我不能陪了于是过東边
房里来又叫过周瑞家的去問他才回了太〻說了些什庅周瑞的家的道太〻
說他們家原不是一家子不过因出一姓当年又与太老爺在一処作官偶然
連了宗的这几年来也不大走動当时他們来一遭却也没空了他們今兒既
来了瞧〻我們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簡漫了他便是有什庅說的叫奶〻裁
度自就是了鳳姐听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
話时刘姥〻已吃畢了飯拉了板兒过来舔舌咂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
下听我告訴你老人家方才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論親戚之間原該不等上

門来就該有照應才是但如今家內雜事太煩太〻漸〻也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
也是有的況是我近来接管些事都不甚知道這些親戚們二則外頭看着
虽是烈〻轟〻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艱難去處說與人也未必信罷今兒你既
老遠的来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兒太〻給我
的了頭們做衣裳的二十兩銀子我還沒動呢你若不嫌少就暫且先拿了去
罷那刘姥〻先听見告艱难只當是沒有心里便突〻的後来听見給他二十
兩喜的又渾身發癢起来說道噯我也是知道艱难的但俗語說的瘦死的駱
駝比馬大憑他怎樣你老拔根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周瑞家的見他說的粗
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看見笑而不採只命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来再
拏一吊錢来都送到刘姥〻的面根前鳳姐乃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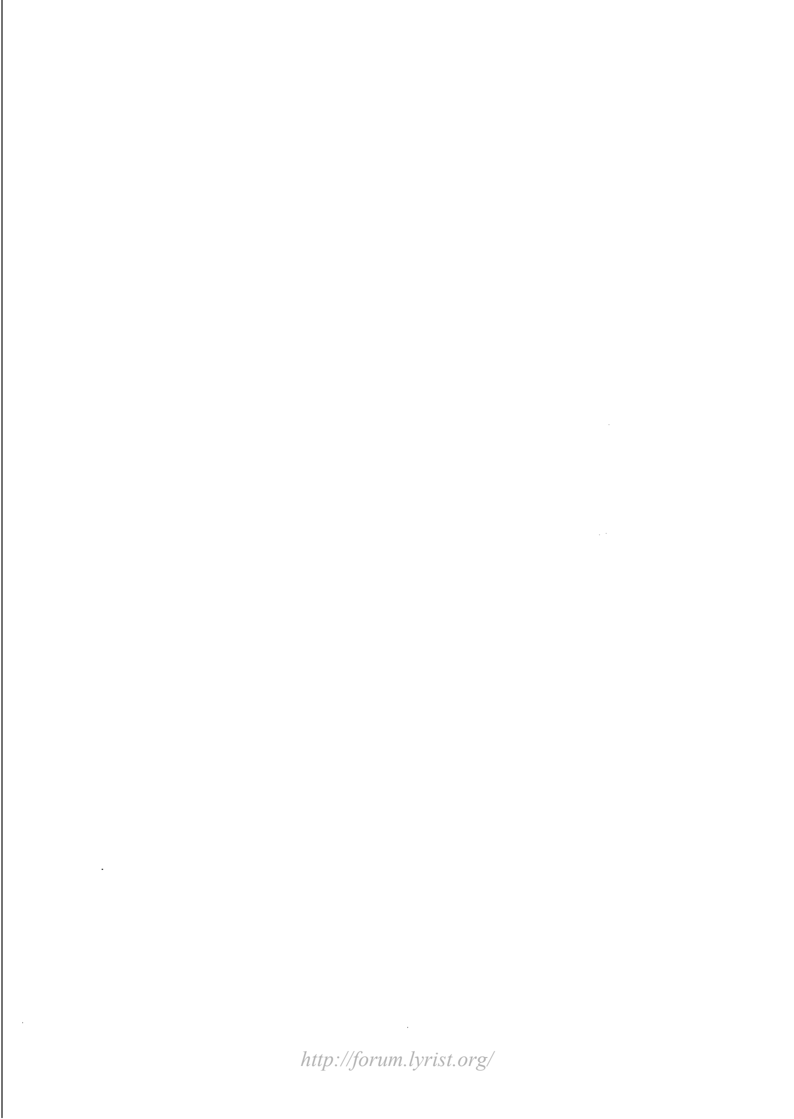
子做件冬衣罢若不拿着就真是怪我了這錢雇車坐罢改日無事只管来曠〻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虛留你們了到家里該問好的問个好兒罢一面説一面就站了起来刘姥〻只管千恩萬謝的拿了銀子錢隨了周瑞家的来至外面周瑞家的道我的娘啊你見了他怎庅到不会説了開口就是你侄兒我説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侄兒也要説和軟些〻蓉大爷才是他的正經侄兒呢他怎庅又跑出这庅一个侄兒来了刘姥〻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里爱还爱不过来那里还説的上話来呢二人説着又到周瑞家坐了片时刘姥〻便要留下一塊銀子与周瑞家孩子們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里执意不肯刘姥〻感謝不尽仍從後門去了正是

得意濃时是接濟　受恩深处勝親朋



石頭記

第七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寧國府宝玉会秦鐘

話説周瑞家的送了刘姥姥去後便上来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了丫嬛們时方知往薛姨媽那边説閒話去了周瑞家的听説便轉出東角門至東院往梨香院来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嬛名金釧兒合一个才留了頭的小女孩兒站在台堦坡上頑見周瑞家的来了便知有話回因向内努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説些家務人情等語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来只見薛宝釵穿着家常的衣服頭上只散挽着鬊兒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桌上同了丫嬛鶯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

来宝釵才放下筆轉过来滿面堆笑讓周姐〻坐着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
姑娘好一面炕沿上坐了因說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边曠〻去只怕
是你宝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宝釵笑道那里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所以
这兩天沒出屋子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庅病根兒也該趁早兒
請个大夫来好生開个方子認真吃几剤一勢兒除了根才是小〻的年紀到
作下个病根兒也不是頑的宝釵听了便笑道再不要提吃藥為这病請大夫
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憑你什庅名医仙藥從不見一点兒效後
来还虧了一个禿頭和尚說專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这是從胎裡
代来的一股熱毒幸而先天壯还不相干若吃尋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
一个海上方又給了一包藥末子作引子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里弄了来的

他説發了时吃一丸就好到也奇怪吃他的藥到效驗些周瑞家的因問不知是个什庅海上方兒姑娘説了我們也説与人知道倘遇見这樣病也是行好的事宝釵見問乃笑道不用这方兒还好若用了这藥方兒的病症真〻把人瑣碎死東西藥料一槩都有限只难得可巧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蕋十二两夏天開的白荷花蕋心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蕋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蕋十二两將这四樣花蕋于次年春分这日晒乾和在藥末子一处一齊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两周瑞家的忙道噯喲這庅説來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这日竟不下雨这却怎处呢宝釵笑道所以説那里有这樣可巧的雨便沒雨也只好再等罢了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这四樣水調匀和了藥再加十二錢蜂蜜十二錢白糖

丸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罈内埋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时拿出来吃一丸
用十二分黄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弥陀佛真坑死人的事兒等
十年未必都这樣巧的呢宝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
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代至北現在就埋在梨花樹底下呢周瑞家的又
問道这藥可有名子没有呢宝釵道有这也是那癩頭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
丸周瑞家的听了点頭兒因又說这病發了时到底覺怎庅着宝釵道也不覺
甚怎庅着只不过喘嗽些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周瑞家的还欲說話时忽
听王夫人問誰在房里呢周瑞家的忙出去荅应了趂便回了刘姥姥之事略
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語方欲退出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
你代了去罢說着便叫香菱只听簾籠响处方才和金釧頑的那個小丫頭進

来了問奶〻吁我作什么薛姨媽把匣子里的花兒拿来香菱答应了向那边捧了个小錦匣来薛姨媽道这是宮裡頭的新鮮樣法拿紗堆的花兒十二支昨兒我想起来白放着可惜了兒的何不給他們姊妹們代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来的巧就代了去罢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一对剩下的六枝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了鳳哥罢王夫人道留着給宝〻了頭帶罢又想着他們作什么薛姨媽道姨娘不知道宝〻了頭古怪着呢他從来不爱这些花兒粉兒的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仍在那里晒日陽兒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〻頭子可就是常說臨上京时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〻頭子道可就是他正說着只見香菱笑嘻〻的走来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〻的看了一会因向金釧笑道到好个模樣兒竟有此〻像咱們

東府里蓉大奶〻的品格兒金釧兒笑道我也是這們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几歲投身到這里又問你父母今在何処今年十几歲了本処是那里人香菱听問都搖頭説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听了到反為嘆息傷感一回一时問周瑞家的攜花至王夫人正房後頭来原来近日賈母説孫女兒們太多了一処擠着到不方便只留宝玉代玉二人這边解悶却將迎惜探三人移到王夫人這边房後三間小抱厦内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因順路先往這里来只見几个小丫頭子都在抱厦内听呼喚呢只見迎春的丫嬛司棋与探春的丫嬛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来手里都捧着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們姊妹在一処坐着呢遂進入内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窓下〻圍棊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説明緣故二人忙住了棊都欠身道謝命丫嬛們收了

周瑞家的荅应了因說四姑娘不在房里只怕在老太太那边呢丫鬟們道那屋里不是四姑娘周瑞家的听了便往这边屋里来只见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兒一处頑耍呢見周瑞家的進来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这里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来若剃了頭可把这花兒帶在那里呢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丫鬟放在匣子里周瑞家的問智能兒你是什庅時來的你師父那禿歪到往那里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来了我師父見了太太就往于老爷府內去了叫我在这里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曾得了沒有智能兒摇頭兒說我不知道惜春听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庙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是蔡信管着惜春听了笑道这就是了他

師父一来餘信的女人就赶上来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这事了那周瑞家
的又和智能兒勞叨了一会便往鳳姐兒処来穿夾道從李紈後窗下过
隔着玻璃窗戶見李紈在炕上歪着睡覺呢遂越过西花墙出西角門進入鳳
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鳳姐房中門檻上見周瑞家的来了連
忙擺手兒叫他往東屋里去周瑞家的会意忙掮手掮足往東边房里来只見
奶子正拍着大姐兒睡覺呢周瑞家的悄問奶子道姐兒睡中覺呢也該請醒
了奶子搖頭兒正說着只听那边一陣笑声却有賈璉的声音接着房門响処
平兒拿着大銅盆出来叫豐兒舀水進去平兒便到这边来一見了周瑞家的
便問你老人家又跑了来作什麼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与他說送花兒一
事平兒听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枝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里拿出兩枝来先

叫彩明吩咐道送到那边府里給小蓉大奶〻帶去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这才往賈母这边来穿过了穿堂抬頭忽見他女兒打扮着才從他婆家来周瑞家的忙問你这会跑来作什庅他女兒笑道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里等了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庅事情这樣忙的不回家的他我等煩了自已先到了老太〻跟前請了安了这会子請太〻的安去媽还有什庅不了的差事手里是什庅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噯今兒偏〻的来了个刘姥〻我自己多事為他跑了半日这会子又被太〻看見了送这几枝花兒與姑娘奶〻們这會子还没送清楚呢你這会子跑了来一定有什庅事他家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到会猜定对你老人家說你女婿前兒因多吃了兩杯酒和人分争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来歷不明告到衙門里要遞解地还鄉所以我来和

你老人家商議、、这ケ情分求那一ケ可以了事呢周瑞家的听了道就知道

呢这有什広大不了的事你且家去等我、給林姑娘送了花兒去就回家去

此时太、二奶、都不得閒兒你回去等我这有什広忙的如此女兒听說便

回去了又說媽好歹快来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兒家沒經过什広事就急得

你這樣了說着便到代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时代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宝玉

房中大家解九連環頑呢周瑞家的進来笑道林姑娘姨太、着我送花兒与

姑娘帶来了宝玉听說便先問什広花兒拿来給我一面早伸手接过来了開

匣看时原来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兒代玉只、就在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

問道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

这兩枝是姑娘的了代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

家的听了一声兒不言語宝玉便問道周姐：你作什庅到那边去了周瑞家
的因説太：在那里因回話去了姨太：就順便叫我代帶来了宝玉道宝姐
：在家作什庅呢怎庅這几日也不过这边来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宝
玉听了便和丫頭説誰去瞧：只説我林(与)姑娘打發了来請姨太：姐：安問
姐：是什庅病現吃什庅藥説理(原)我(们)該親自来的就説才從斈里来也自了些：
凉異日再親自来看罢説着茜雲便答应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来这周
瑞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友(朋)泠子興近因賣古董和(合)人打官司故教女人来討情
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利把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鳳姐兒
便完了至掌燈时分鳳姐已卸了粧来見王夫人回話今兒甄(家)送了来的東西我
已收了咱們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送(鮮)仙的船去一併都交給他們代了去

罢王夫人点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〻生日的理礼已經打点了派誰送去呢
王夫人道你瞧誰閑省就叫他們去四个女人就是了又来当什庅正經事問
我鳳姐又笑道今日珍大嫂子来請我明日过去瞧〻明日到沒有什庅事情王
夫人道有事沒事都害得不省什庅每常他来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
請我們单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〻別辜負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該
过去才是鳳姐答应了当下李紈迎探等姊妹們亦来定省畢各自帰房無話
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来辭賈母宝玉听了也要跟了曠去鳳姐
只得答应立等着換了衣服姐兒兩个坐了車一时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
尤氏与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个引了多少姬妾丫嬛媳婦等接出儀門那尤
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笑一陣一手攜了宝玉同入上房来帰坐秦氏献茶畢

鳳姐因說你們請我來作什庅有什庅好東西孝敬我就快献上來我还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荅話地下几个姬妾先就笑說二奶〻今兒不來就罢既來了就依不得二奶〻了正說着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宝玉因問大哥〻今日不在家庅尤氏道出城与老爷請安去了可是你怪悶的坐在这里作什庅何不也去瞧〻秦氏笑道今兒巧上回宝叔立刻要見的我那兄弟他今兒也在这里想在書房里呢宝叔何不去瞧一瞧宝玉听了即便下炕要走尤氏鳳姐都忙說好生着忙什庅一面便吩咐好生小心跟着他别委屈着他到比不得跟了老太〻过來就罢了鳳姐說道既这庅着何不請進这秦小爷來我也瞧一瞧难道我見不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罢〻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咱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的慣了人家的孩子都是斯〻文〻的慣了乍見了你这破

落戸还被人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罢了竟叫这小孩子笑話我不成賈蓉笑道不是这話他生的靦腆没見过大陣張兒嬸子見了没的生氣鳳姐道憑他什庅樣兒的我也要見一見别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来我看給你一頓好嘴巴賈蓉笑嘻〻的說我不敢扭自就帶他来說着果然出去帶進一个小後生来較宝玉畧瘦些〻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風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怯〻羞〻有女兒之態靦腆含糊慢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攜了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慢〻的問他几歲了讀什庅書弟兄几个学名喚什庅秦鐘一〻荅应了早有鳳姐的丫嬛媳婦們見鳳姐初会秦鐘並未僃得表礼来遂忙过那边去告訴平兒〻〻知道鳳姐与秦氏厚密虽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

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个狀元及第的小金錁子交付与来人送过去鳳
姐猶笑說太簡薄等語秦氏等謝畢一时吃过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
在話下那宝玉自見了秦鐘的人品出衆心中似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
又欵意起了乃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的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癩狗
了可恨我為什庅生在这候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門薄宦之家早得与他
交結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貴可知錦綉紗羅也不过裹了我这
根死木頭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
秦鐘自見了宝玉形容出衆舉止不凡更兼金冠綉服驕婢侈童秦鐘心中亦
自道果然这宝玉怨不得人溺爱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不能与他耳鬢
交結可知貧窭二字限人亦世間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乱想忽然宝

玉問他讀什広書秦鐘見問他因而答以寔話二人你言我語十来句後越竟
親密起来一时摆上茶菓宝玉便説我両个又不吃酒把菓子摆在里間小炕
上我們那里坐去省得鬧你們于是二人進里間来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
姐摆酒菓一面忙進来嘱宝玉道宝叔你侄兒倘或言語不妨頭你千萬看着
我不要理他〃虽腼腆却性子左強不大随和此是有的宝玉笑道你去罢我
知道了秦氏又嘱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时鳳姐尤氏又打發人来問
宝玉要吃什広外面有只管要去宝玉只答应自也無心在飯食上只問秦鐘
近日家務等事秦鐘因説業師于去年病故家父又年紀老邁残疾在身公務
繁冗因此尚未講及延師一事目下不过在家温習旧課而已再讀書一事必
須有一二知己為伴时常大家討論才能進益宝玉不待説完便答道正是呢

我們却有个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内可以附讀我因業師上年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呢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温習旧書待明年業師上来再各自在家里讀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里之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几天遂暫且担擱自如此說来尊翁如今也為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禀明就往我們敝塾中来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鍾咲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这里的義孝到好原要来合这里的親翁商議引荐因这里又事忙不[好]為这点小事来聒絮的宝叔果然度[疼]小侄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〻的作成又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宝玉道放心〻〻偺們回来告訴你夫[姐]姐〻和璉二嫂子你今日回

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再稟明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一定那天氣已是掌灯时候出来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筭賬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这東道一面就吽送飯吃畢晚飯因天黑了尤氏因說先派兩ケ小子送了这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鍾告辞起身尤氏問派了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說道偏又派他作什庅放自这些々小子們那一ケ派不得偏要惹他去鳳姐道我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的家里人这樣还了得了尤氏嘆道你难道不知这焦大的連老爷都不里他的你珍大哥々也不理他只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爷們出过三四回兵從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已挨自餓却偷了東西来給主子吃兩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溺

不伏自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难為他去他自已又老了又不愿(顧)体面一味吃酒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説給管事的不要派他差事(使)全当一ケ死的就完了今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常不知这焦大到是你們沒主意有这樣的何不打発他遠々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説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偹了地下衆人都应道伺候齊了鳳姐起身告辭和宝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只見灯燭輝煌衆小厮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好怎樣他更可以任意洒落々　因趁着酒興先罵大摠管賴二説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使)就派別人像这等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沒良心的王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々焦大太爺蹺々脚比你的頭还高呢二十年頭里的焦大太爺眼里有誰別説你們这一起雜種王八羔子

們正罵的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去衆人喝他不听賈蓉忍不得便罵了他兩句使人綑起来等明日酒醒了問他还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里把賈蓉放在眼里反大吽起来赶着賈蓉吽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們就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这家業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說別的还可若再說別的咱們紅刀子進去白刀子出来鳳姐在車上說与賈蓉道以後还不打發了这个沒王法的東西留在这里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笑話咱們这樣的人家連个王法規矩沒有賈蓉答应是衆小廝見他太撒野了只得上来几个揪番綑倒拖往馬圈裡去焦大越發連賈珍都說出来乱嚷乱吽說我要往祠堂裡哭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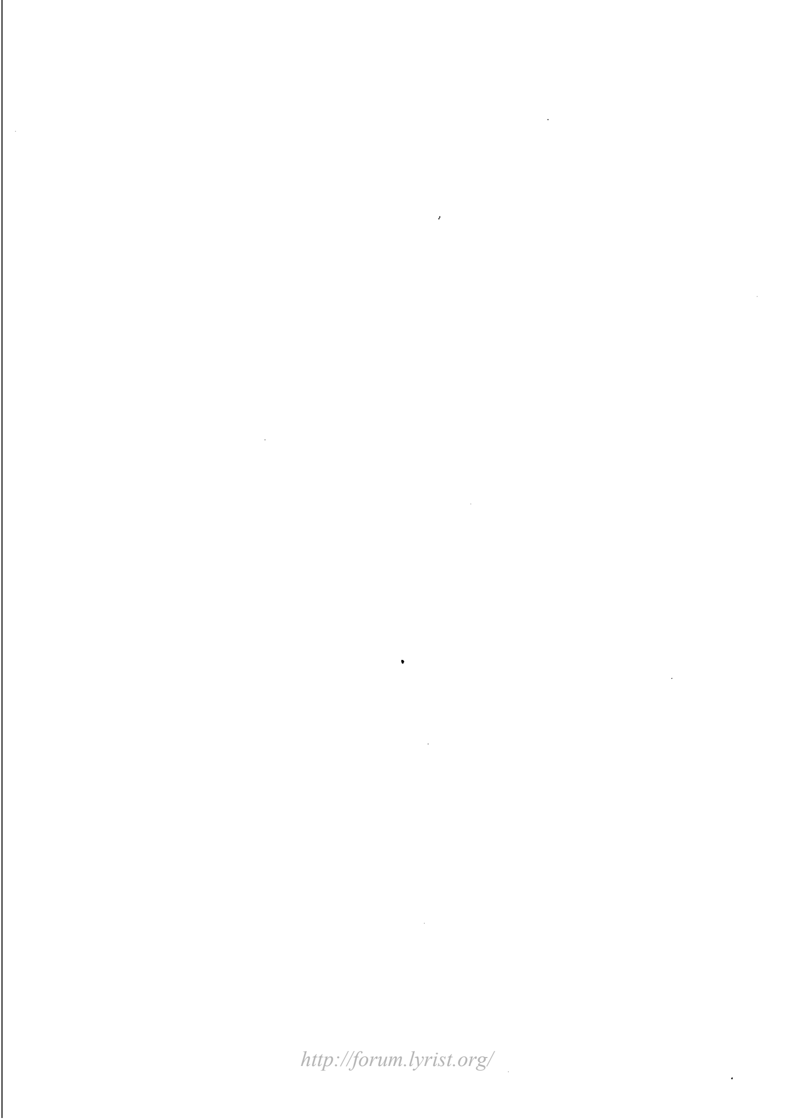
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々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庅不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衆小厮听他説出這些没天日的話来唬的魂飛魄散也不顧别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馬糞滿々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等也遥々的聞得便都粧作没听見宝玉在車上見这般醉鬧到也有趣因問鳳姐道姐々你听他説爬灰的爬灰什庅是爬灰鳳姐听了連忙立眉嗔目断喝道少胡説那是醉漢嘴里混唚你是什庅樣的人不説没听見还到細問等我回去回了太々看仔細捶你不捶你唬得宝玉忙央告道好姐々我再不敢了鳳姐道这才是呢等咱們到了家回了老太々打發你同你秦家侄兒孝里念書去要緊説着却自回往荣府而来这

正是

七回卷末有對一付

不因俊俏難爲友　正爲風流始讀書

石頭記 第八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八回

比通靈金鶯微露意　探宝釵代玉半含酸

話說鳳姐和宝玉便回明賈母秦鐘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了个伴讀的朋友正好發奮又肖寔的称賛秦鐘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怜愛鳳姐又在一傍帮肖說过日他还来拜老祖宗等語說的賈母喜欢起来鳳姐又趁势請賈母後日过去看戲賈母虽年老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又有尤氏来請随了王夫人林代玉宝玉等过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先回来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凈的見賈母回来也就回来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欢至晚無話却說宝玉因送賈母回来待賈母歇了中覺意欲还去看戲取樂又恐攪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近日薛

宝釵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过去又恐遇見
別事纏繞再或可巧遇見他父親更為不要寧可遶遠路罢了当下衆嬷〻丫
嬛伺候他換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門去了衆嬷〻丫嬛只得跟隨出來还只
当他去那府中看戲誰知到穿堂便向東向北遶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
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宝玉便都笑着赶上來一个抱住
腰一个攜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作了好夢呢好容易得遇見了你說
着請了安又問好勞叨半日方才走開老嬷〻叫住因問二位爺是從老爷跟
前來的不是二人点頭道老爷在夢坡齋小書房里歇中覚呢不妨事的一面
說一面走了說的宝玉也笑了于是轉灣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管銀庫房的
總領名喚吳新登与倉上的頭目名戴良还有几个管事的頭目共有七个人

從帳房里出来一見了宝玉趕来都一𪗋垂手站住獨有一个買辦名喚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宝玉忙上来打千兒請安宝玉忙含笑攜他起来衆人都笑說前兒在一处看見二爷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兒賞我們几張貼：宝玉笑道在那里看見了衆人道好几处都有都称(讚)的了不得还和我們尋呢宝玉笑道不置(值)什庅你們說与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往)前走衆人待他过去方都各自散了閑言少述且說宝玉来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室中来正見薛姨媽打点針黹毌(分給)了妳們呢宝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了他抱入怀内笑說这們冷天我的兒难為你想着来快上炕来坐着罢命人到滚：的茶来宝玉因問哥：不在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忙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宝玉道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

着打發人来瞧他〻在里間不是你去瞧他里間比这里暖和那里坐着我收
拾收拾就進去和你說話兒宝玉听說忙下了炕来至里間門前只見弔着半
旧的紅紬軟簾宝玉掀簾一邁步進去先就看見薛宝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
上挽着漆黑的油光鬒兒蜜合色綿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黄綾棉
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覔奢華唇不点而紅眉不画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性
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时自云守拙宝玉一面看一面問姐〻可大愈了
宝釵抬頭只見宝玉進来連忙起身含笑答說已經大好了到多謝記掛着說
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即命鶯兒斟茶來一面又問老太〻姨娘安別的姊妹
們都好一面看宝玉頭上代着纍系嵌玉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
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鸞絛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

符另外有一硯落草時啣下來的宝玉宝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兒倒要瞧瞧說着便挪進前來宝玉亦湊了上去從項上摘了下來遞在宝釵手内宝釵托于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塊頑石的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灵真境界
幻來親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画于後但其真体最小方能從胎中小兒口内啣下今若按其体画恐字跡过于微細使觀者大

斆眼光亦非暢事故今只按其形势無非畧展此規矩使观者便于灯下醉中亦
可閱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狠犺蠢大之物等語之謗

通靈宝玉正面圖式

通靈宝玉

莫失莫忘

仙壽恒昌

註云 莫失莫忘 仙寿恒昌

通靈宝玉反面圖式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註云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宝釵看畢又從新翻過正面來細看口內念道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咲道你不去到茶也在这里發獃作什庅鶯兒嘻〻笑道我听这兩句話到向和姑娘的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对兒宝玉听了忙笑道原来姐〻那項圈上也有八个字我也賞鑒〻　宝釵道你别听他的話没有什庅字宝

玉笑央好姐〻你怎庅瞧我的了呢宝釵被纏不过因説道也是个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所以鏨上了叫天〻代（帶）着不然沉甸〻的有什庅趣兒一面説一面解了排扣從里面大紅袄上将珠宝晶瑩黄金燦爛的瓔珞掏将出来宝玉忙托了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个篆字兩面八个共成兩句吉讖亦曾按式画下形相

音註云

不離不棄

音註云

芳齡永繼

宝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〻这八个字到真与我的是一対鶯兒笑道是个痴（癩）頭和尚送的他説必須鏨在金器上宝釵不待説完

便嗔他不去到茶一面又問宝玉從那里来宝玉此时与宝釵就近只聞一陣
〻凉森〻甜絲〻的幽香竟不知係何香氣遂問姐〻熏的是什庅香我竟從
未聞見过这味兒宝釵笑道我最怕熏香好〻的衣服熏的香燎火氣的宝玉
道既如此这是什庅香宝釵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薬的香氣
宝玉笑道什庅丸藥这庅好聞好姐〻給我一丸嚐〻宝釵笑道又混鬧了一
个藥也是混喫的一語未了忽听外面人説林姑娘来了話尤未了林代玉已
搖〻的走了進来一見了宝玉便笑道噯喲我来的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笑
讓坐宝釵因笑道这話怎庅説代玉笑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釵道我更
不觧这意代玉笑道要来一羣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兒他来了明兒我
再来如此間錯開了来自豈不天〻有人来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

熱鬧了姐〻如何反不觧这意思宝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对衿褂子
因問下雪了広地下婆娘們道下了这半日雪珠兒了宝玉道取了我的斗篷
来不曾代玉便道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該去了宝玉笑道我多早晚兒說要去
了不过拿来預備着宝玉的奶母李嬤〻因說道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了就
在这里同姐〻妹〻一処頑〻罷姨媽那里擺茶菓子呢我叫了頭去取了斗
篷来說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宝玉応允李嬤〻出去命小厮們都各散去不提
这里薛姨媽已擺了几樣細茶菓来留他們吃茶宝玉因誇前日在那府里珍
大嫂子(叫人做)的好鵝掌鴨信薛姨媽听了忙也把自己的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嚐宝
玉笑道这个須得就酒(吃)才好薛姨媽便令人去灌了㝡上等的酒来李嬤〻便
上来道姨太〻酒到罷了宝玉央道媽〻我只喝一鍾李嬤〻道不中用当着

老太〻太〻那怕你吃一鐔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会不知是那一个没有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兒不管别人死活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的我捱了兩日罵姨太〻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興有一日老太〻高性了又儘着他吃什庅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賠在里面受氣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〻問有我呢一面令小丫环来讓你奶〻們去也吃杯搪〻雪氣那李嬷〻听如此説只得和衆人去吃些酒水这里宝玉又説不必温煖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姨媽忙道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颭兒宝釵笑道宝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収的难到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從此还不快别吃那冷的了宝玉听这話有情理便放下冷

酒命人煖来方飲代玉磕着瓜子兒只抿着嘴笑可巧代玉的小丫头雪雁走
来与代玉送小手炉代玉因含笑問他誰叫你送来的难為他費心那里就冷
死了我雪鴈道紫鵑姐〻怕姑娘冷使我送来的代玉一面接了抱在怀中笑
道也亏你到听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説的全当耳傍風怎么他説了你就依比
聖旨还快些宝玉听这話知是代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復之詞只嘻〻的笑
两陣罢了宝釵素知代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採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
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你到不好代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亏是姨媽
这里倘或在别人家人家豈不惱好説就看的人家連个手炉也没有爬〻的
從家里送个来不説丫头們太小心过余还只当我素日是这等狂慣了呢薛
姨媽道你这个多心的有这樣想我就没这樣心説話时宝玉已是三杯过去

李嬷〻又上来攔阻宝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时和宝代姊妹説〻笑〻的那肯不吃宝玉只得屈意央告好媽〻我再吃两鍾就不吃了李嬷〻道你可仔細老爷今兒在家隄防問你的書宝玉听了这話便心中大不自在慢〻的放了酒垂了頭代玉先忙的説别掃大家的興舅〻若叫你只説姨媽留着呢这个媽〻他吃了酒又拿我們来醒皮了一面悄推宝玉使他賭氣一面悄〻的咕噥説别理那老貨偺們只管樂偺們的那李嬷〻不知代玉的意思因説道林姐〔姑娘〕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到劝〻他只怕他还听些林代玉冷笑道我為什庅助他我也不犯着劝他你这媽〻太小心了往常老太〻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这里多吃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这里是外人不当在这里的也未可定李嬷〻听了又是急又是笑説道真〻这林姐〔姑娘〕兒説出一句話来比刀子还

尖你这弄了什広宝釵也忍住笑自把代玉腮上一擰説道真〻這个顰丫頭的一張嘴㕭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説別怕〻〻我的兒来这里没好的你吃別把这点子東西唬的存在心里到㕭我不安只管放心吃都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便跟自我睡罢因命再盪熱酒来姨媽陪你吃两杯可就吃飯罢宝玉听了方又鼓起興来李嬷〻因吩咐小丫頭子們你們在這里小心自（伺候）我家里换了衣服就来悄〻的囬姨太〻別由自他多給他（酒）吃説自便家去了这里虽还有三两个婆子都是不管（閑）痛痒的見李嬷〻走了也都悄〻去尋方便去了只剩了两个小丫頭子樂得討宝玉的欢喜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的只容他吃了几杯就忙収过了作酸笋鷄皮湯宝玉痛喝（唱）了两碗吃了半碗飯（合せ）碧粳粥一时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釃〻的瀹上茶来大

家吃了薛姨媽方放了心雪鴈等三四个丫頭已吃了飯進来伺候代玉因悶宝玉道你走不走宝玉乜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代玉听説遂起身道偺們来了这一日也該回去了还不知那边怎広找偺們呢説着二人便告辞小丫頭忙捧过斗笠来宝玉便把頭畧低一低命他代上那丫頭便将(那)着大紅猩毡斗笠一抖才(要)往宝玉頭上(帯)合宝玉便説罷罷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难到没見过别人代过的讓我自己代罷代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唆什広过来我瞧瞧罷宝玉忙就近前来代玉用手整理輕輕籠住束髮冠将笠沿掖在抹額之上将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顫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畢端相了端相説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宝玉听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还没来呢且畧等等不(再走)是宝玉道我們到去等他們有丫頭們跟着也

勾了薛姨媽不放到底命兩ケ婦女跟隨他兄妹方罢他二人道了擾一遥回
往賈母房中賈母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処更加欢喜因見宝玉吃了酒
遂命他自回房去歇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宝玉的
人來遂問衆人李奶子怎広不見衆人不敢直説家去了只説才進來的想有
事才去了宝玉踉蹌回顧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広没有他只怕
我还多活兩日一面説一面來至自已的卧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
笑説道好好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ケ字丢下筆就走了哄的
我們等了一日快來与我寫完这些墨才罢宝玉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
道我寫的那三ケ字那里呢晴雯笑道这个人可醉了你頭里过那府里去囑
咐貼在这門斗上这会子又這広問我生怕别人貼坏了我親自爬高上梯的

貼上這会子还凍的手冰冷的呢宝玉听了笑道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渥
省說省便伸手攜了晴雯的手同仰首看門斗上新書的三个字一时代玉來
了宝玉笑道好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个字那一个好代玉仰頭看里間門
斗上新貼了三个字寫省絳雲軒代玉笑道个〃都好怎庅寫的這們好了明
兒也与我寫一个匾宝玉嘻〃的笑道又哄我呢說省又問襲人姐〃呢晴雯
向裡間炕上掀嘴宝玉一看只見襲人合衣睡省在那里宝玉笑道好太渥早
了些因又問晴雯道今兒我在那府里吃早飯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
省你爱吃和珍大奶〃說了只說我留省晚上吃叫人送过来的你可吃了（没有）晴
雯道快別提一送了來我知道是（給）我的偏我才吃了飯就放在那里後来李奶
奶來了看見說宝玉未必吃了拿了給我孫子去罢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接

着茜雪捧上茶来寶玉因讓林妹〻吃茶衆人笑說林妹〻早走了還讓呢宝
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来因問茜雪道早起湊了一碗楓露茶我
說过那茶是三四次後才出色的这会子怎么又湊了这个来茜雪道我原是
留着的那会子李奶〻来了他要嚐〻就給他吃了宝玉听了将手中的茶杯
只順手往地下一擲豁啷一声打了个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的茶又跳起来
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〻你們这么孝敬他不过是仗着我小时
候吃过他几日奶罢了如今逞的他比祖宗还大了如今我又吃不着奶了白
〻的養着祖宗作什么攆了出去大家干净說着便要去立刻回賈母攆他乳
母原来襲人实未睡着不过故意粧睡引宝玉来謳他頑要先聞得說字問包
子等事也还可以不必起来後来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来解釋劝阻早有

賈母遣人来問是怎庅了襲人忙道我才到茶来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一面又安慰宝玉道你立意要撵他也好我們也都愿意出去不如趁势連我們一斉撵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再有好的来伏侍你宝玉听了这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脱换了衣服不知宝玉口内还説些什庅只覺口齒纒綿眼眉愈加餳滞忙扶侍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項上摘下那通灵玉来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帶时便氷不着脖子那宝玉就枕便睡着了彼时李嬷々等已進来了听見醉了不敢前来再加觸犯只悄々的打听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来就有人回那边小蓉大爺秦相公来拜宝玉忙接了出去領了拜見賈母々々見秦鍾形容縹緻舉止温柔堪陪宝玉讀書心中十分欢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因素愛秦氏今見了秦鍾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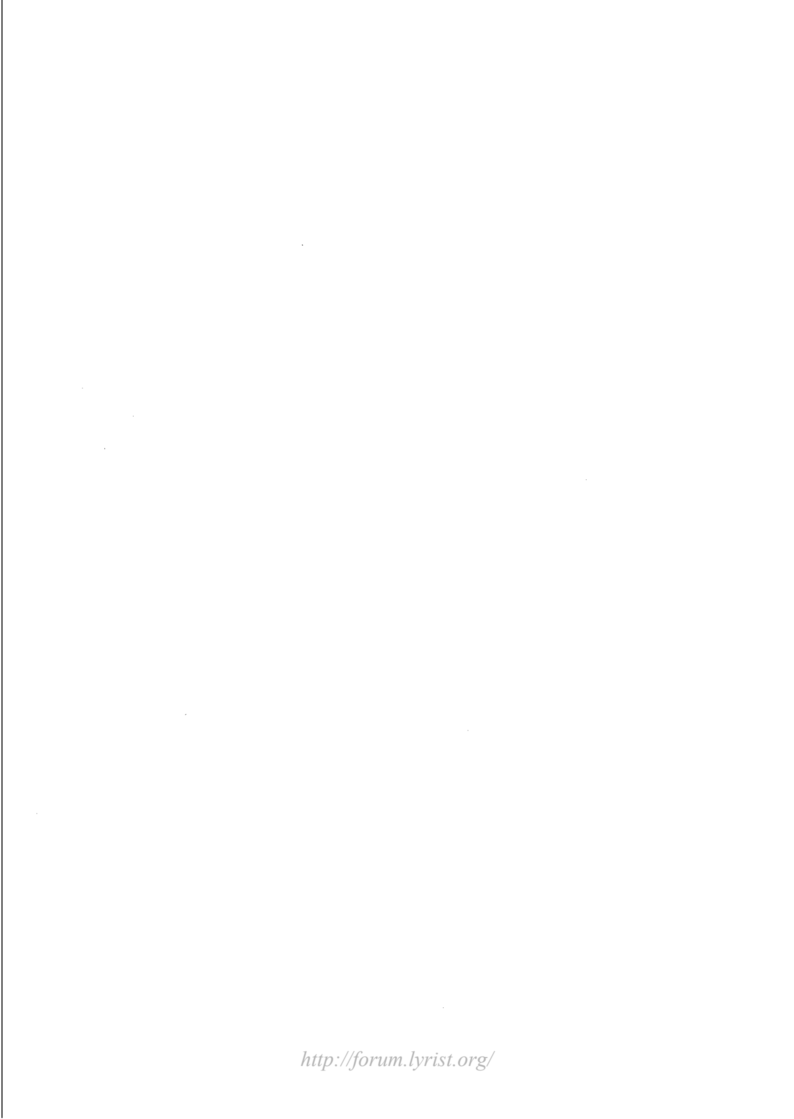
这般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时都有表礼賈母又与了一个荷包並一个金魁星
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嘱咐他道你家住的近或有一时寒熱飢飽不便只管住
在这里不必限定了只和你宝叔在一处别跟着那些不長進的東西們学秦
鍾一一的答应回去禀知他父親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当
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个兒子並一个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
兒小名喚可兒長大时生的形容嫋娜性格風流因素与賈家有些瓜葛故結
了親許与賈蓉為妻那秦業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歲業師亡故未暇
延請高明之士只得暫时在家温習旧課正思要和親家去商議送往他家塾
中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宝玉这个机会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
賈代儒乃当今之老儒秦鍾此去学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此十分喜悦只

是官囊羞澁那賈家上〻下〻都是一双富貴眼睛容易拿不出来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併西湊的恭〻敬〻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礼親自帶了秦鐘来代儒家拜見了然後宝玉上學之日好一同入塾正是

早知日後閒爭氣　豈肯今朝錯讀書

石頭記

第九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来送上学擇日之信原来宝玉急于要和秦鍾相遇却顧不得別的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学後日一早請秦相公到我这里会齊了一同前去打發了人送了信至是日一早宝玉起来时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包好收什的停停妥妥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宝玉醒来只得伏侍他梳洗宝玉見他悶悶的因笑問道好姐姐你怎麽又不自在了难到怪我上学去丢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这是那里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子終久怎麽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时節想着書不念的时節想着家些些

别和他們一処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虽説是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
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体量襲人説
一句宝玉应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出給小子們去了學里
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里有人照顧脚炉手炉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着
他們添那一起懶賊你不説他們楽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宝玉道你放心出外
頭我自已都会調停的你們也别悶死在這屋里長和林妹〻一処去頑笑着才
好説着俱以已穿代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宝玉又去囑咐了
晴文麝月等几句方出来見賈母〻〻也未免有几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
夫人又出来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早些正在書房中与相公清
客們閒談忽見宝玉進来請安回説上学里去賈政冷笑道你 如果再提上學

両个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理仔細看站髒了我這的地
靠髒了我的門衆清客相公們都早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又如此今日世兄
一去三二年就可显身成名的了断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了天也将飯时了
世兄竟快請罷說着便有两个年老的攜了宝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宝玉的是
誰只听外面答应了两声早進来三四个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时認得是
宝玉的奶母之子名喚李貴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
什庅書到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里学了此精致的淘氣等我閑一閑先揭
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算賬嚇的李貴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有声
連連荅应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庅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
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閧然大笑起来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

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偷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学里太爺的安就說我說了什麽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荅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此時宝玉独站在院外屏声静候待他們出来便忙忙的走了李貴等一面撣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听見了不曾[沒有]可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些好体面我們这等奴才白陪着挨打受罵的從此後也可怜見些才好宝玉笑道好哥哥你别委曲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你請只求听一句半句話就有了說着又至賈母这边秦鍾已早来候着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于是二人見过辭了賈母宝玉忽想起未辭代玉因又忙至代玉房中来作辭彼时代玉才在窓下对鏡理粧听宝玉說上学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宮折桂去了我不能送你了宝

玉道好妹〻等我下了学再吃飯和胭脂膏子也等我来再製劳叨了半日方撤身去了代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么不去辞〻你宝姐〻呢宝玉笑而不答一逕同秦鍾上学去了原来这賈家之義学離此也不甚遠不过一里之遥原係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貧窮不能請師者即入此中肄業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供給銀両按俸之多寡帮助為学中之費特共举年高有德之人為塾掌專為訓課子弟如今宝秦二人来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过讀起書来自此以後他二人同来同往同坐同起愈加親密又兼賈母爱惜也時常的留下秦鍾住上三天五日与自己的重孫一般疼爱因見秦鍾不甚寬裕更又助他些〻衣履等物不上一月之工秦鍾在栄府便熟了宝玉終是不安本分之人竟一味的随心所欲因此又發了癖性又特向秦鍾悄説道咱們兩个人一様的年

紀況又是同窗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肯当不
得宝玉不依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秦鍾也得混自乱叫起来原來这
斈中虽都是本族人丁与些親戚的子弟俗語説的好一龍生九種〻〻各别
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内自宝秦二人来了都生的花朵兒
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鍾腼腆温柔未語面先紅怯〻羞〻有女兒之風宝玉又
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情性体貼話語綿纏因此二人更加親厚
也怨不得那起同窓人起了疑背地裡你言我語詬誶淫議佈滿書房内外原
来薛蟠自来王夫人処住後便知有一家斈〻中廣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動了
龍陽之興因此也假来上斈讀書不过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修礼
物与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〻兒進益只圖結交些〻契弟誰想这斈内就有好几

个小学生圖了薛蟠的銀錢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更又有兩个多情的小学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具名姓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学中都送了他兩个外号一号香憐一号玉愛雖都有窃慕之意将不利于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势不敢来沾惹如今宝秦二人一来了見了他兩个也不免繾綣羨慕亦因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举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也一般的留情与宝秦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跡每日一入学中四処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遥以心照却外面自為避人眼目不意偏又有几个滑賊看出形景来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声这也非止一日可巧这日代儒有事早已回家去了又留下一句七言对聯命学生对了明日再来上書将学中之事又命賈瑞暫且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来学中

應卯了因此秦鐘趂此和香怜擠眉弄眼遞暗号兒二人假粧出小恭走至後院說梯己話秦鐘先問他家里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背後咳嗽了一声二人唬的忙回頭看時原来是窗友名金榮者香怜有些性急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庅难到不許我兩个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难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庅故事我可也拿住了还賴什庅先得讓我抽个頭兒咱們一声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奮起来秦香二人急的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住什庅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有又拍有手笑嚷道貼的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个吃去秦鐘香怜二人又氣又急忙進去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个原来这賈瑞㝡是个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

弟們請他後又附助肖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横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来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去開一边就連金榮亦是当日的好朋友自有了香玉二人見棄于金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携帮襯之人不説薛蟠得新棄旧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帮補他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也正在醋妒他两个今見秦香二人来告金榮賈瑞心中便更不自在起来雖不好呵叱秦鐘却拿着香怜作法反説他多事自寔搶白了几句香怜反討了沒趣連秦鐘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内还説許多閑話玉愛偏又听了不忿两个人隔座咕咕唧唧的角起口来金榮只一口咬定説方才明明的撞見他两个在後院子里親嘴摸屁股两

个商議定了一对一肏搬艸棍兒抽長短誰長誰先幹金荣只頑得意乱説却不防还有别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个你道这个是誰原来这一个名喚賈薔亦係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肖賈珍过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的还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相共処寧府人多口雜那些些不得志的奴僕們耑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広小人詬誶謠諑之詞賈珍想亦風聞得些些口声不大好自己也要避些些嫌疑如今竟分与房舍命賈薔搬出寧府自去立門户过活去了这賈薔外相既美内性又聰明雖然应名来上学亦不过虚掩眼目而已仍是鬬鷄走狗賞花玩柳揔恃着上有賈珍溺爱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人誰敢来觸逆于他他既和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鐘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来报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想道金

荣賈瑞一干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向日我又与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
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待要不管如此誣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
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口声又傷不了臉面想畢也粧作出小恭走至外面悄
々的把跟宝玉的書童名喚茗烟者喚到身边如此这般調撥他几句这茗烟
乃是宝玉第一个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世事如今听賈薔說金荣如此欺負
秦鐘連他爷宝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个利害下次越發狂縱难制了这茗烟
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这个信又有賈薔助着便一頭進来找金荣也
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你是什庅東西賈薔遂跺一跺靴子故意整々衣服
看々日影兒說是时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強他只得
得隨他去了这里茗烟先一把揪住金荣問道我們肏屁股不肏屁股管你𣬶

耙相干横竪沒有你爹去就罷了你是好〻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唬的滿屋
中子弟都怔〻的痴望賈瑞忙吆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黄了臉説反了奴
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説便奪手要去抓打宝玉秦鐘二人去尚未
去時從腦後搜的一声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的幸未打着
却又打了傍人的座上这座上乃是賈蘭賈菌这賈菌亦係榮國府近派的重
孫其母亦少寡独守着賈菌这賈菌与賈蘭最好所以二人同桌而坐誰知賈
菌年紀虽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座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
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沒打着茗烟便落在他桌上正打在面前將一个
磁硯水壺打了个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攮的們这不
都動了手了麼罵着也便抓起硯磚來要打田去賈蘭是个省事的忙按住硯

極口劝道好兄弟不與偺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住便兩手抱起書匣子來照
那边掄了去終是身小力薄却掄不到那里剛到宝玉秦鐘桌案上就落了下
来只听嘩啷〻一声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等至于筆硯之物撒了一桌又把宝
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賈菌便跳出来要揪打那一个飛硯的金栄此
时随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里經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
一下乱嚷你們还不来動手宝玉还有三个小厮一名鋤薬一名掃紅一名墨
兩这三个豈有不淘氣的一齐乱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兩遂掇起一根
門閂掃紅鋤薬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攔一回这个劝一回那个
誰听他的話肆行大鬧衆頑童也有趂勢帮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胆小藏
在一边的也有直立在桌上拍着手兒乱笑喝着声兒叫打的登时間鼎沸起

来外边李貴等几个大僕人听見里边作起反来忙都進来一齊喝住問是何原故衆声不一这一个如此説那一个又如彼説李貴且喝罵了茗烟四个一頓攆了出去秦鐘的頭上早撞在金荣的板上打起一層油皮宝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柔呢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来我去回太爷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説別的守礼来告訴瑞大爷、：反倒派我們的不是听着大家罵我們还調唆他們打我們茗烟連秦鐘的頭也打破这还在这里念什庅書茗烟他也是為有人欺負我的不如散了罢李貴功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爷既有事回家去了这会子為这点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倒显的咱們没理依我的主意那里的事情那里了結好何必去驚動他老人家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太爷不在这里你老人家就是這学里的頭脑了衆人看着你行事衆人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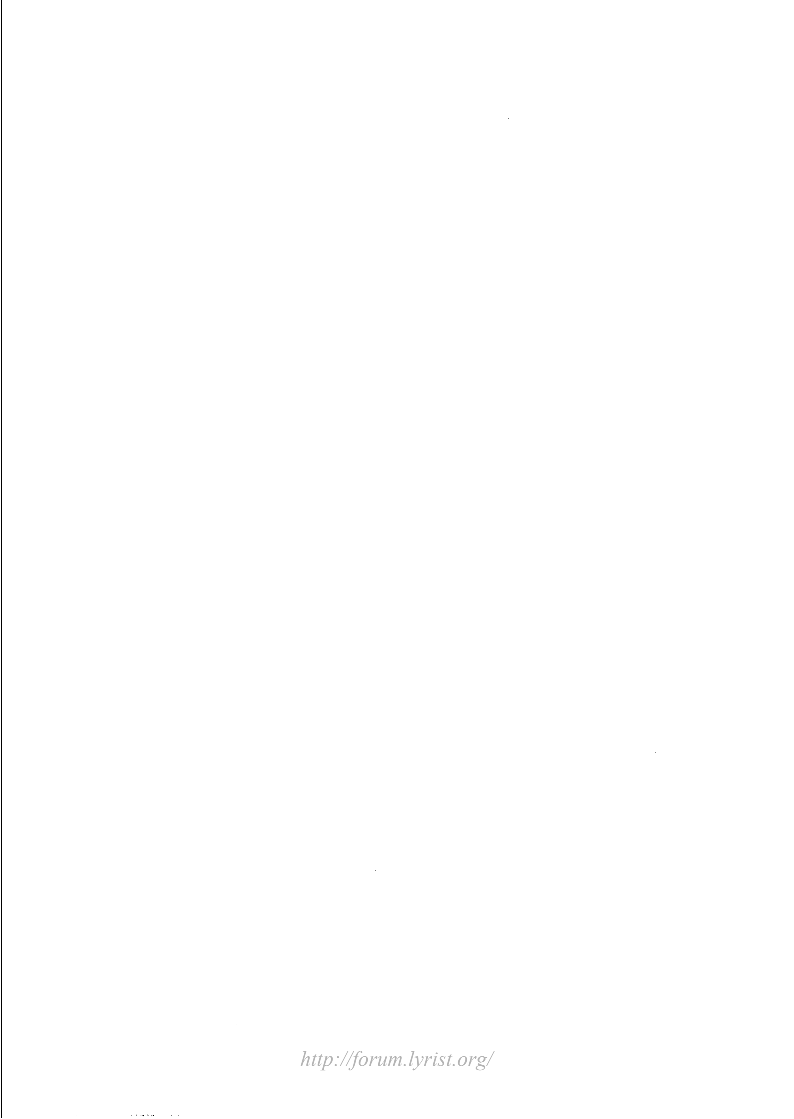
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閙到这步田地还不管賈瑞道我吆喝着
都不听李貴笑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經所以这
些兄弟才不听就閙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是脱不过的还不快作主
意撕羅開了罢宝玉道撕羅什庅我必是回去的秦鐘哭道有金荣我是不在
这里念書的宝玉道这是為什庅难道有人家来的偺們到来不得我必回明
白衆人撵了金荣去又問李貴金荣是那一房的親戚李貴想了一想道也不
用問了若問起那一房的親戚更傷了兄弟們的和氣茗烟在窓外道他是東
胡同子里璜大奶〻的侄兒那是什庅硬正仗腰子的也来唬我們璜大奶〻
是他姑娘你那姑媽只会打旋磨子給我們璉二奶〻跪着借当頭我眼里就
看不起他那樣的主子奶〻李貴忙断喝不止說偏你这小狗肏的知道有这些〻

蛆嚼宝玉冷笑道我只当是誰的親戚原来是璜嫂子的侄兒我就去問〻他
來說着便要走叫茗烟進来包書茗烟包着書又得意道爷也不用自己去見
等我到他家就說老太〻有說的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拉進去当着老太〻
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捶了你然後再回
老爷太〻就說宝玉〻全是你調唆的我这里好容易劝哄好了一半了你又来
生个新法子你鬧了学堂不說变法兒壓息了才是到要往大里鬧茗烟方不敢
作声兒了此时賈瑞也怕鬧大了自己也不干凈只得委曲着来央告秦鍾又
央告宝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来宝玉說不回去也罢了只叫金荣賠不是便
罢金荣先是不肯後来禁不得賈瑞也来逼他去賠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劝金
荣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这樣怎得了局金荣強不得只得与秦鍾作了揖宝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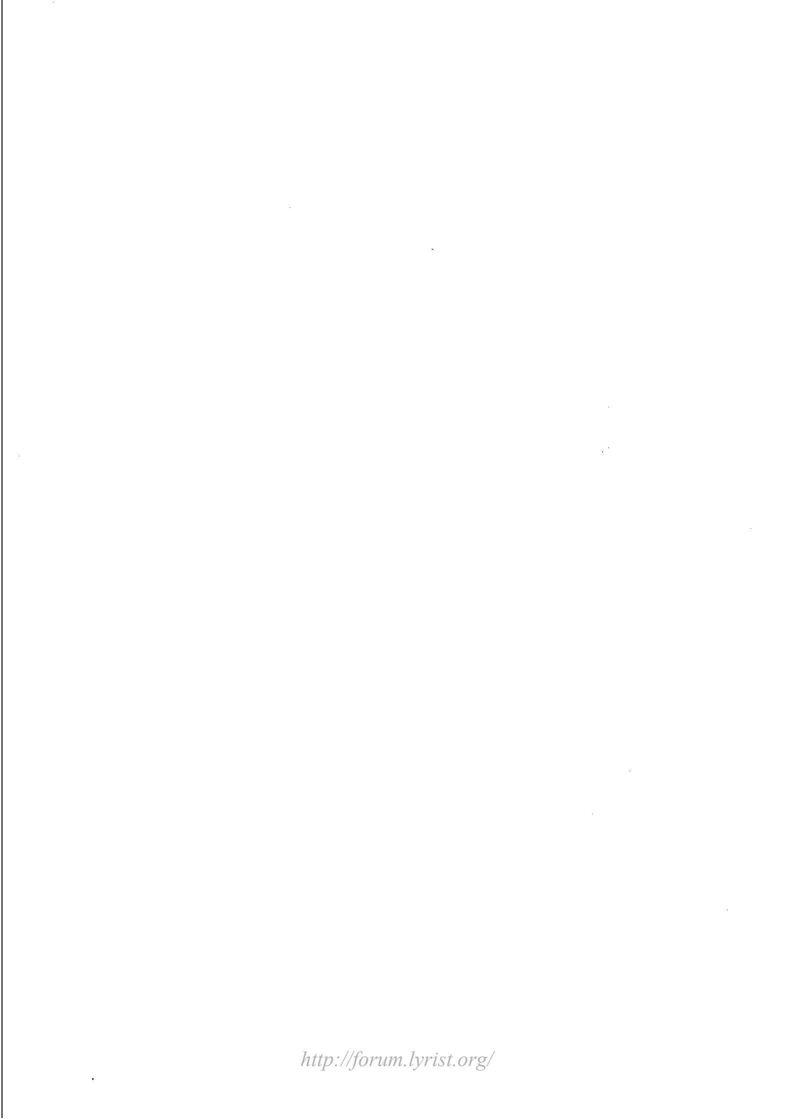
玉还不依偏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暂息此事又悄悄的劝金荣說俗語說的好

杀人不过頭点地你既惹出事来少不得下点氣兒磕个頭就完事了金荣無

奈只得進前来与宝玉磕頭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十四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荣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陪了不是給秦鐘磕了頭宝玉方才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荣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鐘不过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宝玉和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様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没的說他素日又和宝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的撞在我眼睛里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麽不成他母親胡氏听見他咕咕嘟嘟(唧唧)的說因問道你又要增(做)什麽閑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千方百計的才向他們

西府里的璉二奶〻跟前說了你才得了这个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偺們家里还有力量請的起先生况且人家学里茶也是現成的飯也是現成的你这二年在那里念書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来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不是因你在那里念書你就認得什庅薛大爺了那薛大爷一年不給〻〻这二年也帮了偺們有七八十两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这个学房再要找這庅个地方我告訴你說罢比登天的还难呢你給我老〻寔〻的頑一会子睡你的覺去好多着呢于是金荣忍氣吞声不多一时他自去睡了次日仍旧上学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聘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唤賈璜但其族人那里皆能像寧荣二府的富势原不用細說这賈璜夫妻守着些小的產業又时常到寧荣二府里去請〻安又会奉承鳳姐兒并尤氏所

以所鳳姐兒尤氏也时常資助〻〻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
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个婆子坐上車来家里走〻瞧〻寡嫂並侄兒閑話之
間金荣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学房里的那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
小姑子說了这璜大奶〻不听則已听了一时怒從心上起說道这秦鐘小崽
子是賈門的親戚难道荣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都别特势利了况且都作的
是什庅有臉的好事就是宝玉也犯不上向着他到这个樣等我去到東府瞧
〻我們珍大奶〻再向秦鐘他姐〻說〻叫他評〻这个理这金荣的母親听
了这話急的了不得忙說道这都是我的嘴快告訴了姑奶〻了求姑奶〻别
去别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起来怎庅在那里站得住若是站不住家里不
但不能請先生反到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来呢璜大奶〻听了說道那里

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劝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
就坐上往寧府里來到了寧府進了車門到了東边小角門前下了車進去見
了賈珍之妻尤氏也未敢氣高殷〻勤〻叙过寒温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
怎麼沒見蓉大奶〻尤氏說道他这些日子不知是怎麼着經期有两个多月
沒来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两日到了下半天就懶待動說話也懶待
眼神也發眩我說他你且不必拘礼早晚不必照例上来你就好生養〻罢就
是有親戚一家兒来有我呢就有長輩們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
咐了我說你不許累（勒）掯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静〻的養〻就好了他要想什
麼吃只管到我这里取来倘或我这里沒有只管望你璉二嬸子那里要去倘
或他有个好合歹你再要娶这麼一个媳婦这麼个模樣兒这麼个性情的人

兒打省灯籠也沒地方找去他这為人行事那个親戚那个一家的長輩不喜欢他所以我这两日好不煩心焦的我了不得偏〻今日早晨他兄弟来瞧他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〻身上不大爽快就有事也不当告訴他别說是这应一点子小事就是你受了一万分的委曲也不該向他說才是誰知他們昨兒学房里打架不知是那里附学来的一个人欺負了他了里頭还有些〻不乾不净的話都告訴了他姐〻婶子你是知道那媳婦的虽則見了人有說有笑会行事兒他可心細心又重不拘听見个什应話兒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才罢这病就是打这个秉性上頭思慮出来的今兒听見有人欺負了他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群混賬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調三惑四的那些〻人氣的是他兄弟不学好不上心念書以致如此学里吵鬧他听了这

事今日索性連早飯也沒吃我听見了我方到他那边安慰了他一会子又劝
觧了他兄弟一会子我叫他兄弟到那边府里找保玉去了我才看着他吃了
半盞燕窝湯我才过来了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况且如今又沒个好大夫
我想到他这病上我心里到像針扎是的你們知道有什庅好大夫沒有金氏
听了这半日話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唬的都
丢在爪哇國去了听見尤氏問他有知道的好大夫的話連忙荅道我們这庅
听着实在也沒見人說有个好大夫如今听起大奶奶这个来定不得还是喜
呢嫂子到别教人混治倘或認錯了这可是了不得的尤氏道可不是呢正是
說話間賈珍從外進来見了金氏便向尤氏問道这不是璜大奶奶金氏向
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道讓这大妹妹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就过

那屋里去了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說：秦鐘欺負了他兄弟之事听見秦氏病不但不能說亦且不敢提了况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狠好反轉怒為喜又說了一会子話兒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过来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来有什庅說的事情庅尤氏荅道到没說什庅一進来的时候臉上到像有些着了惱的氣色是的及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这病他到漸：的氣色平定了你又叫讓他吃飯他听見媳婦这庅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了几句閒話兒就去了到没求什庅事如今且說媳婦这病你到那里尋一个好大夫来与他瞧：要緊可別躭悮了現今偺們家走的这羣大夫那里要得一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氣兒人怎庅說他也添几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个人一日輪流着到有四五遍来看脉他們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吃了也不見效

到美得一日換四五遍衣裳坐起来見大夫其實于病人無益賈珍說道可是
这孩子也糊塗何必脫〻換〻的倘再着了凉更添一層病那还了得衣裳任
憑是什庅好的可又值什庅孩子的身子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
什庅我正進来要告訴你方才馮紫英来看我他見我有些抑欝之色問我是
怎庅了我才告訴他說媳婦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因為不得个好太醫
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碍無妨碍所以我这兩日心里着實着急馮紫
英因說起他有一个幼时從学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学問最淵博的更兼醫理
極深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来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这庅
看来正是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里除災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
請去了今日倘天晚了若不能来明日想来一定来況且馮紫英又即刻回家

親自去求他務必叫他来瞧〻等这个張先生来瞧了再說罷尤氏听了心中
甚喜因說道後日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庅辦賈珍說道我方才到了太爺那
里去請安兼請太爺来家来受一受一家子的礼太爺因說道我是清净慣了
的我不愿意往你們那是非塲中去閙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
受衆人些〻頭莫过你把我從前註的陰隲文給我令人好〻的寫出来刻了比
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还強百倍呢倘或後日这兩日一家子要来你就在家
里好〻的欵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庅東西来連你後日也不必来
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要来又跟随多少人閙
我〻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又說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来昇来吩咐
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人叫了賈蓉来吩咐来昇照旧例預備兩日的

筵席要豊〻富〻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去請老太〻大太〻二太〻和你璉
二嬸子来逛〻你父親今日又听見一个好大夫業已打發人請去了想必明
日必来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〻的告訴他賈蓉一〻的答应自出去
了正遇着方才去馮紫英家請那〔張〕先生的小子回来了因回道奴才方才到了
馮大爺家拿了老爺的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才這里大爺也向我
說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
府上也不能看脉他說等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他醫学淺薄本不
敢当此重薦因我們馮大爺和府上的大人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
替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實不敢当仍叫奴才拿回来了哥兒替奴
才回一声兒罷賈蓉轉身復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出来叫了來昇來吩

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昇听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

間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昨承馮大爺

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之至小弟不勝欣仰張先生道晚生粗

鄙下士本知見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

命但毫無實學倍增顏汗賈珍道先生何必过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

仗高明以釋下怀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賈蓉居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

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内的病說一說再看脉

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的意思竟先看过脉再說的為是我是初造尊府的本

也不曉得什麽但是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过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

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說的是不是再將這些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

一个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时大爷再定奪賈蓉道先生寔在高明如今恨相見
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
們捧过大迎枕来一面給秦氏拉着袖口露出脉来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
上調息了至数寧神細胗了有半刻的工夫方换过左手亦復如是胗畢脉息
說道我們外边坐罢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間房里床上坐下一个婆子端了
茶来賈蓉道先生請茶于是陪先生吃了茶遂問道先生看这脉息还治得治
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这脉息左寸沉数右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需
而無神其左寸沉数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滞血虧右寸
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需[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治心氣虛
而生火者应現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滞者必然肋下疼脹月信过

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时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
土被肝木剋制者必然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这脉息应当有
这些症候才对或以这个脉為喜脉則小弟不敢從其教也傍边一个貼身扶侍
的婆子道何嘗不是这樣呢真正先生說的如神到不用我們告訴了如今我
們家里現有好几位太醫老爺瞧着呢都不能的当真切的这庅說有一位說
是喜有一位說是病这位說不相干那位說怕冬至捴沒有个准話兒求老爺
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笑道大奶奶这个症候可是那衆位躭擱了要在初次
行經的日期就用藥治起来不但斷無今日之患而且此时已全愈了如今既
是把病躭悮到这个地位也是应有此灾依我看来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
我的藥看若是夜里睡的着覚那时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这脉息大奶

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聰明特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特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〻從前的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荅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長过先生听了道妙啊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彀以養心調經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箇水虧木旺的症候來待用藥看〻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二錢　白朮土炒二錢　雲苓三錢　熟地四錢　歸身酒洗二錢

白芍炒二錢　川芎錢半　黃芪三錢　香附米製二錢　醋柴胡八分

懷山藥炒二錢　真阿膠蛤粉炒二錢　延胡索酒炒錢半　炙甘草八分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　紅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狠还要請教先生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〻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〻是不相干的揔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个聪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于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将这藥方子並脉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說道從来大夫不相他說的這庅痛快想必用的藥也不錯賈珍道人家原不是混飯吃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子英我們好他好容易求了他来了既有这个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斤好的罢賈蓉听畢話方出来吽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势如何下

回分解

石頭記

第十一回至二十四回

脂硯齋九四閱評過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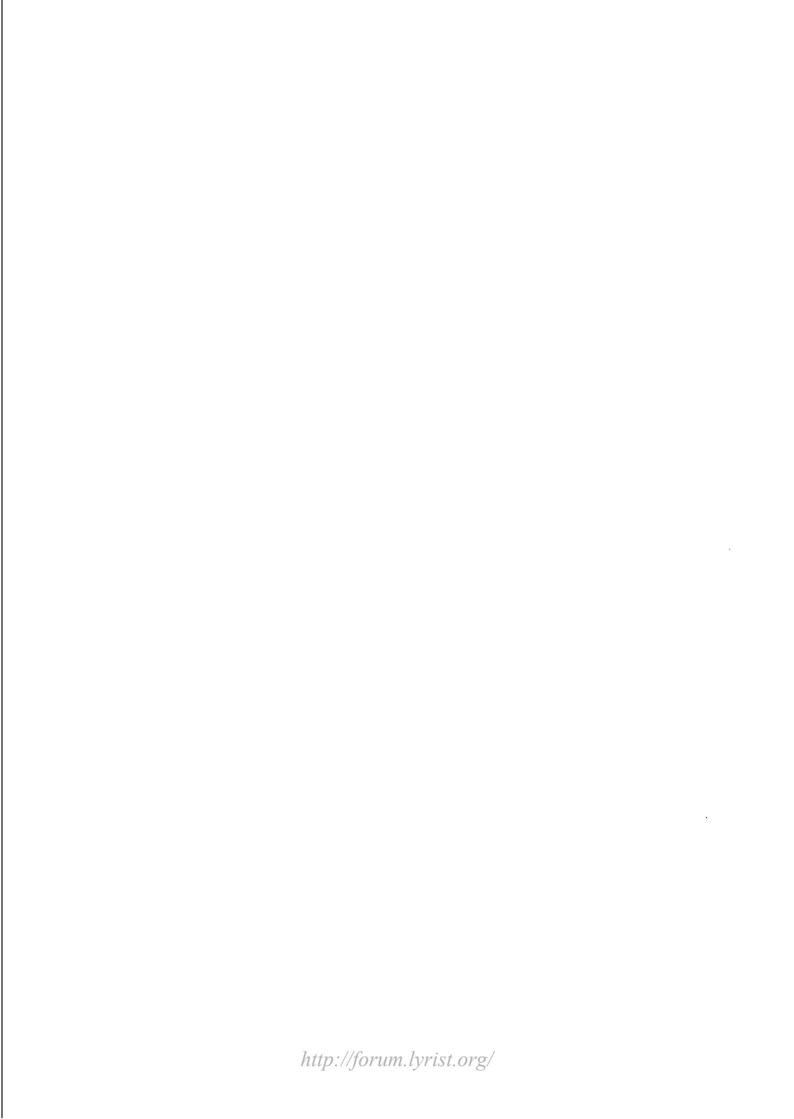
林儒海捐館楊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王鳳姐弄權鉄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代玉俏語謔嬌音





此回可卿夢阿鳳蓋作者大有深意存焉可惜生不逢時奈何〻〻
然必寫出自可卿之意也則又有他意寓焉
榮寧世家未有不尊家訓者雖賈珍當奢豈明逆父
哉故寫敬老不管然後姿意方見筆〻周到

詩曰

一步行來錯　回頭已百年
古今風月鑑　多少泣黃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説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将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些的果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等與賈敬送去向賈蓉説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礼來你説我父親遵太爺的話未敢來在家里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礼了賈蓉听罢即率領家人去了這里漸〻的就有人來了先是賈璉賈薔到來先看了各処的座位并問有什么頑意兒没有家人答道我們爺原算計請太爺今日来家来所以並未敢預偹頑意兒前日听見太爺又不来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档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里戲台上預



倚着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宝玉都来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
已先在这里呢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親自遞了茶因說道
老太〻原是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这樣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但是这
個時候天氣正凉爽滿園的菊花又盛開請老祖宗过来散〻悶看着衆兒孫
熱鬧〻〻是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肯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
說道老太〻昨日还說要来着呢因為晚上看着宝兄弟他們吃桃兒老人家
又嘴饞吃了有大半个五更天的時候就一連起來了两次今日早晨畧覺身
子倦些因叫我回大爺今日断不能来了說有好吃的要几樣还要狠爛的賈
珍听了咲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個原故若是这麽着
就是了王夫人道前日听見你大妹〻說蓉哥兒媳婦兒身上有些不大好到

底是怎庅樣尤氏道他这個病的也奇上月中秋还跟着老太々太々們頑了
半夜回家來好々的到了二十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也懶待吃東西這將近有
半個多月了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邢夫人接着說道別是喜罢正說着外頭
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子的爺們都來了在厛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
這里尤氏方說道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薦了他從學過的一
個先生醫道狠好瞧了說不是喜竟是狠大的一個症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
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畧好些別的仍不見怎庅樣大見効鳳姐兒道我說他不
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的日子再也不肯不扎掙着上來尤氏道你是初
三日在這里見他的他強扎掙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他才
戀々的捨不得去鳳姐兒听了眼圈兒紅了半天半日方說道真是天有不測

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这个年紀倘或就因這个病上怎広様了人还活着有甚
広趣兒正説話間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前都請了安方回尤氏
道方才我去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中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
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並未敢來太爺听了甚喜歡說這才是吽告訢父親
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〻們吽我好生伺候叔〻嬸子們並哥〻們还說那陰
隲文吽急〻的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会子
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住你媳婦
今日到底是怎広着賈蓉皺〻眉說道不好広嬸子回來瞧〻去就知道了于
是賈蓉出去了这里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〻們在这里吃飯阿还是在
园子里吃去好小戲兒現預備在园子里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我們索性吃

了飯再過去罷也省好些事邢夫人道很好于是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送飯来門外一齊答應了一声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一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了坐他與鳳姐兒宝玉側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来原為給大老爺拜壽这不竟是我們来過生日来了麽鳳姐兒說道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經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麽一說这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的滿屋裡的人都笑起来了于是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畢飯漱了口净了手綫說要往園子里去賈蓉進来向尤氏說道老爺們並衆位叔叔哥哥兄弟們也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里有事二老爺是不愛听戲又怕人鬧的慌都綫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都被璉二叔並薔兄弟都讓過去听戲去了方綫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

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
持了名帖送壽礼來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賬房里了礼单都上上檔子了老
爺的領謝的名帖都交給各來人了各來人也都照旧例賞了衆來人都讓吃
了飯纔去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嬸子都過园子里坐省去罢尤氏道也是
纔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説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兒媳婦我再過
去王夫人道很是我們都要去瞧瞧他到怕他嫌鬧的慌説我們問他好罢尤
氏道好妹妹媳婦听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园子里
來宝玉也跟了鳳姐兒去瞧秦氏去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去罢那是姪兒媳
婦于是尤氏請了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过会芳园去了鳳姐兒宝玉方
合賈蓉到秦氏這边來了進了房門悄悄的走到裡間房門口秦氏見了就要

跕起来鳳姐兒說快別起来看起猛了頭暈於是鳳姐兒就緊走了兩步拉住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〻怎広几日不見就瘦的這広着了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宝玉也問了好坐在对面椅子上賈蓉叫快到茶来嬸子合二叔在上房还未喝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強笑道这都是我没福这樣人家公〻婆〻當自己的女孩兒似的待嬸娘的姪兒雖說年輕却也是他敬我我敬他從来没有紅过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嬸子到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無不合我好的这如今得了这个病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没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順一天就是嬸娘这樣疼我〻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着未必熬的过年去呢宝玉正眼瞅着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的

對聯不覺想起在这里睡晌覺梦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自出神听得秦
氏説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知不覺就流下来了鳳姐兒心中雖十
分难过但恐怕病人見了衆人这个樣兒反添心酸到不是来開導劝解的意思
了見宝玉这个樣子因説道寶兄弟你特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这么
説那里就到得这個田地了況且能多大年紀的人畧病一病兒就这么想那
么想的這不是自已到給自已添病了么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别的只是
吃得些飲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宝兄弟太太叫你快過去呢你别在這里只
管這么看到招的媳婦也心里不好太太那里又掂着你因向賈蓉説道你先
同你宝叔叔過去罢我还畧坐一坐兒賈蓉听説即同宝玉过会芳园来了這
里鳳姐兒又劝解了秦氏一番又低低的説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

請了兩三遍鳳姐兒才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罷我再来看你合該你這病要好所以前日就有人荐了這個好大夫来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咲道任憑神仙也罢治得病治不得命嬸子我知道我這病不過是挨日子鳳姐兒說道你只管这庅想着病那里能好呢摠要想開了才是况且听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呢偺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这也难說了你公〻婆听見治得好你别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斤也能彀吃的起好生養着罢我过园子里去了秦氏又道嬸子恕我不能跟过去了闲了时候还求嬸子常过来瞧〻我偺們娘兒們坐〻多說几遭話兒鳳姐兒听了不觉得又眼圈兒一紅遂說道我得了闲兒必常来看你于是鳳姐兒带領跟来的婆子了頭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繞進园子的便門来但只見

黄花滿地白柳横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疎林如画西風乍緊初雲鶯啼煖日當暄又添蛩語遥望東南建几処依山之榭縱观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耳則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韵致

鳳姐兒正自看園中的景致一步步行来讚賞猛然從假山石後走过一个人来向前对鳳姐兒説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然見了将身子望後一退説道这是瑞大爷不是賈瑞説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不是我是誰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不想到是大爷到这里来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我方才偷出了席在这个清净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也從这里来这不是有緣庅一面説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着鳳姐兒鳳姐兒是个聪明人

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因向賈向（瑞）假意含笑道怨不得你哥〻時常提你說你很好今日見了听你說这几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这会子我要到太〻們那里去不得合你說話兒等閑了咱們再說話兒罢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請安又恐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兒假意笑道一家子骨肉說什庅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听了这話再不想到今日得这個奇遇那神情光景亦發不堪难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入席去罢仔細他們拿住罰你酒賈瑞听了身上已木了半边慢〻的一面走着一面回过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脚步放遲了些兒見他去遠了心里暗忖道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里有这樣禽獸的人呢他如果如此几时叫他死在我的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于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过了一重山坡見

兩三個婆子慌〻張〻的走來見了鳳姐兒㕥説道我們奶〻見二奶〻只是
不來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〻來了鳳姐兒説道你們奶〻就是这
麼急脚鬼是的鳳姐兒慢〻的走着問戲唱了几出（齣）了那婆子回道有八九出（齣）
了説話之間已來到了天香楼的後門見宝玉和一羣了頭們（在）那里頑呢鳳姐
兒説道宝兄弟別特淘氣了有一個了頭説道太〻們都在楼上坐着呢請奶
奶就從这边上去罢鳳姐兒听了疑（款）步提衣上了楼見尤氏已在楼梯口等着
呢尤氏㕥説道你們娘兒兩個特好了見了面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合
他住着罢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于是鳳姐兒在邢王二夫人前告了坐尤氏
的母親前周旋了一遍仍同尤氏坐在一桌上吃酒听戲尤氏叫拿戲单來讓
鳳姐兒点〻戲鳳姐兒説道太〻們在这里我如何敢点〻邢夫人王夫人説道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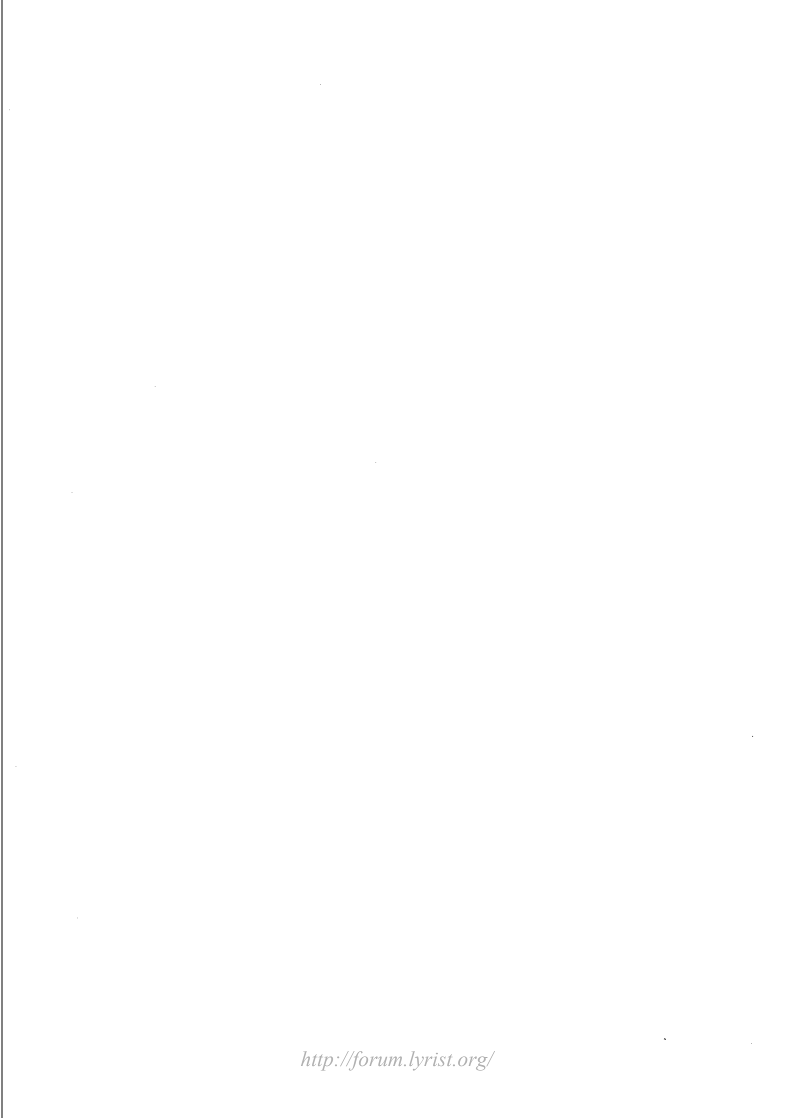
們合親家太〻都点了好几出了你点两出好的我們听鳳姐兒立起身來答
應了一声方接过戲单從頭一看点了一出还魂一出談詞遞过戲单去說現
在唱的这双官誥唱完了再唱这两出也就是时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
該趁早叫你哥〻嫂子歇〻他們又心里不靜尤氏說道太〻們又不常过來
娘兒們多坐一会子去才有趣兒天还早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楼下一看說
爷們都往那里去了傍边一個婆子道爷們才到凝曦軒代了打十番的那里
吃酒去了鳳姐兒說道在这里不便易背地里又不知幹什么去了尤氏咲道
那里都像你这么正經人呢于是說〻咲〻点〻的戲都唱完了方才撤下酒席
摆上飯來吃畢大家才出园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方才叫預备車向尤氏
的母親告了辞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下婆子媳婦們方送出來賈珍率領衆

子侄都在車傍侍立等候着呢見了邢夫人王夫人道二位孀子明日还过來瞧瞧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日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歇歇罷于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猶不時拿眼睛覷着鳳姐兒賈珍等進去後李紈才拿过馬來宝玉騎上随了王夫人去了这里賈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侄吃過了晚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兒不時親自來看秦氏秦氏也有几日好些也有几日仍是那樣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几次偏都遇見鳳姐兒往寧那边去了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几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几日也沒見添病也不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这个症候遇着这樣大節不添病就有好大的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个孩子要是有些原故可不

叫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叫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两个也好了一場明日大
初一过了明日你後日你再去看一看他去你細〻的瞧〻他那光景倘或好
些兒你回来告訴我〻也喜歡〻〻那孩子素日愛吃的你也常叫人做些〻給
他送過去鳳姐兒一〻的答應了到了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看見秦氏
的光景雖未甚添病但是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干了于是合秦氏坐了半日
說了些閑話兒又將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遍秦氏說道好不好春天就知
道了如今現过了冬至又沒怎么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嬸子回老太〻放
心罷昨日老太〻賞的那枣泥餡的山藥糕我到吃了两塊到像尅化的動似
的鳳姐兒說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〻那里瞧〻就要赶着回去回老
太〻的話去秦氏道嬸子替我請老太〻太〻安罷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

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这寔在没法兒了你也該将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也該料理〻〻冲一冲也好尤氏道我也叫人暗〻的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暫且慢〻的辦罢于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会子話兒說道我要回去回老太〻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緩〻的說别唬着老太〻鳳姐兒道我知道于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了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兒媳婦請老太〻安給老太〻磕頭說他好些〻了求老祖宗放心罢他再畧好些还要給老祖宗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麼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还好呢賈母听了沉音了半日因向鳳姐兒說你換〻衣服歇〻去罢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将烘的家常的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道家里没有什

庅事庅平兒方端了茶来遞了過去說道没有什庅事就是那三百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来我收了再有瑞大爷使人來打听奶〻在家没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听了哼了一声說道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来了怎庅樣平兒因問道这瑞大爷是因什庅只管来鳳姐兒遂將九月里寧府園子里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〻〻說道癩蛤蟆想天鵝肉吃没人倫的混賬東西起这个念頭叫他不淂好死鳳姐兒道等他来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賈瑞来时作何光景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如饱）鳳姐急命快請進來（立意追命）賈瑞見往里讓心中喜出往外急忙進來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慇勤讓茶讓坐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亦發酥倒因餳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麼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麼原故賈瑞笑道別是路上有人絆住了脚了捨不得回來也未可知鳳姐道也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如聞其聲）嫂子這話說錯了我就不這樣（漸漸入港）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几個呢十個里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听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天天

（勿作正面看為幸　時笏）

也悶的狠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解〻悶兒賈瑞咲道我到天〻閑

着天〻过来替嫂子解〻閑悶可好不好鳳姐咲道你哄我呢你那里肯往我

这里来賈瑞道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點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

子是個利害人在你跟前也點也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最是個

有說有咲極疼人的奇妙我怎庅不来死这到不假了也愿意鳳姐咲道果然你是個明白

人比賈蓉兩個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里明白誰知反文着眼竟是兩個

胡塗虫一點不知人心賈瑞听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由不得又往前湊

了一湊覷着眼看鳳姐帶的荷包然後又問帶着什庅戒指鳳姐悄〻道放尊

重着別叫丫頭們看了咲話賈瑞如听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咲道你

該走了叫去正是叫来也　賈瑞說我再坐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又悄〻的道大

先寫穿堂只知房舍之大豈料有許多用處

天白日人来人往你就在這里也不方便你且去等着晚上起了更你来悄悄
的在西边穿堂兒等我賈瑞听了如得珍宝忙問道你別哄我但只那里人过
的多怎庅好躲的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兩边門一
関再沒別人了賈瑞听了喜之不禁（盡）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内已（未必）為得手盼到晚
上果然黑地里摸入榮府趁掩門时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往賈母那边
去的門户已鎖倒只有向東的門未関賈瑞側耳听着半日不見人来忽听喀（各）

平平略施小計

噔一声東边的門也倒関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声只得悄悄的出来將門撼了
撼関的鉄桶一般此时要求出去亦不能勾南北皆是大房墻要跳亦無攀援
這屋内又是过門風（堂風又大）空落落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凛凛侵肌裂骨一夜
幾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辰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去又叫（開）

可為偷情一戒

西門賈瑞聽的背着臉一溜烟抱着肩跑了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一逕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悞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里想到這段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了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亦該打何況是撒謊因此發恨到底打了三四十板不許吃飯令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的工課來方罷賈瑞直凍了一夜今又遭了苦打且餓着肚子跪着在風地里讀文章其苦萬狀（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此時賈瑞前心猶是未改再想不到是鳳姐捉弄他過後兩日得了空便仍來找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

教訓最嚴奈其心何一嘆

展拍美笑不發一筆不肯

世人萬萬想不到況乎老學究乎

處處点父母痴心子孫不肖此書係自愧而成

四字

苦海無边回頭是岸若個能回頭也嘆嘆

是岸邊亡根

壬午春　畸笏

賈瑞急的賭身發誓鳳姐因見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故又

（阿鳳身分勿得輕ゝ看過）

（可謂因人而使）

（四字是作者明）

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里了你在我這房後小过道子里那間空屋里等

我可別冒撞了（伏的妙）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可哄你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來（緊一句）

來ゝ死也要來（不著）鳳姐道这会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未必）

（四字用得新必巧新文字好看）

鳳姐在这里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里親戚又

來了（專能忙中寫閑狡猾之甚）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灯时候又等他祖父安歇了

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里來等着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只是干轉左

等不見人影右聽也沒声响（真到了）心下自思別是又不來了又凍我一夜不成正自

胡猜只見黑魆ゝ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想一）意定是鳳姐不管皂白餓虎一般等

那人剛至門前便如猫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抱到屋

調戲還有
敢一笑

里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里親娘親爹的乱叫起来那人只（好極）不作声賈瑞拉了自己褲子硬幇幇的就想頂入（奶到矣）忽見灯光一閃只見賈薔舉着個拈子照道誰在屋里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臊我呢賈瑞一見却是賈容絕奇（蓉真）真燥的無地可入不知要怎麼樣纔好回身就要跑被賈薔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璉（好題目）二嬸已經告道（到）太太跟前說你無故調戲他他暫用了個脫身計哄你在那邊等着太太（好大題目）氣死過去因此叫我來拿你剛纔你又攔住他沒的說跟我去見太太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只說沒有見我明日我重重的謝你賈薔道你若謝我放你不值什麽只不知你謝我多少况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来賈瑞道如（此知字不活一嘆）何落紙呢賈薔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賬目借頭家銀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只是此時無紙筆賈薔道這也（容）易與說罷

翻身出来紙筆現成（二字妙）拿来賈瑞寫他兩作好作歹只寫了五十兩然後画了押賈薔收起来然後撕邏賈蓉〻〻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評理賈瑞急的至於叩頭賈薔作好作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薔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擔着不是（又生波瀾）老太〻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难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走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完了等我們先去哨探〻〻再来領你這屋（子）你還藏不得少時就来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拉着賈瑞仍息了燈（未必如此収場）細出至院外摸着大台磯底下說道這窩兒里好你只蹲着別哼一声我們来再動說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由已只得蹲在那里心下正盤筭只听頭頂上一声响唶拉〻一净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来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賈瑞掌不住噯喲了一声

瑞奴定當如是報之

此一節可入西廂記批評内十大快中　畸笏

此刻还不回頭真自尋死路矣

忙又掩住口更奇不敢声張滿頭滿臉渾身皆是尿屎冰冷打戰只見賈薔跑来
（全用西廂記改換文字權寓方是石頭記筆力）
叫快走快走賈瑞如得了命三步両步從後門跑到家里天已三更只得叫門
開門人見他這般景况問是怎的少不得扯謊説黑了失脚掉在茅厠里了一
面到了自己房中便衣洗濯心下方想到是鳳姐頑他因此發一回恨再想〻
鳳姐的模樣兒又恨不得一時摟在怀内一夜竟不曾合眼自此滿心想鳳姐
（慾根未斷 評）
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両個常〻的来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
且难禁更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来歲人尚未娶親迩来想着鳳
姐未免有那指頭告了消乏等事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寫得歷〻病源如何不死病因此三五
（所謂步〻緊）
下里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内發膨脹口中無滋味脚下如綿眼中似醋黑
夜作焼白晝常倦下溺連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
（關捷之至）

能支持一頭失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亂説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説得有趣）倏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因後來吃獨參湯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來尋王夫人命鳳姐秤二兩給他（王夫人之慈若是）鳳姐回説前兒新近都替老太々配了藥那整的太々又説留着送楊提督的太々配藥偏生昨兒我已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偺們這邊没了你打發個人往你婆々那邊問々或是你珍大哥々那府里再尋些來湊着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處（夾寫王夫人）鳳姐聽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得將些渣末泡鬚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説太々送來的再也没了然後回王夫人只説都尋了來共湊了有二兩送去（然便有二兩獨參湯賈瑞固亦不能微好又豈能望好但鳳姐之毒何如是瑞之自失也）

與紅樓夢幻呼應

那賈瑞此時要命心甚（的）（勝）無藥不吃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自甄士隱隨君一去別來無恙否）來化齋口稱專治冤業之症賈瑞偏生在內就聽見了直着聲叫喊（如聞其声吾不忍聽也）說快請進那位菩薩來救我一面在枕上叩首（如見其形吾不忍看也）眾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人之將死其言也哀作者如何下筆）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你々天々看時此命可保矣說畢從褡褳中（妙極此褡連猶是士隱所搶背者乎）取出一面鏡子來（凡看書人從此細心體貼方許你看否則此書哭矣）兩面皆可照人（此書表裡皆有喻也）鏡把上面鏨着風月寶鑑四字（明點）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幻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言此書原係空虛幻設）專治邪思妄動之症（畢真）有濟世保生之功（畢真）所以帶他到世上單與那些聰明傑俊風雅王孫等看照（所謂無能紈袴是也）千萬不可照（誰人識乃此句）正面（觀者記之不要看這書正面方是會看者）只照他的背面（記之）要緊々々

三日後吾来收取管叫你好了說畢佯常而去衆人苦留不住賈瑞收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到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拿起風月鑑来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裡面（所謂好知青塚骷髏骨就是紅樓掩面人是也作者好苦心思）唬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賬如何嚇我我到再照照正面是什麽想着又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裡面招手叫他（可怕是招手二字）（奇絕）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的覺得進了鏡子（寫得奇峭真好筆墨）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来到了床上噯喲了一声一睜眼鏡子從手裡弔過来仍是反着立着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来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来只見两個人走来拿鉄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所謂醉生夢死也）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可憐大衆齊来看此）只說這句就再不能說話了傍

此段有藝藝雖諺語可以喚醒後人謂之爲傳奇誰曰不宜　鑑堂識

邊伏侍賈瑞的衆人只見他先還拿着鏡子照落下来仍睜開眼拾在手内末後鏡子落下来便不動了衆人上来看〻已沒了氣身子底下冰清漉一大灘精這緩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来大罵道士是何妖鏡此書不免腐儒一誚若不早燬此物九野史俱可燬獨此書不可燬遺害于世不小腐儒遂命駕火来燒只聽鏡内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已以假為真何苦来燒我觀者記之正哭着只見那跛足道人從外面跑来喊道誰毀風月鑑吾来救也說着直入中堂搶入手内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喪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灵于鐵檻寺所謂鉄門限是也先安一開路道之人以俻秦氏仙柩有方也日後帶回原籍當下賈家衆人齊来弔問榮國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亦是二十兩寧國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別者族中貧富不等或三兩五兩不可勝數另有各同窓家分資也湊了二三十兩代

儒家道雖然淡薄到也豐〻富〻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儒海的書信寄

來却為身染重疾寫書特來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

忙的打點代玉起身宝玉大不自在争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勸于是賈母定

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纏不消煩說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

日期賈璉與林代玉辭別了同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且聽

下回分解

此回忽遣代玉去者正為下回可兒之文也若不遣去只寫可兒阿鳳等人

却置代玉于榮府成何文哉固必遣去方好放筆寫秦方不脫髮况

代玉乃書中正人秦為陪客豈因陪而失正耶後大觀園方是宝玉

宝釵代玉等正緊文字前皆係陪襯之文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国府

話説鳳姐兒自賈璉送代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兒説笑一回就胡乱睡了（胡乱二字奇）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灯下擁炉倦綉早命濃薰綉被二人睡下屈指筭行程該到何處（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是也）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来含笑説道嬸子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嬸子故来別你一別还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訴嬸子別人未必中用（一語貶尽賈家一族空頂冠束帶者）鳳姐听了恍惚問道有何心愿你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嬸〻你是個脂粉隊

倘或二字酷肖婦女口氣

樹倒猢猻散之語今猶在耳屈指卅五年矣哀哉傷哉寧不痛殺

里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〻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〻揚〻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旧族了鳳姐听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子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能可保常的但于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謂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都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後日可保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粮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趂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

非阿鳳不明蓋古今名利場中患失之同意也

語見道字字傷心讀此段凡不知此身為何物矣 松齋

不必看完見此二句即欲墮淚 梅溪

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粮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敝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机不可洩漏伏的妙只是我與嬸子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此句令批書人哭死）須要記者因念道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聞聽嚇

可從此批

松齋云好筆力此方是文字佳處

如在總是淡描輕寫全無痕跡方見得有生一來天分中自然所賦之性如此非因色所感也

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閑言少叙却說寶玉因近日林代玉回去剩得自己孤恓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听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上來攙扶問是怎麽樣又要回賈母來請大夫寶玉笑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不放下又不敢攔只是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嚥氣的人那里不干净二則

（夾批：與鳳姐反對　淡淡寫來方是二人自幼氣味相投可知後文皆非突然文字）

（朱批：于五家　老健　八字乃為上人之當銘　又淡淡抹去）

所謂曾巒疊翠之法也野史中從無此法即觀者到此亦為寫秦氏未必全到豈料更又寫一尤氏哉

夜里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宝玉那里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隨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洞開两边燈籠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裡面哭声摇山振岳寫大族之喪如此起緒宝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疼舊疾睡在床上[illegible]妙非此何以出阿鳳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時賈代儒代脩賈敕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㻞賈珩賈珖賈琛賈瓊賈璘賈薔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蘭賈菌賈芝等都來了將賈族約畧一總觀者方不惑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近親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眾人忙勸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淡淡一句勾出賈珍多少文字來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正說着只見秦業秦鍾並尤氏的

八個眷屬伏文後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薔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分付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準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單八衆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設一壇于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寃洗業醮然後停靈于會芳園中靈前另外請五十衆高僧五十衆高道对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婦死了因自為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呢因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賈珍見父親不管亦發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來弔問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道我們木店里有一副板叫作什麼檣木檣者舟具也所謂人生若泛舟而已寧不可嘆出在潢海鐵網山上所謂迷津易墮塵網難逃也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

可笑可嘆古今之儒中途多感

老朽王隱梅云若能再加十年壽亦能跳出這圈子來斯言信矣

寫个〻皆到全無安逸之筆深得金壼奥

父帶来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曰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在還封在店内也沒有人出價敢買你若要就抬来使罷賈珍聽說喜之不盡即命人抬来大家看時只見幇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璫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賛賈珍笑問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一千兩銀子来只怕也沒處買去什麽價不價賞他們几兩工錢就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糊漆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殮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夾寫賈政此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聽因忽又聽得秦氏之丫鬟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也都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理殯殮一並停靈于會芳園中之登仙閣小丫鬟名寶珠者因見秦氏身無所出乃甘心愿為義女誓任摔喪駕靈之任賈珍喜之不盡即時傳下從此皆呼寶

的是阿獃兄口氣

政老有深意存焉

珠為小姐那寶珠按未嫁女之喪在靈前哀〻欲絶于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

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不得紊亂（兩句寫盡大家）賈珍因想着賈蓉不過是個黌門監生（又起波瀾却不

突然）靈旛經榜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善起波瀾）可巧這

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内相戴權（妙大權也）先備了祭禮遣人來次

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着讓至逗蜂軒（軒名可思）獻茶賈珍心

中打筭定了主意因而趂便就說要與賈蓉蠲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道

想是為喪禮上風光些〻賈珍忙笑道老内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湊巧正有

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兒襄陽候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

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里你知道偺們都是老相與不拘怎麽樣看着

他爺〻的分上胡亂應了（忙中寫閑）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來求要

與他孩子蠲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偺們的孩子要蠲（奇談畫盡閹官口吻）快寫個履歷來賈珍聽說忙吩咐快命書房里人恭敬寫了大爺的履歷來小廝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張紅紙來與賈珍賈珍看了忙送與戴權看時上面寫道

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便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說道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兒我來（自己）兌銀子送去小廝答應了戴權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去（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因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兌還是一並送入老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里你又吃虧了不如平準一千二百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只說待服

伏史湘雲應係注解

溏後親帶小犬到府叩謝于是作别接着便又聽喝道之声原来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来了伏史湘雲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上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禮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政等忙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来我去也不能勝数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来人往是有服親朋並家下人丁之盛花簇簇官去官来是来往祭弔之盛賈珍命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来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天朝誥授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旋在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齊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字牌竪在門外上面大書

就簡去繁

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文榜上大書世襲寧

防護
內廷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庭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恭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
之地奉天永建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
一教門道錄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
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鎮四十九日消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消煩記
只是賈珍雖然此時心意滿足但里面尤氏又犯了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
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因寶玉在側

賈珍是亂費可卿
卻寔如此
奇文若明指一州
名似若西遊之套
故曰至中之地不
待言可知是光天
化日仁風德雨之
下矣不云國名更
妙可知是堯街舜

卷衣冠礼義之鄉
実直与第一回呼
應相接

問道事〻都算妥貼（妥當）了大哥〻還愁什庅賈珍見問便將里面無人的話說了
出來宝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难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必妥
當賈珍忙問是誰宝玉見坐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至賈珍耳邊說了
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笑道果然妥貼（妥當）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宝玉
辭了衆人便往上房里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里面不過几位
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唬
的衆婆娘〻唿的一声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〻站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
素日行止可知
又寫鳳姐
病症在身二則過于悲痛了因拄個拐踱了進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
一絲不亂
好又連日事多該歇〻纔是又進來做什庅賈珍一面扶拐扎掙着要蹲身跪
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宝玉攙住命人挪椅子來與他坐賈珍斷不肯坐

因見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子并大妹〻邢夫人等忙問
什麽事賈珍忙笑道嬸子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偏又病倒
我看里頭着實不成個體統怎麽屈尊大妹〻一個月在這里料理〻我就
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為這個你大妹〻現在你二嬸子家只和你二嬸子
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家何曾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
吽人笑話到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嬸子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〻
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我包管必料理的開便是錯一点兒別人看着還是不
錯的從小兒大妹〻頑笑着就有殺伐決斷如今出了閣又在那府里辦事越
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几日除了大妹〻再無人了嬸子不看姪兒〻〻媳
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罷說着滾下淚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未

不見突然

阿鳳此刻心癢矣

三字愈令人可愛可憐

阿鳳身分

有筆力

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清惹人耻笑今見賈珍苦〻的說到這步田地心中已
活了几分卻又眼看着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辦好賣弄才幹雖然
当家妥當也因未辦過婚喪大事恐人還不伏爬不得遇見這事今見賈珍如
此一來他心中早已歡喜先見王夫人不允後見賈珍說的情真王夫人有活
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〻說的這麼懇切太〻就依了罷王夫人悄〻的
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〻料理清了不過
王夫人是悄言鳳姐是響應故稱大哥〻
已盡三昧矣
是里頭照看看管〻〻便是我有不知道的問〻太〻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
不作声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〻辛苦
辛苦我這里先與妹〻行礼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里去謝道說着就作揖下去
鳳姐兒還礼不迭賈珍便忙閙向袖中取了寧国府對牌出來命宝玉送與鳳姐

又說妹々愛怎樣就怎樣要什庅只管拿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只要好看為上二則也要同那府里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哥々既這庅說你就照看々々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々嫂子要緊宝玉早向賈珍手里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又問妹妹住在這里還是天々來呢若是天々來越發辛苦了不如我這里赶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々住過這几日到安穩鳳姐笑道不用（二字句有神）那邊也離不得我到是天々來的好賈珍聽說只得罷了然後又說了一回閑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回問鳳姐你今兒怎庅樣鳳姐兒道太々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等回去

不在話下這里鳳姐兒來至三間一所抱廈内坐了㘈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国府中風俗不知鳳姐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

正是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請五件事小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書人在何處耶

通回將可卿如何死故隱去是大發慈悲心也嘆嘆

壬午春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四回

林儒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来昇聞得裡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里璉二奶〻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来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把老臉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須得他來整治〻〻了都特不像了正說着只見来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取呈文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数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数取紙來抱着同来旺媳婦一路来至儀門口方交與来旺

此是都總管的語頭

伏線在二十板之慢差婦人

寧府如此大家媳婦自已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定造簿冊即時傳來昇媳婦兼要家口花名
阿鳳一如此身分冊來查看又限于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來聽差等語大槩點了一點數
豈有使貼身丫目單冊問了來昇媳婦幾句話便坐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
頭与家里男
人答話交事之來了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正與來昇媳婦分派衆人不
理呢此作者忽敢擅入只在窗外聽覷只聽鳳姐與來昇媳婦道既託了我〻就說不得要討
傳神之筆
畧之處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〻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里
先站地步
此話聽熟了一笑
彩明係未冠小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
完轉得妙
童阿鳳便于出臉的一例現清白處治說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〻〻的喚進來
量才而用之
入使令者老兄意
並未前後看看視一時看完便又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裡頭單管
明是男是女
乱加批駁可笑人客來往倒茶別的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

且明写阿凤不识字之故 壬午春

戚茶飯別的事也不用他們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灵前上香添油挂幔守灵供飯供茶隨起舉哀別的事也不與他們相干這四個人單在内茶房收管盃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四個描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他四個描賠這八個單管監收祭禮這八個單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劄我縂支了來交與你八個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着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棹椅古董起至於痰盒撢帚一草一苗或丟或壞就和守這處的人筭賬描賠來昇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的打架辦嘴的立刻來回我你有狥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自有鐘表不

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橫竪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来點卯巳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到戌初燒過黄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来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来說不得咱們（所謂先礼而）（後篇是也）大家辛苦這几日罷事完了你們家大爺自然賞你們（滑賊好收煞）說罷又吩咐按数發與茶葉油燭鷄毛撣子笤箒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毡蓆痰盒脚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的苦差没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趁亂失迷東西便是人来客往也都安静了不比先前一個正擺茶又去端飯正陪舉哀又顧接客如這些無頭緒荒乱推托偷閑窃取等弊次日一槩都蠲了鳳姐兒見自巳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

寫鳳之心机
寫鳳之珍貴
寫鳳之英勇
寫鳳之驕大
如此寫得可
嘆可笑

又過于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已每日從那府中煎(做)了各樣細粥精緻小菜命人
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内单與鳳姐那鳳姐不畏
勤勞天々于卯正二刻就過來點卯理事獨在抱厦内起坐不與衆妯娌合群
便有堂客來往也不迎會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燈
照亡参閻君拘都鬼筵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
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燄口拜水讖又有十三衆尼僧搭綉衣靸紅鞋在靈
前黙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
寅正平兒便請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吃了兩口奶子糖粳米粥漱
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諸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
車前面打了一對明角燈大書榮国府三個大字款々來至寧府大門上門燈

郎掛兩邊一色戳燈照如白晝白漫〻穿孝僕從兩邊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厮等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燈罩簇擁着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來請安接待鳳姐緩〻走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來院中許多小厮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得一声供茶燒紙只听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声大哭（誰家行事寧不墮淚）于是裡外男女上下見鳳姐出声都忙〻接声嚎哭一時賈珍尤氏遣人來勸鳳姐方纔止住來旺媳婦献茶漱口畢鳳姐方起身别過族中諸人自入抱厦內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都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須得如此方見文章妙用余前批非謬）即命傳到那人已張慌愧懼鳳姐冷笑道（凡鳳姐惱時偏〻用笑字是章法）我說是誰悮了原來是你〻（四字有神是有名姓上等人口氣）原比他們有體面所以

纔不聽我的話那人道小的天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醒了覺得早些曰又睡迷了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這次[偏用這等閒文間住]正說着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來了在前探頭（慣起波瀾慣能忙中寫閑又慣用曲筆又慣綜錯真妙）鳳姐[的是鳳姐作派]且不發放這人却先問王興媳婦作什麼王興媳婦爬不得先問他完了事連忙進去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是實事中用]絡[物細細寫却]說着將個帖兒遞上去鳳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用珠兒線若干斤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國府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時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要（全）支取東西領牌來的鳳姐命他們要了帖子念過听了一共四件指兩件說道這兩件開銷錯了再筭清了來取[好看煞這等文字]說着擲下帖子來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又一個樣]因問你有什麼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兒回說就是方

綫車轎圍作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听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
王與交過牌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方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那
一個是為宝玉外書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鳳姐听了即命收帖兒登記待張
却從閑中又引出一件關係文字
材的繳清又發與這人去了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睡迷了後兒我也睡迷了
接得緊且無痕跡是山斷雲連法也
將來都沒了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人就难管不如現開發
的好登時放下臉來喝命帶出去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擲下寧国府对牌出去說
與來昇革他一月銀米衆人听說又見鳳姐眉立知是惱了不敢怠慢拖人的
二字如神
出去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去傳諭那人身不由已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还
要進來叩謝鳳姐道明日再有悞的打四十後日的六十有要挨打的只管悞說
着吩咐散了罢窓外衆人听說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寧国榮国兩處執事領

牌交牌的人来人往不絕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又伏下文非獨為阿鳳之威勢費此一段筆墨）

這纔知道鳳姐利害衆人不敢偷閑自此兢々（收什得好）業々執事保全不在話下如今

且說（忙中閒筆）宝玉因見今日人衆恐秦鐘受了委曲因默與他商議要同他往鳳姐處

来坐秦鐘道他的事多况且不喜人去偺們去了他豈不煩膩（純是體貼人情）宝玉道

他怎好膩我們不相干只管跟我来說着便拉了秦鐘直至抱厦鳳姐纔吃飯

見他們来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来罷（家常戲言畢肖之至）宝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

頭吃的還是那邊吃的宝玉道這边同那此渾人吃什麼（奇稱試問誰是清人）原是那邊

我們两個同老太々吃了来的一面歸坐鳳姐吃畢飯就有寧国府中的一個

媳婦来領牌為支取香燈事鳳姐笑道我筭着你們今兒該来支取總不見来

想是忘了這會子到底来取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来都便宜了我那媳婦

笑道何當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罷領牌而去一時

（下人迎合奏趣必真）

登記交牌秦鍾因笑道你們兩府里都是這牌倘或別人私弄一個支了銀子

（小人語）

跑了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麼偺們家沒人領牌子

（寫不理家務公子之語）

做東西鳳姐道人家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們這夜書多早晚

（言其是也）（補前文之未到）

纔念呢寶玉道巴不得這如今就念纔好他們只是不快收拾出書房來這也無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們該作到那里的自然就有了鳳姐笑道便是他們作也得要東西擱不住我不給对牌是难的寶玉聽說便猴向鳳姐身上要牌立刻說好姐姐給出牌子來叫他

（巧中知有錬字一法不期於石頭記中多得其妙）

們要東西去鳳姐道我乏的身子上生疼還擱的住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紙裱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

顰兒方可長居榮府之交

查冊子與宝玉看了正鬧着人回蘇州去的人昭兒来了[接得 好]鳳姐急命喚進来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来做什庅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来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日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暗寫代玉]同送林姑老爺靈到蘇州大約赶年底就囬来二爺打發小的来报個信請安討老太〻示下還瞧〻奶〻家里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几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去鳳姐向宝玉笑道你林妹〻可在偺們家住長了宝玉道了[此係無意中之有意妙]不得想来這几日他不知叚的怎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囬来曰當着人未及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掛待要回去爭柰事情繁一時去了恐有延失悮惹人笑話少不得柰[耐]到晚上囬来復令昭兒進来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点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撿点包裹再細〻追想所需何物一并包藏交

付昭兒又細〻吩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伏（服）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〻勸他

少吃酒别勾引他認得混賬老婆（累我有煙花事）回來打折你的腿（此一句最要緊）等語赶乱（此為病源）完了天

已（伏綫）四更將尽縂睡下（後文方不突然）又走了因不覺天明鷄唱忙梳洗過寧府中來那賈珍因

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鉄檻寺來踏看寄灵所在又一〻囑

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看晚齋賈珍

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淨室胡乱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城來料

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鉄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灵之處並厨茶等項接

灵人口坐落里面鳳姐見日期有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

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已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国公誥命亡故王

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礼鎮国公誥命生了長男預

總得好

倫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禀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啟帖症源藥按等事亦難盡述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沒工夫吃得坐卧不能清淨剛到了榮府寧府的人又跟到寧府既回到榮府寧府的人又找到榮府鳳姐見如此心中到十分歡喜並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的整肅于是合族上下無不稱嘆者這日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要百戲的與親朋堂客伴宿尤氏猶卧于內室一應張羅款待獨是鳳姐一人周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但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脚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懼貴怯官的種種之類俱不及鳳姐舉止舒徐言語慷慨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眾人放在眼里揮霍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寫秦氏之喪却只為鳳姐一人）一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

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説的至天明吉時已到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

旌上大書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国公冢孫婦防護

兆年不易之朝

永治太平之國

内廷紫禁道

奇甚妙甚

御前侍值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赶着新做出來的一色光艷奪目宝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外摔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国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継宗理国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国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国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国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国公誥命亡故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曾来得這六家與寧榮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

牛丑也清属水子也柳折卯字彪折虎字寅字寓焉陳即辰翼火為蛇巳字寓焉馬午也魁折鬼字鬼金羊未字

寓為候猴同音
申也曉鳴雞也
酉字寓為石即
豕亥字寓為其
祖曰守業即守
鎮也犬字寓為
所謂十二支寓為

二等男蔣子寧定城候之孫世襲二等男蔡京營游擊謝鯨襄陽候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候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筭來亦有十来頂大轎三四十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傍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寧郡王第四座是北靜郡王的原来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公冢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相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性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

數字道盡声勢　壬午春　畸笏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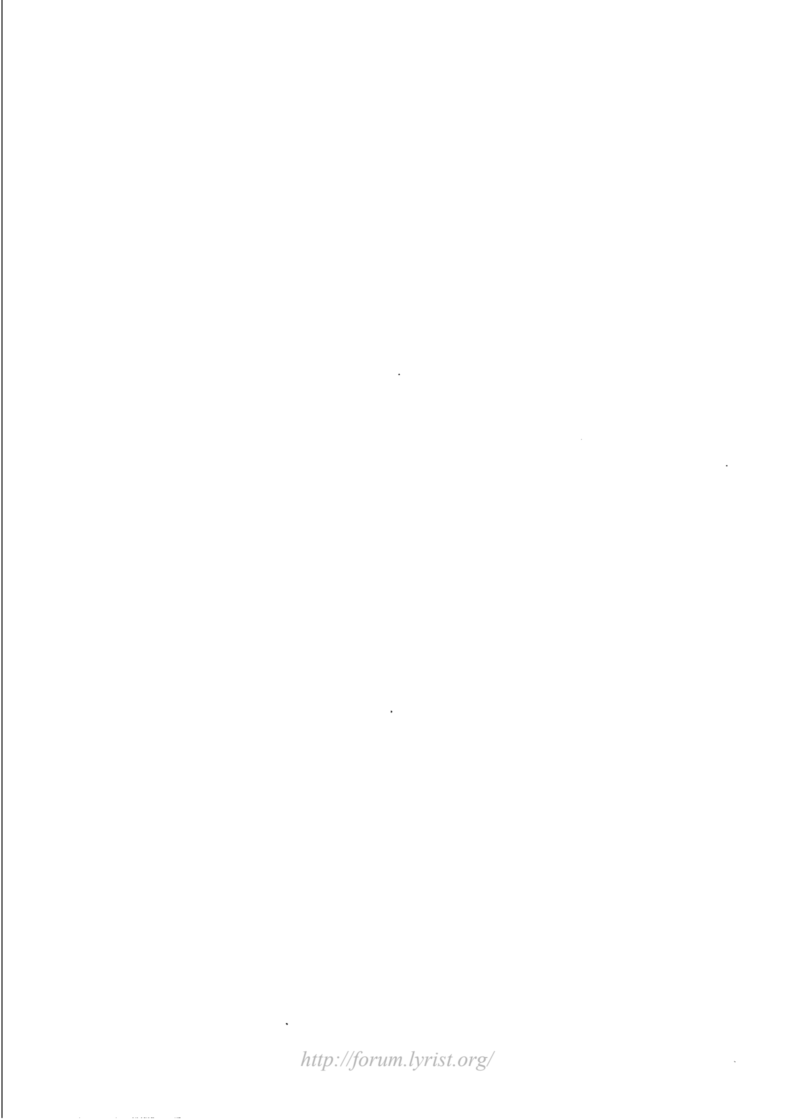
忙中閑筆點綴玉兄方不失正文中之正人作者良苦　壬午季春　畸笏

自巳五更入朝公事以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看見連忙回去報與賈珍賈珍急命前面駐扎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礼相見水溶在轎內欠身含笑荅礼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蔭生輩何以克當水溶笑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傍還礼畢復身又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啣宝而誕者几次要見一見都為雜冗所阻想今日是來的何不請來一會賈政听說忙回去急命宝玉脫去孝服領他前來那宝玉素日就曾听得父兄親友人等說閑話時讚水溶是個賢王且生得才貌双全風流瀟洒每不以官俗国体所

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由得會今見反来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
一面早瞥見那水溶生在轎内好個儀表人材不知近看時又是怎樣且聽下
回分解

此回將大家喪事詳细刻畫如見其氣槩如聞其聲音
絲毫不錯作者不負大家後裔

寫秦死之盛賈珍之奢寔是却寫得一箇鳳姐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鉄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水溶頭上帶着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鞓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宝玉忙搶上來叅見水溶連忙從轎內伸出手來挽住見宝玉帶着束髮銀冠勒着雙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又換此一句如此其形）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宝似玉因問啣的那宝貝在那里宝玉見問連忙從衣內取了遞與過去水溶細々的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水溶一面極口稱奇道異一面理好綵

八字道盡玉兄如此等方是玉兄正文寫照
壬午季春

緣親自與宝玉帶上（鍾愛之至）又携手問宝玉几歲讀何書宝玉一〻的答應水溶見他語言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来雛鳳清于老鳳声未可諒也（妙極開口便是西崑體宝玉聞之寧不刮目哉）賈政忙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貞果如是言亦蔭生輩之幸矣（謙的得体）水溶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資質想老太夫人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鍾溺〻〻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王曾蹈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却多蒙海上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〻〻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應水溶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来遞與宝玉道今日初會倉促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聖上親賜蕶苓香念珠一串權為賀敬

之礼宝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々々與宝玉一齊謝過于是賈赦賈珍等

轉出沒調教

一齊上来請回興水溶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々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叩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輀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来命手下掩樂停音滔々然將殯過完方讓水溶回輿去了不在話下且說

有層次好看煞

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僚属下各家祭棚接祭一々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行来彼時賈珍帶賈蓉来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兒因記掛着宝玉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強不服家人的話賈政

細心人自用如是

管不着這些小事惟恐有個失閃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厮来喚他宝玉只得来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非此一句宝玉必不

（依阿鳳真好才情）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来偺們姐兒兩個坐車豈不好宝玉听説忙下了馬爬入鳳姐車上二人説笑前来不一時只見從那邊兩騎馬壓地飛来（有氣有聲有形）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蹿下来扶車回説這里有下處奶々請歇更衣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夫人的示下那人回来説太々們説不用歇了叫奶々自便罷鳳姐听了便命歇了再走衆小厮听了一帶轅馬岔出人群往北飛走宝玉在車内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鐘正騎馬隨着他父親的轎忽見宝玉的小厮跑来請他去打尖秦鐘看時只見鳳姐兒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着宝玉的馬搭着鞍籠便知宝玉同鳳姐坐車自己也便帶馬赶上来同入一庄門内早有家人將衆庄漢攆盡那時庄人家無多房舍婆娘們無處廻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些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宝玉秦鐘的人品衣服礼數欵段豈有不愛看的一時

（有彩）（有次序）

寫玉兄正文總於此等處作者良苦壬午季春

一忙字二陪笑字寫玉兄是在女兒身上壬午季春

鳯姐進入茅堂曰命宝玉等先出去頑々宝玉等會意曰同秦鐘出来帶着小厮們各處遊玩凡庄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宝玉一見了鍬钁鋤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項)所使其名為何（凡膏粱子弟齊来着眼）小厮在傍一々的告訴了名色說明原委宝玉聽了（也盖因未見之故也）因點頭嘆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々皆辛苦正為此也（聡明人自是一唱即悟）一面說一面又至一間房前只見炕上有個紡車宝玉又問小厮們這又是什庅小厮們又告訴他原委宝玉聽說便上来擰轉作耍自為有趣只見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了頭跑了来乱嚷別動壞了衆小厮忙斷喝攔阻宝玉忙丢開手陪笑說道我曰為没見過這個所以試他一試那了頭道你們那里會弄這個站開了我紡與你瞧秦鐘暗拉宝玉笑道此卿大有意趣宝玉一把推開笑道該死的再胡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

真單真

天生地

後文

三字如聞

此卿閙筆伏下文

玉兄身分本心如此

若說話便不是石頭記中文字也

那丫頭紡起線來寶玉正要說話時只聽那边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來那丫頭聽見丟下紡車一逕去了寶玉悵然無趣（處處点情又伏下一段後文）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衣服抖灰問他們換不換寶玉不換只得罷了家下僕婦們將帶着行路的茶壺茶盃十錦屜盒各樣小食端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什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下賞封賞了本村主人庄婦等來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寶玉却留心看時內中並無二丫頭〔妙在不見〕一時上了車出來走不多遠只見迎頭二丫頭懷里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几個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妙在此時方見錦繡之妙如此〕寶玉恨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眾人不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爭奈車輕馬快（四字有文章人生難聚亦未嘗不如此也）一時展眼無踪走不多時仍又跟上大殯了早有前面法鼓金鐃幢幡寶蓋鐵檻寺接駕眾僧齊至少時到入寺中另

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于內殿個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不吃飯而辭的一應謝過之從公候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至未末時分方纔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鳳姐張羅接待先從顯官誥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盡了只有几個親戚是至近的等做過三日安靈道塲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來家也便宜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宝玉去宝玉乍到郊外那里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無法只得交與鳳姐便回來了原來這鉄檻寺原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布施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陽兩宅俱已預備妥貼（大凡創業之人無有不為子孫深謀至細奈後輩仗一時之榮顯猶為不足另生枝葉雖華麗過先奈不常保亦足可嘆爭及先人之常保其朴哉）（近世浮華子弟齊來着眼）好為送靈人口寄居（祖宗為子孫之心細到如此）不想如今後輩人口繁盛其

石頭記總于沒要緊處閑三二

筆寫正文筋骨看官当用巨眼不為彼瞞過方好 壬午季春

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所謂源遠水則濁枝繁果則稀余為天下痴心祖宗為子孫謀千年業者痛哭）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妙在艱难就安分富貴則不安分矣）便住在這里了有那尚排場有戲勢的只說這里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尋個下處為事畢宴退之所（真〃辜負祖宗體貼子孫之心）即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鐵檻寺下榻獨有鳳姐嫌不方便（不用說阿鳳自然不肯將就一刻的）因而早遣人來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來作下處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他廟里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渾號離鐵檻寺不遠（前人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是此意故不遠二字有文章）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几個妯娌陪着女親自已便辭了眾人帶了宝玉秦鐘往水月庵來秦業年邁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鐘等待安靈罷了那秦鐘便只跟着鳳姐宝玉一時到了水月庵淨虛帶領

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來至淨室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里去淨虛道可是這几天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里產了公子太〻送了十兩銀子來這里叫請几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來請奶〻的安（虛陪一個胡姓妙言是胡塗人之所為也）不言老尼陪着鳳姐且說秦鐘寶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鐘道理那東西作什麼寶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〻屋里一個人沒有你摟着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補出前文未到處思秦鐘近日在榮府所為可知矣）秦鐘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寶玉笑道有沒有也不管你你只叫住他倒碗茶來我吃就丟開手秦鐘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何必要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倒是無情意的不及

你叫他到的是有情意的（總作如是等奇語）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到碗茶來給我那智
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因常與寶玉秦鍾頑笑他如今大了漸知風
月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極愛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
意合了（不愛寶玉却愛秦鍾亦是各有情孽）今智能見了秦鍾心眼俱開走去到了茶來秦鍾笑
說給我（如聞其声）寶玉叫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也爭我难道手里有蜜（一語）
（畢肖如聞其語觀者已自酥倒不知作者從何着想）寶玉先搶得了吃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
能去擺茶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茶菓點心他兩個那里吃這些東西生一
生仍出來頑耍鳳姐也略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
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几個心服常侍小禪（婢）老尼便趂機
說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〻先請奶〻一個示下鳳姐因問何事老尼

道阿弥陀佛（開口稱佛畢有可嘆可笑）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内善才庵（才字俱從財一字上發出）內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庙里来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〻太爺的小旧子李衙内那李衙内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發人来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致意不依定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為难不想守備家听了此信也不管清紅皂白便来作賤辱罵說一個女兒許几家偏不許退定礼就打官司告狀趕来（守備一聞便問斷無此理此必是張家惧府尹之勢必先退定礼守備方不從或有之此時老尼只欲與張家完事故將此言遮飾以便退親受張家之賄也）那張家急了（如何便急了話無頭緒可知張家礼缺此係作者巧摹老尼無頭緒之語莫認作者無頭緒正是神處奇處摹一人一人必到帋上活見）只得着人上京来尋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礼（如何的是張家要與府尹攀親）我想如今

閨閣營謀說事往〻被此等語惑了

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最契可以求太〻與老爺說声打發一封書去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声不怕那守備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願（壞極妙極若與府尹攀了親何惜張財不能再淂　小人之心如此良民遭害如此）鳳姐听了笑道這事到不大只是太〻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〻不管奶〻也可以主張了鳳姐听說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口是心非如聞已見）淨虛听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一筆轉出）如此說張家已知我來求府裡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多少至惡不畏之文來）希罕他的謝礼到像府里連這点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听了這話便發了與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么是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么（批書人深知卿有是心歎〻）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欺人太甚）老尼听說喜不自禁忙說有〻這個不难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拉牽的圖銀子這三

對如是之奸尼阿鳳不得不如是語

寫者奸々淫尼庵之事如此　壬午季春

千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厮做盤纏使他賺几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他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也拿的出來（阿鳳欺人如此）老尼連忙荅應又說道既如此奶々明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々我忙的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々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的跟前就忙的不知怎么樣若是奶々的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勾奶々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因大小事見奶々妥貼越性都推給奶々了奶々也要保重金體𦂳是一路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縱寫阿鳳聰明中痴人）誰想秦鍾趂黑無人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秦鍾跑來便摟着親嘴智能急的跺脚說着這算什么再這么我就叫喚秦鍾求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兒再不依我就死在這里智能道你想怎樣除非等我出了這牢

若歷寫完則不是石頭記文字了　壬午季春

坑離了這些人幾依你秦鍾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着一口吹

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的掙挫不起又不

此處寫小小風波事亦在人意外誰知爲小小秦伏線大有根處

還是不肯吽

好吽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声二

人不知是誰嚇的不敢動一動只聽那人嗤的一声掌不住笑了二人聽声方

請掩卷細思此刻形景真可噴飯歷來風月文字可有此趣者

是宝玉秦鍾連忙起事抱怨道這算什庅呢宝玉笑道你到不依偺們就吽喊起

來羞的智能趂黑地跑了宝玉拉了秦鍾出來道你可還和我強秦鍾笑道好

前后二

字極智能今又極玉兄看官細思

人你只別嚷的衆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宝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

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筭賬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里間秦鍾宝玉在外

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宝玉睡下命人

拿來塞在自己枕边宝玉不知與秦鍾筭何賬目未見真切未曾記得此係疑

案不敢纂創忽又作如此評斷似自相矛盾却是最妙之文若不如此隱去則又有何妙文可寫哉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筆若通部中萬々件細微之事俱備石頭記真亦竟太死板矣故特因此二三件隱事借石之未見真切淡隱去越覺得雲烟渺茫之中無限丘壑在焉

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里肯回去又有秦鍾戀着智能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一想便有許多的好處真好阿鳳凡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點小事未曾安插可以指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淨虛那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賈母聽見豈不歡喜因有此三益世人只云一舉兩得獨阿鳳一舉更添一便向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里曠少不得越性辛苦一日罷了明兒可是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々萬姐々的央求只住一日明兒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々將昨日老尼之事說與來旺兒來

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書一封不細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路程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見賈府之情這點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且不在話下一語過下

却說鳳姐等又過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里去討信回過至下那秦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里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恨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宝珠致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相伴後回再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話說宝玉見収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鍾讀夜書偏那秦鍾秉賦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綣繾未免失于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門只在家中養息〔爲下文伏線〕宝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于無可奈何且自靜候大愈時再約〔所謂好事多魔也　脂研〕那鳳姐兒已是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声的受了前聘之物誰知那張家父母如此愛勢貪財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了前夫他便一條麻繩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備之子聞得金哥自縊他

如此這樣無能却是寫與人看

所謂老鴉窩裏出鳳凰此女是在十二釵之外付者

也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不負妻義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里鳳姐却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胆識愈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姿意的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

一段收拾過阿鳳心機胆量真與雨村是一对乱世之奸雄後文不必細寫其事則知其平生之作為回首時無怪乎其慘痛之態使天下痴心人同来一警或萬期共入于恬然自得之鄉矣脂研

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閙熱非常忽有門吏忙忙進来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来降旨嚇的賈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戲文撤（撤）去酒席擺了香案啓中門跪（跪）接早見六宮都（大）監夏守忠乘馬而至前後左右又有湏多内監跟從那夏守忠也並不曾負詔捧勅至簷下馬滿面笑容走至聽上南面而立口内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即忙更衣入

不負美滿夫妻

如何消擞造業者不知自有知者

潑天喜事却如此開宗出人意料外之文也　壬午季春

朝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帶領太太等進朝謝恩等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立那〔慈母愛子寫盡回廊下〕〔佇立与日暮倚廬仍悵望对景令掩卷而泣〕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听如此信至賈母便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禀道小弟們只在臨敬門外伺候里頭的信息一槩不能得知後來還是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咱們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太太領衆去謝恩賈母等听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氣〔字眼留神之人〕〔之常情〕盈腮于是都按品大小粧起來了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薔奉侍賈母大轎前往于是寧榮

〔日暮倚廬仍悵望南漢先生句也〕

凡用宝玉收什俱是大關鍵

兩處上下裡外莫不欣然踴躍個々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不絕誰知

忽然接水月庵似大脫洩及讀至後方知為緊收此大段有如歌急調迫

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進城找至秦鐘家下看視秦鐘不意被秦業知覺將

之際忽聞戛然檀板截斷真見其大力量處卻便于寫宝玉之文

智能逐出將秦鐘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作三五日光景嗚呼死了秦鐘

本自怯弱又帶病未愈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更又添了許

多症候因此宝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得愁悶

眼前多少熱鬧文字不寫卻從万人意外撰出一段悲傷是別人不屑寫者亦別人之不能處

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處近日如何熱鬧眾人

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因此眾人嘲他越發獃了大奇至妙之文卻用宝玉一人連用為何如隱過多少繁華勢利等文試思若不如此必至種々寫到其死板拮据瑣碎雜亂何可勝哉故只借宝玉一人如此一寫省卻多少閒文卻有無限烟波

的々真々宝玉

欲發獃了

且喜賈璉與代玉回來先遣人來报信明日就可到家宝

玉听了方略有些喜意〔不如此後文秦鐘死去將何以慰宝玉〕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陞見皆由王子騰累上保本此来後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與代玉有師從之誼故同路作伴而来林如海已葬入祖坟了諸事停妥賈璉方進京的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得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宝玉只問得代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又從天外寫出一段離合来總為掩過寧荣兩處許多瑣細閒筆處〻交代清楚方好啟大觀園也〕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果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世界上亦如此不讀書中瞬息觀此便可省悟〕宝玉心中品度代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代玉又帶了許多書籍来忙着打掃卧室安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宝釵迎春宝玉等人宝玉又將北静王所贈鶺鴒香串珍重取出来轉贈代玉〻〻說什么臭

三字是宝玉心中

此等文字作者盡力写来是欲諸公認得阿鳳予看以後之書

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宝玉只得収回暂且無話（略一点代玉情性赶忙収住正為後文地步）且說賈璉自回家叅見过众人回至房中正值风姐近日多事之时無片刻閑暇之工（補阿风二句最不可少）見賈璉遠路歸来少不得撥冗接待（写的尖利刻薄）房内無外人便笑道（嬌音如聞俏態如見少年好夫妻有是事）国舅老爺大喜国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听見昨日的頭起報馬来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撣塵（却是為下文作引）不知賜光謬領否賈璉笑道豈敢〃〃多承〃〃（一言答不上蠢才）一面平兒與众了环叅拜畢献茶賈璉遂問别後家中的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劳碌风姐道我那里照管得這些事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認作真針臉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里就慈悲了况且又沒經歷過大事胆子又小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嚇的我連覺也睡不着了我苦辭了几回太〃又不容辭到反說我圖受用不肯

句作等閑看過

習学了除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兒呢一句也不敢多説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偺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々們那一位是好纒的独这一句不假　脂研　錯一点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点兒他們就指桑説槐的報怨坐山觀虎鬪借劍殺人引風吹火站干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况且我年紀輕頭等不壓衆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更可笑三字是[illegible]語氣那府里忽然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々跟前跪着討情説只要請我帮他几日我是再四推辝太々斷不依只得從命依旧被我鬧[illegible]意已亂了个馬仰人番更不成个体統至今珍大哥々还報怨後悔呢你这一来了明兒你見了他好歹描補々々就説我年阿鳳之弄璉兄如弄小兒可怕可畏若生于小戶落在貧家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他的璉兄死矣正説着又用斷法方妙蓋此等文斷不可無亦不可太多只听外間有人説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来回道姨太々打發了香菱妹子

来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方纔我見姨媽
去不防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个对面生的好酒色之徒齐整模樣我疑惑咱家
並無此人說話时因問姨媽誰知就是上京来買的那小丫頭名叫香菱的竟
與薛大傻子作了房里人開了臉越發出挑的標致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
他垂涎如見試問兄寧有不玷乎兄手脂研鳳姐道嗳如聞往蘇杭走了一淌回来也該見些
世面了這世面二字單指女色也还是这么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么我去拿
平兒換了他來如何奇談是阿凤口中方有此等語句那薛老大又一樣稱呼各得神理
也是吃着碗里看着鍋的這一年来的光景他為要香菱不能到手補前文之未到且並
将香菱身寫出脂研和姨媽打了多少飢荒也因姨媽看着香菱模樣兒好还是末
則其為人行事却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温柔安靜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

他不上呢何曾不是主子姑娘盖卿不知来歷也作者必用阿凤一讚方知蓮卿尊重不虚

故此摆酒請客的麻(費)事明堂(光)正道(大)的與他作親遇了半月他(就)看的馬(耳傍)棚風一般

了說到(这里)心里(怪)可惜了的一段納罷之文偏于阿凤口中補出亦矣猾幻妙之至一語

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听了忙忙整衣出去这

里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庅事巴巴打發了香菱来必有此一問平兒笑

道那里来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奶奶說說旺兒媳子越發連個承筭也

没了說着又走至鳳(如聞如見)姐身边悄悄的說道奶奶的那利錢銀子遲不送来早不

送来這會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来了幸丐我在堂屋里撞見不然时走了

来回奶奶二爺倘或問奶奶是什庅利錢奶奶自然(可見鳳姐竟被他哄了)不肯瞞二爺的少不淂照

實告訴二爺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里的錢还要找出来花呢听見奶奶有了

這個蜣希他还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我赶着接了過来叫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〻偏听見了問我就撒謊說香菱了来

一段平兒見識作用不枉阿凤平日刮目又伏下多少後文補盡前文未到

鳳姐听了笑道我說你姨媽知道二爺来了忽喇巴的反打發個房里人来了原来你这蹄子肏鬼奇極反罵說話時賈璉已進来鳳姐便命擺上酒饌来夫妻对坐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與

百忙中又点出大家規範所謂無不周詳無不貼切

只陪侍着賈璉一時賈璉的乳母趙嬤〻走来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嬤〻執意不肯平兒等早于炕沿下設下一杌又有一小脚踏趙嬤〻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向掉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杌上自吃鳳姐又道媽〻很嚼不動那個到沒的何等着想却是自然有的有硌了他的牙因向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肘子很爛正好給媽〻吃你怎么不拿了去赶着叫他們熱了来又道媽〻你嘗一嘗你兒

子代来的惠泉酒趙嫲〻道我喝呢奶〻也喝一鍾怕什庅只不要過多了就

是了 宝玉之李嫲〻此处偏又冩趙嫲〻特犯不犯先有梨香院一回两〻遥对郎無一筆相重一事合掌

補點不到之文像極

我这會子跑了来到也不為飲酒到有一件正緊事奶〻好歹記在心里疼顧

我些罢我們這爺只是嘴里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

了你這庅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

為薔蓉作引

敢呲牙兒的我还再四的求了你几遍你答應的到好到如今還是燥屎这如

有是乎

今又從天上跑出這一件大喜事来那里用不着人所以到是来和奶〻来說

是正緊靠着我們爺只怕我还餓死了呢凤姐笑道媽〻你放心兩個奶哥〻

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你还有什庅不知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到往

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〻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看

他們誰敢說個不（会送情）字兒沒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是外人你却看着内人一樣呢說的（可見）滿屋里人都笑了趙嬷嬷也笑個不住又念佛（有是語像極畢肖到）道可是屋子里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内人外人這些混賬原故我們是沒有不（母護子）過是臉軟心慈擱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内人的他纔慈軟呢他在偺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趙嬷嬷笑道奶奶說的太盡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奶作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趔笑吃酒說胡說二字快盛飯來吃碗子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别悮了正事纔剛老爺叫你作什麼

一段趙嫗討情問文却引出通部脉絡所謂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細思大觀園一事若從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衆人從頭細細直写将來几千樣細事如何能順筆一氣清又将落于死板拮据之鄉故只用璉风夫妻二人一問一答上用趙嫗討情作引下用蓉薔來說事作收餘者隨筆順筆略一点染則耀然洞徹矣此是避難法

大觀園用省親事出題是大關鍵事方見大手筆行文之立意　畸笏

自政老生日用降旨截住賈母等進朝如此熱鬧用秦業死岔開只寫

賈璉道就為省親【此二字醒眼之拙却只如寫來】鳳姐忙問道【忙字最要緊特于凤姐口中出此字可知事関鉅要是書中正眼矣】省親的事竟准了不成【問得珍重可知是外方人意外之事　脂研】賈璉笑道雖不十分準也有八分準了【如此故頓一筆更妙見得事関重大非一語可了者亦是大篇文章抑揚頓挫之致】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隆恩歷來听書看戲古时從未有的【于閨閣中作此語直与擊壤同声　脂研】趙嬤嬤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胡塗了我听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肯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個原故【補近日之事啟下回之】賈璉道如今當今貼体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貴賤上分別的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里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抛離父母音容豈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應當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兒女竟

【大觀園一篇大文千頭萬緒從何處寫起今故用賈璉夫妻問答之間閑閑敘出觀者已省大半後再用蓉薔二人重一渲染便省卻多少贅瘤筆墨此是避難法】

不能見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願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啓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準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安看視于是太上皇ミ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意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国体儀制母女尚不能愜怀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之處不防啓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略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至性此旨一下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里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又一樣佈置這豈不有八九分了趙嬤ミ文忠公之嬤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偺們家也要預備接偺們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一段閒談中補明多少文

> 几箇如何將發天喜事交代完了緊接代玉回璉鳳閒話以老妃勾出省親事来其千頭萬緒合筍貫連無一毫痕跡如此等是書多多不能枚舉想兄在青硬峰上經煅煉後參透重關至恒河沙數如否

余曰萬不能有此機括有此筆力恨不得面問果否嘆嘆　丁亥春畸笏叟

華真是費長壺中天地也

鳳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忽接入此句不知何意似偽無味說起當年太祖皇帝訪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老趙嬷嬷道嗳喲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忙字妙上文說起來必未粗心看去則說疑闕殊不知正傳神處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国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們家養活点出阿鳳所有外国奇玩等物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嬷嬷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还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来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还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

既知舜巡而又說熱鬧此婦人女子口頭也

不用忙注

倘有

又要瞞人

應前葫蘆案

甄家正是大關鍵大節目 勿作泛泛口頭語看

嗳喲喲（口氣如聞）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點正題正文）若不是我們親眼

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極力一寫非誇也可想而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

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真有是事經過見過）鳳姐道常聽見我們太爺們也這樣說

豈有不信的（對證）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趙嬤嬤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

不過是拿着皇帝家的銀子（是不忘本之言）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

鬧去 最要緊語人苦不自知能作是語者吾未嘗見 正說的熱鬧王夫人又打發人

來瞧鳳姐吃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吃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好頓挫）又有

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裡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着盞

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什麼話快說鳳姐且止步稍候聽他二人回些什麼賈

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簡淨之至）從東邊一帶（園基乃一部）借着東

府里花园起转至北边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可以盖造省别院了已经传人画图样去了明日就得叔叔才回家未免劳乏不用过我们那边去有话明日一早再请过去面议贾琏笑着忙说多谢大爷费心体谅我就不过去了正紧是这个主意才省事盖的也容易若采置别处地方去那更费事且到不成体统你回去说这样狠好若老爷们再要改时全仗大爷谏阻万不可另寻地方明日一早我给大爷去请安去再议细话贾蓉忙应几个是贾蔷又近前回说下姑苏请聘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事大爷派了侄儿带领着来管家儿子两个还有单聘仁卜固修两个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来见叔叔贾琏听了将贾蔷打谅了笑道你能在这一行么这个事虽不算甚大里头大有藏掖的贾蔷笑道只好学习着办罢了贾蓉在身傍灯影下悄拉

二玉公当如此写清

后一图伏线大观园系玉兄与十二钗之太虚玄境岂不恰甚

画蔷一回伏线

凡各物事工价连大兼伏隐白情字者莫如此件极圆

这后便先写此一件余便不必细写矣

射利语可叹是亲侄

有神

句下文

石頭記中多作傳神會意之文不必道明一道明白便入庸俗之套

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曰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难道大爺比偺們还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这広大了没吃過猪肉也看見過猪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个坐纛旂兒难道認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経紀去呢依我說就狠好賈璉道自然是这樣並不是我駁回少不得替他筹計ミミ曰問这一項銀子動那一処的賈薔道纔也議到这里賴爺ミ說（好稱呼）不用從京里帶下去江南甄家还收着我們五万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万下剩二万存着等置辦花燭綵灯並各色簾櫳帳幔的使費賈璉点頭道这个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薔道（再不略讓一步正是阿风一生斷処　脂硯）既这様我有兩个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这个便宜你呢賈薔忙陪笑說正要和嬸ミ討兩个人呢（寫賈薔乖処　脂硯）这可巧了曰問名子鳳姐便向問趙嬷

從頭至尾細看阿鳳之待薔蓉可為一体[illegible]尚作如此詭歎若其待他人可知矣

嫗彼時趙嫗〻已听歎了話卒兒忙笑推他〻纔醒悟過来忙說一個叫趙天梁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别忘了我可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送出来又悄〻的向鳳姐道嬸子要什麼東西分付我開個賬給薔兄弟帶了去叫他按賬置辦了来风姐笑道（有神）别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还（像画的是阿鳳）沒处撂呢希罕你們鬼〻祟〻的說着一逕去了（阿风欺人处如此忽又写到利弊真令人一嘆 脂硯）

這里賈薔也悄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織来孝敬賈璉笑道你别興頭纔学着辦事到先学会了这把戲我短了什麼少（又作此語不犯阿鳳）不得寫信来告訴你且不要論到这里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来不止三四次賈璉害乏便傳与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等明日料理风姐至三更時分（好文章一句內隱兩處若許事情）方下来安歇一宿無話次早賈璉起来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府中来合同老管事的人等並几位

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繕画省親殿宇一面察度辦理人丁自此

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人拆

寧府会芳園墻垣樓閣直接入栄府東大院中栄府東边所有下人一帶羣房

盡已行拆去當日寧栄二宅虽有一小巷界断不通然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

補明使觀者如身臨足之到

道故可以連屬会芳園本是從此北角墻下引来一段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

園中諸景最要緊是水亦必寫〃方妙

山石樹木虽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栄府旧园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

余最鄙近之修造園亭者徒以頑石土堆為佳不引泉入道甚至丹青惟知亂作山石樹木不知画泉之法亦是恨事　脂硯齋

等物皆可挪就前来如此兩处又甚近湊来一处省得許多財力縦亦不敷所

添亦有限全虧一個老明公号山子野者妙号随事生名一〃籌画起造賈政不慣

這也妙〃

于俗務只凴賈赦賈珍賈璉頼大来昇林之孝呉新登詹光程日興等些人安

得的一節文字省下許好作別樣

插擺佈凡堆山鑿池起樓竪閣種竹栽花一應点景等事又有山子野制度下

偏於極熱鬧處寫出大不得意之文却無絲毫牽强且有許多令人笑不了哭不了嘆不了悔不了唯以大白酬我作者
壬午季春　畸笏

朝閑暇不过各处看望〻〻最要緊处和賈赦等商議〻〻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卧有芥荳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略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領命賈蓉单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薔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点人丁開册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非常而已（叢不湖）暫且無話且說宝玉近因家中有这等大事賈政不来問他的書心中是件暢事無奈秦鐘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實懸心不能樂業（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世上人个〻如此又非此情鍾意切）这日一早起来纔梳洗完畢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鐘忽見茗烟在二門前照壁前探頭縮腦宝玉忙出来問他作什么（点常去）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從茗烟口中寫出省却多少間文）宝玉听說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来还明〻白〻怎么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纔剛是他家的老頭子来特告訴我的宝

玉听了忙轉身回明賈母々々吩咐好生派妥當人跟去到那里尽々一尽同窓之情就回来不許多耽擱了宝玉听了忙々的更衣出来車馬犹未齊（不頓一筆方不扱）急的滿厅乱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隨来至秦鍾門首悄無一人（目覩蕭條景况）遂蜂擁至門内室怖的秦鍾的兩个遠房嬸母並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妙医嬸母弟兄是特来等分絕户家私的不表可知）此時秦鍾已發过兩三次昏了移床易簀多时矣（余亦欲泣）李貴宝玉一見便不禁失声李貴忙劝道不可々々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来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宝玉听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鍾面如白臘合目呼吸于枕上宝玉忙叫道鯨兄宝玉来了連叫兩三声秦鍾不採宝玉又道宝玉来了那秦鍾早已魂魄离身只剩得一口悠々餘声氣在胸正見許

石頭記一部中皆是近情近理必有之事必有之言又如此等荒唐不經之談間亦有之是作者故意游戲之筆耶以破色取笑非如別書認真說鬼話也可想鬼不讀書信已哉

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看至此一句令人失望再看至後面数語方知作者故意借世俗愚談論設譬喝醒天下迷人翻成千古未見之奇文奇筆那秦鐘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記念着家中無人掌家務扯淡之極令人發一大笑余請諸公莫笑且請再思又記掛着父親还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更屬可笑更可痛哭又記掛着智能尚無下落忽從死人心中補出活人原由更奇〻〻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这些鬼判都不肯狥私反叱咤秦鐘道亏你还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造定寫殺了何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你們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關碍處正鬧着那秦鐘魂魄忽听見寳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發慈悲讓我回去和這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的衆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鐘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国公的孫子小名寳玉都判官听了先就唬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

世人見宝玉而不動心者為誰

觀者至此必料秦鐘另有異樣奇語然却只以此二語為嘱試思若不如此為嘱不但不近人情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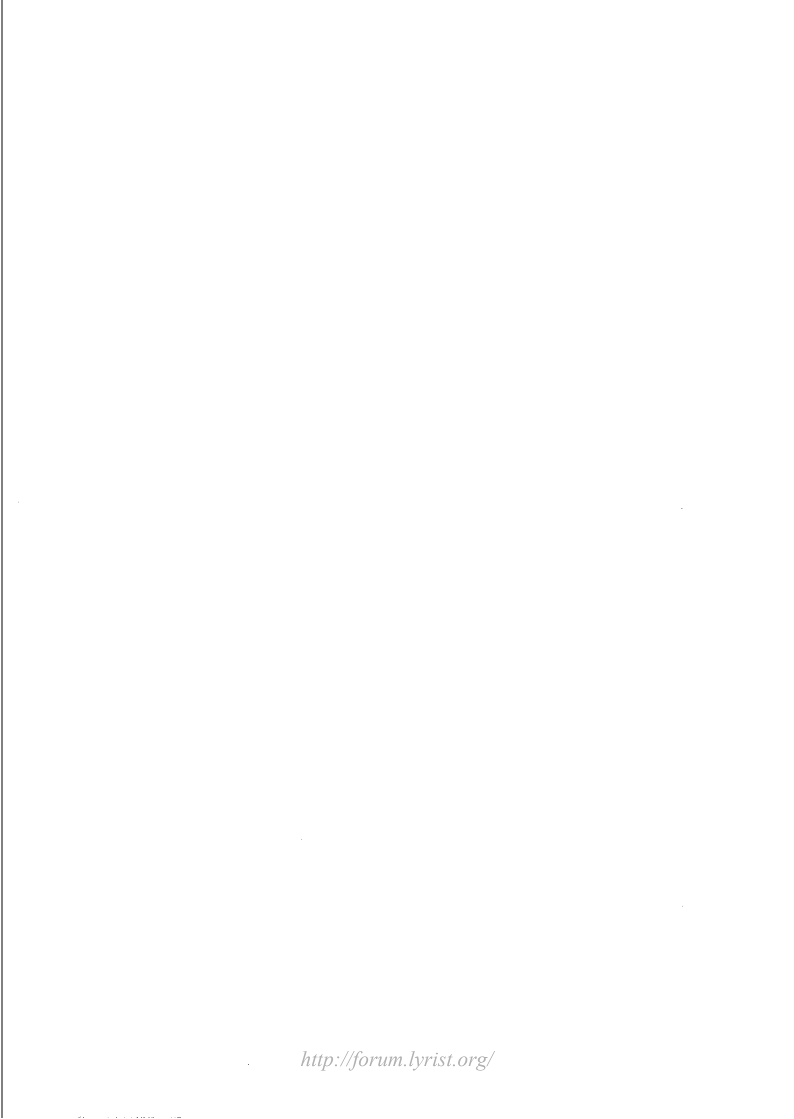
去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如開其声試問誰曾見都判来觀此則又見一都判跳出来調侃世情固深然游戲筆墨一至于此真可壓倒古今小説這纔算是小説）衆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雹的原来見不得寶玉二字（調侃寶玉二字妙極　脂研）依我們愚見他是阳我們是陰怕他們也無益于我們（神鬼也講有益無益）都判道放屁俗語說的好天下官管天下事自古人鬼之道都是一般陰陽並無二理（更妙愈不通愈妙愈錯會意愈奇　脂研）别管他（名曰搗鬼）陰也罷陽也罷还是把他放回没有錯了的衆鬼听說只得将秦魂放回嘆了一声微開双目見宝玉在側乃免強嘆道怎么不肯早来再遲一步也（千言萬語只此一句）不能見了宝玉忙携手垂泪道有什么話留下两句（只此句便足矣）秦鐘道並無别話以前你我見識自為高過世人我今日纔知自悞了（誰不悔　崖）以後还该立志（此刻無此二語）

太露穿鑿讀萷知全是悔遲之恨

功名以崇耀顯達為是說畢便長嘆一声蕭然長逝了

非玉兄之知巳

若是細述一番則不成石頭記之文矣





此田宜分二田方妥

宝玉係諸艷之貫故大观園对額必湧玉兄題跋且暫題燈匾聨上

再請賜題此千妥萬當之章法

詩　豪華雖足羨　離别却難堪　愽湧虛名在　誰人識

曰　苦甘　好詩全是諷刺　近之諺云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真罵盡無厭貪痴之輩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七回至十八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話說秦鍾既死宝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容易劝解半日方住歸時犹是悽惻哀痛賈母帮了几十两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宝玉去吊紙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述記只有宝玉日々思慕感悼然亦無可如何了（每於此等文後便用此語作結是板定大章法）（慣用此等章法）（亦是此書大旨）又不知歷幾何時（年表如此寫亦妙）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処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对聯的賈政听了沉思一回說道这匾額对聯到是一件难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覩其景大約亦必不肯妄擬若直待貴妃遊幸過再請題偌大景致若

干亭榭無字標題也覺寥落無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傍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愚見各處匾額對聯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名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出來暫且做燈匾聯懸了待賈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等听了都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〻去只管題了若妥當便用不妥時然後將雨村請来令他再擬点

雨村照應前文

衆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

是紗帽頭口氣

我自幼于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〻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于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踈了縱擬了出來不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柳園亭生色似不妥協反沒意思衆清客笑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其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為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〻

政老情字如此寫

壬午季春

畸笏

音光字去声出偕声 字箋 說着起身引衆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会衆人可巧近日宝玉因思念秦鐘憂戚不尽賈母長命人帶到園中来戲要此時亦纔進去（現成的句㨿一然不費力若特唤出保玉来則成何文字）忽見賈珍走来向他笑道你还不出去老爺就来了宝玉听了帶着奶娘小厮（不肖子弟来看形容余初看之不覺怒焉盖謂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寫其照何獨余哉）們一溜烟就出園来方轉过湾頂頭賈政引衆客来了躲之不及只得一边站了賈政近日聞得塾掌稱讚宝玉尚能対〻聯雖不喜讀書偏到有些歪才情（儘筆寫之併總大衆同一発笑）似的今日偶然撞見这機會便命他跟来如此偶然方妙若特〻唤来題額真不成文矣宝玉只得隨往尚不知何意賈政剛至園門前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来一傍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都関上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是行家看法）賈珍听說命人將門関了賈政先秉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捅尢泥鰍脊那門欄窓槅皆是細雕新鮮花樣並無硃粉塗飾一色水磨羣墻門稚墻推不落烙套下面白石

臺磯鑿成西番草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墻下面虎皮石隨勢砌去果然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開門只見迎面一帶翠嶂擋在前面（掩映好極）衆清客都道好山〻〻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衆人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想及此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崚嶒（想入其中一時難辨方向用前後這邊那邊等字正是不辨東西）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成斑藤蘿掩映（曾用兩處舊有之園所改故如此寫方可細極）其中微露羊腸小徑（好景界山子野精於此技此是小徑非行車輦通道今賈政原欲遊覽其景故指此等處寫之想其通路大道自是堂〻冠冕氣象無庸細寫者也後于省親之時已得知矣）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遊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覽說畢命賈珍前引導自己扶了寶玉逶迤進入山口（寶玉此刻已料定是多出少）（此回乃一部之綱緒不得不細寫尤不可不細批註蓋後文十二釵書出入來往之境方不能錯亂觀者亦如身臨足到矣今賈政雖進的是正門卻行的是僻路按此一大園羊腸鳥道不止几百十條穿東度

西貼山过水萬勿以今日賈政所行之迳考其方向基址故正殿反於末後寫之足見未由大道而往乃逶迤轉折而經也

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新奇正是迎面留題處留題处便精不必限定鑿金鑲銀一色惡俗賴及棗梨之力

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处題以何名方妙眾人听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炉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々名色不止几十個原来眾客心中早知賈政試宝玉的功業進益如何只將些俗套来敷演宝玉亦料定此意補明好

賈政听了便回頭命宝玉擬来宝玉道嘗聞古人有云編新不如述旧刻古終勝調今未聞古人說此兩句却又似有者況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处不过是探景之一進步耳此論都是莫若直書曲逕通幽处这句旧詩在上到还大方氣派眾人听了都讚道是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可謬奖他年小不过以一知充十用取

笑罷了再從還擬說着進入石洞来只見佳木蘢葱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処曲折瀉于石隙之中（這水是人力引来做的）再進数步漸向北边（細極後文所以云進賈母卧房後之角門是諸釵日相来往之境也後文又云諸釵所居之処只在西北一帶最近賈母卧室之後皆從此北字而来）平坦寬豁兩边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于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溪瀉雪石磴穿雲（前已寫山至寬処此則由低処至高処各景皆遍）白石為欄環抱池沿石橋三港獸面啣吐橋上有亭（前已寫山寫石今則寫池寫樓各景皆遍）賈政與諸人上了亭子倚欄坐了（此亭大抵四通八達為諸小逕之咽喉要路）因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还須偏于水題方稱依我拙裁歐陽公之瀉出于兩峰之間竟用他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瀉玉二字妙

六字是嚴父大露悅容也 壬午春

賈政拈髯尋思因抬頭見宝玉侍側便笑命他也擬一個来宝玉听說連忙回道老爺方纔所議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若亦用瀉字則覺不妥况此處雖云省親駐蹕別墅亦當入于應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覺粗陋不雅求再擬較此蘊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听此論若何方纔衆人編新你又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来我听宝玉道有用瀉玉二字則莫若沁芳二字（真新雅）（果然）豈不新雅賈政拈髯点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讚宝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付七言对聯来宝玉听說立于亭上四顧一望便機上心来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要紧點切水字）

隔岸花分一脉香（恰極工極綺靡秀媚香奩正体）

賈政听了点頭微笑衆人先都讚不已于是出亭过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觀覽渾寫兩句已見經行處愈遠更至北一路矣忽抬頭看見前一帶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个所在此方可爲顰兒之居于是大家進入只見入門便是曲折游廊不犯超手游廊堦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兩三間房舍一明兩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從里間房内又得一小門出去則是後院有大株梨花兼着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墻下忽開一隙得泉一派開溝僅尺許灌入墻内繞堦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这一处还罷了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不枉虚生一世説畢看着宝玉唬的宝玉忙垂了頭点一筆衆客忙用話開釋客不可不有又説道此处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余亦如此又一個是雎

又换一章法 壬午春

于作诗文时虽政老亦有如此令旨可知嚴父亦无可奈何也不学纨袴子看 畸笏

園雅跡賈政道也俗賈珍笑道还是宝兄弟擬一个来賈政道他未曾作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是个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曰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為乱道先設議論来然後方許你作（又一格式不然不独死板且亦大失嚴父素休）方纔衆人可有使得的宝玉見問答道都似不妥（明知是故意要他搬駁議論落得行施展）賈政冷笑道怎麼不妥宝玉道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作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宝玉道这太板腐了莫若有鳳来儀四字（果然妙在双関暗合）衆人都閧然叫妙賈政点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曰命再題一聯来宝玉便念道

寶鼎茶閑煙尚緑（尚字妙極不必說竹然恰恰是竹中精舍）幽窗棋罷指猶涼（猶字妙尚綠猶涼四字便如置身于森森萬竿之中）

知子者莫如父

賈政搖頭說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方欲走時忽又想起一事来因問賈珍道這些院落房字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大篇長文不如此頓則成何話說）（此一頓少不得）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様量准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補出近日忙冗千頭萬緒景況）賈政听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命人去喚賈璉賈璉趕来（寫出忙冗景況）賈政問他共有几種現今得了几種尚欠几種賈璉見問向靴桶内取靴掖内裝的一个紙摺略節来（細極）（從頭至尾整不作一筆逸安苟且之筆）看了一看回道粧（一字一句）蟒綉堆刻絲彈墨（二字一句）並各色紬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

架簾子二百掛昨日俱得了外有猩〻氈簾二百掛金絲藤紅漆竹簾二百掛墨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圍床裙桌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走一面說是極倏爾青山斜阻斜字細不必拘定方向諸釵所居之处若稻香村瀟湘館怡紅院秋爽斎蘅蕪苑等都相隔不遠究竟只在一隅然處置得巧妙使人見其千邱萬壑恍然不知所窮所謂会心処不在乎遠大抵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全在人之穿插佈置耳轉过山怀中隱〻露出一帶黃泥築就矮墙〻頭皆用稻莖掩護酡的好有几百株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裡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〻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傍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漫然無際閱至此又笑别部小說中一萬个花园中皆是牡丹亭芍藥圃雕欄画棟瓊榭硃樓略不差别賈政笑道到是此處有些道理固然係人力穿鑿此時一見未免勾引起

我歸農之意（極熱中偏以冷筆點之所以為妙）我們且進去歇息〃〃說畢方欲進籬門去忽見路傍有一石碣亦為留題之備（更恰當若有懸額之处或再用鐫面石豈復成文哉思想到石碣二字又托出許多郊野氣色來一慶皮千秋萬壑只在这石碣上）真妙真新　眾人笑道更妙〃〃此处若懸匾待題則田舍佳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竟生色許多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客不可不養）讃得是这箇幾句有些意思　賈政道諸公請題眾人道方纔世兄有云新編不如述旧此处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妙極賈政听了笑向賈珍道正亏提醒了我此处都妙極只是还少一个酒幌明日竟作一个不必華麗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樣作來用竹竿挑在樹稍賈珍荅應了又回道此处竟还不可養別的雀鳥只是買些鵝鴨雞子之類纔都相称了賈政与眾人都道更妙賈政又向眾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面村名直待請名方可眾客都道

爱之至喜之至故作此诘作者至此宁不笑杀 壬午春

是呀如今虚的便是什庅字樣好大家想着宝玉却等不淂了（又換一格方不扳）也不等賈政的命（忘情有趣）便説道旧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旗如今莫若杏帘在望（妙在一在字）四字衆人都道好个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宝玉冷笑道（忘情最妙）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就用稻香村的妙衆人听了亦發関声拍手道妙賈政一声断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記淂知道几個古人能記淂几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纔那些胡説的不过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説着引人步入茆堂里面紙窓木搨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欢喜却瞅宝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都忙悄〻的推宝玉敎他説好宝玉不听人言便應声道不及有鳳来儀多矣（公然自定名妙）賈政听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画棟惡

所謂奈何他不得也呵〻 畸笏

頼富麗為佳那里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宝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長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众人見宝玉都怪他獃痴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众人忙道别的都明白為何連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宝玉道卻又来此処置一田庄明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揑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〻無脉臨水〻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処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虽種竹引泉亦不傷于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雖百般精而終不相宜未及説完賈政氣的喝命又出去剛出去又喝命回来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宝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澣葛處（採詩頌聖最恰当）好雲香護采芹人（采风采雅都恰當然冠冕中又不失香奩格調）

賈政听了搖頭說更不好一面引人出来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过了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薬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略用套語一束與前頌破格不板）忽聞水声潺湲瀉出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仍是沁芳溪矣究竟基址不大全是曲折掩隱之巧可知）眾人都道好景々々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眾人道再不必擬了恰々乎是武陵源三个字賈政笑道又落寔了而且陳旧眾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旧舍四字也罢了宝玉道这越發过露了秦人旧舍說避乱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听了更批胡說于是要進港洞時又想起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支座船一支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々蕩々曲折縈迂

池边两行垂柳雜着桃杏遮天蔽日真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此处緣見一朱粉字樣綠柳紅橋此等点綴亦不可少後文寫芦雪广則曰蜂腰板橋都施之得宜非一幅死稿也度過橋去諸路可通補四字細極不然後文宝釵来往則將日〻爬山越嶺矣記請此处則知後文宝所行常径非此处也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墻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脉兩見大主山稱香村又云怀中不寫主山而主山处〻脉帶連絡不斷可知矣皆穿墻而過好想賈政道此處這所房子無味的狠先故頓此一筆使後文愈覺生色未揚先抑之法蓋叙韓对峙有甚雅寫者因而步入門时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来四面群繞各式石塊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更奇妙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隙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堦更妙或如翠帶飄颻或如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前三处皆

還在人意之中以一處則今古書中未見之工程也。連用几或字是從昌黎南山詩中斈淂

賈政不禁道有趣前有無味二字及云有趣二字更覺生色更覺重大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不淂如此異香宝玉道果然不是這些之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清葛那一種是金𦶜草這一種是玉蕗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青芷金𦶜艸見字彙玉蕗見楚辞菎蕗雜於廢蒸茝葛芸芷皆不必注見者太多此書中異物太多有人生之未聞未見者然寔係所有之物或名差理同者亦有之想來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那些異草也有叫作什麼藿納薑蕁的也有叫作什庅綸組紫絳的还有石帆水松扶留等樣左太冲吴都賦又有叫什庅綠荑的还有什庅丹椒蘼蕪風連以上蜀都賦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々的喚差了也是有的自寔注一筆妙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又一樣止

法

唏的宝玉到退不敢再說賈政曰見两边俱是超手游廊便順着游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厦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窓油壁更比前几處清雅不同賈政嘆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前二處一日月下讀書一日勾引起歸農之意此則操琴煮茶斷語皆妙）此造已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再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若何一人道我道想了一对大家批削改正念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詩云蘼蕪滿手泣斜暉衆人道頹喪〻〻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〻〻曰念道

三逕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此二聯皆不過為釣宝玉之餌不必認真批評）

賈政拈鬚沉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宝玉在傍不敢則聲因喝道怎么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还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宝玉听說便回道此處並沒有什么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着跡說起来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叫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宝玉道如此說匾上則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对聯則是

吟成荳蔻才猶艷　　睡足酴醾夢也香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為奇衆客道李太白鳳凰台之作全套黄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来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猶覺幽嫻活潑視書成之句竟似套此而来賈政笑說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来行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峩層樓高起面面琳宫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檐玉欄

這一位篾翁更有意思

路順々遇々已成千邱萬壑之景若不有此一段大江截住直成一盆景矣作者從何落筆自起

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想来此殿在園之正中按園不是殿方之基西北一帶通賈母

卧室後可知西北一帶是多寬豁一帶来的諸敘始便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于行也

寫出賈妃身分天性

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節尚儉天性惡繁悦樸然今日之尊礼儀如此不為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正面細現出一座玉石牌坊来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処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莱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宝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来倒像那裡曾見過的一般却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仍帰于胡蘆一夢之太虚玄境賈政又命他作題宝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于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的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考難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来到不便遂忙都劝賈政罢罢明日再題罢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一筆不漏遂冷笑道你

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若再不能我定不饒這是要緊一處更要好生作来說着引人出来再一覌望原来自進門起所行至此纔遊了十之五六（總住妙、伏下後文所補等處若都入此回寫完不獨太繁使後文冷落亦且非石頭記之筆）又值人来回有雨村處遣人回話（又一緊故不能終局也。此処漸漸寫雨村親切正為後文地步伏脉千里横雲断嶺法）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也（了）雖如此到底從那一边出去縱不能細觀也可稍覽說着引客行来至一大橋前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来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寫出水源要緊之極近之西家着意于山若不講水又造园圃者惟知弄莽憨頑石壅笨塚輒謂之景皆不知水為先着此园大槩一描処処未嘗寓水盖又未寫明水之從来今終補出精細之至）賈正曰問此閘何名宝玉道此乃沁芳泉之正源就名沁芳閘（究竟只一脉賴人力引導之功园不易造景非泛寫）賈政道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此以下皆係文終之餘波收的方不突）于是一路行

问

詞鄉此居比大荒山若何

来或清堂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牖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厦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伏下櫳翠菴芦雪广凸碧山庄凹晶溪館暖香塢等諸处於後文一断：：補之方得雲龍作雨之勢曰說半日腿酸未嘗歇息忽又見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了来賈政笑道到此可要進去歇息：：了說着一逕引人遶着碧桃花怡紅院如此寫来用無意之筆却是極精細文字穿过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未寫其居先寫其境倏見粉墻環護綠柳週垂與萬竿修竹遥映賈政與衆人進去一入門兩边都是游廊相接院中点襯几塊山石一边種着数本芭蕉那一边乃是一顆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衆人讚道好花：：從来也見過許多海棠那里有這樣妙的賈政道這叫作女兒棠妙名乃是外国之種俗傳係出女兒国中云彼国此種最盛亦荒唐不經之說罷了衆

出自政老口中奇特之至

政老應如此語

十字若海棠有覺深謝謝

人笑道然雖不經如何此名傳久了宝玉道大約騷人咏士以此花之色紅暈若施脂輕弱似扶病（体貼的切放形容的妙）大近乎閨閣风度所以以女兒命名想曰被世間俗悪听了他便以野史纂入為証以俗傳俗以訛傳訛都認真了（不獨此花之謬傳者不少不能悉道只借此花數語駁盡）衆人都搖身讚妙一面説話一面都在廊外抱廈下打就的榻上坐了（至楷又至詹不肯輕易爲過）賈政曰問想几個什庅新鮮字来題此一客道蕉鶴二字最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宝玉也道妙極又嘆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宝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内若只説蕉則棠無着落若只説棠蕉亦無着落固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賈政道依你如何宝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妙賈政搖頭道不好不好説着引人進入房

內只見這几間房內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新奇希見之式原

特為青埂峰下凄凉與別處不同耳

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

卉或集錦或博古花樣週全之極然必用下文者正是作者無聊撰出新異筆墨使觀者眼目一新所謂集小說之大成遊戲筆墨雕虫之技無所不備可謂善戲者矣又供諸人同〻一戲妙極或卍福卍壽前金玉篆文是可考正篆今則從俗花樣真是醒睡魔其中詩詞雅謎以及各種風俗字文一槩不必究只據此等處便是一絕

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宝的至此方見一朱彩之処亦必如此式方可〻笑近之園庭行動便以粉油從事一槅〻或有貯書處或有設鼎處或安置筆硯處或供花設瓶安

放盆景處其隔各式各樣或天圓地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璧真是花團錦

簇剔透玲瓏倏尔五色紗糊就竟係小窓倏尔彩綾輕覆竟係幽戶精工之極

且滿墻滿壁皆係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諸如琴劍懸瓶懸于壁上之類也

槅屏之類雖懸于壁却都是與壁相平的皆係人意想不到目所未見之文若云擬編虛想出来焉能如此○一段極清極細後文死尖瓶紫瑪瑙碟西洋酒令自行船等文不必細表衆人都讚好精緻想頭难為怎麼想来誰不如此讚原来賈政等走了進来未進兩層便都迷了旧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又有窗暫隔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再走又有窗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来了一群人都與自己形相一樣却是玻璃大鏡相照及轉过鏡去石兄迷否一發見門子多了所謂投投是道是也賈珍笑道老爺隨我来從這門出去便是後院從後院出去到比先近了說着又轉了兩層紗廚錦槅果得一門出去此方便門也院中滿架薔薇荼䕷轉过花障則見青溪前阻又寫水衆人咤異這股水又是從何而来賈珍遥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坳里引到那村庄里又開一道岔口引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里仍旧合在一于怡紅總一

以上可當
大觀園記

處從那墻下出去衆人听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道迷

園之首是書中大立意

了路了賈珍笑道隨我来仍在前導引衆人隨他直由山脚边忽一轉便是平

衆善歸緣

坦寬濶大路豁然大門前見（可見前進来是小路曲此云忽一轉便是平坦寬濶之正甬路也細極）

自然有平坦大道

衆人都道有趣〻〻真搜神奪巧之至于是大家出来那宝玉一心只記掛着里

边又不見賈政吩咐少不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他来方喝道你还不去難道

还逛不足也不想逛了這半日老太〻必懸掛着快進去疼你也白疼了（如此去法）

寬哉〻

（不知）大家嚴父風範無家法者　宝玉听說方退了出来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几個

小廝上来攔腰抱住都說今兒虧我們老爺纔喜歡老太〻打發人出来問了

几遍都亏我們回說喜歡不然若老太〻叫你進去就不得展才了人〻都說

下人口氣畢肖

你纔那些詩比世人的都強今兒得了這樣的彩頭該賞我們了宝玉笑道每

人一吊錢衆人道誰没見那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説着一個上来解荷包（錢亦有没用處）

那一個就解扇袋不容分説將宝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

（好極趣）一個抱了起来几個圍繞送至賈母二門前那時賈母已命人看了几次衆奶

娘了婇跟上来見过賈母知不曾难為着他心中自是欢喜少時襲人到了茶来

（襲人在玉兒一身無不照察到）見身边佩物一件無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没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

林代玉听説走来瞧瞧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宝玉道我給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又起樓閣）

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勾了説畢賭氣回房將前日宝玉所煩他

作的那個香袋兒纔做了一半賭氣拿过来就鉸宝玉見他生氣便知不妥忙

赶过来早剪破了宝玉已見过這香囊雖尚未完却十分精巧費了許多工夫

今見無故剪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解了從裡面紅襖襟上將代玉所給的那

荷包解了下來遞與代玉瞧道你瞧〻這是什麼我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人了林代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裡面（按理論之則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若以兒女子之情論之則事必有之事必有之理又係今古小說中不能寫到寫得談情者亦不能說出講出情痴之至文也）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未見皂白就剪[鉸]了香袋（情痴之至若無此悔便是一庸俗小性之女子矣）因此又愧又氣低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剪[鉸]我知道你是懶待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何如說着擲向他懷中便走（這却難怪）代玉見如此越發氣起來声咽氣堵又汪〻的滚下泪來（怒之極正是情之極）拿起荷包來又剪[要鉸]寶玉見他如此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〻饒了他罷（這方是寶玉）代玉將剪子一摔拭泪說道你不用同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撂開手這当了什麼說着賭氣上床面向里倒下拭泪禁不住寶玉上來妹〻長妹〻短賠

不是前面賈母一片声我寶玉衆奶娘丫嬛們忙回說在林姑娘房裡呢賈母
听說道好〻〻讓他姊妹們一處頑〻罢纔他老子拘了他这半天讓他開心
一会子罢只别叫他們拌嘴不許扭着牛了他衆人答應着代玉被宝玉纒不過只
冯起来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离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宝玉笑道你到
那里我跟到那里一面仍拿起荷包来帶上代玉伸手搶道你說不要了这会
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燥的說着嗤的一声又笑了宝玉道好妹〻明兒另替
我作個香袋兒罢代玉道那也只瞧我高興罢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
夫人上房中去了一段点过日二玉公案断不可少可巧宝叙亦在那里此時王夫
人那边熱鬧非常四字特補近日千忙万冗多少花園錦簇文字原来賈薔已從姑
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来了那時薛姨媽另遷

妙玉世外人也故筆筆帶寫妙極妥極 畸笏

于東北上一所幽凈房舍居住將梨香院早已騰挪出来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旧有曾演學过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皤然老嫗了又補出当日寧榮在世之事所謂此是末世之時也着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薔總理其日用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一補出女戲一段又伏一案又有林之孝来回採訪聘買得十個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連新作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生了這位姑娘自小多病買了許多替生兒皆不中用是的這位姑娘親自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纔十八歲法名妙玉妙卿出現至此細數十二叙以賈家四艷再加薛林二冠有六去秦可卿有七再凤有八李紈有九今又加妙玉僅得十人矣後有史湘雲与熙凤之女巧姐兒者共十二人雪芹題曰金陵十二叙盖本宗紅楼夢十二曲之義後寶琴岫烟李紋李綺皆陪客也紅楼夢中所謂副十二叙是也又有又副冊三斷詞乃晴雯襲人香菱三人

而已餘未多及想為金玔玉玔鴛鴦苗雲平兒等人無疑矣观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費筆墨

樹處引十二釵總未的確皆係漫擬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諱 壬午季春 畸笏

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边只有兩個老嬤〻一個小丫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文也不用学了模樣兒又極好因听見長安都中有观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歲隨了師父上来（因此方使妙卿入都）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着他師父極精演先天神數于去冬圓寂了妙玉本欲扶灵回鄉的他師父臨寂遺言說他衣食起居不宜回鄉在此净居後来自然有你的結果所以他竟未回鄉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說既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来林之孝家的回道請他〻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補出妙卿身世不凡心性高潔）王夫人笑道他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驕傲些就下個帖子請他何妨林之孝家的答應了出去命書啟相公写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等後話暫且閣过此時不能表白

補尼道一段又伏一案 當下又有人回工程上等着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樓揀紗綾又有人来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連王夫人並上房了环等衆皆一時不得閑的宝釵便說咱們別在这里碍手碍脚我探了頭去說着同宝玉代玉往迎春等房中来閒頑無話王夫人等日日忙乱直到十月将盡幸皆全備各處監管都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皆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的自仙鶴孔雀以及鹿兔鷄鵝等類悉已買全交于園中各處像景飼養賈薔那边也演出二十齣雜戲来小尼姑道姑也都学会了几卷經咒賈政方略心意寬暢 好極 又請賈母等進園色色斟酌点綴妥当再無一些遺漏 可見智者居心無一時馳怠 不妥之處了于是賈政方擇日題本 至此方完大觀園工程公案觀者則為大觀園廢尽精神余則為若許筆墨却只因一個埜花冢 本上之日奉硃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准賈妃省親賈

府領了此恩旨亦發晝夜不閑年也不曾好生過的一語帯过是以歲首祭宗祀元宵開家宴一回畨在後文細寫賬眼元宵在迩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監出来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宴坐何處受礼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廵察地方提理關防太監等帯了許多小太監出来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退何處跪何處進膳何處啓事種〻儀注不一外面又有工部官員並五城兵備道打掃街道攆逐閑人賈赦等督率匠人扎花灯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曽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皆按品服大粧園内各處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宝爭輝是元宵之夕不寫灯月而灯光月色滿紙矣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抵一篇大賦静悄無人咳嗽有此句方足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俱係圍幙擋嚴正等的不耐煩忽一太監

坐大馬而來 有是礼 賈母忙接入問其消息太監道早多着呢未初刻用過晚膳未正二刻还到宝灵宫拜佛 瞎贴王夫人细 酉初刻進大明宮領宴看灯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听了道既这么着老太々太々 自然當家人先說話 且請回房等是時候再來也不遲于是賈母等暫且自便园中悉賴鳳姐照理又命執事人带領太監們去吃酒飯一時傳人一擔々々的挑進蠟燭來各處點灯方照完時忽听外边馬跑之声 净極 極故閑之細 一時有十來個太監都喘吁々跑來拍手兒 画出内家風範石頭記最難之处別書中摸不着 雅得他的出是怪玉之人也 這些太監会意都知道是來了々々各按方向站住賈赦領合族子侄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静悄々的忽見一对紅衣太監騎馬緩々的走來 形容畢者 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赶出圍幙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住 形容畢肖 半日又是一对亦是如

如此繁華盛極

花團錦簇之文

[illegible]

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对方聞得隱隱細樂之声一对对龍旌鳳翣雉羽夔頭又有金銷提炉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黄金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值（隨侍）事太監捧着香珠繡帕漱盂拂塵等類一隊隊過完（一丝不乱）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頂金頂金黄繡鳳版輿緩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路傍跪下早飛跑過幾個太監來扶起賈母邢夫人王夫人來那版輿抬進大門入儀門往東去到一所院落門前有執拂太監跪請下輿更衣于是抬輿入門太監等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領元春下輿只見院内各色花灯爛灼（元春月中）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灯寫着体仁沐德四字元春入室更衣畢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园中香烟繚繞花彩繽紛處處灯光相映時時細樂声喧説不盡這太平氣象富貴風流此時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淒凉寂寞若不亏癩僧

忽用石兄自語截住是何筆力令人安得不拍案叫絕是閱歷來諸小說中有如此章法乎

說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得見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灯月賦省親頌以誌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別書的俗套按此時之景即作一賦一讚也不能形容得盡其妙即不作賦讚其豪華富麗覌者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到是省了這工夫紙墨且說正緊（經）的為是（自此時以下皆石頭之語真是千奇百怪之文）且說賈妃在轎内看此園内外如此豪華因默默嘆息奢華過費忽又見執拂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乃下輿只見清流一帶勢如游龍兩边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灯点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虽無花葉然皆用通草紬綾紙絹依勢作成粘于枝上的每一株懸灯數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属亦皆係螺蚌羽毛之類作就的諸灯上下爭輝真係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船上亦係各種精致盆景諸灯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灯

玻璃世界珠寶乾坤恰是新妙 雅堂

駁得好

石頭記貫用特犯不犯之筆真令人驚心駭目讀之

明現著蓼汀花溆四字按此四字並有鳳来儀等處皆係上面賈政偶然一試宝玉之課藝才情耳何今日認真用此匾聯況賈政世代詩書来往諸客屏侍座陪者悉皆才技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小兒一戲之辞苟且唐塞真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銀錢一味抹油塗硃畢則大書前門緑柳㑹金鎖後戶青山列錦屏之類則以為大雅可觀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之寧榮賈府所為哉據此論之竟大相矛盾了諸公不知待蠢物（石兄自謙妙可代答云豈敢）將原委說明大家方知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来添了宝玉賈妃乃長姊宝玉為弱弟賈妃之心上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憐愛宝玉與諸弟待之不同且同隨祖母刻未暫離那宝玉未入學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引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内了其名分雖係姊弟其情狀有如母子

批書人領至此教故批

玉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姊先逝太早不然余何得為廢人耶

自入宫後時々帶信出來與父母說千万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父母之憂眷念切愛之心刻未能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背後讚宝玉偏才尽有賈政未信適巧遇园已落成令其題撰聊一試其情思之清濁其所擬之匾聯雖非妙句在幼童為之亦或可取即另使名公大筆為之固不費難然想來到不如这本家風味有趣更使賈妃見之知係其愛弟所為亦或不負其素日切望之意（一駁一解跌岩揺曳之至且寫得父母兄弟体貼戀愛之情淋漓痛切真是天倫至情）

轉得好

有是論

因有這段原委故此竟用了宝玉所題之聯額那日雖未曾題完後來亦曾補擬（一句補前文之不暇啓文之苗裔至後文凹晶館代玉口中又一補所謂一擊空谷八方皆應）

閑文少述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漵二字便妥何必蓼汀侍座太監听了忙下小舟登岸飛傳與賈政々々听了即忙移换（每的週到可悦）一時舟臨内

岸復棄舟上輿便見琳宫綽約桂殿巍峩石牌坊上明顯天仙宝鏡四字不淂不用俗賈妃忙命換省親别墅四字妙是特留此四字與彼自命于是進入行宫但見庭燎燒空庭燎最恰香屑佈地火樹琪花金窓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宫妃子家賈妃乃問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啓曰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点頭不語礼儀太監跪請升座受礼兩陛樂起礼儀太監二人引賈赦賈政等于月臺下排班殿上昭容傳諭曰免太監引賈赦等退出又有太監引栄国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升月台上排班一絲不乱精致大方有如歐陽公九九昭容再諭曰免于是引退茶已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殿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园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礼賈母等俱跪止不迭賈妃滿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厮見一

非經歷過如何寫得出 壬午春

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里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只管嗚咽对泣声石頭記得力擅長全是此等地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傍圍遶垂泪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会不說笑々反倒哭起来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来說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追魂攝魄石頭記傳神摸影全在此等地方他書中不得有此見識邢夫人等忙上来解功說完不可不先說不可說之不痛不可最难說者是此時賈妃口中之語只如此一說万千貼万妥一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減入情入神之至賈母等讓賈妃歸座又逐次一々見过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掌家執事人丁在廳外行礼及兩府掌家事媳婦領丫環等行礼畢賈妃因問薛姨媽宝釵代玉因何不見王夫人啓曰外眷無職未敢擅入所謂詩書世家守礼如此偏是暴發驕妄

自大賈妃听了忙命快請又讓之如此真是好界好人物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
国礼亦命免过上前各叙濶别寒温又有賈妃原帶進宮去的了环抱琴等前所
謂賈家四叙之环暗以琴棋書画排行至此始全上來叩見賈母等連忙扶起命人
别室欵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国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
人欵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荅應母女姊妹深叙些离别情景深字妙及家務私
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垂簾行叅等事又隔簾含泪謂其父曰田舍之
家雖虀塩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賈政
此語猶在耳
亦含泪啓道臣草莽寒門鳩群鴉属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
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于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
上啓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臣子豈能得報于萬

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外願我君万壽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為念懣憤金懷更祈自加珍愛惟業〻兢〻勤慎恭肅以侍上殿方不負上体貼眷愛如此之隆恩也賈妃亦囑只以国事為重暇時保養切忽記念等語賈政又啟園中所有亭台軒館皆係宝玉所題如果有一二稍可寓目者請別賜名為幸元妃听了宝玉能題便含笑說果進益了賈政退出賈妃見宝林二人亦發比別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軟玉一般因問宝玉為何不進見（至此方出宝玉）賈母乃啟無諭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進來小太監出去引宝玉進來先行国礼畢元妃命他進前携手攔于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竟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只此一句便補足前面許多文字）尤氏鳳姐等上來啟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等起身命宝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

作書人將批書人哭壞了

門前早見灯光火樹之中諸般羅列非常進園来先從有鳳来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百般眺覽徘徊一處處鋪陳不一一樁樁点綴新奇賈妃極加奬讃又功以後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已而至正殿諭免礼歸座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凤姐等親捧羹把盞元妃乃命傳筆硯伺候親搦湘管擇其凡處最喜者賜名按其書云

顧恩思義 匾額

天地啓宏慈赤子蒼頭同感戴

古人垂曠典九州萬国被恩榮 此一匾一聯書于正殿是賈妃口氣

大觀園 園之名

有鳳来儀 賜名曰瀟湘館

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 即名曰怡紅院

蘅芷清芬 賜名曰蘅蕪苑

杏帘在望 賜名曰澣葛山庄

正樓曰大観樓東面飛樓曰綴錦閣西面斜樓曰含芳閣更有蓼風軒藕香榭

雅而新紫菱洲荇葉渚等名又有四字的匾額十數個諸如梨花春雨桐剪秋

風荻蘆夜雪等名此時悉难全記（故意留下秋爽齋凸碧山堂凹晶溪館暖香塢等處為後文另換眼目之地步）

又命旧有匾聯俱不必摘去于是先題一絶云

　　啣山抱水建來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观名（詩却平平盖彼不長于此也故只如此）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于吟咏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

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观园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

妹輩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才之長短亦暫吟成不可因我微才所縛且喜宝玉

竟知題咏是我意外之想此中瀟湘館蘅蕪苑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浣

葛山庄此四大處必得别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过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宝玉只得荅應了下来自去搆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筭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难與薛林争衡（一語便冩出宝代二人又冩出探卿知己知彼伏下後文多少地步）只得勉強隨衆塞責而已李紈也勉強湊成一律（不表薛林可知）賈妃先挨次看姊妹們的冩道是

曠性怡情 匾額　　迎春

園成景偹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境游来寧不暢神思

萬象争輝 匾額　　探春

名園築出勢巍巍奉命何慚学淺微精妙一時言不出果然萬物生光輝

文章造化 匾額

惜春

山水横拖千里外，樓台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輝裏，景奪文章造化功。更牽強，三首之中还算探卿略有作意，故後文寫出許多意外妙文。

文采風流 匾額

李紈

秀水明山抱復廻，風流文采勝蓬萊。超妙 綠裁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湊成 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早下瑶台。名園一自邀游幸，未許凡人到此来。

此四詩列于前，正為瀙托下韵也。

凝暉鍾瑞 匾額 便有含蓄

薛宝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鶯出谷，修篁時待凤来儀。恰極 文風已著宸遊夕，孝化應隆歸省時。睿藻仙才盈彩筆，自慚何敢再為辭。好詩 此不

过頌聖應酬耳猶未見長以後漸知

世外仙源匾額　落思便不與人同　林代玉

名園築何處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景物新所謂信手拈来無不是阿顰自是一種心思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末二首是應制詩

余謂宝林此作未見長何也盖後文別有驚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為此在代卿寔不足一為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眾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

者原來林代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眾人壓倒这却何必然尤物方如此不

想賈妃只命一匾一咏到不好違諭多作只胡乱作一首五言律應景罢了請看前詩却云是胡乱應景

彼特宝玉尚未作完只剛作了瀟湘館與蘅蕪苑二首正作

怡紅院一首起草内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宝叙轉眼暼見便趁眾人不理論急

這樣章法又是不曾見過的

如此穿插安得不令人拍案叫絕。壬午季春

忙回身悄推他道他（此他字指賈妃）曰不喜紅香綠玉四字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爭馳了況且蕉葉之說也頗多再想一個字改了罷寶玉見寶釵如此說便拭汗道（想見其搆思之苦力是至情最厭近之小說中滿紙神童天分等語）我這會子搃想不起什麼典故出處來寶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好極）字就是了寶玉道綠蠟可有出處寶釵見問悄悄的（媚極韻極）咂嘴點頭笑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有得寶卿奚落但就謂寶卿無情只是較阿顰施之特正耳）唐錢翊詠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綠蠟乾你都忘了不成（此等處便用硬証實處最是大力量但不知是何心思是從何落想穿插到如此玲瓏錦繡地步）寶玉听了不覺洞開心臆笑道該死該死現成眼前之物偏到想不起來了真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後我只叫你師父再不叫姐姐了寶釵亦悄悄的笑道還

偏又寫一樣是何必意構思而得　畸笏

紙條送遞係應童生秘訣代卿自何処學得一咲　丁亥春

不快作上去只管姐〻妹〻的誰是你姐〻那上頭穿黃袍纔是你姐〻你又認我這姐〻来了一面說笑曰說笑又怕他躭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一段忙中閑文）（已是好看之極出人意外）宝玉只湧續成共有了三首此時林代玉未湧展其抱負自是不快因見宝玉獨作四律大費神思何不代他作両首也省他此精神不（恐有）到的之處（寫代卿之情思待宝玉却又如此是與前文特犯不犯之處）想着便也走至宝玉案傍悄問可都有了宝玉道纔有了三首只少杏帘在望一首了代玉道既如此你只抄録前三首罷趕你寫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這首了說畢低頭一想早已吟成一律（瞧他寫阿顰只如此便妙極）便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在他跟前宝玉打開一看只覺此首比自己所作的三首高過十倍真是喜出望外（送寺文字亦是現書者望外之想）遂忙恭楷呈上賈妃看道

有鳳来儀

臣 宝玉謹題

秀玉初成寔堪宜待鳳凰（起便拿得任）竿ヽ青欲滴個ヽ綠生凉迸砌防階水穿簾碍鼎香（妙句古云竹密何妨水過今偏翻案）莫搖清碎影好夢晝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淨苑蘿薜助芬芳（助字妙通部書所以皆善練字）軟襯三春艸柔拖一縷香（刺画入妙）輕烟迷曲逕冷翠滴迴廊（甜脆滿頰）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淨兩ゝ出嬋娟（双起双敲讀此首始信前云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等批非泛ヽ妄批駁他人到自己身上則無能為之論也）綠蠟（本是玉字此遵宝卿改似較玉字佳）春猶捲（是蕉）紅粧夜未眠（是海棠）憑欄垂絳袖（是海棠之情）倚石護青烟（是芭蕉之神何得如此工恰自然真是好詩却是好書）

对立東風裏（双收）主人應解憐（歸到主人方不落空。王梅隱云咏物体又难双承双落一味双拿則不免牽強此首可謂詩題兩稱極工極切極流离嫵媚）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庄（分題作一氣呵成格調熟練自是阿颦口氣）菱荇鵞兒水桑榆燕子梁（阿颦之心臆才情原与人别亦不是從讀書中得來）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飢餒何須耕織忙（以幻入幻順水推舟且不失應制所以稱阿颦）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前三首之冠遂将浣葛山庄改為稻香村（如此服善妙）又命探春另以綵箋謄錄出方才一共十數首詩出令太監傳与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酥金膾等物賜与宝玉並賈蘭（百忙中点出賈蘭一人不落）此時賈蘭極幼未達

仍用玉兄前擬稻香村却如此幻筆幻体文章之格式至矣盡矣 壬午春

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礼故無别傳賈環從年内染病未痊自有閙處調養故亦無傳（補明方不遺失）那時賈薔帶領十二個女戲在樓下正等的不耐煩只見一太監飛來說作完了詩快拿戲單来賈薔急將錦冊呈上並十二個花名单子少時太監出来只点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一捧雪中伏賈家之敗）　第二齣乞巧（長生殿中伏元妃之死）

第三齣仙緣（邯鄲夢中伏甄宝玉送玉）　第四齣離魂（伏代玉死所点之戲劇伏四事乃牡丹亭中通部書之大過節大関鍵）

賈薔忙張羅扮演起来一個〻歌欺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虽是粧演的形容却作盡悲歡情狀（二句畢矣）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盤糕点之属進来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之物喜的忙接了（何喜之有伏下後面許多文字只用一喜字）

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説齡官極好再作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作遊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為此二齣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定要作相約相罵二齣叙釧記中総隐後文不尽風月等文

按近之俗語云能養千軍不養一戲蓋甚言優伶之不可養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業稍優出衆此一人則拿腔作勢轄衆恃能種種可悪使主人逐之不捨責之不可雖欲不憐而實不能不憐雖欲不愛而實不能不愛余歷梨园子弟廣矣各各皆然亦曾与慣養梨园諸世家兄弟談議及此衆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閲石頭記至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二語便見其恃能壓衆喬酸姣妒淋漓滿紙矣復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將和盤托出与余三十年前目睹身親之人現形于紙上使言石頭記之為書情之至極言之至恰然非領畧过乃事迷陥过乃情即現此茫然嚼蠟亦不知其神妙也

賈薔扭他不過如何反扭他不过其中隠許多文字只得依他作了賈妃甚喜命不可難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可知尤物了額外賞了兩疋宮緞兩個荷包並全銀錁子食物之類又伏下一個尤物一段新文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又遊玩忽

見山環佛寺忙另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寓通部人事一篇熱文卻如此淡收又額外加恩與一般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啓賜物俱齊請驗等例乃呈上羃節賈妃從頭看了俱甚妥協即命照此遵行太監听了下来一一發放原来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拄杖一根茄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四疋福壽綿長宮紬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錁十錠吉慶有魚銀錁十錠邢夫人王夫人二分只減了如意拐杖念珠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宝墨二匣金銀爵各二隻表礼按前宝釵代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宝硯一方新樣格勢式金銀錁二对宝玉亦同此此中忽夫上宝玉可思賈蘭則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銀錁二对尤氏李紈鳳姐等皆金銀錁四錠表礼四端外表礼二十四端清錢一百串是賜与賈母王夫人及諸姊妹房中奶娘衆丫鬟的賈珍賈璉

一回離合悲歡夾寫之文真如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尚有許多忙中閑閑中忙小波瀾一絲不漏一笔不苟

賈环賈蓉等皆是表礼一分金錁一双其餘彩緞百端金銀千両御酒華筵是賜東西兩府凡园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灯諸人的外有清錢五百串是賜厨役優伶百戲雜行人丁的衆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啓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听了不由的滿眼又滚下泪来却又免強推笑拉住賈母王夫人的手緊緊的不忍釋放（使人鼻酸）再四叮嚀不須掛念好生自養如（有因乎）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内省視一次見面是儘有的何必傷惨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萬不可如此奢華靡費了（妙極之讖試看別書中專能故用一不祥之語為讖今偏不然只有如此現成一語便是不再之讖）（只看他用一倘字便隱諱自然之至）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了賈妃虽不忍別怎奈皇家規範違錯不得只得忍心上輿去了这里諸人好容易將賈母王夫人安慰解劝攙扶出园去了正是

第十九回

話説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悦又發内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補还一句細方見省親不獨賈家一門也）不必細説

且説栄寧二府中因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〻力倦各〻神疲又将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収拾了两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安躲静獨他是不能脱淂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挣着與無事的人一様（下伏病源）第一個宝玉是極無事最閒暇的偏這日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来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纔淂回来（一回一回各生机軸總在人意想之外）因此宝玉只和衆了頭們擲骰子赶圍棋作戲（寫出正月光景）正在房内頑的没興頭忽見了頭們来回説東府珍大爺来請過去看戲放花灯宝玉听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来（総是新正妙景）宝玉想上次襲人

喜吃些物便命留与襲人了自已回过賈毋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边唱的是丁郎認父黄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宫姜子牙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真〃熱閙　倏爾神鬼乱出忽又妖魔畢露甚至於揚旛過会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声遠聞巷外形容尅剥之至弋揚腔能事畢矣。閱至此則有如耳內喧嘩目中离乱後文至隔墻聞裊晴絲数曲則有如魂隨笛轉魄逐歌銷形容一事〃〃畢真石頭是第一能手矣　滿街之人個〃都讚好熱閙戲别人家斷不能有的必有之言　宝玉見繁華熱閙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開各處閒耍先是進内去和尤氏和了环姬妾說笑了一回便出二門来尤氏等仍料他出来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幡等只顧猜枚行令百般作楽也不理論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里边去了故也不問至於跟宝玉的小厮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宝玉这一来了必是晚間纔散回

此偷空也有去會賭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更有或嫖或飲的都私散了待晚間再来那小些的都鑽進戲房里瞧熱鬧去了宝玉見一個人没有曰想這里素日有個小書房名——内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畫的湧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里自然——

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湧我去望慰他一回（极不通極胡說中寫出絕代情痴宜乎衆人謂之瘋傻）想着便往書房裡来剛到窗前聞湧房内有呻吟之韻宝玉到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又帶出小兒心意一絲不落）乃乍着胆子舔破窗紙向内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湧一脚踹進門去将那兩個唬開了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宝玉忙跪求不迭宝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么說開口好便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

情景逼真如見如繪　鑑堂

看那丫頭雖不標緻到还白淨些微亦有動人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宝玉跺脚道还不快跑此等搜神奪魄至神至妙處只在囫圇不解中得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去了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活宝玉移之他人不可急的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宝玉因問那丫頭十幾歲了茗烟道大不過十六七歲了宝玉道連他的歲屬也不問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

按此書中寫一宝玉其宝玉之為人是我輩于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目曾親覩者又寫宝玉之發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獨于世上親見這樣的人不曾即閲今古所有之小説奇傳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於顰兒処更為甚其囫圇不解之中實可解可解之中又説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見一宝玉真聞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閲石頭記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玉顰兒至痴至呆囫圇不解之語中其詩詞雅謎酒令奇衣奇食奇玩等類固他書中未能然在此書中評之猶為二着

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烟大笑道若説出名子来話長真真新鮮奇文竟是寫不

妙文句似原作註

吙音希
吙々笑貌

出来的（若都寫的出來何以見此書中之妙 脂研）據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個夢（又一個夢只是隨手成趣耳）夢見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卍字的花樣（千奇百怪之想所謂牛溲馬勃皆至藥也魚鳥昆虫皆妙文也天地間無一物不是妙物無一物不可不成文但在人意捨取耳此皆信手拈來隨事成趣大游戲大慧悟大解脫之妙文也）所以他的名子叫作卍兒（音萬）宝玉听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說着沉思一会茗烟因問二爺為何不看這樣的好戲宝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来逛逛就遇見你們了这会子作什庅呢茗烟吙吙笑道这会子没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逛逛去一会子再往这里来他們就不知道了（茗烟此時只要掩飾方纔之過故設此以悅宝玉之心）宝玉道不好仔細花子拐了去便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还可就来茗烟道熟近地方誰家可去这却难了宝玉笑道依我的主意

偺們竟我你㐲大姐〻去瞧他在家作什庅咳（呢）（妙宝玉心中早安了這着但恐茗烟不肯引去耳恰遇茗烟私行淫媾為宝玉所協故以城外引以悅其心宝玉始悦出往㐲家去非茗烟適有罪所恊万不敢如此私引出外别家子弟尚不敢私出况宝玉哉况茗烟哉文字荀撰細極）茗烟笑道好〻到忘了他家又道若他們知道了説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必不可少之語）宝玉道有我呢茗烟听説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展眼已到門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㐲自芳（随姓成名随手成文）彼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几個外甥女兒（一樹千枝一源万派無意随手伏脉千里）几個侄女兒来家正吃菓茶听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㐲自芳慌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的驚疑不止連忙抱下宝玉来在院内嚷道宝二爺来了別人听見还可襲人听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来迎着宝玉一把拉着問你怎庅来了宝玉笑道我怪悶的来瞧〻你作什庅呢襲人听了纔

放下心来[精細週到]嗐了一声笑道[轉至笑字妙神]你也特胡鬧了[該說〻是]浔可作什庅来呢一面又問茗烟还有誰跟来[細]茗烟笑道别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听了復又驚慌[是必有之神理非特故作頓挫]說道这还了浔倘或碰見了人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車碰馬轎紛〻的若有個閃失也是頑浔的你們的胆子比斗还大都是茗烟調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嬝〻們打你[該說〻的更是指研]茗烟撅了嘴道二爺罵着打着叫我引了来這会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别来罢不然我們還去罢[茗烟賊]花自芳忙劝罢了已是来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骯髒爺怎庅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来襲人拉了宝玉進去宝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来都低了頭羞慚〻的花自芳母子兩個百般怕宝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摆菓桌又忙倒好茶[連用三又字上文一個百般神理活現脂硯]

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妙不寫襲卿忙正是忙之至若一寫襲人忙便是庸俗小派了）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也不敢亂給東西吃（如此至微至小中便帶出家常情他書寫不及此）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鋪在一個炕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脚炉墊了脚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炉掀開焚上仍蓋好放與寶玉懷內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疊用四自己字寫得寶襲二人素日如何親洽如何尊荣此時一盤托出盖素日身居侯府綺羅錦綉之中其安富尊荣之寶玉親密浃洽勤慎委婉之襲人是分所應當不必寫者也今於此一補更見其二人平素之情義且暗透此回中所有母女兄長欲為贖身角口等未到之過文）

彼時他母兄已是忙壞另齊齊整整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補明寶玉自幼何等嬌貴以此一句留與下部後數十回寒冬噎酸虀雪夜圍破毡等处对看可為後生過分之戒嘆嘆）因笑道既來了沒有空去之礼好歹嚐一点兒也是來我家一淌（淂意之態是纔与母兄較）

（争以後之神理最細）說着便拈了几個松子穰（惟此品稍可一拈別品便大儲了）吹去細皮用手拍（帕）托着送與宝玉〻〻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八字画出縷愀泪之一女兒是好形容且是宝玉眼中意中）回悄問襲人好〻的哭什么襲人笑道何嘗哭纔迷了眼揉的回此便遮掩過了（伏下後文所補未到多少文字）當下宝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襲人道你特為往这里来又換新（衣）服他們（指晴雯麝月等）就不問你往那去的（必有是問閱此則又笑盡小說中無故家常穿紅掛綠綉緞綾羅等語自謂是富貴語究竟反是寒酸話）宝玉笑道珍大爺那里去看戲換的襲人点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这個地方不是你来的宝玉笑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还替你留着好東西呢（生員切己之事）襲人悄笑道悄〻的叫他們听着什么意思（想見二人来日情常）一面又伸手從宝玉項上將通灵玉摘了下来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〻〻時常說起来都當

自一把拴住至此諸形景動作將有意徽諸峰芸斬中隱事也

希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儘力瞧了再瞧什麽希罕物兒也不過是這麽個東西（行文至此固好看之極且勿論按此言固是襲人得意之話蓋言你等所希罕不得一見之寶我却常守常見視為平物然余今窺其用意之旨則是作者借此正為貶玉原非大觀者也）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寶玉掛好又命（如語重耳）他哥哥去或僱一乘小轎或僱一輛小車送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為不妨為的是碰見人（細極）花自芳忙去僱了一頂小轎來眾人也不敢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菓子與茗烟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直送寶玉至門前看着上轎放下轎簾花茗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等我同二爺還到東村[府]里混一混綫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公子口氣）花自芳听說有理忙將寶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到难為你了于是仍進後門來俱不

在話下却說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这些丫鬟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也有趕圍
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瓜子皮偏奶母李嬤拄拐進来請安瞧瞧寶
玉見寶玉不在家丫頭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人人都看不過獨寶玉看得過）
回嘆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来你們越發没了樣兒了（說得是原該說）别的媽
媽們越不敢說你們了（補明寶玉雖不吃乳豈無伴從之媼嫗哉）那寶玉是丈八
的灯台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家的（用俗語入妙）只知嫌人家贜這是他的屋子由
着你們遭塌越不成体統了（所以為今古未有之一寶玉）這些丫頭們明知寶玉不
講究這些二則李嬤嬤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調侃入微妙）如今管他們不
着因此只顧頑並不理他那李嬤嬤还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麼
時辰睡覺等語丫頭們總胡乱答應有的說好（寔在有的）一個討厭的老貨李嬤嬤又

問道這盞碗里是酥酪怎不送與我去我就吃了罢說畢拿匙就吃（寫聾鍾奶姆便是聾鍾奶姆）一個丫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逗下無痕）回来又惹氣了（照應茜雪楓露茶前案）你老人家自已承認別帶累我們受氣（這等話玉声口必是晴雯無疑）李嬷吶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壞了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也是應該的难道待襲人比我还重难道他不想〻怎庅長大了我的血变的奶吃的長這庅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怎庅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里調理出来的毛丫頭什庅阿物兒（虽暫委曲唐突襲卿然亦怨不得李媼）一面說一面賭氣将酥酪吃盡又一丫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宝玉还時常送東西孝敬你老去豈有為這個不自在的（听這声口必是麝月無疑）李嬷道你們也不必粧狐媚

子哄我打量上次為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照應前文又用一攆屈殺宝玉然在李媼口中毕肖）明兒有了不是我再来領説着賭氣去了（過至下回）少時宝玉回来命人去接襲人只見睛雯淌在床上不動（嬌態已慣）宝玉曰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到是贏的誰知李老太ミ来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宝玉笑道你别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説着襲人已来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宝玉何處吃飯多早晚回来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一時換衣卸粧宝玉命取酥酪来了环ミ們回説李奶ミ吃了宝玉綫要説話襲人便忙笑道原来是留的这个多謝費心前兒我吃的時候好吃ミ過了好肚子疼足的（鬧）吐了綫好（了）他吃了到好擱在这里到白遭塌了（与前文應失手砕鍾遥对通部襲人皆是如此一絲不錯）我只想風干栗子吃你替我剥栗子我去鋪床（必如此方是）宝玉听了信以為真方把酥

略丢開取栗子来自向灯前檢剥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个穿紅的是你什广人若是遇女兒之後沒有一段文字便不是宝玉亦非石頭記矣襲人道那是我两姨妹子宝玉听了讚嘆了两声这一讚嘆又是令人囫圇不解之語只此便抵過一大篇文字襲人道嘆什广只一嘆字便引出花解語一回来我知道你心里的緣故想是說他那里配紅的補出宝玉素喜紅色这是激語宝玉笑道不是〻〻那様的不配穿紅的誰还敢穿活宝玉我因為見他寔在好的狠怎广也淂他在偺們家就好了妙談妙意襲人冷笑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还要揀寔在好的丫頭纔往你家来妙答宝玉並未說奴才二字襲人連補奴才二字最是劲却恕不淂作此語宝玉听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偺們家来必定是奴才不成勉强如聞說親戚就使不淂更强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說的事宝玉便不

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庅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冲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几两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挑他是故意激宝玉笑道你說的話怎庅吽我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里沒的我們這種濁物

妙号後文又曰鬚眉濁物之稱今古未有之一人始有此今古未有之妙稱妙号

到生在這里 這皆宝玉意中心中確寔之念非前勉強之詞所以謂今古未之一人耳听其囫圇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觸之心審其癡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未見之文字說不得美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賬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平凡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恰恰只有一顰兒可对令他人徒加評論捴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脫胎何等骨肉余閱此書亦愛其文字耳寔亦不能評出此二人終是何等人物後觀情榜評曰宝玉情不情代玉情情此二評自在評癡之上亦屬囫圇不解妙甚

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到也是嬌生慣養的呢我姨爹姨娘的宝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宝玉听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嗐了两声宝玉

所謂不入耳之言也

心思另是一樣余前評可見 正是不自在又听襲人嘆道 襲人亦嘆自有别論 只從我来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宝玉听這話内有文章 余亦如此 不覺吃一驚 余亦吃驚 忙丟下栗子問道怎庅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兒听見我媽和哥々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来就贖我出去的呢 即余今日尤难為情况當日之宝玉哉 宝玉听了这話越發怔了因問為什庅要贖你襲人道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这里的家生子兒一家子都在別處獨我一个人在这里怎庅是个了局 說得極是 宝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难 是頭一句駁故用貴公子声口無理 襲人道從来没这道理便是朝廷宮裡也有個定例或幾年一選几年一入也没有個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了 一駁更有理 宝玉想一想果然有理 自然 又道老太々不放你也难 第二層伏

（祖母溺愛更無理）襲人道為什庅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难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〻老太〻（宝玉並不提王夫人襲人偏自補出週密之至）必不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們家幾兩銀子留下我然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平常的人比我強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了跟着老太〻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百忙中又補出湘雲来真是七穿八達淂空便入）如今又伏侍了你幾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為伏侍的你好不叫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伏侍的好是分內應當的不是什庅奇功我去了仍舊有好的来了不是沒了我就不成事（再一駁更精細更有理）宝玉听了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自然心內越發急了（原當急）回又道雖然如此說我只一心留下你不怕老太〻不和你母親說多〻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急心腸故入于霸道）

这卻是真心話

無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漫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淂別的事東西因為你喜欢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淂吃虧可以行淂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斷不肯行的三駁不獨更有理且又補出賈府自家慈善寬厚等事

宝玉听了思忖半晌正是思忖只有去理寔無留理乃說道依你說你是去定了自然

襲人道去定了 口氣像極 宝玉听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見疑余亦如此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都是要去的妙可謂觸類傍通活是宝玉我就不該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兒可謂見首知尾活是宝玉說着便賭氣上床睡去了又到無可奈何之時

原來襲人在家听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補前文他就說至死也不

回去的又説當日原是你們没飯吃就剩我还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没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補出襲人幼時艱辛苦狀与前文之香菱後文之晴雯大同小異自是又副十二釵中之冠故不浮不補傳之）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可謂不幸中之幸）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罵况且如今爺雖没了你們却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还艱難把我贖出来再多掏澄幾個錢也还罷了其實又不難了這会子又贖我作什么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以上補在家今日之事與宝玉問哭一句針對）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来的了况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着賈宅是慈善寛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身價銀一併賞了這是有的事呢（又夹帶出賈府平素施為来与襲人口中針對）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伏下多少後文）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

（朱批：孝女義女）（朱批：百忙二二）（朱批：我也要笑）（朱批：孝女義女）

下賤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又伏下多少後文先一句是傳中陪客此一句是傳中本旨

曰此他母子兩了也就死心不贖了既如此何得襲人又作前語以愚宝玉不知何意且看後文

次後忽然宝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況一件閑事一句閑文皆無警甚

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發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一段情結脂硯

如今且說襲人自幼見宝玉性格異常四字好所謂說不得好又說不得不好也

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眾小兒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只如此說更好所謂說不得聰明賢良說不得痴呆愚昧也

近來仗着祖毋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覔放蕩弛縱四字妙評脂硯

任性恣情四字更好亦不涉于惡亦不涉于淫亦不涉于驕不過一味任性耳

最不喜務正迂还是小兒同病

每欲劝時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

然後好下箴規原来如此今見他默々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不独解語亦且
有智自己原不想栗子吃的只因怕為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茜雪之茶等事可謂
矣而多智術之是以假以栗子為由混過宝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丫頭子
人
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己来推宝玉泪痕滿面正是無可奈何之時襲人便笑道
這有什庅傷心的你果然留我々自然不出去了宝玉見這話有文章宝玉不愚
便說道你到說々我还要怎庅留你我自己也难說了二人素常情義襲人笑道
俗們素日好処再不用說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兩三件
事来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
宝玉忙笑道你說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々好親姐々疊二語活見從紙上走一宝玉下来如聞其呼
見其笑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兩三百不成話却是宝玉口中只求你

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脂硯齋所謂不知是何心思始得口出此等不成話之至奇至妙之話諸公請如何解得如何評論。所聆者正爲此偏于聆時一飛灰还不犯妙甚）好灰还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灰还有知識奇之不可甚言矣余則謂人尚無知識者多々）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々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爱那里去就去了（是聰明是愚昧是小兒淘氣余皆不知只覺悲感難言奇理愈妙）急的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々的正爲劝你這些更說的狠了宝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宝玉道改了再要說你就擰嘴还有什庅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罢假喜也罢只是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来（宝玉又誚謗讀書人恨此時不能一見如何誚謗）也教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里想着我家代々讀

[只說多日一次，呵々玉兒々々，你到底哄的那一个]

[新解真々新解]

[所謂開方便门]

[大家所々可進了好說的話]

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喜讀書已經他心里有氣又愧々而且背前背後乱說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子叫作祿蠹二字從古未見新奇之至难怨世人謂之可殺余却最喜又說只除明々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已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已意混編纂出來的宝玉目中猶有明々德三字心中猶有聖人二字又素日皆作如是等語宜乎人々謂之瘋傻不肖這些話怎麼怨得老爺不氣不時々打你叫別人怎麼想你宝玉笑道再不說了那原是那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又作是語說不得不乖覺然又是作者瞒人之處也还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一件是婦女心意調脂弄粉二件若不如此亦非宝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是又作此一語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此一句是聞所未聞之語宜乎其父母厭責也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宝玉道都改々々再有什麼快說襲人笑道再也沒有了只是凡百的事檢点些不任意任

情的就是了（總包括盡矣其所謂花解語者大矣不独冗冗為兒女之分也）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宝玉笑道你[在]這里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縱坐了也没甚趣（調侃不淺然在襲人能作是語實可愛可敬可服之至所謂花解語也）二人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快著三更了該睡了[睡覺罷]方纔老太太打發嬷嬷來問我答應睡了宝玉命取表來（照應前鳳姐之文）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正（表則是表的寫法前形容自鳴鐘則是自鳴鐘各盡其神妙）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体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还扎挣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和衣淌在炕上宝玉忙回了賈母傳醫[看]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吃一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

（朱批：花解語一段乃襲卿滿心滿意將玉兒為終身得靠千妥萬當故有是余閱至此余為襲卿一嘆　丁亥春畸笏叟）

（朱批：這下引係）

他蓋上被渥汗宝玉自去代玉房中来看視為下文留地步彼時代玉自在床上歇午了环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内静悄々的宝玉揭起綉線軟簾進入里間只見代玉睡在那里忙去上来推他道好妹々纔住了好姐々又聞好妹々太約宝玉一日之中一時之内此六个字未曾暫离口角妙纔吃了飯又睡覚将代玉換醒若是別部書中寫此時之宝玉一進来便生不軌之心突萌苟且之念更有許多賊形鬼状等醜態邪言矣此却反推喚醒他毫不在意所謂說不得淫場是也

代玉見是宝玉曰說道你且出去倠々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还没有歇過来補出嬌怯態度渾身酸疼宝玉道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宝玉又知養身代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略歇々兒你且別处去鬧會子再来宝玉推他道我往那去呢見了別人就怪膩的所謂只有一顰可対亦屬怪事代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老々寔々的坐着偺們說話

兜宝玉道我也歪着代玉道你就歪着宝玉道没有枕頭（綿纏密秘入微）偺們在一個枕頭上（更妙漸通漸近所謂意綿綿之）代玉道放屁（如聞）外頭不是枕頭拿一个来枕着宝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来笑道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那个腌臜老婆子的代玉听了睁開眼（睁眼）起身（起身）笑道（笑）真〻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妙語）（妙之至想見其態度）請枕這一个說着将自已枕的推与宝玉又起身将自已的再拿了一个来自已枕了二人对面倒下代玉一回看宝玉左边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来以手撫之細看（想見其綿纏態度）又道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妙極補出素日）宝玉側身躲笑道（对推醒看）不是刮的（指甲刮）只怕是纔剛替他們淘漉胭脂膏子擂上了一点兒（還与後文平兒於怡紅院晚粧時对照）說着便找手帕子要揩拭代玉便用自已的帕子替他揩拭了（想見情之脉〻意之綿綿）口

一句描寫玉刻骨刻髓至已盡矣　壬午春

内說道你又幹这些事了（又是功戒語）幹也罷了（一轉細極这方是顰卿不比別人一味固執死功）必定还要帶出幌子来便是舅〻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孝舌討好兒（補前文之未到伏後文之線脉）吹到舅〻耳緊又有該大家不干净惹氣（大家二字何妙之至神之至細膩之至乃父責其子縱加以笞楚何能使大家不干净哉今偏大家不干净則知賈母如何管孫責子怒于衆及自己心中多少抑鬱難堪難禁代憂代痛一齊托出）宝玉總未听見这些話（可知昨夜情切〻之語亦屬行雲流水矣）只聞湏一股幽香却是從代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却像似淫極然究竟不犯一些）（溢意）宝玉一把便將代玉的袖子拉住要瞧〻籠着何物代玉笑道冬〻寒〻十月誰帶（口頭語猶在[illegible][illegible]之時）什庅香呢宝玉笑道既然如此这香是那里来的代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正是按諺云人在氣中忘氣魚在水中忘水余今續之曰美人忘容花則忘香此則代玉不知自骨肉中之香同）想必是櫃子里頭的香氣衣服上燻染的也未可知（有理）宝玉搖頭道未必这

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自然）代玉冷笑道（冷笑便是文章）难道我也有什么羅漢真人給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没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朵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活顰兒一絲不錯）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宝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这么些不給你个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着番身起来将两支手呵了两口（活画）便伸手向代玉膈肢窩内两脇下乱撓代玉素性觸癢不禁宝玉两手伸来乱撓便笑的喘不過氣来口里說宝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如見如聞）宝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还說这些不說了代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奇問）宝玉見問一時解不来（一时原难解終遜代卿一等正在此等处）曰問什么暖香代玉点頭嘆笑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

有暖香去配宝玉方听出来是颦儿活画然这是阿颦一生心事故每不禁自及之

宝玉笑道方纔求饒如今更説狠了説着又去伸手代玉忙笑道好哥ゝ我可不敢了宝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説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个不住代玉奪了手道这可該去了宝玉笑道去不能偺們廝ゝ文ゝ的淌着説話兒説着復又倒下代玉也倒下用手帕子蓋上臉西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説此鬼話先一總代玉只不理宝玉問他几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古蹟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代玉只不荅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原来只為此故不暇傷人嘲笑所以放蕩無忌處不特此一件耳便哄他道嗳喲你們揚州衙門里有一件像个説故事的大故事你可知道代玉見他説的鄭重且又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因問什么又哄我看書人事宝玉見問便忍着笑順口謅道

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　代玉笑道就是扯謊自來也沒听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里知道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

山名洞名摹兒已知之矣

不先了此句可知此謊再謅不完的

代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謅

林子洞里原來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耗子亦能升座且議事自是耗子有賞罰有制度矣何今之耗子猶穿壁嚙物其升座者置而不問哉

因說明日乃是臘八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果品短少須得趁此打劫些來方妙議的是這事宜乎為鼠矣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的小耗原來能于此者便是小鼠前去打听一時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听已畢惟有山下廟里果米最多廟里原來最多妙妙老耗問米有几樣果有几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果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玉老耗听了大喜即時点、

難道耗子也要臘八粥吃一笑

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

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了香玉一種因又拔令箭

[玉兒也知瑣碎以稱近香妙]

[玉兒ミミ庚寅聲兒了]

問誰去偷香玉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愿去偷香玉老耗並衆耗見

他這樣恐不諳練且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却是法術

無边口齒伶俐机謀深遠（的妙九三句暗為代玉作評諷）此去管比他們偷的还巧

[不直偷可畏可怕]

呢衆耗忙問如何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変也変

[可畏]

成個香玉滾在香玉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見却暗ミ的用分身法搬運漸ミ

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果然巧而且最毒直偷者可妨此法不能妨矣可惜這樣才情這樣套術却只一耗耳）衆耗听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么個変法你先変個我們瞧ミ

[奇文怪文]

瞧小耗听了笑道这個不难等我变来說畢搖身說変竟変了一個最標緻美

四三三

玉生香是要与小恙梨香院对看愈覺生動活潑且前以代玉後以宝釵特犯不犯好看煞丁亥春畸笏叟

貌的一位小姐象耗忙笑道変錯了変錯了原說変果子的如何変出小姐来余亦說変錯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没見識面只認得这果子是香玉却不知塩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香玉呢前面有試才題对額故緊接此一篇無稽乱話前無則可此無則不可蓋前傳宝玉之懶為者此傳宝玉不得不為者世人誹謗無礙奬誉不少代玉听了番身爬起来按着宝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說着便拧的宝玉連連央告說好妹妹饒我罢再不敢了我因為聞你香忽然想起这個故典来代玉笑道饒罵了人还說是故典呢一語未了只見宝釵走来妙笑問誰說故典呢我也听听代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有誰他饒罵了人还說是故典宝釵笑道原来是宝兄弟怨不得他他肚子里的故典原多妙諷只是可惜一件妙轉凡該用故典之時他偏就忘了更妙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里的芭蕉詩就

談記得眼面前的到想不起來别人冷的那樣你急的只出汗（與前拭汗二字針对不知此書何妙了如此有許多妙談妙語機鋒詼諧各得其時各盡其理前梨香院代玉之諷則偏兒越此則正而趣二人真是对手兩不相犯）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代玉听了笑道阿弥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〻你一般也遇見对子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説這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嚷吵鬧起来正是

詩詞寫手作之同府妙林抄録之人遺漏

玉盈城

脂硯齋重平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宝玉在林代玉房中說耗子精宝釵撞來諷刺宝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訊刺取笑那宝玉正恐代玉飯后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 云宝玉亦知醫理郤只是在頰釵等人前方露亦如後回許多明理之語只在閨前現露三分越在兩村等經濟人前如痴如呆実令人可恨但兩村等視宝玉不是人物豈知宝玉視彼等更不是人物故不与接談也宝玉之情痴十六乎假手看官細評 幸而宝玉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代玉方不欲睡自己纔放了心忽听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听了一听林代玉先笑道這是你媽々和襲人叫喊呢那襲人也莫罷了你媽々再要認真排場他可見老背晦了 襲卿能使顰卿一讚愈見彼之為人矣覌者諸公以為如何

宝玉忙要赶過来宝釵忙一把拉住道你别和你媽〻吵纔是他老糊塗了到（的是宝釵行事）要讓他一步爲是 宝釵如何現者思之 宝玉道我知道了説畢走来只見李嬷〻拄着拐棍在当地駡（活像过时奶媽駡了頭）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在襲卿身上去叫下撞天屈来）我抬举起你来這會子我来了你大様大様的倘在炕上見我来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粧（看這句几把批書人唬殺了幸有）狐媚子哄宝玉哄的宝玉不理（此句不然我石兄襲卿掉地矣）我听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几兩臭銀子買来的毛了頭這屋里你就作耗如何使淂好（雖寫得酷肖然唐突我襲卿實難爲情）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還妖精似的哄（若知好事多魔方）宝玉不哄襲人先（会作者之意）只道李嬷〻不過爲他倘着生氣少不淂分辨説病了纔出汗朦着頭原没看見你老人家等語後来只管听他説哄宝玉粧狐媚又説配小子等由不淂又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来宝玉雖听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様少不淂替襲人分辨病了吃藥等話又説你不信只問别的了頭們李嬷〻听了這話益發氣起

来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里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帮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来的我都知道那此事我只和你在老太々々々跟前去講々了我把你奶了这庅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丢在一傍逞着丫頭們要我的強一面說一面也哭起来彼時代玉宝釵等也走過来劝說媽々你老人家担待他們一点子就完了李嬷々見他二人来了便拉住訴委屈將當日吃茶茜雪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撈々叨々說个不清可巧凤姐正在上房算完輸贏賬听得後面声嚷動便知是李嬷々老病發了排揎宝玉的人正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于人便連忙赶過来拉了李嬷々笑道好媽々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纔喜欢了一日你是个老人家別人高声你还要管他們呢难道反不知道規矩在这里嚷起来叫老太々生氣不成你只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里

真有是語

真有是事

冤枉冤哉

囫圇語難解

奶媽拿手話

四字嬷々是甚重二人身分

好極妙極畢肖極

找上文

有此等情事

阿凤兩提老太々是叫老嫗想襲卿是老太々的人况又雙関大

特為乳母傳照暗伏後文倚勢奶娘線脉石頭記無閑文並虚字在此 壬午孟夏 畸笏老人

茜雪至獄神廟方呈正文襲

人正文标昌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　丁亥夏畸笏叟

一段特为怡红袭人晴雯茜雪三鬟之性情见识身分而写　己卯冬夜

烧的滚热的野鸡快来跟我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体勿泛泛看去　何等现成何等自然的是凤卿笔法）

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泪的手帕子那李嬷嬷脚不沾地跟了凤姐走了一面还（一丝不漏）

說我也不要这老命了越性今兒没了規矩鬧一場子討个没臉強如受那娼

婦蹄子的氣後面宝釵黛玉随着凤姐兒这般都拍手笑道虧这一陣風来把（批书人也要这样说）

个老婆子撮了去了宝玉点頭嘆道这又不知是那里的賬只揀軟的排揎昨（看官将一部书中人一一想来收拾文字非阿凤俱有琐细引致难石头记得力）

兒又不知是那个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了一句未了晴雯在傍笑道誰又不（处俱在此）

瘋了得罪他作什么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带累别人袭人一面哭

一面拉宝玉道為我得罪了一个老奶奶你这会子又為我得罪这些人这还

不彀我受的还只是拉别人宝玉見他这般病势又添了这些煩惱連忙忍氣

吞声安慰他仍旧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他歪在傍边劝他只養

着病别想着这些〻没要紧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為這些〻事生氣這屋里一刻
是言非謬語也
还站不得了個只是天長日久只管這樣可吽人怎庅樣纔好呢時常我劝你
别為我們得罪人你只顧一時為我們那樣他們都記在心里遇着坎兒說的
伏狐媚子等語不寔〻好語的是襲卿
好說不好听大家什庅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泪又怕宝玉煩惱只淂又
免強忍着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藥来宝玉見他纔有汗意不肯吽他
起来自已便端着就挑與他吃了即命小丫頭子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
心中时〻刻〻正意語也
飯到底老太〻太〻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来我就静〻的
倘一倘也好宝玉听說只淂替他去了簪环看他倘下自往上房来同賈母吃
畢飯賈母犹欲同那几個老管家嬷〻鬪牌解悶宝玉記挚着襲人便回至房中
見襲人朦〻睡去自已要睡天氣尚早彼時睛雯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热鬧找

麝月閒々無語令余酸鼻正所謂對景傷情 丁亥夏 畸笏

死央琥珀等要戲去了独見麝月一個人在外間房里灯下抹骨牌宝玉笑問
道你怎不同他們頑去麝月道没有錢宝玉道床底下堆着那広些还不彀你
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里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里上頭是灯地
下是火那些老媽々子們老天拔地伏侍一天也該叫他們歇々小丫頭子們
也是伏侍了一天這會子还不叫他們頑々去所以讓他們都去罷我在這里
看着宝玉听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因笑道我在這里坐着你放心去罷
麝月道你既在這里越發不用去了偺們兩個説話頑笑豈不好宝玉笑道偺
兩個作什広呢怪没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説頭癢這會子没什広事我替你
篦頭罷麝月听見便道就是這樣説着將文具鏡匣搬来卸去釵釧打開頭髮
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々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々走進来取錢

正文

灯節

豈敢

每于如此等處石兄何常輕々放過不介意來

作者欲瞞看官又被批書人看去了

全是襲人口氣所以後來代任

金閨細事如此寫

嬌憨滿紙令人叫絕　壬午九月

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哦雖交盃盞还没吃到上頭了宝玉笑道你来

虽謔語亦少露怡紅細事

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没那麽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摔簾子出去了宝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内相視宝玉便向鏡内笑道滿屋里就只是

此係石兄得意處

他磨牙麝月听說忙也向鏡中擺手宝玉會意忽听唿一声簾子响晴雯又跑

好看趣　麝月擺手

進来問道我怎麽磨牙了偺們到得說說麝月道你去你的罷又来問人了晴

為此可見　好看煞　找上文

雯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道等我撈回本兒来再說話說着一經出去了

閑上一段兒女口舌却寫麝月一人有襲人出嫁之後宝玉宝釵身边还有一人雖不及襲人週到亦可免微嫌小敝等患方不負宝釵之為人也故襲人出嫁後云好歹留着麝月一語宝玉便依從此話可見襲人雖去實未去也寫晴雯之疑忌亦為下文跌扇角口等文伏脉却又輕輕抹去正見此時都在幼時雖微露其疑忌見得人各禀天真之性善惡不一往後漸大漸生心矣但觀者凡見晴雯諸人則惡之何愚也哉要知自古及今愈是尤物其猜忌妬忿甚若一味渾厚大量涵養則有何可令人怜愛護惜哉然後知宝釵襲人等行為並非一味蠢拙古版以女夫子自居当绣幔灯前綠窗

月下亦頗有或調或妬輕俏艷麗等說不過一時取樂買笑耳非切ㄟ一味妬才嫉賢也是以高諸人百倍不然宝玉何甘心受屈于二女夫子哉看過後文則知矣故觀書諸君子不必惡晴雯正該感晴雯金閨繡閣中生色方是

這里宝玉通了頭命麝月悄ㄟ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至次日清晨起来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覺得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宝玉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边来閑逛彼時正月内学房中放年学閨閣中忌針却都是閑時賈环也過来頑正遇見宝釵香菱鶯兒三個赶圍棋作耍賈环見了也要頑宝釵素習看他亦如宝玉並沒他意今兒听他要頑讓他上来坐了一處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己羸了心中十分欢喜後来接連輸了几盤便有些着急赶着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若擲个七点便羸若擲个六点下該鶯兒擲三点就羸了因拿起骰子来恨命一擲一个作定了五那一个乱轉鶯兒

寫环兄先羸亦是天生地設現成文字　己卯冬夜

拍着手只叫么（好看煞）〔嬌憨如此〕賈环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来賈环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来然後就（賈也好看）拿錢說是個六点鶯兒便說分明是個么宝釵見賈环急了便瞅鶯兒說道越大越没規矩难道爺們还賴你还不放下錢来呢鶯兒滿心委曲見宝釵說不敢則声只得放下錢来口内嘟囔說一個作爺的还賴（酷肖）我們這幾個錢連我也不在眼里前兒我和宝爺頑他輸了那些（倒捲簾法實寫幼時往事可傷）也没着急下剩的錢还是幾個小了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罢了宝釵不等說完連忙斷喝賈环道我拿什庅比宝玉呢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蠢驢）我不是太〻養的（觀者至此有不捲簾厭看者乎余替宝卿實難為情）說着便哭了宝釵忙劝他好兄弟快别說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宝玉走来見了这般形况問是怎庅了賈环不敢則声宝釵素知他家規矩凡作兄弟的都怕哥〻〔大族規矩原是如此一系兒不錯〕却不知那宝玉是不

又用諱人語瞞看官

己卯冬二辰

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弟兄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踈了况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这樣还有人背後談論还禁得轄治他了更有個獃意（此意不獃）思存在心里你道是何獃意因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親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代玉宝釵等諸人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為萬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于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这個獃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說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这句（听了这一个人之話）話所以弟兄之間不过尽其大槩的情理就罷了（堂上教子必你自己說罷我把你作怪來的人看）並不想自己是丈夫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环等都不怕他却怕賈母纔讓他三分如今宝釵恐怕宝玉教訓他到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环掩飾宝玉道大正月里哭什麼这里不好

你别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到念糊塗了比如这件東西不好横竪那一件好就棄了這件取那個难到你守着这个東西哭一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来取樂頑的既不能取樂就往别處去再尋樂頑一會子难到这笑取樂頑了不成到（數子卻會立這樣意說這樣話）招自己煩恼不如快去為是賈環听了只得回来趙姨娘見他这般曰問又是（多事人尋口談吐畢肖）那里墊了踹窝来了一問不荅再問時賈環便說同宝姐姐頑的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宝玉哥哥攆我来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指攀去了下流沒脸的東西那里頑不淂誰叫你跑了去討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窓外过都听在耳内便隔窓說道大正月又怎庅了环兄弟小孩子家一半点兒錯了你（反得了理了）只教導他說这些淡話沒味兒的作什庅憑他怎庅去还有太太老爷管他呢就大口啐（所謂貶中褒想趙姨即不畏阿鳳亦無可回荅）他他現是主子不好了横竪有教導他的人与你什庅相干环兄弟出来跟我

嫺々是彼親生
句々竟成正中
貶趙姨寔難答
言至此方知
題標用彈字
甚要緊
己卯冬夜

頑去賈环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听見叫他忙唯々的出来趙姨娘也

謀妒意正文

不敢則声鳳姐向賈环道你也是個沒氣性的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

借人發脫

笑只愛同那一個姐々妹々哥々嫂子頑就同那個頑你不听我的話反叫这

好阿鳳好口齒句々正言正理趙姨実得不抵姻低頭静聽批至此不禁一大

些人教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的自已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壞心还只

白又大白文

轉得好

管怨人家偏心輸了几個錢就这麼个樣兒賈环見問只得諾々的回說輸了

几者当記一大百千嘆々

一二百鳳姐道虧你还是爺輸了一二百錢就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吊錢

收什得好

来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这麼下流狐媚子我先打

又一折筆更覺有味

了你打發人告訴学里皮不揭了你的為你这个不尊重恨的你哥々牙根癢々不

本来面目斷不可少

是我攔着窩心脚把你的腸子窩出来了喝命去罢賈环喏々的跟了豐兒得

三字寫盡环哥

了錢自已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

一段大家子奴妾吆吻如見如聞正為下
文五鬼作引也余為宝玉肯效凡姐一点

等着二字大有神情看官閉目熟思方知趣味非批書人謾擬也
己卯冬夜

餘風亦可繼宗事之盛諸公當為如何

且說宝玉正和宝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来了

妙極凡宝玉宝釵正閑相遇時非代玉来即湘雲来是恐曳漏文章之精華也若不如此則宝玉久坐忘情必被宝卿見棄杜絕後文成其夫婦時無可談旧之情有何趣味哉

宝玉听了抬身就走宝釵笑道等着偺們兩個一齊走瞧〻他去說着下了炕同宝玉一齊来至賈母這边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他兩個来忙問好廝見

篤湘雲又一筆法特犯不犯

正值林代玉在傍因問宝玉在那里的宝玉便說在宝姐〻家的代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里絆住

總是心中事

諸故机括一動隨机而出

不然早就飛了来了宝玉笑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里一倘就說這話林代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麽事我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还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宝玉忙跟了来問道好〻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你到底也还坐在那里和別人說笑一會子

又来自已納悶林代玉道你管我呢宝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没有個看着你自已作賤了身子呢林代玉道我作賤壞了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宝玉道何苦来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林代玉道偏説死我這会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嵗的如何宝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鬧我还怕死呢到不如死了干浄代玉忙道正是了要是这樣鬧不如死了干浄宝玉道我説我自已死了干浄别听錯了話賴人正説着宝釵走来道史大妹〻等你呢説着便推宝玉走了此特宝釵尚未知他二人心性故来劝後又察其心性故擲之不聞矣這里代玉越發氣悶只向窓前流泪没兩盞茶的工夫宝玉仍来了蓋宝玉亦是心中只有代玉見宝釵難却其意故暫随彼去以完宝釵之情故少坐仍来也林代玉見了越發抽〻噎〻的哭個不住宝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来劝慰、不料自已未張口只見代

石頭性用如此筆伏

明〻寫湘雲来是正文只用二三答言反接寫玉林小角口又用寶釵岔開仍不了局再用千句柔言百般溫態正在情完未完之時湘雲突在號嬌音之文終見真已實奇有家秘之筆也　丁亥夏　畸笏叟

玉先說道你又来作什庅横豎如今有人和你頑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作什庅来死活憑我去罷了宝玉听了忙上来悄悄的說道你这庅個明白人难道連親不間踈先不僣後也不知道（八字足可消氣）我雖糊塗却明白这两句話頭一件偺們是姑舅姊妹宝姐姐是两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踈第二件你先来偺們两個一桌吃一床睡長的这庅大了他是纔来的豈有个為他踈你的林代玉啐道我难道為叫你踈他我成了个什庅人了呢我為的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為的是（我的）你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此二語不獨觀者不解料作者亦未必解不但作者未必解想石頭亦不解不过述宝林二人之語耳石頭既未必解宝林此刻更自已亦不解皆随口說出耳若觀者必欲要解須自揣自身是宝林之流則洞然可解若自料不是宝林之流則不必求解矣万不可記此二句不解錯謗宝林及石頭作者等人）林代玉听了低頭一語不發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

怪了你〻再不知道你自已沤人难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的这樣你怎庅到反把个青肷披風脱了呢真〻奇絶妙文真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此等奇妙非口中筆下可形容出者宝玉笑道何常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炮燥就脱了林代玉嘆道回来傷了風又該餓着吵吃的了一語仍歸兒女本傳却又輕〻抹去也　二人正說着只見湘雲走来笑道二哥〻林姐〻你們天〻一處頑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兒代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〻也叫不出来只是愛哥〻愛哥〻的回来赶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四五了宝玉笑道你孝慣了他明兒連你还咬起来呢可笑近之野史中滿紙羞花閉月鶯啼燕語除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燕飛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別个不美矣今見咬舌二字加以湘雲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見陋且更孝輕俏嬌媚儼然一嬌憨湘雲立于紙上捲卷合目思之其愛厄嬌音如入耳內然後將滿紙鶯啼燕語之字樣填糞窖可也史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点兒專挑人的不好你

此作者放筆寫非褒釵貶顰也　己卯冬夜

自已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見一個打趣一個指出一個人来你敢挑他我就伏你代玉忙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宝姐ゝ的短處就算你是好的我算不如你他怎庅不及你呢代玉听了冷笑道我當時是誰原来是他我那里敢挑他呢宝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児淂一個咬舌的林姐夫時ゝ刻ゝ你可听愛厄去阿弥陀佛那纔現在我眼里說的衆人一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此回文字重作輕抹淂力处是鳳姐拉李媙ゝ去借环哥弾壓趙姨細致处宝釵為李媙劝宝玉安慰环哥斷喝鶯児至急為难处是宝顰論心無可奈何处是就拿今日天氣比湘雲冷笑道我当誰原来是他冷眼最好看处是宝釵代玉看凤姐拉李媙云这一陣風玉廝一節湘雲到宝玉就走宝釵

咲說詩着湘雲大笑大說纍兜李咬舌湘雲念佛跑了
数節可使看官于紙上䏻耳聞目覩其音其形之文

脂硯齋重平石頭記

有客題紅樓夢一律失其姓氏惟見其詩意駭警故録於斯

自執金矛又執戈　自相戕戮自張羅

茜紗公子情無限　脂硯先生恨幾多

是幻是真空歷遍　閑風閑月枉吟哦

情機轉得情天破　情不情兮奈我何

凡是書題者不可此為絕調詩句警拔且深知擬書底裡惜乎失石矣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見後　卅回猶不見此之妙此曰嬌嗔箴宝玉軟語救賈璉後曰薛宝釵借詞含諷諫王熈鳳知命強英雄今只從二婢說起後則直指其主然今日之襲人之宝玉亦他日之襲人他日之宝玉也今日之平兒之賈璉亦

他日之平兒他日之賈璉也何今日之玉猶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今日之璉猶可救他日之璉已不能救耶箴與諫無異也而襲人安在哉寧不悲乎救與強無别也甚矣今日平兒救此日阿鳳英氣何如是也他日之強何身微運蹇展眼何如彼耶人世之變遷如此光陰

今日寫襲人後文寫宝釵今日寫平兒後文寫阿鳳文是一樣情理景況光陰事却天壤矣多少恨泪洒出此兩回書

此回襲人三大功直與宝玉一生三大病映射

石頭記

第二十一回 至 三十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賢襲人嬌嗔箴宝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製灯謎賈政悲讖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醉金剛輕財向義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魘魔法姊弟逢五鬼　紅樓夢通灵遇双真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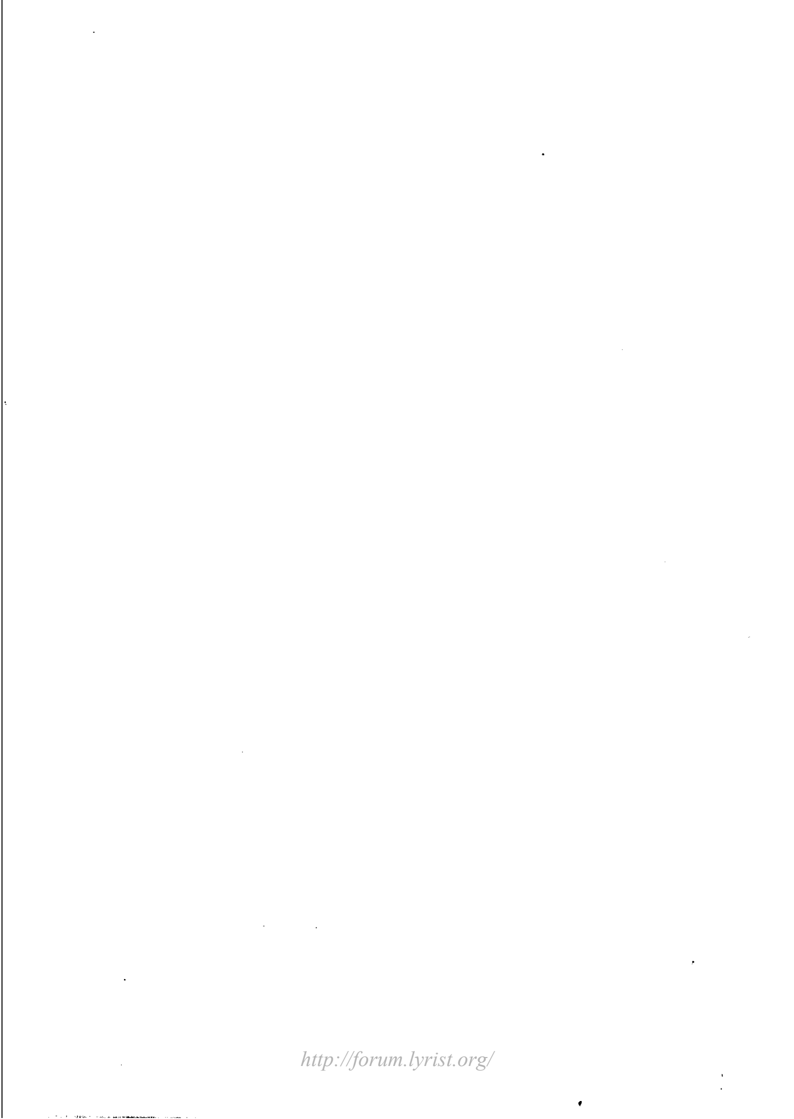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残紅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宝釵羞籠紅麝串

享福人福深还禱福　斟情女情重愈斟情

宝釵借扇机帶双敲　椿灵劃薔痴及局外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宝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代玉趕上宝玉在後忙說仔細絆跌了那里就趕上了林代玉赶到門前被宝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劝道饒他這一遭罷林代玉搬着手說道我若饒過雲兒再不活着湘雲見宝玉攔住門料代玉不能出來（寫得湘雲与宝玉又親厚之極却不見疎遠代玉是何情思耶）便立住脚笑道好姐〻饒我這一遭罷恰至宝釵來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劝你兩個看宝兄弟分上都丢開手罷（好極妙極）（玉顰雲三人已难解难分插入宝釵云我劝你兩個看宝玉兄弟分上話只一句便将四人一齊籠住不知孰遠孰近孰親孰疎真好文字）代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話是顰兒口吻雖屬尖利真实堪愛堪怜）宝玉劝

道誰敢戲夭你〻不打趣他〻焉敢説你好二你字連二他字華灼之至四人正难分解好前三人今忽
四人俱是書中正眼不可少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边來好文章正是閨中女兒口角之事若只管諄〻不已則成何文矣
那天早又掌灯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探惜等都往賈母这边來大家閑話
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代玉房中安歇前文代玉未來時湘雲宝玉則隨賈母今湘雲已去代玉既來
年歲漸成宝玉各自有房代玉亦各有房故湘雲自應同代玉一処也宝玉送他二人到回房那天已二更多
時襲人來催了几次方回自已房中來睡次日天明時便披衣靸鞋往代玉房
中來時不見紫鵑翠縷二人只見他姊妹兩個尚卧在衾内那林代玉寫代玉身分嚴
嚴容容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一個睡態那湘雲却一把青絲拖于枕
畔被只齊胸一湾雪白的膀子掠于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鐲子又一丫睡態寫代玉之睡態
儼然就是嬌弱女子可憐湘雲之態則儼然是丫嬌態女兒可愛真是人〻俱
尽人〻俱尽丫〻活跳吾不知作者胸中埋伏多少裙釵

宝玉見了嘆道（嘆字奇除玉卿外世人見之自曰喜也）睡覺还是不老実回来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説一面輕〻的替他蓋上林代玉早已醒了〔不醒不是代玉了〕覺得有人就猜着定是宝玉因翻身一看果中其料因説道这早晚就跑過来作什么宝玉咲道這天还早呢你起来瞧〻代玉道你先出去〔一絲不亂〕讓我們起来宝玉听了轉身出至外边代玉起来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服宝玉復又進来坐在鏡台傍边只見紫鵑雪雁進来伏侍梳洗湘雲洗了面翠縷便拿残水要潑宝玉道站着我趂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説着便走過来湾腰洗了两把〔妙在两把〕紫鵑付過香皂去宝玉道這盆里的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两把便要手巾〔在怡紅何其麻事多〻〕翠縷道还是這個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含恨人惜点一丝不漏〕宝玉也不理忙〻的要過青塩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来咲道好妹〻替我梳上頭罢湘雲道这可不能

忘了二字在嬌憨口中自是應聲而出捉筆人却從何處設想而來成此天然對答　壬午九月

到便宜他四字與忘了二字是一氣而來將一侯府千金白描矣　畸笏

了宝玉笑道好妹〃你先時怎庅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庅梳呢宝玉道横竖我不出門又不帶冠子勒子不過打几根散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万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他的頭來一〃梳篦在家不帶冠並不總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帰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縧結住自髮頂至辮稍一路四顆珎珠下面有金墜脚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道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庅少了一顆宝玉道丢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下来不妨被人揀了去到便宜他（妙談道到便宜他四字是大家千金口吻近日多用可惜了的四字今失一珠不聞此四字妙極是極）代玉一傍盥手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了也不知是給了人廂什庅帶去了宝玉不荅（有神理有文章）因鏡台兩边俱是粧奩等物順手拿起来賞玩（何賞玩也寫來奇特）不覺又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边送（是襲人勸後餘文）

梳頭亦有文字前已敘過今將珠子一穿插却天生有是事

純用畫家烘染法

因又怕史湘雲說（好極的是宝玉也）正犹豫間湘雲果在身後看見一手掠着辮子便伸手來拍的一下從手中將胭脂打落說道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總改過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看見这般光景[已]只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忽見宝釵走來因問宝兄弟那去了襲人含笑道宝兄弟那里还有在家里的工夫宝釵听說心中明白又听襲人嘆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礼節也沒個黑家白日鬧的憑人怎麽劝都是耳傍風宝釵听了心中暗忖道到別看錯了这個丫頭听[他]說話到有些識見（此是宝卿初試已下漸成知已蓋宝卿從此心察得襲人果賢女子也）宝釵便在炕上坐了（好逐回細看宝卿待人接物不疏不親不遠不近厭之人亦未見醴密之情形諸声色今日便在炕上坐了益深取襲卿矣二人文字此回為始祥披于此諸公請記之）慢慢的閑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深可敬愛（四字包罗許多文章筆墨不似近之開口便云非諸女子之可比者此句大坏然襲人故佳矣不書此句是大手眼）

前翠縷之言並非白寫

一時宝玉来了宝釵方出去

奇文寫得釵玉二人形景較諸人皆近何也宝玉心凡女子前不論貴賤皆視婭之至豈于宝釵前反生遠心哉盖宝釵之行止端肅恭嚴不可輕犯宝玉欲近之而恐一時有瀆故不敢押犯也宝釵待下愚尚且和平親密何況于兄弟前有遠心哉盖宝玉之形景已泥于闺閣近之則恐不遜反成遠離之端也故二人之遠實相近之至也至顰兒于宝玉実近之至矣却遠之至也不然後文如何反較勝角口諸事皆出于顰哉以及宝玉砸玉顰兒之問祐種種孽障種種憂忿皆情之所隔更何辯哉

此一回將宝玉襲人釵顰雲行止大槩一描已伏後大觀園中文字也今詳批于此後久不忍矣

釵与玉遠中近顰与玉近中遠是要緊兩大船不可粗心看過

宝玉便問襲人道怎么宝姐々和你説的这么[此問]熱鬧[必有]見我進来就跑了問一聲不荅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么我那里知道你們的原故宝玉听了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么[了]動了真氣

宝玉如此

襲人冷笑道我那里敢動氣只是從今已後別進这屋子了横竪有人伏侍你再別来支使我々仍旧还伏侍老太々去一面説一面便在炕上合眼

倒下（醋妬妍憨假態至矣盡矣觀者但莫認真此態為幸）寶玉見了這般景況深為駭異（好可知未嘗見襲人之如此技）

（贅也）禁不住赶来劝慰那襲人只管合了眼不管（与卑究前面妓態如何愈覺可愛倆其）寶玉無了

主意因見麝月進来（偏麝月来好文章）便問道姐々怎么了（如見如聞）麝月道我知道么問

你自己便明白了（又好麝月）寶玉听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嘆道不理我罷

我也睡去（真乎詐乎）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歪下襲人听他半日無動靜々的（又是好文唐突我襲卿）

打鼾料他睡着便起身拿一領斗蓬来替他剛壓上只听忽的一聲寶玉便掀

（吾不忍也）

過去也仍合目粧睡（偶偶爛熳）襲人明知其意便点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従此

後我只當（粧）啞（巴）子再不說你一聲兒如何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怎么了你

又劝我你劝我也罷了纔剛又沒見你劝我一進来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

（這是委曲了石兒）

还摸不著是什么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听見你劝我什么話了襲人

石頭記每用囫圇語處無不精絕奇絕且總不覔相犯　壬午九月　畸笏

（方是囫圇語却從有生以來肺腑中出千斤重）

道你心里还不明白还等我說呢正鬧著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边來胡乱吃了半碗仍回自已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傍边抹骨牌宝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里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宝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咲着出來喚了兩個小丫頭進來宝玉拿一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只見兩個小丫頭在地下站著一個大些兒的生得十分水秀（二字奇絕多少姣態包括一今古野史中無有此文也）宝玉便問你叫什麼名子那丫頭便說叫蕙香（也好）宝玉便問是誰起的蕙香道我原叫芸香的（原俗）是花大姐〻改了叫蕙香宝玉道正經該叫晦氣罷了什麼蕙香呢（好極趣極）又問你姊妹几個蕙香道四個宝玉道你是第几個的蕙香道我是第四個的宝玉道明兒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

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花襲人三子在內說的有趣一面說一面命他到了茶來吃襲人和

麝月在外間听了抿嘴而笑一絲不滑好精神這一日宝玉也不大出房此是襲卿第一功勞也也不和姊

妹丫頭等厮閙此是襲卿第二功勞也自己悶〻的只不過拿自書解悶或弄筆

墨此等未必成功較往日終有微補小益所謂襲卿有三大功也也不使喚衆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四兒是

個聰敏乖巧不過的丫頭又是一個有害無益者作者一生為此所悞批者一生亦為此所悞于開卷凡見如此人世人故為喜你此把恨蓋四字悞人甚矣被悞者深感此批見宝玉用他〻變盡方法籠絡宝玉他好但不知襲卿之心思何如

至晚飯後宝玉因吃了兩杯酒眼餳耳熱之際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

有興今日却冷清〻的一人对灯好沒興趣待要赶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

意已後越來劝宝玉惡劝此是第一大病也若拿出做上的規矩來鎮唬似乎無情太甚宝玉重情不重礼此是第二大病也說不得橫心只當他們死了橫竪自然也要過的便权當他們

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此意却好，但襲卿輩不忍如此棄也。寶玉之情，今古無人可比，固矣。然寶玉有情極之毒，亦世人莫忍為者，看至後半部則洞明矣。此是寶玉三大病也。寶玉看此世人莫忍為之毒，故後文方能懸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寶釵之妻、麝月之婢，豈能棄而為僧哉。玉一生偏僻處。

正看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此上語本莊子

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動（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動（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

趁自酒興不禁而續，是非者自站地步處。謂余何人耶

敢續莊子為奇極怪極之筆從何設想怎不令人叫絕　己卯冬夜

這亦暗露玉兄閑窗淨几不寂不離之工業　壬午孟夏

者也（直似莊老奇甚怪甚）續畢擲筆就寢頭剛着枕便忽（就）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此猶是襲人餘功也想每日每夜宝玉自是心忙身忙口忙之極今則怡然自適雖此一刻於身心無所補益能有一時之閑、自若亦豈非襲卿之所使也）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神極之筆試思襲人不來同卧亦不成文字來同卧更不同成文字如云和衣衾上正是來同卧不來同卧之間何神奇文妙絕矣好襲人真好石頭記得真、好述者錯不錯真好批者批得出）宝玉將昨日的事已付與意（肚）外（更好可見玉卿的是天真爛熳之人也近之所謂歛公子又曰老好人又曰無心道人是也除不知尚古淳風）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看涼着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們廝鬧若直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宝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生睡得今忽見宝玉如此料他心意回轉便越性不採他宝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好看煞）宝玉無法只得拉住他的手笑道你到底怎

趙香梗先生秋樹根偶譚内宪州少陵台有子美詞為郡守毀為己詞先生嘆子美生遭喪亂奔走無家孰料千百年後數椽片瓦猶遭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固改公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數句為

広了連問几聲襲人睁眼說道我也不怎広你睡醒了你自過那边房里去梳洗再遲了就赶不上（說得好通快）宝玉道我過那里去（問得更好）襲人冷咲道你問我々（三字如聞）知道你爱往那里去就往那里去從今咱們兩個丢開手省得鶏声鵞鬭叫别人笑横竪那边膩了過来这边又有個什広四兒五兒伏侍我們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宝玉笑道你今还記着呢襲人道一百年还記着呢（非擇一把群那能至此）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当耳傍風夜里說了早起就忘了（这方是正文直勾起花解語一回文字）宝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跌兩段說道我（又用幻筆瞞過看官）再不听你說就同这個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清早起这是何苦来听不听什広要緊也值得这種樣子（已留後文地步）宝玉道你心里那里知道我心里急襲人咲道（自此方咲）你也知道着急広可知我心里怎広樣快起来洗臉去罷說着二人方（結得一星渣汁全無且合怡）

少陵解嘲少陵遺像太守欺無力忽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折克非己祠傍人有口呼不得夢歸来兮闔嘆息白日無光天地黑安得廣厦千萬官太守取之不盡生欽頌公祠免毀安如山瀆

仁常事

起來梳洗宝玉往上房去後誰知代玉走來見宝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翻出昨兒的莊子来看至所續之処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題筆續書一絶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作踐南華莊子因
不悔自己無見識　却將醜語怪他人

寫得痛快非顰兒不可真好顰兒真好顰兒好詩若云知音者顰兒也至此方完箴玉半回

不用宝玉見此詩若長若短亦是大手法

寫畢也往上房来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来誰知鳳姐之女大姐病了正乱着請大夫来胗脉大夫便說替夫人奶〻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病

在子腳艱难化出

王夫人鳳姐听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醫生回道病虽險却順到还不妨預備桑虫猪尾要緊鳳姐听了登時忙將起来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〻一面

之令人感慨悲憤心常耿耿

壬午九月因索書甚迫姑誌于此非批石頭記也爲續莊子因數句真是打胭脂陣坐透紅粉關另開生面之文無可評處

又借阿顰詩自相鄙駁可見余前批不謬　己卯冬夜

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点鋪盖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几個一面寫得如見其景）外面又打掃淨室款起的兩個（此二字内）醫生輪流斟酌診脉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来斋戒鳳（生出許多事来）姐與平兒都隨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個賈璉只离了鳳姐便要尋事独寢了兩夜便十分难熬便暫將小厮們内有清俊的選来出火不想荣國府内有一個極不成器破爛酒頭厨子名喚多官（今是多多也妙名）人見他懦弱無能都喚他作多渾虫（更好今之渾虫更多也）因他自小父母替他在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来往年紀生得有几分人才見者無不羡爱他生性輕浮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虫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荣寧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個媳婦美貌異常輕浮無比衆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兒（更妙）如今賈

〔宝玉不見詩是後文餘步也石頭記得力所在 丁亥夏 畸笏叟〕

璉在外熬煎往日也曾見過這媳婦失過魂魄只是惧嬌妻外妾寵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兒也曾有意璉只恨沒空今聞賈璉挪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走兩淌去招惹惹的賈璉似飢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廝們計議合同掩遮謀求多以金帛相許小廝們焉有不允之理況都和這媳婦是好友一說便成是夜二鼓人定多渾虫醉昏在炕賈璉便溜了來相会進門一見其態早已魄飛魂散也不用情談款叙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身筋骨癱軟〔淫極虧想得出〕使男子如卧棉上〔如此境界自勝西方蓬萊等處〕

〔好水滸傳之句〕

更兼淫態〔總為後文宝玉一篇作引〕浪言壓倒娼妓諸男子至此豈有惜命者哉那賈璉恨不得連身化在他身上〔親極之語 趣極之談〕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說道你家女兒出花兒供肖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到為我臟了身子快离了我這里罷賈璉一面大

〔淫婦勾人慣加反語看官着眼〕

〔一部書中只有此一段醜極太露〕

之文寫于賈璉身上恰極當極 己卯冬夜

看官熟思寫珍璉輩當以何等文方妥方恰也 壬午孟夏

動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我那里管什麽娘娘那媳婦越浪賈璉越醜態畢露〔亂語不倫的是有之〕〔着眼再從前看如何光景〕（可以噴飯）一時事畢兩個又海誓山盟難分難捨此後遂成相契（趣文相契作如此用相契掃地矣）一日大姐毒盡〔好個日子〕班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還願焚香慶賀放賞已畢〔隱得好〕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恩愛自不必煩絮次日早起鳳姐往上屋去後平兒收拾賈璉在外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妙 子程）抖出一綹青絲來平兒会意忙拽在袖内（好極不料平兒大有襲卿之身分可謂何地無材蓋遇亦有別耳）〔此係今日〕便走至这边房内來拿出頭髮來向賈璉咲道這是什麽（好看之極）賈璉看見着了忙搶上來要奪平兒便跑被賈璉一把揪住〔無情太甚〕按在炕上掰手要奪口内咲道小蹄子你不趁早拿出來我把你膀子撅了平兒〔有生活〕咲道你就是沒良心的我好意瞞着他來問你到賭狠（利害）你只賭狠（利害）等他回來我告訴他看你怎麽着（看）賈璉听說忙陪咲道好寶貝兒賞我罷我再不賭狠了（利害）

（好听 好看）

此段係書中情之瑕疵寫為阿鳳生日潑醋回及一大風流寶玉悄看晴雯回作引伏線千里外之筆也 丁亥夏 畸笏

〔之極逃不他婆卿〕一語未了只听鳳姐聲音進來了〔驚天駭地之文如何不知下文怎樣了信使賈璉及觀者一齊喪膽〕〔石頭記大法小法累〻如是並不爲厭〕褪知道平兒剛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〻找樣子平兒忙答應了我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了麼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麼沒有平兒道我也怕丟了下一兩件細細的查了查也不少鳳姐道不少就好只是別多出來罷〔奇〕〔看玉兒此事不怕寒叫絕〕平兒笑道不丟萬幸誰還添出來呢鳳姐冷笑道這半個月難保干淨或者有相厚的丟下的東西戒指汗巾香袋兒再至于頭髮指甲都是東西〔好何鳳令人膽寒〕〔可兒〻卿亦明知故說耳〕一夕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賈璉在鳳姐身後只望着平兒殺雞抹脖使眼色兒平兒只粧〔余白〕着看不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〻的心一樣我就怕有這些個留神搜了〔有三分主意〕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〻不信時那些東西我還沒收呢奶〻親自翻尋〔查點〕

一遍去〔好平兒遍天下 惧內者未感謝〕鳳姐笑道傻丫頭〔可嘆可笑竟 不知誰傻〕他便有這些東西那里就叫咱們翻着了〔好阿凤好文字每係閨中女兒口角小事 讀之無不聰明伶失痴心真假之感〕說着尋了樣子又上去了平兒指着鼻子〔好看煞〕恍着頭笑道〔可見︰︰〕這件事怎么回謝我呢〔嬌俏如見 迥不犯襲〕〔御嗇月 一草〕喜的個賈璉身癢難撓跑上來摟着心肝腸肉乱叫乱謝平兒仍拿了〔不但賈兒癢︰即批書人此刻几乎落筆試問看官此際若何光景〕頭髮笑道這是我一生的把柄了好就好不好就抖漏出這事來賈璉笑道你只好生收着罷千萬別叫他知道口里說着瞅他不妨便搶了過來笑道你拿〔畢肖璉兒不分玉石但負我平姐奈何︰︰〕着終是禍患不如我燒了他完事了〔妙設使平兒再不致泄漏故仍用 賈璉搶回後文遂失悔過脉也〕一面說着一面便塞于靴掖內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東西过了河就折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賈璉見他嬌俏動情便摟着求欢被平兒奪手跑了急的賈璉彎着腰恨道死促狹小淫婦一定浪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醜態如見淫声如聞 今古淫書未有之章法〕

平兒在窗外咲道我浪我的誰叫你動火了
妙極之談直是理事工夫所謂不可正照風月鑑也
难道圖你受用一回叫他知道了又不待見我
阿平此言作者語後人千不画押一笑
鳳姐醋妬於平兒前就如是況他人乎余謂鳳姐必是運于諸人况者不信今平兒說出然乎否乎
賈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礶打个稀爛他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的只許他同男人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畧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侄兒大的小的說說咲咲就不怕我吃醋了已後我也不許他見人
無理之甚却是妙極趣談天下懼內者背後之談皆如此
平兒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個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別說他了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
本是一路神氣
都是你們行的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都死在我手里一句未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窗外就問道要說話兩個人不在屋里說怎麼跑出一個來隔着窗子是什麼意思賈璉在窗內接道

此等章法是在戲場上淂來、一笑　畸笏

你可問他到像屋里有老虎吃他呢好平兒道屋里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庅鳳姐兒笑道正是沒人纔好呢平兒听說便說道这話是說我呢鳳姐笑道笑字妙平兒反正色鳳姐反陪笑奇極意外之文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說着也不打簾子讓鳳姐自己先摔簾子進來往那边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若在屋裡何敢如此形景不要加上許多小心平兒、、有何說呢的來說道平兒瘋魔了这蹄子認真要降伏我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听了已跑其內形景寫尽了跑到炕上拍手咲道我竟不知平兒这庅利害從此倒伏他了鳳姐道都是你慣的他我只和你說賈璉听說忙道你兩個不和又拿我來作人我躲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里去賈璉道我就來鳳姐道我有話和你商量不知商量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收後淡雅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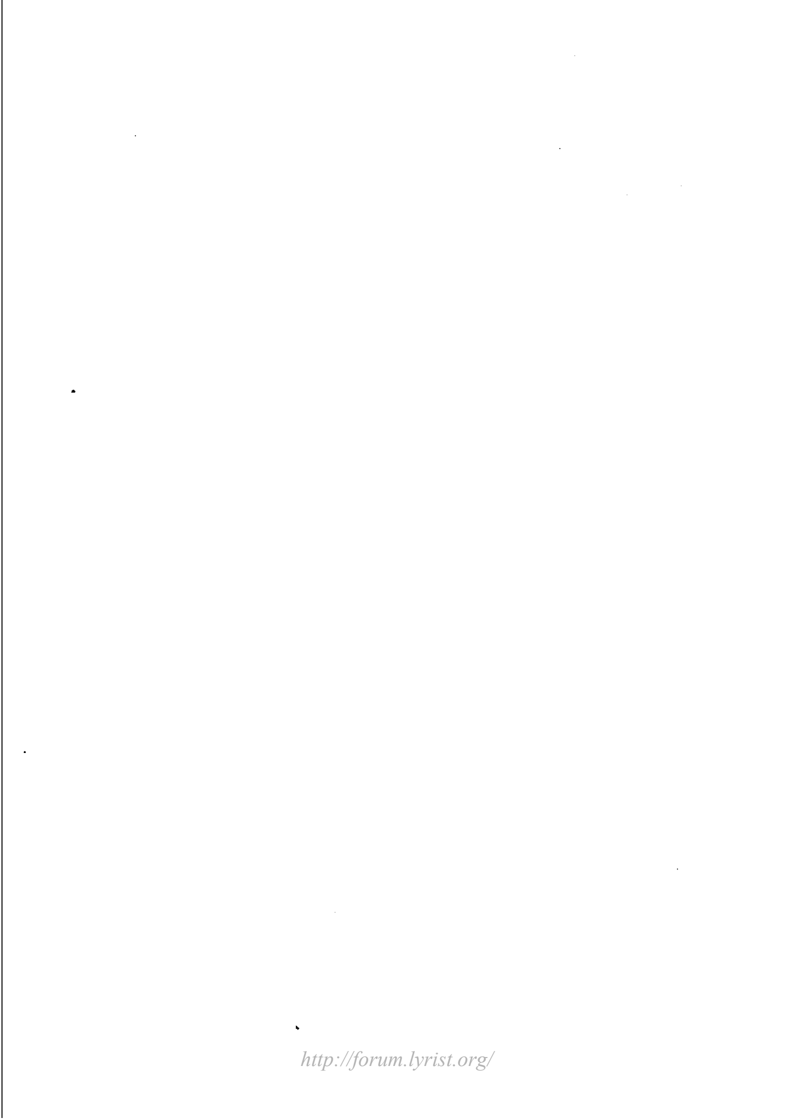
正是

淑女從來多抱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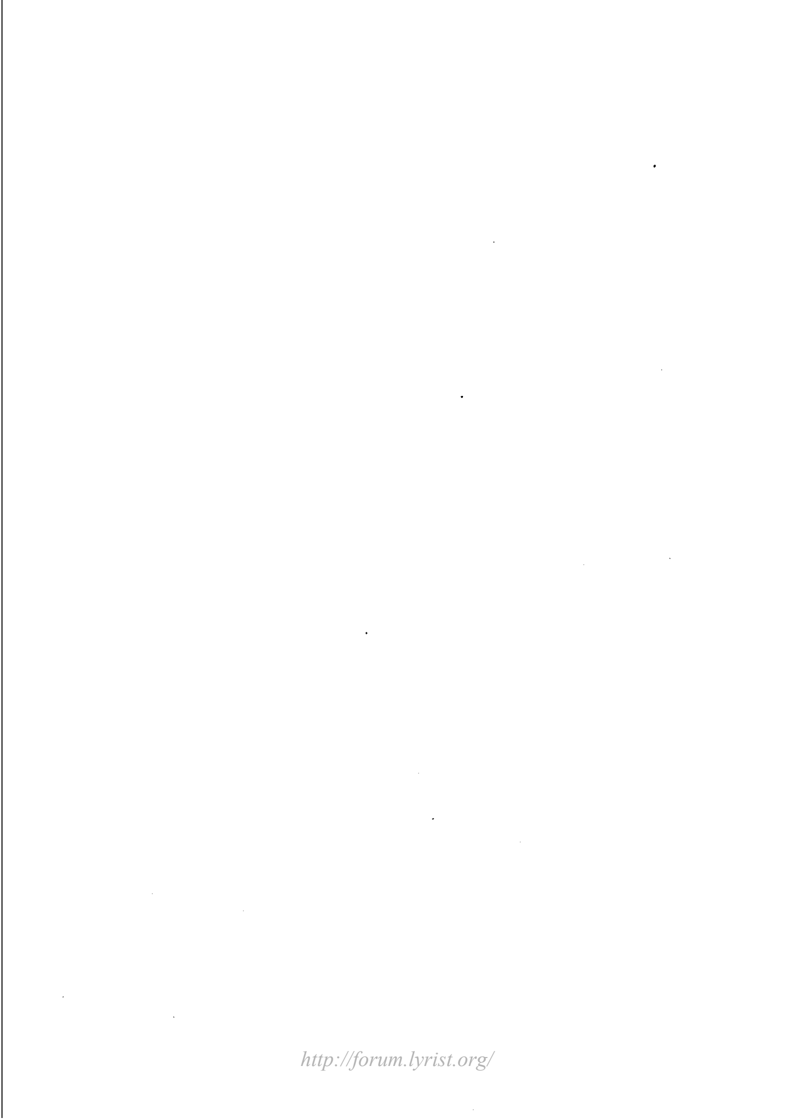
嬌妻自古便含酸

二語包盡古今

萬〻世裙釵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脂硯斎重評石頭記巻之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製灯謎賈政悲讖語

話説賈璉听鳳姐兒説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〻的生日（好）你到底怎麼樣呢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会子到沒了主意鳳姐道大生日料理不過是有一定的則例在那里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有心机人在此）賈璉听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今兒糊塗了有比例（呀）那林妹〻就是比例往年怎麼給林妹〻過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〻過就是了（比例引的極是無怪賈政委以家務也）鳳姐听了冷笑道我难道連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這麼想定

將薛林作甄玉賈玉看書則不失執筆人本旨矣 丁亥夏 畸笏叟

了但昨兒听見老太〻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听見薛大妹〻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筭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作生日想來若果真替他作自然比往年與林妹〻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比林妹〻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們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你了賈璉笑道罷〻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彀了我還怪你說着一竟去了不在話下一段題綱寫得如見如聞且不失前篇俱內之旨最奇者代玉乃賈母溺愛之人也不聞為作生辰却云特意与宝釵實非人想得着之文也此書通部皆用此法瞞過多少見者余故云不寫而寫是也

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因要回去賈母因說等過了你宝姐〻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听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已舊日作的兩色針線活計取來為宝釵生

前看鳳姐问璉作生日数語甚泛泛至此見賈母蠲貲方知作者写阿鳳心机無丝毫漏筆 己卯冬夜

小科諢解頤却爲借當伏線 壬午九月

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四字評倒代玉是以特從賈母眼中寫出 寫出太君高興世家之常事耳）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己蠲資二十兩喚了鳳姐來交與他備（置）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家常話却是空中樓閣）作生日不拘怎樣誰还敢争又辦什麽酒戲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花上几兩巴巴的找出这霉爛的（了）二十兩銀子來作東西（道）这意思还叫我陪上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匾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勒指我們舉眼看看誰不是兒女难道將來只有宝兄弟頂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些梯已只留于他我們如今雖不配使別苦了我們这個彀酒的彀戲的說的滿屋里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听听这嘴我也算會說的怎麽說不過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

嘴你和我唧〻的鳳姐笑道我婆〻也是一樣的疼宝玉我也沒處去訴寃到說我強嘴說着又（正文在此一句）引着賈母笑了一回賈母十分喜悅到晚間衆人都在賈母前定昏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宝釵愛听何戲愛吃何物等語宝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食便捴依賈母往日素喜者說了出来（看他寫宝釵比鳳兒如何）賈母更加欢悅次日便先送過衣服玩物礼去王夫人鳳姐代玉等諸人皆有隨分不一不須多記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內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戲台（另有大礼所用之戲台也侯門風俗斷不可少）定了一班新出小戲崑弋兩腔皆有（是賈母好熱鬧之故）就在賈母上房排了几席家宴酒席（是家宴非東閣盛設也非世代公子再想不及此）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宝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已人

鳳姐点戲脂硯執筆事今知者聊聊矣不

這日早起宝玉因不見林代玉（又轉至代玉又字人将代玉亦笑為自己人奇甚不可少也）便到他房中来尋只見林代玉歪在炕上宝玉笑道起来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看那一齣我好点林代玉冷咲道你既这樣説你特叫一班戲来揀我愛听的唱給我看这会子犯不上呲着人借光兒問我（好听之極令人絶倒）宝玉咲道这有什么难的明兒就这樣行也叫他們借偺們的光兒一面説一面拉起他来携手出去吃了飯点戲時賈母一定先叫宝釵点宝釵推讓一遍无法只得点了一摺西遊記（是順賈母之心也）賈母自是欢喜然後便命鳳姐点鳳姐亦知賈母喜熱閙更喜謔笑科諢（寫渴遇到想渴奇趣寔是必真有之）便点了一

怨夫

前批書者聊ゝ今丁亥夏只剩朽物枚寧不痛乎

齣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喜欢然後便命代玉先讓风姐点者是非待风先而後玉也蓋亦素喜风嘲哄得趣之故今故命彼点彼亦自知並不推讓承命一点便合其意此篇是賈母取樂非礼筵大典故如此寫代玉因讓薛姨媽王夫人等賈母道今日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笑偺們只管偺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為他們不成他們在这里白听白吃已經便宜了还讓他們点呢說着大家都咲了代玉方点了一齣不題何戲妙蓋代玉不喜看戲也正是与後文妙曲警芳心留地步正見此時不過草ゝ隨衆而已非心之所愿也然後宝玉史湘雲迎探惜李紈等俱各点了接按齣扮演王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宝釵点宝釵点了一齣魯智深醉鬧五台山宝玉道只好点这些戲宝釵道你白听了这几年

二

的戲那里知道這齣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宝玉道[我]从来怕这些熱鬧宝釵咲道要說這一齣熱鬧你还筭不知戲呢

是極宝釵可謂博学実不似代玉只一牡丹亭便心身不自主矣真有李问如此宝釵是也

你過来[我]告訴你这一齣戲熱鬧不熱鬧是一套北点降唇鏗鏘頓挫韵[音]律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枝寄生草填的極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見說的这般好便凑進来央告好姐〻念与我听〻宝釵便念道慢搵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沒縁法轉眼分离乍赤條〻来去無牽掛那里討烟簑雨笠捲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随縁化

此阕出自山门传奇近之唱者将一任俺改為早辞却無理不通之甚必从一任俺三字則随縁二字方不脫落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之]不已又讚宝釵無書不知林代玉道安靜看戲罷还沒唱山門你到[先唱]粧瘋了

趣極今古利口莫過于優伶此一詼諧優伶亦不得如此急速得趣可謂才人百技也一段醋

湘雲探春二卿正事無不可對人言芳性 丁亥夏 畸笏叟

（意可知）說的湘雲也笑了于是大家看戲至晚散時賈母深愛那作小旦的與一個作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亦發可怜見（是賈母眼中之内之想）因問年紀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嘆息一回賈母令人另拿些肉菓与他兩個又另外賞錢兩串鳳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来宝釵心里也知道便只一笑不肯說（宝釵如此）宝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說（不救必）史湘雲接着笑道到像林妹妹的模樣兒（口五心快無有不可說之事）宝玉听了忙把湘雲瞅了一眼使個眼色衆人却都听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来了說果然不錯一時散了晚間湘雲更衣時便命翠縷把衣包打開收拾都包了起来翠縷道忙什麽等去的日子再包不遲湘雲道明兒一早就走在這里作什麽看人家的鼻子眼睛什麽意思（此是真惱）

事無不可對人言

明明不叫人說出

非顰兒之惱可比然錯怪宝玉矣亦不可不惱

宝玉听了這話忙趕近前拉他說道好妹〻你錯怪了我林妹〻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䒭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你我是怕你得罪了他所以絕使眼色你這会子惱我不但辜負了我而且反到委曲了我若是別人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与我何干呢湘雲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哄我〻也原不如你林妹〻別人說他拿他取咲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他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丫頭得罪了他使不得宝玉急的說道我到是為你反為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外心立刻就化成灰叫萬人踐踹千古未聞之誓懇切盡情宝玉此刻之心為如何

玉兄急了

回護石兄

湘雲道大正月里少信嘴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話歪話

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的人會轄治你的人听去別叫我啐（此人為誰）
你說着一逕至賈母里間忿忿的倘着去了宝玉沒趣只得又來
尋代玉剛到門檻前代玉便推出来將門閂上宝玉又不解何意
在窗外只是吞聲叫好妹妹代玉總不理他宝玉悶悶的垂頭
自審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斷不能劝（宝玉在此時一劝必崩了　襲人見机甚妙）
那宝玉只是呆呆的站在那里代玉只當他回房去了便起来
開門只見宝玉还站在那里代玉反不好意思不好再関只得抽身
上床倘着宝玉隨進来問道凡事都有個原故說出来人也不
委曲好好的就惱了終是什麼原故起的林代玉冷笑道問的
我到好我也不知為什麼原故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拿我比戲子取

咲宝玉道我並没有比你我並没咲為什庅惱我呢代玉道你还要比你还要咲你不比不咲比人比了咲了的还利害呢宝玉听説無可分辯不則一声（何便無言可辯真令人不解前文湘雲方來正言弾妬意一篇中顰玉角口後收至掛子一篇余已注明不解矣回思自心自身是玉顰之心則洞然可解否則無可解也身非宝玉則有辯有答若宝玉則再不能辯不能答何也㧾在二人心上想来）代玉又道這一節还怨得再你為什庅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庅心莫不是他和我頑他就自輕自賤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貧民的丫頭他和我頑設若我回了口豈不他自惹人輕賤呢是這主意不是這却也是你的好心只是那一ケ偏又不領你这好情一般也惱了（顰兒自知雲兒惱用心甚矣）你又拿我作情到説我小性兒（顰兒却又听見用心甚矣）行動肯惱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惱他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問的却極是但未必心應若能如此将来泪尽夭亡已化烏有世間亦無此一部紅樓夢矣）宝玉見説方纔與湘雲私談

可謂官断十條路

此書如此等文章多〻不能枚舉機括神思自從天分為有其毛錐写人口氣傳神攝魄處怎不令人拍案稱奇叫绝 丁亥夏 畸笏叟

是也

神工乎鬼工乎文思至此尽矣 丁亥夏 畸笏

他也听見了细想自已原為他二人怕生隙惱方在中調和不想並未調成功反已落了兩處的貶謗正與前日所看南華经上有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訊若不繫之再（舟）又曰山木自寇按原注山木漆樹也精脉自出豈人所使之故云自寇言自相戕賊也

源泉自盗等語源泉味甘然後人争取之自尋乾涸也亦如山木意皆寓人智能聰明多知之害也前文無心云看南華经不过襲人等惱時無聊之甚偶以釋悶耳殊不知用于今日大解（誤）舞大竟迷之功甚矣市徒見此必云前日看的是外篇胠篋如何今日又知若許篇然則彼只曾看外篇數語手想其理自然默：看过几篇適至外篇故偶觸其机方續之也若云只看了那几句續便則宝玉彼時之心是有意續莊子並非釋悶時偶續之也且更有見前所續則曰續（的）不通更可咲矣试思宝玉雖愚豈有安心立意与莊叟爭衡哉且宝玉有生以来此身此心為諸女兒應酬不暇眼（前）多少現有益之事尚無暇去作豈忽然要分心於腐言糟粕之中哉可知除閨閣之外並無一事是宝玉立意作出来的大則天地阴阳小則功名榮枯以及吟篇琢句皆是隨分觸情偶得之作不喜失之不悲若当作有心鬱矣只看大覌園題咏之文以筭平生得意之句得意之事矣然亦想不見再吟一句再題一事據此可見矣然後可知前夜是無心順手拈了一本莊子在手且酒興醺：芳悲默：順手不計工拙草：一續也若使順手拈一本近時鼓詞或如鐘無

艷赴会其太子走國芎草也野風耶之傳必亦續之矣观者試看此批然後謂余
不謬所以可恨者彼夜却不曽拈了山门一齣傳奇若使山门在案彼時捻着
又不知于寄生草後續出何芓超凡入圣大覺大悞諸語録来
代玉一生是聰明所悞宝玉是多事者情之事也非世事也多情曰多事亦宗
莊筆而来盖余亦偏矣可嘆阿鳯是机心所悞宝釵是博知所悞湘雲是自愛
所悞襲人是好勝所悞皆不能跳出莊叟言外悲亦甚矣再筆
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来目下不過这兩丁人尚未應酧妥協将来犹欲為何
何看他只这一筆寫湻宝玉又如何用心于世道言閨中红粉尚不能週全何
然碌〻僭欲治世待人接物哉視閨中自然女兒戲視世道如虎狼矣誰云不
矣想到其间也無庸分辯回答自己轉身回房来單兒云与你何干宝玉如此
一回則曰与我何干可也口
生未出心已悞矣但恐不常耳若常存此念林代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
無此一部書矣看他下文如何轉折
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曽發不禁自己越蔟添了氣只此一句又勾起波浪去則
去未則未又何氣哉捻是断
不了这根孽腸忘不了这丁便說道這一去一倍華子也別来也別說話宝玉不
衬害既無而又有也
理此是極心死
処将来如何回房倘在床上只是瞪〻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說一說必
崩

只得以他事来解釋曰說道今兒看了戲又勾出几天戲来宝姑娘一定要还席的宝玉冷咲道他还不还管誰什么相干
大奇大神之文此相干之語仍是近文与顰兒之語之相干也上文来說終存于心却未於宝釵身上發洩素厚者惟顰雲今為彼等尚存此心況于素不契者有不直言者乎情理筆墨無不尽矣
襲人見这話不是往日的口吻曰又咲道這是怎么說好〻的大正月里娘兒們姊妹們都喜〻欢〻的你又怎么这丁行景了宝玉冷咲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欢喜不欢喜也与我無干
先及宝釵後及衆人皆一顰之衬流毒于衆人宝玉之心实僅有一顰乎
襲人咲道他们既随和你也随和豈不大家彼此有趣宝玉道什么是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是赤條〻来去無牽掛
拍案叫好当此一發西方諸佛亦来听此棒喝参此語録
談及此句不覺淚下
还是心中不淨不了斬不断之故
襲人見此光景不肯再說宝玉细想这句趣味不禁大哭起来
此是忘机大悟世人所謂疯顛是也
翻身起来至案遂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已悟已覺是好偈矣　宝玉悟禅亦由情讀書亦由情讀莊亦由情可笑
寫畢自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自悟則自了又何用人亦解哉　此正是猶未正覺大悟也因此亦填一
支寄生草也寫在偈後此処亦續寄生草余前批云不曾見續今却見之是意外之幸也盖前夜莊子是道悟此日是禅悟天花散漫之文也
自已又念一遍自覺無掛碍中心自得便上床睡了前夜已悟今夜又悟二次翻身不出故一世墮落無成也不寫出曲文何辝却留与宝釵眼中寫出是交代过節也　誰想代玉見宝玉此番果断而去故
以尋襲人為由来視動靜這又何必總因慧刀不利未斬毒龍之故也大都如此嘆嘆　襲人咲回已經睡
了代玉听說便要回去襲人咲道姑娘請站住有一个字帖兒瞧瞧是什么話
說着便將方纔那曲子与偈語悄悄拿来遞与代玉看代玉看了知是宝玉一
時感忿而作不覺可咲可嘆是个善知覺何不趁此大家一觧齊証上乘甘心墮落迷津哉　便向襲人道作的

是頑意兒無甚関係代玉說無関係將来必無関係余正恐顰玉從此一悟則無妙文可看矣不想顰兒視之為漠然更曰無関係可知宝玉不能悟也余心稍慰盖宝玉一生行為顰知最確故余聞顰語則信而又信不必定玉而後証之方信也余云恐他二人一悟則無妙文可看然欵為聞我怀為醒我目却愈他二人永墮迷津生出孳障余心甚不公矣世云損人利已者余此愈是矣試思之可發一咲今自宝于此亦可為後人一咲以助茶前酒後之興耳而今後天地間豈不又添一趣談乎凡書皆以趣談讀去其理自明其趣自得矣說畢便携了手回房去与湘雲同看却不合湘雲分崩有趣次日又與宝釵看宝釵看其詞出自宝釵目中正是大関鍵処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碍憑來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疏密從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看此一曲試思作者当日發愿不作此書却立意要作傳奇則又不知有如何詞曲矣看畢又看那偈語又咲道这个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都是我昨兒一支曲子惹出来的這些道書禅机最能移性拍案叫绝此方是大悟徹語録非宝卿不能談此也明兒認真說起这些瘋話来存了这个意思都是從我这一隻

曲子上来我成了个罪魁了說着便撕了个粉碎遞與丫頭們快燒了罢代玉
笑道不該撕苛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个痴心邪話三人果然
都往宝玉屋里來一進来代玉便笑道宝玉我你至貴者是宝至堅者是玉你
有何貴你有何堅 拍案叫绝大和尚来答此机锋想亦不能答也 非單兒第二人無此灵心慧性也 宝玉竟不能
答三人拍手咲道这樣鈍愚还参禅呢代玉又道你那偈末云無可云證是立
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还未尽善我再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是
方干淨 拍案叫绝此又深一層也亦如諺云去年貧只立錐今年貧錐也無其理一也 宝釵道实在这方悟徹当日南
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弘忍在黃梅他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
法詞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
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碓米听了这偈說道美則美了則未了曰

前以莊子為引故偶續之又借顰兒詩一鄙駁兼不寫着落以為瑞过看官矣此回用若許曲折仍用老莊引出一偈来再續

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来無一物何处染塵埃五祖便将衣鉢傳他（出語録揔寫宝卿博斈宏覧勝諸才人顰兒却聡慧灵智非斈力所致皆绝世绝倫之人也宝玉寧不愧杀）今兒這偈語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這句機鋒尚未完全了结這便丢開手不成代玉笑道彼時不能答就筭輸了这会子答上了也不為出奇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禅了連我們兩个所知所能的你还不知不能呢还去叅禅呢宝玉自己為覺悟不想忽被代玉一問便不能答宝釵又比書出語録来此皆素日不見他們能者自己想了一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覚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自寻苦恼想畢便笑道誰又叅禅不过一時頑話罢了說着四人仍復如旧（輕輕抹去也心净难三字不謬）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个灯謎兒命你們大家去猜猜着了每人也作一个進去四人听說忙出去至賈母上房只見一个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灯專為

一壽生草可為大覺大悟已以之工承果位以後無書可作矣却又轉轉用代玉一問机鋒又續偈言二句並用宝釵講五祖六祖問答二塞偈子使宝玉無言可答仍將一大善知識始終

燈謎而製上面已有幾个眾人都争看乱猜小太監又下諭道眾小姐猜着了不要說出来每人只暗暗的寫在紙上一齊封進宮去娘娘自驗是否宝釵等听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絶句並無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难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就猜着了宝玉代玉湘雲探春（此処透出探春正是草蛇灰線後文方不突然）四个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半日一併將賈環賈蘭等傳来一齊各揣出機心寫出（猜謎人形景看他偏于兩次戒机後寫此机心机事足見用意至深至遠）都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在灯上太監拿了去至晚出来傳諭前娘娘所製俱已猜着惟二小姐与三爺猜的不是（迎春賈環也交錯有法）小姐們作的也有猜着了不知是否說着也將寫的拿出来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都胡乱說猜着了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与猜着之人每人一个宮製詩筒（詩筒身边所佩之物以待偶成之句草録暫収之其帰至窓前不致

然不出譬幻之〻榜中作下四景于四書真有机心思說不則〻掛安你不叫絕且歷來小說中萬寫不到者　己卯冬夜

有此也或茜乎成或琢香屑或以倭素為之不一想來奇特事恪不知也　二物極微極雅　一柄茶筅破竹如帚以淨茶具之積也

独迎春賈环二人未得迎春自為頑咲小事並不介意大家小姐賈环便覺得沒趣

且又听太監說三爷說的这个不通娘〻也沒猜叫我帶回问三爷是个什庅

衆人听了都來看他作的什庅寫道是

大哥有角只八个　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愛在房上蹲可發一咲真环哥之謎

諸卿勿咲难為了作者摹擬　衆人看了大发一咲賈环只得告訴太監說一个枕頭一个獸頭戲他好才情怎庅想來　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見元春这般有典自己越发喜樂便

命速作一架小巧精致圍屏灯來設於当屋命他姊妹各自暗〻的作了寫出

來粘于屏上然後預備下香茶細菓以及各色玩物為猜着之賀賈政朝罢見

賈母高興况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設了酒菓備了玩物上房悬了綵灯請賈母賞灯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宝玉一席下面王夫人宝釵代玉湘雲又一席迎探惜三个又一席地下婆娘丫环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里间（細致）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便问怎么不見蘭哥（看他透出賈政極愛賈蘭）地下婆娘忙進里间问李氏李氏起身咲着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没去叫他他不肯來婆娘回覆了賈政衆人都咲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忙遣賈环与两个婆娘将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傍坐了抓菓品与他吃大家說咲取樂往常间只有宝玉長（高）談濶論今日賈政在這里便惟唯唯而已（寫宝玉如此非世家曾経嚴父之訓者斷寫不出此一句）餘者湘雲虽係闺阁弱女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自緘口禁言（非世家経明訓者斷不知此一句寫湘雲如此）代玉本性懶与人共原不肯多語（代玉如此与人多話則不肯多話与宝玉話更多哉）宝釵原不妄

言輕動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瞧他寫寶釵真是又曾經嚴父慈母之明訓又是世府千金自已又天性從礼合節前三人之長並歸于一身前三人向有捏作之態故惟寶釵一人作坦然自若亦不見踰規踏矩也故此一席虽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不樂非世家公子斷寫不及此想近時之家縱其兒女哭咲索飲長者文叙亦以為樂其礼不法何如是耶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之故这一句又明補出賈母亦是世家明訓之千金也不然斷想不及此酒过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自己去後好讓他们姊妹兄弟取樂的賈政忙陪咲道今日原听見老太太这里大設春灯雅謎故也備了綵礼酒席特来入会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以兒子半点賈政如此余亦泪下賈母咲道你在這里他們都不敢說咲沒的到叫我悶你要猜謎時我便說一个你猜猜不着是要罰的賈政忙咲道自然要罰若猜着了也是要領賞的賈母道這个自然說着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稍（所謂樹倒猢猻散是也）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的是賈母之謎）便故意乱猜别的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着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个与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体自堅硬　虽不能言　有言必應（好極的是賈老之謎包藏賈府祖宗自身必字隱筆字妙極妙極）

打一用物（大君身分）說畢便悄悄的說与宝玉宝玉意会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賈政笑道到的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彩送来地下婦女荅應一声大盤小盤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灯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甚喜遂命給你老爺斟酒宝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姊妹們做的再猜一猜我听賈政荅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頭一个寫道是

能使妖魔胆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声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此元春之謎纔得侥倖奈寿不長可悲哉

賈政道这是炮竹吓宝玉答道是賈政又看道

天運人功理不穹　有功無運也难逢

因何鎮日紛紛乱　只為陰陽数不同

此迎春一生遭際惜不得其夫何

賈政道是筭盤迎春咲道是又往下看是

階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粧點最堪宜

游絲一断渾無力　莫向東風怨别離

此探春遠適之讖也使此人不遠去將来事敗諸子孫不至流散也悲哉傷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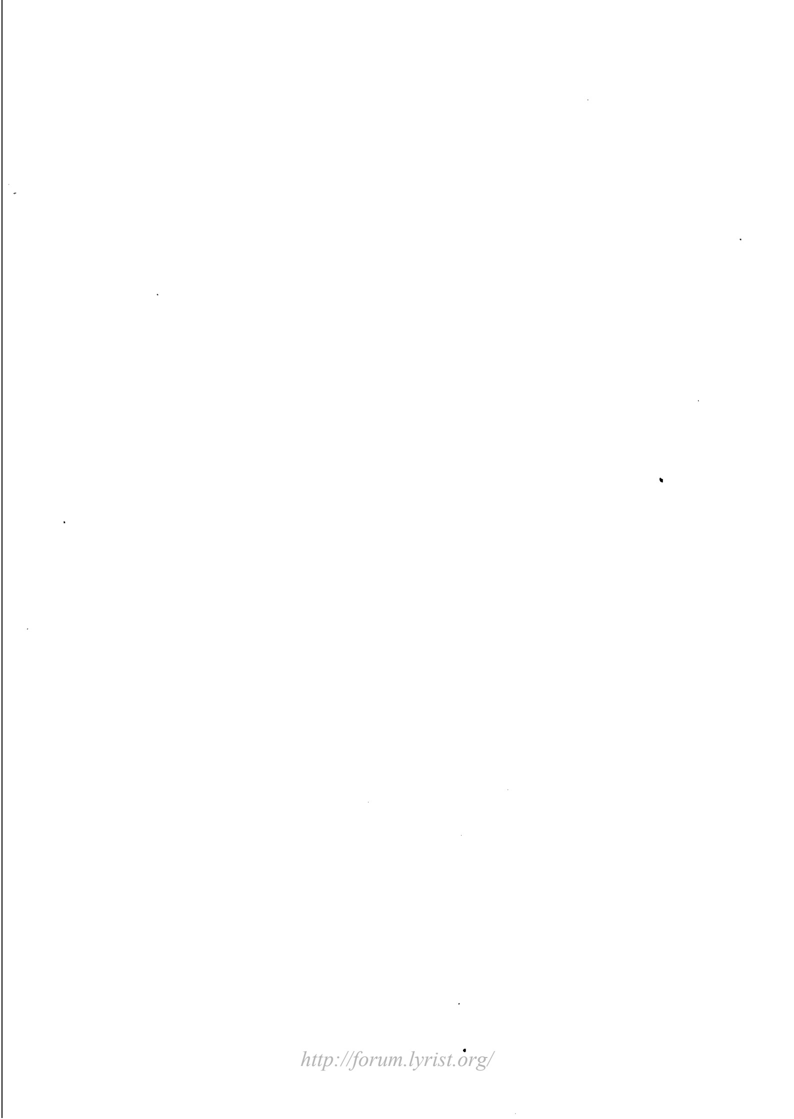
賈政道这是風箏探春咲道是又看道是

前身色相揔無成　不听菱歌听佛经

此後破失俟再補

莫道此生沉黑海　性中自有大光明

此惜春為尼之識也公府千金至緇衣乞食寧不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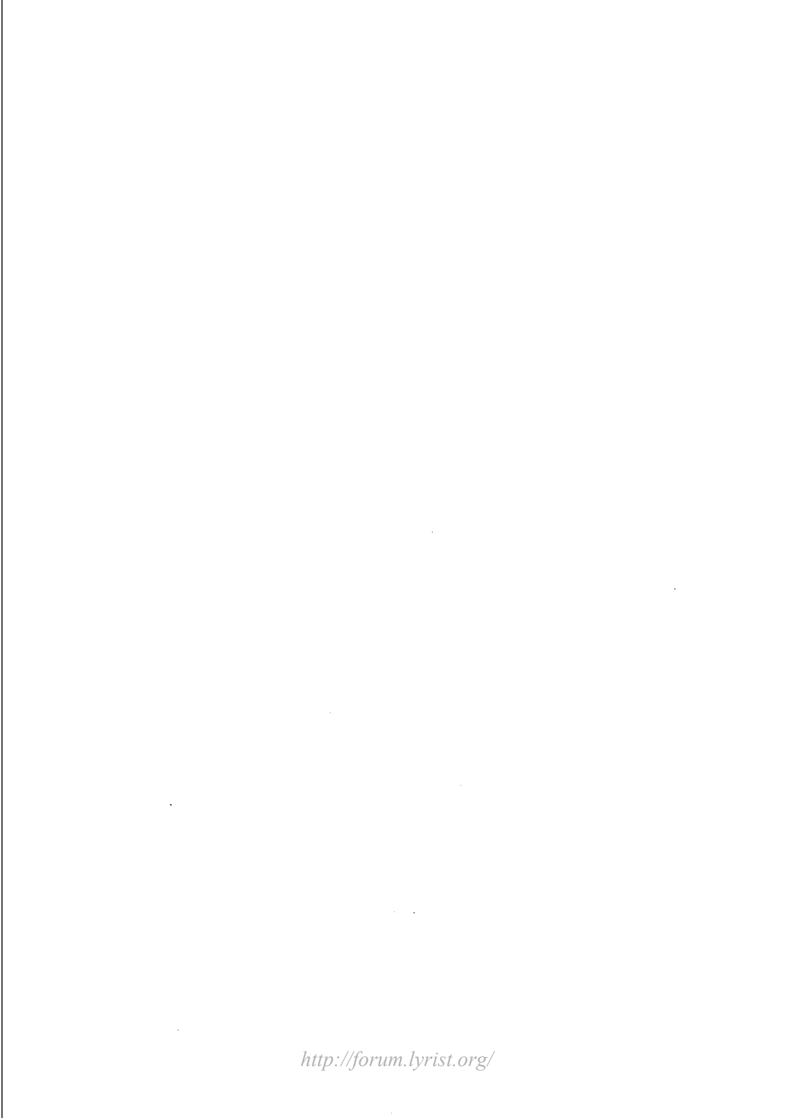
暫記宝釵製謎云

朝罷誰携兩袖烟　琴边衾裡揔無縁　曉籌不用人雞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々还暮々　煎心日々復年々

光陰荏苒須當惜　風雨陰晴任変迁

此囬未成而芹逝矣嘆々　丁亥夏畸笏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观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録妥協自己編次叙其優劣又命在大观園勒石為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在大观園磨石鐫字賈珍率領蓉萍等監工因賈薔又管理着文官等十二个女戲並行頭等事不大得便因此賈珍又將賈菖菱喚來監工一日湯蠟釘硃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个玉皇廟並達摩庵兩処一班的十二个小沙弥並十二个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观園來賈政正想發遣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盤筭着也要到

賈政这边謀一个大小事務与兒子管：也好要些銀錢使用可巧听見这件
事出便坐轎子來求鳳姐：因見他不大拿班作势的便依允了想了几句
話便回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發到别处去一時娘：出來就要
承應倘或散了花若再用時可是又費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竟送到咱
們家庙里鉄檻寺去月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兩銀子去買柴米就完了說声
用走去叫來一点兒不費事呢王夫人听了便商之于賈政：听了笑道到
是提醒了我就是这樣即時喚賈璉來当下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喚不
知何事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听我說話若是别的事我
不管若是為小和尚们的事好歹依我这么着如此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
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听了把頭一梗把快子一放腮上似笑不笑的瞅着

賈璉道你当真的是頑話賈璉咲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来求了我兩
三遭要个事情管〻我依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来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
兒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子上娘〻說了還叫多〻的種松柏樹樓底下還
叫種些花草等这件事出来我管保叫芸兒管这件工程賈璉道果这樣也
罷了只是昨兒晚上我不過是要改个樣兒你就扭手扭脚的鳳姐兒听了嗤（寫鳳姐風月之文如此總不脫漏）
的一声咲了（好章法）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吃飯賈璉已经咲着去了到了前面
見了賈政果然是小和尚一事賈璉便依了鳳姐主意說道如今看来芹兒
到大〻的出息了这件事竟交与他去管辦横竪照在里頭的規例每月叫芹
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理論这些〻事听賈璉如此說便如此依了賈璉回到
房中告訴鳳姐兒鳳姐即命人去告訴了周氏賈芹便来見賈璉夫妻兩个感

大観園原係十二
釵栖止之所然
工程浩大故借
元春之名而起
再用元春之命
以安諸艷不見
一絲扭捻
己卯冬夜

謝不盡鳳姐又作情央賈璉先支三个月的叫他寫領子賈璉批票画了押登時發了对牌出去銀庫上按數發出三个月的工給來白花〻二三百貫芹隨手拈一塊撂与掌平的人叫他們吃了茶罷于是命小廝拿回家与母親商議登時僱了大脚驢自己騎上又僱了几輛車至榮國府角門喚出二十四个人來坐上車已逕往城外鉄檻寺去了当下無話如今且說賈元春因在宮中自编大观園題咏之後忽想起那大观園中景致自己幸过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敢使人進去騷擾豈不寥落況家中現有几个能詩会賦的姊妹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韻人行韻事）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却又想到宝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只怕他冷清了一時不大暢快未免賈母王夫人愁慮須得也命他進園居住方妙想畢遂命太監夏忠到榮國府來下

擇去声

一道諭命宝釵等只管在園中居住不可禁約封錮命宝玉仍隨進去各処收
拾打掃安設簾幔床帳別人听了还自由可惟宝玉听了這道諭喜的無可不可
多大力量寫此句余亦驚駭況宝玉乎
正和賈母盤筭要這个東那个忽見了环來說老爺叫宝玉：：听了好似
回思十二三時亦嘗有是病來想時不再至不禁淚下
打了个焦雷登時掃去興頭臉上轉了顏色便拉着賈母扭的好似扭股兒糖
殺死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宝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
況且你又作了那篇好文章想是娘：叫你進去住他吩咐你几句話不过不教
你在裡頭淘氣他說什麽你只好生答應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个
老嬷：來吩咐好生帶了宝玉去別叫他老子唬着他老嬷：答應了宝玉只
得前去一步挪了三寸本蹭到这边來可巧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
雲彩霞綉鸞綉鳳等衆了环都在廊簷底下站着呢一見宝玉來抿着嘴咲金

釧一把拉住宝玉悄悄的咲道我這嘴上是纔擦的香浸胭脂你這会子可吃

有是事有是人

不吃了彩雲一把推開金釧咲道人家正心里不自在你还奚落他趂这会子

活像活現

喜欢快進去罢宝玉只得挨進門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里间呢趙姨娘打起簾子宝玉躬身進去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对面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环四个人都坐在那里一見他進來惟有探春和惜春賈环站了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宝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看看賈

消氣散用的好

环人物委鎖舉止荒踈忽又想起賈珠來又看看王夫人只有这一个親生的

批至此几乎失声哭出

兒子素愛如珎自己的鬍鬚將已蒼白因這几件上把素日嫌惡处分宝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半晌說道娘娘吩咐說你日日外頭嬉遊漸次踈懶如今叫禁管同你姊妹在園里讀書寫字你可好生用心習學再如不守分安常你可仔

寫宝玉可入園用禁管二字得体理甚 壬午九月

細宝玉連連的答應了几个是王夫人便拉他在身傍坐下他姊弟三人依旧
坐下王夫人摸挲着宝玉的脖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宝玉答道还有
一丸王夫人道明兒再取十丸来天天臨睡的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
宝玉道只從太太吩咐了襲人天天晚上想着打發我吃賈政问道襲人是何

大家細細听去活似小兒口氣

人王夫人道是个了頭賈政道了頭不管叫个什么罢了是誰这樣刁鑽起这
樣的名子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宝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
老太太如何知道这話一定是宝玉宝玉見瞞不过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
詩曾記得古人有一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个了頭姓花便隨口起了這
个王夫人忙又道宝玉你回去改了罢老爷也不用為这小事動氣賈政道究
竟也無碍又何用改只是可見宝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詞艷賦上作工夫說

幾乎改去好名

畢断喝一声（好收什）作業的畜生还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只怕老太〻等你吃飯呢宝玉答應了慢〻的出去向金釧兒咲着伸〻舌頭帶着兩个嬷〻一溜烟去了剛至穿堂門前（妙這便是鳳姐掃雪拾玉之処一絲不乱）只見襲人倚门立在那里一見（等壞了愁壞了詠以）（就說）宝玉平安回来堆下咲来问道（有推下笑来问話）叫你作什庅宝玉告訴他没有什庅不过怕我進園去淘氣分付〻〻（上話畢有〻云）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林代玉正在那里宝玉便問他你住那一処好林代玉正心里盤筭这事（顰兒亦有盤筭事揀擇）忽見宝玉问他便咲道我心里想着瀟湘館好（清幽處耳未知擇隣否一笑）愛那几竿竹子隱着一道曲欄比別的處更覺幽靜宝玉听了拍手咲道正和我的主意一樣（擇鄰出于玉兄所謂真知己）我也要叫你住这里呢我就住怡紅院偺們兩个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計較就有賈政遣人来回賈母說二月二十二日子好哥兒姐兒们好搬進去的这几日内遣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宝

釵住了蘅蕪院林代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掩齋惜春住了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紅院每一処添兩个老嬷〻四個丫頭除各人奶娘親随丫环不筭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内花招綉帶柳拂香風〔八字寫得滿園之内処〻有人無一処不到〕不似前番那樣寂寞了閑言少叙且說宝玉自進花園〔未必〕以来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頭們一処或讀書或寫字或弾琴下棋作画吟詩以及描〔有〻〕鸞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到也十分快楽他曾有几首即事詩虽不筭好却到是真情真景略記几首云

春夜即事云

霞綃雲幄任鋪陳　隔巷蟇更听未真　枕上輕寒窓外雨

眼前春色夢中人
盈盈燭泪因誰泣
點點花愁為我嗔
自是小鬟嬌懶慣
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即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
金籠鸚鵡喚茶湯
窓明麝月開宮鏡
室靄檀雲品御香
琥珀杯傾荷露滑
玻璃檻納柳風涼
水亭処處齊紈動
簾捲朱樓罷晚粧

秋夜即事云

絳芸軒里絶喧嘩
桂魄流光浸茜紗
苔鎖石紋容睡鶴
井飄桐露濕棲鴉
抱衾婢至舒金鳳
倚檻人歸落翠花
靜夜不眠因酒渴
沉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即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　錦罽鸘衾睡未成　松影一庭惟見寉

梨花滿地不聞鶯　女兒翠袖詩懷冷　公子金貂酒力輕

却喜侍兒知試茗　掃將新雪及時烹

四詩作盡安福尊榮之貴介公子也　壬午孟夏

因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作的抄錄出來各処稱頌再有一等輕浮子弟愛上那風騷妖艷之句也寫在扇頭壁上不時吟哦賞贊因此竟有人來尋詩覔字倩画求題的宝玉亦發得了意鎮日家作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煩惱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園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兒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爛熳之時坐卧不避嬉笑無心那里知宝玉此時的心事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懶待在園内只在外頭

鬼混却又痴ゝ的（不進園去真不知何心事）茗烟見他這樣因想与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頑煩了的不能開心惟有这件宝玉不曾看見過想畢便走去到書房（舖子）裡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与那傳奇角本買了許多來引宝玉看宝玉何曾見过这些書一見看了便如得了珎宝茗烟又囑咐他不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抖着走呢宝玉那里捨的不拿進去踟躕再三單把那文理細密的揀了几套進去放在床頂上無人時自已密看那粗俗过露的都藏在外面書房里那一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記走到沁芳閘桥边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着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玩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过把樹頭上桃花吹下一大半來落的滿身滿書滿地皆是宝玉要抖将下來恐怕脚步践踏了（情不情）只得兜了那

（朱批：書房伴讀累ゝ如是余至今痛恨）

（朱批：好一陣湊趣風）

花瓣来王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飄〻蕩〻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回来只見地下还有許多宝玉正踟躕只听背後有人說道你在这里作什么宝玉一回頭却是林代玉来了肩上担肴花鋤上掛肴紗囊手内拿肴花帚宝玉唉道好〻来把这丁花掃趂来撂在那水里我纔撂了好此〻在那里呢林代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這里的水干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臟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豈不干淨寫代玉又勝宝玉十倍痴情宝玉听了喜不自禁唉道待我放下書帮你来收拾代玉道什么書宝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代玉唉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趂早兒給我瞧好多肴呢宝玉道好妹〻若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別告訴別人去真〻这是好書

圖欲画之心久矣誓不遇仙筆不寫恐褻我顰卿故也　己卯冬

丁亥春间偶識一浙省發其白描美人真神品物甚合余意奈彼因宦緣所纒

一幅採芝圖非葬花圖也

如見如聞

好名色新奇葬花亭里埋花人

爭使香魂随土化

顛了这頭忘却那頭

無暇且不能久留都下未幾南行矣余至今耿耿悵然之至恨與阿顰結一筆墨緣之難若此嘆嘆

丁亥夏　畸笏叟

你要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說一面遞了過去林代玉把花具且都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看不到一頓飯工夫將十六齣俱已看完自覺詞藻警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書却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宝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林代玉笑道果然有趣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看官說宝玉忘情有之若認作…）傾國傾城貌林代玉听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直竪起似蹙的眉瞪兩隻（有心取笑則看不得石頭記）似睜非睜的眼微腮帶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該死的胡說好好的把这淫詞艷曲弄了來还學了这些混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兩（吮殺急殺）個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宝玉着了急向前攔住說道好妹妹千万饒我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吊在池子里教个癩（豈是混話一串却成了最新最奇的妙文）頭元吞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

坟上替你驮一輩子的碑去説的林代玉嗤的一声笑了揉着眼睛一面笑道

看官想用何等話令代玉一笑收科

一般嚇的这个調儿还只管胡説呸原來是苗而不秀是个銀樣鑞鎗頭宝玉

听了笑道你这个呢我也告訴去林代玉笑道你說你会过目成誦难道我就

不能一目十行么宝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埋了罢别提那个了

二人便收拾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里没找到摸在这里

來那边大老爷身上不好姑娘們都过去請安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

換衣裳去罢宝玉听了忙拿了書别了代玉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一語度下）这里

林代玉見宝玉去了又听見衆姊妹也〈此又古不讀強〉不在房自己悶悶的（有原故）正欲回房剛

走到梨香院墻角上只听墻内笛韻悠揚歌声婉轉林代玉便知是那十

二个女孩子演習戲文呢只是林代玉素習不大喜看戲文（妙法必云不大喜看）便

情小姐故以情小姐詞曲警之恰極當極　己卯冬

不由心只管往前走偶然兩句只吹到耳内明：白：一字不落唱（却一喜便總不忘方見契渫緊）道是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頹垣林代玉听了到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住步側耳細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听了这兩句不覺点頭自嘆心下自思道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畧这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躭悞了听曲子又側耳時只听唱道則為你如花美春[眷]似水流年林代玉听了这兩句不覺心動神揺又听道你在幽閨自怜等句亦發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春[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又有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才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愁]情万種之句都一時想起

〔非不及釵係不曾于雜學上用意也〕

〔將進門便是知音〕

來湊趣在一処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痴眼中落淚正沒了鬧交忽竟背上擊

𣪠了一下及回頭看時原來是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粧晨綉夜心無矣　　對月臨風恨有之

前以會真記文後以牡丹亭曲加以有情ゝ景消魂落

魄詩詞總是爭於今釁兒種病根也看其一路不疏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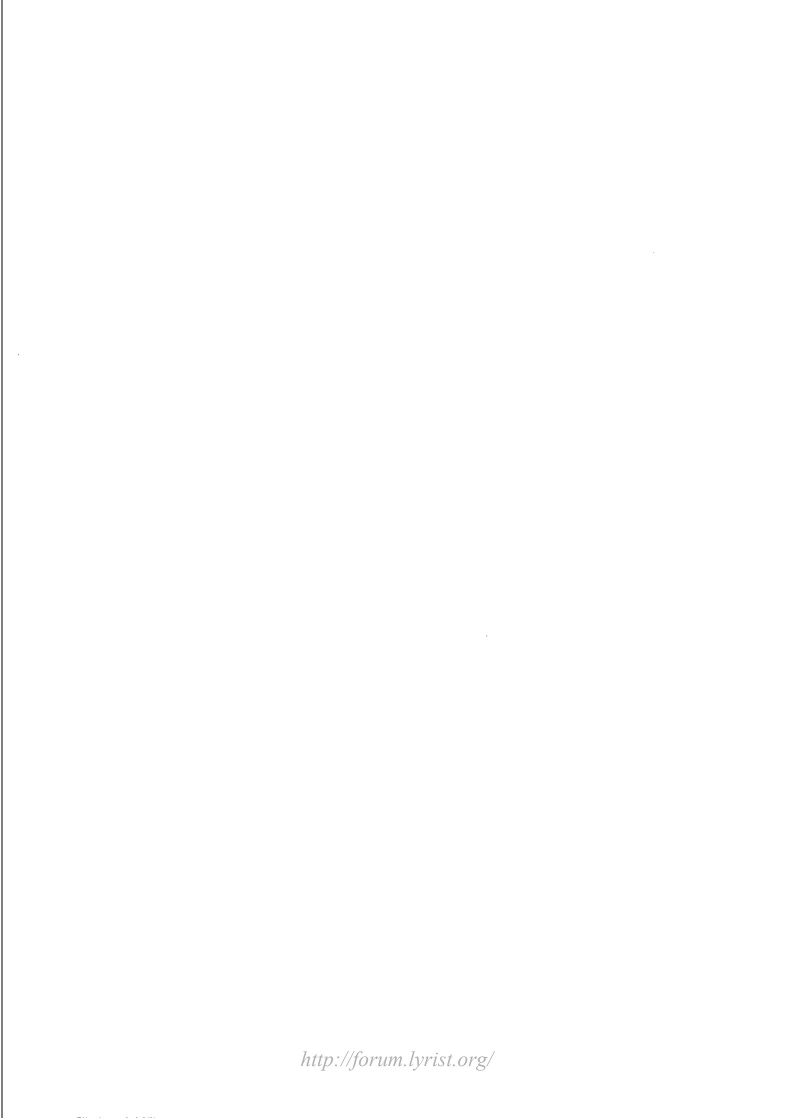
離曲ゝ折ゝ寫來令觀者亦技雜持況瘦怯ゝ之弱女

乎



脂硯齋重平石頭記

夾寫醉金剛一回是処中之大净場聊醒看官倦眼耳然亦書中必不可少之文必不可少之人今寫在市井俗人身上又加一俠字有則大深意存焉



脂硯斋重評石頭記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說林代玉正自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一掌說道你作什麼一个人在這里林代玉到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香菱林代玉道你这个傻丫頭唬我这麼一跳好的你这会子打那里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尋我們的姑娘的找他總找不着你們紫鵑也找你呢說璉二奶二送了什麼茶葉來給你的走罷回家去坐着一面說着一面拉着代玉的手回瀟湘館來了果然鳳姐兒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來林代玉和香菱坐了況他們有甚正事談講不过說些這一个绣的好那一个刺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

（此傻字加于香菱則有多少丰神跳於紙上其嬌憨之態可想）

（而知）

（一絲不漏）

（這家去坐自是言是恐石上冷意）

（為學詩伏脉）

（是書最好看如此等處係畫家山水樹）

頭邱壑俱備末用濃淡墨点苔法也丁亥夏畸笏叟

書（棋不論盤書不論章皆是嬌憨女兒神理寫得不即不離似有若無妙極）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宝玉因被襲人找回房果見夗央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針線呢見宝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里去了老太〻等着你呢叫你过那边請大老爷的安去还不快換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宝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的工夫回頭見夗央穿着水红綾子袄兒青緞子背心束着白縐紬汗巾兒臉向那边低着頭看針線脖子上帶着花領子宝玉便把臉湊在脖項上聞那香油氣不住用手摩娑其白膩不在襲人之下便猴上身去涎皮笑道好姐〻把你嘴上的胭（胭脂是这樣吃法看官）脂賞我吃了罷（[illegible]）一面說着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夗央便叫道（不向宝玉）襲人你出來瞧〻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劝〻还是这麼着（說話又叫襲人夗央二人是紅情洞天也）襲人抱了衣服出來向宝玉道左劝也不改右劝也不改你到底是怎麼樣你再这麼着（此五字內有深意深心）这个地方可就难住

住了一边說一边催他穿了衣服同夗央往前面来見賈母見过賈母出至外

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来了（一絲不漏）正下馬二人对面彼此问

了兩句話只見傍边轉出一个人来請宝叔安宝玉看時只見这人容長臉長

（芸哥此處一現後文不見突然）

挑身材年紀只好十八九歲生得着实斯文清秀到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大族人衆果真有）

起是那一房的叫什庅名字賈璉咲道你怎庅發獃連他也不認得他是後廊（是理）

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宝玉咲道是了〻我怎庅就忘了因問他母親

好這會子什庅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找二叔說句話宝玉咲道你到比先越發（何嘗是十二三歲小孩語）

出條了倒像我的兒子賈璉咲道好不害燥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替你作

兒子了宝玉咲道你今年十几歲賈芸道十八歲原来這賈芸最伶俐乖巧听

宝玉这樣說便咲道俗語說的搖車里的爺〻（祖）拄拐的（杖）孫子雖然歲数大山高〻

不過太陽只從我父親沒了这几年也無人照管教導如若宝叔不嫌姪兒蠢【皆是隨机而應伶俐人之語余卻傷心】笨認作兒子就是我的造化了賈璉咲道你听見了認兒子不是好開交的呢【是兄弟而進方策】說着就進去了宝玉咲道明兒你閑了只管来找我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这【何其堂皇正大之語】會子我不得閑兒明兒你在書房里来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园里頑耍去說着扳鞍上馬衆小厮圍隨往賈赦这边来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向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来回了賈母話【一絲不亂】次後便喚人来帶哥兒進去太太屋里坐着宝玉退出来至後面進入上房邢夫人見了他来先到站了起来【一絲不亂】請过賈母安宝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问別人又【好層次好礼】命人倒茶来【法誰家政事】一鍾茶未吃完只見那賈琮来问宝玉好邢夫人道那里找活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你弄的黑眉烏嘴的那里像大家子

念書的孩子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侄兩個也來了請过安邢夫人便叫他兩個椅子上坐了賈環見宝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千里伏缐）摸娑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便和賈蘭使使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回身告辞宝玉見他們要走自（已）也就起身要同回去邢夫人咲道你且坐着我还和你說話（呢）宝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们回去各人替我問你們各人母親好你们姑娘姐〻妹〻都在这里呢鬧的我頭暈（明是薄情之至）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等答應着便出來回家去了宝玉咲道可是姐〻們都過來了怎（了）么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一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里去了宝玉道大娘方纔說有話說不知是什么話邢夫人咲道那里（什）么話不过是叫你等着同你姉妹们吃了飯去还有一个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娘兒兩個

說話不覺早又晚飯時節調開桌椅羅列杯盤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宝玉去

了辭別賈赦同姊妹一同回家見过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值不在話下

一段為五鬼魘魔法引脂硯

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听可有什麽事情賈璉告訴他

前兒到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嬸子再三求了我給了賈芹了他許了我

說明兒園里还有几処要栽花木的地方等这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

反說体面話俱為人累累如是

賈芸听了半晌說道既是这樣我就等着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嬸子跟前提我

已得了主意了

今兒來打听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作什麽我那里有这些工

已被芸哥瞞过了

夫說閑話兒呢明兒一個五更还要到興邑去走一湯須得當日赶回來纔好

你先去等着後日起更的以後你來討信早了我不得閑說着便回後面換衣

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出一個主意來便一逕往他母舅卜

既云不是人如何肯共事想芸哥此來空了
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鋪方纔從鋪子裡來忽見賈芸進來彼此見
過了因問他這早晚什麼事跑了來賈芸道有件事求舅々帮襯々々我有一
件事用些冰片麝香使用好歹舅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里按數送了艮子
來甥舅之談如此笑々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兒也是我們鋪子里一个影何如々々余言不謬
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几兩艮子的貨至今總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
同再不須許替親友賒欠誰要賒欠就要罰他二十兩艮子的東道况且如今這推脫之辭
個貨也短你說拿現艮子到我們這不三不四的鋪子里來買也還沒有這些
只好倒辦兒去這是一二則你那里有正緊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
舅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々吃的我看着也喜欢賈芸咲道舅々
說的到干淨我父親沒的時候我年紀又小不知事後來听見我母親說都還

舅舅們在我們家去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就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地兩間房子如今我手里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來叫我怎麽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的死皮賴臉三日兩頭兒來纏着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沒有法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筭兒你但凡立的起來到你大房里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着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嬉和也弄个事兒管管前我出城去撞見了你們三房里的老四騎着大叫驢帶着五輛車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妙極寫小人口角羨慕之言加一倍畢肖却又是背面傅粉法往家廟去了他那不亏能幹的事到他了賈芸听他韶刀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麽急的這樣吃了飯再去罷一句未完只見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沒有米這里買了半斤麺

芸哥亦善談諧有理

余二人亦不曾有是氣

可憐可嘆余竟為之一哭

有志氣有果斷

余曾過小人家流弊一次一嗒酷肖之至却是一氣逼出

沒文方不突然石頭記筆杖全在如此樣者

來下給你吃这会子还粧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說再買半斤来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孩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二三十个明兒就送過來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几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不言卜家夫婦且說賈芸賭氣离了母舅家門一逕回歸旧路心下正自煩惱一边想一边低頭只管走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汗身上把賈芸唬了一跳听那醉汗罵道臊你娘的瞎了眼睛碰起我来了賈芸忙要躲身早被那醉汗一把抓住对面一看不是别人却是緊鄰倪二原来这倪二是个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閑錢專管打降吃酒如今正從欠錢人家索了利錢吃醉回來不想被賈芸碰了一頭正沒好氣掄拳就要打只听那人叫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倪二听見是熟人的語音將醉眼睁開看時見是賈芸忙把

有知識有果斷人自是不同

自上有來

可是一口氣否

这一節对水

游記楊志賣刀遇沒毛大蟲一回看覺好看多矣

己卯冬夜

脂硯

鬆手了趔趄着笑道原來是賈二卩我該死我該死这会子往那里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个沒趣兒倪二道不妨不妨有什庅不平的事告訴我替你出氣这三街六巷平他是誰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坊管叫他人离家散賈芸道老二你且別氣听我告訴你这原故說着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听了大怒要不是令舅便罵不出好話来真〻氣死我倪二也罷你也不用愁煩我这里現有几兩艮子你若用什庅只管拿去買辦但只一件你我作了这些年的街坊我在外頭有名放賬你却從沒有和我張過口也不知你厭惡我是个潑皮怕低了你的身分也不知是你怕我难纏利錢重若說怕利錢这艮子我是不要利錢的也不用寫文约若說怕低了你的身分我就不敢借給你了各自走開一面說一面果然從搭包里掏出一卷艮子

寫生之筆

在也

本無心之談也

如此稱呼可知芸哥素日行止是生氣魚破分的

如聞

写得酷肖總是漸漸逼出不見一絲勉强

可是一順而來

仗義人豈有不知禮者乎何常是破落户寃煞金

删了

知己知彼之話

知己知彼

之話

來賈芸心下自思素日倪二虽然是潑皮無賴却因人而使頗頗的有義侠之名

四字是評難得、、非豪傑不可当

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燥了到恐生事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还他也到罢了想畢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汗我何曾不想着你和你張口但只是我

芸哥亦善談好口齒

見你所相遇交結的都是些有胆量的有作為的人似我們這等無能無為的你到不理我若和你張口你豈肯借給我今日既蒙高情我怎敢不領回家按例寫了文約過来便是了倪二大笑道好会說話的人我却听不上這話既

光棍眼内揉不下沙子是也

如今单是親友言利不但親友即閨閣中亦然不但生意

說相與交結四个字如何放賬給他使他的利錢既把艮子借與他圖他的利錢

新様户即大户舊族顛〻有之

便不是相與交結了閑話也不必講既肯青目這是十五兩三錢有零的銀子便拿去治買東西你要寫什庅文契趂早把銀子还我讓我放給那些有指望

爽快人爽快話

的人使去賈芸听了一面接了艮子一面笑道我便不寫罢了有何着急的倪

儼閱醉金剛一回務吃刘铉丹家山查丸一付咲余卅年来得遇金剛之樣人不少不及金剛者亦不少惜書上不便歷歷註上芸溪居士

二哄道这不是話天氣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还到那边有点事情去你竟請回去我还求你帶个信兒與舍下叫我们女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芸起作者之事】來我我一面說一面趔趄着【仍應前】脚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碰了这件事心中也十分罕希想那倪二到果然有些意思只是还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的要起來便怎処【芸哥寔怕倪二並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也】心内猶豫不决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也可加倍还他想畢一直走到個錢鋪里将那艮子称一称十五兩三錢四分二厘賈芸見倪二不撒謊心下越發欢喜收了艮子来至家門先到隔壁将倪二的信稍了与他娘子知道方回來家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问那去了一日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説起卜世仁的事来只說在西府里等【孝子可敬此人後來榮府事敗必有一番作為】璉二叔的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已吃过了說留的飯在那里小了頭

是心事也
壬午孟夏

子拿过来與他吃那天已是掌灯時候賈芸吃了飯収拾歇息一宿無語次日
一早起来洗了臉便出南門大香舖里買了氷麝便往荣國府来打听賈璉出
了門賈芸便往後面来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几個小斯拿着大高笤箒在那里
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里出来叫小斯們先别掃奶〻出来了賈芸忙
上前笑問二嬸〻那去周瑞家的道老太〻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正說着只
見一羣人撮着鳳姐出来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尚排塲的忙把手逼着
恭敬〻搶上来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着問他母親好怎麼不来
我們这里逛〻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到時常記罣着嬸子要来瞧〻又不
能来鳳姐笑道可是会撒謊不是我提起他来你就不說他想我了賈芸笑道
姪兒不怕雷打了就敢在長輩前撒謊昨兒晚上还提起嬸子来說嬸子身子

当家人有是派

那一个不喜奉承

自往卜世仁処去已安排下的芸哥可用 己卯冬夜

生的單弱事情又多虧嬸子好大精神竟料理的週、全、要是差一丁兒的累的不知怎庅樣呢（不来文字）鳳姐听了滿臉是笑不由的便止了步向道怎庅好、的你（過下無痕天然）娘兒們在背地里嘀咕起我來賈芸道有丁原故只因我有丁朋友家里有几丁錢現開香舖只因他身上捐着丁通判前兒選了雲南不知那一処連家眷一齊去把這香舖也不在這里開了便把賬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的賤發了像這細貴的貨都分着送與親朋他就一共送了我些冰片麝香我（接滑如何）（隨口謊話妙）就和我母親商量若要轉賣不但賣不出原價來而且誰家拿這些艮子買這個作什庅便是很有錢的大家也子不過使丁几分几錢就挺折腰了若說送人（像滑賊何嘗撒謊）也沒丁人配使這些到叫他一文不值半文轉賣了因此我就想起嬸、子來往年間我還見嬸、子大包的艮子買這些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丁

端陽節下不用説這些〻香料自然是比往常加上十倍去的因此想來想去只
孝順嬸子一个人纔合式方不筭遭塌这東西一边説一边将一個錦匣舉起
來鳳姐正是要辦端陽的節礼採買香料藥餌的時節忽見賈芸如此一來
听这一篇話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欢喜便命豐兒接过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像个嬸子口氣好看煞）
交給平兒因又説道看着你这様好知好歹怪道你叔〻常提你説你説話兒
也明白心里有見識（看官須知鳳姐所喜者是奉承之言打動了心不是見物而歡喜若説是見物而喜便不是阿鳳〻）賈芸
听这話入了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〻也曾提我的鳳姐見問纔（的是阿鳳行事心機筆意）
要告訴他與他管的事情的那話便忙又止住心下想到我如今要告訴他那話
到叫他看着我見不得東西似的為得了这點子香就混許他管事了今兒先
別提起这事想畢便把派他監種花木工程的事都隐瞞的一字不提隨口説

了兩句沒要緊的話便往賈母那里去了賈芸也不好提的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宝玉叫他到外書房等着賈芸吃了飯便又進來到賈母那边儀門外綺霰齋（好名色）書房里來只見焙茗鋤藥兩個小廝下象棋為奪車正辦嘴还有引泉掃花挑雲伴鶴四五個又在房簷上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內把腳一跺說道猴頭們淘氣我來了衆小廝看見賈芸進來都纔散了賈芸進入房內便坐在椅子上問宝二爷沒下來焙茗道今兒總沒下來二爷說什庅（五個之外名曰哨探通法）替你哨探々、去說着便出去了这里賈芸便看字画古玩有一頓飯工夫还不見來再看々別的小厮都頑去了正是煩悶只听門前嬌声嫩語的叫了一声哥々賈芸往外瞧時看是一個十六七歲的丫頭生的到也細巧干净那丫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躲了過去恰值焙茗走來見那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々（二好字是遮飾半句來不到說）正抓不着個信兒賈芸

見了焙茗也就趕了出來問怎麼樣焙茗道等了這一日也沒個人兒過來這

就是寶二爺房里的（口氣極像）好姑娘你進去帶個信兒就說廊下的二爺來了那丫頭

听說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先前那等（一句礼當）回避下（這句是情孽上生）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听

那賈芸說道什麼是廊上廊下的你只說是芸兒就是了半晌那（神情是深知房中）丫頭冷笑了

一（交的）笑依我說二爺竟請回家去有什麼話明兒再來今兒晚上得空兒我回了

他（一連兩个他字怡紅院中使得否則有假矣）焙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飯晚早晚上

他又不下來難道只是要的二爺在這里等着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

正經便是回來有人帶信那都是不中用他不過口里應着他到給帶呢賈芸

听這丫頭說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的名子因是寶玉房里的（滑賊）又不便問只得

說道這話到是我明兒再來說着便往外走焙茗道我到茶去二爺吃茶再去

賈芸一面走一面頭說不吃茶我还有事呢口里說話眼睛瞧那丫頭还站在那里呢那賈芸已逕回家至次日来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边去請安絕〻上了車見賈芸来便命人喚住隔窓子咲道芸児你竟有胆子在我的眼前弄鬼怪道你東西給我原来你有事求我昨児你叔〻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〻这事嬸子休提我昨児正後悔呢早知这樣我竟一起頭求嬸子这會子也早完了誰成望叔〻竟不能的鳳姐咲道怪道你那里沒成児昨児又来尋我賈芸道嬸子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这個意思若有这个意思昨児还不求嬸子如今嬸子既知道了我到要把叔〻丟下少不得求嬸子好歹疼我一点児鳳姐冷咲道你們要揀遠路児走叫我也难說早告訴我一声児什麼不成的多大點子事耽悞到这会子那园子里还要種花我只想不出一

也作的不像撤謊用心

扒人可怕是此等處

曹操語

個人來早來不早完了賈芸咲道既這樣嬸〻明兒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这

個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里烟火灯烛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罷賈芸

道好嬸〻先把这個派了我罷果然这個辦的好再派我那個鳳姐咲道你到

會拉長線兒罷了要不是你叔〻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也不過吃了飯就过來

你到午錯的時候來領銀子後兒就進去種樹說畢令人駕起香車一逕去了

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霰斎打听宝玉誰知宝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里去了

賈芸便呆〻的坐到晌午打听鳳姐回來便寫個領票來領对牌至院外命人

通报了彩明走了出來单要了領票進去批了銀数年月一並連对牌交与了

賈芸接了看那批上銀数批了二百兩心中喜不自禁翻身走到銀庫上交与

收牌票的領了銀子回家告訴母親自是母子俱個欢喜次日一個五鼓賈芸

先找了倪二将前銀按数还他那倪二見賈芸有了銀子他便按数收回不在話下这里賈芸又拿了五十两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里去買樹不在話下〔至此便完種樹工程一者見得趲趕工程原非正文不過虛描應時光景借此以出情文二者又為避难法若不如此了必曰其樹其價怎么買定几株豈不煩絮矣〕如今且說宝玉自那日見了賈芸曾說明日着他進来說話兒如此說（若是一个女孩兒可憐）了之後（不忘的）他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里还把这個放在心上因而便忘懷了这日晚上從北静王府里回来見过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内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宝釵煩了去打結子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親的生日接了出去麝月又現在家中養病虽还有几個作粗活听喚的丫頭估着叫不着他们都出去尋夥覓伴的頑去了不想这一刻的工夫〔妙必用一刻二字方是宝玉的房中見得時〻原有人的又有今一刻無人所謂湊巧共一也〕只剩了宝玉在房内偏生的〔三字不可少〕宝玉

要吃茶一連叫了两三声方見两三個老嫗〻走進來（妙文字細密一絲不落非批得出者）宝玉見了他们連忙摇手兒説罢〻不用你们了（是宝玉口氣）老婆子们只得退出宝玉見沒丫頭们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到茶只听背後說道二爷仔細（神龍變化之文）燙了手讓我們來到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早接了过去宝玉到唬了一跳問（人豈能測）你在那里的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回說我在後院子里纔從里間的後門進來难道二爷就沒听見脚步响宝玉吃茶一面（六丁一面是神情並不竟厭）仔細打量那丫頭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到是一頭黑真〻的頭髮挽着丫髻容長臉面細巧身材却十分俏麗干淨（与贾芸日中所見不差）宝玉看了便笑問道（神情寫得出）他（你）也是我这屋里的人么（妙问必如此問方是龍络前文）那丫頭道是的宝玉道既是这屋里的我怎么不認得那丫頭听說便冷笑了一声道（神理如画）認不得的也

怡紅細事俱用帶筆白描是大章法也　丁亥夏　畸笏叟

多豈只我一個從來我又不遞茶遞水拿東拿西眼面前兒的事一点兒不作那里認得呢宝玉道你為什麽不作那眼見的事那丫頭道這話我也难說只是有一句話回二爺昨兒有个什麽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焙茗回他叫他今日早起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里去了剛說道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嘻嘻哈哈的說笑着進來兩个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着衣裳趔趔趄趄潑潑撒撒的那丫頭便忙迎去接那秋紋碧痕对抱怨你濕了我的裙子那个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个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别人原來是小紅二人便都诧異將水放下忙進房來東瞧西望並沒个别人只有宝玉便心中大不自在只得預备下洗澡之物待宝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边房内便找小紅問他方纔在屋里說什麽小紅道我何曾在屋里的只

（批）宪故云难說

（批）這是下情不能上達意語也

（批）不伏氣語況非ク可

（批）好看眼色

（批）四字漸露大丫頭素日怡紅細事也

（批）清楚之至

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手帕子去不想二爺要茶吃叫姐〻們一個
沒有是我進去了絶到了茶姐〻們便來了秋紋听了抖臉啐了一口罵道沒
臉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摧水去你說有事故到叫我們去你可等着做這個
難說小紅
[illegible]白寫
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難道我們到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鏡子照〻
難說一句全在
卌句承
配遞茶遞水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送東送西的事咱們
都別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紋道這麽說不如我們散了單讓他在這屋里呢
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見有個老嬤〻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日有人
帶花兒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禁些衣服裙子別混晒晾的那土山上一溜都攔
用秋紋問是暗透之法
着幃幙呢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兒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婆子道說
可[illegible]
什麽後廊下上的芸哥兒秋紋碧痕听了都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听

晴透法

見了心内却明白就知是昨兒外書房所見那人了原來这小紅本姓林（又是个林）小名紅玉（紅字切絳珠玉字則直通矣）只因玉字犯了林代玉宝玉（妙文）便都把这个字隐起來便都叫他小紅原是榮國府中世代的旧僕他父母現在收管各處房田事務這紅玉年方十六歳因分人在大观園的時節把他便分在怡紅院中到也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人進來居住偏生这一所兒又被宝玉占了这紅玉虽然是个不諳事的丫頭却因他原有三分容貌（有三分容貌尚且不肯受屈况代玉等一干才貌者乎）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向上攀高（争奪者同来一看）每々的要在宝玉面前現美々々只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那里挿的下手去不想今兒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意心内早灰了一半（爭名奪利者齊來一哭）正悶々的忽然听見老嬷々說起賈芸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々的回至房中睡在床上暗々盤筭

难說的厚絲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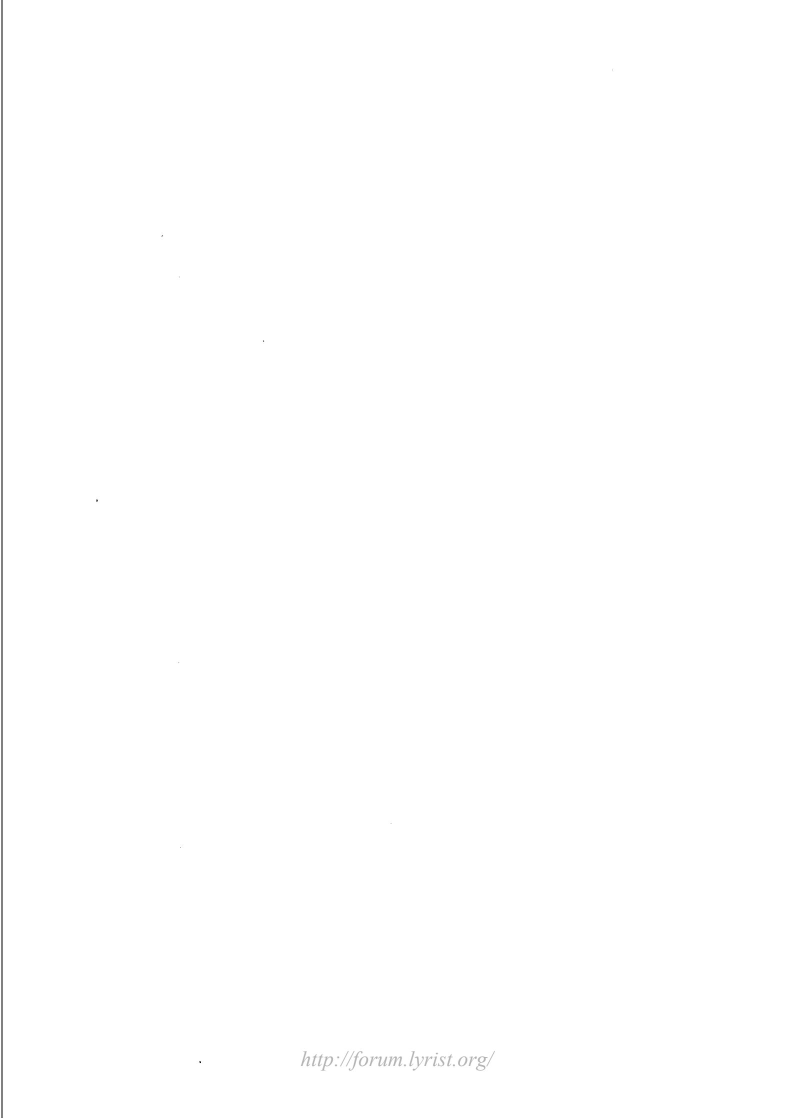
余前批不謬

番来覆去正沒个抓尋忽听窓外低〻的叫道紅玉你的手帕子我拾在这里呢紅玉听了忙走出来看不是别人正是賈芸紅玉不覺的粉面含羞問道二爷在那里拾着的賈芸笑道你過来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来拉他那紅玉急回身一跑却被門檻絆倒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睡夢中當然一跑這方是怡紅之鬟

紅樓夢寫夢章法總不雷同此夢更寫的新奇不見後文不知是夢

红玉在怡红院為諸鬟所掩亦可謂生不遇時但看後四章供阿鳳驅使可知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姊弟逢五鬼　紅樓夢通灵遇双真

話說紅玉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跤唬醒过來方知是夢因此番來復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幾个了頭子來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臉水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乱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腰內束了一條汗巾子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宝玉昨兒見了紅玉也就留了心若要直點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寒心（是宝玉心中想不是襲人拈酸）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為若好还罢了（不知好字是如何講答曰在何等行為四字上看便知玉兒每情不情況有情者乎）若不好起來那時到不好退送的因此心下

悶々的早起来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下了窓子隔着紗屜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好几个丫頭在那里掃地都擦胭抹粉簪花插柳的（八字寫盡蠢鬟是為襯紅玉亦如用豪貴人家濃粧艷飾插金帶銀的襯宝釵代玉也）（文字有層次）獨不見昨兒那一个宝玉便靸了鞋晃出了房門只粧着看花兒这里瞧々那里望々一抬頭只見西南角上遊廊底下欄杆上似有一个人倚在那里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余所謂此書之妙皆從詩詞句中泛出者皆係此等筆墨也試問觀者此非隔花人遠天涯近乎可知上几回非余妄擬）只得又轉了一步仔細一看可不是昨兒那个丫頭在那里出神待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着忽見碧痕来催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紅玉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此処方寫出襲人来是襯貼法）只得走上前来襲人笑道我們这里的噴壺还沒有收什了来呢你到林姑娘那里去把他們的借来使々紅玉答應了便走出来往瀟湘

館去正走上翠烟桥抬頭一望只見山坡上高处都是攔着帏幙方想起今兒有匠役在里頭種樹因轉身一望只見那边遠〻一簇人在那里掘土賈芸正坐在那山子石上红玉待要过去又不敢过去只得悶〻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回来無精打彩自向房内倒着衆人只說他一時身上不爽快都不理論文字到此一頓從前之甚朦眼过了一日必云朦眼过了一日者是反擬红玉挨一刻似一夏也知乎原来次日就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里原打發人来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自在也便不去了所謂一筆兩用也到是薛姨媽同鳳姐兒並賈家四个姊妹宝釵宝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可巧王夫人見賈环下了學命他来抄个金剛咒唪誦唪誦用金剛咒引五鬼法那賈环正在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点灯拿腔作勢的抄寫小人乍得意者齊来一現一時又叫彩雲到杯茶来一時又叫玉釧兒来剪〻蠟花一時又說金釧兒挡了灯影衆

此等世俗之言亦因人而用妥極當極 壬午孟夏雨窗 畸笏

丫嬛們素日厭惡他都不荅理只有彩霞还和他合的来（暗中又伏一風月之隙）到了一鍾茶来遞与他因見王夫人和人説話他便悄悄的向賈環説道你安些分罢何苦討这个厭那个厭的賈环道我也知道了你别哄我如今你和宝玉好把我不荅理我也看出来了彩霞咬着嘴唇向賈环頭上戳了一指頭説道没良心的狗咬洞賓不識好人心（風月之情皆係彼此業障所牽其云惺惺惜惺惺但亦從業障而來蠢婦配才郎世间固不少然俏女慕村夫者猶多所謂業障牽魔不在才貌之論）兩人正説着只見鳳姐来了拜見过王夫人王夫人便一長一短的問他今兒是那几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等語説了不多几句話宝玉也來了進門見了王夫人不过規規矩矩説了几句（是大家子弟模樣）便命人除去抹額脱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滚在王夫人懷里王夫人便用手滿身滿臉摩娑撫弄他（普天下幼年喪母者齊來一哭）宝玉也攬着王夫人的脖子説長道短的王夫人道我的兒你

又吃多了酒臉上滚熱你还只是揉搓一會鬧上酒來还不在那里靜靜的倒一會子呢說着便叫人拿个枕頭來宝玉听說下來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来替他拍着宝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两眼睛只向賈环処看宝玉便拉他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呢一面說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鬧我就嚷了二人正鬧着原來賈环听的見素日原恨宝玉如今又見他和彩霞鬧心中越發按不下這口毒氣虽不敢明言却每每暗中筭計只是不得下手今見相离甚近便要用熱油燙瞎他的眼睛因而故意粧作失手把那一盞油汪汪的蠟灯向宝玉臉上只一推只听宝玉嗳喲了一声滿屋裡衆人都唬了一跳連忙將地下的棹灯挪过來又將里外間屋的拿了三四盞看時只見宝玉滿臉滿頭都是油王夫人又急又氣一

面命人來替宝玉擦洗一面又罵賈环鳳姐三步兩步的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一面笑道老三还是这庅慌脚鷄是的我説你上不得高抬板趙姨娘時常也該教道〻〻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那王夫人不罵賈环便叫过趙姨娘來罵道養出这樣黑心不知道理下流種子來也不管〻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論你們得了意了越發上來了那趙姨娘素日也虽然常怀嫉妬之心不忿鳳姐宝玉兩個也不敢露出來如今賈环又生了事受这場惡氣不但吞声承受而且还要走去替宝玉收什只見宝玉左边臉上湯了一溜燎炮出來幸而眼睛竟没動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〻又怕明日賈母問怎庅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数落一頓（總是為楔緊五鬼一回文字）然後又安慰了宝玉一回又命取敗毒消腫藥來敷上宝玉道有些疼〻还不妨事明兒老太〻問就説是我自己湯的罢了鳳姐

為五兒法作耳非泛文也 雨窗

笑（兩笑壞極）道便說是自己燙的也要罵人為什麼不小心肴着叫你燙了橫豎有一場氣生的到明兒憑你怎麼說去罷（壞極總是調唆口吻趙氏實不覺耳）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後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林代玉見寶玉出了一天門就覺悶悶的沒個可說話的人至晚正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回來不曾這遍方纔回來又偏生燙了林代玉便赶着來瞧只見寶玉正拿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的藥林代玉只當燙的十分利害忙上來問怎麼燙了要瞧瞧寶玉見他來了忙把臉遮着搖手叫他出去不肯叫他肴知道他的癖性喜潔見不得這些東西（寫寶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緊筆墨）林代玉自己也知道自己也有這件癖性（寫林代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緊筆墨故二人文字雖多如此等暗伏淡寫處亦不少觀者實實看不出者）知道寶玉的心內怕他嫌臟（將二人一並真真寫他二人之心玲瓏七竅）因笑道我瞧瞧燙了那里了有什麼

遮着臉的一面說一面就湊上來強搬着脖子瞧了一瞧問他疼的怎麼樣宝玉道也不狠疼養一兩日就好了林代玉坐了一回悶〻的回房去了一宿無話次日宝玉見了賈母雖然自己承認是自己燙的不與別人相干免不得那賈母又把跟從的人罵一頓（此原非正文攷艸〻寫去）過了一日就有宝玉寄名的干娘馬道婆進宗國府来請安見了宝玉唬一大跳問起原由說是燙的便點頭嘆息一回向宝玉臉上用指頭画了一画口内嘟〻囔〻的又持頌了一回說道管保就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災又向賈母道祖宗老菩薩那里知道那經典佛法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暗里便有許多促狭鬼跟着他得空便擰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着推他一跤所以往〻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听如此

（朱批：一段無倫無理信口開合的混話〻句〻都是耳聞目覩者並非杜撰而有　作者与余實〻經過）

說便赶着問這有什么佛法解釋没有呢馬道婆道這個容易只是替他多作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经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兒孫康寧安靜再無驚恐邪祟撞客之災賈母道到不知怎么個供奉这位菩薩馬道婆道也不值些什么不過除香烛供養之外一天多添几斤香油點上个大海灯这海灯便是菩薩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明白告訴我我也好作这件功德的馬道婆听如此說便笑道这也不拘随施主菩薩們随心像我家里就有好几处的王妃誥命供奉的南安郡王府里的太妃他許的多願心大一天是四十八斤油一斤灯草那海灯也只比缸略小些錦田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过二十四斤油再还有几家也有五斤的三斤的一斤的都不拘

賊婆先用大鋪排試之

點頭思忖是量事之大小非吝嗇也 壬午夏雨窗 畸笏

数那小家子窮人家捨不起這些就是四兩半斤也少不得替他點賈母听了

點頭思忖馬道婆又道還有一件若是為父母尊親長上的多捨些不妨若是像

賊道婆是自太君思忖上来後用如此數語收之使太君必心悅誠服愿行賊婆〻〻費我作者許多心机摹寫也

老祖宗如今為宝玉若捨多了到不好還怕哥兒禁不起到折了福也不当家

花〻的要捨大則七斤少則五斤也就是了賈母說既是这樣說你便一日五

斤合準了每月打趸来関了去馬道婆念一声阿弥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

命人来吩咐已後大凡宝玉出門的日子拿几串錢交給他小子們带着遇見

僧道窮苦人好捨說畢那馬道婆又坐了一回便又往各院各房问安閑逛了一

回一時来至趙姨娘房内二人見过趙姨娘命小丫頭倒了茶来与他吃馬道

婆因見炕上堆着些零碎紬緞灣角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道可是我正

見者有分是也

没了鞋面子了趙奶〻你有零碎緞子不拘什麽顏色的弄一双鞋面給我趙

姨娘听說便嘆口氣說道你瞧瞧那里頭还有那一塊是成樣的成了樣的東西也不能到我手里來有的没的都在這里你不嫌就挑兩塊子去馬道婆見說果真便挑了兩塊袖將起來趙姨娘問道前日我送了五百錢去藥王跟前上供你可收了没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嘆口氣道阿彌陀佛我手里但凡從容些也時常的上個供只是心有餘力量不足馬道婆道你只管放心將來熬的环哥兒大了得個一官半職那時你要作多大的功德不能趙姨娘听說鼻子里嗤了一声說道罷罷再別說起如今就是個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这屋里那一個兒也不是有了宝玉竟是得了活龍他还是小孩子家長的得人意兒大人偏疼他些也还罷了我只不伏這個主兒〔趙嫗數語可知玉兄之身分况在背後之言〕〔活像趙嫗〕一面說一面伸出兩個指頭兒來〔活現阿鳳〕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趙姨娘唬的忙

摇手兒走到門前掀簾子向外看：無人方進来向馬道婆悄：說道了不得了不得提起这個主兒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馬道婆見他如此說便探他口氣說道我还用你說难道都看不出来也亏你們心里也不理論只憑他去到也妙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难道誰还敢把他怎麽樣呢馬道婆听說鼻子里一哼二哼半晌說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你們沒有本事也难怪別人明不敢怎樣暗里也就筭計了还等到这如今趙姨娘聞听这話里有道理心内暗：的欢喜便說道怎麽暗里筭計我到有这個意思只是沒这樣的能幹人你若教給我这法子我大：的謝你馬道婆听說这話打攏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那里知道这些：事罪过：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睜：

这是妬心正題目

有陳郎又所謂賊婆是極

賊婆操必勝之權趙妪已墮術中故敢直出明

言可畏可怕

進一步却是退一步賊婆：

的看人家來撰布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難道还怕我不謝你馬道婆听說
如此便咲道若說我不忍叫你娘兒們受人委曲还由可若說謝我的这兩個
酬謝禮輕重是这樣
字可是你錯打筭盤了就便是我希圖你謝靠你有些什麼東西能打動我趙
說法可怕可畏
姨娘听这話口氣松動了便說道你这麼個明白人怎麼糊塗起來了你若果
然法子灵驗把他兩個絕了明日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环兒的那時你要什麼
不得馬道婆听了低了頭半晌說道那時候事情妥了又無憑據你还理我呢
趙姨娘道这又何難如今我虽手里沒什麼也零碎攢了几兩梯己还有几件
衣服簪子你先拿些去下剩的我寫個欠艮子文契給你〻要什麼保人也有
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果然这樣趙姨娘道这如何还撒得謊說着便叫
過一個心服婆子來耳根底下底〻喳〻說了几句話那婆子出去了一時回

宝玉係馬道婆寄名乾兒一樣下此毒手况阿鳳乎三姑六婆之爲害如此即賈母之神明在所不免其他只知吃齋念佛之夫人太君豈能防慊得來此係老太君一大病作者一片婆

来果然寫了個五百兩欠契来趙姨娘便印了手模走到厨櫃里將梯己拿了（所謂狐羣狗黨是也大族所在不免看官自照）出来與馬道婆看看白花花的一堆銀子又有欠契並不顧青紅皂白滿口里（並不顧三字寫出怕殺人細想）應着（千萬件壞事皆從此三字上作來嘆嘆）伸手先去抓了銀子揣起来然後收了欠契又向褲腰里掏了半晌掏出（如此現成想賊婆）十個紙鉸的青面白髮的鬼来並兩個紙人遞與趙姨娘又悄悄的教他道把（所害之人豈止宝玉阿鳳二人哉大家太君夫人誡之慎之）他兩個的年庚八字寫在这兩個紙人身上一並五個鬼都掖在他們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里作法自有效驗千万小心不要害怕正經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丫環進来找道奶奶可在这里太太等你呢二人方散了不在話下

却說林代玉因見宝玉近日燙了臉總不出門到時常在一處說說話兒这日飯後看了兩遍書自覺無趣便同紫鵑雪雁做了一回針線更覺煩悶便倚着房門出了一回神（所謂閑倚綉房吹柳絮是也）信步出来看堦下新迸出的稚笋（好好妙妙是番笋根）不覺出

心不避嫌疑特着猜子無人見句也

寫出使看官再四思之慎之戒之戒之

二宝答言是補出諸艷俱領過之文

乙酉冬雪窗畸笏老人

了院門一望園中四顧無人惟見花光柳影鳥語溪声林代玉信步便往怡紅院中来只見几個丫頭舀水都在廻廊上圍着看畫眉洗澡呢（全用画家筆意寫法）（閨中女兒樂事）听見房內有咲聲林代玉便入房中看時原来是李宮裁鳳姐宝釵都在这里呢一見他進来都咲道这不又来了一個林代玉咲道今兒齊全誰下帖子請来的鳳姐道前兒我打發了丫頭送了兩瓶茶葉去（有趣處）你往那去了林代玉咲道哦可是到忘了（戲云我正看会真記呢一笑）多謝〻〻鳳姐兒又道你嘗了可还好不好沒有說完宝玉便說道論理可到罷了只是我說不大甚好也不知別人嘗着怎庅樣宝釵道味到輕只是顏色不大好些鳳姐道那是暹羅進貢来的我嘗着也沒什庅趣兒还不如我每日吃的呢林代玉道我吃着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宝玉道你果然愛吃把我这個你拿了去吃罷鳳姐咲道你要愛吃我那里还有呢林代玉道果真的

我就打發了頭取去了鳳姐道不用取去我打發人送來就是了我明兒还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發人送來林代玉听了笑道你們听〻这是吃了他們家一點子茶葉就來使喚人了鳳姐笑道倒求你〻倒說这些閑話吃茶吃水的你

〔二玉之配偶在賈府上下諸人即觀者批者作者皆爲無疑故常〻有此等點題語我也要笑〕

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麼还不給我們家作媳婦衆人听了一齊都笑起來林代玉紅了臉一声兒不言語便回過頭去了李宮裁笑向宝釵道真〻我們二嬸子的詼諧是好的

〔好讚護他語〕

林代玉道什麼詼諧不过是貧嘴賤舌討人厭惡罷了

〔此句还要候查〕

說着便啐了一口鳳姐笑道你別作夢你替我們家作了媳婦少什麼指宝玉道你瞧〻人物兒門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點还玷辱了誰呢

〔大〻一瀉好接下文〕

林代玉抬身就走宝釵便叫顰兒急了还不回來坐着走了到沒意思說着便站起來拉住剛至房門前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進來瞧宝玉李宮裁

代玉念佛是吃茶之語在心故也然摹寫神妙一絲不漏如此 己卯冬夜

宝釵宝玉等都讓他两個坐獨鳳姐只和林代玉說笑正眼不看他們宝釵方欲說話時只見王夫人房内的丫頭来說舅太〻来了請奶〻姑娘們出去呢李宮裁听了連忙吗着鳳姐等走了趙周两個忙辞了宝玉出去宝玉道我也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别吗舅母進来又道林妹〻你先略站一站我說一句話鳳姐听了回頭向林代玉笑道有人吗你說話呢說着便把林代玉往里一推和李紈一同去了这里宝玉拉着林代玉的袖子只是嘻〻的笑心里有話只

此刻好看之至

是口里說不出来此時林代玉只是禁不住把臉紅漲了挣着要走宝玉道

豈已覺顧說不出来如謂錯會了意

自代玉看書起閑〻段寫来真無容針之空如夏日烏云四起疾雷以長雷不能不知雨漾

嗳喲好頭疼林代玉道該阿弥陀佛宝玉大吗一声我要死将身一縱离地跳

何時忽然霹靂一声傾盆大注何快如之何樂如之真令人寧不叫絕

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吗說起胡話来了林代玉並丫頭們都唬慌了忙去報知王夫人賈母等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这里都一齊来時宝玉亦發拿

刀弄杖尋死覓活的鬧得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見了唬的抖衣而顫且兒一聲肉一聲放声慟哭于是驚動諸人連賈赦邢夫人賈珍賈政賈璉賈蓉賈芸賈萍薛姨娘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眾媳婦丫頭等都來園内看視登时園内乱麻一般正沒個主見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剛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狗殺狗見人就要殺人

寫玉兄驚動若許人忙乱正寫太君一人之鍾愛耳看官勿被作者瞞过

此處焉用雞犬然輝煌富麗非處家之常也雞犬閑閑始為兒孫千年之業故于此処必用雞犬二字方是一簇騰騰大舍

眾人慌了周瑞媳婦忙帶着几個有力量的胆壯的婆娘上去抱住奪下刀來抬回房去平兒豐兒等哭的泪天泪地賈政等心中也有些煩难顧了这里丟不下那里別人慌張自不必講独有薛蟠更比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媽被人擠倒又恐薛宝釵被人瞧見又恐香菱被人燥皮知道賈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忽一

寫呆兄忙是躲煩碎文字法好想頭好筆力石頭記最得力処在此

眼瞥見了林代玉風流婉轉已酥倒在那里（忙中寫閒真大手眼大章法）當下衆人七言八語有的說請端公送祟的有的說請巫婆跳神的有的又荐玉皇閣的張真人種種喧騰不一也曾百般醫治祈禱問卜求神皆無效驗堪堪日落王子騰夫人告辭去後次日王子騰也來瞧問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輩並各親戚眷屬都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荐僧道的總不見效他叔嫂二人愈發糊塗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渾身火炭一般口内無般不說（收拾的隔紙正文）到夜晚間那些婆娘媳婦丫頭們都不敢上前因此把他二人都抬到王夫人的上房内夜間派了賈芸帶着小廝們挨次輪班看守賈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娘等寸地不离只圍着乾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坏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人口不安也都沒了主意賈赦还各处去尋僧覓道賈政見不灵效（四字寫盡政老矣）着實懊恼因阻賈赦道兒

女之數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強者他二人之病出于不意百般醫治不效想天

請看

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們去罷賈赦也不理此話仍是百般忙乱那里見些效

人自在如此

驗看看三日光陰那鳳姐和宝玉躺在床上亦發連氣都將沒了合家人口無不慌都說沒了指望忙着將他二人的後世的衣履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这几個人更比諸人哭的忘飡廢寢覓死尋活趙姨娘賈环等自是稱愿

補明赵姬進怡紅為行法也

到了第四日早晨賈母等正圍着宝玉哭時只見宝玉睜開眼說道從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收拾了打發我走罷賈

語不驚人死不休之謂也

母听了这話如同摘心去肝一般趙姨娘在傍劝道老太太也不必過于悲痛

斷不可少此句

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也免些苦只管

大遂心人必有是語

捨不得他这口氣不斷他那世里也受罪不安生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

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帳老婆誰叫你來多嘴多舌的你怎麼知道他在那世里受罪不安生怎麼見得不中用了你愿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別做夢他死了我只和你們要命素日都不是你們調唆著逼他寫字念書 奇語

所謂溺愛者不明然天生必有是一段文字的

把膽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不像個避貓鼠兒都不是你們這起娼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你們遂了心我饒那一個一面罵一面哭賈政在傍听見這些話心里越發難過便喝退趙姨娘自己上來委宛解劝

偏寫一頭不了又一頭之文真步步緊

一時又有人來回說兩口棺槨都做齊了請老爺出去看賈母听了如火上澆油一般便罵是誰做了棺槨一疊声只叫把做棺材的拉來打死正鬧的天翻

你看他不費絲毫勉強輕輕收住數百言之文石頭記

地覆沒個開交只聞得隱隱的木魚声响念了一句南無解冤孽菩薩有那

得力处全在此以幻作真以真作幻看官亦要如此看法為幸

人口不利家宅顛傾或逢凶險或中邪祟者我們善能醫治賈母王夫人听

見這些話那里还耐得住便命人去快請進來賈政雖不自在耐賈母之言如何違拗想如此深宅何得听的这樣真切心中亦希罕命人請了進來衆人舉目看時原來是一個癩頭和尚與一個跛足道人 僧田鳳道田玉一然不乱
見那和尚是怎的模樣

鼻如懸膽兩眉長　目似明星蓄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腌臢更有滿頭瘡

那道人又是怎生模樣

一足高來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問道你道友二人在那廟焚修那僧咲道長官不須多話因聞得府上 避俗套法

人口不利故特来醫治賈政道到有兩個人中邪不知你們有何符水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奇珎如何还問我們有符水賈政听這話（點題）有意思心中便動了因說道小兒落草時虽帶了一塊宝玉下来上面說能除邪祟（棒喝之声）誰知竟不灵驗那僧道長官你那里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他如今被声色貨利所迷（石皆能迷可知其害不小觀者着眼方可讀石頭記）故不灵驗了（讀書者觀之）你今且取他出来待我們持頌（叹惜二字是不知此石肯听持誦否）持頌只怕就好了賈政听說便向宝玉頂上取下那玉来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接了過来擎在掌上長嘆一聲道（正点題大荒山手捧時語）青埂一别展眼已過十三載矣人世光陰如此迅速塵緣滿日若似彈指（見此一句令人可嘆可驚不忍往後再看矣）可羡你当时的那段好處

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却因煅煉通灵後

便向人間覓是非　所謂越不聰明越快活是也

可歎你今日這番經歷

粉漬脂痕污寶光　綺櫳晝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終須醒　冤孽償清好散場　又是一番鍛煉爲得不成佛作祖

念畢又摩美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于臥室上檻將他二人安一屋之內除親身妻母外不可使陰人沖犯三十三日之後包是要緊語　是不可不寫之套語管身安病退復舊如初說回頭便走了賈政赶着還說話讓二人坐了吃茶要送謝禮他二人早已出去了賈母等還只管着人去赶那里有個踪影也不得依言將他二人就安放在王夫人臥室之內將玉懸在門上王夫人親身守着不許別個人進來至晚間他二人竟漸漸醒來說腹中飢餓賈母王夫人如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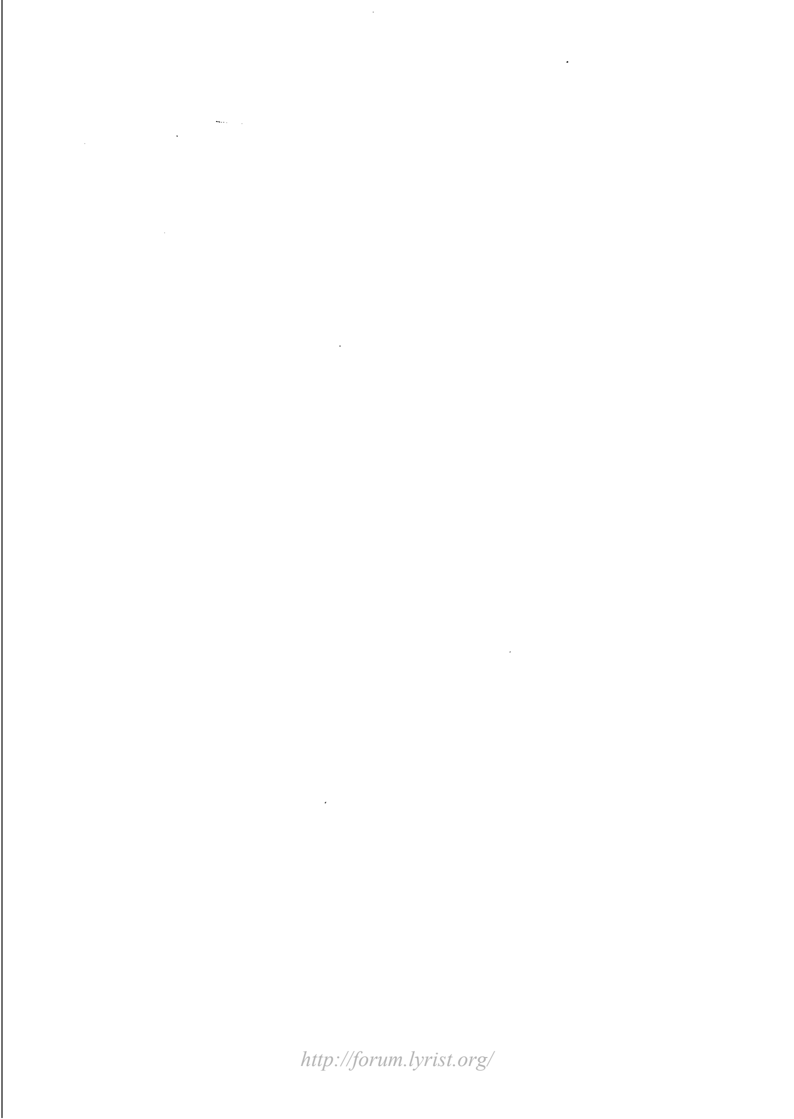
肯聽持誦故有是靈

通靈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見何得再言僧道踪迹虛實幻筆幻想寫幻人于幻文也　壬午孟夏雨窗

通靈玉听癩和尚二偈即刻灵应抵却前回若干莊子及語錄譏鋒偈子正所謂物各有主也嘆不能得見宝玉懸崖撒手文字爲恨　丁亥夏　畸笏叟

了珍宝一般旋熬了米湯来與他二人吃了精神漸長邪祟稍退一家子纔（昊天罔極之恩如何得報哭殺幼而喪父母者）把心放下来李宮裁並賈府三艷薛宝釵林代玉平兒襲人等在外間听信息聞得吃了米湯省了人事別人未開口林代玉先就念了一聲阿弥陀佛（針対得病时一声）薛宝釵便回頭看了半日嗤的一声笑衆人都不會意賈惜春道宝姐々好々的笑什麽宝釵笑道（这一句作正意看餘皆雅謔但此一謔抵幾篇兒半部書）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渡衆生這如今宝玉鳳姐々病了又燒香还愿賜福消災今纔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緣了你說忙的可笑不可笑林代玉不覺的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这起人不是好人不知怎麽死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着鳳姐貧嘴爛舌的學一面說一面摔簾子出去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書因才幹乖覺太露引出事來作者頗心為世之乖覺人為鑑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宝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体强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服仍回大觀園内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宝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晝夜在這里那紅玉同衆丫嬛也在這里守着宝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〻混熟了那紅玉見賈芸手里拿着手帕子到像是自己從前丟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着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要放下心内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魂不
你看他偏不寫正文偏有許多閑文却是補遺
定之際忽听窗外問道姐〻在屋里沒有紅玉聞听在窗眼内望外一看原來

此等細事是舊族大家閨中常情今特為暴發錢奴寫來作鑒一笑 壬午夏雨窗

是本院的個小丫頭名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里你進來罢佳蕙听了跑進來就坐在床上咲道我好造化纔剛在院子里洗東西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葉（前文有言）交代井〻有法 花大姐〻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〻那里給林姑娘送錢來正（是補出否）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來紅玉替他一五一十的数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程子心里到的覺怎麽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〻吃兩剤藥就好了紅玉道那里的話好〻的家去作什麽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是補出否）閑言中叙出代玉之弱的草蛇灰線 紅玉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如聞）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特情之根中口中）（出妙語）終久怎麽樣紅玉道怕什麽还不如早些兒死了到干净（一句句全人氣質摘在岳可不行上來）佳蕙道好〻的

怎麼說這些話紅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里的事佳蕙道我想了会子可也怨不得這个地方难站就像昨兒(是補文否)老太太因宝玉病了這些日子就跟着伏侍的這些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是補各否)還完了愿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苐兒(是補漏否)賞他們我們筭年紀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道着心病)怎麼也不筭在里頭我心里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卻論公論方見襲卿身分)該的說良心話誰还敢比他呢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几個都筭在上苐里去仗着老子娘的臉面眾人到捧着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紅玉道也不犯着氣他們俗語說的好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此时寫出此苐言語令人堕淚）誰守誰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时誰还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不但佳蕙然書者亦目下淚)感動了佳蕙的心腸由不得眼睛紅了又不好意思好端的

紅玉一腔委曲怨憤係身在怡紅不能遂志看官勿錯認爲芸兒害相思也 己卯冬

獄神廟回有茜雪紅玉一大回文字惜迷失無稿嘆嘆 丁亥夏 畸笏叟

哭只得免强咲道你這話說的却是昨兒宝玉还說明兒怎庅樣收拾房子怎庅樣做衣裳到像有几百年的熬煎（却是小女兒口中無味之談 寔是寫宝玉不如一婢）紅玉听了冷咲了两声方要說話（文字又一頓）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子走進來手里拿着些花樣子並两張紙說道這是两個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着向紅玉擲下回身就跑了紅玉向外問道到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窓外只說得一声是綺大姐姐的抬起脚來咕咚咕咚又跑了紅玉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边向抽屉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筆放在那里了怎庅一時想不起來一面說着一面出神（總是画境）想了一会方咲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便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还等着我替他抬箱子呢你自己取去罢

【朱批】逕是補文
【朱批】又是不合式之言[illegible]心訣
【朱批】活跳活現之文
【朱批】如畫
【朱批】何如
【朱批】是補文否
【朱批】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
【朱批】还是補文

紅玉道（襲人身分）他等着你你还坐着閑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着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着自己（曲折再四方逼出正文來）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宝釵院內來劉至沁芳亭畔只見宝玉的奶娘李嬷〻從那边走來（奇文真令人不得机關）紅玉立住㗒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去了怎打這里來李嬷〻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〻好〻的又看上來了那个種樹的什庅雲哥兒雨哥兒的（奇文神文）这会子逼着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里听見可又是不好紅玉㗒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依了他去叫了（是遂心語）李嬷〻道可怎庅樣呢（妙的是老嫗口氣）紅玉㗒道那一个要是知道好歹就回不進來纔是（是私心語神妙）李嬷〻道他又不痴為什庅不進來紅玉道既是進來你老人家該同他一齊來回來叫他一个人乱碰可是不好呢（挺是私心語要直問又不敢只用这等語慢〻的套出有神理）李嬷〻道我有那樣些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

回来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就是老婆子帶進他来就完了說着拄着那拐仗一逕去了紅玉听說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總是不言神情另出花樣）一时只見一个小丫頭子跑来見紅玉站在那里便問道林姐〻你在這里作什庅呢紅玉抬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墜兒者贅也 人生天地間已是贅疣况又生許多冤情孽債嘆〻）紅玉道那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来（等的是這句話）說着一逕跑了這里紅玉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边墜兒引着賈芸来了（妙 不說紅玉不走亦不說走只說剛走到三字可知紅玉有私心矣若說出必定不走必定走則文字死板亦且稜角過露非寫女兒之筆也）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紅玉一溜那紅玉只粧着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四目恰相對时紅玉不覺臉紅了（看官至此須掩卷細想上三十回中篇〻目〻點紅字處可與此處想如何）一扭身往蘅蕪苑去了不在話下這里賈芸隨着墜兒逶迤来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时只見院内略〻有几點山石

種着芭蕉那边有兩支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廻廊上吊着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厦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扇上面懸着一个匾額四个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来匾上是恁樣四个字（傷哉賜服便紅稀綠瘦笑歎ヽ）正想着只听里面隔着紗窗子咲説道快進来罢我怎么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听的（見）是宝玉的声音連忙進入房内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器皿）文章閃灼（陳設）却看不見宝玉在那里一回頭只見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般大的十五六歲的丫頭来説請二爷裡頭屋里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荅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厨只見小小一張填漆床上懸着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宝玉穿着家常衣服靸着鞋倚在床上拿着本書看見他進来将書擲下早堆着咲立起身来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宝

此女若非偕俶點睛工於誘敵甚乖美為何不拍案叫絶

不能細覽之文

不能細玩之文

武夷九曲之文

這是等芸哥看故作款式若果真看書在隔紗窗子説話时已放下了玉兄若見此批必云老貨他ヽヽ不放鬆ヽ

回思將余比作釵顰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一笑

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宝玉笑道只從那个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里来誰知接ゝ連ゝ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咲道揔是我沒福偏ゝ又遇着叔ゝ身上欠安叔ゝ如今可大安了宝玉道大好了我到听見說你辛苦了好几天賈芸道也是該当的叔ゝ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着

誰一家子可發一笑

只見有个丫嬛端了茶来与他那賈芸口里和宝玉說着話眼睛却溜瞅那丫嬛細挑身材容長臉面穿着銀紅襖兒青緞背心白綾細摺裙不是別个却是

此句是認人非前溜紅玉之文

水滸文法用的恰当是芸哥眼中也

襲人那賈芸自從宝玉病了几天他在里頭混了兩日他都把那有名人口都記了一半一路揔是賈芸是个有心人一絲不乱他也知道襲人在宝玉房中比別个不同今見

何如可知前批非謬

他端了茶来宝玉又在傍边坐着便忙站起来咲道姐ゝ怎庅替我到起茶来我来到叔ゝ這里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到罷揔寫賈芸乖覺一絲不乱宝玉道你只管坐

看罢了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咲道雖如此說叔〻房里姐〻們我怎庅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那宝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妙極是極况宝玉又有何正緊可說的[illegible]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了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几个誰家自北静王公侯駙馬諸大家包括盡矣寫盡紈袴口角　脂硯齋再筆　对芸兄原無可說之話　那賈芸口里只得順着他說〻了一会見宝玉有些懶〻的了便起身告辞宝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閒了只管來仍命小了頭子墜兒送他出去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把脚慢〻停着些走口里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几歲了名子叫什庅你父母在那一行上在宝叔房内几年了漸〻入　一个月多少錢共總宝叔房内有几个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樁〻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緩〻剛那个與你說話的他可是

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到叫小紅你向他作什庅賈芸道方纔他向你什庅手帕子我到揀了一塊墜兒听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几遍可有看見他的帕子我有那庅大工夫管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了他还謝我呢纔（倘於正文此处方露）在衡蕪苑門口說的二爺也听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下你既揀了給我罢我看他拿什庅謝我原来上月賈芸進来種樹之时便揀了一塊羅帕便知是所在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听見紅玉問墜兒便知是紅玉的心內不甚勝喜幸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将自己的一塊取了出来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礼不許瞞着我墜兒滿口里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来找紅玉不在話下（至此一頓 狡猾之甚 原非書中正文之人寫來間色耳）

如今且說宝玉打發了賈芸去後意思懶〻的歪在床上

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悶的狠

你出去逛逛不是寶玉見說便拉他的手咲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咲

不答上文妙極

玉兄最得意之文起筆耶

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寶玉道可往那去呢怪膩膩煩煩的

如見

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麼葳蕤越發心里煩膩寶玉無精打彩的只

得依他愰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外順着沁芳溪看了

一回金魚只見那边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來寶玉不解其意正自納

此等文不是人能意料的

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追了下來一見寶玉在前面便站住了咲

答的何其堂皇正大何其坦然之至

道二叔叔在家里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作什

緣無意

麼賈蘭咲道這会子不念書閑着作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把牙栽

了那时候不演呢說着順着腳一逕來至一个院門前只見鳳尾森森龍吟細

先用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八字一縷香自紗窗中暗暗透出細細的長嘆一声等句方引出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仙音妙音來非純化工夫之筆不能可見行文之難

細〔與後文落葉蕭蕭寒烟漠漠一對可傷可嘆〕舉目望门上一看只見匾上寫着瀟湘館三字宝玉〔原無意〕〔三字從此出只見真出真處〕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声走至窗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宝玉便將臉貼在紗窗上往裡看时耳内忽听〔未曾看見先听見有神理〕得细细的長嘆了一声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宝玉听了不覺心内癢將起来再看時只見代玉在床上伸懶腰〔有神理真真画出〕宝玉在窗外笑道為甚麼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来了林代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裡裝睡着了宝玉纔走上来要搬他的身子只見代玉的奶娘並两个婆子却跟了進来说妹妹睡覺呢等醒来再請来剛说着代玉便翻身坐了起来笑道誰睡覺呢〔妙極可知代玉是怕宝玉去也〕那两三个婆子見代玉起来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说着便叫紫鵑说姑娘醒了進来伺候一面说一面都去了代

二玉這回文字作者亦在無意上寫來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也

方才見芸哥所拿之書一定見是西廂不然如何忘情至此

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鬢髮一面咲向宝玉道人家睡覚你進来作什麼宝玉見他星眼微餳香腮帶赤不覚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咲道你終說什麼代玉道我没說什麼宝玉咲道給你个榧子吃我都听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鵑進来宝玉咲道紫鵑把你們好茶到碗我吃紫鵑道那里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襲人来代玉道别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罢紫鵑咲道他是客自然先到了茶来再舀水去說着到茶去了宝玉咲道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叠被鋪床（真正無意忘情衝口而出之語）林代玉登時撂下臉来（我也要惱）說道二哥〻你說什麼宝玉咲道我何嘗說什麼代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听了村話来也說給我听看了混書也來拿我取咲兒我成了爺們解悶的一面哭着一面下床來往外就走宝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趕上來好妹〻我一时該死你别

若無如此文字收什二玉寫顰無非至再哭慟笑玉只以賠盡小心軟求漫懇二人一笑而止且書者此亦多々矣未免有犯雷同之病故用險句結住使二玉心中不得不將現事抛却各存一番心意再作下文
壬午孟夏雨窗
畸笏

告訴去我再要敢嘴上就長个疔爛了舌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来說道快回（不止玉兒一驚即阿顰也不免一嚇作者只顧寫來收什二玉）穿衣服老爷叫你呢宝玉听了不觉打了个雷的一般也顾不的别的疾忙回（之文忘却顰兒也想作者亦似宝玉西廂之句忘情而出也呵々）来穿衣服出園来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着宝玉问道你可知道叫我是為什広焙茗道爺快出来罢横竖是見去的到那里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着宝玉轉過大厛宝玉心里还自狐疑只听墙角边一陣呵々大笑回頭只見薛蟠拍着手咲了出來咲道要不說姨夫叫你々那里出来的这広快焙茗也咲道（非數兄行不出此等戲矣但作者有多少丘壑在胸中寫來酷肖）爺别怪我忙跪下了宝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了是薛蟠哄他出來薛蟠連忙打恭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难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宝玉也無法了只好咲因道你哄我也罢了怎広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娘去評々这个理可使得広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為求你快些出來就忘了忌諱这句話改日

你也哄我說我的父親就完了寶玉道嗳〻越發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㒲（真〻乱話）的还跪着作什麼焙茗連忙叩頭起来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里尋了来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这麼大的大西瓜这麼長一尾新鮮的鱘魚这麼大的一个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熏的暹猪你說他这四樣礼可难得不难得那魚猪不過貴而难得这藕和瓜亏他怎麼種出来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赶着給你們老太〻姨父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有你还配吃所以特請你来可巧唱曲兒的小么兒又纔来了我同你樂一天何如一面說一面来至他書房里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来單聘仁并唱曲兒的都在这里見他進来請安的问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吃了

（如見如聞）

（兄丟恒河沙數也　此語令人哭不得笑不得亦真〻心語也）

（獃兄亦有此話批書人至此酒性生）

闲事顺笔将骂死不学之纨袴 壬午雨窗 畸笏

茶薛蟠即命人摆酒来说犹未了众小厮七手八脚摆了半天方纔停当归坐

又一个写法

宝玉果见瓜藕新异因笑道我的寿礼还未送来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

畢真酷肖

明儿你送我什么宝玉道我可有什么可送的若论银钱吃的穿的东西究竟

拚说的

出经过者方说的出叹叹

还不是我的惟有我写一张字画一张画纔算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画儿我

阿呆兄所见之画也

纔想起来昨儿我看人家一张春宫画的真好上面还有许多的字也没细

看只看落的款是庚黄画的真真的好的了不得宝玉听说心下猜疑道古今

字画也都见过些那里有个庚黄想了半天不觉笑将起来命人取过笔来在

手心里写了两个字又问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黄薛蟠道怎么看不真宝

玉将手一撒与他看道别是这两字罢其实与庚黄相去不远众人都看时

原来是唐寅两个字都笑道想必是这两字大爷一时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

只覓没意思咲道誰知他糖銀果銀的正說着小廝來回馮大爷来了宝玉便（宝心人）知是神武将軍馮唐之子馮紫英来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咲（如見如聞）已進來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咲道好呀也不出门了（如見其人于紙上）在家裡高樂罢宝玉薛蟠都咲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荅道家父到也托庇康健近来家母偶着了些風寒不好了两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咲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的（来）掛了幌子了馮紫英咲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打傷了我就記了再不漚氣如何又揮拳这个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鉄網山教兔鹘捎一翅膀（如何看想形容字樣）宝玉道几时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来了宝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凡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就忘了单你去了还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没法兒

紫英豪侠小三段是為金闺间色之文　壬午雨窗

寫倪二英湘蓮玉菡侠文皆各得傳真寫照之筆　丁亥夏　畸笏叟

惜衛若蘭射圃文字迷失無稿嘆嘆

丁亥夏 畸笏叟

去罢了难道我闲瘋了咱們儿個人吃酒听唱的不樂寻那个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又大不幸薛蟠衆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听說便立起身来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儿杯纔是只是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紧的事回去还要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宝玉衆人那里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这些些年那回兒有这个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領拿大杯来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听說只得罢了薛蟠執壺宝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尽宝玉道你到底把這个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尽興我為这個还要特治一東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一則还有所懇之處說着執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刺刺的丟不下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疑馮紫英道多

〔伏文再述〕

〔如聞如見〕

〔寫豪爽人如此〕

〔寫快人如此令人羨煞〕

〔定是人如此亦竟形跡但無令一補恨哉〕

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门上馬去了衆人回來依席又歡了一回方
散宝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挂着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宝玉醉醺（下文伏線）
醺的回來问其原故宝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挂肚的等着你且
高樂去也到底打發人來給ㄗ信兒宝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只因馮世兄
來了就混忘了正說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宝玉笑道
姐〻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们了宝釵摇頭笑道昨兒哥〻到特〻的請我
吃我不吃叫他留着請人送人罢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ㄗ說着了
怀到了茶來吃茶說閑話兒不在話下却說那林代玉听見賈政叫了宝玉去（這層東道是和事酒不是）
了一日不回來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闻听宝玉来了心里要找他問〻
是怎庅樣了一步〻行來見宝釵進宝玉的院內去了自己也便隨後走了來

情実違始是常事耳写釵颦二卿身上与踢襲人之文令人于何処設想着筆

丁亥夏 畸笏叟

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个个

文彩炫燿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会再往怡紅院來只見院門關着代玉

避難法

便以手扣门誰知晴雯和碧痕正拌了嘴沒好氣忽見宝釵來了那晴雯正

把氣移在宝釵身上正在院内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着叫我們三更半

把宝卿如此写法

指明人則暗写

夜的不得睡覺忽听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

写代玉如此亦不知人則明写

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林代玉素知了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

恐怕院内的了頭沒听真是他的声音只當是別的了頭們了所以不開门因

想代玉高声亦不过你我平常說話一樣耳況晴雯素昔浮躁多氣之人如何辨得出此

而又高声說道是我還不開麼晴雯偏生還沒听出來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

刻須得批書人唱大江東的喉嚨嚷着是我林代玉叫门方可又想若開了门如何有後面許多好

誰二爷分付的一槩不許放人進來呢林代玉听了不覺氣怔在门外待要

寄食者着眼況颦兒何等人乎

字樣好文章看觀者意為是否

高声问他逗起氣來自己又回思一番雖說是旧毋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

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栖如今認真淘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来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只听裡面一陣唉語之声細听一听竟是宝玉宝釵二人林代玉心中亦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了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宝玉惱我要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了你也打听打听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难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来也不顧蒼苔露冷花逕風寒獨立墻角边花陰之下悲悲戚戚嗚咽起来原來這林代玉秉絶代姿容具希世俊美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鳥栖鴉一闻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听真是花魂默默無情緒鳥夢痴痴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

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原來是這樣子出處的一笑

顰兒才貌世應希　獨抱幽芳出繡閨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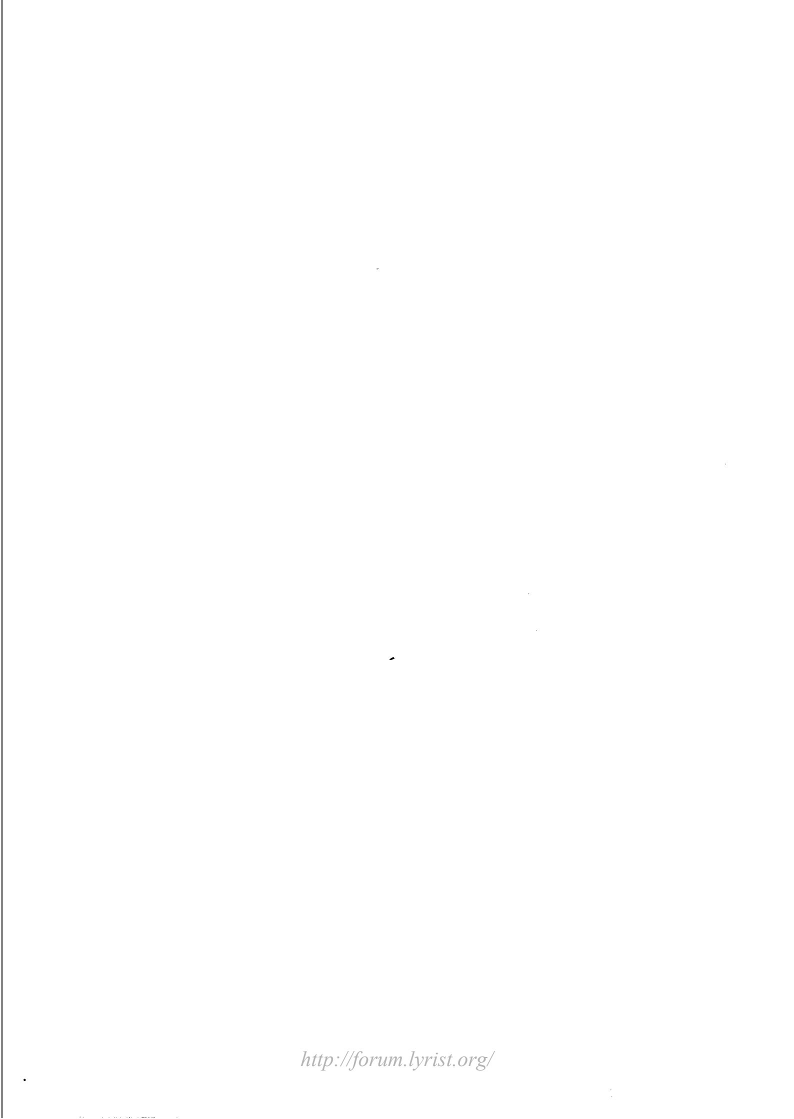
那林代玉正自啼哭忽听吱嘍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出來要知端的

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葬花吟是大觀園諸艷之歸源小引故用在餞花日諸艷畢集之期

餞花日不論其典與不典只取其韵耳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話說林代玉正自悲泣忽听院門响處只見宝釵出來了宝玉襲人等一群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宝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宝玉不便〔四字刻畫癡兒也〕因而閃過一傍讓宝釵去了宝玉等進去関了門方轉過來猶望着门洒了几點淚自覺無味方轉身回來〔畫美人之秘訣〕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鵑雪雁素日知道〔補寫卻是避繁文法〕林代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嘆且好端端的不知為了什麼常常的便自淚道不乾的先時还有人解劝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了委曲用話自得寬慰解劝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的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

所謂久病床前少孝子是也

人理由他去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林代玉倚着床攔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

本是相懽泥塑金沙才用得

前批得畫美人秘訣今竟画出金閨夜坐圖

着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

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

無論事之有無看去有理

要設擺各色礼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卸花神退位須

要餞行然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

數句抵却一回文字反覺

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

閑閑有趣有味的話語

桃杏在萬字這樣用去

了每一顆樹上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事物滿園里繡帶飄颻花枝招展更

兼這些人打扮得桃羞柳讓燕妒鶯慚一時也道不盡且說宝釵迎春探春惜

寫鳳姐隨大衆一筆不見

紅玉一段則深意着之文矣

春李紈鳳姐等並巧姐大姐香菱與衆丫鬟們在園内頑耍獨不見林代玉迎

何一筆不滿若此時節

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丫頭這会子还睡覺不成宝釵道你們等

我去闹了他来説自便丢下了衆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自只見文官等十（一人不漏）
二个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向了好説了一回闲話宝釵回身指道他们都在那里
呢你们找他们去罢我叫林姑　娘去就來説自便逶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抬（安插一処好過一処）
頭見宝玉進去了（二玉一段口难説而安話也）宝釵便站住低頭想了想宝玉和林代玉是從小兒一處長
大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道盡二玉連日事）喜怒無常况且林代玉素習猜忌好弄
小性兒的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一則怕宝玉不便二則恐代玉嫌疑罢了到是回
來的（道盡代玉每每失利全不在宝釵之上）妙想畢抽身回來剛要尋别的姊妹去忽見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團
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宝釵意欲撲了（可是一味知書識理女夫子行止）來頑耍遂向袖中取出（寫宝釵無不相宜）扇子
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穿花度柳將欲過河
去了引的宝釵躡手躡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若玉兄在必有許多張羅）香汗淋漓嬌喘细细

宝釵也無心撲了（原是無可無不可）剛欲回来只听滴翠亭裡边嘁嘁喳喳有人説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橋蓋造在池中水上四面刁鏤隔子糊着紙宝釵在亭外听見説話便煞住脚往裡细听只听説道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还芸二爷去又有一人説話可不是我那塊拿来给我罢又听道你拿什麽謝我呢难道白尋了来不成又答道我既許了謝你自然不哄你又听説道我尋了来给你自然謝我但只是揀的人你就不拿什麽謝他又回道你别胡説他是个爷们家揀了我的東西自然該还的我拿什麽謝他呢又听説道你不謝他我怎麽回他呢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説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给你呢半晌又听答道也罢拿我這个给他算謝他的罢你要告訴别人呢須説个誓来又听説道我要告訴一个人就長一个疔日後不得好

這樁風流案又一体寫法甚當　己卯冬夜

這是自難自法好極〻〻慣用險筆如此 壬午夏雨窗

此節實借紅玉反寫宝釵也勿得混錯作者章法

死又听說道噯呀偺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悄〻在外頭听見不如把這偏子（豈敢）

都推開了便是人見偺们在這裡他们只當我们說頑話呢若走到跟前偺们（賊把戲志不假）

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宝釵在外面听見這話心中吃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四字寫宝釵守身如此）

那些〻奸婬狗盜的人心机都不錯這一開了見我在這里他们豈不燥了况纔（道盡矣）

說話的語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紅兒的言語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頭等刁鑽

古怪東西今兒我听了他的短兒一時人急造反狗急跳墻不但生事而且我

還沒趣如今便趕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蟬脫殼的法子猶未

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宝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里（閨中弱女机變如此之便如此之急）

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亭内的紅玉墜兒剛一推窗只听宝釵如此說

着往前趕兩个人都唬怔了宝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们把林姑娘藏在那里（像極好煞妙煞焉得不）

了墜兒道（拍案叫絕）何曾見林姑娘了宝釵道我纔在河那边看着林姑娘在這里蹲着弄水兒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还没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别是（像極是極）藏在這里頭了一面説一面故意進（像極）去尋了一尋抽身（是極）就走口内説道一定是又鑽在山子洞里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罢了一面説一面走心中又好笑（真弄嬰兒輕便如此即余至此亦要發笑）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谁知红玉見了宝釵的（宝釵身分）话便信以為真（定有這一句的）讓宝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移東挪西任意写去却是）蹲在這里一定聽了话去了（真有的）墜兒聽説也半日不言語红玉又道这可怎么樣呢（二句係代玉身分）墜兒道便是聽了管谁筋疼各人（勉強话）幹各人就完了红玉道若是宝姑娘聽見还倒罢了林姑娘嘴里又愛尅薄人心里又细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風声怎么樣呢二人正説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侍書等上亭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他们頑

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紅玉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奶使換作什麽事鳳姐打諒了一打諒見他生的干净俏麗說話知趣因笑道我的了頭今兒没跟進我來我這会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換个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紅玉笑道奶奶有什麽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悞了奶奶的事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小姐〔問那小姐者此〕房里的〔反出此問〕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的紅玉道我是宝二爺房里的鳳姐听了笑道噯喲你原來是宝玉房里的怪道呢〔誇讚語也〕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里桌子上汝窑盤子架兒底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六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稱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一件〕再里頭床頭間有一个小荷包拿了來〔二件〕紅玉听說撤身去了一回只

見鳳姐不在這山坡子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裏出來站着繫裙子便赶上來（小點綴一笑）
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里去了司棋道沒理論（妙極）紅玉听了抽身又往四
下里一看只見那边探春宝釵在池边看魚紅玉上來陪笑问道姑娘们可知
道二奶奶那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里找去紅玉听了纔往稻香村來頂
頭（又一折）只見晴雯綺霰碧痕紫綃（鵑）麝月待書入画鶯兒等一群人來了晴雯一見了
紅玉便說道你只是瘋（跑）罢（如有此數句方引出稱心得意之語來）院子里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爐子也不爖（再不用本院人見小紅）就（只）
在（此是口几分逼心）外頭侹紅玉道昨兒二爷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回罢我喂雀兒
的时候姐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紅玉道今兒不該我爖的班兒有茶
沒茶別问我綺霰道你听听他的嘴你们別說了讓他侹去罢紅玉道你们再
问问我侹了沒有二奶奶使喚我說話取東西的說着（得意稱心如意在此一舉荷包）将荷包舉給他们看方

没言語了大家分路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
不放在眼里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了不曾呢就把他興的
這樣这一遭半遭兒的筭不得什麽過了後兒还得听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
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筭得一面說着去了这里紅玉听說不便

負暑酣晴語却与下無應

分争
分証只得忍着氣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里和李氏說
話兒呢紅玉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了起來纔張
材家的來討當面稱了給他拿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姐教我

兩件完了

回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話按着奶
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麽按着我的主意打發去了紅玉道平姐
姐說我们奶奶问這里奶奶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

奶奶放心苛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还会了五奶奶来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来說舅奶奶帶了信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這里的姑奶奶尋兩九延年神驗萬全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這里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边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喲〻〻這些語話我就不懂了什庅奶奶爺〻的一大堆鳳姐道怨不得你不懂这是四門子的話呢說着又向紅玉笑道好孩子难為你說的齐全別像他們扭〻捏〻的蚊子似的嫂子你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几个丫頭老婆之外我就怕和他们說話他们必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咬字拿着腔兒哼〻唧〻的急的我冒火他们那里知道先时我们平兒也是这庅着我就问着他难道必定粧蚊子哼〻就是美人了說了几遭纔好些兒了李宫裁笑道都像你潑落户纔好鳳

又一個色

為死假斯文

能殺冒姓

姐又道這一个丫頭就好方絶兩遭說話雖不多听那口声就简断說着又向

（红玉听見了庅）

紅玉笑道你明兒伏侍我去罢我認你作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紅玉听

（紅玉此刻心内想可惜晴雯等不在傍）

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麽笑你說我年輕比你大几歳就作你的媽了你还

作春夢呢你打听打听這些人頭比你大的大的赶着我叫媽我不理今兒摺

（所以說比你大的〻〻）

舉了你呢紅玉笑道我不是笑這个我笑奶〻認諸了輩数了我媽是奶〻的

女兒這會子又認我作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宫裁笑道你原来不認得他

（晴雯說过）

他是林之孝之女鳳姐听了十分詫異說道哦原来是他的丫頭又笑道林之

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声兒来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到是配就了的一

對夫妻一个天聾一个地啞那里承望養出這麽个伶俐丫頭来你十几歳了

紅玉道十七歳了又問名子紅玉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

姦邪婢豈是怡紅應答者故即逐之前良兒後篆兒便是却証作者又不得可也　己卯冬夜

此係未見抄沒獄神廟諸事故有是批　丁亥夏　畸笏

紅兒了鳳姐听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的很得了玉的益似的你（又一下針）也玉我也玉因說道既這麼着肯跟我還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丫頭我使他一般答應着他饒不挑到把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氏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他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怨麼怨的他媽鳳姐道既這麼着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丫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總是追思紅玉十分心事）紅玉笑道愿意不愿意（千愿意萬愿意之言）我們（有話）也不敢說（好答）只是跟着奶奶我們也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見識見識剛說着（截得真好）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宫裁去了紅玉回怡紅院去（好接法更好）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代玉因夜间失寐次日起來遲了闻得衆姊妹都在園中作餞花会恐人笑他痴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

宝玉進門来了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可告我了不曾教我懸了一夜心林代玉便回頭叫紫鵑道把屋子収拾了撂下一扇紗屉看那大燕子回来把簾子放下来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炉罩上一面説一面仍往外走宝玉見他這樣还認作是昨日中晌的事那知晚間的這段公案还打恭作揖的林代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门一直找别的姊妹去了宝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个光景来不像是為昨日的事但只昨日我回来的晚了又没有見他再没有冲撞了他的去處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来只見宝釵探春正再那边看鶴舞見代玉去了三个一同站着説話兒又見宝玉来了探春便笑道宝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没見你了宝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还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宝哥哥你往這裏來我和你説話宝玉听説便跟了

明知無是事不可不作開談

道不盡告懸心

到像不曾聽見的

畢真不錯

畢真不錯

二玉文字豈是容易寫的

是移一起語

石頭記用截法岔法突然法伏線法由近漸遠法將繁改簡法重作輕抹法虛敲實應法種種諸法總在人意料之外且不曾見一絲牽強

故有此截

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也　己卯冬夜

若無此一岔二玉和合則成嚼臘文字石頭記得力處正此　丁亥夏　畸笏叟

他离了釵玉兩ケ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几天老爷可有（嘗）叫你宝玉笑道沒有叫探春說昨兒我恍惚听見說老爷叫你出去的（老ケ叫宝玉再無喜事故園中合宅皆知）宝玉笑道那想是別人听錯了（怕文繁）並沒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几ケ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还拿了去明兒出门逛去时候或是好字画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宝玉道我這么城里城外大廟小庙的逛也沒見ケ新奇精致東西左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沒處撂的古董再就是紬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這些怎么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整竹子根摳的香盒兒膠泥垛的風炉兒這就好了我喜欢的什么似（是）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宝貝似（是）的搶了去了宝玉笑道原來要這ケ這不值什么拿五百錢出去給小子们管拉一車來（不知物理艰难公子口氣也）探春道小廝们知道什么你揀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者（是論物是論人看官着眼）這些東西你多多的替

我帶了來我还像上回的鞋作一雙你穿比那一雙还加工夫如何呢宝玉笑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个故事那一回我穿着可巧〔補遺法〕遇見了老爷〻〻就不受用问是誰作的我那里敢提三妹妹三个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爷听了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半日还說何苦来虛耗人力作踐綾羅作這樣的東西我回来告訴了襲人〻〻說這还罷了趙姨娘氣的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指环哥〕鞋搭拉襪搭拉的沒人看的見且作這些東西探春听說登時沉下臉來道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作〕鞋的人麼环兒难道沒有分例之人一般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了頭老婆一屋子怎麼報〔抱〕這些話給誰听呢我不過是閑〔白〕着沒事兒作一雙半雙愛給那个哥〻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这也是他氣宝玉听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里自

这一節特為興利除弊一回伏線

然又有个想頭了探春听說亦發動了氣将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涂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这庅想我只管認得老爷太〻两个人别人我一槩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庅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特昏憒的不像了还有笑話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带那頑的東西过了两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庅难我也不理論誰知後来丫頭們去了他就报怨起来說我攢的錢為什庅給你使到不給环兒使呢我听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来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見宝截得好釵那边笑道說完了来罢顯見的是哥〻妹〻了丢下别人且說梯己去我們听一句兒就使不得了庅說着探春宝玉二人方笑着来了宝玉兄妹話雖久長之事總未必敷構的好因不見了林代玉便知他躲了别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两日

不因見落花宝玉如何突至埋香塚不至埋香塚如何寫葬花吟石頭記無閑文閑字正此
丁亥夏
畸笏叟

開生面立新場是書不止紅樓夢一回惟是回更生更新且讀去非阿顰無是佳吟非石兄斷無是章法行文愧殺古今小説家也
畸笏

等他的氣消一消再去也罢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
至埋香塚方
收什沒干淨
重的落了一地因嘆道這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待我送了
不奉[illegible]情思
去明兒再問着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外頭去宝玉道我就來說畢等
怕人說父
他二人去遠了便把那花兜了起來登山渡水过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
新鮮
代玉葬桃花的去處來將已（反）到了花塚猶未轉过山坡只听山坡那边有嗚咽
詩詞文章試問有此行筆者乎
之聲一行數落着哭的好不傷感宝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里的了頭受
了委曲跑到这个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听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花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樹
落絮輕沾撲繡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滿懷無釋處
手把花鋤出繡簾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余讀葬花吟凡三閱其
淒楚感慨令人身世
兩忘舉筆再四不能
加批先生想身寶玉
何以而下筆即字字
雙圈料難遂顰兒
之意俟看玉兄
後文再批噫嗟客亦
石頭記化來之人故
擲筆以待

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已壘成
梁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几時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階前悶殺葬花人
獨把花鋤泪暗灑
灑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奴底事倍傷神
半為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未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奴脅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何處有香丘

未若錦囊收艷骨　一堆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来还潔去

強於污淖陷渠溝　尔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尽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宝玉听了不覺痴倒要知端詳且听下囬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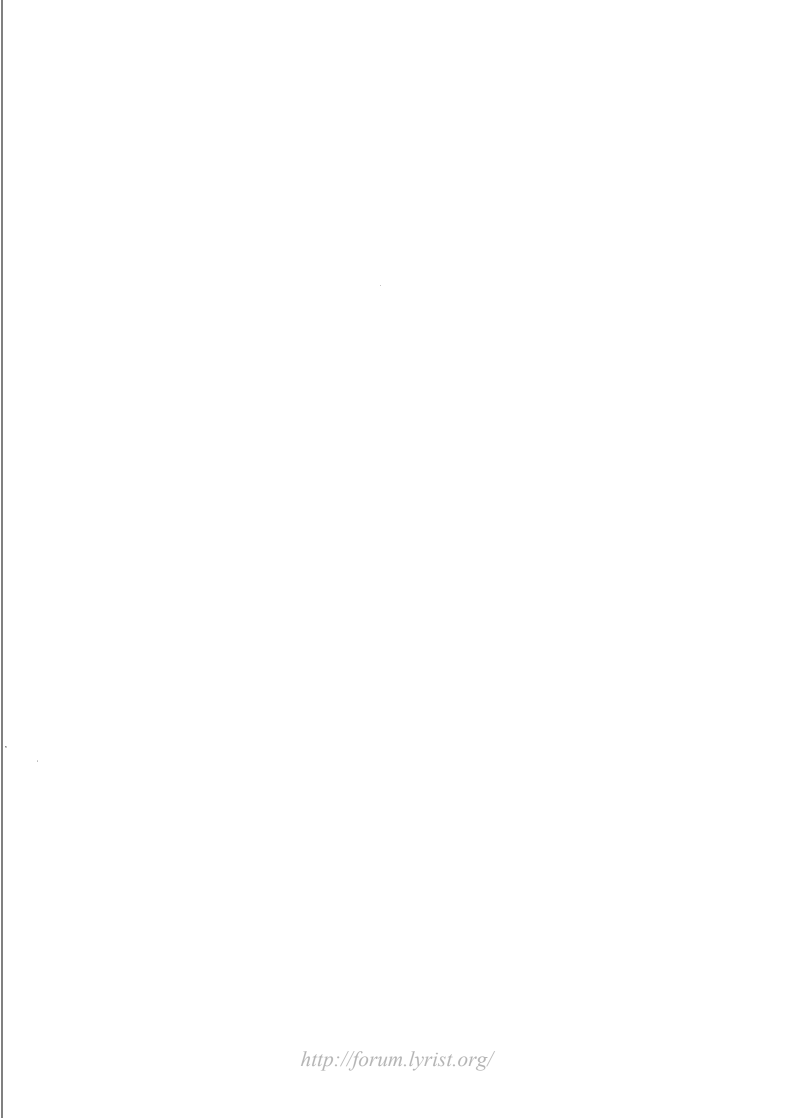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茜香羅紅麝串寫于一回蓋琪官雖係優人後回與襲人供奉玉兄宝卿

得同終始者非泛泛之文也

自聞曲回以後回回寫藥方是白描顰兒添病也



不言鍊句鍊字辭藻工拙只想景想情想事想理反復推求悲感乃玉兄一生之天性真顰兒之知己玉兄外寔無二人想昨阻批葬花吟之客嫡是宝玉之化身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宝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代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宝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是一腔無名正未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淂感花傷已哭了几声便隨口念了几句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見先不過點頭感嘆次後听到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之上懷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代玉的花顏月貌將来亦要到無可尋覓之时寧不心碎腸斷既代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时推之於他人如宝釵香菱襲人等亦可到無可尋覓之时矣

無移全段作題全為鉄之人章甚甚

宝釵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氏笑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茫杳無所知逃大造出塵網使可解釋這段悲傷正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声只在耳東西那林代玉正自傷感忽听山坡上也有悲声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些痴病難道還有一个痴子不成想着抬頭一看見是宝玉林代玉看見便道啐我道是誰原来是這个狠心短命的剛說道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長嘆了一声自己抽身便走了這里宝玉悲慟了一回忽然抬頭不見了代玉便知代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来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来可巧看見林代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住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後撂開手林代玉回頭看見是宝

（朱批）百轉千回矣

（朱批）非大善知識道不出這等語来

（朱批）二句作讖語參

（朱批）情情

（朱批）不忍也

（朱批）哄人字眼

（朱批）非世之情轉過法鈎玉兄之機変如此

撂開手句起。至後總將托生句止。此

一段作者鉄著宝玉细衍受委曲没之衷腸。使代玉竟不能回答一語。其心里為何如。真令人嘆服。予憂积歷其境。竟至有相通半句無之事。子回憶悔之。閲此撫膝子委曲细陳。心身一如。作者如此用心然不解其...

一節閲了辞在兒女中却是衷腸之語

己卯冬夜

玉待要不理他听他說只說一句話從此撂開手這話里有文章少不得站住

相描奇達此句補宝好近何如

說道有一句話請說來宝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听不听代玉听說回頭就走

走的是

宝玉在身後面嘆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林代玉听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

自言自語真是一句話

此下乃答言非一句話也

何顰惱者至兒

道當初怎麽樣今日怎麽樣宝玉嘆道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着頑笑憑

宝接頭不应不答不以自幼之苦心寔事一訴方將心之白今之故勿作流文為章

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見姑娘也爱吃連忙干干净净收着等

姑娘吃一桌子吃飯一床上睡覺了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了頭

們想到了我心里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罢熱也罢和氣到了兒纔見

必流不是

要緊之語

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里到把外四路的什

心事

此一满看官也

広宝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兒上到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个

親兄弟親姊妹雖然有兩个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的独出

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这个心弄的有冤無處訴說着不覺滴
下眼淚来代玉耳内听了這話眼内見了這形景心内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
滴下眼淚来低頭不語宝玉見他這般形景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
了但只憑着我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到是
或教道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兩句打我兩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
我摸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好就便死了也是个屈死鬼任憑高僧
高道懺悔也不能超生还淂你伸明了緣故我纔淂托生呢代玉听了這个話
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这麼說昨兒為什麼我去
了你不叫了頭開门宝玉詫異道這話從那里說起我要是这麼樣立刻就死
了林代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

玉兄日不是容易有的
有是語
可憐語
宝玉有情
真乃是事
又贈有
官及批書人
情情衷腸
正文該问
宝玉不知
真急了
如聞

什庅誓呢宝玉道寔在没有見你去就是宝姐〻坐了一坐就出来了林代玉
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的丫頭们懶待動丧声歪氣的也是有的宝玉
道想必是这丁原故等我回去问了是誰教訓〻〻他們就好了代玉道你的
那些姑娘们也該教訓〻〻只是我論理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
明兒宝姑娘来什庅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不大了說着抿着嘴笑宝玉听
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只見丫頭来请吃飯遂都往前頭来了王夫
人見了林代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代玉道也不过
这庅着老太〻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宝玉道太〻不知道林妹〻是内症
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風寒不过吃两剤煎藥就好了散了風寒还是
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个丸藥的名子我也忘了宝玉道我知道

[不用冗言伏已親覩]
[吾兄口氣畢真]
[不快活之極]
[幽情的妙]
[吾此二事全無]
[此一句的是必攻上人]
[收什得干淨]
[是我接了的口氣]
[何如]
[引下文]

寫玉兄亦是釋却心中一夜半日要事故之一提　己卯冬夜

寫藥案是暗度顰卿病勢漸加之筆非泛泛閑文也　丁亥夏　畸笏叟

那些丸藥不过叫他吃什庅人参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宝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麥味地黄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得有个金剛兩个字的宝玉扎手笑道從来沒听見有个什庅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丸了說的滿屋里人都笑了宝釵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这个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宝玉道太太到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捶你了宝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為这个捶我的王夫人又道既有这个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来吃宝玉笑道这些都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庇什庅藥就这庅貴宝玉笑道當真的呢我這个方子比别的不同那个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

奇文奇語

宝玉因代玉事完一心

慈母前放肆了

無罣礙故不知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想是心人自应知之

是读甚对余幼时

所謂之語合符哀哉傷哉

偏錄

此語兄倣

口閒色

寫得不犯吟
魚龙方子
前玉生香回中顰顰云他有金你有玉他有冷香你豈不該有暖香是宝玉無藥可配矣今顰兒之剂若許材料皆係滋補热性之藥兼有許多奇物而尚未擬名何不竟以暖香名之以代補宝玉之

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两不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胆諸如此類的藥（听也不曾听过）都不算為奇（还有奇的）只在群藥里算那為君的藥說起來唬人一跳前兒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问宝姐姐宝釵听說笑道摇手兒說我不知道也沒听見你别叫姨娘问我王夫人笑道到的是宝玉好孩子不撒謊宝玉跕在當地听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到是真話呢到說我撒謊口里說着忽一回身只見林代玉坐在宝釵身後抿着嘴笑（好看煞在顰兒必有之）用手指頭在臉上画着羞他鳳姐（且不接宝玉文字妙）因在里间屋里看着人放桌子听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宝兄弟不是撒謊這到是有的前日薛大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问他作什么他說配藥他还报怨說不配也罢了如今那里知道这么贵事我問他什么藥他

不足豈不三人一体矣

己卯冬夜

說是宝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沒工夫听他說不然我也買几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过的所以來和我尋他說妹〻就沒散的花兒上也得使掐下來过後兒我揀好的再給妹〻串穿了來我沒法兒把兩枝珠花兒現拆了給他还要了一塊三尺上用大紅紗去乳鉢乳了偏面子呢鳳姐說一句那宝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子里呢鳳姐說完了宝玉又道太〻想这不过是將就呢正黙經按那方子这珍珠宝石定要在古墳里的有那古時富貴人家粧裹的頭面拿了來纔好如今那里為这个去抱墳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过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道阿彌陀佛沒不當家花〻的就是墳里有这个人家死了几百年这会子翻尸盜骨的作了藥也不灵宝玉向林代玉說道你听見了沒有难道二姐〻也跟着我撒謊不成臉望着林代玉說話却拿眼睛飄着宝釵代玉

不止阿鳳圓謊今作者亦圓謊了看此數則知矣

便拉王夫人道舅母听〻宝姐〻不替他圓謊他支吾着我王夫人也道宝玉
狠會欺服（負）你妹〻宝玉笑道太〻不知道這原故宝姐〻先在家里住着那薛
大哥〻的事他也不知道何况如今在里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
妹〻纔在背後羞我打諒我撒謊呢正説着只見賈母房里的丫頭找宝玉林
代玉去吃飯林代玉也不叫宝玉便起身拉了那丫頭走那丫頭説竽着宝玉
一塊兒走林代玉道他不吃飯了偺們走我先走了説着便去了宝玉道我
今兒还跟着太〻吃罢王夫人道罢〻我今兒吃斋你正緊（經）你吃去罢宝玉道
我也跟着吃斋説着便叫那丫頭去罢自己先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宝
釵等笑道你们只管吃你们的由他去罢宝釵因笑道你正緊（經）去罢吃不吃陪
着林姑娘走一盪他心里打緊的不自在呢宝玉道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

（朱批：分晰的是不[illegible][illegible]犯）

（朱批：没文方知）

一時吃过飯宝玉一則怕賈母記掛二則他記罣着林代玉忙忙的要茶漱口
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麽吃飯吃茶也是这麽忙碌碌的宝
（人之貶人自然了了）
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林代玉妹妹去罢叫他在這里胡鬧些什麽宝玉吃
了茶便出来一直往西院来可巧走到鳳姐兒院門前鳳姐兒蹬着门檻子拿
（也未吃了飯）（是阿鳳身段）（如聞）
耳挖子剔牙看着十来个小廝们挪花盆呢見宝玉来了笑道你来的好進来
進来替我寫几个字兒宝玉只得跟了進来到了屋里鳳姐命人取过筆硯紙
来向宝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上用紗各色一百疋金項圈四个
宝玉道这算什麽又不是賬又不是礼物怎麽个寫法鳳姐兒道你只管寫上
（有是語有是事）
横竪我自己明白就罢了宝玉听說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起一面笑道还有
句話告訴你不知你依不依你屋里有个了頭叫紅玉我要叫了来使喚明兒

我再替你挑几个可使得宝玉道我屋里的人也多的狠姐姐喜欢誰只管叫了来何必问我凤姐笑道既這麼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又了却怡紅薛寶一案）宝玉道只管帶去說着便要走凤姐兒道你回来我还有一句話呢宝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此非林妹妹叫我兒一嘆）有話等我回来罢說着便来至賈母這边只見都已吃完飯了賈母因问他跟着你娘吃了什麽好的宝玉笑道也沒什麽好的我到多吃了一碗飯因问林妹妹（姗）在那（如何余言不謬）里賈母道里頭屋里呢宝玉進来只見地下一个丫頭吹熨斗炕上两个丫頭打粉線代玉湾着腰拿着剪子裁什麽呢宝玉走進来笑道哦（呵）這是作什麽呢（句）纔吃了飯這麽空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代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个丫頭說道那塊（細）子角兒还不好呢再熨他一熨代玉便把剪子一撂說道理他呢（有意無）過一會子就好了（畫婚合針对無怪玉兒納悶）宝玉听了只是悶只見宝釵探春等也来了和賈母說了一

連重兩遍前言是顰玉氣味相傚無非偶然暗合相符勿認作弓逆之小人也

回話寶釵也進來問林妹妹々々作什麼呢因見林代玉裁剪因笑道妹々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代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个笑話兒纔剛為那个藥我說了个不知道寶兄弟心里不受用了林代玉道理他呢過会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々要抹骨牌正沒人呢你抹骨牌去罷寶釵听說便笑道我是抹骨牌纔來了說着便走了林代玉道你到是去罷這里有老虎看呢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出去逛々再裁不遲林代玉總不理寶玉便问了頭們這是誰叫裁的林代玉見问了頭們便說道憑他誰叫我裁也不管二爷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寶玉听了忙撤身出來代玉向外頭說道阿弥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寶玉出來外面只見焙茗說道馮大爷家請寶玉听了知

何苦來余不忍听

若真有一事則不成石頭記文字矣作者得三昧在兹批書人得書中三昧亦在兹 壬午孟夏

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自已便往書房里来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一个老婆子出来了焙茗上去說道宝二爷在書房里等出门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个信兒那婆子說放你娘的屁到好宝二爷如今在園里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園里你又跑了来这里帶信兒来了焙茗听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逕往東边二門上前来可巧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焙茗将原故說了小厮跑了進去半日抱了一个包袱出来递與焙茗回到書房里宝玉换了命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藥双瑞双壽四个小厮去了一逕到了馮紫英家门口有人報與了紫英出来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里久候还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厮並唱小旦的蒋玉菡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过了然後吃茶宝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懸思夜想放不下今日

又至書房文人美筆虚點綴也

活現活跳

此門請出玉兄来故信步

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们令姑表兄弟到都心実前日不过是我的設辞誠心請你们一飲恐又推托故説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即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来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廝過来讓酒然後命雲兒也来敬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覚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梯已新様兒的曲子唱个我听我吃一罈如何雲兒听説只得拿起琵琶来唱道

两个冤家都難丢下　想着你来又記挂着他　两个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画　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荼蘼架　一个偷情一个尋拿　拿住了三曹对案我也無回話　此唱一曲　為直刺宝玉

唱畢笑道你喫一罈子罢了薛蟠听説笑道不值一罈再唱好的来宝玉笑道

大海飲酒西堂産九台靈芝日也批書至此寧不悲乎

壬午重陽日

听我説来如此濫飲易酔而無味我先歃一大海發一新令有不尊者連罸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蒋玉菡等都道有理〻〻宝玉拿起海来一氣飲干説道如今要説悲愁喜樂四字却要説出女兒来还要註明這四字原故説完了飲门杯酒面要唱一个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诗舊对四書五经成語薛蟠未等说完先站起来（與人無談）攔道我不来别筭我这竟是捉弄我呢（崖批）雲兒也站起来推他坐下笑道怕什么这还亏你天〻吃酒呢难到你連我也不如我回来还説呢説是了罢不是了不过罸上几杯那里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乱令到歃十大海下去斟酒（有理）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听説無法只得坐了听宝玉説道

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闺

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

女兒喜对鏡晨粧顏色美　女兒樂鞦韆架上[illegible]羅衫薄
衆人听了都說道說得有理薛蟠獨揚首臉摇頭說不好該罰衆人问如何該
罰薛蟠道他說的我痛通不懂怎庅不該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想
你的罷回来說不出又該罰了于是拿琵琶听宝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抛紅豆　開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
睡不穩紗窗風雨黄昏後　忘不了新愁與舊愁　嚥不下玉粒金蓴
噎滿喉　照見菱花鏡里形容瘦　展不開眉頭　捱不明的更漏
呀　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　流不断的緑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声喝彩獨薛蟠說無板宝玉飲了门杯便拈起一片梨来說道
雨打梨花深闭门　完了　令下該馮紫英說道

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　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
女兒喜頭胎養了双生子　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
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个可人　你是个多情　你是个刀鑽古怪鬼灵精　你是个
神仙也不灵　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　只叫你去背地里细打听
緫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
飲了门杯说道鷄鳴茅店月令完下該雲兒〻〻便說道
女兒悲將來終身指靠誰　薛蟠嘆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爷在你怕什
麼衆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　女兒愁媽〻打罵何时休
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还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言者罰酒

十杯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个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

女兒喜情郎不捨还家里　女兒樂住了簫管弄弦索　唱完

便唱道

荳蔻開花三月三　一个虫兒往里鑽　鑽了半日不得進

去爬到花兒上打鞦韆　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么鑽

薛蟠瞪了一瞪眼又說道女兒悲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庅薛蟠道綉房攛出个大馬猴衆人呵〻〻笑道該罸〻〻這句更不通先还可恕說着便要篩酒宝玉笑道押韵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们闹什庅衆人听說方才罢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难說了我替你説罢薛蟠道胡説當真我就沒好的了听我说罢女兒喜洞房花烛朝慵起衆人听了都诧異道这句何其太韵薛蟠又道 女兒樂一根毨毨往里戳衆人听了都回頭说道该死〻〻快唱了罢薛蟠便唱道 一个蚊子哼〻〻 衆人都怔了说這是个什庅曲兒薛蟠还唱道 兩个蒼蝇嗡〻〻衆人都道罢〻〻薛蟠道愛听不听這是新鮮曲兒叫作哼〻韵你们要懶待听連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罢〻〻〻到别耽悞了别人家于是蒋玉菡說道

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　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
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　女兒樂夫唱婦隨真和合
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百媚嬌　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　度青春年正小
配鸞鳳真也著呀　看天河正高　听樵楼鼓敲　剔銀燈同入鴛
幃悄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这詩詞上我到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付對子可巧只記
得這句幸而席上還有这件東西說畢便干了酒拿起一朵木樨來念道花氣
襲人知晝煖眾人到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該
罰該罰这席上又沒有宝貝你怎広念起宝貝來蔣玉菡怔了說道何曾有宝

雲兒知怡紅细事可想玉兄之風情意也
壬午重陽

貝薛蟠道你还賴呢你在念来將玉函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宝貝是什么你们不信只问他說畢指宝玉、 ：沒好意思起来說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 ：說着拿起酒来一飲而盡馮紫英與將玉函等不知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来將玉函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宝玉出席解手將玉函便隨了出来二人站在廊簷下將玉函又陪不是宝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着他的手叫他閑了往我们那里去還有一句話借问也是你们貴班中有一个叫琪官的他在那里如今名馳天下我獨無緣一見將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宝玉听說不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 ：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会便怎么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个玉玦扇墜解下来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

用雲兒說出是章法

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禄何以克當也罢我這里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
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点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
子解了下来遞與宝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繫着肌
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我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別人我断不肯相贈
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来給我繫着宝玉听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
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来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听一声大叫我可拿住了
只見薛蟠跳了出来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吃兩个人逃席出来幹什么快拿
出来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么薛蟠那里肯依还是馮紫英出来纔解開了
于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宝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墜
兒沒了便问他往那里去了宝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里一條血點似

身上帶

隨口謊言

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條还我罢宝玉听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纔是心里後悔口里說不出来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罢襲人听了點頭嘆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着我的東西給那起混賬人去也难為你心里沒个筭計兒再要說几句又恐漚上他的酒来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語至次日天明方纔醒了只見宝玉笑道夜里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〻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宝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里呢便知是宝玉夜間換了忙一頓把解下来我不希罕这行子趂早兒拿了去宝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劝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在腰里過後宝玉出去終久解下来擲在个空箱子里自己又換了一條繫着宝玉並未理論因问起昨日可有什么事情襲人便回

說二奶〻打發人叫了紅玉去了他原要等你来的我想什麽要緊我就作了
主打發他去了宝玉道很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罢了（的很是）襲人又道昨兒貴妃
打發夏太監出来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
安醮唱戲献供叫珍大爷領着衆位爷们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兒的節礼也
賞了說着命小丫頭子来将昨日的所賜之物取了出来只見上等宫扇两柄
紅麝（色）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簟一領宝玉見了喜不自勝問别人的也都
是這个襲人道老太〻的多着一个香如意一个瑪瑙枕太〻老爷姨太〻的
只多着一个如意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
单有扇子同数珠兒别人都没了大奶〻二奶〻他两个是每人两疋紗两疋
羅两个香袋两个錠子藥宝玉听了笑道这是怎么樣原故怎么林姑娘的倒

不同我的一樣到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襲人道昨兒拿出來
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籤子怎么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里的我去拿了
來了老太太說了明兒叫你一个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宝玉道自然要走一遭
說着便叫紫綃[鵑]來拿了這个到林姑娘那里去就說是昨兒我得的愛什么留
下什么紫綃答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來說林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
着罷宝玉听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望賈母那里請安去只見林代
玉頂頭來了宝玉赶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么不揀林代玉昨日所
惱宝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催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么大福禁受比不
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們不过是草木之人宝玉听他提出金玉二字
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這个想頭

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代玉听他这話便知他心里動了疑忙又笑道好
沒意思白々的說什庅誓管你什庅金什庅玉的呢宝玉道我心里的事也难
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々老爷太々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々了
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說个誓林代玉道你也不用說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
妹但只是見了姐々就把妹々忘了宝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林代玉道
昨兒宝丫頭不替你圓謊為什庅问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庅樣了正
說着只見宝釵從那边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宝釵分明看見只粧看不見低着
頭过去了到了王夫人那里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边只見宝玉在这里
呢薛宝釵因往日母親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鎖是个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
的方可结為婚姻等語所以揔遠着宝玉昨兒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独與他宝

玉一樣心里越發沒意思起来幸亏宝玉被一个林代玉纏綿住了心〻念〻
只記掛着林代玉並不理論这事此刻忽見宝玉便笑道宝姐〻我瞧〻你的
紅麝串子可巧宝釵左腕上籠着一串見宝玉问他少不得褪了下来宝釵生
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来宝玉在傍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覺動了羡慕之
心暗〻想道這个膀子要長在林妹〻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長在他身上
正是恨沒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〻宝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
似水杏唇不点而紅眉不画而翠比林代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獃了
宝釵褪了串子来遞與他也忘了接宝釵見他怔了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丢下
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林代玉登着门檻子嘴里咬着手帕子笑呢宝釵道你
又禁不得風吹怎么又跐在那風口里林代玉笑道何曾不是在屋里的只因

听見天上一聲吗喚出來瞧了瞧原來是个獃雁薛宝釵道雁在那里呢我也瞧一瞧林代玉道我纔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里說着將手里的帕子一甩向宝玉臉上甩來宝玉不防正打在眼上嗳喲了一聲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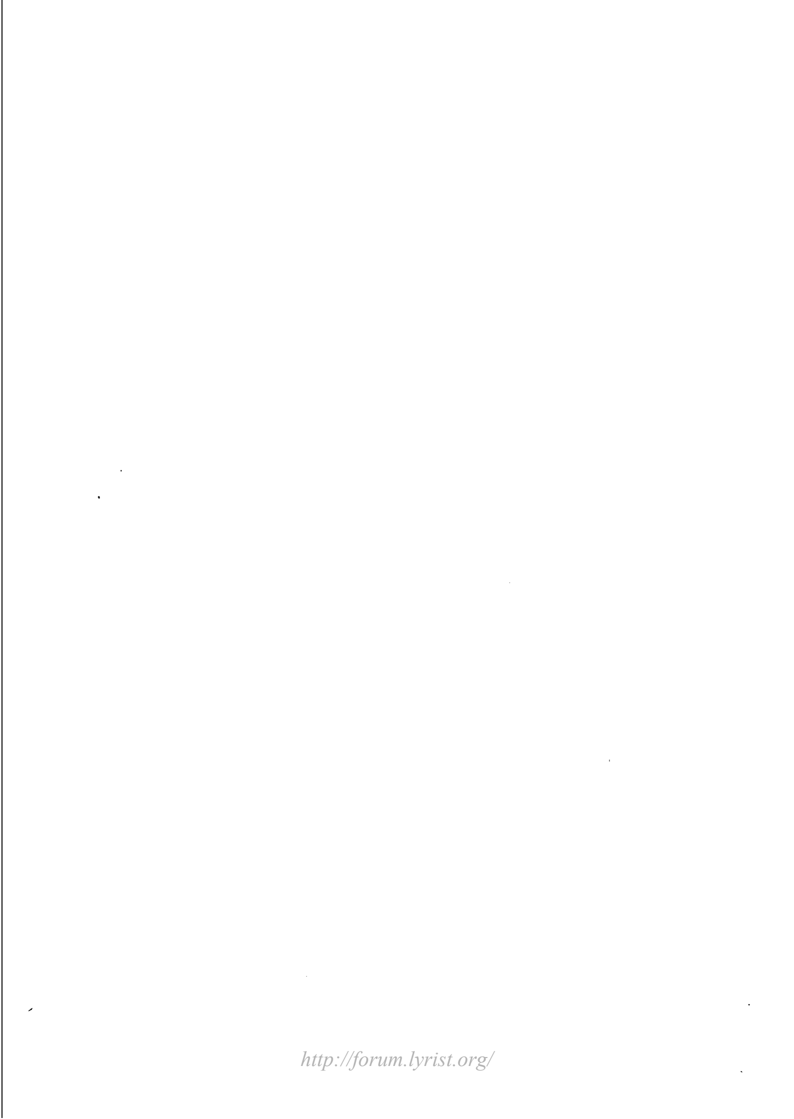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清虛觀賈母鳳姐原意大適意大快樂偏寫出多少不適意事來此亦

天然至情至理必有之事

二玉心事此回大書是難了割却用太君一言以定是道悉通部書之

大旨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斟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宝玉正自發怔不想代玉将手帕子甩了來正碰在眼睛上到唬了一跳問是誰林代玉摇着頭兒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宝姐〻要看獃雁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宝玉揉着眼睛待要說什厶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观打醮的事來約着宝釵宝玉代玉等看戲去宝釵笑道罷〻怪熱的什厶沒看过的戲我就不去了鳳姐兒道他們那里涼快兩边又有樓偺們要去我頭几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把樓打掃干淨掛起簾子來一个閑人不許放進庙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〻了你們

不去我去這些日子也悶的狠了家里唱動戲我又不得舒〻服〻的看賈母
听說笑道既这庅着我同你去鳳姐听說笑道老祖宗也去乾净好了就只是
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再正面樓上你在傍边樓上你也不用到我
这边來立規矩可好不好鳳姐兒笑道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而向宝
釵道你也去連你母親(我合他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覺宝釵只得答應着
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姊妹去王夫人
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着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听賈母如今
這樣說笑道還是這庅高興因打發人去到園里告訴有要往的只管初一跟
了老太〻往去這个話一傳開了別人都還可已只是那些〻丫頭們天〻不得
出门檻子听了這話誰不要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他也百般攛掇了去

因此李宮裁苻都說去賈母越發心中喜歡早已分付人去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单表到了初一這一日荣國府門前車輛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凡執事人苻聞得是貴妃作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況是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少時賈母苻出來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李氏鳳姐兒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宝釵代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宝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翠蓋車然後賈母的丫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林代玉的丫頭紫鵑雪雁春纖宝釵的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綉橘探春的丫頭待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画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着香菱香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兒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兩個丫頭也要跟了鳳姐兒來金釧

彩雲奶子抱着大姐兒帶着巧姐兒另在一車还有两个丫頭一共又連上各
房的老嬤〻奶娘並跟出门的家人媳婦子烏壓〻的占了一街的車賈母等
已徑坐轎去了多遠這门前尚未坐完這个說我不同你在一處那个說你壓
了我们奶〻的包袱那边車上又說蹭了我的花兒這边又說磞折了我的扇
子咭〻呱〻說笑不絕周瑞家的走来过去的說道姑娘们这是街上看人笑
話说了两遍方覺好了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了宝玉騎着
馬在賈母轎前街上人都站在两边将至觀前只听鐘鳴鼓响早有張法官執
香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傍迎接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内賈母在轎内因看
見有守门大帥並千里眼順風耳當方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胎聖像便命住
轎賈珍帶領各子弟上来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赶不上来挽〻賈母

自已下了轎忙要上来攙可巧有个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剪筒照管剪
各處蠟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怀里鳳姐便一揚手照臉
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个筋斗罵道野牛肏的胡朝那里跑那小道士也不
顧拾燭剪爬起来往外還要跑正置宝釵等下車衆婆娘媳婦正圍随的風雨
不透但見一个小道士子滚了出来都喝声叫拿拿打打賈母听了忙问
是怎么了賈珍忙出来向鳳姐上去攙住賈母就回說一个小道士兒剪灯花
的沒躲出去這会子混鑽呢賈母听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来別唬着他小
門小户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的那里見的這个勢派倘或唬着他到怪可怜
見的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說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来賈珍只得去拉了
那孩子来那孩子還一手拿着蠟剪跪在地下乱战賈母命賈珍拉起来叫他

别怕问他几歲了那孩子痛說不出話来賈母還說可怜見的又向賈珍道珍
哥兒帶他去罢給他些錢買菓子吃別叫人难為了他賈珍答應領他去了這
里賈母帶着衆人一層〻的瞻拜觀玩外面小厮们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
门忽見賈珍領了一个小道士出来叫人来带去給他几百錢不要难為了他
家人听說忙上来領了下去賈珍站在階磯上因问管家在那里底下站的小
厮们見问都一齐喝声說叫管家登时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了来到賈珍
跟前賈珍道虽說這里地方大今兒不承望来这麽些人你使的人你就带了往
你的那院里去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里去把小么兒们多挑几个在这二層
门上同兩边的角门上伺候着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兒小姐奶〻
们都出来一个闲人也到不了這里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几个是賈珍道

去罢又問怎広不見蓉兒一声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里跑了出来賈珎道你瞧瞧他我這里也沒熱他到乘凉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厮们都知道賈珎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有个小厮便上来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珎又道问著他那小厮便向賈蓉道爺还不怕熱哥兒怎広先乘凉去了賈蓉托着手一声不敢說那賈芸賈萍賈芹等听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亦且連賈璉賈瑞賈瓊等也都忙了一个个从墙根下慢慢的溜下来賈珎又向賈蓉道你站着作什広还不騎了馬跑到家里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们都来了叫他们快来伺候賈蓉听說忙跑了出来一叠声要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作什広的这会子尋噴我一面又罵小子捆着手呢馬也拉不来要打發小子去又恐後来对出来說不得親自走一盪騎馬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珎方要抽身

進来只見張道士站在傍边陪笑説道論理我不比別人應該里頭伺候只因
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来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恐老太太問我要隨
喜那里我只在這里伺候罷了賈珍知道这張道士虽然是當日榮國府國公
的替身曾経先皇御口親呼為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録司印又是當今封為
終了真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他為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兩个
府里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説便笑道偺們自己你又説起這
話来再多説我把你這鬍子还撏了呢还不跟我進来那張道士呵〻大笑跟
了賈珍進来賈珍到賈母跟前控身陪笑説这張爺〻進来請安賈母听了忙
道攙〻他来賈珍忙去攙了過来那張道士先哈〻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
福壽安康衆位奶〻小姐納福一向没到府里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

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托老太々萬福萬壽小道也还康健别的到罢了只記掛着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日我這里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狠干浄我說請哥兒來𨔼々怎么說不在家賈母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宝玉誰知宝玉觧手去了纔来忙上前向張爷々好張道士忙抱住问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々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里頭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々的把个孩子逼出病来了張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几處看見哥兒寫的字作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么老爺還报怨說哥兒不大喜念書呢依小道看来也就罢了又嘆道我看見哥兒的這个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么就同當日國公爷一个稿子說着兩眼流下泪来賈母听說也由不淂滿臉泪痕說道正是呢我養这些兒子孫子也沒一个像他爷

爷的就只這玉兒像他爺〻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國公爷的模樣兒爷们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没赶上大约連大老爷二老爷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呵〻又一大笑道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到也好个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该尋親事了若論这个小姐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到也配的过但不知老太〻怎么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〻的示下纔敢向人去說賈母道上回有和尚說了这孩子命里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罢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配的上就好来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过給他几兩艮子罢了只是模樣性格兒难得好的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爺〻我们丫頭的寄名符兒你也不換去前兒亏你還有那么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鵞黄緞子去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

上過不去張道士呵〻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看見奶〻在這里也沒道
多謝符早已有了前日原要送去的不指望娘〻来作好事就混忘了還在佛
前鎮着待我取来說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時拿了一个茶盤搭着大紅蟒緞經
袱子托出符来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过大姐兒来只見鳳姐
笑道你就手里拿出来罷了又用个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里不干不净的怎
広拿用盤子潔净些鳳姐兒笑道你只顧拿出盤子来到唬我一跳我不說你是
為送符到像是和我们化布施来了衆人听說閧然一笑連賈珍也掌不住笑
了賈母回頭道猴兒〻〻你不怕割舌頭下地獄鳳姐兒笑道我们爷兒们不
相干他怎広常〻的說我該積陰隲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
子来一舉兩用却不為化布施到要将哥兒的這玉請了下来托出去給那些〻

遠来的道友並徒子徒孫們見識：：賈母道既這們自你老人家老天拔地
的跑什庅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来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不知道看着
小道是八十多歲的人托老太：的福到也健壯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难聞
況是个暑热的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受了腌臢氣味到值多的賈母听說
便命宝玉摘下通靈玉来放在盤内那張道士兢：業：的用蟒袱子墊着捧
了出去這里賈母與衆人各處遊玩了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珍回說張爺：
送了玉来剛說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笑道衆人托小道的福見
了哥兒的玉寔在可罕都沒什庅敬賀之物這是他們傳道法器都愿意為敬
賀之礼哥兒便不希罕只留着在房里頑耍賞人罷賈母听說向盤内看時只
見也有金璜也有玉玦或有事：如意或有歲：平安皆是珠穿宝貫玉琢金

鏤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閙他们出家人是那里來的何必這樣道不能收張道士笑道這是他们一點敬心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太若不留下豈不叫他们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门下出身了賈母听如此說方命人接了宝玉笑道老太太張爺爺既說又推辞不得我要這个也無用不如叫小子们捧了這个跟着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到說的是張道士又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希奇到底也是几件器皿若給了乞丐一則與他们無益二則反到遭塌了這些東西要捨給窮人何不就散錢與他们宝玉听說便命收下等晚间拿錢施捨罷了說畢張道士方退出去這里賈母與衆人上了樓在正面樓上歸坐鳳姐等占了東樓衆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珍一時來回神前點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问白蛇記是什麼故事賈

珍道是漢高祖斬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滿床笏賈母笑道這到是第二
本上也罷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
賈母听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了下来至外边預備着伸表焚錢粮開戲不在話
下且說宝玉在楼上坐在賈母傍边因叫个小丫頭子捧着方纔那一盤子賀
物将自己的玉帶上用手翻弄尋撥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个
赤金點翠的麒麟便伸手翻弄拿了起来笑道这件東西好像我看見誰家的
孩子也帶着这么一个的宝釵笑道史大妹〻有一个比這个小些賈母道是
雲兒有這个宝玉道他這么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見探春笑道宝姐〻
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記得林代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还有限惟有這些人帶
的東西上越發留心宝釵听說便回頭粧没听見宝玉听見史湘雲有這件東

西自己便将那麒麟忙拿起来揣在懷里一面心里又想到怕人看見他听見史湘雲有了他就留這件因此手里揣着却拿眼睛飄人只見衆人都到不大理論惟有林代玉瞅着他點頭兒似有讚嘆之意宝玉不覺心里沒好意思起来又掏了出来向帶玉笑道這个東西到好頑我替你留着到了家穿上你帶林代玉將頭一扭說道我不希罕宝玉笑道你果然不希罕我少不得就拿着說着又揣了起来剛要說話只見賈珎賈蓉的妻子婆媳兩个来了彼此見过賈母方說你們又来做什庅我不过沒事来𨔼𨔼一句話沒說了只見人报馮將軍家有人来了原来馮紫英家听見賈府在庿里打醮連忙預偹了猪羊香烛茶銀之類的東西送礼鳳姐兒听了忙赶过正楼来拍手咲道嗳呀我就不防這个只說偺們娘兒們来閑𨔼𨔼人家只當偺們大摆斋壇的来送礼都是

老太〻閙的這又不得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管家兩个娘子上樓
来了馮家兩个未去接着趙侍郎也有礼来了于是接二連三都听見賈府打
醮女眷都在廟里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遇都来送礼賈母纔後悔起来說
又不是什麼正緊齋事我們不過閒逛〻就想不到這礼上沒的驚動了人因
此雖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来了次日便懶怠去鳳姐又說打墻也是動土
已經驚動了人今兒樂得还去逛〻那賈母因昨日張道士提起宝玉說親的
事来誰知宝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来生氣嗔着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
声声說從今以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並不知為什麼原故二則林代玉
作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
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宝玉因此見林代玉又病了心里放不下飯也懶待吃不

時来向林代玉又怕他有丁好歹因説道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里作什広
宝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心中大不受用今听見林代玉如此説心里因想道
別人不知道我的心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来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煩惱
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断不能動这肝火只是林代玉説了这話到比往日
別人説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来説道我白認得了你罢了：：林代
玉听説便冷笑了两声白認得了我那里像人家有什広配的上呢宝玉听了
便向前来支问到臉上你这広説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林代玉一時解不过
这丁話来宝玉又道昨兒还為这丁賭了几回咒今兒你到底又准我一句我
便天誅地滅你又有什広益處林代玉一闻此言方想起上日的話来今日原
自己説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顫：兢：的説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

誅地滅何苦来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緣你心里生氣來拿我煞性子原来那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流痴病况從幼時和代玉耳鬓斯磨心情相对及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不能稍有及林代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代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既将真心真意瞞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将真心真意瞞了起来只用假意如此两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间瑣瑣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争即如此刻宝玉的心内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还有可恕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為我煩恼反来以這話奚落堵我可見我心里一時一刻白有你你竟心里沒我心里这意思只是口里說不出来

一個心弄成兩個心之句期望之情殷無有是事迹兄疑両集中句云未形猜妬情狀儀步寰嬌嗔愛妖真信不誣也 綠園

那林代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說你豈是重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有無聞的方見得是待我重而毫無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来兩个人原本是一个心但都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个心了那宝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由我的心可見你方和我近不知我遠那林代玉心里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見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遠你了如此看來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疏遠之意如此之話皆他二人素習所存私心也难備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宝玉又听見他說好姻緣三个字越

發逆了已意心里乾噎口里說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頸上抓下通灵宝玉咬牙
恨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麽撈什骨子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
一下竟文風沒動宝玉見沒摔碎便回身找東西來砸林代玉見他如此早已
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摔砸那啞吧物件有砸他的不如來砸我二人鬧着紫
鵑雪雁等忙來解劝後來見宝玉下死砸玉忙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
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〻〻忙赶了來纔奪了下來宝玉冷笑道我砸我
的東西与你们什麽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黄了眼眉都变了從來沒氣的這
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同妹〻辯嘴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坏了叫他心里臉
上怎麽过的去林代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
宝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里一煩惱方纔吃的香薷飲解暑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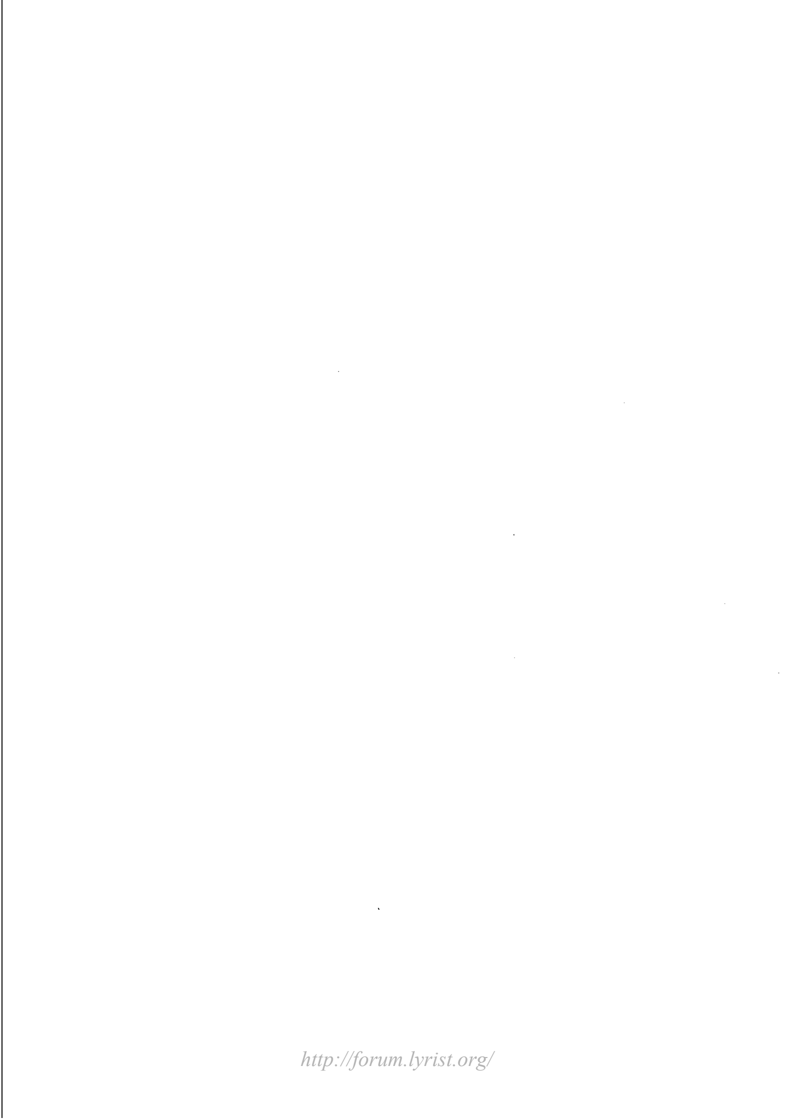
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了出来紫鵑忙上来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一塊手帕子吐濕雪雁忙上來捶紫鵑道雖然生氣姑娘到的也該保重着些纔吃了藥好些這会子因和宝二爷辯嘴又吐出来倘或犯了病宝二爷怎庅过的去呢宝玉听了這話説到自己心坎兒上来可見代玉不如一紫鵑又見林代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行氣湊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宝玉見了這般又自己後悔方纔不該同他教証這会子他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里想着也由不的滴下泪来了襲人見他兩丁哭由不得守着宝玉也心酸起來又摸着宝玉的手氷涼待要劝宝玉不哭罢一則又恐宝玉有什庅委曲悶在心里二則又恐薄了林代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丢開手了因此也流下泪來紫鵑一面収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林代玉輕輕的搧着見三丁

人都鴉雀無声各人哭各人的也由不得傷心起來也拿手帕子擦泪四个人
都無言对泣一時襲人免強笑向宝玉道你不看别的你看〻這玉上穿的穗
子也不該同林姑娘辯嘴林代玉听了也不顧病赶來奪过去順手抓起一把
剪子來要剪襲人紫鵑剛要奪已经剪了几段林代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
也不希罕自有别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説道何苦來這是我纔多
嘴的不是了宝玉向林代玉道你只管剪我横竪不帶他也没什庅只顧里頭
鬧誰知那些〻老婆子们見林代玉大哭大吐宝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庅
田地倘或連累了他们便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甘連了他们
那王夫人賈母見他們忙〻的作一件正緊事來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庅
大禍便一齊進園來瞧他兄妹急的襲人抱怨紫鵑為什庅驚動了老太〻太

太紫鵑又只当是襲人去告訴的也报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宝玉也無言林代玉也無話問起來又没為什庅事便将這禍移到襲人紫鵑兩个人身上説為什庅你们不小心伏侍這会子鬧起來都不管了因此将他二人連罵带説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没話只得听着还是賈母带出宝玉去了方纔平服过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里摆酒唱戲來了賈府諸人宝玉因得罪了林代玉二人総未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彩的那里还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林代玉不过前日中了些暑溽之氣本無甚大病听見他不去心里想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為昨兒氣着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没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該剪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带了还得我穿了他纔带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兩个都

都生了氣只說趕今兒那边看戲他兩个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怨說我這老寃家是那世里孽障偏生遇見了這庅兩个不省事的小寃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寃家不聚頭几時我閉了這眼斷了這口氣憑着這兩个寃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又不嚥這口氣自己抱怨着也哭了這話傳入宝林二人耳內原來他二人竟是從未听見过不是寃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禅的一般都底頭細嚼這句的滋味都不覺潛然泣下虽不曾會面然一个在瀟湘館臨風洒泪一个在怡紅院對月長吁却不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襲人因劝宝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里小廝们和他们的姊妹拌嘴或是兩口子分争你听見了你还罵小厮们蠢不能体貼女孩兒们的心今兒你

也這厶省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两个再這們仇人似的老太〻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不安生依我劝你正緊下个氣陪个不是大家还是照常一樣這厶也好那厶也好那宝玉听見了不知依與不依要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指扇槁双玉是寫宝釵金蟬脫殼
銀釵畫薔學是癡女夢中說夢
脚踢襲人是断無是理竟有是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回

宝釵借扇機帶双敲　椿灵劃薔癡及局外

話説林代玉與宝玉角口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〻如有所失紫鵑度其意乃勸道若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宝玉那脾氣难道咱们也不知道的為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两遭了代玉啐道你到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么浮燥了紫鵑笑道好〻的為什么又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到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么林代玉欲答話只听院外叫門紫鵑听了一听 咲道这是宝玉的声音想必是来賠不是来了林代玉听了

道不許開門紫鵑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麼熱天毒日頭地下晒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裡說着便出去開门果然是宝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道我只當是宝二爺再不上我們這門了誰知這会子又來了宝玉笑道你们把極小的事到說大了好〃的為什麼不來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妹〃可大好了紫鵑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裏氣不大好宝玉笑道我曉得有什麼氣一面說着一面進來只見林代玉又在床上哭那林代玉本不曾哭听見宝玉來由不得傷了心止不住滚下淚來宝玉笑着走近床來道妹〃身上可大好了林代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宝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妹〃不惱我但只是我不来叫傍人看着到像是咱們又拌了嘴的似的若等他們來劝咱们那時節豈不咱們到覺生分了不如這会子你要打要罵憑着你怎

庅様千萬別不理我說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几萬声林代玉心里原是再不理宝玉的這会子見宝玉說別叫人知道他们辯了嘴就生分了是的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哭道你也不用哄我從今以後我也不敢親近二爺〻〻也全當我去了宝玉听了咲道你往那去呢林代玉道我回家去宝玉咲道我跟了你去林代玉道我死了宝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林代玉一聞此言登時將臉放下来问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庅你家到有几箇親姐〻親妹〻呢明兒都死了你几箇身子去作和尚明兒我到把這話告訴別人去評〻宝玉自知這說的造次了後悔不来登時臉上紅脹起来低着頭不敢則一声幸而屋里没人林代玉直瞪〻的瞅了他半天氣的一声兒也說不出来見宝玉憋的臉上紫脹便咬自牙用指頭恨命的在他額顱上戳了

一下哼了一声咬牙說道你這剛說了兩箇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手帕子來揩眼泪宝玉心里原有無限的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代玉戳他一下要說又說不出來自嘆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覺滚下泪來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帶來便用衫袖去擦林代玉虽然哭着却一眼看見了見他穿着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己拭着泪一面回身將枕边搭的一方綃帕子拿起來向宝玉懷里一摔一語不發仍掩面自泣宝玉見他摔了帕子來忙接住拭了泪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林代玉一隻手笑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还只是哭走罢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林代玉將手一摔道誰会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还這么涎皮頼臉的連个道理也不知道一句沒說完只听喊道好了宝林二人不妨都唬了一跳回頭看是鳳姐兒跳了

進來笑道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來瞧﹝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罵我說我懶我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了也沒見你們兩个人有些什庅可辯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這会子拉着手哭的昨兒為什庅又成了烏眼雞呢还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些﹞心說着拉了林代玉就走林代玉回頭叫了頭們一个也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作什庅有我伏侍你呢一面說一面拉了就走宝玉在後面跟着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已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合我及至到那里要說合誰知兩个人到在一處对賠不是了对笑对訴到像黃鷹抓住了鷂子的脚兩個都扣了环了那里还要人去說合說的滿屋里都笑起來此时宝釵正在這

里那林代玉只、一言不蔟挨着賈母坐下宝玉沒甚說的便向宝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沒别的礼送連个頭也不得磕去大哥〻不知我病到像我懶推故不去的倘或明兒閑了姐〻替我分辯〻〻宝釵笑道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弟兄們日〻一處要存这个心到生分了宝玉又咳道姐〻知道体諒我就好了又道姐〻怎庅不看戲去宝釵道我怕熱、看了兩齣熱、的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來了宝玉听說自己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赸笑道怪不得他们拿姐〻比楊妃原來也体豐怯熱、宝釵听說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怎樣囬思了一回臉红起來便冷咲了兩声說道我到像楊妃只是沒一个好哥〻好兄弟可以作得楊國忠的二人正說着可巧小丫頭靛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宝釵咲道

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罢宝釵指他道你要仔细我合你頑過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跟前你該问他们去説的个靛兒跑了宝玉自知又把話説造次了當着許多人更比纔在林代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仝别人搭訕去了林代玉听見宝玉奚落宝釵心中着寔淂意纔要搭言也趁势兒取个笑不想靛兒因找扇子宝釵又發了两句話他便改口咲道宝姐々你听两齣什庅戲宝釵因見林代玉面上有淂意之態一定是听了宝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見问他這話便咲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不是宝玉便咲道姐々通今博古色々都知道怎庅連這一齣戲的名子也不知道就説了這庅一串子這叫負荊请罪宝釵咲道原來這叫作負荊請罪你们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荊請罪我不知道什庅是負

荆請罪一句話还未說完宝玉林代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於這些〻上虽不通達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咲着向人道你們大暑天誰还吃生薑呢衆人不解其意便說道沒有吃生薑鳳姐故意用手摸着腮咤異道既沒人吃生薑怎麽這麽辣〻的宝玉代玉二人听見這話越發不好过了宝釵再要說话見宝玉十分討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咲收住別人捴未解得他四个人的言語因此付之流水一時宝釵鳳姐去了林代玉咲向宝玉道你也試着比我利害的人了谁都像我心拙口笨的由着人說呢宝玉正因宝釵多了心自已沒趣又見林代玉来向着他越發沒好氣起来待要說两句又恐林代玉多心說不得忍着氣無精打彩一直出来谁知目今盛暑之時又當早飯已过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之時宝

玉背着手到一處〻〻鴉雀無聞從賈母这里出來往西走过了穿堂便是鳳
姐的院落到他們院門前只見院門掩着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
間要歇一个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來到王夫人上房内只見几个丫頭
子手里拿着針線却打盹兒呢王夫人在裡間涼榻上睡着金釧兒坐在傍
边捶腿也乜斜着眼乱恍宝玉輕〻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摘金
釧兒睜開眼見是宝玉〻〻悄〻的笑道就困的這麼着金釧抿嘴一笑擺手
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宝玉見了他就有些恋〻不捨的悄〻的探頭瞧〻王夫
人合着眼便自己向身边荷包裡帶的香雪潤津丹掏了出來便向金釧兒口
裡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宝玉上來便拉着手悄〻的笑道我明日和
太〻討你咱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宝玉又道不然等太〻醒了我就討金

釧兒睜開眼將宝玉一推咲道你忙什庅金簪子吊在井里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話語难道也不明白我到告訴你丁巧宗兒你往東小院子里拿环哥兒彩雲去宝玉咲道憑他怎庅去罢我只守着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丁嘴巴子指着罵道下作小娼婦好〻的爺們都叫你教坏了宝玉見王夫人起来早一溜烟去了這里金釧兒半边臉火熱一声不敢言語登時衆了頭听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来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来帯出你姐〻去金釧兒听說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〻要打罵只管罰落别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〻十来年這会子攆出去我还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丁寛仁慈厚的人從来不曾打過了頭們一下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耻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illegible]氣忿不过打了一下罵了几

句虽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来領了下去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那宝玉見王夫人醒来自己没趣忙進大觀園来只見赤日當空樹陰合地滿耳蟬声静無人語剛到了薔薇花架只听有人哽噎之声宝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细听果然架下那边有人如今五月之際那薔薇正是花葉茂盛之際宝玉便悄悄的隔着篱笆洞兒一看只見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綰頭的簪子在地下摳土一面悄悄的流泪宝玉心中想到难道這也是个痴子又像顰兒来葬花不成因又自嘆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不為新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着那林姑娘学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个侍兒到像是那十二个学戲的女孩子之内的却辨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个角

色来宝玉忙把舌頭一伸将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次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宝兒也多心如今在（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認不得这个是誰再留神細看只見這女孩子眉蹙[illegible]眼顰秋水面薄腰纖裊裊婷婷大有林代玉之態宝玉早又不忍棄他相（回）去只管痴着只見他虽然用金簪劃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画字宝玉用眼隨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画一點一勾的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里用指頭按着他方才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个什麼字寫成一想原來就是个薔薇花的薔字宝玉想到必定是他也要作詩填詞這会子見了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恐忘在地下画着（著）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还在那里画呢画来画去还是个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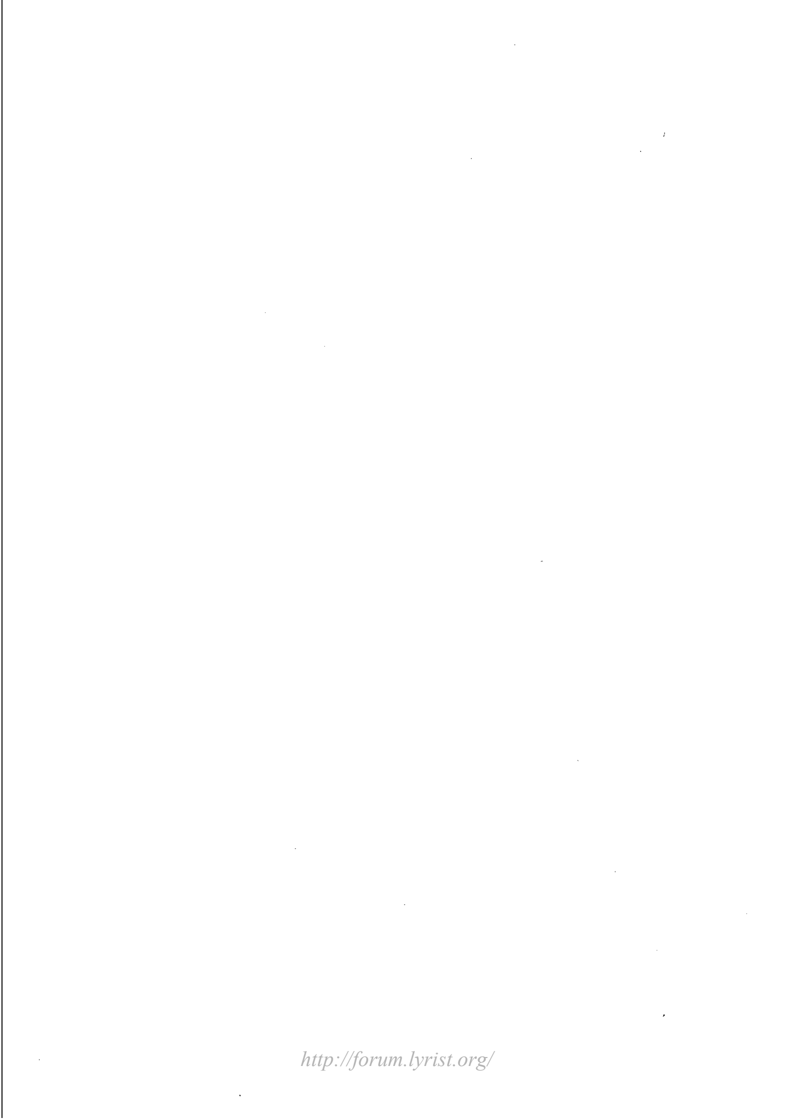
字再看还是丁薔字裡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画完一丁又画一丁已经画了有
几千丁薔外面的不覺也看痴了兩丁眼睛珠兒只管随着簪子動心里却想
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麽話說不出来的大心事纔这樣個形景外面既是這丁
形景心里不知怎麽熬煎看他的模樣兒这般单薄心里那里还擱的住熬煎
可恨我不能替他分些过来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以致雨忽一陣凉風过了唰
唰的落下一陣雨来宝玉看着那女子頭上滴下水来纱衣裳登時湿了宝玉
想道这時下雨他这丁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回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
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那女孩子听说到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
一丁人叫他不要寫了下大雨了一则宝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
被枝葉隱住刚露着半边臉那女孩子只當是丁丫頭再不想是宝玉因笑道

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道姐〻在外頭有什么遮雨的一句提醒了宝玉嗳哟
了一声纔覺得渾身氷凉低頭一看自己身上也都湿了說声不好只得一氣
跑回怡紅院去了心里却还記里着那女孩子没處避雨原来明日是端陽節
那文官等十二个女子都放了假進園来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
兩个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咲被大雨阻住大家把溝堵了水積在院
内把些緑頭鴨花鸂鶒彩鴛鴦捉的捉赶的赶縫了翅膀放在院内頑耍將院
門関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嘻咲宝玉見関着门便以手扣门裡面諸人只顧
咲那里听見叫了半日拍的门山响裡面方听見了估諒着宝玉这会子再不
回来的襲人咲道誰这会子叫門人開去宝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宝姑娘的
声音晴雯道胡說宝姑娘这会子做什么来襲人道讓我隔着門縫兒瞧〻可

開就開要不可開叫他淋着去說着便順自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宝玉
淋的雨打雞一般襲人見了又是自忙又是可笑忙開了门笑的彎着腰拍手
道怎么大雨里跑什么那里知道爷回来了宝玉一肚子没好氣滿心里要把
開門的踢几脚及開了门並不看真是誰还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子們便抬腿
踢在肋上襲人噯喲了一声宝玉还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担待你們得了
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我取笑兒了口里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
踢錯了忙笑道噯喲是你来了踢在那里了襲人從来不曾受过大話的今兒
忽見宝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着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
無地待要怎么樣畧着宝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着說道没有踢着还
不換衣裳去宝玉一面進房来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这么大今兒是頭一遭兒

生氣打人不想就偏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一面哭道我是个起頭兒
的人不論事大事小事好事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兒順
了手也打起別人來寶玉道我纔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了素日開
門關門都是那起小丫頭子們的事他們是憨皮慣了的早已恨的人牙癢癢
他們也沒个怕懼兒你當是他們踢一下子唬唬他們也好此纔剛是我淘氣
不叫開門的說着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覺肋下疼的心裡
發鬧晚飯也不曾好生吃至晚間洗澡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
自己到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噯喲之聲從睡中
哼出寶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不安穩忽夜間聽得噯喲便知
踢重了自己下床悄悄的秉燈來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吐出一口痰

来嗳呦一声睁开眼見了宝玉到唬了一跳道作什么宝玉道你夢里嗳呦必定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嗓子里又腥又甜你到照一照地下罢宝玉听說果然持灯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宝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訴肺腑情迷活宝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手足眈々小動唇舌　不肖種々大承笞撻

情中情因情感妹々　錯裡錯以錯勸哥々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綉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語梨花院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村嫽々是信口開河合　情哥々偏尋根究底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第三十回　至四十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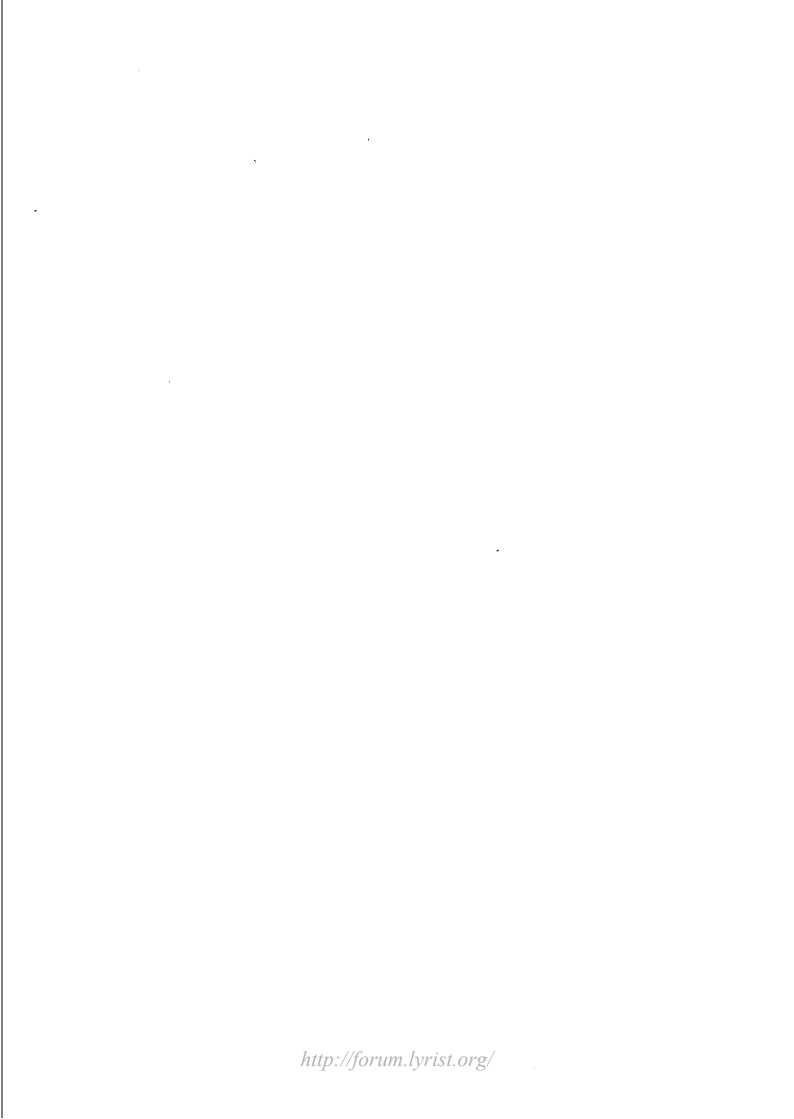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撕扇子是以不知情之物供姣嗔不知情時之人一笑所謂情不情

金玉姻緣已定又寫一金麒麟是間色法也何顰兒為其所惑故顰兒謂情情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巻之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咲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听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来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滴下淚来宝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来因問道你心裡覺的怎庅樣襲人勉強笑道好〻的覺怎庅呢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湯黃酒要山羊血黎洞丸来襲人拉了他的手咲道你這一鬧不大緊閙多少人来到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到閙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〻王太医去弄点子藥吃〻就好了人不知

免不覺的可不好宝玉听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宝玉心内是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未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只在榻上由宝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宝玉也顧不的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子怎麼服怎麼敷宝玉記了回園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宝玉見宝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兒的原故王夫人見宝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為金釧兒昨日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代玉見宝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宝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宝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

已如何敢説唉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便覺淡ゝ的賈迎春姊妹見衆
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代玉天性喜散不喜
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説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
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到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
悵所以到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他反以為悲那宝玉的情性只愿
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那花只愿常開生怕一時謝了沒趣只到筵散花謝
虽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代玉到不
覺得到是宝玉心中悶ゝ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嘆偏生晴雯上来換衣
服不妨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上將股子跌折宝玉因嘆道蠢才ゝゝ將来怎
広様明日你自己當家立事難道也是這広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

近来氣大的狠行動就給臉子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来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広様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沒見个大氣兒這会子一把扇子就這広着了何苦来要嫌我们就打發我们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到不好宝玉听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乱战因說道你不用忙將来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边早已听見忙赶過来向宝玉道好〻的又怎広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听了冷笑道姐〻既会說就該早来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一来就是你一个人伏侍爺的我们原沒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脚我们不会伏侍的到明兒还不知是个什広罪呢襲人听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几句話又見宝玉已經氣的黄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

妹你出去逛〻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听他說我們兩个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覺又添了酸意冷笑几声道我到不知道你們是誰別教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〻祟〻幹的那事兒也瞞不過我去那里就稱起我們来了明公正道連个姑娘还没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里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脹起来想一想原来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宝玉一面說你們氣不忿我明兒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宝玉的手他一个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庅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比這大的事過去了多少今兒是怎庅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里配和我說話呢襲人聽說道姑娘到是和我辮嘴呢是和二爺辮嘴呢要是心里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们吵的萬人知道我纔也不過為了事進来劝開了大家安静保重姑娘到

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槍帶棒終久是个什庅主
意我就不多說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宝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
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〻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好不好晴雯听見了這
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為什庅我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出去
也不能彀宝玉道我何曾経過這个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〻打
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咲道往那里去宝玉道回太
太去襲人咲道好沒意思真个的去回你也不怕燥了便是他認真的要去也
等把這氣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〻也不遲這会子急〻的當作一
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〻犯疑宝玉道太〻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
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着要去了饒生了氣还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

我一頓磞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宝玉道這也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〻什麼我
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到干净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
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了鬟見吵鬧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听消息這会子听見
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宝玉忙把襲人扶起來嘆了一声在床
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个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
說着不覺滴下淚來襲人見宝玉流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傍哭着方
欲說話只見林代玉進來便出去了林代玉咲道大節下怎麼好〻的哭起來了
难道是為争粽子吃争惱了不成宝玉和襲人嗤的一咲代玉道二哥〻不告
訴為我〻問你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咲道好嫂子你告訴我
必定是你兩个辦了嘴了告訴妹〻替你們和勸〻〻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

闹什么我们一个丫头姑娘只是混説代玉咲道你説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宝玉道你何苦来替他招駡名児饒這么着还有人説闲話还搁的住你来説他襲人咲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来死了到也罢了林代玉咲道你死了别人不知怎么様我就先哭了宝玉咲道你死了我作和尚去襲人咲道你老實些罢何苦还説這些話林代玉道把两个指頭一伸抿嘴咲道作了两个和尚了我從今已後都記着你作和尚的遭数児宝玉听得知道是他点前児的話自已一咲也就罢了一時代玉去後就有人説薛大爺請宝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辞只得尽席而散晚间回来已帶了几分酒踉蹌来至自已院内只見院中早把乘凉枕榻設下榻上有个人睡着宝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问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

翻身起来説何苦来又招我宝玉一看原来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宝玉將他一拉〻在身傍坐下咲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姣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説了那两句你就説上那些話説我也罷了襲人好意来劝你又拉上他你自己想〻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〻扯〻作什広叫人来看見作什広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裡宝玉咲道你既知道不配為什広睡着呢晴雯没的話嗤的又咲了説你不来便使得你来了就不配了起来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們来宝玉咲道我纔又吃了好些酒还得洗一洗你既没有洗拿了水来偺们两个洗晴雯摇手咲道罷〻我不敢惹爺还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两三个時辰也不知道作什広呢我们也不好進去的後来洗完了進去瞧〻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蓆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広洗了咲了

几天我也没那工夫収什也不用同我洗去今兒也凉快那会子洗了可也不
用我到佰一盆水来你洗〻脸通〻頭纔剛夗央送了好些菓子都湃在那水
晶缸里呢吽他们打發你呢宝玉咲道既這庅着你也不許洗去只洗〻手來
拿菓子來吃罢晴雯咲道我慌張的狠連扇子还跌折了那里还配打發吃菓
子倘或再打破了盤子还更了不得呢宝玉咲道你爱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
過是借人所用你爱這様我爱這様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
要撕着頑也可以使的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盃盤原是盛東西的
你喜听那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
是爱物了晴雯听了咲道既這庅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欢撕的宝
玉听了便咲着逓与他晴雯果然接過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嗤〻又听

几声宝玉在傍笑着説响的好再撕响些正説只見麝月走過来笑道少作些孽寶玉赶上来一把將他手里的扇子也奪了遞与晴雯〻〻接了也撕了几半子二人都大笑麝月道這是怎庅説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宝玉笑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什庅好東西麝月道既這庅説就把匣子搬了出来讓他儘力的撕豈不好宝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孽他也又没折了手叫他自已搬去晴雯笑着倚在床上説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罢宝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难買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一面説着一面叫襲人〻〻纔換了衣服走出来了頭佳蕙過来拾去破扇大家乘凉不消細説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宝釵林代玉衆姊妹正在賈母房内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来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了环媳婦走進院来宝釵代玉等忙迎至堦下相見青年姊

妹间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必細說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〻罢史湘雲忙起來寬衣王夫人因咲道也沒見穿上這些作什庅史湘雲咲道都是二嬸子叫穿的誰愿意穿這些宝釵一傍咲道姨娘不知他穿衣裳还更愛穿別人的衣裳可記得旧年三月里他在這里住着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到像是宝兄弟就是多兩个墜子他站在那椅子後边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宝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灯穗子招下灰来迷了眼他只是咲也不過去後来大家掌不住咲了老太〻纔咲了說到扮上男人好看了林代玉道這实什庅惟有前年正月里接了老娘來了沒兩日就下起雪來老太太和旧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来老太太的一个新〻的大紅猩〻毡斗篷放在那里誰知眼錯不

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了个汗巾子攔腰繫上和丫頭们在後院子撲
雪人兒去一跤栽到溝跟前弄了一身泥水說着大家想着前情都咲了宝釵
咲向那周奶媽道周媽你们姑娘还是那広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娘也咲了迎
春咲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里还是咭々呱々咲一
陣說一陣也不知那里來的那些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
相看眼見有婆々家了还是那们着賈母因问今兒还是住着还是家去呢周
奶娘咲道老太々沒有着見衣服都帶了来可不住两天史湘雲問道宝玉哥
哥不在家広宝釵咲道他再不想着別人只想宝兄弟兩个人好憨的（癖性好頑都合式）這可見
还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们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只說着只見宝玉來
了咲道雲妹々来了怎広前兒打發人接你去怎広不来王夫人道這里老太

太絶說這一个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代玉道你哥〻得了好東西等着你
呢史湘雲道什庅好東西宝玉咲道你信他呢几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咲道襲
人姐〻好宝玉道多謝你記罣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着拿出手
帕子來挽着一了吃路宝玉道什庅好的你到不如把前兒送來的那種絳紋
石的戒指兒帶兩个給他湘雲咲道這是什庅說着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就
是上年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色四个林代玉咲道你們瞧〻他這主意前兒
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了來你就把他的就帶來豈不省事今兒巴〻的自
已帶了來我當又是什庅新奇東西原來还是他真〻你是糊塗人史湘雲咲
道你才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太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人
來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東西這得

我先告訴来人這是那一个丫頭的那是那一个丫頭的那使来的人明白还好再糊塗丫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混鬧胡説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个女人素日知道的还罢了偏生前兒又打發小子来可怎広説丫頭們的名字呢横竪我来給他們帶来豈不清白説着把四个戒指放下説道襲人姐〻一个夗央姐〻一个金釧兒姐〻一个平兒姐〻一个這到是四个人的难到小子們也記得這們清白衆人听了都咲道果然明白宝玉咲道还是這広会説話不讓人林代玉听了冷咲道他不会説話他的金麒麟会説話一面説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听見只有薛宝釵抿嘴一咲宝玉听見了到自己後悔又説錯了話忽見宝釵一咲由不得也咲了宝釵見宝玉咲了忙起身走開找了林代玉去説話賈母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瞧〻

你的嫂子们去園里也凉快同你姐〻们去徃徃湘雲荅應了將三个戒指兒色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帶人去衆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里説咲了一回出来便往大观園来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来找襲人因回頭説道你们不必跟着只管瞧你们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衆人听了自去尋姑覓嫂早剩下湘雲翠縷兩个人翠縷道這荷花怎広还不開史湘雲道时候没到翠縷道這也合偺们家池子里的一樣也是楼子花嗎湘雲道他们這个还不如偺们的翠縷道他们那边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楼子上起楼子這也难為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脉充足長的就好翠縷道我不信這話若説同人一樣我怎広不見頭上又長出一个頭来的人湘雲听了由不得一咲説道我説你不用説話你偏好説這呌人怎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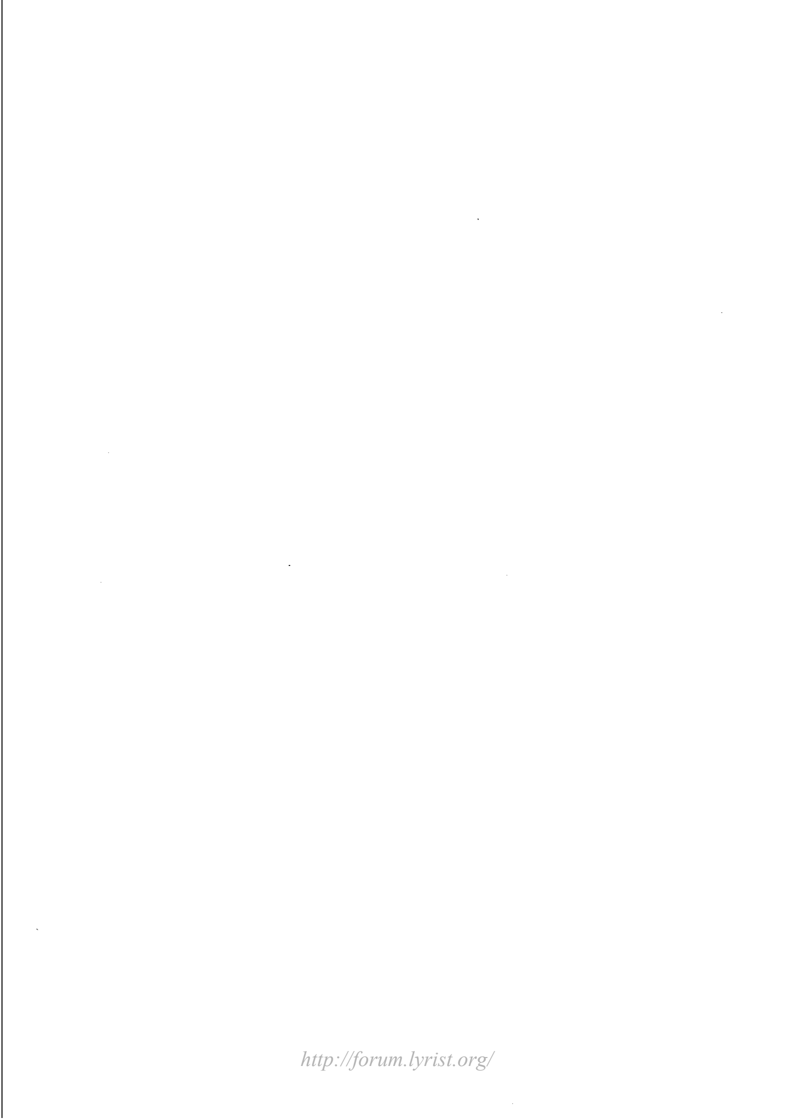
答言天地間都賦阴阳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萬化都是阴阳順
逆多少一生出来人罕見的就奇究竟理还是一様翠縷道這庅説起来從古
至今開天闢地都是阴阳了湘雲咲道糊塗東西越説越放屁什庅都是些阴
阳难道还有个阴阳不成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字阳盡了就成阴〻盡了就
成阳不是阴盡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盡了又有个阴生出来翠縷道這糊塗
死了我什庅是个阴阳没影没形的我只问姑娘這阴阳是怎庅个様兒湘雲
道阴阳有什庅様兒不過是个氣器物賦了成形比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水是
阴火就是阳日就是阳月就是阴翠縷听了咲道是了〻〻我今兒可明白了
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阳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庅太阴星就是這个理
了湘雲咲道阿弥陀佛劉〻的明白了翠縷道這些大東西有阴阳也罢了难

到那些蚊子虼蚤蠓虫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阴阳不成湘雲道怎
庅有没有阴阳的呢比如那一个樹葉兒还分阴阳呢那边向上朝陽的便是阳
這边背阴覆下的便是阴翠縷听了点頭咲道原来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偺
们這手里的扇子怎庅是阳怎庅是阴呢湘雲道這边正面就是阳那边反面
就為阴翠縷又点頭笑了还要[我]几件東西问因想不起来了什庅来猛低頭就
看見湘雲宫縧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来笑道姑娘這个难道也有阴阳湘雲
道走獸飛禽雄為阳雌為阴牝為阴牡為阳怎庅没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到
底是母的呢湘雲道這連我也不知道翠縷道這也罷了怎庅東西都有阴阳
偺们人到没有阴阳呢湘雲照臉啐了一口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问越问
出好的来了翠縷咲道這有什庅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难我湘雲

咲道你知道什庅翠縷道姑娘是阳我就是阴說着湘雲拿手帕子握着嘴呵
呵的咲起来翠縷道說是了就笑的這樣了湘雲道狠是〻〻翠縷道人規矩
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大道理也不懂的湘雲咲道你狠懂的一面說一
面走剡到薔薇架下湘雲道你瞧那是誰吊的首飾金晃〻在那里翠縷听了
忙赶上拾在手里攥着咲道可分出阴阳来了說着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湘
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咲道是件宝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里來
的好奇怪我從来在這里沒見有人有這个湘雲道拿来我看翠縷將手一撒
咲道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文彩輝煌的一个金麒麟比自己配的又大又
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〻不語正自出神忽見宝玉從那边來了
咲问道你两个在這日頭底下作什庅呢怎庅不找襲人去湘雲連忙將那麒

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偺们一處走説着大家進入怡紅院来襲人正在堦下倚
檻追風忽見湘雲来了連忙迎下来携手咲説一向别情况一时進来帰坐宝
玉因咲道你該早来我淂了一件好東西専等你呢説着一面在身上摸掏〻
了半天呵呀了一声便问襲人那个東西你収起来了么襲人道什么東西宝
玉道前兒淂的麒麟襲人道你天〻帶在身上的怎么问我宝玉听了將手一
拍説道這可丢了往那里我去就要起身自已尋去湘雲听了方知是他遺落
的便咲问道你几时又有了麒麟了宝玉道前兒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
丢了我也糊塗了湘雲咲道幸而是頑的東西还是這么慌張説着將手一撒
你瞧〻是這个不是宝玉一見猶不淂欢喜非常因説道不知是如何且听下
回分解

後数十回若蘭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綱伏于此回中所謂草蛇
灰線在千里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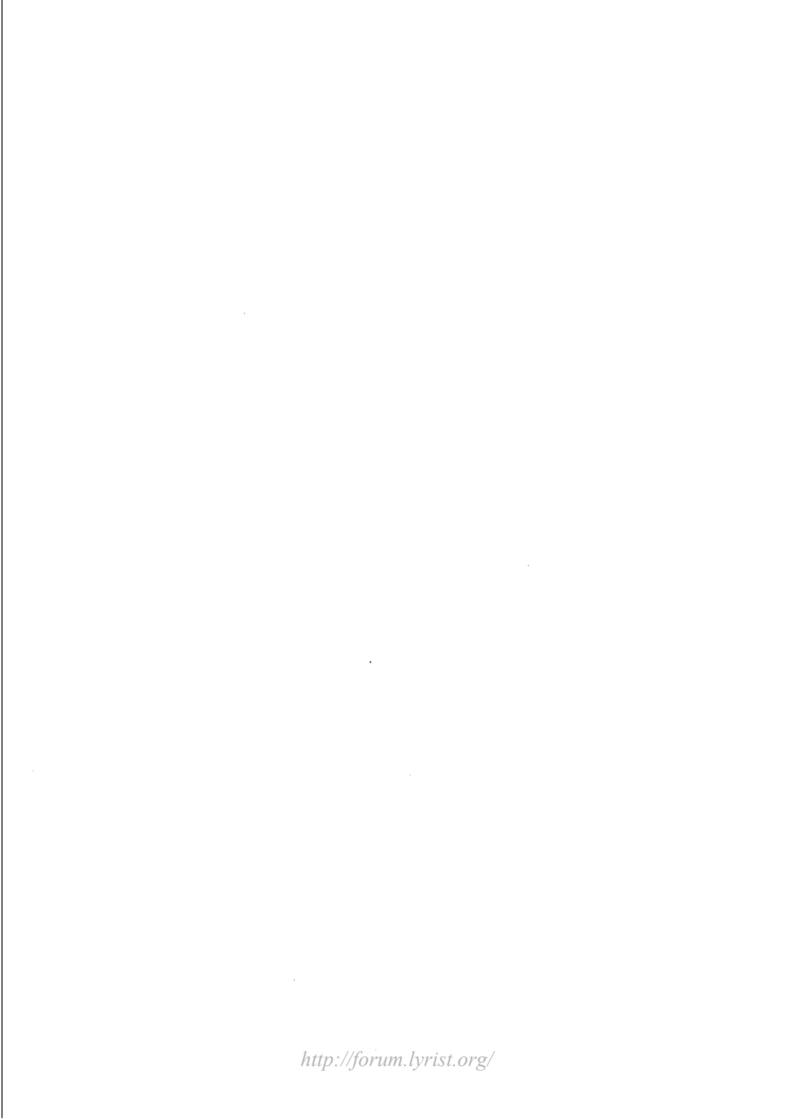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前明顯祖湯先生有怀人詩一截讀之堪合此回故録之以待知音

無情無尽却情多　情到無多得尽広

解到多情〻尽處　月中無樹影無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宝玉見那麒麟心中甚是欢喜便伸手來拿咲道虧你揀着了你是那里揀的史湘雲咲道幸而是這个明兒倘或把印也丢了难到也就罢了不成宝玉咲道到是丢了印平常若丢了這个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与史湘雲吃一面咲道大姑娘听見前兒你大喜了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不荅襲人道這会子又害燥了你还記得十年前咱们在西边煖閣住着晚上你同我說的話兒那会子不害燥這会子怎庅又害燥了史湘雲咲道你还說呢那会子咱们那庅好後來我们太〻没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庅就把你派了跟二哥〻

我来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咲道你还說呢先姐〻長姐〻短哄着我替你梳頭洗臉作這个弄那个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欵兒来了你既拿出小姐的欵来我怎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弥陀佛寃枉寃哉我要這様就立刻死了你瞧〻這麼大熱天我来了必定赶着来先瞧〻你不信你問〻縷兒我在家時〻刻〻那一回不念你幾声話未說了忙的襲人和宝玉都劝道頑話你又認真了还是這麼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噎人到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与襲人〻〻感謝不尽因咲道你前兒送你姑娘們的我已得了今兒你親自又送来可見是没忘了我只這个就試出你来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宝姑娘給我的湘雲咲道我只當是林姐〻給你的原来是宝釵姐〻給了你我天〻在家裡想着這些

姐〻们再没一个比宝姐〻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養的我但凡有這庅个親姐〻就是没了父母也是没(無)妨碍的説着眼睛圈兒就紅了宝玉道罢〻罢不用題(提)這个話史湘雲道題(提)个(了)便怎庅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〻听見又怪(嗔)我讃了宝姐〻可是為這个不是襲人在傍唵的一咲説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口快了宝玉咲道我説你们這几个人難説話果然不錯史湘雲道好哥〻你不必説話教(叫)我悪心只会在我们跟前説話見了你林妹〻又不知怎庅了襲人道且别説話正有一件事还要求你呢史湘雲便问什庅事襲人道有一双鞋摳了墊心子我這两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〻史湘雲咲道這又竒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算还有什庅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庅教我做起来(了)你的活計叫誰做誰不好意(思)不做呢襲人

咲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里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
做的史湘雲听了便知是宝玉的鞋了因咲道既這広說我就替你做了罷只
是一件你的我纔作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咲道又來了我是个什広就煩你
做鞋了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竪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
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了今兒我到不做了的原故你必定也
知道襲人道到也不知道史湘雲冷咲道前兒我听見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着
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听見了你还瞞我這会子又吽我做我成了你
們的奴才了宝玉忙笑道前兒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咲道他本不
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个会做活的女孩子說扎的出
奇的花我吽他拿了一个扇套子試〻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个瞧

給那个看的不知怎么又惹惱了林姑娘鉸了兩段回來他還叫着再做去我纔說了是你作的他後悔的什么似的史湘雲道越發奇了林姑娘他也犯不上生氣他既会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作呢饒這么着老太々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還煩他做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宝玉听了便知是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宝玉一面蹬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々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会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宝玉道那里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去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他的好處他纔只要会你宝玉道罷々我也不敢稱雅俗中又俗的一个人

並不愿意同這些人往来湘雲咲道还是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〻的会〻這些為官做宰的人們談〻講〻些仕途經濟的學问也好将来應酬世務日後也有个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里攪些什麽宝玉听了道姑娘請别的姊妹屋里坐〻我這里仔細污了你知経濟學问的襲人道雲姑娘快别說這話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的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這里宝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麽樣哭的怎麽樣呢提起這个話来真〻的宝姑娘叫人敬重自己赸了一会子去了我到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还是照旧一樣真〻有涵養心地寬大誰知這一个反到同他生分了那林

姑娘見你賭氣不理他你得賠多少不是呢宝玉道林姑娘從来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点頭咲道這原是混賬話原来林代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裡宝玉又赶来一定說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村度着近日宝玉弄来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环金珮或鮫帕鸞絛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今忽見宝玉亦有麒麟便恐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見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来正听見史湘雲說經濟事宝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樣混賬話若說這話我也和他生分了林代玉听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揚于我其親熱厚密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之知己自然

我亦可為你之知已矣既你我為知已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既有金玉之論亦該你我有之則又何必來一宝釵哉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医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劳怯之症你我雖為知已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縱為知已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滾下淚來待要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這里宝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見林代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似有拭淚之狀便忙赶上來笑道妹妹往那里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林代玉回頭見是宝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宝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还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林代玉忙向後退了几步說道你又要死了作什麼這麼動手動脚的宝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

的動了手也就顧不的死活林代玉道你死了到不值什庅只是丢下了什庅金又是什庅麒麟可怎庅樣呢一句話又把宝玉說急了赶上來问道你还說這樣話到底是咒我还是氣我呢林代玉見问方又想起前日的事来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咲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庅的筋都暴起来急的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宝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三个字林代玉听了怔了半天方說道我有什庅不放心的我不明白這話你到說〻怎庅放心不放心宝玉嘆了一口氣问道你果不明白這話难到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体貼不着就难怪你天〻為我生氣了林代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宝玉點頭嘆道好妹〻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

都辜負了你皆因總是不放心的原故總弄了一身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代玉听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却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看他此時宝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語不知從那一句上說起却也怔怔的望看代玉兩个人怔了半天林代玉只咳了一声兩眼不覺滚下泪来回身便要走宝玉忙上前說道好妹妹且畧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代玉一面拭泪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庅可說的你的話我早知道了口里說看却頭也不回竟去了宝玉站看只管發起獃来原来方總出来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赶来送与他忽抬頭見了林代玉和他站看一時代玉走了他还站看不動因而赶上来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赶了送来宝

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〻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兒我大胆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這里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里夢里也忘不了你襲人听了這話嚇得魄消魂散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里的話敢是中了邪还不快去宝玉一時醒過方知是襲人送扇子来羞的滿面紫漲奪了扇子便忙〻的抽身跑了這里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才之言一定是代玉而起如此看来將来难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间也不覺怔〻的滴下淚来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正裁疑间忽有宝釵從那边走来咲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么神呢襲人見问忙咲道那边两个雀兒打架到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宝釵道宝兄弟這会子穿了衣

服忙忙的那去了我纔看見走過去到要叫住问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
經緯我故此沒叫他由他過去罷了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宝釵听了忙道噯
喲這広黄天暑熱的叫他做他広别是想起什広来生了氣叫出去教訓一場
襲人咲道不是這个想是有客要会宝釵咲道這个客也沒意思這広熱天不
在家里涼快还跑些什広襲人咲道倒是你說說罷宝釵因而问道雲了頭在
你们家做什広呢襲人咲道纔說了一會子闲話你瞧我前兒粘的那雙鞋明
兒叫他做去宝釵听見這話便两边回頭看無人来往便咲道你這広个明白
人怎広一時半刻的就不会体人情我近来看着雲了頭神情再風里言風里
語的听起来那雲了頭在家里竟一点兒作不得主他们家嫌費用大竟不用
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多是他们娘兒们動手為什広這几次他来

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跟前他就說家里累的狠我再问他兩句家常過
日子話他就連眼圈紅了口里含〻糊〻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来自然從小
兒沒爹娘的苦我看着他也不覺的傷起心来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說是
了〻〻怪道上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来还
說打的粗且在別處能着使罢要匀淨的等明兒来住着再好生打罢如今
听宝姑娘這話想来我们煩他〻〻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里怎庅三更半夜的
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是這樣我也不煩他了宝釵道上次他就告訴我
在家里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点半点他家的那些奶〻太〻们
还不受用呢襲人道偏〻我们那牛心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槩不要
家里這些活計上的人作我又弄不開這些宝釵咲道你里他呢只管叫人做

去只說是你做的就是了襲人道那里哄的信他ミ纔是認得出来呢說不得
我只好慢ミ的累去罢了宝釵咲道你不必忙我替你作些如何襲人咲道當
真的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我親自送過来一句話未了忽見一个老婆子
忙ミ走来說道這是那里說起金釧兒姑娘好ミ的投井死了襲人唬了一跳
忙问那个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里还有两个金釧兒呢就是太ミ屋里的前
兒不知為什庅攆他出去在家里哭天哭地的也都不理会他誰知找他不見
了劉纔打水的人在那東南角上井里打水見一个尸首赶着叫人打捞起来
纔說知是他ミ們家里还只管乱着要救活那里中用了宝釵道這也奇了襲人
听說点頭讃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来宝釵听見這話忙向王夫人
處来道安慰這里襲人回去不提却說宝釵来至王夫人處只見鴉雀無闻独

有王夫人在里間房内坐肴垂淚宝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傍坐了王夫人便问你從那里来宝釵道從园里来王夫人道你從园里来可見你宝兄弟宝釵道纔到肴見了他穿了衣服出去了不知那里去王夫人点頭哭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宝釵見説道怎庅好〻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兒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坏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几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説氣他两天还叫他上来誰知他這庅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宝釵嘆道姨娘是慈善人故然這庅想據我肴来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肴或是在井跟前貪頑失了脚吊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〻俇〻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縱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个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点頭嘆道這話虽然如此説到底

我心裡不安宝釵嘆道姨娘也不必念〻于茲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几兩銀
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的情了王夫人道剛纔我賞了他娘五十兩銀子原要还
把你妹〻們的新衣服拿兩套給他粧裹誰知鳳丫頭說可巧都沒什広新做
的衣服只有你林妹〻作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〻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
心的況且他也三災八难的既說了給他過生日這会子又給人粧裹去豈不
忌諱因為這広様我現叫裁縫赶兩套給他要是別的丫頭賞他几兩銀子也
就完了只是金釧兒虽然是个丫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里
說着不覺淚下宝釵忙道姨娘這会子又何用叫裁縫赶去我前兒倒做了兩
套拿来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着的時候也穿過我的旧衣服身量又相對
王夫人道虽然這様难道你不忌諱宝釵咲道姨娘放心我從来不計較這些

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吽了兩个人來跟寶姑娘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傍边坐着垂泪王夫人正纔說他因寶釵來了却掩了口不說了寶釵見此光景察言觀色早知覺了八分于是將衣服交割明白王夫人將他母親吽來拿了去再着下回便知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〻小動唇舌　不肖種〻大承笞撻

却說王夫人喚他母親上來拿几件簪环當面賞与又吩咐請几衆僧人念經超度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来宝玉会過雨村回来听見了便知金釧兒含羞賭氣自盡心中早又五分摧傷進来被王夫人数落教訓也無可回說見宝釵進来方得便出来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頭一面感嘆一面慢〻的走着信步来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来了一人正往里走可巧兒撞了个滿懷只听那一人喝了一声站住宝玉唬了一跳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是他父親不覺的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傍站了賈政道好端〻的你垂頭喪氣嗐

些什么方才雨村来了要見你那半天你纔出来了既出来全無一点慷慨揮洒談吐仍是葳葳蕤蕤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欲愁悶氣色這会子又咳声嘆氣你那些还不足还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為何宝玉素日虽是口角伶俐只是此时一心總為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时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了他父親説這些話究竟不曾听見只是怔呵呵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来生了三分氣方欲説話忽有回事人来回忠順親王府里有人来要見老爺賈政听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和忠順府来往為什么今日打發人来一面想一面令快請急走出来看时却是忠順府長史官忙接進廳上坐了獻茶未及叙談那長史官先就説道下官此来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王命而来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爷面上敢煩老大人作面

主不但王爷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听了這話抓不住頭脳忙陪
咲道身(請)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来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
辦那長府(史)官便冷咲道也不必承辦只用大人一句話就完了我们府(裡)有一个
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〻在府里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
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訪察這一城内十停人到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啣
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下官輩苛听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入索取因此
啟明王爺〻〻亦云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个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随机應達
謹慎老誠甚合我老人家的心竟斷〻少不得此人故此求老爺轉諭令郎請
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〻奉懇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劳求覓之苦說
畢忙打一躬賈政听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換宝玉来宝玉也不知是何原故

忙赶来时賈政便问談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罢了怎広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来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爷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芥無故引逗他出来如今禍及于我宝玉听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実在不知此事究竟連琪官两个字不知為何物起更又加引逗二字説着便哭了賈政未及開言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掩飾或隐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説了出来我们也少受些辛苦起不念公子之徳宝玉連説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史官冷笑道現有據証何必还賴必定當着老大人説了出来公子起不吃虧既云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広到了公子腰里宝玉听了這話不覺轟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様机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别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説出别的事来因説道大人既知

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様大事到不曉得了听得説他如今在東郊离城二十里有了什庅紫檀堡他在那里置了几畝田地几间房舍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那長府史官听了咲道這様説一定是在那里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罢若沒有还要来請教説着便忙〻走了賈政此時氣的目瞪口歪一面送那長府史官一面回頭命宝玉不許動回来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才回身忽見賈环帶着几个小厮一陣乱跑賈政喝令小厮快打〻〻賈环見了他父親唬的骨軟筋酥忙低頭站住賈政便问你跑什庅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里逛去由你野馬一般喝令叫跟上學的人来賈环見他父親盛怒便乘机説道方才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边一過那井里淹死了一个丫頭我看人頭這様大身子這様粗泡的實在可怕所以才赶着跑了過来賈政

听了驚疑問道好端〻的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来皆是寬
柔以待下人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疎懶自然執事人操尅奪之權致使生出這暴
殄輕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顏面何在喝令快叫賈璉賴大興小廝們
答應了一声方欲叫去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的袍襟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
生氣此事除太〻房里的人別人一点也不知道我听見我母親說〻道這里
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意將眼一看衆小廝小廝們明白都往兩边後面
退去賈環便悄〻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宝玉哥〻前日在太〻屋里拉着太〻
的丫頭金釧兒強奸不遂打了一頓那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
个賈政氣的面如金紙大喝快拿宝玉来一面說一面便往里边書房里去喝
令今日再有人劝我〻把這冠帶家私一應交与他与宝玉過去我免不得做

个罪人把這几根煩惱鬓毛剃去尋个干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门客僕從見賈政這个形景便知又是為宝玉了一个〻都是咬指咬舌連忙退出那賈政喘吁〻直挺〻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叠声拿宝玉拿大棍拿索子捆上把各门都関上有人傳信在里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厮們只得齊声答應有几个来找宝玉那宝玉听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多凶少吉那里承望賈环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廳上乾轉怎得个人来往里頭去稍信偏生沒个人連焙茗也不知在那里正盼望时只見一个老姆〻出来宝玉如得了珎宝便赶上来拉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〻〻要緊〻〻宝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二則老婆子偏生又聾竟不曾听見是什広話把要緊二字只听見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広宝玉見

是丫鬟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厮来罢那婆子道有什庅不了的事老
早的完了太々又賞了衣服又賞了銀子怎庅有不了事的宝玉急的跺脚正没
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厮走来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紫也不暇问
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疎斈業淫辱母婢等語只喝令堵起嘴来
着實打死小厮们不敢違拗只得將宝玉按在櫈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賈
政猶嫌打輕了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已奪過来咬着牙恨命蓋了三四十下衆
门客見打的不祥了忙上前奪劝賈政那里肯听說道你们问々他幹的勾當
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们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还来觧劝明日
釀到他弑君殺父你们纔不劝不成衆人听這話不好听知道氣急了忙又退
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来也不顧有人

没人忙〻赶往書房中来慌的衆门客小厮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進房来賈
政更如火上浇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两个小厮忙
鬆了手走開宝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还欲打时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
政道罢了〻〻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罢王夫人哭道宝玉虽然該打老爺也
要自重况且炎天暑日的老太〻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〻
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到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已經
不孝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趁今日一發勒死了亦絶將来之患說
看便要繩索来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虽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
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將五十歲的人只有這个孽障必定苦〻的以他為法我
也不敢深劝今日越發要他死豈不是有意絶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子来先

批得是 綺園

勸死我再勸死他我们娘兒们不敢含怨到底在陰司里也得个依靠未丧母者来細玩既丧母者来痛哭說畢爬在宝玉身上大哭起来賈政听了此話不覺長嘆一声向椅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宝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緑紗小衣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看由豚至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点好處不覺失声大哭起来苦命的兒吓因哭出苦命兒来又想起賈珠来便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此时里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来那李宫裁王熙鳳与迎春姊妹早已出来了王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子別人还可惟有宫裁禁不住也放声哭了賈政听了那淚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正沒開交處忽听丫環来說老太〻来了一句話未了只听窓外顫巍〻的声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了賈政見他母親来了又急又痛連

忙迎接出来只見賈母扶着丫頭喘吁吁的走来賈政上前躬身陪笑道大暑热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来有話只諌了兒子進去吩咐賈母听説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厲声説道你原来是和我説話我到有話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沒養个好兒子却教我和誰説去賈政听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説道為兒的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禁得起賈母听説便啐了一口説道我説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你説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初你父親怎広教訓你来説着不覺就滚下淚来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作兒的一時性起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賭氣的你的兒子我也不該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也厭煩我们娘兒们不如我们赶早兒离了你大

家干净説省便令人去看轎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
干答應省賈母又吽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紀小你疼他〻將来
長大成人為官作宰的也未必想省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到不要疼他只怕
將来还少生一口氣呢賈政听説忙叩頭哭道母親如此説賈政無立足之地賈
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説起你来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里
干净看有誰来許你打一面説一面只令快打点行李車轎回去賈政苦〻叩
求認罪賈母一面説話一面又記罣宝玉忙進来看时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
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个不了王夫人与鳳姐等解劝了一会方
漸〻的止住早有了嬛媳婦等上来要攙宝玉鳳姐便罵道糊塗東西也不睁
開眼瞧〻打的這広了様兒还要攙着走还不快進去把那籐屉子春橙抬出

来呢衆人听説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凳来将宝玉抬放凳上隨着賈母王夫
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氣未全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去
看〻宝玉果然打重了再看〻王夫人兒一声肉一声你替珠兒早死了留着
珠兒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会子你倘或有个好歹丢
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数落一場又哭不争氣的兒賈政听了也就灰心自悔不
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劝賈母〻〻含淚你不出去还在這里做什庅难
道於心不足还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听説方退了出来此时薛姨
媽同宝釵香菱襲人史湘雲也都在這里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見
衆人圍看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便越性走出来到二门
前令小廝们找了焙茗来細问方纔好端〻的為什庅打起来你也不早来透

丫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半中間我緫聽見了忙打听原故
却是為琪官金釧姐〻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麼得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
多半是薛大爺素日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唆挑了誰來在老爺跟前
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是三爺說的我也是听見老爺的人說的襲人听了這
兩件事都对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然後回来只見衆人都替宝玉療治調
停完備賈母令好生抬到他房內去衆人荅應七手八脚忙把宝玉送入怡紅
院内自己床上卧好又乱了半日衆人漸〻散去襲人方進前来經心扶侍问
他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記卷之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々　錯里錯以錯劝哥々

話説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宝玉身边坐下含淚问他怎庅就打到這步田地宝玉嘆氣説道不過為那些事问他做什庅只是下半截疼的狠你瞧々々打壞了那里襲人听説便輕々々伸手進去將中衣褪下宝玉略動一動便咬着牙叫嗳喲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了下來(与)襲人咬(睄)看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寬的僵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説道我的娘怎庅下般的這庅狠手你但凡听我一句話也不得到這個(步田)地步幸而沒動筋骨倘或打出了殘疾來可叫人怎庅樣呢正説着只听了环们説宝姑娘來了襲人

听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袷紗被替宝玉盖了只見宝釵手里托着
一丸藥走進来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
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与襲人又問道這会子可好些宝玉一面道謝說
好了又讓坐宝釵見他睁開眼說話不像先时心中也寬慰了好些便点頭嘆
道早听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〻〻〻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里也
疼劉說了半句又忙嚥住自悔說的話急了不覺的就紅了臉低下頭来宝玉
听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迥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嚥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
頭只管美衣帶那一種嬌羞怯〻非可形容淂出者不覺心中大暢將疼痛早
丟在九宵雲外心中自思我不過捱了几下打他們一个〻就有這些憐惜悲
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假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他們还不知

是何苦悲感呢既是他们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業縱然尽付東流亦無足嘆息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謂糊塗鬼祟矣想着只听宝釵问襲人道怎么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来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了出来宝玉原来还不知道賈环的話見襲人說出方才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宝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哥從来不這樣的你们混裁度不可宝釵听說便知道是怕他多心用話相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的這个形像疼还顧不過来还是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可見在我们身上也算是用心了你既這樣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爷也欢喜了也不能吃這樣亏但你固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难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恣心縱欲毫無防犯的那種心性當日為一个秦鍾还闹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

利害了想畢因咲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了據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
正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时說出宝兄弟
来也不是有心調唆一則也是本来的寔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
襲姑娘從小兒只見宝兄弟這麼樣細心的人你何嘗見過天不怕地不怕心
里有什麼口里就說的人襲人因說出薛蟠来見宝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
宝玉又听宝釵這番話一半堂黃[皇]正大一半是去已疑心更覺比先暢快了方
欵說話时只見宝釵起身說道明兒再来看你你好生養着罢方才我拿了藥
来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着便走出门去襲人赶着送出院外說姑
娘到費心了改日宝二爺好了親自来謝宝釵回頭咲道有什麼謝處你只劝
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乱想的就好了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

爷耳躲里虽然彼时不怎広樣將来对景終是要吃虧的說着一面去了襲人抽身回来心内着寔感激宝釵進来見宝玉沉思默〻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自去櫛沐宝玉默〻的倘在床上無奈豚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又熱如火炙畧展轉时禁不住噯喲之声那时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三兩个丫环伺候此时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们且去梳洗等我叫时再来衆人听了也都退出這里宝玉昏〻默〻只見蔣玉菡走了進来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又見金釧兒進来哭說為他投井之事宝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〻忽〻听得有人悲戚之声宝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别人却是林代玉宝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来向臉上細〻一認只見兩个眼睛腫的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代玉却是那个宝玉还欲看时

怎奈下半截疼痛难忍支持不住便嗳哟一声仍就倒下嘆了一声説道你又做什庅跑来虽説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兩遭又要受了暑我虽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个樣兒只粧出来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与老爷听其實是假的你不可認真此时林代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每無声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听了宝玉這番話心中虽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説得半句方抽抽噎噎的説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罢宝玉听説便長嘆一声道你放心別説這樣話就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一句話未了只見院外人説二奶奶来了林代玉便知是鳳姐来了連忙立起身説道我從後院子去罢回来再来宝玉一把拉住道這可奇了好好的怎庅怕起他来林代玉急的跺脚悄悄的説道你瞧瞧我的眼又該他取咲闹心呢宝玉听説赶忙的放手

代玉三步两步轉過床後出後院而去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问宝玉可好些了想什庅吃叫人往我那里取去接看薛姨娘又來了一时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灯时分宝玉只喝了两口湯便昏ゝ沉ゝ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吴龍登媳婦鄭好时媳婦這几个有年紀常往來的听見宝玉捱了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ゝ的咲道嬸ゝ子们來遲了一步二爺纔睡着了說着一面帶他们到那边房里坐了倒茶与他们吃那几个媳婦子都悄ゝ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你替我们說罢襲人答應了送他们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了婆子來口称太ゝ叫一个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ゝ告訴晴雯麝月檀雲秋紋等說太ゝ叫人你们好生在房里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逕出了园子來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摇着芭蕉

扇子見他來了說不曾叫个誰來也罷了你又丟下他來了誰扶侍他呢襲人
見說連陪笑說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裡有四五个丫頭呢如今也好了會扶侍二爺
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広話分付打發他們來一时听不明白到耽悮
了王夫人道也沒甚話白问问他這会子疼的怎広樣襲人道宝姑娘送去的
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淌不穩這会子都睡沉了可見好些
了王夫人又问吃了什広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两口只嚷乾
渴要吃酸梅湯我想着酸梅是个收歛的東西纔剛捱了打又不許叫喊自然
急的那热毒热血未免不存在心里倘或吃下這个去激在心里再弄出大病
來可怎広樣呢因此我劝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滷子和了吃了
了半碗又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嗳喲你不該早來和我說前兒有人送

了兩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点子的我怕他胡遭遢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些
玫瑰膏子絮煩把這个拿兩瓶子去一碗水里只用挑一茶匙兒就香的了不
得呢說着就喚彩雲來把前兒的那几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罢
多了也白遭遢等不殼再要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听說去了半日果然拿了
兩瓶來付与襲人〻〻看时只見兩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
蓋鵝黃箋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个寫着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金貴東西這
庅个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
他收着別遭遢了襲人答應着方要走时王夫人又叫站着我想起一句話來
问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问道我恍惚听見宝玉今兒捱打
是环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庅話你可听見這个了你要听見告訴我听〻我

也不吵出来教人知道是你説的襲人道我到沒听見這話為二爺霸占着戲
子人家来和老爺要為這个打的王夫人摇頭説道也為這个还有别的原故
襲人道别的原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兒在太太跟前大胆説句不知好歹的
話論理説了半截忙又嚥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説襲人咲道太太別生氣我就
説了王夫人道我有什么生氣的你只管説来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須得
老爺教訓兩頓若老爺再不管將来不知做出什么事来呢王夫人一聞此言
便合掌念声阿弥陀佛由不的赶着襲人叫了一声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
話和我的一樣我何曾不知道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么樣管他难
道我如今到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个原故如今我想我已徃快五十歲的人
通共剩了他一了他又長的单弱况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

有个好歹或是老太〻氣坏了那时上下不安豈不到不好了所以就縱坏了他我常〻掛着口兒劝一陣說一陣氣的罵一陣哭一陣彼时他好過後兒还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罢了若打坏了將来我靠誰呢說着由不得滚下泪来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已也不覺傷了心陪着落淚又道二爺是太〻養的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扶侍一場大家落了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来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时奴才不劝二爺只是再劝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奴才們劝的到不好了今兒太〻提起這話来奴才还記掛着一件事每要来回太〻討太〻个主意只是奴才怕太〻疑心不但奴才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听了這話內有因忙问道我的兒你有話只管說近来我因听見衆人背前背後都誇你我只說你

不過是在宝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〻小意好好所以將你合老
姨娘一躰行事誰知你方纔和我説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和我的想頭一様有
什庅只管説什庅只別教別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什庅別的説我想
着討太〻一了示下怎庅変了法兒已後竟还教二爺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
王夫人听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问道宝玉難到和誰作怪了不成襲
人連忙回道太〻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
了里頭姑娘们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娘表姊妹虽説是姊妹
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便是外人看着
也不像一家子的事俗語説的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無頭惱的事多半因
為無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見當作有心事反説壞了只是預先不防着斷然不

好二爷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们隊里闹倘或不防前後錯
了一点半点不論真假人多口襍那起小人的嘴有什么避諱心順了說的比
菩薩还好心不順就貶的連畜牲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
沒事若要叫人說出一个不好字來我们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
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生的声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难見老爺俗語
又說君子防不然不如這会子防避的為是太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
们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為這事日夜悬心
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灯知道罷了王夫人听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
了金釧兒之事心內越發感爱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个心胸想
的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這里只是這几次有事就忘了你今兒這一番

話提醒了我难為你成全我娘兒两个声名躰面真々我竟不知道你這様好罢了你且去罢我自有道理只是还有一句話你今既説了這様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々自然不辜負了你襲人連連答應着去了回来正值宝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宝玉喜不自禁即令調来嚐試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記罣着代玉滿心里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宝釵那里去借書襲人去了宝玉便命晴雯来（前文晴雯放肆原有把柄所恃也）分付道你到林姑娘那里看々他做什庅呢他要問我只説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做什庅去呢到底説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宝玉道沒有什庅可説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庅搭赸呢宝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两條手帕子撂与晴雯笑道也罢就説我叫

你送這了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旧的两條手帕子他又要惱了説你打趣他宝玉咲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听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舘来只見春纖正在㭊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来忙摆手兒説睡下了晴雯走進来滿屋魆黑並未点灯代玉已睡在床上问是誰晴雯忙荅道晴雯代玉道做什広晴雯道二爷叫我送手帕子来給姑娘代玉听了心中發闷做什広送手帕子来給我因问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是上好的叫他留着送别人罢我這会子不用這了晴雯咲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旧的林代玉听見越發闷人住着寔細心搜求思忖一时方大悟過来連忙説放下去罢晴雯听了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里林代玉体貼出手帕子的意思来不覺神魂馳蕩宝玉這番苦心能領会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意思不知将

来如何又令我悲忽然好〻的送两块旧帕子来若不是領我深意单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令人私相傳遞与我可惧我自己每〻好哭想来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内沸然炙起代玉由不得餘意綿纏令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便向案上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旧帕上題筆寫道

眼空蓄淚〻空垂　暗洒闲抛却為誰
尺幅鮫鮹劳解贈　叫人焉淂不傷悲

其二

抛珠滚玉只偷潸　鎮日無心鎮日闲
枕上袖边难拂拭　任他点〻与斑〻

其三

彩線难収面上珠　湘江旧跡已糢糊
窓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代玉还要往下寫时覚得渾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鏡台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自羡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萌起一时方上床睡去由拿着那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来見宝釵誰知宝釵不在园内往他母親那里去了襲人便空手回来等至二更宝釵方回来原来宝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惑薛蟠調唆了人来告宝玉的誰知又听襲人說出来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一半據寔竟認准是他說的那薛蟠都因素日有這个名声其寔這一次却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

有口难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来見过母親只見宝釵在這里說了几句
闲話因问听見宝兄弟吃了虧是為什庅薛姨媽正為這个不自在見他问时
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東西都是你闹的你还有臉来问薛蟠見說便怔了
忙问道我何嘗闹什庅薛姨媽道你还粧憨呢人〻都知道是你說的还賴呢
薛蟠道人〻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罢薛姨媽道連你妹〻都知道是你說的
难道他也賴你不成宝釵忙劝道媽和哥〻且別叫喊消〻停〻的就有个青
紅皂白了因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罢不是你說的也罢事情也過去了不必
較証到把小事兒弄大了我只劝你從此以後在外頭少去胡闹少管別人的
事天〻一處大家胡逛你是个不防頭的人过後兒沒事就罢了倘或有事不
是你幹的人〻都也疑惑若是你幹的不用說別人我就先疑惑薛蟠本是个

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見宝釵劝他不要往去他
母親又説他犯舌宝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的乱跳賭身發誓的分辯又罵
衆人誰這樣贜派我〻把那囚攮的牙敲了纔罢分明是為打了宝玉沒的献
勤兒拿我來作幌子难道宝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几天
那一回為他不好姨爹打了他两下子過後老太〻不知怎么知道了説是珍
大哥〻治的好〻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兒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
越性進去把宝玉打死了我替他償了命大家干淨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门
闩來就跑慌的薛姨媽一把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
蟠急的眼似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好〻的賴我將来宝玉活
一日我担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静宝釵忙也上前劝道你忍耐些兒

罢媽急的這个樣兒你不説来勸媽你还反閙的這樣别説是媽便是傍人来
劝你也為你好到把你的性子劝上来了薛蟠道這会子又説這話都是你説
的宝釵道你只怨我説再不怨你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只会怨我顧
前不顧後你怎么不怨宝玉外頭招風惹草的那个樣子别説多的只拿前兒
琪官的事比給你们听那琪官我们見過十来次的我並未和他説一句親热
話怎么前兒他見了連姓名还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了难道這也是我説
的不成薛姨媽和宝釵急的説道还提這个可不是為這个打他呢可見是你
説的了薛蟠道真々的氣人了頼我説的我不惱我只為一个宝玉閙的這樣
天翻地覆的宝釵道誰閙了你先持刀動杖的閙起来到説别人閙薛蟠見宝
釵説的話句々有理难以駁政比母親的話反难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

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說道好
妹〻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和我說你這有金要揀有玉的
總可是正配你留了心見宝玉有那撈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說
了把了宝釵氣怔了拉着薛姨媽哭道媽〻你听哥〻說的是什庅話薛蟠見
妹〻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了便堵氣走到自己房里安歇不提這里薛姨媽氣
的乱戰一面又劝宝釵道你素日知道那孽障說話沒道里明兒我叫教他給你陪不
是宝釵滿心的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
自回来到房里整哭了一夜次日早起来也無心梳洗胡乱整理〻〻便出来
瞧母親可巧遇見林代玉獨立在花陰之下问他那里去薛宝釵因說家去口
里說着便只管走代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他眼上有哭泣之狀大非往

日可比便在後面哭道姐々也得自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淚来也医不好

棒瘡不知宝釵如何答對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黄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説宝釵分明听見林代玉尅薄他因記罣着母親哥〻並不回頭一逕去了這里林代玉还自立於花陰之下遠〻的却向紅怡院内坐着只見李宫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紅怡院内去過之後一起〻〻的散尽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里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宝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个花胡哨討老太〻和太〻的好兒纔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时只見花〻簇〻一群人又向紅怡院内來了定睛看时只見賈母搭着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並了

姊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代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處来早
又泪珠滿面少項只見宝釵薛姨娘等也進入去了忽見紫鵑從背后走来説
道姑娘吃藥去罷滴水又冷了代玉道你到底要怎庅様只是催我吃不吃管
你什庅相干紫鵑咲道咳嗽的才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虽然是五月里天
氣热到底也該还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个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
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代玉方覚得有点腿酸呆了半日方慢〻的扶着紫鵑
回瀟湘舘来一進院门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
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点蒼苔白露冷〻二句来因暗〻的嘆道双文〻〻
誠為命薄人矣然你虽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代玉之命薄一併連孀母
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勝于双文哉一面想一面

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鸚哥見林代玉来了嘎的一声撲了下来到嚇了一跳因
說道作死的又搧了我一頭灰那鸚哥仍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
来了代玉便止住步(脚)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声竟大似
林代玉素日吁嗟音韻接着念道儂今葬花人咲痴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
尽花漸落便是紅顔老死时一朝春尽紅顔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代玉紫鵑听
了都笑起来紫鵑咲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难為他怎広記了(得)代玉便令將
架(子)摘下来另掛在月洞窓(户)外的鈎上(子)于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窓(户)内坐了吃畢藥
只見窓(户)外竹影映入紗来(窓)滿屋内陰陰翠润几簟生凉代玉無可釋悶便隔着
紗窓調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与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
薛宝釵来至家中只見母親正自(在)梳頭呢一見他来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

来作什庅宝釵道我瞧〻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来鬧了

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傍坐了由不[活]哭將起来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

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塲[面傷心]一面又劝他我的兒你別委曲了你等我處分他你[要]有

个好歹我指望那一个来[呢]薛蟠在外边听見連忙跑了過[進]来對着宝釵左一个

揖右一个揖只說好妹〻恕我這一次罢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来的晚了路

上撞客着了来家[酒還沒]未醒不知胡說了什庅[些]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宝

釵原是掩面哭的听如此說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

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们娘兒兩个是要变着法兒

叫我们离了你〻就心淨了薛蟠听說連忙笑道妹〻這話從那里說起来[呢][着]的

這様我連立足之地都沒了妹〻從来不是這様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忙

又接着道你只会听見你妹〻的歪話难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應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妹〻也不用煩惱從今以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閑逛如何宝釵笑道這不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這个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逛妹〻听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〻〻苦來為一个人娘兒兩个天〻操心媽為我生氣还有可恕若只管叫妹〻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多疼妹〻反教娘〔媽〕生氣妹〻煩惱真連个畜生也不如了口里說着眼睛里禁不起也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听他一說又勾起傷心來宝釵勉強笑道你鬧勾了這会子又招着媽哭起來了薛蟠听說忙收了泪笑道我何曾招媽哭來罢〻〻〻丢下這个別提了叫香菱來到茶妹〻吃宝釵道我也不

吃茶等媽洗了手我們就過去了薛蟠道妹〻的項圈我瞧〻只怕該炸一炸
去了寶釵道黃澄〻的又炸他作什麼薛蟠又道妹〻如今也該添補些〻衣裳
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〻衣服我還沒穿遍了又做什麼一
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里薛姨媽和寶釵進園
來瞧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里外迴廊上許多丫環老婆站着便知賈
母等都在這里母女兩个進來大家見过了只見寶玉淌在榻上薛姨媽問他
可好些了寶玉忙欲欠身口里答應着好些又說只管姨娘姐〻我禁不起薛姨
娘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娘
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笑道也到不想什
麼吃到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還好些鳳姐一傍笑道聽

听味道不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个吃了賈母便一疊声的叫人做
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等我想一想這模子誰收着呢因回頭分付个婆
子去問管廚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
交上來了鳳姐兒听說想了一想道我記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里一面又
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还是管金銀器皿的送了來薛姨娘先接
過來瞧时原來是个小匣子里面裝着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
上面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
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
碗湯还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這了也不認得這是作什麽用的鳳姐
兒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里曉得這是旧年備膳他們想的法兒不知

美些什広麪印出来借点新荷葉的清香全仗着好湯究竟没意思誰家常吃
他了那一回呈様的作了一回他今日怎広想起来了說着接了過来遞与了
婦人分付厨房里立刻拿几支雞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来碗来王夫人道要
這些做什広鳳姐兒咲道有个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作今兒宝兄弟提
起来了单做給他吃老太〻姑媽太〻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美些
大家吃托賴連我也上个俟兒賈母听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着官中的錢
你做人說的大家咲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个小東道我还孝敬的起
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厨房里只管好生添補着做了在我的賬上来領銀子
婦人答應着去了宝釵一傍咲道我来了這広几年留神看起来鳳丫頭憑他
怎広巧巧不過老太〻去賈母听說便答道我如今老了那里还巧什広當日

我像鳳姐兒這広大年紀比他还来得呢他如今雖説不如我們也就筭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怜見的不大説話和木頭是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顯好鳳兒嘴乖怎広怨得人疼他宝玉咲道若這広説不大説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説話的又有不大説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不説話的好宝玉咲道這就是了我説大嫂子到不大説話呢老太〻也是和鳳姐〻的一樣看待若是單是会説話的可疼這些姊妹里頭也只是鳳姐〻和林妹〻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當着姨太〻的面奉承真萬真從我們家四丫女孩兒筭起全不如宝丫頭薛姨媽听説忙咲道這話是老太〻説偏了王夫人忙又咲道老太〻時常背地里和我説宝丫頭好這到不是假話宝玉勾着賈母原為讚林代玉的不想反讚起宝釵来到也意出

望外便看自宝釵一咲宝釵早扭过頭去和襲人説話去了忽有人来請吃飯
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宝玉好生養着又把丫頭们嘱咐了一回方扶自鳳姐兜
讓自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因问湯好了不曾又问薛姨媽想什広吃只管
告訴我〻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来偺们吃薛姨媽咲道老太〻也会漚他的
时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了多少鳳姐兜咲道姑媽到别這樣說我
们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还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
引的賈母衆人都哈〻的笑起来宝玉在房里也掌不住笑了襲人咲道真〻
的二奶〻的這嘴怕死人宝玉伸手拉自襲人咲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
面說一面拉他身傍坐了襲人咲道可是又忘了趁宝姑娘在院子里你和他
說煩他鶯兜来打上几根絡子宝玉咲道亏你提起来說自便仰頭向窓外道

宝姐〻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几根絛子可得闲兒宝釵听見回頭道怎庅
不得闲兒一会叫来就是了賈母等尚未听真都止步问宝釵〻〻說明了大
家方明白賈母又說道好孩子叫他来替你兄弟作几根你要无人使喚我那
里闲着的丫頭多呢你喜欢誰只管叫了来使喚薛姨媽宝釵等都笑道只管
叫他來作就是了有什庅使喚的去處他天〻也是闲着淘氣大家說着往前
邁步正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边掐鳳仙花呢見了他们走來都
迎上來了少頃至园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内坐賈母也覺腿
酸便点頭依允王夫人便令丫頭忙先去鋪設坐位那时趙姨媽推病只有周
姨娘与衆婆娘丫頭们忙着打簾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來与
薛姨娘分賓主坐了薛宝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奉与賈母李

宫裁奉与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们小妯娌伏侍你在那里坐了好説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〻的飯在這里放添了東西来鳳姐兒答應出去便令人去賈母那边告訴那边的婆娘忙往外傳了〻頭们忙都赶過来王夫人便令請姑娘们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个来了迎春身上不奈煩不吃飯林代玉自不消説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着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裹着一把牙筋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姑媽不用讓还听我説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娘道我们就是這樣薛姨媽笑着應了于是鳳姐放了四双上面兩双是賈母薛姨媽兩边是薛宝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宫裁等都站在地下看看放菜鳳姐先忙着要干净家伙来替宝玉揀菜少頃荷葉湯来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

見玉釧兒在那边便令玉釧与宝玉送去凤姐道他一个人拿不去了可巧鶯兒和喜兒都來了宝釵知道他们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宝兄弟正叫你去打絡子你们两个一同去罢鶯兒答應同着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広遠怪熱的怎広端了去玉釧咲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説着便令一个婆子來將湯飯等物放在一个捧盒里令他端了跟着他两个却空着手兒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门内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宝玉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个人正和宝玉頑咲呢見他两个來了都忙起來咲道你两个怎広來的這広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説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了脚踏來鶯兒还不敢坐宝玉見鶯兒來了却到十分欢喜忽見了玉釧兒便想到他姐〻金釧兒身上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説

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没(不)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
来到那边房里去吃茶説話兒去了這里麝月等預偹了碗筯来伺候吃飯宝
玉只是不吃问玉釧兒道你母親身子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宝玉半
日方説了一了好字宝玉便覺没趣半日只得又陪咲问道誰叫你給我送来
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〻太〻们宝玉見他还是這様哭喪便知他是為金釧
兒的原故待要虚心下氣(説)磨轉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兒便(變)盡方法將人
(都)打支出去然後又陪(咲)问長问短那玉釧兒先雖不喜只管見宝玉一些性子没
有憑他怎没(麽)喪謗他还是温存和氣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九)分喜色
宝玉便咲求他好姐〻你把那湯拿了来我嚐〻玉釧兒道我從不会喂人東
西等他们来了再吃宝玉咲道我不是要你喂我〻因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吃

了你好赶早兒田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管耽悮時候你豈不餓坏了你
要懶貢待動我少不了我忍了疼下去取来說肴便要下床来扎挣起来禁不住
噯喲之声玉釧兒見他這般忍不住起身說道淌下罢那世里造了来的業(孽)這
会子現世現報教我那一个眼睛看的上一面說一面哧的一声又咲了端過
湯来宝玉咲道姐〻你(別)要生氣只管在這里坐罢見了老太〻太〻可放和氣
些若还這樣你就又(要)捱罵了玉釧兒道吃罢〻〻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
不信這樣話說肴催宝(玉)喝了两口湯宝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吃了玉釧兒道阿
弥陀佛這还不好吃什庅好吃(呢)宝玉道一点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嘗一嘗就知
道了玉釧兒真就賭氣嘗了一嘗宝玉咲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听說方解過
意来原是宝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好吃這会子說好吃也不給你

吃了宝玉只管央求陪哭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了頭
方進来時忽有人来回話傅二爺家的兩个嬷ゝ来請安来見二爺宝玉听説
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嬷ゝ来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门生歴年来都頼賈家
的名勢淂意賈政也着寔看待故与别个门生不同他那里常遣人来走動宝
玉素習最厭男男蠢女的今日却如何又令兩个婆子過来其中原来有个原
故只因那宝玉聞淂傅試有个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个瓊閨秀女常人傳説
才貌俱全雖自未親覩然遐思遥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進来恐薄了傅
秋芳痴想因此連忙命讓進来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几分姿色聦
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着妹ゝ要与豪门貴族結姻不肯輕意許人所以耽悞
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年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争奈那些豪门貴族又嫌他窮

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与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来的两个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宝玉要見進来只剛问了好說了沒两句話那玉釧見生人来也不和宝玉厮鬧了手里端着湯只顧听話宝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一面伸手去要湯两个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落將湯潑了宝玉手上玉釧兒到不曾燙着唬了一跳忙咲了這是怎麽說慌的丫頭們忙上来接碗宝玉自己燙了手到不覺的却只管问玉釧兒燙了那里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咲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问我宝玉听說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来連忙収拾宝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两个婆子說了两句話然後两个婆子告辞出去晴雯等送至橋边方回那两个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个咲道怪道有人說他家

宝玉是外像好里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有些獃氣他自己燙了手倒问人疼不疼這可不是个獃子那一个又笑道我前一回来听見他家里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獃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你說可笑不可笑时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里看見了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不是長吁短嘆就是咕咕噥噥的且是連一点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的（到）愛惜東西連个線頭兒都是好的遭遢起来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个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园来辞別都（衆）人回去不在話下 宝玉之為人非此一論亦描寫不盡宝玉之不肖非此一鄙亦形容不到試问作者是醜宝玉乎是讚宝玉乎試问观者是喜宝玉乎是悪宝玉乎

如今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携了鶯兒過来问宝玉打什庅縧（絛）子宝玉笑向鶯兒（道）才知（只）顧說話就忘了你煩你不為別的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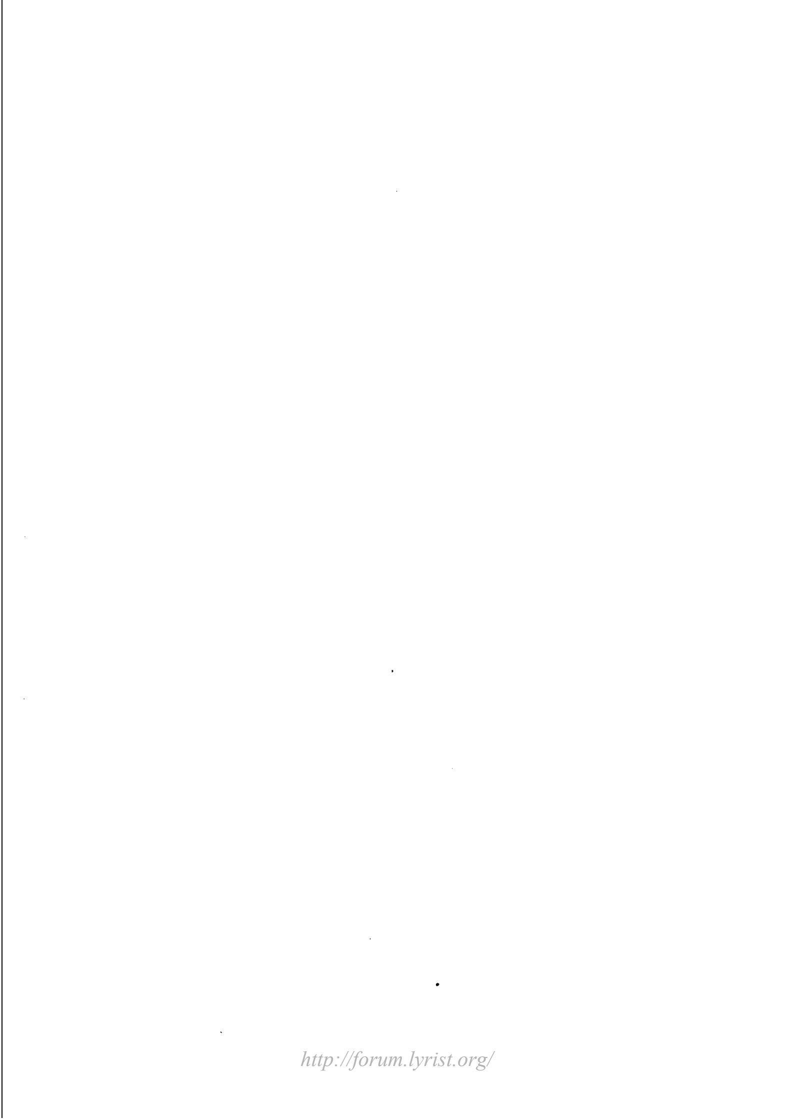
為替我打几根絡子鶯兒道裝什麽的絡子宝玉見問便咲道不管裝什麽的你都樣打几丫罢鶯兒拍手咲道這还了淂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宝玉咲道好姐々你閑着也没事都替我打了罢襲人咲道那里一时都打淂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两丫罢鶯兒道什麽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宝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麽顏色的宝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絡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才壓的住顏色宝玉道松花色配什麽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宝玉咲道這才姣艷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艷鶯兒道葱緑柳黄是我最愛的宝玉道也罢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緑鶯兒道什麽花樣呢宝玉道共有几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塊方勝連环梅花柳葉宝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麽鶯兒道那是攢心梅花宝玉

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叫襲人劉拿了線來窓外婆子說姑娘的飯都有
了宝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来罢襲人咲道有客在這里我們怎好去的鶯
兒一面理線一面咲道這話又打那里說起正經快吃了来罢襲人听說方去
了只留下兩个小丫頭听呼喚宝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閑話因問他
十几歲了鶯兒手里打着一面荅話說十六歲了宝玉道你本姓什広鶯兒道
姓黃宝玉咲道這个名姓到对了果然是个黃鶯兒〻〻咲道我的名字本来
是兩个字叫作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单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宝玉道宝姐〻
也算疼你了明兒宝姐〻出閣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咲宝玉咲道
我常〻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子奴才兩个呢鶯兒
咲道你还不知道我們姑娘有几樣世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还在次宝

玉見鶯兒姣憨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更提起宝釵来便问他道好處在那里好姐〻細〻告訴我听鶯兒笑道我告訴你〻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宝玉笑道這个自然的正説着只听外頭説道怎庅這樣静悄〻的二人回頭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宝釵来了宝玉忙讓坐宝釵坐了因问鶯兒打什庅呢一面问一面向他手裡去瞧才打了半截宝釵笑道這有什庅趣兒到不如打个絡子把那个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宝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〻説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庅顔色才好宝釵道若用雜色的断然使不得大紅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眼黑的又過暗等我想个法兒把那金線拿来配着黒珠兒線一根〻〻的拈上打成絡子這才好看宝玉听説喜之不尽一叠声便叫襲人来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来告訴宝玉道今兒奇怪才剛太〻打發人

給我送了兩碗菜来宝玉咲道必定是今兒菜(尚的)(多)為送来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来(的)还不叫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宝釵咲道給你的你就吃了這有什麼(可)應猜疑的襲人咲道從来沒有的事到叫我不好意思的宝釵抿嘴一咲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比這个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地方)还有呢襲人听了話内有因素知(日)宝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方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来便不再提将菓与宝玉看了說洗了手来拿線說畢便一直的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来拿金線与鶯兒打絡子此时宝釵早被薛蟠遣人来請出去了這里宝玉正看着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遣了兩个丫环送了兩樣菓子来与他吃问他可走得了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来散散心太太着實記罣着呢宝玉忙道若走得了必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

罢一面叫他两个坐下一面又叫秋紋来把才拿来的那菓子拿一般[盤]送与林姑娘去秋紋荅應了剛欲去时只听代玉在院内說話宝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絳芸軒夢兆是金針暗度法夾寫月錢是為襲人漸入金屋步位梨香院是明寫大家蓄戲不免奸淫之陋可不慎哉々々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語梨花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処回來見宝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欢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已後倘有会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爷要叫宝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了一則打重了得自寔將養几個月才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才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听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嬤嬤襲人等來將此話說与宝玉使他放心那宝玉本就懶与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峩冠礼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

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益發都隨他的便了日〻只在園中遊卧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〻就回来了却每〻甘心為諸丫嬛充役竟也得十分閑消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时見机尊劝反生起氣来只說好〻的一个清净潔白女兒也孝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兒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竪辭原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〻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衆人見他如此風顛也都不向他說這些正經話了獨有林代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揚名等語所以深敬代玉閑言少述如今且說王鳳姐自見金釧死後忽見几家僕人常来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时的来請安奉承自已到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来孝敬他東西因晚间無人时咲问平兒道這几家

人不大管我的事為什麼忽然這麼和我貼近平兒冷笑道奶〻連這个都想不起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〻房里的丫頭如今太〻房里有四个大的一个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几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听了咲道是了〻〻到是你提醒了我看這些人也太不知足錢也賺彀了苦事情又侵(派)不着弄个丫頭子搪塞身子也就罷了又还想這个也罷了他們几家的錢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竪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个心所以自管遷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间薛姨媽母女兩个与林代玉等正在王夫人房里大家吃東西呢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金)釧兒姐〻死了太〻跟前少着一个人太〻或看准了那个

了頭好就吩咐下月好發放月钱的王夫人听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庅是
例必定四个五个的殼使就罢了竟可以免了罢鳳姐笑道論理太〻說的也
是這原是旧例别人屋里还有两个呢太〻倒不按例了况且省下一两銀子
也有限的王夫人听了又想一想道也罢這个分例只管関了来不用補人就把
這一两銀子給他妹〻玉釧兒罢他姐〻伏侍了我一塲沒个好結果剩下他
妹〻跟着我吃个双分子也不為過之于了凤姐答應回着頭找玉釧兒笑道大喜
〻〻玉釧兒過来嗑了頭王夫人问道正要问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利
多少凤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两趙姨娘有环兄弟的二两共是四两另外四
串钱王夫人道可都案数給他们凤姐見问的奇怪忙道怎庅不按数給王夫
人道前兒我恍惚听見有人報怨說短了一吊钱是什庅原故凤姐忙笑道姨

娘们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従旧年他们外頭商議的姨娘们每位的丫
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両个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報怨不着我
〻到樂得給他们呢他们外頭又扣着難道我添上不成這个事我不過是接
手兒怎庅来怎庅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到說了兩三回仍旧添上這两分的他们
說只有這个項数叫我也难再說了如今我[在]手里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们
呢先則[時]在外頭関那个月不打飢荒何曾順〻溜〻的得過一遭兒[呢]王夫人听
說也就罢了半日又问老太〻屋里几个一两的凤姐道八个如今只有七个
那一个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並沒有一两的丫頭襲人还
算是老太〻房里的人凤姐笑道襲人原是老太〻的人不過給了宝兄弟使
他這一两銀子还在老太〻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宝玉的人

裁了这一两子断然使不得若説再添一个人給老太〻这个还可以裁他的
若不裁他的須得环兄弟屋里也添上一个才公道均匀了就是晴雯麝月等
七个大丫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等八个小丫頭每月人各月錢五百还
是老太〻的話别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娘咲道只听凤丫頭的嘴倒像倒
了核桃車子的只听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凤姐咲道姑媽难道我説錯了
不成薛姨媽咲道説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〻説豈不省力凤姐才要咲忙又忍
住了听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凤姐兒道明兒挑一个好丫頭送去給
老太〻使補襲人的數兒把襲人的一分子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两銀子里拿出
二两銀子一吊錢来給襲人已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
襲人的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来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凤姐一〻的

荅應了咲推薛姨媽道姑媽听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里頭帶着剛硬要強这个寔在难淂王夫人含淚說道你們那里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孩子二字愈見親热故後文連呼二声我的兒比我的宝玉強十倍忽加我的宝玉四字愈令人墮淚加我的二字者是明顯襲人是彼的然彼的何如此好我的何如此不好又氣又恨宝玉罪有萬重矣作者有多少眼泪寫此一句觀者又不知有多少眼淚也宝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彀淂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他一輩子也就罷了真好文字此批淂出者风姐道既这庅樣就開了臉明放他在屋里豈不好王夫人道那就不好了一則都年輕二則老爷也不許三則那宝玉見襲人是个了頭總有放縱的事倒能听他的劝如今作了他跟前人那襲人該劝的也不敢十分劝了如今且渾着等再過二三年再說說畢半日风姐見無話便轉身出来剛至

廊簷上只見有几个执事的媳婦子正等着他回事呢見他出来都咲道奶〻今兒回什麽事这半天可是要热着了凤姐把袖子挽了几挽跐着那角门的门檻子咲道這里過堂風到凉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们説我回了这半日的話太〻把二百年都想起来问我难道我不説罢又冷咲道我從今已後到要幹几樣尅毒事了報怨給太〻听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别作娘的春夢明兒一裹脳子扣的日子还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報怨了咱们也不想一想自己是奴几也配使两三个丫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説王夫人等这里吃畢西瓜又説了一回閑話各自方散去宝釵与代玉等回至园中宝釵因約了代玉往藕香榭去代玉回説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宝釵独自行来順路進了怡紅

院意欲尋宝玉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来鴉雀無聞一並两隻仙鶴在芭蕉
下都睡着了宝釵便順着遊廊来至房中只見外间床上横三竪四都是丫頭
們睡覺轉过十錦槅子来至宝玉的房内宝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身傍
手里做針線傍边放着一柄白犀麈宝釵走近前来悄悄的咲道也过于小心
了这个屋里那里还有蒼蠅蚊子还拿蠅帚子赶什么襲人不防猛抬頭見是
宝釵忙放下針線起身悄悄咲道姑娘来了我到也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
道虽然没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这紗眼里鑽進来人也看不見
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夾的宝釵道怨不得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
香花兒这屋子里頭又香这種虫子都是花心里長的聞香就撲説着一面又
瞧他手里的針線原来是个白綾紅裏的兜肚上扎着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

綠葉五色鴛央宝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这是誰的也值的費这庅大工夫襲人向床上擻嘴兒宝釵咲道这庅大了还帶这个襲人咲道他原是不帶的所以特〻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氣热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總蓋不嚴些兒也就不怕了你說这一个就用了工夫还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的那一个呢宝釵咲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咲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〻就來說着便走了宝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〻的也坐在襲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見那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替他代刺不想林代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來与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〻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里去找襲人林代玉却來至窓外隔着紗窓往里一看只見宝玉穿着銀紅紗衫子

随便睡着在床上宝钗坐在身傍做針線傍[傍]边放着蝇帚子林代玉見了这个[光]
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用]握着嘴不敢笑出来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他这
般景况只當有什么新闻忙也来一看也要笑时忽然想起宝钗素日待他厚[甚]
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代玉不讓人怕他言語之中取笑便忙拉過他来道走
罢我想起襲人来他説午间要到池子里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偺们那里找他
去林代玉心下明白冷笑了两声只得随他走了這里宝钗只剛做了两三个
花瓣忽見宝玉在夢中喊駡説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
偏説是木石姻缘薛宝钗听了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過来笑道还沒有
醒呢宝钗摇頭襲人又笑道我才碰見林大姑娘史大姑娘他们可有[曾]進来宝
钗道沒見他们進来因向襲人笑道他们沒告訴你什么話襲人笑道左不過

是他们那些頑話有什庅正緊(經)説的宝釵咲道他们説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訢你呢你又忙〻出去了一句話未(説)完只見凤姐兒打發人来吽襲人宝釵咲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湏喚起両个了环来一同宝釵出怡紅院自往凤姐这里来果然是告訢他這話又吽他与王夫人叩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到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了不得)過王夫人急忙囬来宝玉已醒了问起原(緣)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间人静襲人方告訢宝玉〻喜不自禁又向他咲道我可看你囬家去不去了那一囬往家里走了一淌囬来就説你哥〻要贖你又説在這里没着落終久算什庅説了那庅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唬我 唬字妙尔果係明決男子何湏畏女子唬哉 從今已後我可看誰来敢吽你去襲人听了便冷咲道你到别这庅説從此已後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訢只囬了太〻就走宝玉咲道就

玉兄此論大覺痛快人心　绮園

便笑我不好你回了太〻竟去了叫別人听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沒意思

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难道作了強盜賊我也跟着(你)罢再不然还有一个死

呢人活百歲横竪要死這(的)一口氣不在(沒了也)听不見看不見就罢了宝玉听見這話

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罢〻〻不用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宝玉性情古怪听見

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寔听了尽情寔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說冒撞了連

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宝玉素喜談者问之先问他春風秋月再談及粉淡

脂瑩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宝玉談至濃快时

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

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

只顧邀名猛拚一死將来棄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

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国于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出于不淂
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踈謀少畧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
这難道也是不淂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書横在心里若朝廷
少有疵瑕他就胡談乱劝只顧他邀忠烈之心濁氣一湧即时奔死這难道也
是不淂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聖不仁那天地断不把這萬几
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
該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彀你们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
的尸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随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
人就是我死的淂时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宝玉
方合眼睡着至次日也就丢開了一日宝玉因各處遊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

死時尚知大義千古不磨之論　倚園

曲子来自己看了两遍猶不愜怀因闻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门来找時只見宝官玉官都在院内見宝玉来了都咲嘻嘻的讓坐宝玉因问齡官獨在那里衆人都告訴他說在他房里呢宝玉忙至他房内只見齡官獨自倒在炕上見他進来文風不動宝玉素習与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来身傍坐下又陪咲央他起来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来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们去我还沒有唱呢宝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来就是那日薔薇花下劃薔字那一个又見如此景况從来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来了宝官等不觧何故因问其所以宝玉便說了遂出来宝官便說道只略等一等薔二爷来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宝玉听

了心下納悶因問薔哥兒那去了宝官道才出去了一定还是齡官要什広他去変美去了宝玉听了已為奇特少站便見賈薔從外頭来了手里又提着個雀兒籠子上面扎着个小戲臺並一个雀兒興頭頭的往裡走着找齡官見了宝玉只淂站住宝玉問他是个什広雀兒会啣旗串戲臺賈薔咲道是个玉頂金豆宝玉道多少銭買的賈薔道一两八銭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宝玉坐自己往齡官房里来宝玉此刻把听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様只見賈薔進去咲道你起来瞧这个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広賈薔道買了雀兒你頑省淂天天悶悶的無个開心我先頑个你看說着便拿些穀子哄的那个雀兒在戲台上乱串啣鬼臉旗幟衆女孩子都咲道有趣獨齡官冷咲了两声賭氣仍睡去了賈薔还只管陪咲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们家把好好的人

丢了来閡在這牢坑里學這个牢什子还不算你這会子又丢个雀兒来也偏生幹这个你分明是丢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賈薔听了不覺慌起来連忙賭身立誓又道今兒我那里的香脂油蒙了心費一二两銀子買他来原説解悶就沒有想道这上頭罢了罢了放了生免免你的災病説着果然將將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还説那雀兒虽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兒在窝里你拿了他来丢这个劳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两口血来太太叫大夫来細问问你且丢这个来取咲兒偏生我這沒人管沒人理的又偏病説着又哭起来賈薔忙道昨兒晚上我问了大夫他説不相干他説吃两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这会子請他去説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这会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来我也不瞧賈薔听如此説只得又站住

宝玉見了这般景况不覺痴了这才領会了劃薔深意自己站不住他抽身走了賈薔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到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宝玉一心裁奪盤算痴〻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代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宝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恠道老爷說我是管窺蠡測昨晚說你们的眼淚单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各得眼淚罷了襲人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竟忘了不想宝玉今又提起來便咲道你可真〻有些風了宝玉默〻不对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〻暗傷不知将來葬我洒泪者為誰此皆宝玉心中所懷也不可十分忘擬且說林代玉當下見了宝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里着了魔來也不便多问因向他說道我才在旧母跟前听說明兒是薛姨娘的生日叫我順便來

问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声去宝玉道上回連大老爷的生日我也没去這会子我又去淌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这么怪热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么話他比不得大老爷這里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热只清早起到那里磕了頭吃鍾茶再[就]来起[豈]不好看宝玉未說話代玉便先咲道你看着人家赶蚊子分上也該去走走宝玉不觧忙问怎么赶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宝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来宝玉听了忙說不該我怎么睡着了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着忽見史湘雲穿的齊齊整整的走来辭說家里打發人来接他宝玉林代玉听說忙站起来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宝林兩个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是眼泪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时

薛宝釵赶来愈覓繾綣难捨还是宝釵心内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嬸娘待他家去又恐受氣因此到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门前宝玉还要往外送

每逢此时就忘却嚴父可知前云爲你们死也情愿不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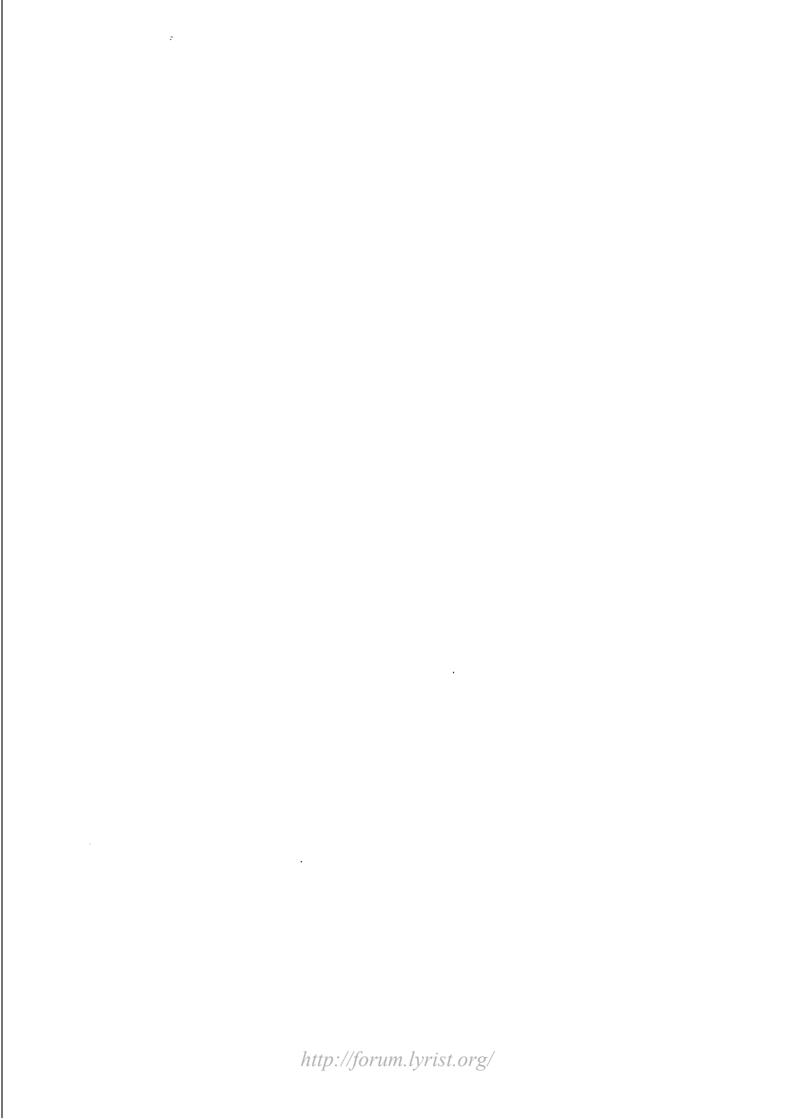
到是湘雲攔住了一时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悄〻的囑道便是老太〻想不起我来你时常提着打發人接我去宝玉連〻答應了眼看着他上車去了大家方才進来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美人用别號亦新奇花樣且韻且雅呼去覺滿口生香起社出自探春意作者已伏下回興利除弊之文也

此回絶放筆寫詩寫詞作扎着他詩復詩詞復詞扎又扎總不相犯

湘雲詩客也前回寫之其今才起社後用不即不離閑人數語數折仍歸社中何巧活之筆如此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這年賈政又点了學差擇于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过宗祠及賈母起身諸事宝玉諸子弟等送至洒泪亭却說賈政出门去後外面諸事不能多記单表宝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縦性的曠蕩真把光陰虚度歳月空添這日正無聊之際只見翠墨進来手里拿着一付花箋送与他宝玉囬道可是我忘了才說要瞧〻三妹〻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来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是凉着一点兒宝玉听說便展開花箋看时上面冩道

娣探謹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难逢詎忍就卧时漏已三轉猶徘徊于桐檻之下未妨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勞撫嘱復又数遣侍兒问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跡見賜何痌瘝惠爱之深哉今因伏几凭床處默之时因思及歷来古人中處名攻利敵之塲猶置一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于其中或竪詞壇或開吟社雖一时之偶興遂成千古之佳談娣雖不才竊同叨棲處于泉石之间而兼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惜未讌集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雅会讓余脂粉若蒙掉雪而来娣則掃花以待此謹奉

宝玉看了不覔喜的拍手笑道到是三妹々的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园中後门上值日的婆子手里

拿着一个字帖走來見了宝玉便迎上去口内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门只等着叫我送來的宝玉打開看时寫道是

不肖男　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天恩認于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処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直欲噴飯真好新鮮文字）並認得許多名园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变尽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是親男一般（皆千古未有之奇文初讀令人不解思之則噴飯）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热恐园中姑娘们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啓並叩台安男芸跪書宝玉看了笑道独他來了还有什庅人婆子道还有兩盆花兒宝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难為他想着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里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

宝釵代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里了却因芸之一字夫已將諸艷請來省却多少閑文不然必云如何請如何來則必至有犯宝玉終成重復之文矣衆人見他進來都笑説又來了一个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个念頭寫了几个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宝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該起个社的代玉道你们只管起社可別筭上我〻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誰还敢呢必得如此方是妙文○若也如宝玉説與頭説則不是代玉矣宝玉道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自管説出來大家平章這是正經大事已妙且日平章更妙的是宝玉的口角宝姐〻也出个主意林妹〻也説个話兒宝釵道你忙什庅人还不全呢妙宝釵自有主見真不誣也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门笑道雅的緊要起詩社我自荐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个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會作詩瞎乱些什庅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得既是三妹〻高興我就幫你作興起來看他又是一篇文字

分叙单傳之法也 代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咱们都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才不俗 着他寫代玉真可人也 李紈道極是何不大家起个别号彼此稱呼則雅 未起詩社先起别号 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 最妙一个花樣 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罢宝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恰且又瘰贅這里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梧桐芭蕉起个到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稱蕉下客罢众人都道别致有趣代玉笑道你们快牵了他去頓了脯子吃酒众人不觧代玉笑道古人曾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做了鹿脯来众人听了都笑起来探春因笑道你别忙中使巧話来駡人我已替你想了个極當的美号了又向众人道當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爱哭將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後

都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説都拍手叫妙林代玉抵了頭方不言語妙極趣極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香因一謔便勾出一笑号来何等妙文犹另一花樣李紈咲道我替薛大妹了也早已想了个好的也只三个字惜春迎春都問是什庅妙文迎春惜春故不能答言然不便撕之不序故捧他二人問試思近日諸豪宴集雄語偉辯之時座上或有一二愚夫不敢接談然偏好問亦真可厭之事李紈道我是封他蘅蕪君了不知你們如何探春咲道這个封号極好宝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个必有是問宝釵咲道你的号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的狠真恰當形容的尽李紈道你还是你的旧号絳洞花王就好妙極又点前文通部中從頭至末前文已过者恐去之冷落使人忘怀淂便一点未来者恐来之突然或先伏一線皆行文之妙訣也宝玉咲道小時候幹的營生还提他作什庅赧言如聞不知大时又有何营生探春道你的号多的狠又起什庅我們愛叫你什庅你就答應着就是了更妙若只管挨次一个一了乱起则成何文字另一花樣宝釵道还淂我送你个号罢有最俗的一个号却

於你最當天下难淂的是富貴又难淂的是閑散這兩樣再不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冨貴閑人也罢了宝玉咲道當不起〻〻到是随你们混叫去罢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起个什庅号迎春道我们又不大会作詩白起个号作什庅假斯文守錢虜 未看这句 探春道虽如此也起个才是宝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们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情説了大家合意我们七个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会作詩須淂讓出我们三个人去我们三个各分一件事探春咲道已有了號还只管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个罰約才好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裡地方大竟在我那里作社我虽不能作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客我作个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于是要推我

作社長我一ケ社長自然不彀必要再請两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斈
究来一位出題限韵一位謄録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们三ケ人不作若遇見
容易些的題目韵脚我们也随便作一首你们四ケ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
起若不依我〻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頼于詩詞又有薛林在前听了
這話便合己意二人皆説極是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悦服也不好强只
得依了因笑道这話也罷了只是自想好笑好〻的我起了ケ主意反叫你们
三ケ来管起我来了宝玉道既這様偺们就往稲香村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
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宝釵道也要議定几日一会才好探春道若只管会
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两三次才好宝釵点頭道一月只要两次就彀
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两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情愿到

他那里去或附就了来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衆人都道這个主意更好探春道只是原係我起的意我須得先作个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興李紈道既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此刻就狠好你就出題蓤洲限韵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随一人出題限韵竟是拈鬮公道李紈道方才我来时看見他们抬進两盆白海棠来到是好花你们何不就咏起他来（真正好題妙在未起詩社先得了題目）迎春道都还未賞先到作詩宝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是等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真詩人語）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韵說着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詩来随手一揭這首竟是一首七言律遞与衆人看了都該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个小丫頭道你随口說一个字来那丫頭正倚门

立看便說了个门字迎春咲道就是门字韵十三元了頭一个韵定要這门字說着又要了韵牌匣子過来抽出十三元一屜又命那小丫頭隨手拿四塊那了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来宝玉道这盆门两个字不大好作呢侍書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来独代玉或撫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环们嘲咲（着他单写代玉）迎春又令了环炷了一支夢甜香原来這夢甜香只有三寸来長有灯草粗細以其易烬故以此烬為限如香烬未成便要罰（好香肯能撰此）（新奇字様）一时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与迎春因问宝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宝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宝玉背着手在廻廊上踱来踱去因向代玉說道你听他们都有了代玉道你别管我宝玉又見宝釵已謄寫出来因說道了不淂香只剩了一寸了我才有了四句又向代玉道香就完了只

管蹲了在那潮地下作什広代王也不理宝玉道可顾不淂你了好歹也寫出来罢説着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们要看詩了若看完了还不交巻是必罚的宝玉道稲香老農虽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理豈不去你就評阅優劣我们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于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

咏白海棠限门盆魂痕昏

斜陽寒草帯重门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难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一点、娇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次看宝釵的是

珍重芳姿昼掩门宝釵詩全是自寫身分諷刺時事只以品行為先才技為末纖巧流蕩之詞綺靡穠艷之語一洗皆尽非不能也屑而不為也最恨近日小説中一百美人詩詞語氣只淂一了艷稿自携手甕灌苔盆胭脂洗出秋堦影氷雪招来露砌魂看他清潔自厲終不肯作一輕浮語淡極始知花更艷好極高情巨眼能几人哉乙一鳥不鳴山更幽也愁多焉

浮玉無痕看他諷刺林宝二人省手歆償白帝憑清潔看他自己收到身上来是何等身分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紈咲道到底的是蘅蕪君說着又看宝玉的道是

秋容淺淡映重门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氷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風不散愁千点這句直是自己一生心事宿雨还添泪一痕妙在終不忘代玉独倚画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宝玉再細心作只怕还有好的只是一心罣着代玉故手妥不警也大家看了宝玉說探春的好李紈才要推宝釵這詩有身分因又推代玉代玉道你們都有了李紈等看他寫道是

半捲湘簾半掩门且不說花且說看花的人起的突然別致碾氷為土玉為盆極妙料定他自与別人不同看了这句宝玉先喝起彩来只說從何處想来又看下面道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

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是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試啼痕（霊鼓傍比真逸才也且不脫落自己）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看他終結道自己一人是一人口氣逸才仙品固讓顰兒温雅沉着終是宝釵今日之作宝玉自応居末）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稿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宝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了這評的最公（話内細思則似有不服先評之意）又笑道只是蘅瀟二首还要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与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宝玉听說只得罷了李紈道従此後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韵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你們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个月每天都開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里去宝玉道到底

要起了社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特新了刁鑽古恠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詩開端就叫了海棠社罷虽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碍了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別人無話一路總不大寫薛林興頭可見他二人並不着意于此 不寫薛林正是大手筆独他二人長于詩必使他二人為之則板腐矣全是錯悞法且說襲人忽然寫到襲人真令人不解看他如何終此詩社之文因見宝玉看了字帖兒便慌〻張〻的同翠墨去了也不知是何事後来又見後门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来襲人问是那里来的婆子便將宝玉前一番緣故說了襲人听說便擺好讓他们在下房里坐了自己走到自己房內秤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錢走来都遞与那兩个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抬花兒来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吃罷那婆子们站起来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

了襲人又道後门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〻有四个原預偹里面差使的姑娘有什么差使我們吩咐去襲人咲道有什么差使今兒宝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与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叫後门小子們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里拿錢不用叫他們又往前頭混碰去婆子答應着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与史湘雲送去線頭却牽出覌者猶不理〇不知是何碟何物令人犯思奪 却見槅子上碟槽空着妙極細極因此處係依古董式様摳成槽子故無此件此槽遂空咢忘却前文此句不解 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这一个纏絲白瑪瑙碟子那去了衆人見問都你看我〻看你都想不起來半日晴雯咲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还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四巴〻的拿這个去晴雯道我何嘗不也這樣說他說這个碟子配上鮮荔枝才好看

（自然好看原該如此可恨今之有一二好花者不背象景而用）我送去三姑娘見了也説好看叫連碟子放着就沒帶來你再瞧那槅子佟上頭的一對聯珠瓶还沒収來呢秋紋咲道提起瓶來我又想起咲話我们宝二爺説声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因那日見園（子里）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揷瓶的忽然想起來説這是自己園里的才開的新鮮花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对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揷好了叫个人拿着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与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都淂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这様喜的無可無不可見人就説到底是（我的）宝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还只報怨我疼他你们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説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拿几百錢給我説我可怜見的生的单弱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几百錢是小事

难淂这亇臉面及至到了太々那里太々正和二奶々趙姨奶々周姨奶々好
些人翻箱子找太々當日年輕的(穿)(有)顏色(的)衣裳不知給那一亇一見了連衣裳也
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々在傍边湊趣兒誇宝玉又是怎庅孝敬(順)又是怎
樣知好歹有的没的話(說)了兩車話當着衆人太々自為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
嘴太々越發喜欢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々横豎(豎)也
淂却不像这亇彩頭晴雯咲道呸沒見識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
剩下的才給你々还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々的恩典晴
雯道要是我々就不要若是給别人剩下的給我也罷了一樣这屋里的人难
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下的才給我々寧可不要冲撞了太々我
也不受这口軟氣秋紋忙问給这屋里誰的我因為前兒病了几天家去了不

知是給誰的好姐〻你告訴我知道〻〻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难到你这会子退
还太〻去不成秋紋咲道胡説我白听了喜欢〻〻那怕給这屋里的狗剩下
的我只領太〻的恩典也不犯管别的事衆人听了都咲道罵的巧可不是給
了那西洋花点子哈吧兒了襲人咲道你們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
咲打牙兒一个〻不知怎麼死呢秋紋咲道原来姐〻得了我寔在不知道我
陪个不是罢襲人咲道少輕狂罢你們誰取了碟子来是正緊經 看他忽然夾寫女兒喁〻一段
總不脫落正事所謂此書一回是兩段〻〻中都有無限事体或有一語透至
一回者或有反補上回者錯綜穿揷從不一氣直起直瀉至終爲了
麝月道那瓶得空兒也該收来了老太〻屋里还罢了太〻屋里人多手雜别
人还可以趙姨奶〻一夥的人見是这屋里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坏了才罢
太〻也不大管这些不如早些收来正緊径晴雯听説便擲下針黹道这話到是

等我取去秋紋道还是我取去罢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咲道我偏取一遭兒
去是巧踪兒你们都淂了难道不許我淂一遭兒麝月咲道通共秋了頭淂了
一遭兒衣裳那里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我衣裳不成晴雯冷咲道虽然碰不見我
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个月也把太太的公費里分出二两銀子来給
我也定不淂說省又咲道你们别和我粧神弄鬼的什么事兒我不知道一面說
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来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来襲人打点齊備
東西叫過本處的一个老宋媽媽来（宋送也隨事生文妙）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
了出门的衣裳来如今打發你与史姑娘送東西去那宋嬷嬷道姑娘只管交
給我有話說与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的襲人听說便端過两个小掐絲盒
子来先揭開一个里面裝的是紅菱和鷄頭（米妙）两樣鮮菓子又那一个是一碟子

桂花糖蒸新栗粉糕又説道这都是今年偺们这里園里新結的果子宝二爺送来与姑娘嚐〻再前日姑娘説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罢妙隱这一件公案余想襲人必要瑪瑙碟子盛去何必驕奢輕薄如是耶固有此一案則無怪矣这絹色兒里頭是姑娘上日叫我作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能着罢替我们請安替二爺问好就是了宗婳〻道宝二爷不知还有什庅説的姑娘再问〻去回来又别説忘了襲人因问秋紋方才可見在三姑娘那里秋紋道他们都在那里商議起什庅詩社呢又都作詩想来沒話你只去罢宗婳〻听了便拿了東西出去另外穿帶了襲人又囑咐他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等着呢宗媽去後不在話下宝玉回来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内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〻与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宝玉〻〻听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里有件事只是

想不起来虧你提起来正要請他去這詩社里若少了他还有什庅意思襲人

劝道什庅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们自在家里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

●他要来又不得他不来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宝玉道不妨事

我回老太々打發人接他去正說着宗媽々已經回来回復道生受与襲人道

乏又說问二爺作什庅呢我說和姑娘们起什庅詩社作詩呢史姑娘說他们

作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的宝玉听了立身便往賈母處来立逼着叫人

接去賈母因說今而天晚了明日一早再去宝玉只得罢了回来悶々的次日

一早便又往賈母處来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才来宝玉方放了心見

面时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与他詩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别給他詩看先

說与他韵他後来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还要罰他一个東道

再説史湘雲道你们忘了請我々還要罰你们呢就拿韵来我虽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愿衆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欢都埋怨昨日怎么忘了他遂忙告訴他韵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删改一面只管和人説着話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随便的紙筆録出（可見起是好文字不曾怎樣就有了越用工夫越講究筆墨終成塗雅）先笑説道我却依韵和了兩首（更奇想前四律已將形容尽矣一首犹恐重犯不知二首又從何處着筆）好歹我却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説着遞与衆人々々道我们四首也算想絶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到美了兩首那里有許多話説必要重了我们一面説一面看时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門（落想便新奇不落彼四套）種得藍田玉一盆（好盆字押得更稳總不落彼三套）自是霜娥偏愛冷（又不脱自己將來形景）非關倩女亦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拍案叫絶壓倒群芳在此一句）

雨漬添来隅宿痕却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 真好 其二 蘅芷堦

通蘿薜门也宜墻角也宜盆 更好 花因喜潔难尋偶人為悲秋易断魂玉燭滴

乾風里泪晶簾隅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訢無奈虛廊夜色昏 二首真〻可壓卷 詩是好

詩文是奇〻怪〻之文据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末壓卷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讃到了都說这

个不枉作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个東道就讓

我先邀一社可使得的衆人道这更妙了因又将昨日的詩与他評論了一回至晚

宝釵将湘雲邀往蘅蕪苑安歇去湘雲灯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宝釵听他說

了半日皆不妥當 却于此刻方寫宝釵 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頑意兒也

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淂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里你又

作不淂主一个月通共那几串錢你还不勾盤纏呢这会子又幹这沒要緊的

事你嬸子听見了越發報怨你了况且你就都拿出来做这个東道也是不勾
难道為这个家去要不成还是往这里要呢一夕話提醒了湘雲到躊躕起来
宝釵道这个我已經有个主意我们當舖里有个夥計他家田上出的狠好的
肥螃蠏前兒送了几斤来現在这里的人從老太〻起連上園里的人有多少
半都是愛吃螃蠏的前日姨娘还說要請老太〻在園里賞桂花吃螃蠏因為
有事还沒有請呢你如今且把詩社别題起只管普通一請等他们散了偺们
有多少詩作不得的我和我哥〻說要几簍極肥極大的螃蠏来再往舖子里
取上几罈好酒再備上四五棹菓碟子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听了心
中自是感服極讃他想的週到宝釵又咲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
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偺们兩个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们辦

去的湘雲忙咲道好姐〻你这樣説倒多心[是你]待我了凴他怎庅糊塗連个好歹也不知还成个人了我若不把姐〻當作親姐〻一樣看上囬那些家常話煩难事也不肯尽情告訴你了宝釵听説便吽一个婆子来出去和大爺説依前日的大螃蠏要几簍来明日飯後請老太〻姨娘賞桂花你説大爺好歹别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人了 必得如此叮嚀阿獃兄方記得 那婆子出去説明回来無話这里宝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過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些刁鑚古恠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韵了若題[月過]過于新巧韵過于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説熟話更不可過于求生只要頭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究竟这也算不得什庅还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閑了倒是于你我深有益的書看几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着因咲道我如今心里想着昨日作了

海棠詩我如今要作个菊花詩如何宝釵道菊花到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着恐怕落套宝釵想了一想説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為賓以人為主竟擬出几个題目来都是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〻〻便用菊字虚字就用通用（人事双）関的如此又是詠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没作過也不能落套賦景詠物两関着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却狠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虚字才好你先想一个我听〻宝釵想了一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个菊影可使得宝釵道也罢了只是也有人作過若題目多这个也真（算）的上我又有了一个湘雲道快説出来宝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説道我也有了（一个）訪菊如何宝釵也讃有趣因説道越性擬出十个来寫上再来説着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宝釵便念一时湊了十个湘雲看了一遍又

咲道十个还不成幅越性凑成十二个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画册頁一様宝
釵听説又想了两个一共凑成十二个又説道既这様越性編出他个次序先後
来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个菊譜了宝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
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对菊相
對而興有餘故折来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覚菊無彩色第六
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画菊既為菊如是碌碌究竟
不知菊有何妙処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如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
便是簪菊如此人事虽尽犹有菊之可詠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
末卷便以残菊總収前題之盛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説将
題目録出又看了一回又问該限何韵宝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韵的分明有好

詩何苦為韻所縛咱們別学那小家子派頭只出題不拘韻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奇邦难人湘雲道这話狠是这樣大家的詩还進一層但只咱們五丁人这十二丁題目难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宝釵道那也太难人了將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作那一丁就作那一丁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後赶着又作罰他就完了湘雲道这到也罢了二人商議妥貼方才息灯安寢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題曰菊花詩螃蟹詠偽自太君前阿凤若許诙諧中不失体夗央平兒寵婢中多少放肆之迎合取樂寫來似难入題却輕輕用美水戲魚之看花等遊玩事及王夫人云这里凤大一句收住入題並無纖毫牽強此重作輕抹法也妙極好看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宝釵湘雲二人計議已妥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道是他有興頭須要擾[領]他这雅興（若在世俗小家則云你是客在我們舍下怎麼反擾你的呢一何可笑）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凤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位[處]好（必如此問方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必是王夫人如此答方妙）凤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里的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看水眼也清亮（智者樂水豈其然乎）賈母听了說这話狠是說着就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原來这藕香榭盖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曲廊可通

亦是跨水接岸後面又有曲折竹橋暗接衆人上了竹橋凤姐忙上来挽着賈母口里説老祖宗只管邁大步走不相干的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喳的如見

其勢如臨其上飛走過者必形容不到

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杆外另放着两張竹案一ケ上面設着杯筯酒具一ケ上頭設着茶筅茶盂各色茶具那边有两三ケ丫頭煽風炉煮茶这一边另外几ケ丫頭也煽風炉燙酒呢賈母喜的忙問这茶想的到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笑道这是宝姐〻帮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説这ケ孩子細致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説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对子命人念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槳　菱藕香深寫竹橋

妙極此處忽有補出一處不入賈政試才一回皆錯綜其事不作一直筆也

賈母听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里也有這庅一个亭子叫做什庅枕霞閣我那也只像他們這庅大年紀时同姊妹們天〻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几乎沒淹死好容易就了上來到底被那木釘把頭磞破了如今這鬓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殘破了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話不得了誰知竟好了凤姐不等人說先咲道那时要活不得如今這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磞出那个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个窩兒因為萬福萬寿盛滿了所以到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与衆人都咲軟了看他忽用賈母數語閑〻又補出此書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釵的一般令人還憶不能一見余則將欵補出枕霞閣中十二釵來豈不又添一部新書

賈母咲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咲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凤

姐咲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里討老祖宗咲一咲開々心一高興多吃兩个就無妨了賈母咲道明兒吽你日夜跟着我々到常咲々覺的開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咲道賈老太々因為喜欢他才惛的他这樣还这樣說他明兒越發無禮了賈母咲道我喜欢他这樣況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这樣橫竪礼體不錯就罷沒的到吽他從神兒似的作什広（近之暴發專講理法竟不知礼法此似無礼而礼法井々所謂整瓶不動半瓶搖又日習慣成自然真不謬也）說着一齊進入亭子献過茶风姐忙着搭棹子要孟筯上面一棹賈母薛姨媽宝釵代玉宝玉東边一棹史湘雲王夫人迎探惜西边靠门一棹李紈和风姐的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棹上伺候风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旧放在蒸籠里拿十个來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頭次讓

薛姨娘〻〻〻道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讓凤姐便奉与賈母二次的便
与宝玉又說把酒燙的滚热的拿来又命小丫頭们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薰
的菉豆面子来預備洗手史湘雲陪着吃了一个就下坐来讓人又出至外頭
令人盛两盤子与趙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凤姐走来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
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令人在那边廊上擺了两桌
讓夗央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夗央因向凤姐咲道二奶〻在这里伺候我
们可吃去了凤姐兒道你们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着史湘雲仍入了席
凤姐和李紈也胡乱應个景兒凤姐仍是下来張羅一时出至廊上夗央等正
吃的高興見他来了夗央等站起来道奶〻又出来作什麽讓我们也受用一
会子凤姐咲道夗央小蹄子越發坏了我替你當差到不領情还報怨我还不

快斟一鍾酒来我喝呢夗央咲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凤姐唇边凤姐一揚脖
子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凤姐唇边那凤姐也吃了平兒早剔
了一壳黄子送来凤姐道多到些薑醋一面也吃了咲道你们坐着吃罢我可
去了夗央咲道好没臉吃我们的東西凤姐兒咲道你和我少作怪你知道你
璉二爺爱上了你要和老太〻討了你作小老婆呢夗央道啐这也是作奶〻
説出来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筭不得説着赶来就要抹凤姐兒央道好姐
〻饒我这一遭兒罷琥珀咲道夗丫頭要去了平丫頭还饒他你们看〻他沒
有吃了兩个螃蟹到喝了一碟子醋他也筭不会攬酸了平兒手里正剥了
满黄的螃蟹听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照着琥珀臉上抹来口内咲罵我把
你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咲着往傍边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

恰的抹在凤姐兒腮上凤姐兒正和鸳鸯嘲笑不妨唬了一跳嗳哟了一声衆
人掌不住都哈ゞ的大笑起来凤姐也禁不住笑骂道瞎娼婦吃離了眼了混
抹你娘的平兒忙赶過来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鸳鸯道阿弥陀佛这是个報
應賈母那边听見一叠声问見了什么这樣樂告訴我们也笑ゞ鸳鸯等忙高声
笑回道二奶ゞ来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的螃蟹黄子主子奴
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听了也笑起来賈母笑道你们看他可憐見的把
那小腿子脐子給他点子吃也就完了鸳鸯等笑着答應了高声又説道这滿
棹子的腿子二奶ゞ只管吃就是了凤姐洗了臉走来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
回代玉独不敢多吃只吃了一点兒夾子肉就下来了賈母一时不吃了大家
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回賈母

說这里風大才又吃了螃蟹老太〻还是回房去歇〻罢了若高興明日再来逛〻賈母听了咲道正是呢我怕你们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们的興既这広說偺们就都去罢回頭又嘱咐湘雲別讓你宝哥〻林姐〻多吃了湘雲答應着又嘱咐湘雲宝釵二人說你两个也別多吃那東西虽好吃不是什広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着送出園外仍旧回来令將残席収什了另摆宝玉道也不摆罢偺们且作詩把那大團圓桌就放在當中酒菜都放着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大家去吃不愛的散坐豈不便宜宝釵道这話極是湘雲道虽如此說还有別人因又命另摆一桌揀了熱螃蟹来請襲人紫鵑司棋侍書入画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两條花毡命答應的婆子並小了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随意吃喝等使喚再来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墻上

衆人看了都說新奇固新奇只怕作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韵的原故說了一番宝玉道這才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韵林代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令人搬了一个綉墩倚欄杆坐着拿着釣杆釣魚宝釵手里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窓檻上掐了桂蘂擲向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立在垂柳中看鷗鷺迎春又独在花陰下拿着花針穿茉莉花（看他各人各式亦如画家有孤聳独出則有攢三聚五疎疎密密直是一幅百美图）宝玉又看了一回代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宝釵傍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剝了一殼肉給他吃代玉放下釣杆走至座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寫壺非寫壺乃寫代玉）揀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不妙杯托寫杯乃寫代玉揀字有神理益代玉不善飲此任興也）丫环看見

知他要飲酒忙自走上來斟代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斟這才有趣兒説着便斟了半盞看时却是黄酒因説道我吃了一点子螃蠏覺得心口微〻的疼須得熱〻的喝口燒酒宝玉忙道有燒酒便令將那合欢花浸的酒燙一壺來（傷哉作者猶記矮頔舫前以合欢花釀酒乎屈指二十年矣）代玉也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宝釵也走過來另拿了一支杯來也飲了一口便蘸筆至墻上把頭一个憶菊勾了底下又贅了一个蘅字（妙極韵極）宝玉忙道好姐〻第二个我已經有了四句了你讓我作罢宝釵咲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代玉也不説話接過筆來把八（第）个问菊勾了接着把十一（第）个菊夢也勾了也贅一个瀟字（这兩个妙題料定代玉必喜豈讓人作去）弐宝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个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个絳字探春走來看〻道竟沒有人作簪菊讓我作这簪菊又指着宝玉咲道才宣過總不許帶

出閨閣字樣来你可要留神說着只見史湘雲走来将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个都勾了也贅上一个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个号湘雲笑道我們家里如今虽有几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来也没趣（近之不讀書暴發户〻偏愛起一别号一咲）宝釵笑道方才老太〻說你們家也有这个水亭叫秋霽閣（枕霞）难道不是你的如今虽没了你到底是旧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宝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将湘字抹了改了一个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来都交与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来一併謄録出来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的号李紈等從頭看到

憶菊　蘅蕪君（真用此号拙極）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断腸詩空籬旧圃秋無跡瘦月清霜夢有知念〻

心隨帰雁遠寥〻坐听晚砧痴誰憐為我黄花病慰語重阳会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閑趁霜晴試一遊酒杯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边何處秋蠟屐
遠來情得〻冷吟不尽興悠〻黄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掛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携鋤秋圃自移来籬畔庭前故〻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犹喜帶霜開冷吟
秋色詩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知井逕絶塵埃

對菊　枕霞旧友

別圃移来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数去
更無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対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旧友

弹琴酌酒喜堪俦几案婷ゝ点缀幽隔座香分三逕露抛書人对一枝秋霜清

紙帳来新夢圃冷斜陽憶旧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畄

咏菊　　瀟湘妃子

無頼詩魔昏曉侵遶籬欹石自沉音毫端運秀臨霜寫口齒噙香對月吟滿紙

自怜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平章後千古高風説到今

画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点墨攢花染出几痕霜淡濃

神会風前影跳脱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閑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阳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〻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様花開爲底遲圃露
庭霜何寂寞鴻帰蛩病可想思休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片語时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〻忙折来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髪
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凭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旧友

秋光叠〻復重〻潜度偷移三逕中窓隔疎灯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
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休踏碎凭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覚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旧还尋陶令盟睡去

依々隨雁斷驚迴故々惱蛩鳴醒时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残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才过小雪时蔕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半床落月蛩声病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歳秋凤知再会暫时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已李紈笑道等我從公評来通篇看来各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惱不淂要推瀟湘妃子為魁了然後簪菊对菊供菊画菊憶菊次之宝玉听説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代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傷于纖巧些李紈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代玉道據我看来頭一句好到底是圓冷斜阳憶旧遊这句背面傳粉抛書人对一枝秋已經妙絕将供菊説完没处再説故翻回来

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透李紈咲道固如此說你的口齒噙香句也敵的过了探春又道到底要寔蘅蕪君沉着秋無迹夢有知把个憶字竟烘染出来了宝釵咲道你的短鬢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个縫兒也沒了湘雲道偺誰隱為底遲真个把个菊花问的無言可对李紈咲道你的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时也不能别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咲了宝玉咲道我又落第难到誰家種何处秋蠟屐遠来冷吟不尽都不是訪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齒噙香对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鬢葛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这几句就是了（總寫宝玉 不及似絶）又道明兒闲了我一个人作出十二首来李紈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这几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热蟹来就在大圓桌子上吃了一回宝玉咲道今日持螯

賞桂亦不可無詩全是他忙全是他不及妙極我已吟成誰还敢作呢説着便忙洗了手提

筆寫出且莫看詩只看他偏于如許一大回詩後又寫一回詩豈丑人想的到的衆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凉潑醋擂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横行公子却無腸臍间

積冷饞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代玉笑道这樣的詩要一百首也有看他这一説宝玉笑道你这会子才力已尽不

能作了还貶人家代玉听了並不荅言也不思索提起筆来一揮已有了一首

衆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双双滿殼凸紅脂塊塊香多肉

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劝我千觴对斟佳品酧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

宝玉看了正喝彩代玉便一把撕了令人燒去因笑道我的不及你的我燒了

他你那了狠好比方才的菊花詩还好你留着他給人看宝釵接着咲道我也
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寫出来取咲兒罢說着也寫了出来大家看时寫道是
桂靄桐陰坐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黄
看到這里衆人不禁叫絶宝玉道寫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又看底下道
酒未敵腥还用菊性妨積冷定須薑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衆人看畢都說这是食螃蟹絶唱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才筭是大才只是
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兒復進园来不知作什庅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巻之

第三十九回

村姥〻是信口開河合　情哥〻偏尋根究底

話説衆人見平兒来了都説你们奶〻作什庅呢怎庅不来了平兒咲道他那里淂空兒来因為説沒有好生吃淂又不淂来所以呌我来问还有沒有呌我要几个拿了家去吃罢湘雲道有多着呢忙令人拿了十个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几个團臍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着他咲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边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顕見淂只有凤丫頭就不听我的話了説着又命嬷〻们先送了盒子去就説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时拿了盒子回来説二奶〻説呌奶〻和姑

娘们别咲説話要嘴吃这个盒子里是方才旧太太那里送来的菱粉糕和鸡油捲兒給奶奶姑娘们吃的又向平兒道説使你来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劝你少喝一杯兒罢平兒咲道多喝了又把我怎庅樣一面説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紈攬着他咲道可惜这庅个好體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淂屋里使唤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作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宝釵湘雲等吃喝一面回頭咲道奶奶别只摸索的我怪癢的李氏道嗳喲這硬的是什庅平兒道鑰匙李氏道什庅鑰匙要緊梯己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説咲有个唐僧取經就有个白馬来馱他刘智遠打天下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有个凤丫頭就有个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総鑰匙还要这鑰匙作什庅平兒咲道奶奶吃了酒又拿了我来打趣着取咲兒了宝釵咲道这到是真話我们

没事評論起人来你们这几个都是百个里頭挑不出一个来的妙在各人有各
人的好處李紈道大小都有个天理比如老太太屋里要没那个夗央如何使
淂從太太起那一个敢駁老太太的回現在他敢駁回偏老太太只听他一个
人的話老太太那些穿的帶的別人不記淂他都記淂要不是他經管着不知叫
人誆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虽然这樣到常替人説好話兒还到不
依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太昨兒还説呢他比我们还強呢平兒道那原是
个好的我们那里比的上他宝玉道太太屋里的彩霞是个老實人探春道可
不是外頭老實心里有数兒太太是那広佛爷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
几百一應事他提着太太行連老爷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
太忘了他背地里告訴太太李紈道那也罷了指着宝玉道这一个小爷屋里

要不是襲人你們估量到个什庅田地风了頭就是楚霸王也淂这兩支膀子
好拿千斤呢他不是這了頭就淂这庅週到了平兒咲道先时賠了四个了頭
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个孤鬼了李紈道你到是有造化的风了頭也是
有造化的想當初你大爷在日何曾也没兩个人你們看我还是那容不下人
的天天只見他兩个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爷一没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
一个守淂住我到有个膀背說着滴下淚来衆人都道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
到好說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約往賈母王夫人処問安衆婆子了頭打掃亭子
収拾杯盤襲人和平兒同往前去讓平兒到房里坐坐便問道这个月的月錢
為什庅还不放平兒見問忙悄悄說道遲兩天就放了这个月的月錢我們奶
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了等利錢収齊了才放呢你可不許告訴一个人去襲

人咲道難道他还短錢使何苦还操這心平兒咲道這几年拿着這一項銀子他的月例公費放出去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咲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獃〻的等着平兒道你又説没良心的話你难道还少錢使襲人道我虽不少只是我也没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个平兒道你倘若有要緊的事用錢使時我那里还有几兩銀子你先拿来使明兒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时也用不着怕一时要用起来不彀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着一逕出了园门来至家内只見凤姐兒不在房里忽見上回来打抽豐的那刘姥〻和板兒又来了坐在那边屋里还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三个了頭在地下倒口袋里的枣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来都忙站起来了妙又上回是先見平兒後見凤姐此則先見凤姐後見平兒也何錯綜巧妙得

情淂理之至耶

刘姥〻因上次来过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来问姑娘好又説家里都问好早要来請姑奶〻的安看姑娘来的因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石粮食瓜菓菜蔬也豐盛这是頭一起摘下来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〻姑娘們嚐〻姑娘們天〻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这个吃个野意兒也筭是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也坐了又讓張嬸子周大娘坐又令小丫頭子到茶去周瑞張材两家的因咲道姑娘今兒臉上有些〻春色眼圈兒都紅了平兒咲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〻和姑娘們只是拉着死灌不淂已喝了两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咲道我到想着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兒再有人請姑娘可待了我去罢説着大家都咲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蠏了一斤只好秤了两个三个这麽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

斤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〻下〻只怕还不勾罷平兒道那里勾不过都是有名
兒的吃兩个子那些散衆的也沒有摸着吃的也少刘姥〻道这樣螃蟹今年
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〻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到有二
十多兩銀子阿弥陀佛这一頓的钱勾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平兒因問想是
見过奶〻了（寫平兒伶俐如此）刘姥〻道見过了叫我们等着呢說着又往窓外看天
氣（是八月中当開窓时細緻之甚）說道天好早晚了我们也去罢别出不去城才是飢荒呢周
瑞家的道这話到是我替你瞧〻去說着一逕去了半日方來咲道可是你老
的福來了竟投了这兩个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庅樣周瑞家的咲道二奶〻
在老太〻的跟前呢我原是悄〻的告訴二奶〻刘姥〻要家去呢怕完（晚）了赶
不出城去二奶〻說大遠的难為他扛了那些沉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兒

再去这可不是投上二奶〻的緣了这也罢了偏生老太〻听見了又问刘姥〻是誰二奶〻便四明白了老太〻説我正想个積古的老人家説話兒請了来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天〔投〕上緣分了説着推刘姥〻下来前去刘姥〻道我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説我去了罢平兒道你快去罢不相干的我们老太〻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个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説着同周瑞家的引了刘姥〻往賈母这边来二门口該班的小厮们見了平兒出来都站起来了又有两个跑上来赶着平兒叫姑娘

想这一个姑娘非下称上之姑娘也按北俗以姑母曰姑〻南俗曰娘〻此姑娘字是姑〻娘〻之称每見大家風俗多有小童称少主妾曰姑〻娘〻者按此書中若干人説話語氣及動用前照飲食諸類皆東西南北互相兼用此姑娘〻之称亦南北相兼而用無疑矣

平兒问又説什庅那小厮咲道这会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了等着我去請大

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的(得)平兒道你們到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个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纏前兒住兒去了二爷偏生叫他叫不着我應起來了还說我作了情你今兒又來了分明几回没寫到賈璉今忽閑中一語便補得賈璉这边天天閙熱令人却如看見听見一般所謂不寫之寫也刘姥姥眼中耳中又一番識面奇妙之甚

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兒一早来听着我还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晒着屁股再来你这一去帶个信兒給旺兒就說奶奶的話问着他那剩的利錢明兒若不交了(上)来奶奶也不要了就越(索)性送他使罷交代过襲人的話看他如此說真比凤姐又甚一層李紈之語不謬也不知阿凤何等福得此一人那小厮欢天喜地答應(着)去了平兒等来至賈母房中彼时大观園中姊妹们都在賈母前承奉妙極連宝玉一併美入姊妹隊中了刘姥姥進去只見滿屋里珠圍翠繞花枝招展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歪着一位老婆婆身

後坐着一个紗羅裹的美人一般的一个丫嬛在那里搥腿凤姐兒站着正説咲奇々怪々文章在刘姥々眼中以為阿凤至尊至貴普天下人独該站着説阿凤独坐才是如何今見阿凤独站我真妙文字

刘姥々便知是賈母了忙上来陪着咲道了萬福口里説請老壽星安更妙賈母之号何其多耶在諸人口中則曰老太々在阿凤口中則曰老祖宗在僧尼口中則日老菩薩在刘姥々口中則日老壽星者却似有數人想去則皆賈母難得如此各尽其妙刘姥々亦善應接

賈母亦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过椅子来坐着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仍字妙蓋有上文故也不知教訓者来看此句

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神妙之極看官至此必愁賈母以何相稱誰知公然曰老親家何等現成何等大方何等有情理若云作者心中編出余斷々不信何也蓋編得出者斷不能有这等情理

刘姥々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这庅大年紀了还这庅健壮比我大好几歲呢我要到這庅大年紀还不知怎庅動不得呢

刘姥々咲道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々生来是享福的若我们也这樣那

是村庄中人語蓋謂於賈母特增一稱呼及先印作者篆寫田舍者脂硯曾目矣

鑑堂

些庄家活也沒人作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还好刘姥〻道都还好就是今年左边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们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们來了我怕人咲我〻都不会不过嚼的動的吃两口睡一覺悶了时和这些孫子孫女兒頑咲一回就完了刘姥〻咲道这正是老太〻的福了我们想这広肴也不能賈母道什広福不过是个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咲了賈母又咲道我才听見凤哥兒說你帶了好些瓜菜來叫他快着收拾去了我正想个地里現擷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们田地里的好吃刘姥〻咲道这是野意兒不过吃个新鮮依我们想魚肉吃只就吃不起賈母又道今兒既認肴了親别空〻兒的就去不嫌我这里就住一两天再去我们也有个園子〻〻里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嚐〻帶些家去你也

笑看親戚一淌风姐兒見賈母喜欢也忙留道我们这里虽不比你们的場院大空屋子还有两间你住两天罢把你们那里的新闻故事兒說些与我们老太太听听賈母笑道风丫頭别拿他取笑兒他是鄉屯里的人老寔那里擱的住你打趣他說着又命人去先抓菓子与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么兒们帶他外頭頑去刘姥姥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闻的事情說与賈母賈母亦發得了趣味正說着风姐兒便令人来請刘姥姥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几樣命人送過去与刘姥姥吃风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过来夗央忙令老婆子帶了刘姥姥去洗了澡自己挑了两件随常的衣服令給刘姥姥換上（一段夗央身分權勢心机口寫賈母也）那刘姥姥那里見过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来坐在賈母榻上又搜尋些話

出來說彼时宝玉姊妹们也都在這里坐着他们何曾听見过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还好听那刘姥姥〻虽是个村野人却生來的有些見識况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个賈母高兴第二見这些哥兒姐兒们都爱听便沒了說的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们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里雨里那有个坐着的空兒天〻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歇馬凉亭什么奇〻怪〻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几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还沒出房门只听外頭柴草响我想着必定是有人偷柴草來了我爬着窓戶眼兒一瞧却不是我们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过路的客人们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刘姥姥〻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个什么人原來是一个十七八歲的極標

緻的一个小姑娘梳着溜油光的(頭)穿着大紅襖兒白綾裙(子)子(刘姥々口氣如此)劉說道

這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說不相干的別唬着老太々賈母等听了忙问怎庅了了妳回說南院馬棚里走了水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胆小的听了这个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唬的口內念佛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过來請安又回說已經下去了老太々請進房去罢賈母足的(直等)看着火光息了方領衆人進來(一段為後回作引然偏于宝玉是听時截住)

宝玉且忙着问刘姥々那女孩兒大雪地作什庅抽柴草倘或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才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还问呢別說这个了再說別的罢宝玉听說心內虽不樂也只得罢了刘姥々便又想了一篇說道我們庄子東边庄上有个老奶々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々吃齋念佛誰知就

感動了観音菩薩夜里來托夢說你这樣虔心原來你該絕後的如今奏了玉
皇給你个孫子原来这老奶〻只有一个兒子这兒子也只一个兒子好容易
养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庅似的後果然又養了一个今年才十三四歲
生的雪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这些神佛有的这一夕話寔合了賈母
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听住了宝玉心中只記罣着抽柴的故事因悶〻
的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〻偺們回去商議着邀一社又还了
席也請老太〻賞菊花何如宝玉笑道老太〻說了还要擺酒还史妹〻的席
叫偺们坐陪呢等着吃了老太〻的偺们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
老太〻未必高興宝玉道老太〻又喜欢下雨下雪的不如偺们等下頭場雪
請老太〻賞雪豈不好偺们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代玉忙笑道偺们雪下

此從還魂記套來未免可惜　鑑堂

吟詩依我說还不如奠（美）一捆柴火雪下抽柴还更有趣兒呢說着宝釵等都咲了宝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时散了背地里宝玉足的（到底）拉了刘姥姥細问那女孩兒是誰刘姥姥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们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个小詞堂里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个什麼老爷說着又想名姓宝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刘姥姥道这老爷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茗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爷太太愛如珍宝可惜这茗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宝玉听了跌足嘆惜又问後来怎麼樣刘姥姥道因為老爷太太思念不尽便盖了这祠堂塑了这茗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庙也爛了那个像就成了精宝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刘姥姥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不是哥兒說我们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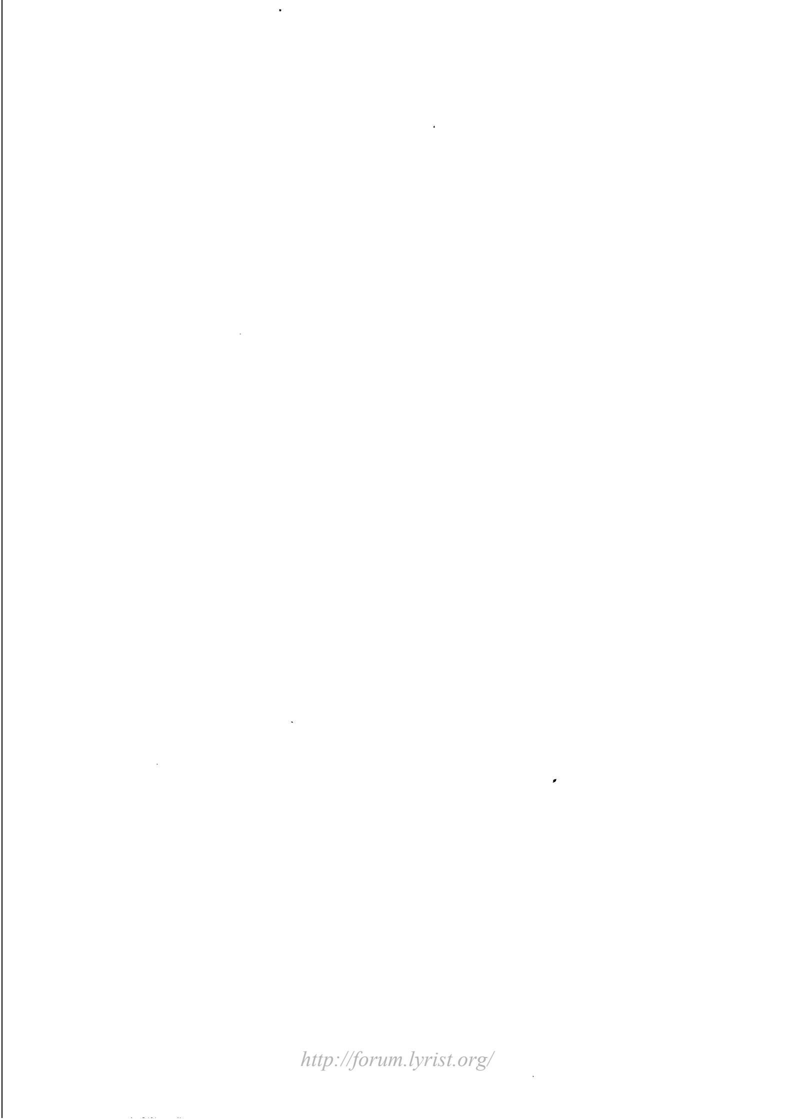
當他成精他时常变了人出来各村庄店道上闲逛我才説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们村庄上的人还商議着要打了这塑像平了廟呢宝玉忙道快别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刘姥々道幸亏哥兒告訴我々明兒回去告訴他们就是了宝玉道我们老太々太々都是善人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爱修庙塑神的我明兒做一个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这廟脩盖再粧潢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刘姥々道若这樣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几个錢使了宝玉又问他地名庄名来往遠近坐落何方刘姥々便順口胡謅了出来宝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筭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来給了茗烟几百錢按着刘姥々説的方向地名着茗烟去先踏看明白回来再做主意那茗烟去後宝玉左等也不来又等也不来急的热鍋上的螞蟻一般好

瘟神之說作者藉色中人也故不云耶 鑑堂

容易尋到日落方見茗烟興々頭々的回来宝玉忙问可有廟了茗烟咲道爷听的不明白呌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爷說的一樣所以找了一日我到東北上田埂子上才有一个破廟宝玉听說喜的眉開眼咲忙說道刘姥々有年紀的人一时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门却道是朝南開的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没好氣一見这个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唬的我跑出来了活似真的一般宝玉喜的咲道他能变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拍手道那里有什庅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宝玉听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个無用的殺才这点子事也幹不来茗烟道二爺又不知看了什庅書或者听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这件沒頭脑的事派我去碰頭怎庅說我沒用呢宝玉見他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閑了你再找去若是

他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真是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隲我必重〻的賞你正

說着只見二門上的小厮來老太〻房里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宝玉听了忙進來看时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宝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家姊妹商議給史湘雲还席宝玉因說道我有个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数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几樣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桌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个什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賈母听了說狠是忙命傳与厨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作了按着人数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里吃商議之间早又掌灯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这日天氣清朗李紈侵晨先

起来看着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尽是八月 並擦抹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
豐兒帶了刘姥ゝ板兒進来說大奶ゝ到忙的緊李紈咲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
只忙着要去刘姥ゝ咲道老太ゝ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几把
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ゝ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着
的拿下来使一天罷奶ゝ原該親自来的因和太ゝ說話呢請大奶ゝ開了帶
着人搬罷李氏便令素雲接了鑰匙又令婆子出去把二门上的小厮叫几个
来李氏站在大观楼下往上看令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ゝゝ往下抬小厮
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来李紈道好生着别慌ゝ張ゝ鬼赶
来似的仔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刘姥ゝ咲道姥ゝ你也上去瞧ゝ刘姥ゝ听
說巴不得一声兒便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里面只見烏壓ゝ的堆着些圍屏

念了幾聲佛後妙 鑑堂

如揀大紅者喻賈母正在重灼時也決知 鑑堂

棹椅大小花灯之類，虽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几声佛，便下来了。然後鎖上门，一齊纔下来。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性把舡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了下来預備着。衆人答應，復又開了，色色的搬了下来。令小厮傳駕娘们到舡塢里撑出两支船来。正乱着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群人進来了。李紈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到進来了，我只當还沒梳頭呢，纔擷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捧过一个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来，里面盛着各色的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于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刘姥姥，忙笑道：过来帶花兒。一語未完，风姐便拉过刘姥姥来，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着，將一盤子花橫三竪四的給他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的不住。刘姥姥笑道：我这頭也不知修了什么福，今兒这樣体面起来。衆人笑道：你还不拔下来摔到

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个老妖精了刘姥〻咲道我虽老了年輕时也風流愛个花兒粉兒的今兒老風流纔好說咲之间已來至沁芳亭子上了妚們抱了一个大錦褥子來鋪在欄干榻板上賈母倚柱坐下命刘姥〻也坐在傍边因问他这园子好不好刘姥〻念佛說道我们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画兒貼时常閑了大家都說怎庅得也到画兒上去逛〻想着那个画兒也不过是假的那里有这个真地方呢誰知我今兒進这园里一瞧竟比那画兒还强十陪怎庅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園子画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们見〻死了也得好處賈母听說便指着惜春咲道你瞧我这个小孫女兒他就会画等明兒叫他画一張如何刘姥〻听了喜的忙跑过來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这庅大年紀兒又这庅个好模樣还有这个能幹别是个神仙脫生的罢賈母

才說嘴就〻打嘴此阅歷得者不能道
鑑堂

少歇一回自然領着刘姥〻都見識〻〻先到了瀟湘舘一進门只見兩边翠竹夹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间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刘姥〻讓出路来与賈母衆人走自己却逕趄土地琥珀拉着他說道姥〻你上来走仔細蒼苔滑了刘姥〻道不相干的我们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罢可惜你们的那綉鞋别沾臟了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妨底下果蹅滑了咕咚一跤跌倒衆人拍手都哈〻的笑起来賈母笑罵道小蹄子们还不攙起来只站着笑說話時刘姥〻已爬了起来了自己也笑了說道才說嘴就打了嘴賈母问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丫頭们搥一搥刘姥〻道那里說的我这庅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来还了得呢紫鵑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来坐下林代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賈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

代玉听説便命一個丫頭把自己窓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坐了刘姥〻因見窓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磊着滿〻的書刘姥〻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咲指代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刘姥〻留神打量了代玉一番方咲道這那像个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还好賈母因問宝玉怎広不見衆丫頭們荅說在池子里舡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舡了李紈忙回說纔開楼拿几我恐怕老太〻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听了方欲說話时有人回說姨太〻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帰坐咲道今兒老太〻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咲道我才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〻就來遲了說咲一会賈母因見窓上紗的顔色旧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个紗新糊上好看过了後來就不翠了這个院子里頭又沒

有个桃杏樹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咱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户的紗呢明兒給他把这窗户上的換了凤姐兒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里还有些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卍福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过这樣的拿了兩疋出来作兩床綿紗被想来一定是好的賈母听了笑道呸人人都說你沒有不經过不見过連这个紗还不認得呢明兒还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麽經过見过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導了他我們也听听凤姐兒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个紗比你們的年紀还大呢怪不得他認作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作蟬翼紗正經名子叫作軟烟羅凤姐兒道這个名兒也好听只是我这麽大了紗羅也見过

劉姥々語乃作者喚醒不知物力語痴子也 鑑堂

几百様從沒听見过这个名色賈母咲道你能彀活了多大見过几様沒処放的東西就說嘴来了那个軟烟羅只有四様顏色一様雨过天晴一様秋香色一様松緑的一様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窓屉遠遠的看着就似烟霧一様所以叫作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作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这様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咲道別說凤了頭沒見連我也沒听見过凤姐兒一面說早命人取了一疋来了賈母說可不是这个先时原不过是糊窓屉後来我们拿这个作被作帳子試試也竟好明兒就找出几疋来拿銀紅的替他糊窓子凤姐答應着衆人都看了稱賛不已刘姥姥也覰着眼看个不了念佛說道我们想他作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窓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凤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袄子襟兒拉了出来向賈母薛

姨媽道看我的这袄兒賈母薛姨娘都說这也是上好的了这是如今的上用
内造的竟比不上这个凤姐兒道这个薄片子还說是上用内造呢竟連官用
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还有青的若有时拿出来送这刘親家
两疋（再）坐一个帳子我掛子剩的添上里子做些夹背心子給丫頭們穿白收着
糟（霉）坏了凤姐忙答應了仍令人送去賈母起身笑道这屋里窄再往別處逛去
刘姥姥念佛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
櫃大桌子大牀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那一間房子还大还高怪道後院子
里有个梯子我想並不上房晒東西預備个梯子作什么後来我想起来定是
為開頂櫃收放東西非离了那梯子怎么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这小屋子更
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里的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么我越看越捨不

浔離了这里风姐道还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々説着已經離了瀟湘舘遠
々望見池中一群人在那里撑舡賈母道他們既預備下船咱們就坐一面説着
便向紫菱洲蓼溆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几个婆子手里都捧着一色捏絲
戧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风姐忙问王夫人早飯在那里擺王夫人道问老太々
説在那里就在那里擺了罷賈母听説便回頭説你三妹々那里就好你就帶了人
擺去我們從这里坐了舡去风姐听説便回身同了探春李紈夗央琥珀帶着
端飯的人等超着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棹椅按夗央咲道天々
咱們説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个篾片相公拿他取咲兒咱們今兒也
浔了一个女篾片了李紈是个厚道人听了不觧风姐兒却知是説的是刘姥
々了也咲説道咱們今兒就拿他取了咲兒二人便如此这般的商議李紈咲

勸道你們一点好事也不做又不是个小孩兒还这広淘氣仔細老太〻說鴛鴦咲道恨不与你相干有我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来了各自随便坐下先着了環端過兩盤茶来大家吃畢凤姐手裡拿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廂銀箸故敠人位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过来讓刘親家近我这边坐着衆人听說忙抬了过来凤姐一面遞眼色与鴛鴦〻〻便拉了刘姥〻出去悄〻的囑咐了刘姥〻一夕話又說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咲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来的不吃只坐在一边吃茶妙若只管寫薛姨媽来則吃飯則成何文理　賈母帶着宝玉湘雲代玉宝釵一桌王夫人帶着迎春姊妹三个人一桌刘姥〻傍着賈母一桌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鬟在傍边拿着漱盂麈尾巾帕之物如今鴛鴦是不當这差使的了今日鴛鴦偏接过

麈尾来拂着了妳们知道他要撮(扨)美刘姥〻便躲開讓他夗央一面侍立一面
悄问刘姥〻说道别忘了刘姥〻道姑娘放心那刘姥〻入了坐拿起箸来沉
甸〻的不伏手原是凤姐和夗央商議定了单拿一双老年四楞(子)象牙廂金的
快子与刘姥〻刘姥〻見了说道这叉爬子比俺(们)那里鉄掀还沉那里強的过
他说的衆人都笑起来只見一个媳婦端了一个盒子站在當地一个丫妳上
来揭去盒盖里面盛着两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凤姐兒偏揀了
一碗鴿子蛋放在刘姥〻桌上賈母这边说声請刘姥〻便站起身来高声说
道老刘〻〻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頭自己却鼓着腮不語衆人先
是發証後来一听上〻下〻都哈〻的大笑起来史湘雲掌不住一口飯都噴
了出来林代玉笑岔了氣伏着桌子噯喲宝玉早滚了賈母妳(懷)里賈母笑的摟

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咲的用手指着凤姐兒只説不出話来薛姨媽也掌不
住口里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
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的人無一个不湾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咲
去的也有忍着咲上来替他姊妹換衣裳的独有凤姐兒央二人掌着还只管
讓刘姥〻〻〻〻拿起箸来只覺不听使又説道这里的鷄兒也俊下的这蛋
也小巧怪俊的我且肏攮一个衆人方住了咲听見这話又笑起来賈母咲的
眼泪出来琥珀在後搥着賈母咲道这定是凤了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别信他
的話了那刘姥〻正誇鷄蛋小巧要肏攮一个凤姐兒咲道兩〻艮子一个呢
你快嚐〻罢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刘姥〻便伸箸子要夾那里夾的起来滿碗
里鬧了一陣好的好容易撮起一个来纔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

下忙放下箸子要親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刘姥〻嘆道一两艮子也沒听見响声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他咲賈母又説这会子又把那个快子拿了出来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凤丫頭支使的还不换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这牙箸本是凤姐和夗央拿了来的听如此説忙収了过去也照樣换上一双烏木廂艮的刘姥〻道去了金的又是艮的到底不及俺們那个伏手凤姐兒道菜里若有毒这銀子下去了就試的出来刘姥〻道这个菜里若有毒俺們那菜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也都端过来与他吃又命一个老嬷〻来将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时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卧室中去説閑話这里収拾过残桌又放了一桌刘姥〻看着李紈与凤姐兒对坐着吃飯嘆

道別的罢了我只爱你们家这行事怪道說礼出大家凤姐兒忙咲道你可别多心才剛不过大家取咲兒一言未了夗央也進来咲道姥〻别惱我給你老人家賠个不是刘姥〻咲道姑娘說那里話咱们哄着老太〻開个心兒可有什么惱的你先嘱付我〻就明白了不过大家取个咲兒我要心里惱也就不說了夗央便罵人為什么不倒茶給姥〻吃刘姥〻道剛才那个嫂子倒了茶来我吃过了姑娘也該用飯了凤姐兒便拉夗央你坐下和我们吃了罢省的回来又鬧夗央便坐下了婆子们添上碗箸来三人吃畢刘姥〻咲道我看你们这些人都只吃这一点兒就完了亏你们也不餓怪只道風兒都吹的倒夗央便问今兒剩的菜不少都那去了婆子们道都还沒散呢在这里等着一齊散与他们吃夗央道他们吃不了这些挑两碗給二奶〻屋里平丫頭送去凤

姐兒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不吃了喂你們的猫婆子听了忙揀了兩樣拿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这里一处吃又找他作什麽鴛鴦道這就罢了凤姐兒道襲人不在这里你到是吗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听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後鴛鴦又问婆子們回来吃酒的攒盒可裝上了没有婆子道想必还得一回(会)子鴛鴦道催着些兒婆子應喏了凤姐兒等来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闊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宝硯各色筆筒筆海内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边設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滿滿的一囊水晶球兒的白菊西墻上當中掛着一大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着一付对联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詞云

烟霞闲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盤〻内盛着数十个嬌黄玲瓏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傍边掛着小錘那板兒畧熟了些便要摘那錘子要擊了妳們忙攔住他〻又要佛手吃探春揀了一个与他說頑罢吃不得的東西東边便設着卧榻拔步床上悬着葱緑双綉花卉草蟲紗帳板兒又跑過来看說这是蝈〻这是螞蚱刘姥〻忙打了他一巴掌罵道下作黄子没干没净的乱闹到叫你進来瞧〻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来衆人忙劝解方罢賈母因隔着紗窓往後院内看了一回說道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正說話忽〻一陣風过隐〻听得鼓樂之声賈母问是誰家娶親呢这里臨街到近王夫人苛笑回道街上的那里听的見这是偺們

的那十几个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咲道既是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
来演習他們也逛一逛偺們可又樂了凤姐听說忙命人出去叫来又一面分
付擺下條桌鋪上紅毡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
好听回来偺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濶又听的見衆人都說那里好賈母
向薛姨媽咲道偺們走罢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欢人来坐着怕臟了屋子偺
們别沒眼色正經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說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咲道这是那
里的話求着老太太姨太太来坐坐还不能呢賈母咲道我的这三个頭却好
只有兩个玉兒可悪因回来吃醉了偺們偏往他們屋裡鬧去說着衆人都咲
了一齊出来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来的几个駕娘早把兩支棠
木舫撐来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刘姥姥夗央玉釧兒上了这一支落

後李紈也跟上去凤姐兒也上去立在舡頭上也要撑舡賈母在艙内道不是頑的虽不是大河里也有好深的你快着給我進来凤姐兒咲道怕什么老祖宗只管放心説着便一篙点開到了池當中舡小人多凤姐只覺乱恍忙把篙子遞与駕娘方蹲下了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宝玉上了那支隨後跟来其餘老嬷嬷散衆了妚俱沿河隨行宝玉道这些破荷葉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宝釵咲道今年这几个月何曾饒了这园子閑了天天逛那里还有叫人来収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欢李義山的詩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已後咱们就别叫人拔去了説着已到了花溆的蘿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两滩上衰草残菱更助秋情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厦曠朗便问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順着

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
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
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支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掛）
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賈母嘆道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
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道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里沒帶了来說
着命鴛央去取些古董来又嗔着鳳姐兒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々这様小器
王夫人鳳姐兒等都咲回說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来他都退回去了薛
姨媽也咲說他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虽然他省
事倘或来一个親戚看着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里这樣素淨也忌諱我
們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听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

精緻的还了得呢他们姊妹们虽不敢比那些小姐们也不要狠离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什麼不擺若狠愛素淨少兒樣到使得我最会収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没有这些閑心了他们姊妹们也还学着収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坏了我看他们还不俗如今讓我替你収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梯己兩件収到如今沒給宝玉看見过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説着吽过夗央来親吩咐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桌屏还有个墨烟凍石鼎这三様擺在这案上就勾了再把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来把这帳子也換了夗央答應着笑道这个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个箱子里还得慢慢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别忘了説着坐了一回方出来一逕来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来請过安因问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们生的演

習几套罢文官等下来往藕香榭去不提这里凤姐兒已代省人擺設整齊上
面左右两張搨〻上都铺省錦裀蓉簟每一搨前有两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
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
一乙亇上面放省炉瓶一分攢盒一亇上面空設省預備放人所喜食物上面
二搨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两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
边是刘姥〻刘姥〻之下便是王夫人西边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宝釵第三
便是代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宝玉在末李紈凤姐二人之几設于
三層檻内二層紗廚之外攢盒式樣亦随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鏨自斟
壺一亇十錦琺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偺们先吃两杯今日也行一卩令才
有意思薛姨娘等笑道老太〻自然有好酒令我们如何会呢安心要我们醉

了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〻今兒也过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就便多吃一杯酒醉了睡覺去还有誰笑話偺们不成薛姨娘点頭笑道依令老太〻到底吃一杯令酒才是賈母笑道这个自然說着便吃了一盃凤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还叫鴛鴦姐〻來行更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着故听了这話都說狠是凤姐兒便拉了鴛鴦过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内沒有站着的理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〻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來鴛鴦未開口刘姥〻便下了席擺手道別这樣捉弄人家我家去了衆人

都咲道這郄使不淂篤鶩喝令小了頭子们拉上席去小了頭子们也咲着果然拉入席中刘姥〻只𠮟饒了我罢死央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刘姥〻方住了声死央道如今我説骨牌付兒從太〻起順領説下去至刘姥〻止比如我説一付兒将這三張牌折開先説頭一張次説第二張再説第三張説完了合成這一付兒的名子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叶韵錯了的罰一杯衆人咲道這ケ令好就説出来死央道有了一付了左边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死央道當中是ケ五与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死央道剩淂一張六与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死央道湊成便是ケ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鍾馗腿説完大家咲説極妙賈毋飲了一杯死央又道有了一付左边是ケ大長五薛姨娘道梅花朶〻風前舞死央道右边还是ケ大五長

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妑央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会

七夕妑央道湊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娘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飲

了酒妑央又道有了一付左边長幺兩点明湘雲道双懸日月照乾坤妑央道

右边長幺兩点明湘雲道閑花落地听無声妑央道中间还淂幺四来湘雲道

日边紅杏倚雲栽妑央道湊成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鳥啣出說完飲了

一杯妑央道有了一付左边是長三宝釵道双双燕子語梁间妑央道右边是

三長宝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妑央道當中三六九点在宝釵道三山半落青

天外妑央道湊成鉄鎖練孤舟宝釵道處處風波處處愁說完飲畢妑央又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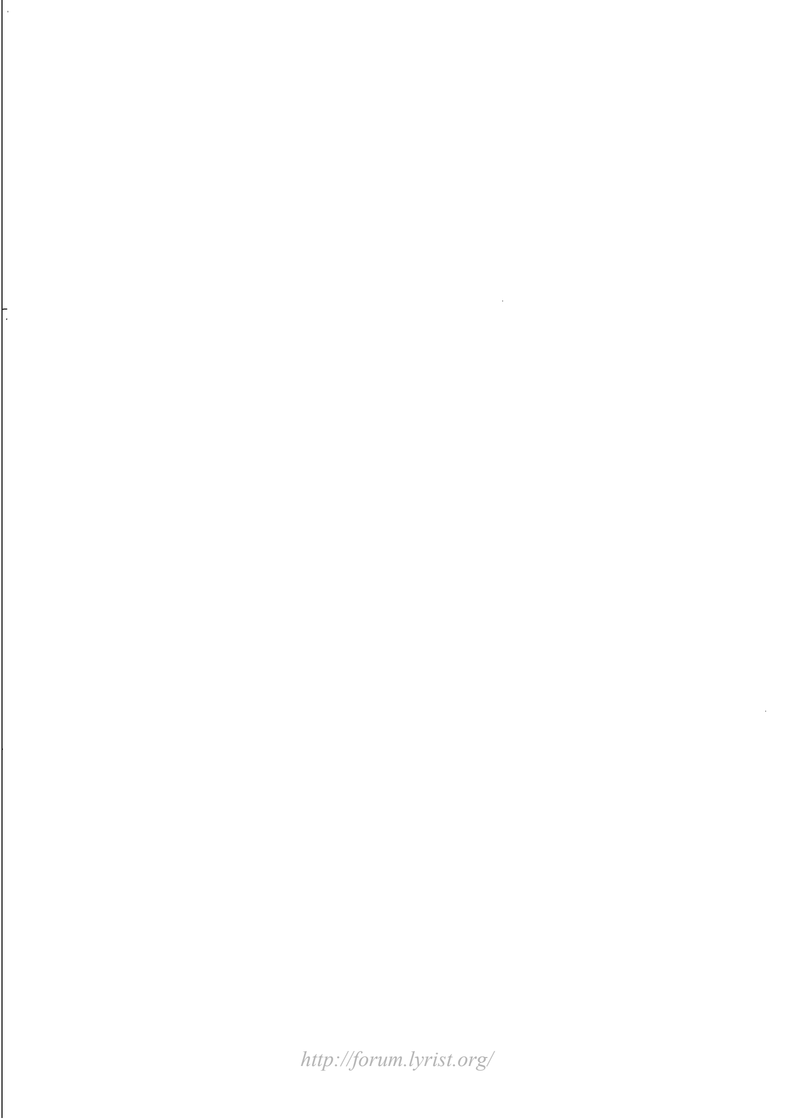
左边一个天代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釵听了回頭看看他代玉只顧怕罰

也不理論妑央道中间錦屏顏色俏代玉道紗窓也沒有紅娘報妑央道剩了

二六八点着代玉道双瞻玉座朝儀鴛央道湊成藍子好採花代玉道仙仗香桃芍藥花説完飲了一口鴛央道左边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帯雨濃衆人道該罰錯了韵而且又不像迎春咲着飲了一口原是凤姐兒和鴛央都要听刘姥〻的咲話故意都令説錯都罰了至王夫人鴛央代説了亇下便該刘姥〻刘姥〻道我們庄家人閑了也常会几亇人弄这亇但不如説的这庅好听少不得我也試一試衆人都咲道容易説的不相干只管説鴛央咲道左边四〻是亇人刘姥〻听了想了半日説道是亇庄家人罢衆人鬨堂咲了賈母咲道説的好就是这様説刘姥〻也咲道我們庄家人不过是現成的本色衆位别咲鴛央道中间三四緑配紅刘姥〻道大火燒了毛〻虫衆人咲道這是有的还説你的本色鴛央道右边幺四真好看刘姥〻道一亇蘿蔔一頭蒜衆人

又咲了夗央咲道凑成便是一枝花刘姥〻两隻手比肴說道花兒落了結了

大倭瓜衆人大咲起来只听外面乱嚷



石頭記

櫳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紅院刼遇母蝗蟲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香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女侶

猷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瑠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蘆雪广争聯即景詩　暖香塢創製春灯謎

第四十一回至五十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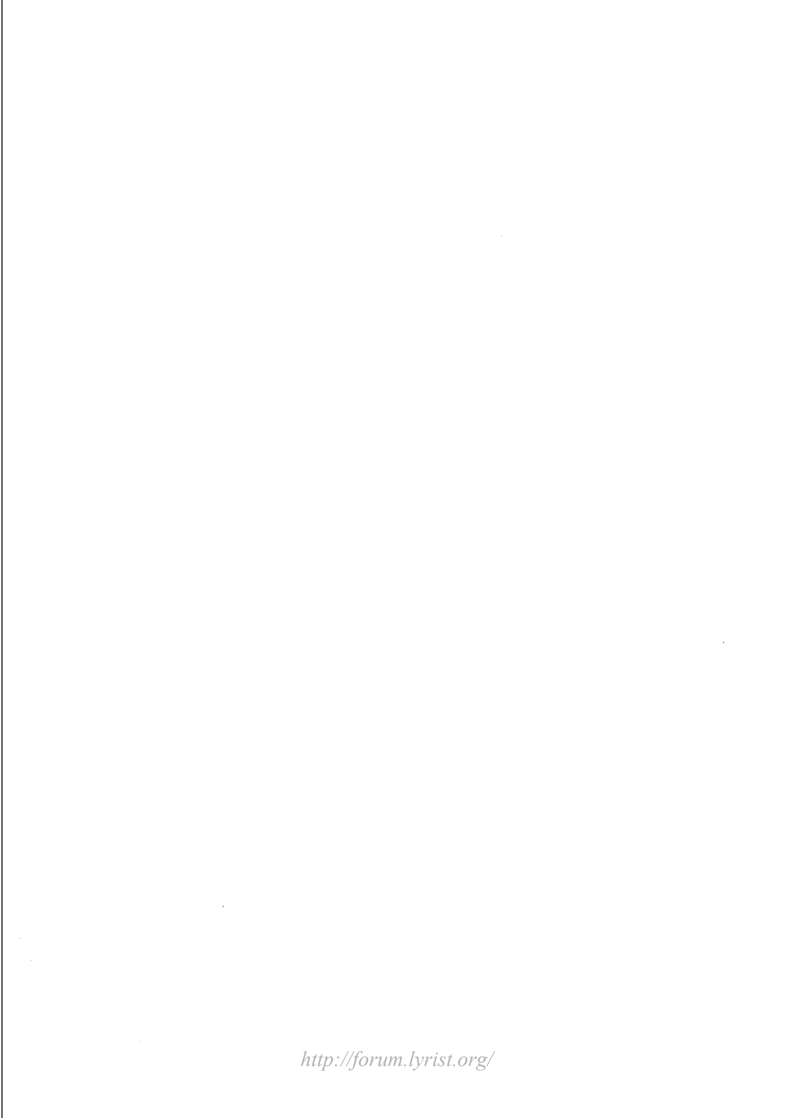
庚辰秋月定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此回櫳翠品茶怡紅遇劫蓋妙玉雖以清淨無爲自守而怪潔之癖未免有過老嫗只汚得一盃見而勿用豈似玉兄日享洪福竟至無以復加而不自知故老嫗眠其床臥其蓆酒屁燻其屋却被人襲遮過則仍用其床其蓆其屋亦作者特爲轉眼不知身後事寫來作戒紈袴公子可不愼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一回

櫳翠菴茶品梅花雪　怡紅院刼遇母蝗蟲

話說劉嫽嫽（姥姥）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聽了閧堂大笑起來於是吃過門杯因又逗趣笑道實告訴說罷我的手脚子粗笨又喝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有木頭的（酒）杯取個子來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碍衆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此說便忙笑道果真要木頭的我就取了來可有一句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劉嫽嫽（姥姥）聽了心下敁𢾺道我方才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真竟有我時常在村庄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從來沒見有木頭杯之

說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不過誆我多歗兩碗別管(管)他橫竪这酒蜜水兒似的多歗點子也無妨(為登厠伏脉)想畢便說取来再商量鳳姐乃命豐兒到前面裡間屋(里)書架子上有十个竹根套杯取来豐兒聽了答應才要去鴛鴦笑道我知道你这十个杯還小况且你才說是木頭的这會子又拿了竹根(子)的来到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里的黄楊根整摳的十个大套杯拿来灌他十下子鳳姐兒笑道更好了鴛鴦果命人取来劉姥姥(姥姥)一看又驚又喜驚的是一連十个挨次大小分下来那大的足似个小盆子第十个極小的還有手里的杯子两个大喜的是雕鏤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以及圖印因忙說道拿了那小的来就是了怎庅这怎(樣)多鳳姐兒笑道这个杯沒有歗一个的理我們家因沒有这大量(酒)的(人)所以沒人敢使他姥姥既要好容易尋了出来

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劉姥〻唬的忙道這个不敢好姑奶〻饒了我罷
賈母薛姨媽王夫人知道他上了年紀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說是說笑是笑不可多
吃了只吃這頭一杯罷劉姥〻道阿彌陀佛我還是小杯吃罷把這大杯收着
我帶了家去慢〻的吃罷說的衆人又笑起來鴛鴦無法只得命人滿斟了一
大杯劉姥〻兩手捧着喝賈母薛姨媽都道慢些不要嗆了薛姨媽又命鳳姐
兒佈了菜來鳳姐笑道姥〻要吃什麽說出名兒來我搛了喂你劉姥〻道我知道
什麽名兒樣〻都是好的賈母笑道你把茄鮝搛些喂他鳳姐兒聽說依言搛
些茄鮝送入劉姥〻口中因笑道你們天〻吃茄子也嘗〻我們的茄子弄的
可口不可口劉姥〻笑道別哄我了茄子跑出這个味兒來了我們也
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姥〻詫異道

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這一口細嚼嚼鳳姐兒果又挾了些、放入口內劉姥姥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是茄子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鳳姐兒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纔、下來的茄子把皮簽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脯子肉並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乾各色乾果子俱切成釘子用雞湯煨乾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雞瓜一拌就是劉姥姥听了搖頭吐舌說道我的佛祖命到得十來隻雞來配他怪道這個味兒一面說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還只管細玩那杯鳳姐笑道還是不足興再吃一杯罷劉姥姥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為愛這樣範虧他怎麼作了鴛鴦笑道酒吃完了到底這杯子是什麼木頭的劉姥姥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認得

你們在這金門綉戶的如何認得木頭我们成日家和樹林子作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閙餓了還吃他眼睛裏天天見他耳朶裡天天聽他口兒裡天天講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認得的讓我認一認一面說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道你们這樣人家断没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们也不收着了我掂肴這杯体重断乎不是楊木這一定是黄松的衆人听了閧堂大笑起来只見一个婆子走来請問賈母說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請示下就演罷還是再等一回会子賈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他们就叫他们演罷那个婆子答應去了不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發正值鳳風清氣爽之時那樂聲穿林度水而来自然使人神移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来斟了一杯一口飲盡復又斟上才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换煖酒寶玉連忙将自己的杯

捧了過來送到王夫人口邊妙極忽寫宝玉如此便是天地間母子之至情至性獻芹之民之意令人酸鼻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一時煖酒來了寶玉仍歸舊坐王夫人提了煖壺下席來衆人皆都出了席薛姨媽也立起來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來讓你姑媽坐了大家纔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提與鳳姐自已歸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杯今日自寔有趣說着擎杯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宝釵道你姐妹兩个也吃一杯你妹〻雖不大會吃也別饒他說着自已乾了湘雲宝釵代玉也都乾了當下劉姥〻听見這般音樂且又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宝玉因下席過來向代玉笑道你瞧刘老〻的樣子代玉笑道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纔一牛耳衆姐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媽出席笑道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且出去散〻再坐罷賈母也正要散〻於是大

家出席都随着賈母遊玩賈母因要帶着刘老〻散悶遂携了刘姥〻至山前
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説與他这是什広樹这是什広石这是什広花刘姥〻一
一的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裡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这雀兒
到了你们这里他也变俊了也會說話了衆人不解因問什広雀兒变俊了會
講話刘姥〻道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緑毛紅嘴是鸚哥兒我是認得的那籠
子裡黑老鴰子怎広又長出鳳頭来也會說話呢衆人听了都笑將起来一時
只見丫環们来請用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到也不餓也罷就拿了这裡来
大家随便吃些罷丫環便去抬了两張几来又端了兩个小捧盒揭開看時每
个盒内兩樣这盒内一樣是藕粉桂糖糕一樣是松穰鵞油捲那盒内一樣
是一寸来大的小餃兒賈母因問什広餡兒婆子们忙回是螃蠏的賈母

聽了皺眉說這油膩膩的誰吃這个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果也（旁改：菓兒）不喜歡因讓薛姨媽吃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賈母揀了一个捲子只嚐了一嚐剩的半個遞與了環了刘姥姥因見那小麵菓子都玲瓏剔透便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笑道我们那里最巧的姐兒们也不能鉸出這麼个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吃包些家去給他们做花樣子去到好衆人都笑了賈母道家去我送你一罈（旁改：金）子你先趂熱吃這个罷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一兩點就罷了刘姥姥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都作的小巧不顯（旁改：堆滿了）盤（旁添：子）堆的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半盤子剩的鳳姐又命攢了兩盤並一个攢盒與文官等吃去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大家哄他頑了一會那大姐兒因抱着一个大柚子頑的忽見板兒抱

自一个佛手便也要佛手（小兒常情遂成千里伏線）了環哄他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衆人忙把柚子與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纔罷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着些果子吃又忽見這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當毬踢着頑去也就不要佛手了（柚子即今香圓之屬也應與緣通佛手者正指迷津者也以小兒之戲暗透前後通部脈絡隱隱約約毫無一絲漏洩豈獨為刘姥姥之俚言博笑而有此一大回文字哉）當下賈母等吃過茶又帶了劉姥姥至櫳翠菴來妙玉忙接了進去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到底是他們修行的人沒事常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一面說一面便往東禪堂來妙玉笑往裡讓賈母道我們才都吃了酒肉你這裡頭有菩薩冲了罪過我們這里坐坐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杯就去了妙玉听了忙去烹了茶來宝玉留神看他是怎庅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

壽的小茶盤裡面放一个成窰五彩小蓋鐘捧與賈母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
妙玉笑說知道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舊年蠲的
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便笑着遞與劉姥〻說你嚐〻这个茶刘姥〻便一口吃
盡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〻再熬濃些〻更好了賈母衆人都笑起来然後衆人都
是一色官窰脫胎填白蓋碗那妙玉便把寶釵和代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
出去寶玉悄〻的隨後跟了来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内宝釵坐在榻上
代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上煽滚了水另泡一壺茶宝玉便
走了進来笑道偏你们吃梯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来餐茶吃这里並
沒你的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盞来妙玉忙命將那成窰
的茶杯别收了擱在外頭去罷宝玉會意知為刘姥〻吃了他嫌臟不要了又

見妙玉另拿出兩支杯來一个傍邊有一耳杯上鐫着𤫩瓟斝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晉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遞與寶釵那一支形似鉢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鐫着杏犀䀉妙玉斟了一䀉與代玉仍將前番自已常日吃茶的那支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个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這庅一个俗器來呢寶玉笑道俗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里自然把那金玉珠寶一槩貶為俗器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支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𥫗出來笑道就剩了這一个你可吃的了這一海寶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遭塌茶下遭塌二字成窑杯已不屑再要妙玉真清潔高雅然

亦怪譎孤僻甚矣寔有此等人物但罕耳

豈不聞一杯爲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牛飲騾了你吃這一海便成什庅說的寶釵代玉寶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寶玉細細吃了果覺輕浮無比賞讚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的茶是托他兩個福獨你來了我是不給你吃的寶玉笑道我深知道的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是了妙玉听了方說這話明白代玉因問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庅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嚐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庅嚐不出來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輕浮如何吃得代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輕茶便約着寶釵走了出

来宝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雖然贜了白撂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道可使得妙玉听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我使過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給你快拿了去罷宝玉笑道自然如此你那里和他說話授受去越發連你也贜了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宝玉宝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叫几个小么兒来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咐他們抬了水只擱在山門外頭墻根下別進門来宝玉道這是自然的說着便袖着那杯遞與賈母房中小丫頭拿着說明日刘姥姥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不在話下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

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巳便往稲香村來歇息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子抬
來賈母坐上兩个婆子抬起鳳姐李紈和衆了環婆子圍隨着去了不在話下
這里薛姨媽也就辭出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與衆了環們吃去
自巳便也乘空歇着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命一个小了頭放下簾子
來又命他搥着腿吩咐他老太太那里有信兒你就叫我說着也歪着睡着了寶
玉湘雲等看着了環們將攢盒搁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
地下的也有靠着樹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十分熱鬧一時又見鴛鴦來了要
帶着刘姥姥各處去頑衆人也都赶着取笑一時來至省親别墅的牌坊底下
刘姥姥道噯呀這里還有个大廟呢說着便爬下磕頭衆人笑彎了腰刘姥姥
道笑什麼這牌樓上字我都認得我们那里像這樣的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

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刘姥〻便抬頭指那字

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衆人笑的拍手打脚還要拿他取笑刘姥〻覺得腹

内一陣亂響忙的拉着一个小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衆人又是笑又忙喝

他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帶了東北上去了那婆子指與地方便樂得走

開去歇息那刘姥〻因喝了些〻酒他脾氣不與黄〻酒相宜且吃了許多油膩飲

食發渴多歡了几碗茶不免通瀉起来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廁来酒被風禁且

年邁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覺得眼花頭眩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

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却不知那一處是往那里去的了只得認着一條石子路慢

慢的走来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着門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刘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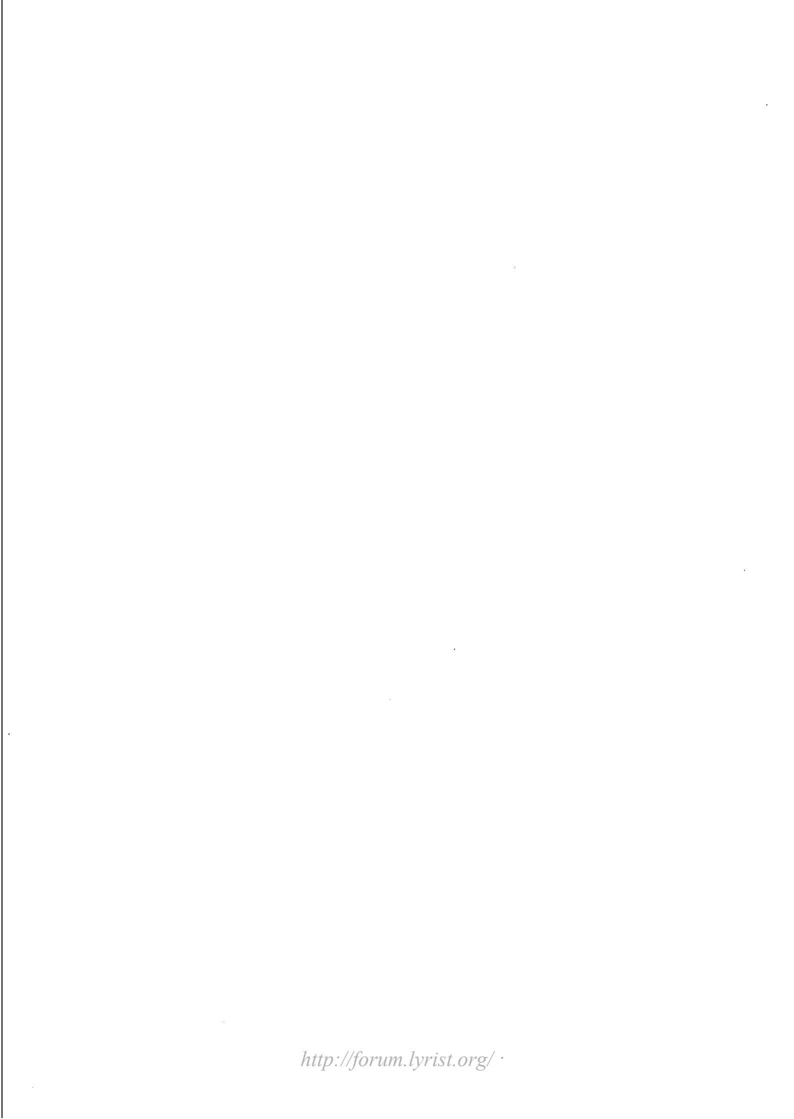
〻心中自忖道這里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順着花障兒走了来得了一个

月洞門進去只見迎面忽有一帶水池只有七八尺寬石頭砌岸裡面碧瀏清
水往那邊去了上面有一塊白石橫架在上面刘姥姥便度石過去順着石子
甬路走去轉了兩个湾子只見有一房門于是進了房門只見迎面一个女孩
兒滿面迎笑迎了出來刘姥姥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丢下來了要我碰頭碰到
這里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刘姥姥便赶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到
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一幅畫兒刘姥姥自忖道原來畫兒
有這樣活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點頭嘆
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个小門門上掛自葱綠撒花軟簾刘姥姥掀簾進去
抬頭一看只見四面墻壁玲瓏剔透琴劍瓶爐皆貼在墻上錦籠紗罩金彩珠
光連地下踹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眼花了找門出去那有門左一架

書右一架屏剛從屏後得了一門轉去只見他親家母也從外面迎了進來刘姥ゝ詫意忙問道你想是見我這几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一位姑娘帶你進來的他親家只是笑不還言刘姥ゝ笑道你好沒見識面見這園裡的花好你就沒死活帶了一頭他親家也不答便心下忽然想起常听(見說)大冨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的影兒)鏡子裡頭呢罷說畢伸手一摸再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管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机括可以開合不意刘姥ゝ乱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刘姥ゝ又驚又喜邁步出來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床帳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醉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說歇ゝ不承望(身)不由己前仰後合的朦朧着兩眼一歪身就睡(着了)熟在床上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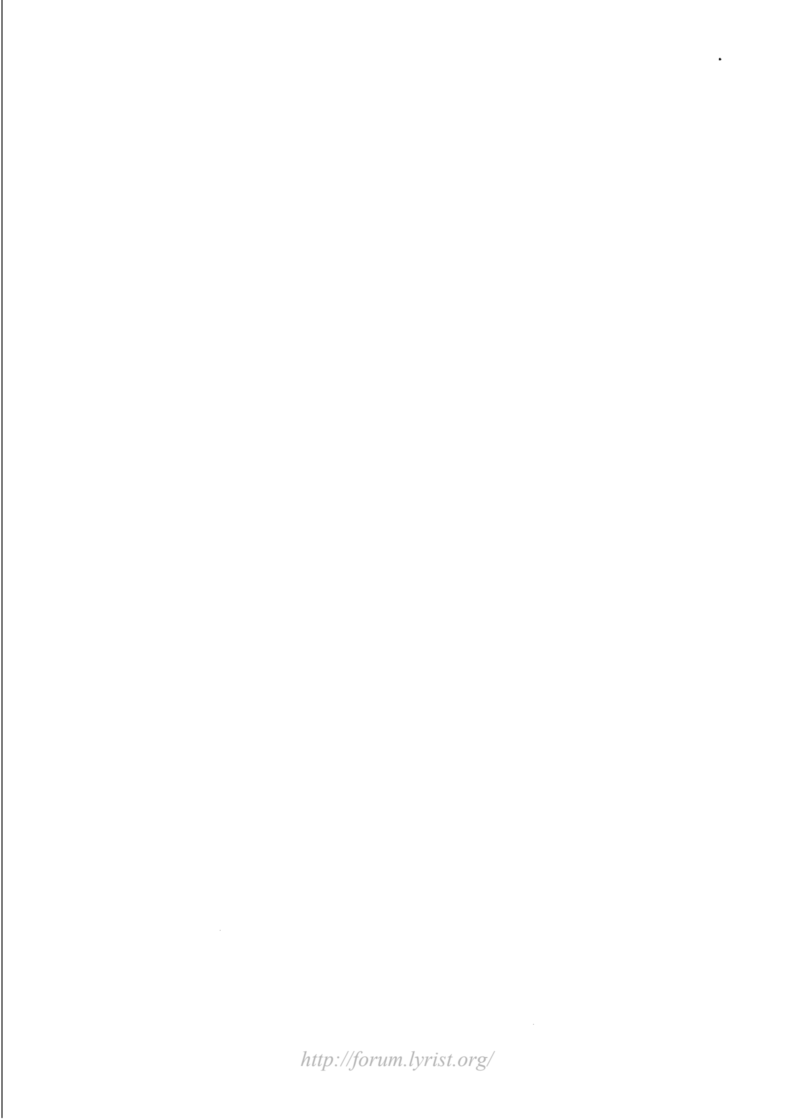
說衆人等他不見板兒沒見了他姥〻急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別是弔在茅厠里
了快叫人去瞧〻〻因命两个婆子去找回来說沒有衆人各處搜尋不見襲人
敠其道路是他醉了迷了路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里去了若進了花
障子到後房門進去雖然碰頭還有小丫頭們知道若不進花障子去再往西
南上去若繞出去還好若繞不出去可彀他繞回子好的我且瞧〻〻去一面想
一面回来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几个房子里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襲
人一直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槅子就听的鼾齁如雷忙進来只聞見酒屁臭氣
滿屋一瞧只見刘姥〻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襲人這一驚不小慌忙赶上
来將他沒死活的推醒那刘姥〻驚醒睜眼見了襲人連忙爬起来道姑娘我
失錯了並沒弄髒了床帳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担襲人恐驚動了人被宝玉知

道了只向他摇手不叫他說話忙將鼎內貯了三四把合香仍用罩子罩上些〻
須收拾收拾所喜不曾嘔吐忙〻悄〻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来刘姥
〻赶了襲人出至小了頭们房中命他坐了向他說道你說醉倒山子石上打
了个肫刘姥〻答應知道又與他两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个
小姐的綉房這樣精致我就像到了天宮裡的一樣襲人微〻笑道這个么是
宝二爺的卧室那刘姥〻嚇的不敢作聲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衆人
只說他在草地下睡熟了帶了他来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一時賈母醒
了就在稻香村擺晚飯賈母因覺懶〻的也不吃飯便坐了竹椅小敞轎回至
房中歇息命鳳姐兒等去吃飯他姊妹方復進園来要知端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釵玉名雖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筆也今書至三十八回時已過三分之一有餘故寫是回使二人合而爲一請看代玉逝後寶釵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謬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香

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吃過飯大家散出都無别話且說劉姥〻帶着板兒先来見鳳姐兒說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雖住了兩三天日(子)郄不多把古往今来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見過的都經驗了難得老太〻和姑奶〻並那些〻小姐们連各房裡的姑娘们都這樣憐貧惜老照看我我這一回去後沒别的報答惟有請些〻高香天〻給你们念佛(燒了)保佑你们長命百歲的就筭我的(心)了鳳姐兒笑道你别喜歡都是為你老太〻也被風吹病了睡(淌)着說不好(舒服)過我们大姐兒也着了凉在那里發熱(燒)呢刘姥〻听了忙嘆道老太〻有年紀

的人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兒道從来沒像昨兒高興往常進也園子逛去不過
到一二處坐坐就来了昨兒因為你在這里要叫你逛逛一个園子到走了多半
个大姐兒因為找我我去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誰知風地里吃了就發起熱来刘
姥姥道小大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生地方兒小人兒家原不該去比不得我们
的孩子會走了那个墳圈子里不跑去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
干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什麽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祟書本子仔細撞客着
了一語提醒了鳳姐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紀記着叫彩明来念彩明翻了一回
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在東南方得之遇花神用五色紙錢四十張向東南方
四十步送之大吉鳳姐兒笑道果然不錯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
也是遇見了一面命人請兩分錢紙来着叫兩个人来一个與賈母送祟一个與

大姐兒送祟果見大姐兒安穩些睡著了　豈真送了就安穩哉蓋婦人之心意皆如此即不送豈有一夜不睡之理作者正描愚人之見耳

鳳姐兒笑道到底是你们有年紀的人經歷的多我這大姐兒時常肯病也不知是个什麼原故刘姥々道這也有的事富貴人家養的孩子多有太嬌嫩的自然禁不得一些々兒委曲再他小人兒家過于尊貴了也禁不起已後姑奶々少疼他些々就好了鳳姐兒道這也有理我想起来他還沒个名字你就給他起个名字一則借々你的壽二則你们是庄家人不怕你惱到底我们貧苦些々你貧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壓的住他　一篇愚婦無理之談寔是世間必有之事

刘姥々听說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几時生的鳳姐兒道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々月初七日刘姥々忙笑道這个正好就叫他是巧哥兒這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々定要依我這名字他必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

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難成祥逢凶化吉都從這巧字上來鳳姐兒听了自是歡喜忙道謝又笑道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說着叫平兒來吩咐道明兒偺們有事恐怕不得閒兒你這空兒把送姥姥的東西打點他明兒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刘姥姥忙說不敢多破費了已經遭擾了几日又拿着越發心里不安起來鳳姐兒道也沒有什麽不過隨常的東西好也罷歹也罷帶了去你們街坊鄰舍看着也熱鬧些也是上城一次只見平兒走來說姥姥過這邊瞧瞧刘姥姥忙趕了平兒到那邊屋裡只見堆着半炕東西平兒一一的拿與他瞧着說道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寔地子月白紗作裡子這是兩个繭紬作襖兒裙子都好這包袱裡是兩疋紬子年下做件衣裳穿這是一盒子各樣內造點心也有你

吃過的也有沒吃過的拿去擺碟子請客比你們買的強些這兩條口袋
是你昨日裝瓜菓子來的如今這一个裡頭裝了兩斗御田秔米熬粥是
難得的這一條里頭是園子里菓子和各樣干菓子這一包是八兩銀子
這都是我們奶〻的這兩包每包里頭五十兩共是一百兩是太〻給的叫
你拿去或者作个小本買賣或者置几畝地已後再別求親靠友的說着
又悄〻笑道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可是我送姥
〻的衣裳雖是旧的我也不大狠穿你要棄嫌我就不敢說了平兒說一樣
刘姥〻就念一句佛已經念了几千聲佛了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又
如此謙遜忙念佛道姑娘說那里話這樣好東西我還棄嫌我便有銀子也
沒處去買這樣的呢只是我怪燥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心

平兒笑道休說外話咱们都是自己我纔這樣你放心收了罷我還和你
要東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條菜根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
芦條兒各樣乾菜帶些我们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个就算了别的一槩不
要别因貴了心刘姥姥千恩萬謝答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去
我替你收拾妥當了就放在這里明兒一早打發小廝们僱輛車裝上
不用你費一點心的刘姥姥越發感激不盡過来又千恩萬謝的辞
了鳳姐兒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辞因賈母欠
安衆人都過来請安出去傳請大夫一時婆子回大夫来了老媽媽請
賈母進幔子去坐賈母道我也老了那里養不出那阿物兒来還怕他
不成不要放幔子就這樣瞧罷衆婆子听了便拿過一張小桌兒来放下

一个小杌頭便命人請一時只見賈珍賈璉賈蓉三个人将王太醫領来
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走傍堦跟着賈珍到了堦磯上早有兩个婆子在
兩邊打起簾子兩个婆子在前導引進去又見宝玉迎了出来只見賈母
穿着青縐紬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个未留頭的小
丫環都拿着蝇帚漱盂等物又有五六个老嬤嬤雁翅擺在兩傍碧紗
橱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紅着緑戴宝簪珠的人王太醫便不敢抬頭
忙上来請了安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御醫了也好含笑問供
奉好因問賈珎這位供奉貴姓賈珎等忙回姓王賈母道當日太醫
院正堂王君效好脉息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回說那是晚晚生
家叔祖賈母听了笑道原来這樣也是世交了一面說一面慢慢的伸

手放在小枕上老媪々端着一張小杌連忙放在小桌前略偏些々王太醫便屈一膝坐下歪着頭胗了半日又胗了那隻手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笑說勞動了珍兒讓出去好生看茶賈珍賈璉等忙答了几个是復領王太醫出到外書房中王太醫說太夫人並無別症偶感一點風凉究竟不用吃藥不過略清淡些々煖着一點兒就好了如今寫个方子在這里若老人家愛吃便按方煎一劑吃若懶待吃也就罷了說着吃過茶寫了方子剛要告辞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来笑說王老爺也瞧々我們王太醫听說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托着大姐兒的手右手胗了一胗又摸了一摸頭又叫伸出舌頭来瞧々笑道我說姐兒又罵我了只是要清々淨々的餓兩頓就好了不必吃煎藥我送丸藥来臨睡時用薑湯研開吃下去

就是了說畢作辭而去賈珍等拿了藥方來回明賈母原故將藥方放在
桌上出去不在話下這里王夫人和李紈鳳姐兒宝釵姊妹等見大夫出去
方從櫥後出来王夫人畧坐一坐也回房去了刘姥〻見無事方上来和賈母
告辭賈母說閑了再来又命鴛鴦来好生打發刘姥〻出去我身上不好
不能送你刘姥〻道了謝又作辭方同鴛鴦出来到了下房鴛鴦指炕上
一个包袱說道這是老太〻的几件衣服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衆人孝
敬的老太〻從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沒穿過的昨日
吽我拿出兩套兒送你帶去或是送人或是自已家裡穿罷別見笑這盒
子裡是你要的麵果子這包子里是你前兒說的藥梅花點舌丹也有紫
金錠也有活絡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様是一張方子包着總包在

裡頭了這是兩个荷包代看頑罷說着便抽繫子掏出兩个筆錠如意
的〔金〕錁子来給他瞧又笑道荷包拿去這个留下給我罷刘姥々已意〔喜〕出
望外早又念了几千聲佛听夗央如此說便說道姑娘只管留下罷夗央
見他信以為真仍與他裝上笑道哄你頑呢我有好些呢留着年下給小
孩子们罷說着只見一个小丫頭拿了个成窯鍾子来遞與刘姥々這是
宝二爺給你的刘姥々道這是那里說起我那一世修了来的今兒這樣
說着便接了過来夗央道前兒我叫你洗澡換的衣裳是我的你不
棄嫌我還有几件也送你罷刘姥々又忙道謝夗央果然又拿出兩件来
與他包好刘姥々又要到園中辭謝宝玉和衆姊妹王夫人等去夗央
道不用去了他们這回〔会〕子也不見人〔了〕回来我替你說罷閑了再来又命

了一个老婆子吩咐他二門上叫两个小厮来帮着姥姥拿了東西送出去婆子答應了又和刘姥姥到了鳳姐兒那邊一併拿了東西在角門上命小厮們搬了出去直送刘姥姥上車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寳釵等吃過早飯又往賈母處問過安回園至分路之處宝釵便叫代玉道顰兒跟我来有一句話〔要〕問你代玉便同了宝釵来至蘅蕪院中進了房〔屋子〕宝釵便坐了〔下〕笑道我〔你〕跪下我要審你代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这〕宝丫頭〔可〕瘋了審問我什庅宝釵冷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閨門的女孩兒滿嘴說的是什庅你只實說便罷代玉不解只管發笑心里也不免疑惑起来口裡只說我何曾說什庅你不過要担我的錯耳〔兒〕罷了你到說出来我听听宝釵笑道你還裝憨耳〔兒〕昨兒行酒令你說的是什庅我竟不知〔是〕那里〔上頭〕来的代玉一想方想起来昨兒失於檢

點那牡丹亭西廂記說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來摟着宝釵笑道好姐
〻原是我不知道隨口說的你交給我再不說了宝釵笑道我也不知道听
你說的怪生的所以請教你代玉道好姐〻你别說與别人我以後再不說了
宝釵見他羞得滿臉飛紅滿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問因拉他坐下吃茶款
〻的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个淘氣的從小七八歲上也勾个人纏的我
們家也筭是个讀書人家祖父手裡也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弟兄都
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
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是偷〻的背着我們看我們却也偷〻的背
着他們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丟開了所以咱們
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

何況你我就連作詩寫字等事這[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只是如今並不聽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坏了這是書悮了他可惜他也把書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讀買賣倒沒有什麼大害處你我只該做些針黹紡績的事纔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緊[經]的看也罷了最怕見了[這些]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話說的代玉垂頭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應是的一字忽見素雲進來說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宝二爺都在那里等着呢宝釵道又是什麼事代玉道偺們到了那里就知道了說着便和宝釵往稻香村來果見眾人都在那里李紈見了[他]兩個笑道社還沒起就有脫滑[兒]的了四丫頭要告

一年的假呢代玉笑道都是老太〻昨兒一句話又吽他画什庅園子圖兒
惹得他樂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别要怪老太〻都是刘姥〻一句話林
代玉忙笑道可是呢都是他一句話他是那一門子的姥〻直吽他是个母
蝗虫就是了說着大家都笑起来宝釵笑道世上的話到了鳯丫頭嘴
裡也就盡了幸而鳯丫頭不認得字不大通不過一槩是市俗取笑更有
顰兒這促刼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市俗的粗話撮其删其繁再加潤色比方
出来一句是一句這母蝗虫三字把昨兒那些形景都現出来了虧他想的
到也快衆人听了都笑道你這一註解也就不在他兩个以下李紈道我
請你們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我給了他一个月他嫌少你們怎庅
說代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纔蓋了一年如今要画自然得

二年的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着顏色又要剛說到怎樣代玉也自巳拿不住笑道又要照着這樣兒慢々的画可不得二年的工夫衆人听了都拍手笑个不住寶釵笑道又要照着這个慢々的画這落後一句最妙所以昨兒那些々笑話兒雖然可笑回想是沒味的你们細想顰兒這几句話雖是淡的回想却有滋味我倒笑的動不得了

看他刘姥々笑後復一笑亦想不到之文也听宝卿之評亦千古定論

惜春道都是宝姐々讚的他越發逞強這會子拿我也取笑兒代玉忙拉他笑道我且問你還是单画這園子呢還是連我们衆人都画在上頭呢惜春道原說只画這園子的昨兒老太々又說单画了園子成个房樣子了叫連人都画上就像行樂似的纔好我又不會這工細楼臺又不會画人物又不好駁回正為這个為難呢代玉道人物還容易你草虫工不能李紈道你又說不通的話

了這个上頭那里又用的着草虫或者翎毛倒要点綴一兩様代玉笑道别的
草虫不画罷了昨兒母蝗虫不画上豈不缺了典衆人听了又都笑起来代玉
一面笑的兩手捧着胸口一面説道你快画罷我連題跋都有了起个名字就
吽作携蝗大嚼圖衆人听了越發鬨然大笑前仰後合只听咕咚一聲响不知
什庅倒了急忙看時原来是湘雲伏在椅子背後那椅子原不曾放穩被他全
身伏着背子大笑他又不提防兩下里錯了勁向東一歪連人带椅都歪倒了
幸有板壁檔住不曾落地衆人一見越發笑个不住宝玉忙赶上去扶了起来
方漸〻止了笑宝玉和代玉使个眼色兒代玉會意便走至裡間将鏡袱揭起
照了一照只見兩鬓略鬆了些忙開李紈的粧奩拿出抿子来對鏡抿了仍就
收拾好了方出来指着李紈道這是吽你带着我們作針線都你反招我們来

大家大笑的李紈笑道你们聽他這刁話他領着頭兒鬧引着人笑了倒賴我的不是真々恨的我只保佑着明兒你得一个利害婆々再得几个千刁萬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々你那會子還這麽刁不刁了林代玉早紅了臉拉着宝釵說咱們放他一年的假罷宝釵道我有一句公道話你们听々藕丫頭雖會画不過是几筆寫意如今画這園子非離了肚子裡頭有几副丘壑的纔能成画這園子却是像画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疎密也不多也不少恰々的是這樣你及照樣兒往紙上一画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減的要減該藏的要藏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幅圖樣第二件這些樓台房舍是必要用界劃的一點不留神欄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門窗

也倒豎過来皆磯也離了縫甚至于桌子擠到墻裡去花盆放在簾子工
来豈不到成了一張笑話兒了第三要插人物也要有疎密有高低衣摺裙帶
手指足步最是要緊的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跏了腿染臉撕髮到是小事
依我看来竟難的狠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給他半年的
假再派了寶兄弟幫着他並不是為寶兄弟知道教着他画那就更悮事
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難安插的寶兄弟好拿出去問問那會画的相公
就容易了寶玉听了先喜的說這話極是詹子亮的工細樓臺就極好程
日興的美人是絶技如今就問他們去寶釵道我說你是無事忙說了一
聲你就問去等着商議定了再去如今且拿什麼畫寶玉道家裡有雪
浪紙又大又托墨寶釵冷笑道我說你不中用那雪浪紙寫字画寫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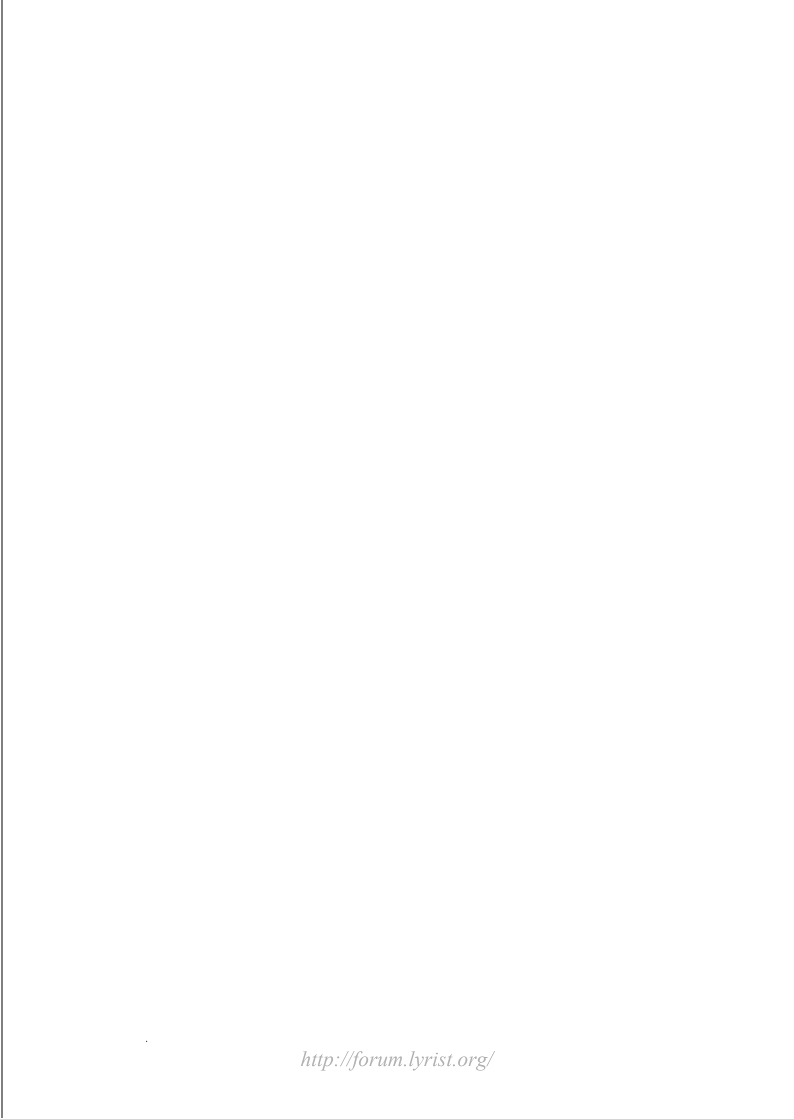
兒或是會宋的畫南宋山水托墨禁得皴擦拿了畫這个又不托色又難潲(烘染)畫也(裝裱)不好紙也可惜我交你一个法子原先盖這園子就有一張細致圖樣雖是近人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你和太太要了出來也比着那紙(的)大小和鳳了頭要一塊重絹叫相公(們)礬了叫他照着這圖樣刪補着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是配這些青綠顏色並泥金泥銀也得他們配去你們也得另爖上風爐子預備化膠出膠洗筆還得一張粉油大案鋪上毡子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筆也不全都得從新再置一分兒纔好惜春道我何曾有這些畫器不過隨手寫字(的)筆畫畫罷了就是顏色只有赭石廣花藤黃胭脂這四樣再有(的)不過是兩支着色筆就完了寶釵道你不該早說我這些東西我却還有只是你也用不着給你也白放着如

令我且替你收着等你用着这个時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着画扇子若画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的令兒替你開个单子照着单子和老太〻要去你们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説着宝兄弟寫宝玉早已預備下筆硯了原怕記不清白要寫了記着听宝釵如此説喜的提起筆来静听宝釵説道頭号排筆四支二号排筆四支三号排筆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蠏爪十支小蠏爪十支鬚眉十支大着色二十支小着色二十支開面十支柳條二十支箭頭硃四两南赭四两石黄四两石青四两石緑四两管黄、四两廣花八两蛤粉四匣胭脂十斤大赤飛金二百帖青金二百帖廣匀膠四两浄礬四两礬絹的膠礬在外別管他们你只、把絹交出去叫他们礬去這些顔色咱們淘澄飛跌着又頑了又使了包你一倍

子都勾使了再要頂細絹籮四个粗絹籮四个担筆四支大小乳鉢四个大粗碗二十个五寸粗碟十个三寸粗白碟二十个風爐兩个沙鍋大小四个新磁罐二口新水桶四支一尺長白布口袋四條浮炭二十斤柳木炭一斤三屜木箱一个直地紗一丈生薑二兩醬半斤代玉忙道鉄鍋一口鍋鏟一个宝釵道這作什庅代玉笑道你要生薑和醬這些作料我替你要鉄鍋來好炒顏色吃的衆人都笑起來宝釵笑道你那里知道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薑汁子和醬預先抹在底子上烤過了一經了火是要炸的衆人听說都道原來如此代玉又看了一回單子笑着拉探春悄悄的道你瞧瞧画个画兒又要這些水缸箱子來了想必他糊塗了把他的嫁粧單子也寫上了探春噯了一聲笑个不住說道宝姐姐你還不

撕他的嘴你問〻他編排你的話宝釵笑道不用問狗嘴裡還有象牙不
成一面說一面走上来把代玉按在炕上便要撕他的臉代玉笑道忙央告
好姐〻饒了我罷顰兒年紀小只知說不知道輕重作姐〻的教道我
姐〻不饒我還求誰去衆人不知話内有因都笑道說的好可怜見的
連我们也軟了饒了他罷宝釵原是和他頑忽听他又拉扯前番說他胡看雜
書的話便不好再和他厮閙放起他来代玉笑道到底是姐〻要是我再
不饒人的宝釵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〻疼你衆人愛你伶俐今兒我也
怪疼你的了過来我替你把頭髮籠一籠代玉果然轉過身来宝釵用手
籠上去宝玉在傍看着只覺更好不覺後悔頭里不該令他抿上鬓去也該
留着此時呌他替他抿去正自胡思只見宝釵說道寫完了明兒回老

太〻去若家裡有的就罷若沒有的就拿了些〻錢去買了來我幫着你們
配寶玉忙収了單子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至晚飯後又往賈母處來請
安賈母原沒有大病不過是勞乏了兼着了些〻涼溫存了一日又吃了一
劑藥疎散一疎散至晚也就好了不知次日又有何話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巻之

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着了些風寒不是什麽大病請醫生吃了兩劑藥也就好了命鳳姐來吩咐他預備給賈政帶送東西正商議着只見賈母打發人來請王夫人忙引着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請問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些賈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纔你們送來野雞崽子湯我嘗了一嘗到有味兒又吃了兩塊肉心裡很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鳳丫頭孝敬老太太的筭他的孝心虔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賈母點頭笑道難為他想着若是還有生的再炸上兩塊鹹浸浸的吃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就

只不對稀飯鳳姐听了連忙答應命人去厨房傳話這里賈母又向王夫
人笑道我打發人請你来不為别的初二是鳳丫頭的生日上兩年我原
早想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有大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着
又沒事咱們大家好生樂一日賈母猶云好生樂一日可見逐日雖樂皆還不趁心也所以世人無論貧富各有愁腸終不能時〻遂心如意此是至理非不足語也王夫人笑道我也想着呢既是老太〻高興何不就
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我想往年不拘誰作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
禮這个也俗了也覺生狠的是似的今兒我出个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
取笑王夫人忙道老太〻怎么想着好就是怎么樣行賈母笑道我
想着咱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分子原来請分子是小家的事近見多少人家紅白事一出且筭筭分子之多寡不知何說
多少儘着這錢去辦你道好頑不好頑看他寫與宝釵作生

日後又偏寫與鳳姐作生日阿鳳何人也豈不為彼之華誕大用一回筆墨哉只是虧也如何想來特寫于宝釵之後較姊妹勝而有餘于賈母之前較諸父母相去不遠一部書中若一個一個只嘗寫過生日復成何文哉故起用宝釵盛用阿鳳終用賈母名有妙文名有妙景餘者諸人或一筆不寫或偶因一語帶過或豐或簡其情當理合不表可知豈必諄諄死筆按數而寫衆人之生日哉王夫人笑道這個很好但不知怎麼湊法賈母听說亦益發高興起來迴不犯宝釵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姑娘們並宝玉那府裡珍兒媳婦並賴大家的等有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來了衆丫頭婆子見賈母十分高興也都高興忙忙的各自分頭去請的請傳的傳沒頓飯的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烏壓壓擠了一屋子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兩張椅子上宝釵姊妹等五六個人坐在炕上宝玉坐在賈母懷前地下滿滿的站了一地賈母忙命拿幾個小杌子來給賴大母親等幾個高年有体的面媽媽

坐了賈府風俗年高伏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的主子還有体面所以尤氏鳳姐兒等只管地下站着那賴大的母親等三四个老媽〻告个罪都坐在小杌子上了賈母笑着把方纔一夕話說與衆人听了衆人誰不湊這趣兒再也有和鳳姐兒好的有情愿這樣的有畏惧鳳姐兒的巴不得來奉承的况且都是拿的出來的所以一聞此言都欣然應諾賈母先道我出二十兩薛姨媽笑道我隨着老太〻也是二十兩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不敢和老太〻並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兩罷了尤氏李紈也笑道我們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兩罷賈母忙和李紈道你寡婦失業的那里還拉伱着出這个錢我替我你出了罷必如是方妙鳳姐忙笑道老太〻別高興且算一算賬再攬事老太〻身上已有

兩分子了呢這會子又替大嫂子出十六兩說着高興一會子回想又心疼了過後
兒又說都是爲鳳丫頭花了錢使个巧法子哄着我拿出三四分子来
暗裡補上我還做夢呢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依你怎麼樣呢馭
阿鳳一詳更妙若一筆直下有何趣哉 鳳姐笑道生日沒到我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受
用了我一个錢饒不出驚動這些〻人實在不安不如大嫂子這一分我替
他出了罷了我到了那一日多吃些〻東西就享了福了邢夫人等听了都說
狠是賈母方允了鳳姐兒又笑道我還有一句話呢我想〻老祖宗自己二十兩又
有林妹〻宝兄弟的兩分子姨媽自己二十兩又有宝妹〻的一分子這到也公
道只是二位太〻每位十六兩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
了虧了賈母听了忙笑道到底是我的鳳姐兒向着我這說的狠是要不是你

我吽他们又哄了去了鳯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姐兒兩个交給兩位太々一
位占一个派多派少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賈母忙説這狠公道就是這樣
賴大的母親忙站起来笑説道這可反了我替二位太々生氣在那邊是兒
子媳婦在這邊是内侄女兒到不向著婆々姑娘到向着别人這兒媳婦成了
陌路人内侄女兒竟成了个外侄女兒了説的賈母與衆人都大笑起来了阿鳯
全付精神虽一戲亦人想不到之文
賴大之母因又問道少奶々们十二兩我们自然也該
矮一等了賈母听説這使不得你们雖該矮一等我知道你们这几个都是財主
果位雖低錢却比他们多要驚魂奪魄只此一句所以一部書全是老婆舌頭全是諷刺世事反面春秋也所謂痴子弟正照風
自鑑若單看了家常老婆舌頭豈非痴子弟乎
你们和他们一例纔使得衆媽々听了連忙
荅應賈母又道姑娘们不過應个景兒每人照一个月的月例就是了

又回頭吽死央来你们也凑几个人商議凑了来死央答應着去不多時帶
兒〔會了〕平兒襲人彩霞等還有几个小丫環来也有二两的也有一两的賈母因問
平兒你難到不替你主子作生日還入在〔這〕裡頭平兒笑道我那个私自另外
有了這是官中的也該出一分賈母笑道這纔是好孩子鳳姐又笑道上下
都全了還有二位姨奶〻他出不出也問一聲兒儘到他们是理不然他们
只〔又該說〕管小看了他们了〔純寫阿鳳以襯後文〕賈母听了忙說可是呢怎麼到忘了他们只怕
他们不得閑兒吽一个丫頭問〻去說着早有了頭去了半日回来說道每位
也出二两賈母喜道拿筆硯来筭明共計多少尤氏因悄罵鳳姐道我把你
你這沒足厭的小蹄子這麼些婆〻嬸子来凑銀子給你過生日你還不足又
拉工两个苦瓠子作什麼鳳姐也悄笑道你少胡說一會子離了這裡我纔和

你筭賬他们两个爲什庅苦呢有了錢也是白塡送别人不如拘来咱们
樂純爲阿鳳以襯後文二人形景如見語言如聞真描画的到說着早已合筭了共凑了一百五
十两有餘賈母道一日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客酒席又不多两三
日的用度都彀了頭等戲不用錢省在這頭上賈母道鳳丫頭說那
一班好就傳那一班鳳姐兒道咱们家的班子都听熟了到是花几个錢呌
一班来听听罷賈母道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越性呌鳳丫頭别操
一點心受用一日纔筭所以特受用了纔有建鄉之变樂極生悲自然之理尤氏答應着又說了
一回話都知賈母乏了纔漸漸的都散出来尤氏等送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
便往鳳姐房里来商議怎庅辦生日的話鳳姐兒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看
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這阿物兒也特行了大運了我

當有什庅事叫我们去原来单為這个出了錢不筭還要我来操心你怎庅謝我鳳姐笑道你别扯臊我又没叫你来謝你什庅你怕操心你這會子就回老太〻去再派一个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他興的這樣兒我勸你收着些兒好太满了就潑出来的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次日將銀子送到寧國府来尤氏方纔起来梳洗因問是誰送過来的了環们回說是林大娘尤氏便命叫了他来了環走至下房叫了林之孝的過来尤氏命他脚踏上坐了一面忙着梳洗一面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的回說這是我们底下人的銀子凑来先送過来老太〻和太〻们的還没有呢正說着了環们回說那府里太〻和姨太〻打發人送分子来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们专會記得這些没要緊的話昨兒不過老太〻一時高興故意的

要學那小家子湊分子[你]們就記得了你們嘴里當正[經]的說還不快接了進來好生待茶再打發他們去了環應自忙進[接]了進來一共兩封連宝釵代玉的都有了尤氏問還少誰的林之孝道還少老太太太太姑娘們的和底下姑娘們的尤氏道還有你們大奶奶的呢林之孝道奶奶過去這銀子都從二奶奶手裡發一共都有了說着尤氏已梳洗了命人伺候車輛一時來至榮府先來見鳳姐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問都齊了鳳姐兒笑道（笑字就有神情）都有了快拿了去罷丟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信不及到要當面點一點說着果然按數一點只沒有李紈的一分尤氏笑道我說你們鬼呢怎[麽]沒你大嫂子的沒有鳳姐兒笑道那麽些還不勾使短一分兒也罷了等不勾了我再給你（可見阿鳳處處心机）尤氏道昨兒你在人跟前作

人今兒又來和我賴這个斷不依你我只〻和老太〻要去鳳姐兒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兒有了事我也丁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別抱怨尤氏笑道你一般的也怕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纔是不依你呢說着把平兒的一分拿了出來說道平兒來把你的收起去等不𡘜了我替你添上平兒會意因說道奶〻先使着若剩下了再商〔賞〕我一樣尤氏笑道只許你那主子作弊就不許我作情兒平兒只得收了尤氏又道我看着你主子這麽細致弄這些錢那里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裡使去此言不假伏下後文短命尤氏亦能干事矣惜不能勸夫治字惜哉痛哉一面說着一面又往賈母處來先請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話便走到夗央房中和夗央商議只〻听夗央的主意行事何以討賈母的喜歡二人計議妥當尤氏臨走時也把夗央二兩銀子還他說這還使不了呢說着一逕出

来又至王夫人跟前一時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他兩个還不敢收阿鳳声勢亦甚矣

尤氏道你们可怜見的那里有這些閑錢鳳丫頭便知道了有我應首

呢二人听說千恩萬謝的方收了尤氏亦可謂有才矣論有德比阿鳳高十倍惜乎不能諫夫治家所謂人各有當也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惡則無往不惡美則無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晃眼已是九月初二

日園中人都打听得尤氏辦得十分熱鬧不但有戲連耍百戲並說書的男女

先兒全有都打點取樂頑耍李紈又向眾姊妹道今兒是正經社日可別

忘了看書者已忘批書者亦已忘了作者竟未忘忽寫此事真忙中愈忙緊處愈緊也宝玉也不來想必他只圖

熱鬧把清雅就丟開了此獨宝玉乎亦罵世人余亦為宝玉忘了不然何不來耶說着便命丫環去瞧作什

庅呢快請了来丫環去了半日回說花大姐〃說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又奇眾人听

了都詫異說再沒有出門之理這丫頭糊塗不知說話因又命翠雲去一時

翠墨回來說可不真出了門了說有個朋友死了出去探喪去了奇文信有之守花園歸孫之日
偏如此寫法探春道斷然沒有的事憑他什麼再沒今日出門之理你叫襲人來
我問他剛說有只見襲人走來李紈等都說道今兒憑他有什麼事也不
該出門頭一件你二娘々的生日老太々都這等高興兩府上下衆人來湊
熱鬧他倒走了第二件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襲人
嘆道昨兒晚上就說了今兒一早起有要緊的事到北靜王府里去就趕回
來的勸他不要去他必不依今兒一早起來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靜
王府里的要緊姬妾沒了也未可知李紈等道若果如此也該去走々只是也該
回來了說有大家又商議咱們只管作詩等他回來罰他剛說着只見賈母
已打發人來請便都往前頭來了襲人回明寶玉的事賈母不樂便命人

去接原来宝玉心裡有件私事於頭一日就吩咐茗煙明日一早要出門備下兩
疋[匹]馬在後門口等着不要别[人就要你]一个跟着説給李貴我往北府里去了倘或
要有人找我叫他攔住不用找只説北府里留下了横豎就来的茗煙也摸
不着頭腦只得依言説了今兒一早果然備了兩疋[匹]馬在園[子]後門等着天
亮了只見宝玉遍体純素從角門出来一語不發跨上馬一湾腰順着街
就趲下去了茗煙也只得跨馬加鞭赶上在後面忙問往那里去宝玉道這
條路是往那里去的茗煙道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没有可
頑的[地方]宝玉听説点頭道正要冷清清的地方好説着越性加了鞭那馬早
已轉了兩个湾子出了城門茗煙越發不得主意只得緊緊跟着一氣
跑了七八里路出来人煙漸漸稀少宝玉方勒住馬回頭問茗煙道这里

可有賣香的茗煙道香到有不知是那一様寶玉想道别的香不好須得檀
芸降三様茗煙笑道這三様可難得寶玉為難茗煙見他為難因問道要
香作什么使我見二爺時常小荷包有散香何不找一找一句題醒了寶玉便
回首衣襟上掛出一个荷包來摸了一摸竟有兩星沉素心内歡喜只是不恭
些些再想自己親身帶的到比買的又好些些于是又問炉炭茗煙道這可罷
了荒郊野外那里有用這些些何不早説帶了來豈不便宜寶玉道胡塗
東西若可帶了來又不這樣没命的跑了奇奇怪怪不知為何看他下文怎樣茗煙想了半
日笑道我得了个主意不知二爺心下如何我想二爺不止用這个呢只怕
還要用别的這也不是事如今我們往前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菴了寶
玉听了忙問水仙菴就在這里更好了我們就去説着就加鞭前行一面

回道向茗煙道這水仙菴的姑子長往俗門家去俗門這一去到那里和他借香炉使ミ他自然是肯的茗煙道别說他是俗們家的香火院就是平白不認識的廟裡和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一件我常見二爺最厭這水仙菴的何如今兒又這樣喜歡了宝玉道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盖廟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听見有个神就盖起廟来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听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

近聞剛內庙又有三教菴以如来為尊太上為次先師為末真殺有餘辜所謂此書救世之溺不假

比如這水仙菴里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菴殊不知古来並沒有个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今兒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說着早已来至門前那老姑子見宝玉来了事出意外竟像天工掉下个活龍来的

一般忙上来問好命老道来接馬宝玉進去也不拜洛神之像却只官賞鑒雖是
泥塑的却真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荷出綠波日映朝霞之姿妙極用洛神賦諸洛神本地風光愈覺新奇
宝玉不覺滴下淚来老姑子獻了茶宝玉因和他借香炉那姑子去了半日連
香供紙馬都預備了来宝玉道一㮣不用説道命茗煙捧着炉出至後院中揀一
塊干淨地方兒竟揀不出茗煙道那井台兒上如何宝玉點頭一齊来至井台上
將爐放下妙極之文宝玉心中揀定是井台上了故意使茗煙說出使彼不犯疑猜矣宝玉亦有欺人之才蓋不用耳茗煙站過一傍宝玉掏
出香来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奇文云只施半禮然不知為何事也回身命收了去茗煙答應且不收忙
爬下磕了几個頭口内祝道我茗煙跟二爺這几年二爺的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
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没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只是這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
想来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双極聰明極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爺心事不

能出口讓我待祝若芳魂有靈香魂多情雖然陰陽間隔既是知己之間時常來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变个女孩兒和你們一處相伴再不可又托生這鬚眉濁物了說畢又磕几个頭纔爬起來忽插入茗煙一篇流言粗看則小兒戲語亦甚無味細玩則大有深意試思宝玉之為人豈不應有一極栓俐乖巧小童哉此一祝亦如西廂記中雙文降香第三柱則不語紅娘則待祝數語直將雙文心事道破此處若寫宝玉一祝則成何文字若不祝直成一啞謎如何散場故寫茗煙一戲直戲入宝玉心中又發出前文又可收後文又寫茗煙素日之乖覺可人且襯出宝玉直似一个守禮待嫁的女兒一般其素日脂香粉氣不待寫而全現出矣今看此回直欲将宝玉當作一个極輕俊羞怯的女兒看茗煙則極乖覺可人之丫鬟也宝玉听他沒說完便掌不住笑了方一笑蓋原可發笑且說的合心愈見可笑也因踢他道休胡說看人听見笑話也知人笑更奇茗煙起來收過香炉和宝玉走着因道我已經合姑子說了二爺還沒用飯叫他隨便收拾了些東西二爺勉強吃些我知道今兒咱們里頭大排筵宴熱鬧非常二爺

為此纔躲了出來的橫竪在這里清淨一天也就儘到禮了若不吃東西斷使不得寶玉道戲酒既不吃這隨便素的吃些何妨茗煙道這便纔是還有一說俗們來了還有人不放心若沒有人不放心便晚了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爺須得進城回家去纔是第一老太太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禮也進〔盡〕了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吃酒也並不是二爺有意原不過陪着父母進〔盡〕孝道二爺若單為了這个不顧老太太太太懸心就是方纔那受祭的陰魂也不安生二爺想我這話如何寶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着了你想着只你一个跟了我出來回來你怕担不是所以拿這大題目來勸我〔interlinear note: 亦知這个大妙極〕我纔來了不過為儘个禮再去吃酒看戲並沒說一日不進城這已完了心願赶着進城大家放心豈不兩進〔盡〕其道〔interlinear note: 這是大通的意見世人不及的去處〕茗煙道這更好了說着二人來至禪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素菜寶玉

胡乱吃了些〻茗煙也吃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茗煙在後面只囑付二爺好生騎着這馬總沒大騎的手裡提緊着看他偏不寫鳳姐那樣熱鬧却寫這般清冷真世人意料不到這一篇文字也一面說着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門進去忙〻來至怡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里只有几个老婆子看屋子見他來了都喜的眉開眼笑道說阿弥陀佛可來了把花姑娘急瘋了上頭正坐席呢二爺快去罷宝玉听說忙將素服脫了自去尋了華服換上問在什么地方坐席老婆子回說在新盖的大花廳上宝玉听說一徑往花廳來耳內早已隐〻聞得歌管之聲剛至穿堂那邊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淚總是千奇百怪的文字一見他來便收淚說道鳳凰來了快進去罷再會子不來都反了是平常言語却是無限文章無限情理看至後文再細思此言則可知矣宝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里去了玉釧兒不答只管擦淚無限情理宝玉忙進廳里見了賈母王夫人等衆

人真如得了鳳凰一般宝玉忙赶着與鳳姐兒行禮賈母王夫人都説他不知道
好歹怎庅也不説聲就私自跑了這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老爺回家来必告
訴他打你説着又駡跟的小斷们都偏听他的話説那里去就去也不回一聲兒
一面又問他到底那去了可吃了什庅可唬着了（奇文畢肖）宝玉只回説北静王的一
个爱妾昨日沒了給他道惱去他哭的那樣不好撇（把）下就回来所以多等了一
會子賈母道已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们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宝玉答應
着因又要打跟的小子们衆人又忙説情又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慮了他已
經回来大家該放心樂一回了賈母先不放心自然發狠（和）今（見他）来了喜且有
餘那里還恨也就不提了還怕他不受用或者别處沒吃飽路上着了驚怕
反百般的哄他襲人早過来伏侍大家仍舊看戲當日演的是荊釵記賈母

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落淚也有嘆的也有罵的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話說衆人看演荊釵記宝玉和姐妹一處坐着林代玉因看到男祭這一齣工便和宝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狠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子上来作什么俗語說覩物思人天下的水總歸一源不拘那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盡情了宝釵不答宝玉回頭要熱酒敬鳳姐兒原来賈母說今日不比往日定要叫鳳姐痛樂一日本来自己懶待坐席只在裡間屋里榻上歪着和薛姨媽看戲隨心愛吃的揀几樣放在小几上隨意吃着說話兒將自己兩桌席面賞那沒有席面的大小丫頭並那應差听差的婦人

等命他们在窗外廊檐下也只管坐着随意吃歒不必拘禮王夫人和邢

夫人在地下高棹上坐着外面幾席是他姊妹们坐賈母不時吩咐尤氏

等讓鳳了頭坐在上面你们好生替我待東難爲他一年到頭辛苦尤

氏答應了又笑回說道他坐不慣首席坐在上頭横不是豎不是的

酒也不肯吃賈母听了笑道你不會等我親自讓他去鳳姐兒忙也進

来笑說老祖宗別信他们的話我吃了好几鍾了賈母笑着命尤氏快

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你们都輪流敬着他〻再不吃我當真的就親自去

了尤氏听說忙笑着又拉他出来坐下命人拿了台盏斟了酒笑道一年

到頭難爲你孝順老太〻太〻和我〻今兒没什麽疼你的親自斟杯酒

乖〻兒的在我手裡歒一口鳳姐兒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歒

尤氏笑道說的你不知是誰我告訴你說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了後兒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様不得了趂着儘力灌喪（今兒又體面）兩鍾子罷閑〻一戲語伏下後文令人可傷所謂盛筵難再鳳姐兒見推不過只得喝了兩鍾棲肴衆姊妹也来鳳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一口賴大媽〻見賈母尚這等高興也少不得来凑趣兒領着些嬷〻們也来敬酒鳳姐兒也難推脱只得欱了兩口夗央等也来敬鳳姐兒真不能了忙央告道好姐〻們饒了我罷我明兒再喝罷夗央笑道真个的我們是沒臉的了就是我們在太〻跟前太〻還賞个臉兒呢往常到有些体面今兒當着這些〻人到拿起主子的款兒来了我原不該来不喝我們就走說着真个回去了鳳姐兒忙赶上拉住笑道好姐〻我欱就是了說着拿過酒来滿〻的斟了一杯欱干夗央方笑了散去然後又入席鳳姐兒自覺酒

沉了心里実ゝ的似往上撞往家去歇ゝ只見那要百戲的上来便和尤氏
說預備賞錢我要洗ゝ臉去尤氏點頭鳳姐兒瞅人不防便出了席往房
門後簷下走来平兒留心也忙跟了来鳳姐兒便扶着他纔ゝ至穿廊下
只見他房里的一个小丫頭正在那里站着見他兩个来了回身就跑鳳
姐兒便疑心忙叫那丫頭先只粧听不見無奈後面連平兒也叫只得回来
鳳姐兒越發起了疑心忙和平兒進了穿堂叫那小丫頭子也進来把槅
扇關了鳳姐兒坐在小院子的台𥜥上命那丫頭子跪下了喝命平兒叫
兩个二門上的小廝来拿繩子鞭子把那眼睛里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
了那小丫頭子已經唬的魂飛魄散哭着只管碰頭求饒鳳姐兒問道我
又不是鬼你見了我不說規ゝ矩ゝ站住怎麼到往前跑小丫頭子哭道我

原沒看見奶々来我又記挂着房里無人所以跑了鳳姐兒道房里既沒人誰
叫你来的你便沒看見我々和平兒在後頭扯着脖子叫了你十来声越
叫越跑离明又不遠你聾了不成你還和我強嘴說着便揚手一掌打在臉上
打的那小丫頭一栽這邊臉上又一下登時小丫頭子兩腮紫脹起来平兒忙勸
奶々仔細手疼鳳姐便說你再打着問他跑什麼他再不說把嘴撕爛了他的
那小丫頭子先還強嘴後来听見鳳姐兒要燒了紅烙鉄来烙嘴方哭道二爺
在家里打發我来這里瞧着奶々的若見奶々散了先叫我送信兒去的不承
望奶々這會子就来了鳳姐兒見話中有文章叫你瞧着我作什麼難道怕
我家去不成必有別的原故快告訴我我從此以後疼你々若不細說立刻拿
刀子来割你的肉說着回頭向頭上拔下一根簪子来向那丫頭嘴上乱戳唬

的那丫頭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訴奶奶可別說我說的平兒一傍勸一傍面推他叫他快說丫頭便說道二爺也是纔來房里的睡了一回（会子）醒了打發人來瞧瞧奶奶說纔坐席還得好一回（会子）纔來呢二爺就開了箱子拿了兩塊銀子還有兩根簪子兩疋緞子叫我悄悄的送與鮑二的老婆去叫他進來他收了東西就往偺們屋里來了二爺叫我來瞧看奶奶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鳳姐聽了已氣的渾身發軟忙立起來一逕來家剛至院門只見有一（又）個小丫頭在門前探頭兒一見了鳳姐也縮頭就跑（如見其形）鳳姐兒提着名字喝住那丫頭本來伶俐見躲不過了越（索）性跑了出來笑道我正要告訴奶奶去呢可巧奶奶來了鳳姐兒道告訴我什麼那小丫頭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如此將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鳳姐啐道你早作什麼了（来着）這會子

我着見你了你來推干淨兒說着也揚手一下打的那丫頭一个趔趄便攝手攝脚的走至窗前往里听時只听裡頭說笑那婦人笑道多早晚你那閻王老婆死了就好了賈璉道他死了再娶一个也是這樣又怎麼樣呢那婦人道他死了你到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賈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兒也是一肚子委曲不敢說我命里怎麼就該犯了夜叉星鳳姐听了氣的渾身乱戰又听(見)他俩都讚平兒便疑平兒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懫(憤)怨語了那酒越發湧了上來也並不忖奪(度)回身把平兒先打了兩下(子)一脚踢開門進去也不容分說抓着鮑二家的撕打一頓又怕賈璉走出去便堵着門站着罵道好淫(娼)婦你偷主子漢子還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兒過來你们淫婦忘八一條藤兒多嫌着我外面兒你哄我說着又把平兒打几下奇極先打平兒可是世人想得着的

打的平兒有冤無處訴只氣得干哭罵道你們做這些沒臉的事好好的
又拉上我做什么說着也把鮑二家的撕打起來賈璉也因吃多了酒進來
高興未曾作的機密一見鳳姐來了已沒了主意又見平兒也鬧起來把
酒也氣上來了鳳姐見兒打鮑二家的他已自又氣又愧只不好說的今見平
兒也打便上來踢罵道好娼婦你也動手打人平兒怯怕打忙住了手哭
道你們背地里說話為什么拉我呢鳳姐見平兒怕賈璉越發氣了又
赶上來打着平兒偏叫打鮑二家的平兒急了便跑出來找刀子要尋
死外面衆婆子了頭忙攔住解勸這里鳳姐見平兒尋死去便一頭撞在
賈璉懷里叫道你們一條藤兒害我被我听見了到都唬起我來你
也勒死我賈璉氣的墻身上拔出劍來說道不用尋死我也急了一齊

殺了我償了命大家干淨正鬧的不開交只見尤氏等一群人來了說這是怎

麽說纔好好的就鬧起來賈璉見了人越發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風來天下小人大都如是故意要殺鳳姐兒鳳姐兒見人來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潑了天下奸雄妬婦惡婦大都如是只是很無阿鳳之才耳丟下衆人便哭着往賈母那邊跑此時戲已散出鳳姐跑到賈母

跟前爬在賈母懷里只說老祖宗救我璉二爺要殺我呢瞧他稱呼

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人忙問怎麽了鳳姐兒哭道我纔家去換衣裳不防璉二爺

在家和人說話我只當是有客來了唬的我不敢進去在窗戶外頭听了一

听原來是和鮑二家的媳婦商議說我利害要拿毒藥給我吃了治死我

把平兒扶了正我原生了氣了又不敢和他吵原打了平兒兩下子問他為什麽要害

我他燥了就要殺我賈母听了都信以為真說這還了得快拿了那下流種

子来一語未完只見賈璉拿着劍赶来後面許多人跟着賈璉明仗着賈
母素習疼他們（又有）連母親嬸母也（在這里斷不至于鬧出事来）無碍故逞強鬧了来邢夫人王夫人見了氣
的忙攔住罵道這下流種子你越發反了老太太在這里呢賈璉乜斜着眼
道都是老太太慣的他他纔這樣連我也罵起来了邢夫人氣的奪下劍
来只管喝他快出去那賈璉撒嬌撒痴涎言涎語的還只乱說賈母氣的
說道我知道（你也）不把我們放在眼睛里叫人把他老子叫来賈璉听見這話
方趔趄着脚兒出去了賭氣也不往家去便往外書房来這里邢夫人
王夫人也說鳳姐兒賈母笑道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饞嘴猫兒
似的那里保的（住）不這麼着從小兒世人都打這麼過的都是我的不是
他多吃了兩口酒又吃起醋来（了）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又道你放心等

明兒我叫他來替（給）你賠不是你今兒別要過去䁖着他因又罵平兒那蹄子

素日我到看他好怎麼暗（背）地里這麼壞尤氏等笑道平兒沒有不是都是鳳

了頭拿着人家出氣兩口子不好對打都拿着平兒煞性子平兒委曲的

什麼是的呢老太〻還罵人家賈母道原來這樣我說那孩子到不像

那狐媚魘道的既這麼着可憐見的白受他的（們）氣因叫琥珀來你出去告訴

平兒就說我的話我知道他受了委曲明兒我叫鳳姐兒替（給）他賠不是今

兒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許他胡鬧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

了（可知吃擗一回非閑文也）平兒哭的哽咽難抬宝釵勸道你是个明白人（必用宝釵評出方是身分）

素日鳳丫頭何等待你今兒不過他多吃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氣難到

〻拿別人出氣不成別人又笑話他吃醉了你只管這會子委曲素日你的

好處豈不都是假的了正說着只見琥珀走來說了賈母的話平兒自覺面上有了光輝方才漸漸的好了也不往前頭來寶釵等歇息了一回方來看賈母鳳姐寶玉便讓平兒到怡紅中院來襲人忙接着笑道我先原要讓你的只因大奶奶和姑娘們都讓你我就不好讓的了平兒也陪笑說多謝因又說道好好兒的從那里說起無緣無故白受了一場氣襲人笑道二奶奶素日待你好這不過是一時氣急了平兒道二奶奶到沒說的只是那淫婦治的[了]我他又偏拿我湊趣[兒就有]況還有我們那糊塗爺到打我說着便又委曲禁不住落淚寶玉忙勸道好姐姐別傷心我替他兩個賠不是罷平兒笑道與你什麼相干寶玉笑道我們弟兄姊妹都[是]一樣他們得罪了人我替他賠個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可惜這新衣裳也

沾了這裡有你花妹々的衣裳何不換了下來拿些燒酒噴了熅一熅把頭也

另抿一抿[洗々臉]母面洗母面便吩咐了小丫頭子們舀洗臉水燒熅斗來平兒素習

只聞人說宝玉常能和女孩兒們接交宝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又是

鳳姐兒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廝近因不能盡心也常為恨事平兒今[日]見他這般

心中也暗々的敁敠果然話不虛傳色[件]々想的週到又見襲人特々的開了箱

子拿出兩件不大穿的衣裳來與他換便趕忙的脫下自己的衣服忙去洗了

臉宝玉一傍笑勸道姐々還該擦上些脂粉不然倒像是[你]和鳳姐々賭氣了似

的況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々又打發了人來安慰你平兒听了有理

便去找粉只不見粉宝玉忙走至粧台前將一个宣窑磁盒揭開裡面盛着一

排十根玉簪花棒[兒]拈了一根遞與平兒又笑向他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

花種研碎了兌上香料製的平兒倒在掌上看時果見輕白紅香四樣俱美攤
在面上也容易勻淨且能潤澤肌膚不是(像)別的粉青重澀滯然後看見朋脂也
不是成張(的)却是一个小ヽ的白玉盒子裡面盛着一盒如玫(玫)瑰膏子一樣寶玉
笑道那(外頭)市賣的胭脂都不干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擰出汁子來淘澄
淨了渣滓配了花露蒸疊成的只用細簪子挑一點兒抹在手心里用一點水
化開抹在唇上手心里就夠打結腮了平兒依言粧飾果見鮮艷異常且又甜(甜)
香滿頰寶玉又將盆內的一枝並蒂秋蕙用竹剪刀擷了下來與他簪在
鬢上忽見李紈打發了頭來喚他方忙ヽ的去了忽使平兒在絳芸軒中梳粧非世人想不到寶玉亦想不
到者也作者費盡心機了寫寶玉最善閨閣中事諸如脂粉等類不寫成
別致文章則寶玉不成寶玉矣然要寫又不便特為此費一番筆墨故思及借
人發端然借人又無人若襲人輩則逐日皆如此又何必揀一日細寫似覺無
味若寶釵等又係姊妹更不便來細按襲人之粧奩況也是自幼知道的了因

左想右想須得一個又甚親又甚疎又可唐突又不可唐突又和襲人等極親又和襲人等不大常處又得襲人輩之美又不得襲人輩之修飾一人來方可發端故思及平兒一人方如此故放手細寫絳芸閨中之什物也

寶玉因自來從未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蠢拙物深為恨怨今日是金釧兒的生日故一日不樂原來為此寶玉之私祭玉釧之潛哀俱針對矣然于此刻補明又一法也真千變萬化之文萬法俱備毫無脫漏真好書也不想落後鬧出這件事來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樂也因歪在床上心內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己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貼今兒還遭塗毒想來此人薄命似[比]代玉猶甚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不覺洒[淒]然淚下因見襲人等不在房內盡力落了幾

點痛淚復起身又見方纔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乾便拿熨斗
熨了疊好見他的手帕子忘去上面猶有淚漬又拿至臉盆中洗了
晾上又喜又悲悶了一回也往稻香村來說一回閑話掌灯後方散平
兒就在李紈處歇了一夜鳳姐兒只跟着賈母賈璉晚間歸房冷
清清的又不好去叫只得胡亂睡了一夜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
沒意思後悔不來邢夫人記掛着昨日賈璉醉了忙一早過來叫
了賈璉過賈母這边來賈璉只得忍愧前來在賈母面前跪下
賈母問他怎麼了賈璉忙陪笑說昨兒原是吃了酒驚了老太
太的駕了今兒來領罪賈母啐道下流東西灌了黃湯不說安
分守己的挺尸去到打起老婆來了鳳丫頭成日家說嘴霸王似

的一个人昨兒唬得可怜要不是我你要傷了他的命這會子怎麽樣賈璉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辯只認不是賈母又道那鳳丫頭和平兒还不是个美人胎子你还不足成日家偷雞摸狗臟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裡去為這起淫婦打老婆又打屋里的人你还亏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你眼睛里有我你起来我饒了你乖乖的替（給）你媳婦賠个不是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歡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跪賈璉听如此説又見鳳姐兒站在那边也不盛粧哭的眼睛腫着也不施脂粉黄黄的臉兒（大妙大奇之文此一句便伏下病根了草草看去便可惜了作者行文苦心）比往常更覺可怜可愛想着不如賠了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討老太太的喜歡了想畢便笑道老太太的話我不敢不依只是越發縱了他

了賈母笑道胡說我知道他最有禮的再不會冲撞人他日後得罪
了你我自然也作主叫你降伏就是了賈璉听說爬起來便與鳳姐兒作
了一个揖笑道原來是我的不是二奶奶饒過我罷滿屋里的人都笑了
賈母笑道鳳丫頭不許惱了再惱我就惱了說着又命人去叫了平兒
來命鳳姐兒和賈璉兩个安慰他平兒賈璉見了平兒越發顧不得了
所謂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听賈母一說便赶上來說道姑娘昨日受了
委屈了都是我的不是奶奶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而起我陪了不是不
美外还替你奶奶賠个不是說着也作了一个揖引的賈母也笑了鳳
姐兒也笑了賈母又命鳳姐兒來安慰他平兒忙走上來給鳳姐兒磕
頭說奶奶的千秋我惹了奶奶生氣是我該死鳳姐兒正自愧悔昨

日酒吃多了念素日之情浮躁起来為听了傍人的話無故給平兒沒臉今反見他如此又是慚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来落下淚来平兒道我伏侍了奶奶這麼幾年也沒彈我一指甲就是昨兒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淫婦治的顧不得奶奶生氣說着也滴下淚来了婦人女子之情畢有但世之大英雄羽翼偶推尚接劍生悲况阿鳳與平兒哉所謂此書真是哭成的賈母便命人將他三人送回房去有一個再提此事即刻来回我我不管是誰拿拐棍子給他一頓三个人沒新給賈母邢王二位夫人磕了頭老嬷嬷答應了送他三人回去至房中鳳姐兒見無人方說道我怎麼樣像个閻王又像夜叉那淫婦咒我死你也幫着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憐我熬的連个淫婦也不如了我還有什

庅臉来過這日子說着又哭了（轄治丈夫此是首計懦夫來看此句）賈璉道你还不足你

細想々昨兒誰的不是多（妙不敢自說沒不是只論多少懦夫來者）今兒當着人还是我跪了

一跪又賠不是你也爭足了光了這會子还叨々難道还叫我替

你跪下纔罷能太要足了强也不是好事說的鳳姐兒無言可對平

兒嗤的一聲又笑了賈璉也笑道又好了真々我也沒法了正說着

只見一个媳婦來回說鮑二的媳婦吊死了（到也有氣性只是又賈璉鳳是情累一个可怜）

姐兒都吃了一驚鳳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罷了有什庅大

驚小怪的（寫阿鳳如此）一時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悄回鳳姐道鮑二媳婦吊

死了他娘家的親戚要告呢鳳姐兒笑道（偏于此處寫阿鳳咲懐哉阿鳳）這倒好了我

正想要打官私呢林之孝的道我纔和衆人勸了他們又威赫了

一陣又許了他幾伃錢也就依了鳳姐兒道我沒一伃錢有錢也不給
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許勸他也不用震嚇他只管讓他告去告不成倒
問他伃移以尸訛詐寫何鳳如此林之孝家的正在為难見賈璉和他使眼
色兒心下明白便出来苛着賈璉道我出去瞧瞧看是怎麽様鳳姐兒
道不許給你他錢賈璉一逕出来和林之孝東商議着人去作好作歹
許了二百兩發送纔罷賈璉生恐有變又命人去和王子騰說將番
役仵作人等叫了幾名来帮着辦喪事那些人見了如此俱不要
復辦亦不敢辦只得忍氣吞聲罷了賈璉又命林之孝將那二百
銀子入在流年賬上分別添補開消過去（大撒小撒無一不到）又梯己給鮑二
些銀兩安慰他說另日再挑个好媳婦給你鮑二又有体面又

有餘子有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賈璉為妻一哭天下夫不在話下裡面鳳
姐心中雖不安面上只管佯不理論因房中無人便拉平兒笑道
我昨兒灌喪了酒了你必憤别抱怨打了那裡讓我瞧瞧平兒道也沒
打重只听得說奶奶姑娘們都進來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忽見衆姊妹進來忙讓坐了平兒斟上茶來鳳姐兒笑道今兒來的這麼齊到像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还夾着老太太的話鳳姐兒笑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全衆人臉軟所以就乱了我想必得你去作個監社御史鐵面無私纔好再四妹妹為畫園子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說只怕後頭樓底下还有當年剩下的找一找若

有呢拿出来右没有叫人買去鳳姐咲道我又不會作什広湿的
乾的要我吃東西去不成探春道你雖不會作也不要你作你只
監察着我們里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広様罰他就是了鳳姐兒
笑道你們必哄我々猜着了那里是請我作監社御史分明是叫
我作个進銅錢的銅商你們弄什広社必是要輪流作東道的你
們的月錢不彀花了想出這个法子来拘了我去好和我要錢可
是這个主意一夕話說的衆人都咲起来了李紈咲道真々你
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鳳姐兒咲道虧你是个大嫂子呢把姑
娘們原教給你帶着念書學規矩針線的他們不好你要勸這
會子他們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々太々罷原是

老封君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比我们多两倍银子老太

太太还说你寡妇失业的可怜不彀用又有拉着个小子足的又添

了十两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给你园子地各人取租子年中分

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儿你娘儿们主子奴才共总没十个人吃的穿

的仍旧是官中的一年通共算起来也有四五百银子这会子你就

每年拿出一二百两银子来赔着他们顽顽能几年的远限期他们各人出了

阁难道还要你赔不成这会子你怕花钱调唆他们来闹我我乐得去

吃一个河涸海乾我还落通不知道呢李纨笑道你们听听我说了一句他

就疯了说了两车的无赖泥腿市俗专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出

来心直口拙之人急了恨不得将万句話未併成一句說死那人畢肖這東西虧他托生在詩書大宦名門之

家做小姐出了嫁又是這樣他還是這麼着若是生在貧寒小戶人家作個小子
還不知怎麼下作貧嘴惡舌的呪〔咒〕天下人都被你算記了去昨兒還打平兒呢虧
你伸的出手來那黃湯難道灌傷〔喪〕了狗肚子里去了氣的我只要給平兒打報
不平兒忖奪了半日好容易狗長尾巴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〻心里不受用
因此沒來究竟氣還未平你今兒又招我來了給平兒拾鞋不要你們兩个只
該換一个過子纔是說的衆人都笑了鳳姐兒忙笑道竟不是為詩為畫
來找我這臉〔樣〕子竟是為平兒來報仇的竟不承望平兒有你這一位仗
腰子的人早知道便有鬼拉着我的手打他我也不打了平姑娘過來我
當着大奶〻姑娘們替你賠个不是担待我酒後無德罷說着衆人又都
笑起來了李紈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定要給你爭〻氣纔罷平兒

笑道雖如此奶〻們取笑我禁不起李紈道什麽禁不起有我呢快拿了
鑰匙叫你主子開了樓房找東西去鳳姐兒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回
園子里去纔要把這米賬和他們筭一筭那邊大太〻又打發人來叫又不
知有什麽話說須得過去走一遭還有年下你們添補的衣服還沒打
點給他們做去李紈笑道這些事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
好歇着去省得這些姑娘小姐鬧我鳳姐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
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麽今兒為平兒就不疼我了往常你還勸我說
事情雖多也該保養身子撿點着偷空兒歇〻你今兒反到逼我的
命了況且悮了別人的年下衣裳無礙他姊妹們的若悮了不是你的
責任老太〻豈不怪你不管閑事這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我寧可自己

賠不是豈敢帶累呢李紈笑道你們听々說的好不好把他爲說話的
我且問你這詩社你到底管不管鳳姐兒笑道這是什麼話我不入社
花幾個錢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還想在這里吃飯不成明兒一早就
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々作會社東道過
後此又我又不作詩作文只不過是个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
罷有了錢了你們還攆出我來說的衆人又都笑起來鳳姐兒道過
會子我開了樓房凡有這些東西都叫人搬出來你們々有爲使得
留着使若少什麼照你們單子我叫人替你們買去就是了畫絹
我就裁出來那圖樣没有在太々跟前還在那邊珍大爺那里呢
說給你們别碰釘子去我打發人取了來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

公們替去如何李紈点背笑道這難為你果然這樣还罷了既如此
咱們家去罷等着他不是了去再来鬧他說着便帶了他姊妹
就走鳳姐兒道這些事再沒兩個人都是宝玉生出来的李紈听
了忙回身笑道正是為宝玉来反忘了他頭一社是他悮了我們
臉軟你說該怎麼罰他鳳姐想了一想說道沒有別的法子只叫他
把你們各人屋子里的地罰他掃一遍纔好衆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
着纔要回去只見一个小丫頭扶了賴嬷嬷進来鳳姐兒等忙站起
来笑道大娘坐着又都向他道喜賴嬷嬷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
主子們也喜若不是主子們的恩典我們這喜從何来昨兒奶奶又打
發彩哥兒賞東西我孫子在大門上朝上磕了頭了李紈笑道多早

晚上任去賴嬤々嘆道我那里管他們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裡給我磕頭我沒好話我說哥々兒你別說你是官兒了橫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歲雖然是人家的奴才一落娘胎胞主子的恩典就放你出來上托着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認字也是丫頭老婆奶子捧鳳凰似的長了這麼大你那里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麼寫的只知道享福也不知道你爺々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兩三輩子好容易熬出你這麼个東西來從小兒三災八難花的銀子也照樣打出你這麼个銀人兒來了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捐个前程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的忍饑挨餓的要多少你一个奴才秧子仔細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

庅弄神弄鬼的求了主子又選了出來州縣官兒雖小事情却大爲那一州的州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己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李紈鳳姐兒都咲道你也多慮我們看他也就好了先那几年还進來了兩次這有好几年沒來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〻太〻磕頭來在老太〻那院里見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到發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淂了官正該你樂呢反到愁起這些來他不好还有他父親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閑了坐个轎子進來和老太〻鬪一日牌說一天話兒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厦所誰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平兒斟上茶來賴嬷〻忙站起來接了咲道姑娘不管叫那個

孩子到未罷了又折受我說着一面吃茶一面又道奶〻不知道這些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饒這麽嚴他們还偷空兒閙個乱子来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要仗着財勢欺人連主子名聲也不好恨的我没法兒常把他老子叫来罵一頓纔好些因又指宝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過這麽管你一管老太〻護在頭里當日老爺小時挨你爺〻的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麽天不怕地不怕的了还有那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扎窩子的樣兒也是天〻打还有東府里你珍哥兒的爺〻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声惱了什麽兒子竟是審賊如今我眼里看着耳朵里听着那珍大爺管兒子到也像當日老祖宗的規

矩只是嘗的到三不着兩的他自己也不嘗一嘗自己這些兄弟侄
兒怎麼怨的不怕他你心里要明白就喜歡我說這个話要不明白嘴裡不好意思心里
不知怎麼罵我呢正說着只見賴大家的來了接着周瑞家的張
材家的都進來回事情鳳姐兒笑道媳婦來接婆婆來了賴大
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到是打聽打聽奶奶姑娘們賞臉不
賞臉賴嬷嬷聽了笑道可是我糊塗了正經特來說的話且不說且說
陳穀子爛芝麻的混搗鬼因為我們小子選了出來眾親友要給
他賀喜少不得家里擺个酒我想擺一日酒請這个也不是請那个也
不是又想了一想托主子洪福想不到的這樣榮耀就傾了家我也
是愿意的因此分付他老子連擺三日酒頭一日在我們破花園子里擺

幾席酒一台戲請老太〻太〻們奶〻姑娘們去散一日悶外頭大厛上

一台戲擺几席酒請老爺們爺們去爭〻光第二日再請親友第三

日再把我們兩府里的伴兒[們]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托着主子的洪福一

場光輝〻〻李紈鳳姐兒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

太〻高興要去也定不得賴大家的忙道擇了十四的日子只〻看我

們奶〻的老臉罷了鳳姐笑道別人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

我是沒有賀[礼的呢賴大家的道]奶〻要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賴嬷〻笑道我

纔去請老太〻老太〻也說去可笑我這臉还好說畢又叮嚀了

一回方起身要走因〻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是

還[还]有一句[話]問奶〻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攆了他不

用鳳姐兒听了哭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事情多也忘了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里不許收留他小子叫他各人去罷賴大家的只得答應着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嬷〻忙道什麼事說給我評〻鳳姐兒道前日我生日裡頭還沒吃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那边送了礼來他不說在外頭張罷（羅）他倒坐着罵人礼也不送進來兩個女人進來了他纔帶着小么們往里抬小么們倒好他們的一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頭人去了打發彩明去說他〻倒罵了彩明一頓這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不攆了作什麼賴嬷〻笑道我當什麼事情原來為這个奶〻听我說他有不是打他罵他使他改過攆了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咱們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太〻的陪房

奶〻只催捧了他太〻臉上不好看依我說奶〻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次仍舊留着他纔是不看他娘也看太〻鳳姐兒听說便開向賴大家的說道既这樣打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吃酒了賴大家的答應了周瑞家的磕頭起来又要與賴嬤〻磕頭賴大家的拉着方罷然後他三人去了李紈等也就回園中来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収的畫具出来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回各色東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又開了單子與鳳姐兒去照樣置買不必細說一日外面礬了絹起了稿子進来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這里幫忙（自忙不暇又加工一帮字何実可笑所謂春秋筆法）探春李紈迎春寶釵等也常往那里閑坐一則觀畫二則便于會面寶釵因見天氣涼爽夜復漸長（復字妙補出寶釵每年夜長之事皆春秋字法也）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点些針線来日間及至賈母處王

夫人處省後兩次不免又承色陪坐閒話半時園中姊妹處也要度時閒話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閒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代下收夕寫針線下商議二字直將寡母訓女多少溫存活現在紙上不寫阿獃兒已見阿獃兒終日醉飽優游怒則吼喜則躍家務一槩無聞之形景畢露矣春秋筆法　代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後必犯嗽疾今歲又遇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己房中將養有時悶了又盼個姊妹來說些閒話排遣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衆人都体諒他病中且素日形体嬌弱禁不得一些委屈所以他接待不周禮數粗忽也都不苛責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症來寶釵道這里走的幾个太醫雖都還好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个高明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間鬧一春夏又

不老又不小成什庅不是个常法代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這樣病是不能

好的了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日子我是怎庅形景就可知了寶釵點頭道

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

也不是好事代玉嘆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的今

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兒我

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

我說先以平肝建胃為要肝火一平不能尅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

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銚子熬出粥來

若吃慣了比藥還强最是滋陰補氣的代玉嘆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

極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當你心里藏奸從前日你說看襍書

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悞到如今細
細筭來我母親去世的早又無姊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代玉纔十五歲記清）
竟沒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怨不得雲丫頭說你好我往日
見他讚你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說了
那個我再不輕放過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悞
了若不是從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纔說叫我吃燕窩
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上不好了每年犯這個病也沒
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這會子我
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說
那些底下的老婆子丫頭們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里這些人

一〇四一

因見老太〻多疼了寶玉和鳳丫頭两個他們尚虎視眈〻背地里言三語四的何況於我況我又不是他們這里正緊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着我了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咒我寶釵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代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親又有哥〻這里又有買賣地土家里又仍舊有房有地你不過是親戚的情分白住了這里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要走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紙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付嫁庄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這裡寶釵此一戲直抵過通部代玉之戲寶釵矣又懇切又真情又平和又雅致又不穿鑿又不牽强代玉因識得寶釵後方吐真情寶釵亦識得代玉後方肯戲也此是大關節大章法非細心看不出 細心二人此時好看之極真

是兒女小意中嗎ㄋ也代玉聽了不覺紅臉了笑道人家纔拿你當個正經人把心里
的煩難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兒却也是
真話你放心我在這里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你有什庅委屈煩難只
管告訴我ㄋ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我雖有個哥ㄋ你也是知
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畧強些偺們也筭得同病相怜你也是個明
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通部衆人必從寶釵之評方定然寶釵亦必從顰兒之評始可何妙之至
你纔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ㄋ說了只
怕我們家里還有與你送幾两每日叫了頭們就熬了又便宜
又不驚師動衆的代玉忙笑道東西事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
釵道這有什庅放在口里的只愁我人ㄋ跟前失于應候罷了只

怕你煩了我且去罷代玉道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寶釵答應着便去了不在話下這里代玉喝了兩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脉脉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覺悽涼知寶釵不能來便在燈下隨便拿了一本書却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代玉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于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其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黃　耿耿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窗秋不盡
那堪風雨助淒涼　助秋風雨來何速　驚破秋窗秋夢綠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屏移泪燭　泪燭搖搖爇短檠

牽愁照恨動離情　誰家秋院無風入　何處秋窗無雨聲
羅衾不奈秋風力　殘漏聲催秋雨急　連宵脉々復颼々
燈前以伴離人泣　寒烟小院轉蕭條　踈竹虛窗時滴瀝
不知風雨幾時休　已教泪洒窗紗濕

吟罷擱筆方要安寢丫䯶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完只見寶玉頭上帶着大箬（斗）笠身上披着簑衣代玉不覺笑了那里來的漁翁寶玉忙問今兒好些（一句）吃了藥沒有（兩句）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三句）一面說一面摘了笠脫（了）簑（衣）忙一手舉起燈來（用手）遮住燈光向代玉臉上照了一照覷着眼細瞧了一瞧笑道今兒氣色好了些代玉看脫了簑衣里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襖繫着綠汗巾

子膝上露出撒花褲子底下是掐金滿繡的綿紗襪子靸著蝴蝶
落花鞋代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也到乾淨
宝玉笑道我这一套是全的有一雙棠木屐纔穿了来脱在廊
簷上了代玉又看那笠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上賣的十分細緻輕
巧因說道是什庅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似的寶玉
道这三樣都是北静王送的他閒了下雨時在家里也是这樣
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来送你別的都罷了惟有这斗笠
有趣竟是活的頭上的這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帶上帽子就
把竹信子抽了去下頂子来只剩了这圈子下雪時男女都帶
得我送你一頂冬天下雪帶代玉笑道我不要他帶上那個就

成個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漁婆了及說了出來方想起話未忖度與方纔說寶玉的話相連後悔不及羞的臉飛紅便伏在桌上嗽個不住（妙極之文使代玉自己直說出夫妻來却又云畫的扮的本是閒談却是暗隱不吉之兆所謂畫兒中愛寵是也誰曰不然）寶玉却不留心（必云不留心方好方是宝玉若着心又有何文字且直是一時〻獵色一賊矣）因見案上有詩遂拿起來看了一遍又不禁叫好代玉聽了忙起來奪在手內向燈上燒了寶玉笑道我已背熟了燒也無碍代玉道我也好了許多謝你一天來幾次瞧我下雨還來這會了夜深了我也要歇着你且請回去明兒再來寶玉聽說回手向懷中掏出一個核桃大小的一個金表來瞧了一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又鬧的你勞了半日神說着披簑帶笠出去了又番身進來問道你想什庅吃告訴我〻明兒一早回老太〻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

明白直與後部寶釵之文遥遥針對　想彼姊妹房中婆子了环皆有随便皆可遣使今寶玉獨云婆子而不云了环者心内已度定了环之為人一言事無論大小是方無錯謬者也一何可笑

代玉笑道等我夜里想着了明兒早起告訴你你聽雨越發緊了快去罷可有人跟着沒有有兩個婆子答應有人外面拿着傘點着燈籠呢代玉笑道這個天點燈籠寶玉道不相干是明瓦的不怕雨代玉聽說回首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繡毬燈拏了下来命點一支小蠟来遞與寶玉道這個又比那個亮正是雨地里點的寶玉道我也有這広一個怕他們失脚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沒點来代玉道跌了燈值錢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命他們前頭照着這個又輕巧又亮原是雨地里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手里拿着這個豈不好明兒再送来就是失了手也狠有限的怎広樣忽然又變

(出)在這里(寸)剖腹藏珠的脾氣來寶玉聽說連忙接了過來前頭兩個婆
子打着傘提着明瓦燈後頭還有兩個小丫妳打着傘寶玉
便將這個燈遞與一個小丫頭捧着寶玉扶着他的肩一逕去了就
有蘅蕪苑的一個婆子也打着傘提着燈送了一大包上等燕
窩來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說這比買的強姑娘說
了姑娘先吃着(吃之)完了再送了(來)代玉(道)回(去)說費心命他外頭坐了吃茶
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還有事呢代玉笑道我也知道你們忙
如今天又涼夜又長越發該會個夜局(兒)痛賭兩場子(了)婆子笑道
不瞞姑娘說今年我(就)大沾(了)光兒了橫竪每夜各處有幾個上
夜的人悞了更也(是)不好不如會(子)夜局又坐了更又解悶(兒)今兒又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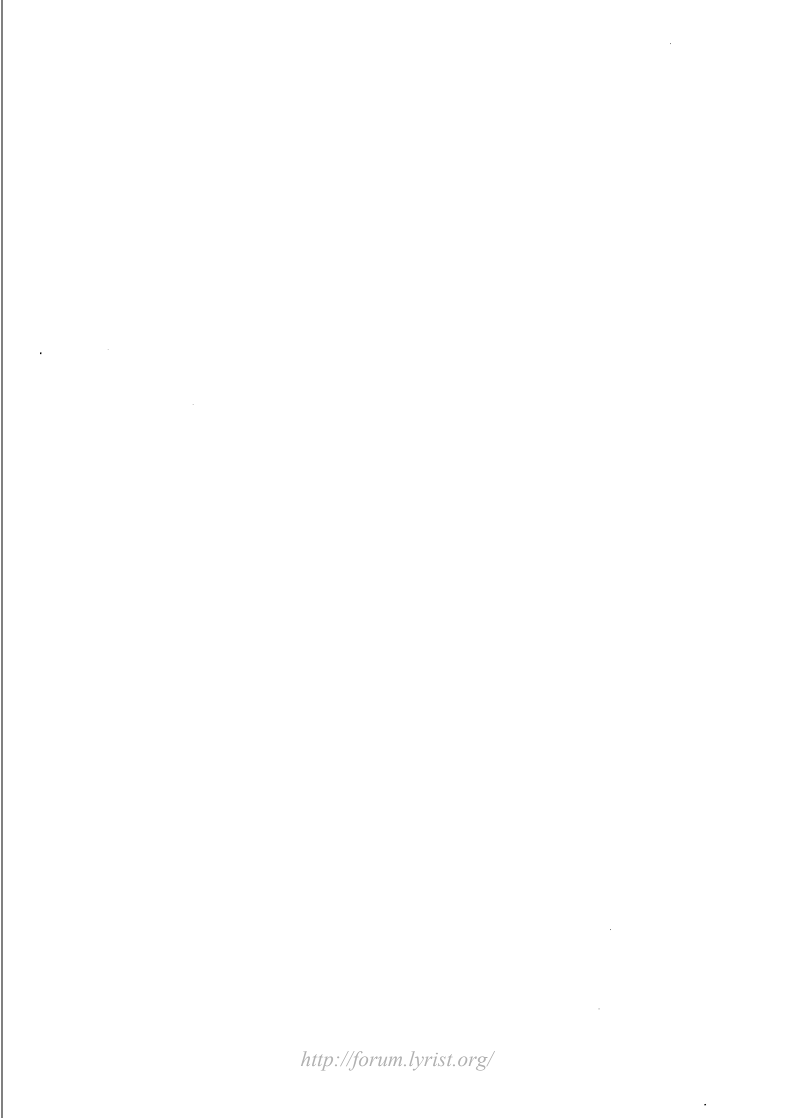
我的頭家如今園門關了就該上場了几句閑話將渾〻大宅夜間所有之事描寫一畫雖偌大一園且值秋冬之夜豈不寥落哉今用老嫗數語更寫得每夜深人定之後各處光燦爛人烟簇集柳陌之巷之中或提燈同酒或寒月烹茶者竟仍有絡繹人跡不絕不但不見寥落且覺更勝于日間繁華矣此是大宅妙景不可不寫出又伏下後文且又趁出後文之冷落此閑話中寫出正是不寫之寫也脂硯齋評

代玉聽說笑道難為你悮了你發財冒雨送來命人給他几百錢打些酒吃避〻雨氣那婆子咲道又破費姑娘賞酒吃說着磕了一個頭外面接了錢打傘去了紫鵑收起燕窩然後移燈下簾伏侍代玉睡下代玉自在枕上感念宝釵一時又羨他有母兄一面又想宝玉雖素習和睦終有嫌疑又聽見窓外竹梢蕉葉之上雨聲淅瀝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泪來直到四更將闌方漸〻的睡了暫且無話要知端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此回亦有本而筆非泛泛之筆也

只看他題綱用𠁅𠁅二字于邢夫人可知包藏含蓄文字之中莫能量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難免尴尬事　鴛鴦女誓絶鴛鴦偶

話説林代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〻的睡去暫且無話如今且説鳳姐兒因見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帶了一番坐車過來邢夫人將房内人遣出悄向鳳姐兒道叫你來不為别事有一件為難的事老爺托我〻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因看上了老太〻的鴛鴦要他在房里叫我和老太〻討去我想這倒平常有的事只是怕老太〻不給你可有法子鳳姐兒聽了忙道依我説竟别碰這個釘子去老太〻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的那里就捨得了況且平

日說起閒話來老太〻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作什麼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里沒的耽悞了人家放在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作去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太〻聽這話很喜歡老爺呢這會子廻避還恐廻避不及到拿草棍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了太〻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妥太〻該勸纔是比不得年輕作這些事無礙如今兄弟姪兒〻子孫子一大群還這麼鬧起來怎樣見人呢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們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〻心愛的丫頭這麼鬍子蒼白了又作了官的一

個大兒子要了作房里人也未必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
商議商議你先派上了我一篇不是也有叫你要去的理自然是我說去
你倒說我不勸你還不知道那性子的勸不成先和我鬧了鳳姐兒
知道邢夫人稟性愚強只知承順賈赦以自保次則婪取財貨
為自得家下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入銀錢事務
一經他手便尅嗇異常以賈赦浪費為名須得我就中儉省
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的如今又聽邢夫人
如此的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子勸了不中用連忙陪笑說道太太
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庅輕重想來父
母跟前別說一個了頭就是那庅大的活寶貝不給老爺給

誰背地里的話那里信得我竟是個獃子璉二爺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的那樣恨不得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及至見了面也罷了依舊拏着老爺太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太代老爺自然也是那樣了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要討今兒就討去我先過去哄着老太太發笑等太太過去了我搭赸着走開把屋子里的人我也代帶開太太好和老太太說的給了更好不給也沒方得衆人也不知道那夫人見他這般說便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要老太太要說不給這事便作死了我心里想着先悄悄的和鴛鴦說他雖害燥我細細的告訴了他他自然不言語就妥了那時再和老太

太說老太〻雖不依擱不住他愿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這就妥了鳳姐兒
笑道到底是太〻有智謀這是千妥萬妥的別說是鴛鴦憑他是誰那一個不
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這半個主子不做倒愿意做個丫頭將來配個小子
就完了邢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鴛鴦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丫頭誰不
愿意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吃了晚飯就過來鳳姐兒暗想鴛鴦
素習是個可惡的雖如此說保不嚴他就愿意我先過去了太〻後過去若他
依了便沒話說倘或不依太〻是多疑的人只怕就疑我走了風聲使他拿腔
作勢的那時太〻又見了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起氣來到沒意思
不如同着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笑道
方纔臨來的時候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鵪鶉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赶太〻晚飯上送

過来的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〻的車拔了縫拿去收拾去了不
如這會子生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到好邢夫人聽了便命人来換衣服鳳姐忙
着伏侍了一回娘兒兩个坐車過来鳳姐兒又說道太〻過老太〻那里去我
若跟了去老太〻若問起我過去作什麽的到不好不如太〻先去我脫了衣
裳再来邢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便出来假托
往王夫人房裡去從後門出去打夗央的卧房前過只見夗央正然坐在那裏做
針線見了邢夫人忙站起来邢夫人笑道做什麽呢我瞧〻你揸的花兒越發
好了一面說一面便接他手内的針線瞧了一瞧只管讚好放下針線又渾身
打量他只見他穿着半新的藕合色的綾子襖兒青緞子掐牙子背心下面水綠裙子蜂腰削
背鴨蛋臉面烏油頭髮高〻的鼻子兩邊腮上微〻的幾點雀班鴛鴦見這般

看他自已到不好意思起来心里便覺咤意因笑問道太〻這回子不早不晚
的過来做什麼邢夫人使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邢夫人便坐下拉着夗央的
手笑道我特来給你道喜来了夗央聽了心中已猜着三分不覺紅了臉低了頭不
發一言听邢夫人道你知道你老爺跟前竟没有個可靠的人說得得体我正想開口一句不
知如何說如此則妙極是極如聞如見心里再要買一個又怕那些人牙子家出来的不干不净
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来家三日兩日又要肏鬼吊猴的因滿府裏要挑一個
家生女兒収了又没個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个好處
没了那個好處因此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孩子里頭就只是你是个尖兒模
樣兒行事作人温柔可靠一概是齊全的意思要和老太〻討了你去収在屋
裡你比不得外頭新買的你這一進去了進門就開了臉就封你姨娘又体面

又尊貴你又是個要强的人俗語説的金子終淂金子換誰知竟被老爺看重了你如今這一来你可遂了素日志大心高的愿了也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囘老太〻去説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夗央紅了臉奪手不行邢夫人知他害燥因又説道這有什麽燥處你又不用説話只跟着我就是了夗央只低了頭不動身邢夫人見他這般便又説道難道你不愿意不成若果然不愿意可真是個儍頭丫了放着主子奶〻不作到愿意作了頭三年二年不過配上一個小子還是奴才你跟了我們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下個一男半女你就和我並肩了家里人你要使唤誰〻還不動現成主子不做去錯過這個機會後悔就遅了夗央只管低了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你這麽個響快人怎麽又這樣積粘起

来有什麼不稱心之處只管說與我〻管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鴛鴦仍不語邢夫人又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說話怕燥你等他們問你這也是理讓我問他們去叫他們来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兒房中来鳳姐兒早換了衣服因房內無人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搖頭笑道據我看此事未必妥當平常我們背着人說起話来聽他那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說着瞧罷了鳳姐兒道太〻必来這屋裏商議依了還可若不依白討個燥當着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炸鶻鶉再有什麼配几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逛〻去估量着去了再来平兒聽說照樣傳給婆子們便逍遥自在的往園子里来這里鴛鴦見邢夫人去了必在鳳姐兒房里商議去了必定有人来問他的不如躲了這里終不免女兒氣不知躲在那里方無人来羅皂寫得可憐可愛因找了琥珀說道老太

太要問我只說我病了沒吃早飯往園子里逛逛就來琲珀答應了兒央也往園子里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見平兒平兒因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娘來了兒央聽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等着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平兒聽了自悔失言便拉他到楓樹底下隨筆帶出妙景正愁園中草木黃落不想看此一句便恍如置身于千霞萬錦絳雪紅霜之中矣坐在一塊石上越性把方纔鳳姐過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告訴於他兒央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這是俗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紫絹彩霞玉釧兒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了的茜雪余按此一笑亦是十二釵真鏡中花水中月雲中豹林中之鳥穴中之鼠無數可考無人可指有跡可追有形可據九曲八折遠響近影迷離烟灼縱橫隱現千奇百怪眩目移神現千手千眼大遊戲法也脂硯齋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從小兒什麼話兒不說什麼事兒不作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了此語已可傷猶未各自幹各自

去後日更有各自之處也知之乎

然我心裏仍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且放在你心里且别和二奶奶說别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聘（証）的娶我去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平兒方欲笑荅道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好個没臉的了頭虧你不怕牙磣二人聽了不免吃了一驚忙起身向山石（子）背後找尋不是别個却是襲人笑着說了出来問什麼事情告訴我說着三人坐在石上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與襲人听道真真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太好色了畧平頭正臉的他就不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愿意我教你個法子不用費事就完了鴛鴦道什麼法子你說来我聽平兒笑道你只和老太太說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好要了鴛鴦啐道什麼東西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這麼混說的誰知應到今兒了襲人

笑道他們兩個都不急意我就和老太〻說叫老太〻說把你已經許了寶玉了大老爺也就死了心了鴛鴦又是氣又是燥又是急因罵道兩個蹄子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為難的事拿着你們當正經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你們到替換着取笑兒你們自為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是做姨娘的據我看天下的事未必都遂心如意你們且收着些兒別特樂過了頭兒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央告道好姐〻別多心咱們從小兒都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也好放心鴛鴦道什麼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平兒搖頭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你是老太〻房裡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樣將來難道你跟老太〻一輩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到不好了鴛鴦冷笑道老太〻在一日我一日不離

這里若是老太〻歸西去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沒個娘繞死了他先放小老婆的等過三年知道又是怎麽個光景那時再說總到了至急爲難我剪了頭髮作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儁子不嫁男人又怎麽樣渠淂干淨呢平兒襲人笑道真這蹄子沒了臉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夗央道事到如此燥一會怎麽樣你們不信慢〻的看着就是了太〻纔說了我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找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沒上來終久也尋的着現在還有你哥〻嫂子在這里可惜你是這里的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人是單在這里夗央道家生女兒怎麽樣牛不吃水强按頭我不願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正說着只見他嫂子從那邊走來襲人道當時找不着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夗央道這個娼婦專管是個九國販駱駝的聽了這話他有

個奉承去的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嫂子笑道那里沒我到姑娘跑了這里
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話平兒襲人都忙讓他坐他嫂子說姑娘們請坐我找
我們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裝不知道笑道什麼這樣忙我們這里猜謎兒
贏手批子打呢等猜了這個再去鴛鴦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我
來到那里我告訴你橫豎有好話兒鴛鴦道可是大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
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鴛鴦
聽說立起身來照他嫂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指着他罵道你快夾着毯嘴
離了這里好多着呢什麼好話宋徽宗的鷹趙子昂的馬都是好畫兒什麼
喜事狀元痘兒灌的漿又滿是喜事怪知道成日家羡慕人家女兒作了
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

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裏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在外頭横行霸道自己就封自已是舅爺了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一面說一面哭平兒襲人攔着勸他嫂子臉上下不來因説道願意不願意你也好説不犯着牽三掛四的俗語說當着矮人別說短話姑奶々罵我々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並沒惹着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人家臉上怎麼過得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到別這麼說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到別牽三掛四的你听見那位太々太爺們封了我們做小老婆了況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々兄弟在這門子里仗着我們横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有他罵的我們犯不着多心鴛鴦道他見我罵了他々燥了沒的蓋臉又拿話挑唆你們兩個幸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分別出來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

了他尖氣得還罵平兒襲人勸他一回方纔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你在那里藏着做甚麼的我們竟没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為往四姑娘房里瞧我們寶二爺去的誰知遲了一步説是來家里來了我疑惑怎麽不遇見呢想要往林姑娘家里找去又遇見他的人説也没去我這里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里來了我一閃他也没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頭走到山子石後我却見你兩個説話来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没見我一語未了又听身後笑道四個眼睛没見你你們六個眼睛竟没見我三人嚇了一跳回身一看不是别個正是寶玉走来（通部情案皆必從石兄掛号然各有各稿穿插神妙）襲人先笑道叫我好找你那里來寶玉笑道我從四妹妹那里出來迎頭看見你來了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我就藏了起来哄你看你低着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就出來了逢人就

問我在那里好笑只等你到了跟前唬你一跳的後来見你也藏〻躲〻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探頭往前看了一看却是他兩個所以我就遶到你身後你出去我就躲在你躲的那里了平兒笑道偺們再往後找〻去只怕還找出兩個人来也未可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沒了夗央已知話俱被寶玉聽了只伏在石頭上粧睡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偺們回房里去睡豈不好說着拉起夗央来又忙讓平兒来家坐吃茶平兒和襲人都勸夗央走夗央方立起身来四人竟往怡紅院来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心中自然不快只默〻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外邊那邢夫人因問鳳姐兒夗央的父母鳳姐因回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姓金名彩由夗央二字化出因文而生文也）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從不大上京他哥〻名叫金文翔（更妙）現在是老太太那邊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

太〻那邊漿洗的頭兒（只夗央一家寫的榮府中人各有各職如目已睹）邢夫人便令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媳婦来細〻說與他金家媳婦自是喜歡興〻頭〻找夗央只望一說必妥不想被夗央搶白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几句羞惱回来便對邢夫人說不中用他到罵了我一場因鳳姐兒在傍不敢提平兒說了襲人也帮着他搶白我也說了許多不知好歹的話回不得主子的太〻和老爺商議再買罷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麼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麼大造化邢夫人聽了因說道又與襲人什麼相干他們如何知道的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家的道還有平姑娘鳳姐兒忙道你不該拿嘴巴子打他回来我一出了門他就逛去了回家来連一個影兒也摸不着他〻必定也帮着說什麼呢金家的道平姑娘沒在跟前遠〻的看着到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白忖度鳳姐便命人去快打了

他来告訴他我来家了太〻也在這里請他来帮個忙兒豊兒忙上来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請了三四次他才去了奶〻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你奶〻我煩他有事呢鳳姐兒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〻煩他有些什麽事那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間告訴了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賈璉来說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着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来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来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殺那邊連棺材銀子都賞了不知如今是死是活便是活着人事不知叫来也無用他老婆子又是個聾子賈赦听了喝了一般又罵下流囚攮的偏你這麽知道還不離了我這里唬得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傳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候着又不敢家去又不敢見他父親只得聽着一時金文翔来了小么兒們直帶入二門里去隔了五六頓飯的工夫才

出来去了賈璉暫且不敢打聽隅了一會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来至晚間鳳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夗央一夜沒睡至次日他哥〻回賈母接他家去逛〻賈母允了命他出去夗央意欲不去又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強出来他哥〻只得將賈赦的話說與他又許他怎麼體面又怎麼當家作姨娘夗央只咬定牙不愿意他哥〻無法少不得去回覆了賈赦賈赦怒起来因說道我這話告訴你叫你女人向他說去就說我的話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約他戀着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只怕也有賈璉果有此心叫他早〻歇了心我要他不来此後誰還敢收此是一件第二件想着老太〻疼他將来自然往外聘作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憑他嫁到誰家去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若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意有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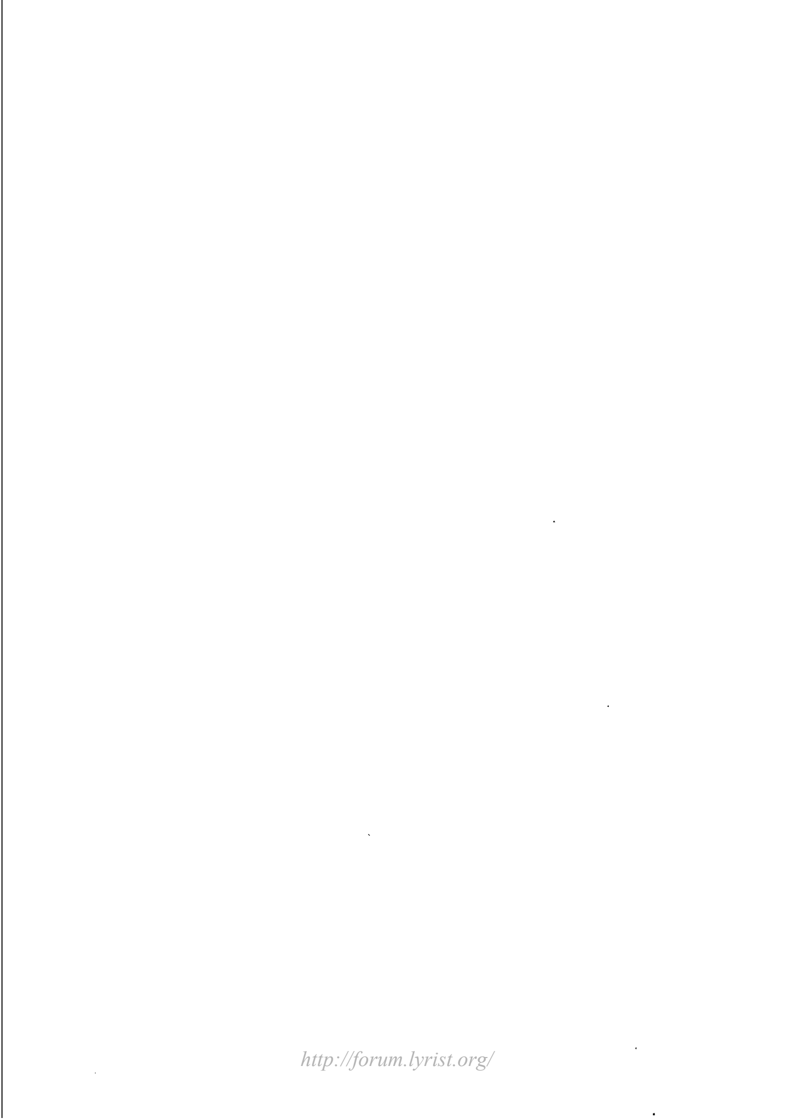
好處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般是賈赦道你別哄我〻明兒還打發你太〻過去問鴛鴦你們說了他不依便没你們的不是若問他〻再依了仔細你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退出回家也不等得告訴他女人轉說竟自己對面說了只（這些）話把個鴛鴦氣的無話可回想了一想便說道便愿意去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大老太〻去他哥嫂聽了只當回想過來都喜之不勝他嫂子即刻帶了他上來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媽李紈鳳姐兒寶釵等姊妹並外頭的几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湊趣兒呢鴛鴦喜之不盡拉了他嫂子到賈母跟前跪下一行哭一行說把邢夫人怎麽來說園子里他嫂子又如何說今兒他哥〻又如何說因為不依方纔大老爺越性說我恋着寶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到天上這一倍（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

是橫了心的當着衆人在這里我這一倍子莫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
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〻逼着我〻一刀抹死了也不能從
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〻之先若沒造化該討吃的命伏侍老太〻歸了西
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〻去我或是尋死或是剪了頭髮當尼姑去若說我
不是真心暫且拿話來支吾日後再圖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着嗓子從嗓子
里頭長疔爛了出來爛化成醬在這里原來他一進來時便袖了一把剪子一
面說着一面左手打開頭髮右手便鉸衆婆娘丫鬟忙來拉住已剪下半綹
來了衆人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鉸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賈母听了氣的
渾身亂战口內只說我通共剩了這麽一個可靠的人他們還要來算計因見
王夫人在傍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外頭孝敬暗地里盤筭我

有好東西也來要有好人也要剩了這麼個毛了頭見我待他好了你們自然氣不過弄開了他好攛弄我王夫人忙站起來不敢還一言千奇百怪王夫人亦有罪乎老人家遷怒之言必應如此薛姨媽見連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勸的了李紈一聽見夗央的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有委曲如何敢辯薛姨媽也是親姊妹自然也不好辯的寶釵也不便為姨母辯李紈鳳姐寶玉一槩不敢辯這正用着女孩兒之時迎春老寔惜春小因此窓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這是事與太ニ什麼相干老太ニ想一想也有大伯子要收屋里的人小嬸子兒如何知道便知道也推不知道猶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ニ別笑話我你這個姐ニ他極孝順我不像我那大太ニ一味怕老爺婆ニ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委屈了他薛姨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ニ偏心多疼

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賈母道不偏心因又說道寶玉我錯怪了你娘你怎麼也不提我看着你娘委屈寶玉笑道我偏着娘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個不是我娘在這里不認却推誰去我到認是我的不是老太〻又不信賈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〻到委屈了老太〻有年紀了看着寶玉罷宝玉听了忙走過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着拉他起来說快起来快起来断乎使不得終不成你替老太〻給我賠不是不成宝玉听說忙站起来（宝玉亦有）罷了賈母又笑道鳳姐兒也不提我（阿鳳也有了罪奇〻怪〻之文所謂石頭記不是作出来的）鳳姐兒笑道我到不派老太〻的不是老太〻到尋上我了賈母听了與衆人都笑道[illegible][illegible]奇了到要聽〻這不是鳳姐兒道誰教老太〻會調理的水葱兒似的這麼怨得人要我幸虧是孫子媳婦若是孫子我早要了還等到這會子呢賈母笑

道這到是我的不是了鳳姐兒笑道自然是老太〻的不是了賈母笑道這樣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兒道等着修了這輩子來生托生男人我再要罷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璉兒放在屋里看你那沒臉的公〻還要不要了鳳姐兒道璉兒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胡了的捲子和他混罷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了丫鬟回說大太〻來了王夫人忙迎了出去要知端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七回

獃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連忙迎了出去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要來打听信息進了院門早有几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方知道待要回去裏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了出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般見不言語自已也覺得愧悔鳳姐兒早指一事迴避了鴛鴦也自回房去生氣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礙着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的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見無人方說道我听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你到也三從四德只是這賢慧也太過了你們如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

勸兩句都使不得還由着你老爺性兒鬧那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勸過幾次
不依老太〻還有什麼不知道呢我也是不得已兒賈母道他逼着你殺人你
也殺去如今你也想〻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寔又生得多病多痛上〻下〻那
不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雖然帮着也是天〻丢下笆兒弄掃帚凡百事情我
如今都自已減了他們兩個就有一些不到的去處有死央那孩子還心細些
我的事情他還想着一點子該要去的他就要了來該添什麼的他就瞧空兒告
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樣他娘兒兩個里頭外頭大的小的那里不忽畧一
件半件我如今反到自已操心去不成還是天〻盤筭和你們要東西去我這
屋裏有的沒的剩了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凡百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
二則他還投主子們的緣法也並不指着我和這位太〻要衣裳去又和那位

奶々要銀子去所以這几年一應事情他說什麼從你小嬸和你媳婦起以至
家下大々小々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單我得靠連你小嬸媳婦也都省心我有
了這麼個人便是媳婦和孫子媳婦有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氣可生
了這會子他去了你們弄個什麼人来我使你們就弄他那麼一個真珠的人
来不會說話也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什麼人我這里有錢
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就這個丫頭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几年就比他日夜
伏侍我盡了孝的一般你来的也巧你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来請
了姨太々你姑娘們来說個話兒纔高興怎麼又都散了丫頭們忙答應着
去了衆人忙赶的又来只有薛姨媽向丫鬟道我纔来了又作什麼去你就
說我睡了覺了那丫頭道好親々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々生氣呢你

老人家不去没個開交了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嬢〻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道小鬼頭兒你怕些什麼不過罵几句完了説着只得和這小了頭子走来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咱們鬭牌姨太〻的牌也生喈們一處坐着别叫鳳姐兒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太〻替我看着些兒就是咱們娘兒四個鬭呢還是再添個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言語鳳姐兒道再添一個人熱鬧些賈母道叫夗央来叫他在這下手里坐着姨太〻眼花了喈們兩個的牌都叫他瞧着些兒鳳姐兒嘆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到不覺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到不打點精神贏老太〻幾個錢又想算命鳳姐兒道我正要算〻命兒誰輸多少呢我還想贏呢你瞧〻場子没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説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夗央来了便坐在賈母下手

他央之下便是鳳姐兒紅毡洗牌告幺五人起牌鬬了一回他央見賈母的牌
已十嚴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號與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牌便故意躊躇
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里扣着呢我若不發這一張再頂不下
来的薛姨媽道我手裡並沒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来是要察的薛姨媽道你
只管察你且發下来我瞧〃是張什麼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
看是個二餅便笑道我道(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滿了鳳姐兒聽了忙笑道我
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擲下牌来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
是我要筭一筭命呢這是自己發的也怨埋伏(別人)賈母笑道可是(呢)你自己該打着
你那嘴問着你自己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是小器愛贏錢原是個彩頭
兒薛姨媽笑道可是不(過是)這樣那里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愛錢呢鳳姐兒正

数着錢听了這話收又把錢穿上了向衆人笑道彀了我的了竟不為贏錢單為贏彩頭兒我到底小器輸了就数錢快収起来罷賈母規矩是夗央代洗牌因和薛姨媽説笑不見夗央動手賈母道你怎麽惱了連牌也不替我洗夗央拏起牌来笑道二奶奶不給錢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丫頭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来小丫頭子真就拿了擱在賈母傍邊鳳姐兒笑道賞我罷我照數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是鳳丫頭小器不過是頑兒罷了鳳姐听説便站起来拉着薛姨媽回頭指着賈母素日放錢的一個木匣子笑道姨媽瞧瞧那個里頭不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辰那里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只等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牌也不用鬥了老祖宗的氣也平了又有正經事差我辦去了話説未完引的賈母衆人笑個

不住偏有平兒怕錢不彀又送了一吊來鳳姐兒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
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到省事不用做兩次開箱子裏裝的錢費事賈母
笑的手裡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鴛鴦快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也笑
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他太太在那里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
平兒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呢站了這半日還沒動呢趁早兒丟開手罷老
太太生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奶奶湊了半日趣兒纔略好了些賈璉道我過
去只說討老太太的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取錢去好預備轎子的又請了太太
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不去罷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
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塡限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
與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自吩咐我請太太的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倘

我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着這個拿我出氣罷說着就走平兒見他說得
有理也便跟了過来賈璉到了堂屋裡便把脚步放輕了往里間探頭只見邢
夫人站在那里鳳姐兒眼尖先瞧見了使眼色兒不叫他進来又使眼色與邢
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来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
不防便沒躲伶俐賈母便問外頭是誰倒像個小子一伸頭鳳姐兒忙起
身說我也恍惚看見一個人影兒讓我瞧瞧去一面說一面起身出来賈璉
忙進去陪笑道打听老太太十四可出門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麼樣怎
麼不進来又作鬼作神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太玩牌不敢驚動不過叫
媳婦出来問問賈母忙道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
麼小心来着又不知是来作耳報神的也不知是来作探子的鬼鬼祟祟的到

唬了我一跳什麽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牌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
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說着衆人都笑了夗夬笑道鮑二家的
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賈母也笑道可是我那里記得什麽抱着背着的提
起這些事来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作重孫子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
了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着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
經了些從沒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裡呢賈璉一聲兒不敢説忙退了
出来平兒站在窓外悄〻的笑道我説着你不聽到底碰在網裡了正説着只
見邢夫人也出来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都搬在我和太〻身上邢夫人
道我把你沒孝心雷打的下流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几句(話)你就
抱怨了你還(沒過見他)不生氣的(時候)呢這几日(肯)生氣仔細他捶你賈璉道太〻快過去罷叫

我来請了好半日了說着送他母親出来過那邊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畧說了几句賈赦無法又含愧自此便告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覔終久費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来名喚嫣紅收在屋內不在話下這裏鬬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此一二間無話展眼到了十四日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来請賈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到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齊整寛濶泉石林木樓閣亭軒也好幾處驚人駭目的外面廳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几個近族的很遠的也没来賈赦也没来賴大家內也請了几個現任的官長並几個世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柳湘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串的都是生旦風

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悮認他作了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
這日可巧遇見無可不可且置珍寺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
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此說彼那柳湘蓮原是世家子弟
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以至眠花
臥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却悮
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習交好故他今日請來作陪
不想酒後別人猶可獨薛蟠又犯了舊病他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
完事無奈賴尚榮死也不放賴尚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又囑付我纔一進門雖
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付你散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
要去等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無干說着便命小廝們到裡頭

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厮去了沒一盞茶時果見寶玉出來了賴尚榮向寶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給你我張羅人去了說着一逕去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小書房中坐下問他這几日可到秦鐘的坟上去了（忽提此人使我墮淚近几回不見提此人自謂不表矣乃忽于此處柳湘蓮提及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也）湘蓮道怎麽不去前日我們几個人放鷹去離他坟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的雨水勤恐怕他的坟站不住我背着衆人走去瞧了一瞧果然又動了一點子回家來就便弄了几百錢第三日一早出去僱了兩個人收拾好了寶玉道怪道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裡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茗烟出去到坟上供他去回來我也問他的坟可被雨冲壞了沒有他說不但不冲且比上回又新了些些我想着不過是這几個朋友新築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裏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

人知道不是這個擱就是那個功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湘蓮
道這個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頭有我[呢]你只心裏有了[就好]就是眼前十月一我已
經打點下上坟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裡是沒的[有]積聚總有几個錢[來]
隨手就光的不如趁空兒留下這一分省得到了跟前[干]扎[撒着]手寶玉道我也正為
這個要打發茗烟找你〻〻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〻萍踪浪跡沒個一定的去
處湘蓮道這也不用我〻這個事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〻
外頭佂個三年五載再回來寶玉听了忙問道這是為何柳湘蓮冷笑道你不
知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先走]別過了寶玉道好容易會着
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
廻避了到好寶玉想了一想道既是這樣到是廻避他為是只是你要果

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别悄々的去了說着便滴下淚来柳湘蓮道
自然要辭的你只别和别人說就是了說着便站起来要走又道你們進去不必
送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里亂嚷亂叫說誰
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聽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
礙着賴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又忍薛蟠忽見他走出来如得了珍寶忙趔趄
着上来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里去了湘蓮道走々就来薛蟠笑道
好兄弟你一去都没興了好歹坐一坐你就疼我了憑你有什麼要緊的事交
給哥々你只别忙有你這個哥々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
又恨又愧早生一計便拉他到避人之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假心和我好呢
薛蟠聽這話喜的心癢難撓乜斜着眼忙笑道好兄弟你怎麼問起我這話来

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蓮道既如此這裏不便咱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到我下處咱們替另喝一夜酒我那裏還有兩個絕好的孩子從沒出門去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到了那里伏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听如此說喜得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〻到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獃子怎麼有個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里找你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笑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什麼湘蓮道既如此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咱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心了薛蟠听了連忙答應于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難熬只拿眼看湘蓮心內越發樂樂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便吃了又吃不覺酒已八九分

了湘蓮便起身出来聽人不妨〔防〕去了至門外命小厮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
外就来説畢已跨馬直出北門橋上等候薛蟠沒頓飯時工夫只見薛蟠騎
着一匹大馬遠〻的趕了来張着嘴瞪着眼頭似撥浪鼓〔子〕一般不住左右亂瞧
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望遠處瞧不曾留心近處反踮過去了湘蓮又是
笑又是恨便也撒馬隨後趕来薛蟠往前看時漸〻人烟稀少便又圈馬回
来再找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珍忙笑道我説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
蓮笑道快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来就不便了説着先就撒馬前去薛蟠也
緊〻的跟来湘蓮見前面人跡已稀且有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
向薛蟠笑道你下来咱們先設個誓日後要變了心告訴人去的便應了
誓薛蟠笑道這話有理遠〔連〕忙下了馬也拴在樹上便跪下説道我要日久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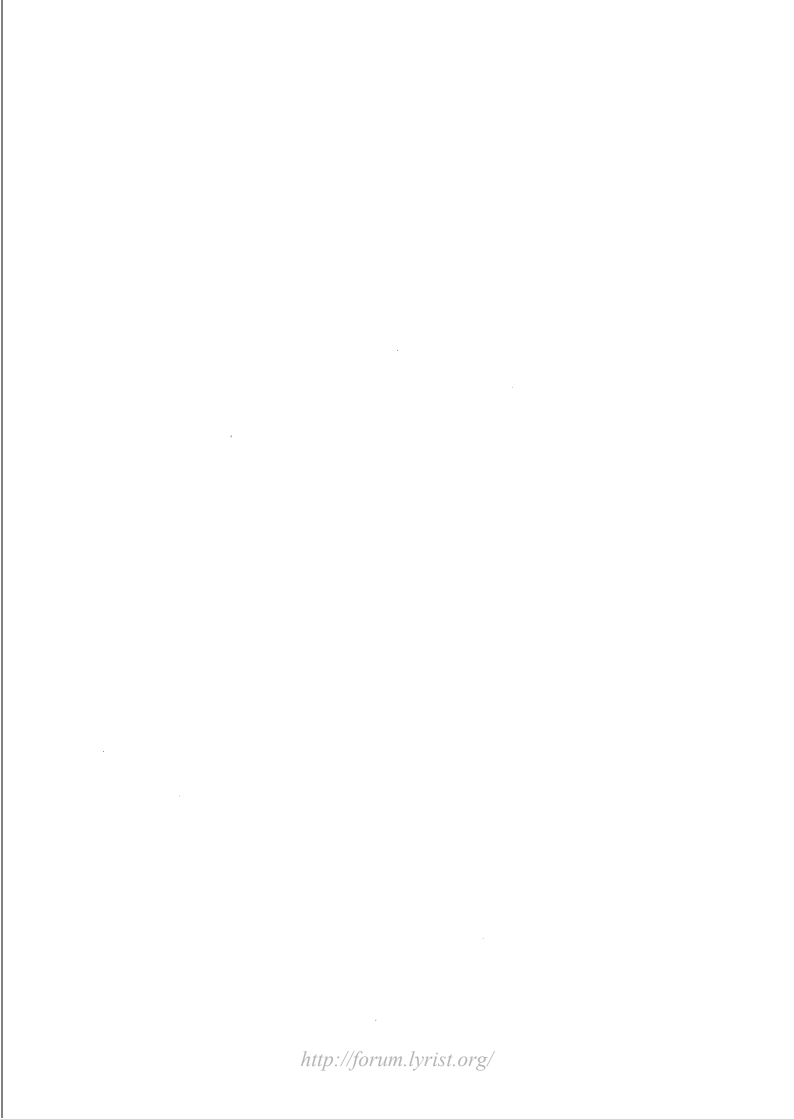
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語未了只聽嘡的一聲頸後好似鉄搥砸下來只
覺淂一陣黑滿眼金星乱迸身不由已便倒下来湘蓮走上來瞧〻知道他是
個体家不慣捱打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子鋪
薛蟠先還要掙挫起來又被湘蓮用脚尖點了兩點仍旧跌倒口内説道原是
兩家情愿你不依只好説為什麼哄出我來打我一面説一面乱罵湘蓮道我
把你瞎了眼的你認〻柳大爺是誰你不説哀求你還傷我〻打死你也無益
只給你個利害罷説着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酒已
醒了大半覺淂疼痛難禁不禁有噯喲之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当
你是不怕打的一面説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来朝葦中濘泥處拉了几
步滚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淂我了薛蟠不應只伏着哼〻湘蓮又擲

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擂了几下薛蟠便乱滚乱叫說肋條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經人因為我錯聽傍人的話了湘蓮道不用拉別人你只說現在的薛蟠道現在沒什麼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纔饒你薛蟠哼哼着道好兄弟湘蓮便又一拳薛蟠嗳喲了一聲道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嗳喲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以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兩口薛蟠一面听了一面皺眉道那水髒浔很怎麼喝浔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喝說着說着只浔俯頭向葦根下喝了一口犹未嚥下去只听哇的一聲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来湘蓮道好髒東西你快吃盡了饒你薛蟠听了叩頭不迭道好歹積陰功饒我罷這至死不能吃的湘蓮道这樣氣瘾到癢壊了我說着丢下薛蟠便牽馬認鐙去了

這里薛蟠見他已去心內方放下心來後悔自己不該悮認了人倚要掙挫起來無奈遍身疼痛難禁誰知賈珍等席上忽不見了他（兩）個各處尋找不見有人說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厮們素日是懼他的他吩咐不許跟去誰還敢找去（亦如泰法自悮）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着小厮們尋踪問跡的直找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忽見葦坑（边）薛蟠的馬拴在那里眾（人）都道可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來至馬前只听葦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了（來）一看只見薛蟠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外滚的似個泥猪一般賈蓉心內已猜着九分了忙下馬令人攙了出來笑道薛大叔天天調情今兒調到葦子坑裏來了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找（招）駙馬去你就碰到龍犄角上（了）薛蟠羞的恨沒地縫兒鑽不進去那裏爬的上馬去賈蓉只得命人赶到關廂里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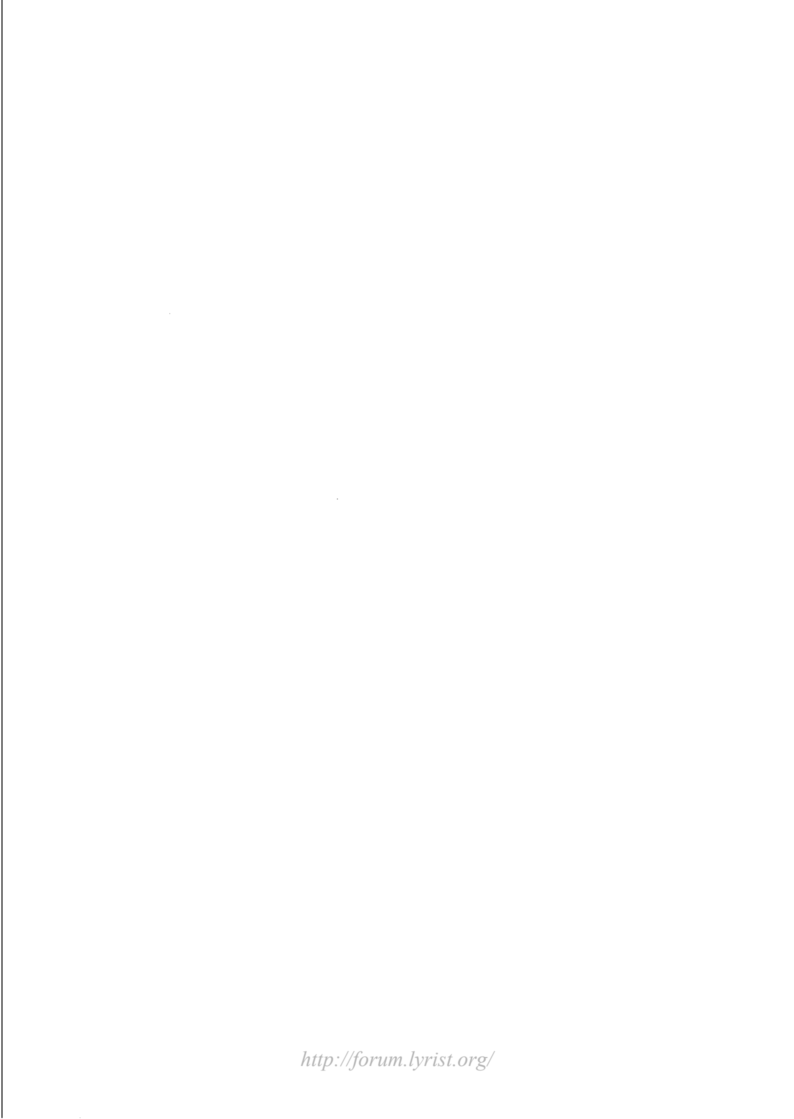
二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擡往賴家去赴席薛蟠百般央告
又命他不要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覆賈珍
也知爲湘蓮所打也笑道他須得吃個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
外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等回來各自歸家時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得眼
睛腫了問其原故忙趕來瞧薛蟠時臉上身上雖有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
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又罵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
人尋拿柳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酒後反臉
常情誰醉了多挨几下子打也是有的況且偺們家無法無天也是人所共知
的媽不過是心疼的緣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養好了出的去時
那邊珍大爺璉二爺只干人也未必白丟開了自然備個東道叫了那人來當

着衆人替哥々賠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先當件大事告訴衆人到顯得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兒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就這樣興師動衆倚着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听了道我的兒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宝釵笑道這纔好呢他又不怕媽又不听人劝一天縱似一天吃過兩三個虧他到罷了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柳湘蓮又命小厮們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厮薛姨媽禁住小厮們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不及懼罪逃走了薛蟠聽見如此說了要知端的



題曰柳湘蓮走他鄉必謂寫湘蓮如何走今卻不寫反細寫阿獃兄之游藝了心卻湘蓮之分內走者而不細寫其走反寫阿獃不應走而寫其走文牽岐路令人不識者如此

至情小妹回申方寫湘蓮文字真神化之筆


http://forum.lyrist.org/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且説薛蟠聽見如此説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粧病在家愧見親友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舖面夥計内有筭年賬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内治酒餞行内有一个張德輝年過六十自幼在薛家當舖内攬総家内也有二三千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來因説起今年紙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舖内照管自己趕端陽前我順路販些紙劄香扇來賣除去関税花銷亦可以剰得几倍利息薛蟠听了心中忖度我如今捱了打正難見人想着要躲哥他個一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天粧病也不

是事況且我長了這麼大文又不文武又不武雖說做買賣究竟戥子筭盤
從没拿過地土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点〻些个本錢和張德輝逛
一年来賺錢也罷不賺錢也罷且躲〻羞去二則逛〻山水也是好的心内主
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張德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晚間薛蟠告
訴了他母親薛姨媽听了雖是欢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到是末
事因此不命他去只說好歹你守着我我還能放心些況且也不用做這買賣
也等不着這几百銀子来用你在家里安分守已的就强似這几百銀子了薛
蟠主意已定那里肯依只說天天又說我不知世事這個也不知那個也不學
如今我發狠把那些没要緊的都断了如今要成人立事業學習着做買賣又不准
我了叫我怎麼樣呢我又不是个了頭把我関在家里何日是個了日況且那

張德輝又是個年高有德的偺們和他世交我同他去怎麽淂有錯我就一時半刻有不好的去處他自然說我勸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問他何等順利到不叫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裏私自打點了一走明年發了財回家那時纔知道我呢說畢賭氣睡覺去了薛姨媽听他如此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經歷正事正是好的了只是他的在家時說着好听到了外頭舊病復犯越發難拘束了了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也不能又有別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听天命罷了這麽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淂門幹不淂事今年閑在家里明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就打諒着丢了八百一千銀子竟交與他試一試橫豎有夥計們帮着也未必好意思哄騙他的二則他出去

了左右沒有助與的人又沒了倚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的吃沒了的餓着舉眼無靠他見這樣只怕比在家里省了好些事也未可知作書者曾吃此虧批書者亦曾吃此虧故特于此註明使後人深思默戒脂硯斋薛姨媽听了思忖半晌說道到是你說的是花兩個錢叫他學些乖來也值了商議已定一宿無語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來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後廊下隔着窗子向裏千言萬語囑託張德輝照管薛蟠張德輝滿口應承吃過飯告辭又說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刻打點行李雇下騾子十四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盡將此話告訴了薛姨媽姨媽便和寶釵香菱並兩個老年的嬤嬤連日打點行裝派下薛蟠薛蟠之乳父老蒼頭一名當年諸事舊僕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厮二人主僕一共六人雇了三輛大車車拴上行李使物又雇了四個長行

騾子薛蟠自騎一疋家內養的鐵青大走騾外備一疋坐馬諸事完畢薛姨媽寶釵等連夜勸戒之言自不必備說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舅舅然後過来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餞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宝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個四隻淚眼看他去了方回来薛姨媽上京帶来的家人不過四五房並兩三個老嬷嬷小丫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兩個男子因此薛姨媽即日到書房將一應陳設玩器並簾幔等物盡行搬了進来收貯命那兩個跟去的男子之妻一並也進来睡覺又命香菱將他屋裏也收拾嚴緊將門鎖了晚間和我去睡宝釵道媽既有這些作伴不如叫菱姐姐和我作伴去我們園裏又空夜長了我每夜作活越多一個人豈不越好薛姨媽聽了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該叫他同你去纔是我前日還同

你哥哥說文杏又小道三不着兩鶯兒一個人不彀伏侍的還要買一個丫頭来使使宝釵道買的不知底裡倘或走了眼花了錢小事沒的淘氣倒是慢慢的打听着又知道来歷的買個還罷了（閒言過耳無跡然已伏下一事矣）一面說一面命香菱収拾了衾褥妝奩命一個老嬷嬷並臻兒送至蘅蕪苑去然後宝釵和香菱纔同回園中来（細想香菱之為人也根基不讓迎探容貌不讓鳳秦端雅不讓紈釵風流不讓湘黛賢惠不讓襲平所惜者青年罹禍命運乖蹇足為側室且雖曾讀書不能與林湘輩並馳于海棠之社耳然此一人豈可不入園哉故欲令入園終無可入之隙籌畫再四欲令入園必獃兄遠行後方可然阿獃兄又如何方可遠行曰名不可利不可正事不可必得萬人想不到自己忽一發機之事方可因此思及情之一字及獃素所誤者故借情誤二字生出一事使阿獃遊藝之志已堅則菱卿入園之隙方安回思因欲香菱入園是寫阿獃情誤因欲阿獃情誤先寫一賴尚華寔委婉嚴密之甚也　脂硯齋評）香菱道我久要和姑娘作伴兒去又恐怕奶奶多心說我貪着園里来還誰知你竟說了宝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裏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了只是沒個空

兒就每日来一揣荒々張々的也沒趣兒所以趁着机會越性住上一年我也多個作伴的你也遂了心香菱笑道好姑娘你趁着這個工夫交給我作詩罷

寫得何其有趣令忽見菱卿此句合卷從紙上另走出一姣小美人来並不是湘林探鳳等一樣口氣較色真神駿之技雖馳驅萬里而不見有倦怠之色

宝釵笑道我說你得隴望蜀呢我劝你今兒頭一日進来先出園東角門從老太々起各處各人你都瞧々問候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說搬進園来若有提起因由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来作伴兒就完了回来進了園再到各姑娘房里走々香菱應着纔要走時只見平兒忙々的走来

忙々二字奇不知有何妙文

香菱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宝釵因向平兒笑道我今兒帶了他来作伴兒正要去回你奶々一聲兒平兒笑道姑娘說的是那里話我竟沒話答言了宝釵道這纔是正理店房也有個主人廟裏也有個住持雖不是大事到底

只得陪笑相問内有無限驚慌作者摹擬神傳無不通

告訴一聲便是園裏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也好関門候户的了你回去告訴一聲罷我不打發人去了平兒答應着因又向香菱笑道你既来了也不拜一拜街坊鄰舍去[是極恰是戲言寔欲支出香菱去也]宝釵笑道我正(要)叫他去呢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裏呢香菱答應着去了先從賈母處来不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便拉宝釵忙說道姑娘(听見)我們的新文(聞)了新文了(沒有)宝釵道我沒听見新(什麼)文因連日打發我哥〻出門所以你們這裏的事一槩也不知道連姊妹們這兩日也沒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打了箇動不得難道姑娘就沒聽見宝釵道早起恍惚听見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〻你奶〻去呢不想你来了又是為了什麼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賈雨村什麼風村半路途中那里来的餓不死的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来今

年春天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了几把舊扇子回家看家里的所有收着的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知就有一個不知死的冤家混號兒世人叫他作石獃子窮的連飯也沒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把二爺請到他家里坐着拿出這扇子略瞧了一瞧據二爺說原是不能再有的全是湘妃棕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真跡因來告訴了老爺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獃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兩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沒法子天天罵二爺沒能為已經許了他五百兩先兌銀子後拿扇子他只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這有什麼法子誰知雨村那沒天理的听見了便設了個法子訛他拖欠了官銀拿他到衙門里去說所

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来作了官價送了来那石獃子如今不
知是死是活老爺拿着扇子問着二爺說人家怎麼弄了来二爺只說了一句
爲這點子小事弄得人坑家敗業也不筭什麼能爲老爺听了就生了氣說二
爺拿話堵老爺因此這是第一件大的這几日還有几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
以都湊在一處就打起来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拿什麼混打
一頓臉上打破了兩處我們听見姨太太這里有一種丸藥上棒瘡的姑娘快
尋一丸子給我寶釵听了忙命鶯兒去要了一丸来與平兒寶釵道既這樣替
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答應着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過衆人之後
吃過晚飯寶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自己便往瀟湘館中来此時黛玉已好了
大半見香菱也進園来住自是歡喜香菱因笑道我這一進来了也得了空兒

好歹教給我作詩就是我的造化了代玉笑道既要作詩你就拜我作師我雖不通大略也還教得起你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作師你可不許膩煩的代玉道什庅难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付對子平聲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又有对的極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見説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這一説原来這些格調規矩竟是末事只要詞句新奇為上代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主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香菱笑道我只愛陸放翁的詩

重簾不捲留香久　古硯微凹聚墨多

說的真有趣代玉道斷不可學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听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里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讀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把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裏先有了這三個人作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瑒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個極聰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听了笑道既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書給我拿出来我帶回去夜里念几首也是好的代玉听說便命紫鵑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来遞與香菱又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

拿了詩回至蘅蕪院中諸事不顧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来宝釵連催他
数次睡覺他也不睡宝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了一日代玉方梳洗完
了只見香菱笑吟〻的送了書来又要換杜律代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香菱
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代玉道可領畧了些滋味没有香菱笑道領畧了
些滋味不知可是不是說與你听〻代玉笑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
說来我听香菱笑道據我看来詩的好處有口裏說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
逼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代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
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聯云

大漠孤烟直　長河落日圓

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到

像是見了這景(光)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

日落江湖白　潮來天地青

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纔形容得盡念在嘴裏到像有几千斤重的一個橄欖還有

渡頭餘落日　墟里上孤烟

這餘字和上字難為他這(怎)麼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灣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家)有几棵樹遠遠的几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烟竟是碧青連雲直上誰知我昨日晚上讀了這兩句到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正說着寶玉和探春也來了也都入坐听他講詩宝玉笑道既是這樣也不用看詩(念)會心處不在多听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代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烟好你、

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來我給你這一句瞧〻更比這個淡而現
成說着便把陶淵明的

曖〻遠人村　依〻墟里烟

翻了出來遞與香菱香菱瞧了點頭嘆賞笑道原来上字是從依〻兩個字上
化出来的宝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講越發倒學雜了你就作起來必是
好的探春笑道明兒我補一個東来請你入社香菱笑道姑娘何苦打趣我〻
不過是心裏羡慕纔學着頑罷了探春代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
真作詩呢若說我們認真成了詩出了這園子把人的牙還笑倒了呢宝玉道
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日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議話兒他們听見咱們起詩
社求我把稿子給他們瞧〻我就寫了几首給他們看〻誰不真心嘆服他們

都抄了刺去了探春代玉忙問道這是真話麼宝玉笑道說謊的是那架上的鸚哥代玉探春听說都道你真真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是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宝玉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中的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沒有人知道了說着只見惜春打發了入畫來請宝玉宝玉方去了香菱又逼着代玉換出杜律来又央代玉探春二人出個題目讓我謅去謅了來替我改正代玉道昨夜的月最好我正要謅一首竟未謅成你竟作一首來十四寒的韵由你愛用那几個字去香菱听了喜的拿回詩來又苦思一回作兩句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卧不定宝釵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他筭賬去你本來獃頭獃腦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呆成個獃子了

獃頭獃腦的有趣之至最恨野史有一百个女子皆曰聰敏伶俐究竟看來他行為也只平平今以獃字為香菱定評何等嫵媚之至也

香菱笑道好姑娘別混我（如聞如見）一面說一面降[illegible]作了一首先與寶釵看了笑道這個不好不是這個作法你別怕燥只管拿了給他瞧去看他是怎麼說香菱听了便拿了詩找代玉代玉看時只是寫道是

月桂中天夜色寒　清光皎皎影團團
詩人助興常思玩　野客添愁不忍觀
翡翠樓邊懸玉鏡　珍珠簾外掛冰盤
良宵何用燒銀燭　晴彩輝煌映畫欄

代玉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縛住了把這首丟開再作一首只管放開膽子去作香菱听了默默的回來越性連房也不入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摳土來往的人都咤異李紈宝

釵探春寶玉等听得此信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看他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已含笑一回宝釵笑道這個人定要瘋了昨夜嘟嘟噥噥直鬧到五更天纔睡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听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犁兒去一回来了獃了一日作了一首又不好這會子自然另作呢宝玉笑道這正是地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的我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麽個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宝釵笑道你能勾像他這苦心就好了學什麽有個不成的寶玉不荅只見香菱興興頭頭的又往代玉那邊去了探春笑道咱們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沒有說着一齊都往瀟湘館来只見代玉正拿着詩和他講究衆人因問代玉作的如何代玉道自然筭難為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于穿鑿了還得另作衆人因要詩看時只見作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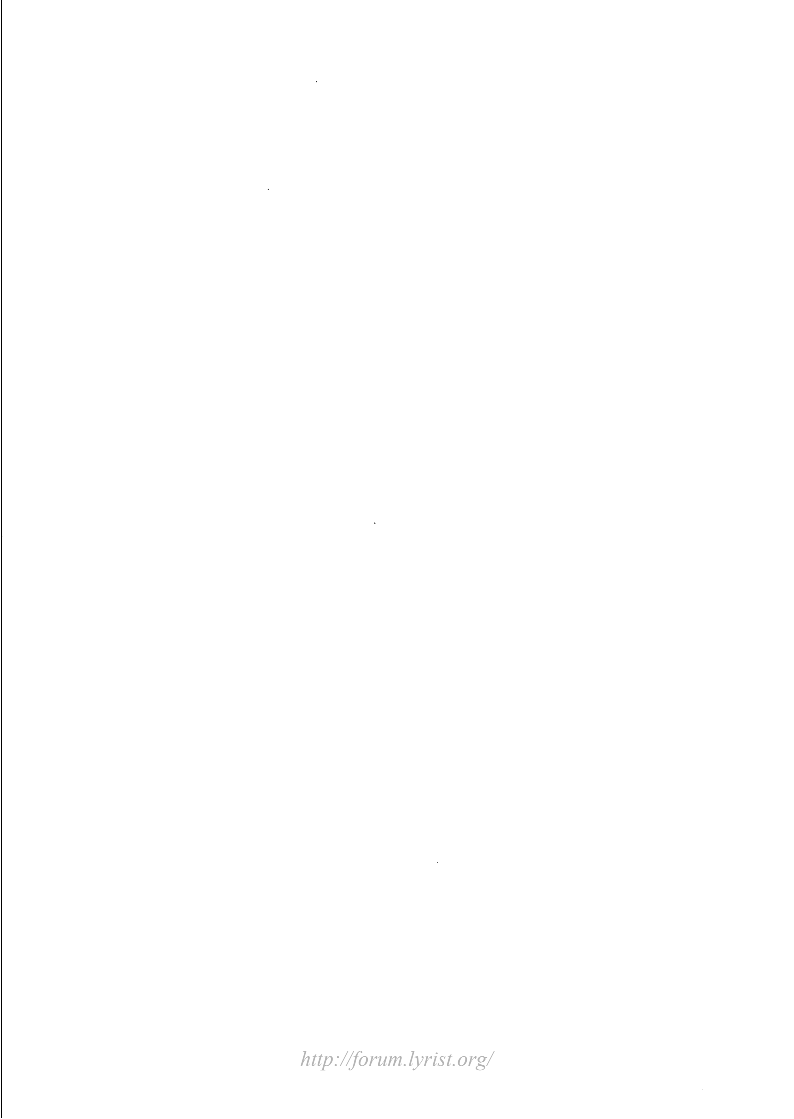
非銀非水映窓寒　試看晴空護玉盤
淡〻梅花香欲染　絲〻柳帶露初乾
只疑残粉塗金砌　恍若軽霜抹玉欄
梦醒西楼人跡絶　餘容猶可隔簾看

寶釵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到還使淂你看句〻到是月色這也罷了原来詩從胡說来再遅几天就好了香菱自為這首妙絶听如此說自己掃了興不肯丟開手便要思索起来因見他姉妹們說笑便自己走至堦前竹下閑步挖心搜胆耳不傍聽目不別視一時探春隔窓笑說道你閒〻罷香菱怔〻答道閒字是十五删的你錯了韵了衆人听了不覺大笑起来宝釵道可真是詩魔了都是顰兒引的他代玉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来問我〻

豈有不說之理李紈笑道借們拉了他往四姑娘房裏去引他瞧瞧畫兒叫他醒一醒纔好說着真個出来拉了他過藕香榭至煖香塢中惜春正乏倦在床上歪着睡午覺畫繒立在壁間用紗罩着衆人喚醒了惜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停香菱見畫上有几個美人因指着笑道這一個是我們姑娘那一個是林姑娘探春笑道凡會作詩的都畫在上頭快學罷說着頑笑了一回各自散着香菱滿心中還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一回神至三更以後上床卧下兩眼鰥鰥直到五更方纔朦朧睡去了一時天亮宝釵醒了听了一听他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作成了這會子乏了且別叫他正想着只听香菱從梦中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宝釵听了又是可嘆又是可笑連忙喚醒了他問他得了什麽你這誠心都通了僊了李不成詩還

美出病来呢一面説一面梳洗了會同姊妹往賈母處来原来香菱苦志李詩精血誠聚日間做不出忽于梦中得了八句梳洗巳畢便忙録出来自巳並不知好歹便拿来又找代玉剛到沁芳亭這見李紈與衆姊妹方從王夫人處回来宝釵正告訢他們説他梦中作詩説梦話 衆人正笑抬頭見他来了便都争着要詩看且聽下回分解

一部大書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賈瑞淫又是梦秦之家計長策又是梦今作詩也是梦一並風月艦亦從梦中所有故紅樓梦也余今批評亦在梦中特為梦中之人特作此一大梦也脂硯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此回係大觀園集十二正釵之文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話說衆人〔香菱〕見衆人正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看這一首若使得我便還學若還不學〔好〕我就死了這作詩的心了說着把詩遞與代玉及衆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　影自娟〻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　半輪雞唱五更殘
綠蓑江上秋聞笛　紅袖樓頭夜倚欄
博得嫦娥應借問　緣何不使永團圓

衆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語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里一定請你了香菱听了心下不信料着是他們瞞哄自己的話還只管問代玉宝釵等正說之間只見几個小了頭並老婆子忙忙的走来都笑道来了好些姑娘奶奶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奶姑娘們快認親去李紈笑道這是那里的話你到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了頭都笑道奶奶的兩位妹子都来了還有一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妹還有一位爺說是薛大爺的兄弟我這會子請姨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們先上去罷說着一逕去了宝釵笑道我們薛蝌和他妹妹来了不成李紈也笑道我們嬸子又上京来了不成他們也不能湊在一處這可是奇事大家納悶来至王夫人上房只見烏壓壓一地的人原来邢夫人之兄嫂帶了女兒岫烟進京来投邢夫人的可巧鳳姐

之兄王仁也正進京兩親家一處打帮來了走至半路泊船時正遇見李紈之寡嬸帶着兩個女兒大名李紋次名李綺也上京大家叙起來又是親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後有薛蟠之從弟薛蝌因當年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宝琹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為婚正欲進京發嫁聞得王仁進京他也帶了妹子隨後趕來所以今日會齊了來訪投各人親戚于是大家見礼叙過賈母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燈花兒爆了又爆結了又結原來應到今日一面叙些家常一面收看帶來的礼物一面命留酒飯鳳姐兒自不必說忙上加忙李紈宝釵自然和嬸母姊妹叙離別之情黛玉見了先是歡喜次後想起衆人皆有親眷獨自己孤单無個親眷不免又去垂淚宝玉深知其情十分劝慰了一番方罷然後宝玉忙忙來至怡紅院中向襲人麝月晴雯等笑道

你們還不快看人去誰知宝姐〻的親哥〻是那個樣子他這叔伯弟兄形容舉止另是一樣了到像是宝姐〻的同胞弟兄似的更奇在你們成日家只說宝姐〻是絶色的人物你們如今瞧〻他這妹子更有大嫂〻這兩個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来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自說現在的這几个人是有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個賽似一個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除了這几個難道還有几個不成一面說一面自笑自嘆襲人見他又有了魔意便不肯去瞧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来嘻〻笑向襲人道你快瞧〻去大太〻的一个姪女兒宝姑娘一个妹〻大奶〻兩个妹〻到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兒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着進来找宝玉因說道偺們的詩社可興旺了宝玉笑道正是呢這是

你一高興起詩社所以鬼使神差来了這些人但這一件不知他們可學過作詩不曾探春道我繞都問了問他們雖是他們自謙看其光景沒有不會的便是不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了襲人笑道他們說薛大姑娘的妹〻更好三姑娘看着怎麼樣探春道果然的話據我看連他姐〻並這些人總不及他襲人听了又是咤意又笑道這也奇了還從那里再好的去呢我到要瞧〻去探春道老太〻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可已經逼着太〻認了乾女兒了老太〻要養活繞剛已經定了寳玉喜的忙問這果然的探春道我几時說過謊又笑道有了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這孫子了寳玉笑道這到不妨原該多疼女兒些繞是正理明兒十六咱們起社了社了探春道林丫頭剛起来了二姐〻又病了終是七上八下的宝玉道二姐〻又不大作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

道越性等几天他們新來的混熟了偺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子宝姐〻心裏自然沒有詩興的況且湘雲後來顰兒剛好了人〻不合式不如等着雲了頭來了這几个新的也熟了顰兒也大好了大嫂子和宝姐〻心也閑了香菱詩也長進了如此邀一滿社豈不好咱們兩個如今且往老太〻那里去听〻除寶姐〻的妹〻不算外他一定是在偺們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个要不在偺們這里住偺們央告着老太〻留下他們在園子里住下偺們豈不多添几个人越發有趣了宝玉听了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到是你明白我終久是個糊塗心腸空喜歡一會子却想不到這上頭來說着兄妹兩個一齊往賈母處來果然王夫人已認了寶琴作乾女兒賈母歡喜非常連園中也不命住晚上跟着賈母一處安寢薛蝌自向薛蟠書房中住下賈母便和邢夫人說你

姪女兒也不必家去了園裏住几天逛逛再去邢夫人兄嫂家中原艱難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與他們治房舍帮盤纏听如此說豈不願意邢夫人便將岫烟交與鳳姐兒鳳姐兒籌筭得園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倘日後邢岫烟有些不遂意的事縱然邢夫人知道了與自己無干從此後若邢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筭若在大觀園住到一個月上鳳姐兒亦照迎春的月例送一分與岫烟鳳姐兒冷眼敁敪（音顛奪心内忖度也）岫烟心性為人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樣却是是溫厚可疼的人因此鳳姐兒又憐他家貧命苦比別的姊妹多疼他些邢夫人到不大理論了賈母王夫人因素喜李紈賢惠且年輕守節令人敬伏今見他寡嬸來了便不肯令他外頭去住那李嬸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執意不從只得帶着李紋李綺在稻香村

住下来當下安插既定誰知保齡侯史鼐又遷委了外省大員不日要帶了家眷去上任賈母因捨不得湘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鳳姐兒另設一處與他住史湘雲執意不肯只要與宝釵一處住因此就罷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更熱閙了多少李紈為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宝釵代玉湘雲李紋李綺宝琴邢岫烟再添上鳳姐兒和宝玉一共十三個叙起年庚除李紈年紀最長與鳳姐兒他十五個人皆不過十五六七歲或有這三个同年或有那五个共歲或有這兩个同月同日那兩個同刻同時所差者大半是時刻月分而已連他們自已也不能細細分晰不過是弟兄姊妹四個字隨便亂叫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作詩又不敢十分囉唕宝釵可巧来了个史湘雲那史湘雲又是極愛説話的那里禁得起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了興沒晝夜高談濶論起来宝

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个女孩兒家只管拿着詩作正緊〔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听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的一个香菱沒鬧清偏又添了你這麼个話口袋子滿嘴里說的是什麼怎麼是杜工部之沉鬱韋蘇州之淡雅又怎麼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放着兩个現成的詩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做什麼湘雲听了忙笑問道是那兩个好姐々你告訴我寶釵笑道獃香菱之心苦瘋湘雲之話多湘雲香菱听了都笑起來正說着只見寶琴來了披着一領斗篷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寶釵忙問這是那里的寶琴笑道因下雪珠兒老太々找了這一件給我的香菱上來瞧道怪道這麼好看原來是孔雀毛織的湘雲道那里是孔雀毛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作的可見老太々疼你了這樣疼寶玉也沒給他穿寶釵道真俗語說各人有各人的緣法他也再想不到他

這會子来既来了又有老太〻這庅疼他湘雲道你除了在老太〻跟前就在
園裏来這兩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〻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〻說
笑多坐一回無妨若太〻不在屋里你別進去那屋里人多心壞都是要害偺
們的說的宝釵宝琴香菱鶯兒芀都笑了宝釵笑道說你没心却又有心雖然
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們這琹兒就有些像你〻天〻說要我作親姐〻我今
兒竟叫你認他作親妹〻罷了湘雲又瞧了宝琴半日笑道這一件衣裳也這
配他穿別人穿了寔在不配正說着只見琥珀走来笑道老太〻說了叫宝姑
娘別管緊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爱怎麼樣就怎庅樣要什麽東西只管要
去別多心宝釵忙起身荅應了又推宝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里来的福氣你
到去罷仔細我們委屈着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說話之間寳玉代玉

都進來了宝釵猶自嘲笑湘雲曰笑道宝姐〻你這話雖是頑話恰有人真心是這樣想呢琥珀笑道真心惱的再沒别人就只這是他口裏說手里指着寶玉宝釵湘雲都笑道他到不是這樣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說着又指着代玉湘雲便不則聲（是不知道代玉病中相謏贈燕窩之事也脂硯）宝釵忙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〻和他的妹〻一樣他喜歡的比我還疼呢那里還惱你信口兒混說他的那嘴有什麼實據宝玉素習深知代玉有些小性兒且尚不知近日代玉和宝釵之事正恐賈母疼宝琴他心中不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宝釵又如此答再審度代玉神色亦不似往時果然與宝釵之說相符心中悶〻不樂曰想他兩个素日不是這樣的好今看來竟更比他人好十倍一時林代玉又赶着宝琴叫做妹〻並不提名道姓直是親姊妹一般那宝琴年輕心熱（四字道盡不犯宝釵脂硯齋評）且本性聰

敏自幼讀書識字[我批此書竟得一秘訣以告諸公凡楚史中所云才貌雙全佳人者細〻通審之只得一個粗知筆墨之女子耳此書凡云知書識字者便是上等才女不信時只看他通部行為及詩詞詼諧皆可知妙在此書從不肯自下評註云此人係何等人只借書中人閑評一二語故不得有未寀之縫被看書者指出真狡猾之筆耳]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槩人物已知又見諸姊妹都不是個輕薄脂粉且又和姐〻皆和契故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見林代玉是個出類拔萃的便更與代玉親近異常宝玉看着只是暗〻的納罕一時宝釵姊妹往薛姨媽房內去後湘雲往賈母處来林代玉回房歇着宝玉便找了代玉来笑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几回說了取笑你曾惱過如今想来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来你講〻我听代玉听了便知有文章曰笑道你念出我来听〻宝玉笑道那鬧簡上有一句說得㝡好是几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句最妙孟光接了梁鴻案這五個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難為他這是几時三個虛字

問的有趣是几時接了你說〻我听〻代玉听了禁不住也笑起来因笑道這

原問的好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宝玉道先時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沒的說

我反落了個摸不着頭緒代玉笑道誰知他竟真是個好人我素日只當他藏奸因把說錯

了酒令起送燕窩病中所談之事細〻告訴了宝玉〻〻方知緣故因笑道我

說呢正納悶是几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原來是從小孩兒口沒遮攔就接了案

了代玉因又說起寶琴来想起自已沒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寶玉忙勸道你又

自尋煩惱了你瞧〻今年比舊年越發瘦了你還不保養每天好〻的你必是

自尋煩惱哭一會子纔算完了這一天的事代玉拭淚道近来我只覺心酸眼

淚恰像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淚恰不多宝玉道這是你哭慣了

心里疑起的豈有眼淚會少的正說着只見他屋里的小丫頭子送了猩〻毡斗

蓬來又説大奶〻繞打發人來説下了雪要商議明日請人作詩呢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頭走來請代玉宝玉便邀着代玉同往稻香村來代玉換上掐金指雲紅香羊皮小鞋(褂)罩子一件大紅羽紗面白狐狸裏的鶴氅束一條金(心)閃緑雙環四合如意絲頭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行來只見衆姊妹都在那邊都是一色大紅猩〻毡與羽毛緞斗蓬獨李紈穿一件青哆囉泥(呢)对襟褂子薛宝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羓絲的鶴氅邢岫烟仍是家藏(常)旧衣並無避雪之衣一時史湘雲來了穿着賈母與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裏子裡外發燒大褂子頭上帶着一頂挖雲鵝(子)黄片金裏大紅猩〻毡昭君套又圍着大貂鼠風領代玉先笑道你們瞧〻孫行者來了他一般的他拿着雪褂子故意粧出個小騷達子來湘雲笑道你們瞧我裏頭打扮

的一面說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裏頭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鑲領袖秋香色盤金五色繡龍窄褙小袖掩衿銀鼠短襖裡面短短的一件水紅粧緞狐肷褶子腰裏緊緊束着一條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縧脚下也穿着麀皮小靴越顯的蜂腰猿背鶴勢狼[螂]形（近之拳譜中有坐馬勢使似螂之蹲立昔人愛輕捷使俏閑取一螂觀其仰頸疊胸之勢今四字無出處却寫盡矣脂硯齋評）眾人都笑道偏他這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更俏麗了些湘雲道快商議作詩我听听是誰的東家李紈道我的主意想來昨兒的正日已過了再等正日又太遠可巧又下雪不如大家湊個社又替他們接風又可以作詩你們意思怎麼樣寶玉先道這話狠是只是晚了晚了若到明兒晴了又無趣眾人看到[道]這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的也句賞了李紈道我這裡雖好又不如蘆雪广好我已經打發人籠地炕去了偺們大家擁

爐作詩老太〻想來未必高興況且偺們小頑意兒单給鳳丫頭個信兒就是了
你們每人一兩銀子就殼了送到我這裏來指着香菱寶琴李紋李綺岫烟
五個不筭外偺們裏頭二丫頭病了不筭四丫頭告了假也不筭你們四分子
送了來我包總五六兩銀子也儘殼了宝釵等一齊應諾因又擬題限韵李紈
笑道我心里自己定了等到了明日臨期橫豎知道說畢大家又閑話了一回
方往賈母處來本日無話到了次日一早寶玉因心裡記掛着這事一夜沒好
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來掀開帳子一看雖門窓尚掩只見窓上光輝奪目心
内早躊躇起來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來揭起窓屜從玻璃窓内
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大雪下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綿扯
絮一般宝玉此時歡喜非常忙喚人起來盥漱已畢只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

皮袄子罩一件海龍皮小〻鷹膀褂束了腰披了玉針簑戴上金藤笠登上沙
棠屐忙〻的往蘆雪广来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遠〻的是青松翠竹
自己却如裝在玻璃盒內一般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順着山脚剛轉過去已聞
得一股寒香拂鼻回頭一看恰是妙玉門前櫳翠庵中有十數株紅梅(花開的)如胭脂
一般映着雪色分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宝玉便立住細〻的賞玩一回方走
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着傘走来是李紈打發了請鳳姐兒去的人寶玉
来至蘆雪广只見丫鬟婆子正在那里掃雪開逕原来這芦雪广盖在傍山臨
水河灘之上一帶几間茅簷土壁(草)槿籬竹牖推牕便可垂釣四面都是芦葦掩
覆一條去逕逶迤穿蘆度葦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了衆丫鬟婆子見他披
簑戴笠而来却笑道我們纔說正少一个漁翁如今都全了姑娘們吃了飯纔

来呢你也太性急了宝玉听了只得回来到至沁芳亭見探春正從秋爽齋来
圍着大紅猩氊斗篷戴着觀音兜扶着小丫頭後面一个婦人打着青油紬傘
宝玉知他往賈母處去便立在亭邊等他来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宝琴正在
裏間房内梳洗更衣一時衆姊妹来齊宝玉只嚷餓了連連催飯好容易等擺
上来頭一樣菜便是牛乳蒸羊羔賈母便說這是我們有年紀的人的藥沒見
天日的東西可惜是你們小孩子們吃不得今兒另外有新鮮鹿肉你們等着吃衆
人答應了宝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飯就着野雞瓜虀兒忙忙的咽完了
賈母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有事情連飯也不顧吃了便叫留着鹿肉與他們晚
上吃鳳姐忙說還有呢已經吩咐了留着呢方纔罷了史湘雲便悄和寶玉計較道有新鮮鹿肉不如
偺們要一塊自己拿了園裡弄着又頑又吃寶玉听了巴不得一聲兒便真和

鳳姐要了一塊命婆子送入園去一時大家散後進園齊往芦雪广来听李紈出題限韻独不見湘雲宝玉二人代玉道他兩個再到不了一處若到一處生出多少故事来這會子一定算計那塊鹿肉去了（聯詩極雅之事偏于雅前寫出小兒啖膻茹血極腌臢的事来為錦心繡口作配）正說着只見李嬸也走来看熱鬧因問李紈道怎么一个帶玉的哥兒和那一个掛金麒麟的姐兒那樣干净清秀又不少吃的他兩个在那裡商議着要吃生肉呢說的有来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眾人听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拿了他兩個来代玉笑道這可是雲丫頭鬧的我的卦再不錯李紈等忙出来找着他兩个說道你們兩个要吃生的我送你們到老太太那里吃去那怕吃一隻生鹿撑病了不與我相干這么大雪怪冷的替我作禍呢宝玉笑道沒有的事我們燒着吃呢李紈道這還罷了只見老婆們拿了鉄炉鉄叉鉄

緣縁来李紈道仔細劃了手不許哭說着同探春進去了鳳姐打發了平兒来
回覆不能来為發放年例忙忙湘雲見了平兒那里肯放平兒也是個好頑的
素日跟着鳳姐兒（不能）無所不至見如此有趣樂得頑笑因而褪去手上的鐲子三
個圍着火爐兒便要先燒三塊吃那邊宝釵代玉平素看慣了不以為異宝琴
等及李嬸深為罕事探春與李紈等已議定了題韵探春笑道你聞〻香氣這
里都聞見了我也吃去說着也找了他們来李紈也隨来說客已齊了你們還
吃不穀湘雲一面吃一面說道我吃這个方愛吃酒吃了酒纔有詩若不是這
鹿肉今兒斷不能作詩說着只見宝琴披着鳧靨裘站在那里笑湘雲笑道傻
子過来嚐〻宝琴笑說怪臟的宝釵道道你嚐〻去好吃的你林姐〻弱吃了
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吃宝琴听了便過去吃了一塊果然好吃竟好吃便也吃

起来一時鳳姐兒打發小丫頭来叫平兒平兒說史姑娘拉着我呢你先走罷
小丫頭去了一時只見鳳姐也披了斗蓬走来笑道吃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
我說着也凑着一處吃起来代玉笑道那裏找這一群花子去罷了罷了今日
蘆雪广遭刼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為蘆雪广一大哭（大約此話不独代玉現書者亦如此）
湘雲冷笑道你知道什麽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
們這會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錦心繡口宝釵笑道你回来若作的不好
了把那肉掏了出来就把這雪壓的蘆葦子揌上些以完此刼說着吃畢洗浴
了一回平兒帶鐲子時却少了一箇左右前後亂找了一番踪跡全無衆人都
咤噫鳳姐兒笑道我知道這鐲子的去向你們只管作詩去我們也不用找只
管前頭去不出三日包管就有了說着又問你們今兒作什麽詩老太太說了

離年又近了正月裡還該作些燈謎兒大家頑笑衆人听了都笑道可是呢到忘了如今赶着作几個好的預備正月裡頑說着一齊來至地炕屋內只見杯盤菓菜俱已擺齊墻上已貼出詩題韵脚格式来了宝玉湘雲二人忙看時只見題目是即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韵後面尚未列次序李紈道我不大會作詩我只起三句罷然後誰先得了誰先聯宝釵道到底分個次序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蘆雪广争聯即景詩　暖春塢創製春燈謎

話說薛宝釵道到底分個次序讓我寫出来說着便令衆人拈鬮爲序起首恰是李氏一定要按次序恰又不按次序似脫落處而不脫落文章岐路如此然後按次各〻開出鳳姐兒說道既是這樣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衆人都笑說道更妙了宝釵便將稻香老農之上補了一个鳳字李紈又將題目講與他听鳳姐兒想了半日笑道你們别笑話我〻只有一句粗話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衆人都笑道越是粗話越好你說了只管幹正事去罷鳳姐兒笑道我想下雪必刮北風昨夜听見了一夜的北風我有了一句就是一夜北風緊可使得

句出者似是批語不宜混入

眾人听了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這正是會作詩的起法不但好

而且留了多少地步與後人就是這句為首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鳳姐和

李嬸平兒又吃了兩盃酒自去了這里李紈便寫了一夜北風緊

自己聯道

開門雪尚飄　　入泥憐潔白

香菱道

匝地惜瓊瑤　　有意榮枯艸

探春道

無心餙姜茗　價高村釀熟

李綺道

年稔府粱饒　葭動灰飛管

李紋道

陽回斗轉杓　寒山已失翠

岫烟道

凍浦不聞潮　易掛踈枝柳

湘雲道

難堆破葉蕉　麝煤融寶鼎

寶琴道

綺袖籠金貂　光奪窗前鏡

黛玉道

香粘壁上椒　斜風仍故故

寶玉道

清梦轉聊聊　何處梅花笛

寶釵道

誰家碧玉簫　鰲愁坤軸限

李紈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罷宝釵命宝琴續聯只見湘雲起來道

龍鬬陣雲銷　野岸迴孤棹

宝琴也站起道

吟鞭指灞橋　　賜裘憐撫戍

湘雲那里肯讓人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眉挺身的說道

加絮念征徭　　坳垤審夷險

寶釵連聲讚好也便聯道

枝柯怕動搖　　皚皚輕趁步

黛玉忙聯道

翦翦舞隨腰　　煮芋成新賞

一面說一面推宝玉命他聯宝玉正看宝釵宝琴黛玉三人共戰湘雲十分有趣那里還顧得聯詩今見黛玉推他方聯道

撒鹽是舊謠　　葦蓑猶泊釣

湘雲笑道你快下去你不中用到躭擱了我一面只听寶琴聯道

林斧不聞樵　　伏象千峰凸

湘雲忙聯道

盤蛇一逕遥　　花緣經冷結

宝釵與衆人又忙讚好探春又聯道

色豈畏霜凋　　深院驚寒雀

湘雲正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烟道

空山泣老鴉　　堦墀隨工下

湘雲忙丟了茶盃忙聯道

池水任浮漂　　照耀臨清曉

黛玉聯道

繽紛入永宵　　誠忘三尺冷

湘雲忙笑聯道

瑞釋九重焦　　僵卧誰相問

宝琴也忙笑聯道

狂遊客喜招　　天機斷縞帶

湘雲又忙道

海市失鮫鮹

林代玉不容他出（再說）接着便道

寂寞對臺榭

湘雲忙瞇道

清貧懷簞瓢

寶琴也不容情也忙道

烹茶冰漸沸

湘雲見這般自爲得趣又是笑又忙瞇道

煮酒葉難燒

代玉也笑道

没帚山僧掃

寶琴也笑道

埋琴稚子挑

湘雲笑的彎了腰忙念了一句衆人問到底說的什麽湘雲喊道

石樓閑睡鶴

黛玉笑的握着胸口高聲嚷道

錦罽煖親猫

宝琴也忙笑道

月窟翻銀浪

湘雲忙聯道

霞城隐赤標

代玉忙笑道

沁梅香可嚼

宝釵笑稱好也忙睽道

　淋竹醉堪調

宝琴也忙道

　或濕鴛鴦帶

湘雲忙睽道

　時凝翡翠翹

黛玉又忙道

　無風仍脉脉

宝琴又忙笑睽道

　不雨亦瀟瀟

湘雲伏着已笑軟了衆人看他三人對搶也都不顧作詩看着也只是笑代玉還推他往下聯又道你也有才盡之時我听〻還是什麼舌根嚼了湘雲只伏在宝釵懷里笑个不住宝釵推他起来道你有本事把二蕭的韻全用完了我纔伏你湘雲起身笑道我也不是作詩竟是搶命呢衆人笑道到是你說罷探春早已料定沒有自已聯的了便早寫出来曰說還沒收住呢李紈听了接過来便聯了一句道

欲誌今朝樂

李綺收了一句道

憑詩祝舜堯

李紈道彀了彀了雖沒作完了韻賸的字若生扭用了到不好了說着大家来

細〻評論一回獨湘雲的多都笑道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李紈笑道逐句評去都還一氣只是宝玉又落了第了宝玉笑道我原不會聯句只好擔待我罷李紈笑道也沒有社〻擔待你的又說韻險了又整悞了又不會聯句了今日必得罰你我才看見櫳翠庵的紅梅花有趣我要折一枝来插瓶可厭妙玉為人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去取一枝来衆人都道這罰的又雅又有趣宝玉也樂為答應着就要走湘雲代玉一齊說道外頭冷得狠你且吃盃熱酒再去湘雲早執起壺来代玉遞了一个大盃滿斟了一杯湘雲笑道你吃了我們的酒你要取不来加倍罰你宝玉忙吃一杯冒雪而去李紈命人好〻跟着代玉忙攔說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李紈点頭說是一面命丫鬟將一箇美女聳肩瓶拿来貯了水准備插梅花因又笑道回来該詠紅梅了湘雲忙道我先作一首宝釵

忙道今日斷乎不容你作了你都搶了去別人都閑着也沒趣回來還罰宝玉他說不會聯句如今就叫他自已作去（想此刻宝玉已到庵中矣）代玉笑道這話很是我還有個主意方才聯句不彀莫若揀着聯的少的人作紅梅宝釵笑道這話是極方纔邢李三位屈才且又是客琴兒和顰兒雲兒三个人也搶了許多我們一概都別作只讓他三個作纔是李紈因說綺兒也不大會作還是讓琴妹作罷宝釵只得依允（想此刻二玉已會不知肯見賜否）又道就用紅梅花三個字作韻每人一首七律邢大妹作紅字你們李大妹作梅字琴兒作花字李紈道饒過寶玉去我不服湘雲忙道有個好題目命他作衆人問何題目湘雲道命他就作訪妙玉乞紅梅豈不有趣衆人听了都說有趣一語未了只見宝玉笑欣欣擎了一枝紅梅進來衆了鬟忙已接過插入瓶內衆人都笑稱謝宝玉笑道你們如今賞

罷也不知費了我多少精神呢說着探春早又遍過一鍾煖酒來衆丫鬟走上來接了簑笠撣雪各人房中丫鬟都添送衣服來冬日午後景况襲人也遣人送了半舊的狐腋褂來李紈命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又將硃橘黃橙橄欖等物盛了兩盤命人帶與襲人去湘雲且告訴寶玉方纔的詩題又催寶玉快作寶玉道姐〻妹〻們讓我自己用韻罷別限韻了衆人都說隨你作去罷一面說一面大家看梅花原來這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傍有一橫枝縱橫而出約有五六尺長其間小枝分岐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花吐胭脂香欺蘭蕙一篇梅賦紅各〻稱賞誰知邢岫烟李紋薛寶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寫了出來衆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寫道是

咏紅梅花 得紅字　邢岫烟

桃未芳菲杏未紅
冲寒先已笑東風
魂飛庾嶺春難辨
霞隔浮羅夢未通
綠萼添粧融寶炬
縞仙扶醉跨殘虹
看來豈是尋常色
濃淡由他冰雪中

詠紅梅花得梅字　李紋

白梅懶賦〻紅梅
逞艷先迎醉眼開
凍臉有痕皆是血
酸心無恨亦成灰
誤吞丹藥移真骨
偷下瑤池脫舊胎
江北江南春燦爛
寄言蜂蝶漫疑猜

詠紅梅花得花字　薛寶琴

踈是枝條艶是花
春粧兒女競奢華
閑庭曲檻無餘雪
流水空山有落霞
幽夢冷隨紅袖笛
遊仙香泛絳河槎

前身定是瑶臺種　無復相疑色相差

衆人看了都笑称賞了一番又指末一首説更好宝玉見宝琴年紀最小才又敏捷深為奇異代玉湘雲二人斟了一小盃酒齊和寳琴宝釵笑道三首各有各好你們兩個天〻捉弄厭了我如今捉弄他來了李紈又問宝玉你可有了宝玉忙道我到有了才一看見那三首又嚇忘了等我再想湘雲听了便拿了一支銅火箸擊着手炉笑道我擊鼓了若鼓絶不成又要罰的宝玉笑道我已有了代玉提起筆來説道你念我寫湘雲便擊了一下笑道一鼓絶宝玉笑道有了你寫筆罷衆人听他念道

酒未開罇句未栽

代玉寫了搖頭笑道起的平〻湘雲又道快着宝玉笑道

尋春問臘到蓬萊

代玉湘雲都點頭笑道有些意思了宝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　為乞嫦娥檻外梅

代玉偏了又搖頭道湊巧而已湘雲忙催二鼓宝玉又笑道

入世冷挑紅雪去　離塵香割紫雲来

槎枒誰惜詩肩瘦　衣上猶沾佛院苔

代玉寫畢湘雲大家纔評論時只見几个丫鬟跑進来道老太々来了眾人忙迎出来大家又笑道怎麼這等高興說着遠々見賈母圍了大斗篷帶着灰鼠煖兜坐着小竹轎打着青紬油傘鴛鴦琥珀等五六個丫鬟每人都是打着傘擁轎而来李紈等忙往上迎賈母命人止住說只在那里就是了来至跟前賈

母笑道我喘着你太〻和鳳丫頭来了大雪地下坐着這個無妨沒的叫他們
来踹雪衆忙(迎)一面上前接斗篷攙扶着一面答應着賈母来至室中先笑道好
俊梅花你們也會樂我来着了說着李紈早命(自己)拿了一個大狼皮褥来鋪在當
中賈母坐了因笑道你們只管頑笑吃喝我因為天短了不敢睡中覺抹了一
回牌想起你們来了我也来湊個趣兒李紈早又捧過手炉来探春另拿了一
付盃箸来親自斟了煖酒奉與賈母賈母便飲了一口問那個盤子里是什麼
東西衆人忙捧了過来回說是糟鵪鶉賈母道這倒罷了撕一兩點腿子来李
紈忙答應了要水洗手親自来撕賈母又道你們仍舊坐下笑說我听又命李
紈你也坐下就如同我没来的一樣纔好不然我就去了衆人听了方依次坐
下這李紈便挪到儘下邊賈母因問作何事了(来着)衆人便說作詩賈母道有作詩

的不如作些燈謎大家正月裏好頑的衆人答應了說笑了一回賈母便說這里潮濕你們別久坐仔細受了潮濕囙說你四妹〻那裏煖和我們到那里瞧〻他的畫兒赶年可有了（完不完）衆人笑道那里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陽有了賈母道（还算早呢）這還了得他竟比蓋這（園）子還費工夫了說着仍坐了竹（小）椅轎（子）大家圍隨（着）過了藕香榭穿入一條夾道東西兩邊皆有過街門〻樓上裏外皆嵌着石頭匾如今進的是西門向外的匾上鑿着穿雲二字向外（裡）的鑿着度月兩（个）字来至當中進了向南的正門賈母下了轎惜春已接了出來從裏邊遊廊過去便是惜春卧房門斗上有煖香塢三個字看他又寫出一處從起至末一筆一部之文也有千萬筆成一部之文也有一二筆成一部之文也有如試才一回起若都說完以後則索然無味故留此几處以為後文之點染也此方貼潑不板眼目屢新早有几個人打起猩紅氊簾已覺温香拂臉各處皆如此非獨因煖香二字方有此景哉註于此以博一笑耳大家進入房中

賈母並不歸坐只問画[兒]在那里惜春因笑回天氣寒冷了膠性皆凝澀不潤画
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来[了]賈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別托懶兒快拿出来給
我快盡一語未了忽見鳳姐兒披着紫羯褂笑吟吟的来了口内說道老祖宗
今兒也不告訴人私自就来了要[叫我]好找賈母見他来了心中自是喜悅道我怕
你們冷着了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們去你真是個鬼灵精兒到底找了我来以
[論]理孝敬也不在這上頭鳳姐兒笑道我那裏是孝敬的心找了来我因為到了
老祖宗那里鴉沒雀靜的（這四个字俗語中常聞但不能落紙筆耳便欲寫特究竟不知係何四字今如此寫来真是不可移易）
問小丫頭子們他又不肯[說]叫我找到園裏来我正疑惑忽然来了兩三個姑子
我心裡纔明白我想姑子必是来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銀子老祖宗年下的
事也多一定是躲債来了如今来回老祖宗債主[兒]已去[了]不用躲着了已預備下

希嫩的野雞請用晚飯去再遲一回就老了他一行笑衆人一行笑鳳姐兒也不等賈母說話便命人挫過轎子來賈母笑着攙了鳳姐的手仍舊上轎帶着衆人說笑出了夾道東門一看四面粉粧銀砌忽見宝琴披着鳧靨裘站在山坡上遥等身後一個丫嬛抱着一瓶紅梅衆人都笑道少了兩個人他却在這裡等着也弄梅花去了賈母喜的忙笑道你們瞧這山坡上配上他的這个人品又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梅花像個什麼衆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掛的仇十洲畫的艷圖賈母搖頭笑道那畫的那里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這樣好一語未了這見宝琴背後轉出一個披大紅猩氊的人來賈母道那又是那個女兒兒賈人笑道我們都在這里那是宝玉賈母笑道我的眼越發花了說話之間來至跟前可不是宝玉和宝琴宝玉笑向宝釵代玉等道我纔又到

了櫳翠庵妙玉每人送你們一枝梅花我已經打發人送去了衆人都笑説多謝你費心説話之間已出了園門來至賈母房中吃畢飯大家又説笑了一回忽見雪[薛]姨媽也來了説好大雪一日也沒過來望候老太〻今日老太〻到不高興正該賞雪纔是賈母笑道何曽不高興我放[我]了他們姊妹們去頑了一會子薛姨媽笑道昨日晚上我原想着今日要和我們姨太〻借一日園子擺兩桌粗酒請老太〻賞雪的又見老太〻安息的早我聞得女兒説老太〻心下不大[快]爽因此今日也沒敢驚動早知如此我正該請賈母笑道這纔是十月裡頭場雪往後下雪的日子多呢再破費不遲薛姨媽笑道果然如此筭我的孝心處[虔]了鳳姐兒笑道姨媽仔[看]細忘了如今[竟]先秤五十兩銀子來交給我收着一下雪我就預備下酒了姨媽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賈母笑道既這麼説

姨太〻給他五十兩銀子收着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兩到下雪的日子我粧心里不（爽）快混過去了姨太〻更不用操心我和鳳了頭到得了實惠鳳姐將手一拍笑道妙極了這和我的主意一樣眾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啞沒臉的就順着竿子爬上去了你不該說姨太〻是客在咱們家受屈我們該請姨太〻纔是那里有破費姨太〻的理不這樣說呢還有臉先要五十兩子真不害燥鳳姐兒笑道我們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試一試姨媽（的口氣）若鬆呢拿出五十兩來就和我分這會子估（量）着不中用了翻過來拿我做（作筏）法子說出這些大方話來如今我也不和姨媽要銀子竟替姨媽出銀子治了酒請老祖宗吃了我另外再封五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実是將（罰）我個包攬閑事這可好不好話未說完眾人已笑倒（在）炕上賈母因又說及寶琴雪下折梅比畫兒上還好因又細問他的年

庚八字并家内景况薛姨媽度其意思大約是要與宝玉求配薛姨媽心中固
也遂意只是已許過梅家了因賈母尚未明說自已也不好擬定遂半吐半露
告賈母道可惜這孩子没福前年他父親就没了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倒多跟
他父母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親是个好樂的各處因有買賣帶着家眷這一
省逛一年明年又往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
這裡把他就許了梅翰林的兒子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他母親又是痰症
鳳姐也不等說完便嗐聲跺脚的說偏不巧我正要作个媒呢又已經許了人
家賈母笑道你要給誰說媒鳳姐兒說道老祖宗别管我心裏看准了他們兩
個是一對如今已許了人說也無益不如不說罷了賈母也知鳳姐兒之意听
見已有了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閒話了一會方散一宿無話次日雪晴賈

後賈母又親囑惜春不管冷煖你只畫去赶到年下十分不能便罷了第一要緊把昨日琴兒和丫頭梅花照、模照、樣一筆別錯快快添上惜春听了雖是為難只得應了一時衆人都來看他如何畫惜春只是出神李紈因笑向衆人道讓他自己想去咱們且說話兒昨兒老太太只叫作燈謎回來家和綺兒紋兒睡不着我就編了兩個四書的他兩個每人也編了兩個衆人听了都笑道這到該作的先說了我們猜猜李紈笑道觀音未有世家傳打四書一句湘雲接着就說在止于至善寶釵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傳三個字的意思再猜李紈笑道再想代玉笑道哦是了是雖善無徵衆人都笑道這句是了李紈又道一池青草草何名也打四書一句湘雲忙道這一定是蒲蘆也再不是不成李紈笑道這難為你猜紋兒的是水向池邊流出去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問道可是山濤李紋笑道是

李紈又道綺兒的是個螢字打一个字衆人猜了半日寶琴笑道這個意思却深不知可是花艸的花字李綺笑道恰是了衆人道螢與花何干代玉笑道妙得很螢可不是艸化的衆人會意都笑了道螢與花說好宝釵道這些雖好不合老太太的意思不如作些淺近的物兒大家雅俗共賞纔好衆人都道也要作些淺近的俗物纔是湘雲笑道我編了一枝點絳唇恰是俗物你們猜猜說着便念道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真何趣名利猶虛後事終難繼衆人不解想了半日也有猜是和尚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戲人的宝玉笑了半日道都不是我猜着了一定是耍的猴兒湘雲笑道這個正是了衆人道前頭都好末後一句怎麼解湘雲道那一個耍的猴子不是剁了尾巴去的衆人听了都笑起來說他編個謎兒也是刁鑽古怪的李紈道昨日姨媽說琴妹兒的世

面多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談編謎兒正用着了你的詩且又好何不編幾個我們猜一猜宝琴聽了點〻頭含笑自去尋思宝釵也有了一個念道

鏤檀鍥梓一層〻　豈係良工堆砌成　雖是半天風雨過
何曾聞得梵鈴聲　打一物

衆人猜時宝玉也有了一個念道

天上人間兩渺茫　琅玕節過謹隄防　鸞音鶴信須凝睇
好把唏噓答上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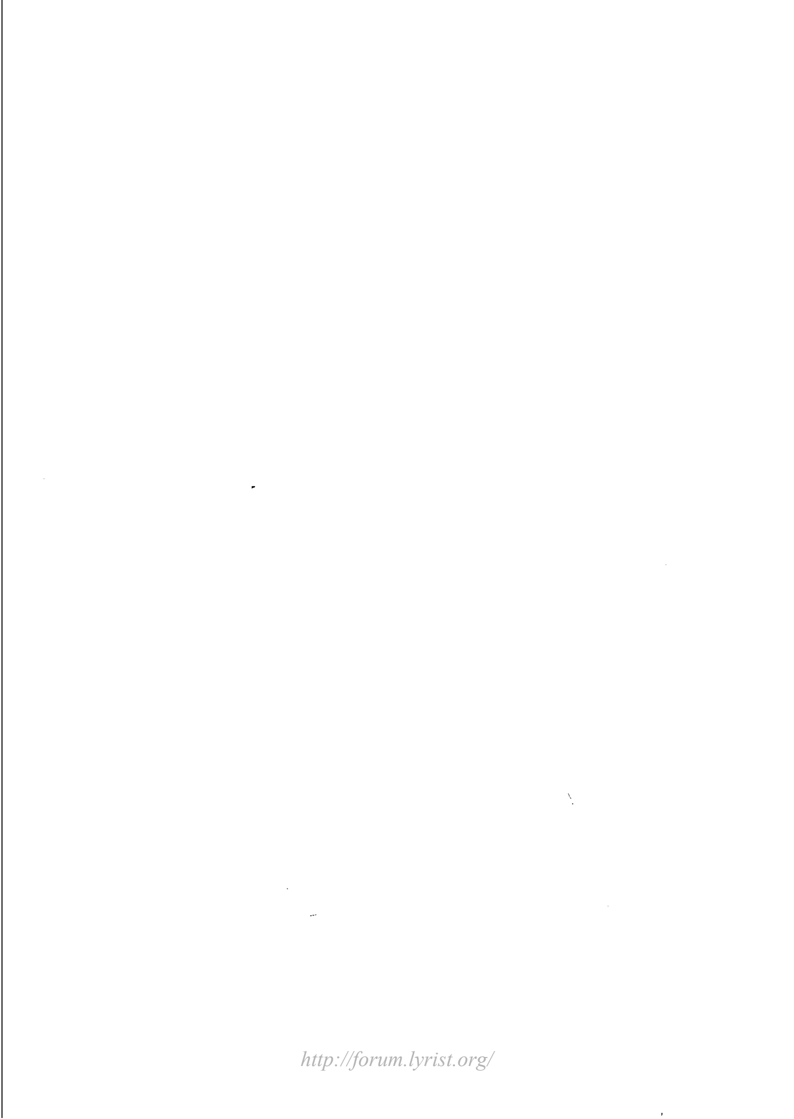
代玉也有了一個念道是

騄駬何勞縛紫繩　馳城逐塹勢猙獰　主人指示風雷動
鰲背三山獨立名

探春也有了一個方欲念時寶琴走過来笑道我從小兒所走的地方的古蹟不少我今揀了十個地方的古蹟作了十首懷古的詩〻雖粗鄙却懷往事又暗隐俗物十件姐〻們請猜一猜衆人聽了都説這到巧何不寫出来大家一看要知端的

石頭記

第五十一回　至六十回



石頭記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辱親女愚妾爭閑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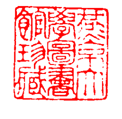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時寶釵小惠全大體

慧紫鵑情辭試忙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牕真情揆癡理

柳葉渚邊嗔鶯咤燕　絳雲軒裏召將飛符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第五十一回　至六十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庚辰秋定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衆人聞得寶琴將素習所經過各省內的古跡為題作了十首懷古絶句內隱十物皆說这自然新巧都争着看時只見寫道是

赤壁懷古　其一

赤壁沉埋水不流　徒留名姓載空舟
喧闐一炬悲風冷　無限英魂在内遊

交趾懷古　其二

銅鑄金鏞振紀綱　聲傳海外播戎羌

馬援自是功勞大，鉄留無煩說子房。

鍾山懷古　其三

名利何曾伴汝身，無端被詔出凢塵。
牽連大抵难休絕，莫怨他人嘲笑頻。

淮陰懷古　其四

壯士須防惡犬欺，三齊位定蓋棺時。
寄言世俗休輕鄙，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其五

蝉噪鴉栖轉眼過，隋堤風景近如何。
只緣占得風流號，惹得紛紛口舌多。

桃葉渡懷古　其六

衰草閑花映淺池　桃枝桃葉総分离

六朝梁棟多如許　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塚懷古　其七

黑水茫茫咽不流　氷絃撥尽曲中愁

漢家制度誠堪嘆　樗櫟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　其八

寂寞脂痕漬汗光　温柔一旦付東洋

只因遺得風流跡　此日衣衾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　其九

小紅骨賤最身輕　私掖偷携強撮成
雖被夫人時吊起　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　其十

不在梅边在柳边　個中誰拾画嬋娟
團圓莫憶春香到　一别西風又一年

衆人看了都稱奇道妙宝釵先說道前八首都是史鑑上有據的後二首卻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兩首為是（如何必得宝釵此駁方是好文後文若真另作亦必無趣若不另作又有何法省之看他下文如何）代玉忙攔道（好極非代玉不可脂硯）这宝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了这兩首雖于史鑑上無考咱們雖不曾看这些外傳不知抵理難道咱們連兩

本戲也沒有見過不成那三歲孩子也知道何況偺們探春便道這話正是了余謂顰兒必有尖語來諷不望竟有此飾詞爲爲解釋此則真心以待寶釵也李紈又道況且他原是到這個地方的這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這古蹟來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時候節單是關夫子的墳到見了三四处關夫子一生事業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的墳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前爲人只怕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廣輿記上不止關夫子的墳多自古來有些名望的墳就不少無考的古蹟更多如今這兩首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于求的籤上皆有註批老小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的況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牡丹的詞曲怕看了邪書這竟無妨只管留着寶釵聽說方罷了此爲三染無痕也妙極天花無縫之文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冬日天短不覺

又是前頭吃晚飯之時一齊前来吃飯因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進来說他母親病重了想他女兒他来求恩典接襲人家去走走王夫人听了便道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一面就叫了鳳姐兒来告訴了鳳姐兒命酌量去辦理鳳姐兒答應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又吩咐周瑞家的再將跟出門的媳婦傳一個你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丫頭子跟了襲人去外頭派四個有年紀跟車的要一輛大車你們帶着坐要一輛小車給丫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才要去鳳姐兒又道那襲人是個省事的你告訴他說我的話叫他穿几件顏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着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炉也要拿好的臨走時叫他先来我瞧瞧周瑞家的答應去了半日果見襲人穿帶来了兩個丫頭與周瑞家的拿着手炉與衣包鳳姐兒看襲

人頭上帶着几枝金釵珠釧到華麗又看身上穿自桃紅百子(花)刻(刻)絲銀鼠襖子(兒)
葱綠盤金彩綉綿裙外面穿自青緞灰鼠褂鳳姐兒笑道这三件衣裳都是太
太的賞了你到是好的但只这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自也冷你該穿一件大
毛的襲人笑道太太就只給了这灰鼠的還有一件銀鼠的說赶年下再給大
毛的還沒有得呢鳳姐兒笑道我道有一件大毛的我嫌封(風)毛兒出不好了正
要改去也罷先給你穿去罷等年下太太給作的時節我再作罷只(當)等你還我
一樣衆人都笑道奶奶慣會說这話成年家大手大脚的替太太不知背地裡
賠墊了多少東西真真的賠的是說不出来那里又和太太筭去偏(這)會子又說
这小氣話取笑兒鳳姐兒笑道太太那里想的到这些究竟这又不是正緊(經)事
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体面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把衆人打扮体統了寧可

我得個好名也罷了一個一個像燒糊的捲子似的人先笑話我當家到把人
弄出了花子來衆人听了都嘆說誰似大奶奶這樣聖明在上体貼太太在下又
疼顧下人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兒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
皮褂子拿出來與了襲人又看包袱只得一個彈墨花綾水紅紬裏的夾包袱
里面只包有兩件半旧棉袄與皮褂鳳姐兒又命平兒把一個玉色紬裏子的哆
囉呢的包袱拿出來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平兒走去拿了出來一件是半旧
大紅猩氈的一件是大紅羽紗的襲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笑道你拿這猩
猩氈的把這件順手拿將出來叫人給邢大姑娘送去昨兒那麼大雪人人都
是有的不是猩猩氈就是羽緞羽紗的十來件大紅衣裳映着大雪好不齊整
就只他穿着那件旧氈斗蓬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怜見的如今把這件

給他罢鳳姐兒笑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個還花不勾再添上你提省更好了衆人笑道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爱下人若是奶奶素日是小氣的只以東西為事不顧下人的姑娘那里還敢這樣了鳳姐兒笑道所有以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他還知三分罷了說着又囑咐襲人道你媽若好了就罷若不中用了只管住下打發人来回我我再另打發人給你送鋪蓋去可别使人家的鋪蓋和梳頭的傢伙又吩咐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也知道这里的也不用我囑咐了周瑞家的答應都知道我們这去到那里總叫他們的人廻避若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間内房的說省跟了襲人出去又吩咐預備灯籠遂坐車往花自芳家来不在話下这里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嬷嬷喚了兩個来分付道襲人只怕不来家你們素日知道那大了頭們那兩個知好歹派出来在

寶玉屋里上夜你們也好生照管着別由着宝玉胡閙两個嬷嬷去了一時来回說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里我們四個人原是輪流着帶管上夜的鳳姐兒听了点頭道晚上催他早睡早上催他早起老嬷嬷們荅應了自回園去一時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回鳳姐兒說襲人之母葉以（已停）挺床不能回来鳳姐兒回明了王夫人一面着人往大觀园去取他的鋪蓋粧奩宝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点妥當送去之後晴雯麝月皆卸罷殘粧脫換過裙襖晴雯只在薰籠上圍坐麝月笑道你今兒別粧小姐了我劝你也動一動兒晴雯道等你們都去尽了我再動不遲有你們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鋪床你把那穿衣鏡的套子放下来上頭的劄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說着便去了給宝玉鋪床晴雯嗐了一聲咲道人家纔坐煖和了你就来閙此時宝玉正坐着納

悶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所見晴雯如此説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鏡奩划上消息進來咲道你們煖和罷都完了晴雯咲道終久煖和不成的我又想起來湯婆子還沒拿來呢麝月道這難為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湯婆子偺們那薰櫳上煖和比不得那屋裡炕冷今兒可以不用寶玉咲道這個話你們兩個都在上頭睡了我這外边沒個人我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晴雯道我是在這裡晴雯麝月往他外边睡去説話之間天色二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灯挂香伏侍寶玉卧下二人放睡晴雯自在薰櫳上麝月便在煖閣內外邊至三更已後寶玉睡夢之中便叫襲人叫了兩聲無人荅應自已醒了方想起襲人不在家自己也好咲起來晴雯已醒因咲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守在傍边還不知道真是個挺死尸的麝月翻身打個哈氣咲道他叫襲人與我什麼

相干因問作什庅宝玉要吃茶麝月忙起来单穿紅紬小棉袄兒宝玉道披上
我的袄兒再去仔細冷着麝月听説回手便把宝玉披着起夜的一件貂鼠頦子
訥爾庫襟煖袄披上下去向盆内洗手先到了一鍾温水拿了大漱盂宝玉漱了一口
然後纔向茶槅上取了茶碗先用温水灂了一灂向煖壷中倒了半碗茶遞與
寶玉吃了自巳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晴雯咲道好妹子也賞我一口兒麝月
笑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兒晚上你别動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
月听説只得也伏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茶與他吃过麝月咲道你們兩個别
睡説着話兒我出去走走回来晴雯咲道外頭有個鬼等着你呢宝玉道外頭自然
有大月亮的我們説話你只管去一面説一面便嗽了兩声麝月便開了後門
揭起毡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唬他頑耍仗自素日比别人氣

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袄便躡手躡脚的下了薰籠隨後出來寶玉咲劝道看凍着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隨後出了房門只見月光如水忽然一陣微風只覓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森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利害一面正要唬麝月只听寶玉高声在內道晴雯出去了晴雯忙回身進來笑道那裡就唬死了他偏你慣会這蝎蝎螫螫老婆漢像的寶玉笑道到不為唬壞了他頭一則凍着也不好二則他不妨不勉一喊倘或唬醒了別人不說僧們是頑意到反說襲人纔去了一夜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來把我的這边被掖一掖晴雯听說便上來掖了掖伸手進去渥一渥時寶玉笑道好冷手我說看凍着一面又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了一摸也覺氷冷寶玉道快進被來渥渥罷一語未了只听咯噔的一声門响麝月慌慌

張張的笑了進来說道唬了我一跳好的黑影子裡山子石後頭只見一個人
蹲着我纔要叫喊原来是那個大錦鵰見了人一飛飛到亮處来我纔看真了
若冒冒失失一嚷到鬧起人来一面說一面洗手又咲道晴雯出去我怎庅不
見一定是要唬我去了宝玉咲道这不是他在这裡渥呢我若不叫人快可是
到唬一跳晴雯咲道也不用我唬去這小蹄子已經自怪自驚的了一面說一
面仍回自已被中去了麝月道你就這庅跑解馬的打扮得伶伶俐俐的出去
了不成宝玉咲道可不就這庅丁麝月道你死不揀好日子你出去站一站把
皮不凍破了你的說着又將火盆上的銅罩揭起拿灰鍬重將熟炭埋了一埋
拈了兩塊素香放上仍旧罩了至屏後重剔了灯方纔睡下晴雯因方才一冷
如今又一煖不覔打了兩個噴嚏宝玉咲道如何到底傷了風了麝月笑道他

早起就嚷不受用一日也沒吃飯他这會還不保養些還要捉弄人明兒病了叫他自作自受宝玉問頭上熱晴雯嗽了两声說着只听外間房中十錦隔上的自鳴鐘噹噹两声外間值宿的老嬷嬷嗽了两声因說道姑娘們睡罷明兒再說罷宝玉方悄悄的笑道偺們别說話了又惹他們說話說着方大家睡了至次日起来晴雯果竟有些鼻塞声重懶怠動彈宝玉道快不要声張太太知道又叫你搬了家去養息家去雖好到底冷些不如在這裡你就在里間屋裡躺着我叫人請了大夫悄悄的從後門来瞧瞧就是了晴雯道雖如此說你到底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不然一時大夫来了人問起来怎麼說呢宝玉听了有理便換一個老嬷嬷吩咐道你回太太去就說晴雯白冷着了些不是什麼大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更沒有人了傳一個大夫悄悄的從後門

進来瞧瞧別田太太罷了老嬷嬷去了半日来回說大奶奶知道了說兩劑藥吃好了便罷若不好時還是出去為是如今時氣不好恐沾帶了別人事小別娘們的身子要緊的晴雯睡在煖閣裡只管咳嗽听了這話氣的喊道我那里就害瘟病了只怕過了人我離了這裡看你們這一輩子別都頭疼腦熱的說着便真要起来宝玉忙按他咲道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不是白說一句你素習好生氣如今肝火是然盛了正說時人回大夫来了宝玉便走過来避在書架之後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嬷嬷代了一個大夫進来這裡的了环都廻避了有三四個老嬷嬷放下煖閣上的大紅綉帽晴雯從幔中单伸出手去那大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三寸長尚有金鳳花染的通紅的痕跡便忙回過頭来有一個老嬷嬷忙拿了一塊手帕掩了

那大夫方胗了一回脉起身到外間向嬷嬷們説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内滞近日
時氣不好竟還筭是個小傷寒幸亏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
是血氣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吃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説着便又隨婆子們
出去彼時李紈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処了妚廻避那大夫只見了
园中的景致並不曾見一个女子一時出了园門就在守园門的小厮們的班房内
坐了開了藥方老嬷嬷道你老且别去我們小爺囉唆恐怕還有話説大夫忙
道方纔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那屋子竟是綉房一樣又是放下幔子来的如
何是位爺呢老嬷嬷悄悄咲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厮們纔説今兒請了一位新
大夫来了真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的那人是他屋裡的了
頭倒是個大姐那里的小姐若是小姐的綉房小姐病了你那么容易就進去

了說省拿了藥方進去宝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荆芥等藥後面又有枳实麻黄宝玉道該死該死他拿省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的治如何使得憑他有什広内滞這枳实麻黄如何禁得誰請了来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来老婆子道用藥好不好我們不知道這个理如今再叫小厮去請王太醫去到容易只是这大夫又不是告訴総管房里請来的这轎馬錢是要給他的少婆子道少了不好看也得一兩銀子纔是我們這門户的礼宝玉道王太醫来了給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太醫和張太醫每常来了也並没个給錢的不過每年四節大躉送礼那是一定的年例這人新来了一次須得給他一兩銀子去宝玉听說便命麝月去取銀子麝月道花大奶奶還不知擱在那里呢宝玉道我常見他在螺甸小櫃子里取錢我和你找去說着二人来至宝玉堆東西的

房子開了螺甸櫃子上一槅子都是筆墨扇子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物下一槅却是几串錢於是開了抽屉纔看見一個小簸籮内放着几塊銀子到也有一把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塊銀子提起戥子来問宝玉那是一兩的星兒宝玉笑道你問我有趣你到成了纔来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問人宝玉道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作買賣這些做什麼麝月听了便放下戥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咲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些好別少了叫那窮小子咲話不說偺們不識戥子到說偺們有心小器是的那婆子站在外頭台磯上咲道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边這一塊至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夾剪姑娘收了這塊再揀一塊小些的罷麝月早掩了櫃子出來咲道誰又找去多了些你拿了去罷宝玉道你只快叫茗烟再請王大夫去就是了婆子接了

銀子自去料理一時茗烟果請了王太醫来胗了脉後說的病症與前相做只是方上果沒有枳实麻黃芍藥到有当帰陳皮白芍等藥之分量較先也减了些宝玉喜道这才是女孩兒們的藥虽然疎散也不可太過旧年我病了却是傷寒内里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膏枳实的狼虎藥我和你們一比我就如那野坟圈子里長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楊樹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進我的那繞開的白海棠連我禁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禁浔起麝月等笑道野坟只有楊樹不成难道就沒有松柏我最嫌的是楊樹那么大体樹葉子只一点子沒一絲風他也是乱響你偏比他也太下流了宝玉笑道松柏不敢比連孔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可知這兩件東西高雅不怕羞臊的才拿他混比呢說着只見老婆子取了藥来宝玉命把煎藥的銀盂子找了

無風乱響喻寶玉無事忙也 鑑堂

详细
鑑重

出来找字神理乃不常用之物也就命在火盆上煎晴雯因說正經給他們茶房里煎去弄得這屋裡藥氣如何使得寶玉道藥氣比一切的花香果子香都雅神仙採藥燒藥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最妙的一件東西這屋裡我正想各色都齊了就只少藥香如今恰好全了一面說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囑咐麝月打点東西遣老嬷嬷去看襲人劝他少哭一一妥当方過前边来賈母王夫人處問安吃飯正值鳳姐兒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說天又短又冷不如以後大嫂子帶着姑娘們在园子里吃飯一樣等天長煖和了再来回的跑也不妨王夫人咲道這也是好主意刮風下雪到便宜吃些東西受了冷氣也不好空心走来一肚子冷風壓上些東西也不好不如後园門里頭的五間大房子横竖有女人們上值的挑兩個廚子女人在那里单給他姊妹們弄飯新鮮菜蔬是有分例的在總

管房里支去或要錢或要東西那些野鷄獐麅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一個厨房多事些鳳姐道並不多事一樣的分例這里添了那里減了就便多費些事小姑娘們冷風朔氣的朔字又妙朔作韶上音也用比音奇想奇想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連寶兄弟也禁不住況衆位姑娘賈母道正是這話了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的大事太多了如今又添出這些事來要知端的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賈母道正是這説〔話〕了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的大事多如今又添出這些事来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着我只顧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們就不体貼你們這当家人了你既這庅説出来更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嬸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婆媳也都過来請安還未過去賈母向王夫人等説道今兒我才說這話素日我不説一則怕逞了鳳了頭的臉二則衆人不伏今日你們都在這里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还有他這樣想的到的沒有薛姨媽李嬸尤氏等齊咲説真个少有别人不過是礼上面子情兒寔在他是真疼小叔子小姑子

妙緒繽紛此是書中之業絲靈雋變不可及也

鶴壺

就是老太〻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点頭嘆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也不是好事鳳姐兒忙咲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怕活不長世人都說得人人都信獨老祖宗不当說不当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怎庅如今這樣福寿双全的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帰了西我才死呢賈母笑道衆人都死了單剩下偺們兩個老妖精有什庅意思說的衆人都咲了宝玉因記掛着晴雯襲人等事便先回園里來到房中薰香滿屋一人不見只見晴雯独卧于炕上臉面燒的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燙手忙又向炉上將手烘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燒因說道別人去了也罷麝月秋紋也這樣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攆了他去吃飯的麝月是方才平兒來找他出去了兩人鬼〻祟〻的不知說

什庅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宝玉道平兒不是那樣人况且他並不知你病特来瞧你想来一定是(合)麝月来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瞧你的病這也是人情乖覔取和的常事便不出去有不是與他何干你們素日又好断不肯為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也是只是(我)(心)疑他為什庅忽然(間)瞞起我来

(宝玉一篇推情度理之談以射正事不知何如)

宝玉笑道讓我從(後)門出去(在)那窗根下听〻說此〻(他們)什庅来告訴你說着果然從後門出去至窗下潛听麝月悄問道你怎庅就得了的

(妙這才有神理是平兒說过一半了若此時從宝玉口中從頭說起一原一故直是二人特等宝玉来听方說起也)

平兒道那日彼時洗手時不見了二奶〻就不許吵嚷出了園子即刻就傳給園里各処的媽媽們小心查妨(訪)我們只疑惑那姑娘的了頭本来又窮只怕小孩子家没見过拿了起来有的再不料定是你們這里的幸而二奶〻没有在屋里你們這里

的宋媽〻的去了拿肴這支鐲子說是小了頭子墜兒偷起来的被他看見来回
二奶〻的（妙極紅玉既有归結墜兒豈可不表哉可知奸賊二字是相連的故情字原非正道墜兒原不情也不过一愚人耳可以傳姦即可以為盜二次小窃皆出于宝玉房中亦大有深意在焉）
我赶肴忙接了鐲子想了一想宝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爭勝要强的
那一年有一个良兒偷玉剛冷了一二年間還有人提起来趁愿這會子又跑
出一個偷金子的来了而且更偷到街房家去了偏是他這樣偏是他的人打
嘴所以我連忙叮嚀宋媽千萬別告訴宝玉只当没有這事別和一个人題起
第二件老太〻太〻听了也生氣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肴所以我回二奶
奶只說我往大奶〻那里去的誰知鐲子褪了口丟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没看
見今兒雪化尽了黃澄〻的映肴日頭還在那里呢我就楝了起来二奶〻也
就信了所以我来告訴你們〻 〻〻以後防肴他些別使喚他到別処去等襲人

回来你們商議着变个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娼婦也見過些東西怎麽這麽眼皮子淺平兒道究竟這鐲子能多少重原是二奶〻說的這叫做蝦鬚鐲到是這顆珠子還罷了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要告訴了他是忍不住的一時氣了或打或駡依旧嚷出来不好所以单告訴你留心就是了說着便作辭而去宝玉听了又喜又氣又嘆喜的是平兒竟能体貼自己氣的是墜兒小竊嘆的是墜兒那樣一個伶俐人作出這醜事来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之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又說他說你是個要強的如今病着听了這話越發要添病等好了再告訴你晴雯听了果然氣的蛾眉倒蹙鳳眼圓睜即時就叫墜兒宝玉忙劝道你這一㖃出来豈不辜負了平兒帶你我之心了不如領他這个情過後打發他就完了晴雯道雖如此說只是這口氣

如何忍得宝玉道這有什庅生氣的你只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二

和夜間雖有些些汗還未見效仍是發燒頭疼鼻塞声重次日王太醫又来胗

視另加減湯劑雖然稍減了燒仍是頭疼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給他

嗅些些痛打几个嚏噴就通了関竅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廂双扣金星玻璃

的一個扁盒来遞與宝玉宝玉便揭翻盒扇裏面有西洋琺瑯的黄髮赤身女

子両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汪恰洋烟（汪恰西洋一等宝烟也）晴雯只顧看画兒

宝玉道嗅些些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听說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不怎樣

便有多多挑了些些嗅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顖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嚏噴

眼淚鼻涕登時齊流（寫得出）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好爽快拿紙來早

有小丫頭子遞過一搭子細紙晴雯便一張張的拿來醒鼻子宝玉笑問如

何晴雯咲道果覔通快些〻只是太陽还疼宝玉咲道越性尽用西洋藥治一治
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和二奶〻要去就說我說了姐〻那里常有那西
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作依弗哪找尋一点兒麝月答應了去了半日果拿了半
節来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頂大的圓式將那藥烤和〔伙〕了用
簪挺攤上晴雯自拿着一面靶鏡〔兒子〕貼在兩太陽上麝月咲道病的蓬頭鬼一樣
如今貼了这个到俏皮了二奶〻貼慣了到不大顯說畢又向宝玉道二奶〻
說了明日是旧老爺生日太〻說了叫你去呢明兒穿什庅衣裳今兒晚上好
打点齊備了省得明兒早起費手宝玉道什庅順手就是什庅罢了一年鬧生
日也鬧不清說着便起身出房往惜春房中去看画剛到院門外边忽見宝琴
的小丫鬟名小螺者從那边過去宝玉忙赶上問那去小螺咲道我們二位姑

娘都在林姑娘房里呢我如今也往那里去宝玉听了轉步也便同他往瀟湘舘来不但宝釵姊妹在此且連邢岫烟也在那里四人圍坐在薰籠上序家常紫鵑倒坐在煖閣里臨窓作針黹一見他来都咲說又来了一个可没了你的坐处了宝玉咲道好一付冬閨集艷圖可惜我遲来了一步橫豎这屋子比各屋子煖这椅子坐着並不冷說着便坐在代玉常坐的搭着灰鼠椅搭的一張椅上因見煖閣之中有一白玉石長條盆子里面攢三聚五栽着一盆单瓣水仙点着宣石便極口讚好花这屋子越發煖这花香的越清香昨日未見代玉曰說道这是你家的大總管賴大嫂子送給薛二姑娘的兩盆臘梅兩盆水仙他送了我一盆水仙他送了蕉丫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負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轉送你如何宝玉道我屋里却有兩盆只是不及这个琴妹〻送的如何又轉

送人这个断使不得代玉道我一日藥盂子不離火我竟是藥培着呢那里还擱的住花香來燻越發弱了況且这屋子里一股藥香反把这花香攪坏了不如你抬了去这花也清淨了沒雜味來攪他宝玉笑道我屋里今兒也有病人煎藥呢你怎么知道的代玉笑道这話奇了我原是無心的話誰知你屋里的事你不早來听説古記（蹟）这会子來了自驚自怪的宝玉笑道咱們明兒下（納）一社又有了題目了就咏水仙臘梅代玉听了笑道罢罢我再不敢作詩了作一回罰一回沒的怪羞的説着便兩手握起臉來宝玉笑道何苦來又奚落我作什么我还不怕臊呢你倒握起臉來了宝釵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个詩題四个詞題每人四道（首）詩四闋詞頭一个詩題咏太極圖限一先的韵五言律要把一先的韵都用尽了一个不許剩宝琴笑道这一説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

此等處最令人着急　鑑堂

扯了这分明难人若論起來也強扭的出來不過顛來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生填究竟有何趣味我八歲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子上買洋貨誰知有个真真國色的女孩子纔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樣也披着黄頭髮打着聯垂滿頭帶的都是珊瑚猫兒眼祖母緑这些宝石身上穿着金絲織的鎖子甲洋錦袄袖帶着倭刀也是廂金嵌宝的實在画兒上的也没他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國的詩書会講五經能作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事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的是他作的詩衆人都称奇道異宝玉忙咲道好妹妹你拿出來我瞧瞧宝琴咲道在南京収着呢此時那里去取來宝玉听了大失所望便說没福得見这世面代玉咲拉宝琴道你别哄我們我知道你这一來你的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里自然都是要帶了來的这会子又扯謊

激語也

故作頓挫
以免直學
知 鑑堂

說沒帶來他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宝琴便紅了臉低頭微咲不語宝釵咲道偏这个顰兒慣說这些〻白話把你就伶俐的代玉道若帶了來就給我們見識〻〻也罢了宝釵咲道箱子籠子一大堆还沒理清知道在那个里頭呢等过日収什清了找出來大家再看就是了又向宝琴道你若記得何不念〻我们听听宝琴方答道記得是首五言律外國的女子也就难為他了宝釵道你且别念等把雲兒叫了來也叫他听〻說着便叫小螺來分付道你到我那里去就說我们这里有一个外國美人來了作的好詩請你这詩瘋子來瞧去再把我们詩獃子也帶來小螺咲着去了半日只听湘雲咲問那一个外国美人來了一頭說一頭果和香菱來了眾人咲道人未見形先已聞聲宝琴等忙讓坐遂把方總的话重序了一遍湘雲咲道快念來听〻宝琴因念道

詩好便
頗壯觀
三玉 鑑定

昨夜朱樓夢　今宵水国吟　島雲蒸大海　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　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々　焉得不關心

衆人听了都道难爲他竟比我們中国人还強一語未了只見麝月走来说太太打發人来告诉二爺明兒一早往旧々那里去就说太々身上不大好不淂親自来宝玉忙站起来荅應道是因问宝釵宝琴可去宝釵道我们不去昨兒单送了礼去了大家说了一回方散宝玉因讓諸姊妹先行自己落後代玉便又吽住他問道襲人到底多早晚回来宝玉道自然々等送了殯纔来呢代玉还有話說又不曾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说道你去罢宝玉也覓心里有許多話只是口里不知要说什庅想了一想也咲道明日再说把〔罷〕一面下了堦磯低頭正欲迈步復又忙回身问道如今的夜越發長了你一夜咳嗽几遍醒几次 此皆好笑之極

無味杜淡之極回思則皆瀝血滴髓之至情至神也豈別部偷寒送煖私奔暗約一味淫情浪態之小說可比哉

代玉道昨兒夜里好些兒只咳嗽了兩遍却只睡了四更一个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宝玉又咲道正是有句要緊的話這会子總想起来一面說一面便挨過身来悄悄道我想宝姐姐送你的燕窩一語未了只見趙姨娘走了進来瞧代玉問姑娘這兩天好些代玉便知他是從探春処来從門前过順路的人情代玉忙陪咲讓坐說难為姨娘想着怪冷的親身走来又忙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与宝玉宝玉会意便走了出来正值吃晚飯時見了王夫人王夫人又囑他早去宝玉回来看晴雯吃了藥此夕宝玉便不命晴雯挪出煖閣来自己便在晴雯外边又命將薰籠抬至煖閣前麝月便在薰籠上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未明時晴雯便叫醒麝月道你也該醒了只是睡不穀你出去叫人給他預備茶水我叫

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来道偺們叫起他来穿好衣裳抬过这大箱去再
叫他們進来老嬷嬷們已経説过不叫他在這屋里怕过了病氣如今他們見
偺們擠在一処又該唠叨了晴雯道我也是这庅説呢二人才叫時宝玉已醒
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来収什妥當了才命秋紋檀雲等進来
一同伏侍宝玉梳洗畢麝月道天又陰陰的只怕有雪穿那一套毡子的罢宝玉
点頭即時換了衣裳小丫頭便用小茶盤捧了一盖碗建蓮紅枣兒湯来宝玉
喝了两口麝月又捧过一小碟法製紫薑来宝玉噙了一塊又囑咐了晴雯一回
便往賈母処来賈母猶未起来知道宝玉出門便開了房門命宝玉進去宝玉
見賈母身後宝琴面向里也睡未醒賈母見宝玉身上穿着荔色哆羅呢的天
馬箭袖大紅猩毡盤金彩綉石青粧緞沿边的排穗褂子賈母道下雪呢麼宝玉

道天陰着还没下呢賈母便命妃央来把昨兒那一件烏雲豹的㲚衣給他罢

氅

妃央答應了走去果取了一件来宝玉看時金翠輝煌碧彩𤇯灼又不似宝琴所披之鳧靨裘只听賈母笑道这叫作雀金呢这是哦啰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前兒把那一件野鴨子的給了你小妹々（小字更妙盖王夫人之末女也）这件給你罢宝玉磕了一个頭便披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瞧々去再去宝玉答應了便出来只見妃央站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日妃央發誓决絶之後他揔不合宝玉講話宝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時見他又要廻避宝玉便上来笑道好姐々你瞧々我穿着这个好不好妃央一摔手便進賈母房中来了宝玉只得到了王夫人房中與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房園中與晴雯麝月看过後至賈母房中回说太々看了只说可惜了的叫我仔細穿别遭塌了他

賈母道就剩下了這一件你遺漏了也再沒了這会子特給你做這个也是沒有的事說着又囑咐他不許多吃酒早些回来宝玉應了几个是老嬷〻跟至所上只見宝玉的奶兄（嬷〻哥〻）李貴和王榮張若錦趙亦華錢啓周瑞六个人帶着茗烟伴鶴鋤藥掃紅四个小厮背着衣包抱着坐褥籠着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老嬷〻又吩咐了他六人些話六个人忙答應了几个是忙捧鞭墜鐙宝玉慢〻的上了馬李貴和王榮籠着嚼环錢啓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两边緊貼宝玉後身宝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咱們打這角門走罷省得到了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来周瑞側身笑道老爷不在家書房天〻鎖着的爺可以不用下来罷了宝玉笑道雖鎖着要下来的錢啓李貴和都笑道爺說的是便托懶不下来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爺

也劝两句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说我們不教爺礼了周瑞錢啟便一直出角門来正说话時頂頭果見賴大爺走來宝玉忙籠住馬意欲下来賴大忙上来抱住腿宝玉便在鐙上站起来笑携他的手说了几句话接着又見一个小厮帶着二三十个拿掃箒簸箕的人進来見了宝玉都順墻垂手立住独那為首的小厮打千兒请了一个安宝玉不識名姓只微笑点了点頭兒馬已过去（總為後文伏線）那人方帶人去了于是出了角門門外又有李貴和等六人的小厮並几个馬夫早預備下十来匹馬尚候一出了角門李貴等都各上了馬前引傍圍的一陣烟去了不在话下這里晴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乱罵大夫说只会騙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奇文真嬌憨女兒之語也）麝月笑劝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的仙丹那

有这様霊藥你只淨養几天自然好了你越急越着手晴雯又罵小丫頭子們那里鑽沙去了瞧我病了都大胆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个：：的緫揭你們的皮呢嗝的小丫頭子篆兒忙進来問姑娘作什庅此姑娘亦姑：娘：之称亦如賈璉処小厮呼平兒皆南北互用一語也脂硯晴雯道别人都死絶了就剩了你不成説着只見墜兒也傾了進来晴雯道你瞧：这小蹄子不問他还不来呢这里又放月錢了又散果子了你該跑在頭里了你往前些我不是老虎吃了你墜兒只得前凑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将他的手抓住是病卧之時向枕边取了一丈青向他手上乱戳口内罵道要这爪子作什庅拈不得針拿不動線只会偷嘴吃眼皮子又淺爪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乱哭乱喊麝月忙拉開墜兒按晴雯睡下咲道緫出了汗又作死芽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的这会子

鬧什庅晴雯便命人叫宋媽〻進來說道宝二爺纔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墜兒狠懶宝二爺當面使他〻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〻背後罵他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明兒宝二爺親自回太〻就是了宋媽〻听了心下便知鐲子事發因咲道雖如此說也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晴雯道宝二爺今兒千叮嚀万囑咐的什庅花姑娘草姑娘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早也去晚也去帶了去早清淨一日宋媽〻听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了他的東西又來見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庅了你侄女兒不好（侄女二字妙余前注不謬）你們教導他怎庅攆出去也到底給我們留个臉兒晴雯道你這話只等宝玉來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咲道我有胆子問他去他那一件事不是听姑娘們的調停他縂依了

姑娘們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纔说话雖是背地里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
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晴雯听说亦發急紅了臉说道我叫
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〻跟前告我去说我撒野也攆出我去麝月忙道嫂
子你只管代了人出去有话再说这个地方豈有你叫喊讲礼的你見誰和我
們讲过礼别说嫂子你就是賴奶〻林大娘也得担代我們三分便是叫名字
従小兒直到如今都是老太〻吩咐过的你們也知道的恐怕难養活巴〻的
寫了他的小名兒各処貼着叫万人叫去為的是好養活連挑水挑糞花子都
叫得何况我們連昨兒林大娘叫了一聲爺老太〻还说他呢此是一件二則
我們这些〻人常回老太〻的话去可不叫着名子回話难道也称〻爺那一日不
把宝玉两个字念二百遍偏嫂子又来挑這个了过一日嫂子閑了在老太〻

太〻跟前听〻我們當着面兒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〻太〻跟前當此体統差事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混怪不得不知我們里頭的規矩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会不用我們説話就有人来問你了有什麼分证話且帶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来找二爺説話家里上千的人你也跑来我也跑来我們認人問姓还認不清呢説着便叫小丫頭子拿了擦地的布来擦地那媳婦听了無言可对亦不敢久立堵氣帶了墜兒就走宋媽〻忙道怪道你這嫂子不知規矩你女兒在這屋裡一場臨去時也給姑娘們磕個頭沒有別的謝礼便有謝礼他們也不希罕不過磕個頭盡了心怎麼説走就走墜兒听了只得翻身進来給他兩個磕了兩个頭又找秋紋等他們也不採他那媳婦嗐声嘆氣不敢多言抱恨而去晴雯方纔又閃了風着了氣反覺更不好

了翻騰至掌灯剛安凈了些〻只見宝玉回来進門就唁声跺脚麝月忙問原故
宝玉道今兒老太〻喜〻欢〻的給了這个褂子誰知不妨後襟子上燒了一
塊幸兒天晚了老太〻太〻都不理論一面說一面脫下来麝月瞧時果見有指
頭大的燒眼說這必定是手炉里的火迸上了這不值什么赶着叫人悄〻
的拿出去叫個能幹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說着便用包袱包了交與一個媽
媽送出去說赶天亮就有纔好千萬别給老太〻太〻知道婆子去了半日
仍旧拿回来說不但織補匠人能幹就連裁縫繡匠並作女工的問了都
不認得這是什么都不敢攬麝月道這怎麼樣呢明兒不穿也罷了宝玉道
明兒是正日子老太〻太〻說了還叫穿這个去呢偏頭一日燒了豈不掃
興晴雯听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說道拿来我瞧〻罷沒個福氣穿就罷了這

會子又着急宝玉咲道這話到說的是說着便遞與晴雯又移過灯来細看了一會晴雯道這是孔雀金線織的如今偺們也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只怕還可混得過去麝月咲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里除了你還有誰會界線晴雯道說不得我挣命罷了宝玉咲道這如何使得纔好了些如何做得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来挽了一挽頭髮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乱迸實實掌不住若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恨命咬牙捱着便命麝月只帮自拈線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咲道這雖不很像若補上也不很顯宝玉道這就很好那里又找哦囉嘶國的裁縫去 妙談 晴雯先将裡子拆開用茶盃口大的一個竹弓釘牢在背面再将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後把針紉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

法先界出地子後依本衣之紋來回織補〻兩針又看〻織補兩針又端詳〻〻無奈頭暈眼黑氣喘神虛補不上三五針伏在枕上歇一會宝玉在傍一時又問吃些〻滚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一時又拿一件灰鼠斗蓬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命拿个拐枕與他靠着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伱只管睡罷再熬上半亱明児把眼睛摳摟了怎应处宝玉見他着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一時只听自鳴鐘已敲了四下（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樣法避諱也）剛〻補完又用小牙刷慢〻的剔出絨毛來麝月道這就很好若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宝玉忙要了瞧〻說道真真一樣了晴雯已嗽了几陣好容易補完了說了一声補雖補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噯喲了一声便身不由主倒下到地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寶玉見晴雯將雀裘補完已使得力盡神危忙命小丫頭子來替他搥着彼此搥打了一會歇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門只叫快傳大夫一時王太醫來了胗了脉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微浮縮起來敢是吃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却到清了這汗後失于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寶玉看時已將疎散駆邪諸藥減去了到添了茯苓地黃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寶玉忙命人煎去一面嘆說這怎麼処倘或有个好歹都是我的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嗐道

好太爺你幹你的去罷那里就得勞病了宝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天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症雖重幸虧他素習是個使力不使心的再素習飲食清淡飢飽無傷這賈宅中的風俗秘法無論上下只一畧有些傷風咳嗽總以淨餓為主次則服藥調養故于前日一病時淨餓了兩三日又謹慎服藥調治如今勞碌了些又加倍培養了几日便漸漸的好了近日園中姊妹皆各在房中吃飯炊爨飲食亦便宝玉自不変法〔点便於〕要湯要羹調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平兒所說宋媽墜兒一事並晴雯攆逐出去等話一一也曾回過宝玉襲人也沒別說只說太性急了些只因李紈亦因時氣感冒邢夫人又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侍藥〔妙在一人不落 事事皆到〕李嬸之弟又接了李嬸和李紋李綺家去住几日〔來的也有理 去的也有情〕宝玉又見襲人常常

思母含悲晴雯扰未大愈因此詩社之日皆未有人作興便空了几社当下已
是臘月離年日近王夫人與鳳姐治办年事王子騰陞了九省都檢点賈
雨村補授了大司馬協理軍機叅贊朝政不題且說賈珍那邊開了宗祠
着人打掃收什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房以備懸供遺真影像此時榮寧二
府内外上下皆是忙々碌々這日寧府中尤氏正起来同賈蓉之妻打点送
賈母這边針線礼物正值了頭捧了一茶盤押歲錁子進来回說興兒回奶
奶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里頭成色不等共
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錁子說着遞上去尤氏看了看只見也有梅花式的也
有海棠式的也有必錠如意的也有八宝聯春的尤氏命收起這個来叫他
把銀錁子快々交了進来了鬟答應去了一時賈珍進来吃飯賈蓉之

自可卿死後未見賈蓉續娶此回有蓉妻迴避語是書中遺漏處

綺園

妻迴避了賈珍因問尤氏偺們春祭的恩賞可領了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関去了賈珍道偺們家雖不等這几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関了來給那边老太太見過買了祖宗的供物上領皇上的恩下則是托祖宗的福偺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到底不如這個又体面又是沾恩錫福的除偺們這樣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襲窮官兒家若不仗着這銀子拿什麼上供过年真正皇恩浩大想的週到尤氏道正是這話二人正說着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只見賈蓉捧了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麼去了這一日賈蓉陪笑回說今兒不在礼部関領又分在光祿寺庫上因又到了光祿寺纔領了下來光祿寺的官兒們都說問父親好多日不見都着实想念賈珍笑道他們那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

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了一面說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有印就是
皇恩永錫四個大字那一邊又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記又寫着一行小字道是
寧國公賈演榮國公賈法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淨折銀若干兩某年月日
龍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個硃筆花押賈珍吃
過飯盥漱畢換了靴帽命賈蓉捧着銀子跟了來回過賈母王夫人又至這邊
回過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口袋向宗祠大爐內焚了又命賈
蓉道你去問問你璉二嬸子正月裡請吃年酒的日子擬了沒有若擬定了叫
書房里明白開了單子來咱們再請時就不能重復了旧年不留心重了几家
不說咱們不留神到像兩宅商議定了送虚情怕費事一樣賈蓉忙答應了過
去一時拿了請人吃年酒的日期單子來了賈珍看了命交與賴昇去看了

請人別重這上頭日子因在厛上看着小廝們抬圍屏擦抹几案金銀供器只見小廝手里拿着個禀帖並一篇賬目回說黑山村的烏庄頭來了賈珍道這個老砍頭的今兒纔來說着賈蓉接過禀帖和賬目忙展開捧着賈珍倒背着兩手向賈蓉手內只看紅禀帖上寫着門下庄頭烏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并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賈珍笑道庄家人有些意思賈蓉也忙笑說別看文法只取個吉利罷了一面忙展開单子看時只見上面寫着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麅子五十隻暹猪二十個湯羊二十個龍猪二十個野猪二十個家臘猪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鱘鰉魚二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鷄鴨鵝各二百隻風鷄鴨鵝二百隻野鷄兔子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參五

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蟶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穰各二口袋大对蝦五十对干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御田胭脂米二石（在園雜字曽有此說）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杭五十斛雜色粱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干菜一車外賣粱穀牲口各項之銀共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姐兒頑意活鹿兩对活白兎四对黒兎四对活錦鷄兩对西洋鴨兩对賈珍便命帶進他来一時只見烏進孝進来只在院内磕頭請安賈珍命人拉他起来笑說你還硬朗烏進孝咲回托爺的福還能走得動賈珍道你兒子也大了該叫他走走也罷了烏進孝咲道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不来也悶的慌他們可不是都愿意来見見天子脚下世面他們到底年輕怕路上有失再過几年就可放心了賈珍道你走了几日烏

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煖一化路
上竟难走的狠躭擱了几日纔走了一個月零兩日因日子有限了怕爺心焦可
不赶着来了賈珍道我說呢怎麽今兒纔来我纔看那单子上今年你
這老貨又来打擂台来了烏進孝忙進前了兩步回道回爺說今年〻成
实在不好從三月下雨起接〻連〻直到八月竟沒有一連晴過五日九月里
一場碗大的雹子方近一千三百里地連人帶房並牲口粮食打傷了上千
上萬的所以纔這様小的並不敢說謊賈珍歎眉道我算定了你至少也該有
五千兩銀子来這殼作什麽的如今你們一共只剩了八九個庄子今年到
有兩處报了旱澇你們又打擂台真〻是又教别過年了烏進孝道爺的
這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离我那里只一百多里誰知竟大差了他現

管着那府里八處庄地比爷這邉多着几倍今年也只這些東西不過多二三千两銀子也是有飢荒打呢賈珍道正是呢我這邉都可已沒有什么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費用費些我受些委屈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可省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里這几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銀子產業這一二年到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孝咲道那府里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的（是庄頭口中語氣脂硯）賈珍听了咲向賈蓉等道你們听他這說話可咲賈蓉等忙咲道你們山拗海沿子上的人那里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了我們不成他心里總有這心他也不長作主豈有不賞之理按時到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頑意兒縱賞銀子不

過一百兩金子纔值了一千兩銀子彀一年的什広這二年那一年不多賠出几千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园子你筭〻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兩年再一回省親只怕就淨窮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庄家老实人外頭不知裡（內）暗的事黄柏木作磬槌子外頭体面裡頭苦（新鮮趣語）賈蓉又笑向賈珍道果真那府窮（裡）了前兒我听見鳳姑娘（此亦南北互用之文前注不謬）和夗央悄〻商議要偷出老太〻的東西去当銀子呢賈珍笑道那有（又是）你鳳姑娘的鬼那里就窮到如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太多了实在賠的狠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項的錢先設此法使人知道說窮到如此了我心里却有一個筭盤還不至如此田地說着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話下這里賈珍〻分付將方纔各物留出供祖的來將各樣取了些〻命賈蓉

送過荣府里然後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例来一分〻〻的堆在月台下命人將族中的子侄喚来與他們接着荣国府也送了許多供祖宗之物及與賈珍之物賈珍看着收拾完備供器靸着鞋披着猞猁猻大裘命人在所柱下石磯上太陽中鋪了一個大狼皮褥子負暄閑看各子弟們来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来領物賈珍叫他過来說道你作什麼也来了誰叫你来的賈芹垂手回說听見大爺這里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就来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〻閑着無事的無進益的小叔〻兄弟們的那二年你閑着我也給過你的你如今在那府里管事家庙里管和尚道士們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這些〻和尚的分例艮子都從你手里過你還來取這個太也貪了你自己瞧〻你穿的像個手里使錢办事的

先前說你沒進益如今又怎麼了此先倒不像了賈芹道我家里原人口多
費用大賈珍冷咲道你還支吾我你在家庙里幹的事打諒我不知道吧你到
了那里自然是爺了沒人敢違拗你你手里又有了錢离着我們又遠你就
為王稱霸起来直直招聚匪類賭錢（這一回文字斷不可少）養老婆小子這會子
花的這個形像你還敢領東西来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馱水棍去才罷筭過
了年我必和你璉二叔說換回你来賈芹紅了臉不敢荅應人回北府水
王爺送了字聨荷包来了賈珍听咲（說）忙命賈蓉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
家賈蓉去了這里賈珍看着領完東西回房与尤氏吃畢晚飯
一宿無話至此日更比往日更忙都不必細說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各色
齊備兩府中都換了門神聨对掛牌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寧国府從大

門儀門大所煖閣內所內三門內儀門並內塞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兩邊
堦下一色硃紅大高照燈点的兩條金龍一般次日由賈母有誥封者皆按品級
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轎代領着眾人進宮朝賀行礼領宴畢回来便到寧國府
煖閣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
且說宝琴是初次一面細細留神打諒這宗祠原来寧府西邊另一個院子
里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懸一塊匾寫着是賈氏宗祠四個字傍書衍聖公
孔繼宗書兩傍有一付長聯寫道是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

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亦衍聖公所書

此聯直掉轉

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邊皆是蒼松翠柏月台上設着青綠古銅鼎彝等器抱

厦前上面懸一九龍金匾寫道是

星輝輔弼

乃先皇御筆兩邊一付对聨寫道是

勲業有光照日月

功名無間及兒孫

亦是御筆五间正殿前懸一闹龍填青匾寫道是

慎終追遠

傍邊一付对聨寫道是

已後兒孫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榮寧

俱是御筆裡邊香燭輝煌錦幛繡幙雖列着神主却看不真切只見

賈府人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琮獻帛宝
玉捧香賈菖賈菱展拜毯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拜興畢焚帛奠酒礼
畢樂止退出衆人圍随着賈母至正堂上影前錦幔高掛彩屏張護香烛
輝煌上面正居中悬着寧荣二祖遺像皆是披龍腰玉两邉還有几軸列祖遺
影賈荇賈芷等從内儀門挨次列站直到正堂廊下檻外方是賈敬賈赦檻内
是各女眷衆家人小厮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至傳至儀門賈荇賈芷
等便接了按次傳至堦上賈敬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獨他随女眷在
檻内每賈敬捧菜至傳于賈蓉〻〻便傳于他妻子又傳于鳳姐尤氏諸人直
傳至供桌前方傳于王夫人王夫人傳于賈母〻〻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
供桌之西東向立同賈母供放直至将菜飯湯点酒茶傳完賈蓉方退出

下堦归入賈芹堦位之首几從文傍之名者賈敬為首下則從玉者賈珍為首在下從草頭者賈蓉為首左昭右穆男東女西俟賈母拈香下拜衆人方一齊跪下將五间大厛三间抱厦內外廊簷堦上堦下兩丹墀內花團錦簇塞的無一隙空地鴉雀無聞只听鏗鏘叮噹金鈴玉珮微微搖曳之声並起跪靴履颯沓之響一時礼畢賈敬賈赦等便忙退出至榮府專候與賈母行礼尤氏上房早已襲地鋪滿紅氈当地放着象鼻三足鰍沿流金琺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新猩紅氈設着大紅彩綉雲龍捧壽的靠背引枕外另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面大白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邊又鋪皮褥讓賈母一輩的兩三個妯娌坐了這邊橫頭排插之後小炕上也鋪了皮褥讓邢夫人等坐了地下兩面相对十二張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

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脚炉讓宝琴等姊妹坐了尤氏用茶盤親捧茶与賈母蓉妻捧與衆老祖母然後尤氏又捧与邢夫人等蓉妻又捧与衆姊妹鳳姐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茶畢邢夫人等便先起身来侍賈母〻〻吃茶與老妯娌閑話了兩三句便命看轎鳳姐兒忙上去挽起来尤氏㗅回說已經預備下老太〻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体面用過晚飯過去果然我們就不濟鳳了頭不成鳳姐兒挽着賈母㗅道老祖宗快走偺們家去吃飯别理他賈母笑道你這里供着祖宗忙的什庅似的那里擱得住我鬧况且每年我不吃你們也要送去的不如還送了去我吃不了留着明兒再吃豈不多吃些〻說的衆人都笑了又分付他好生派妥当人夜里照看点火不是大意得的尤氏答應了一面走出来至煖閣前上了轎尤氏等閃过屏風小廝們

終領轎夫請了轎出大门尤氏亦随邢夫人等同至荣府這里轎出大门这
一條街上東一邊合面設列着寧国府的儀仗執事樂器西一面合面設
列着荣国公的儀仗執事樂器来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一時來至
荣府也是大门正厅直開到底如今便不在煖阁下轎了过了大厅便轉
湾向西至賈母這邊正厅上下轎衆人圍随同至賈母正室之中亦是錦
裀繡屏煥然一新當地火盆内焚着松柏香百合草賈母归了坐老嬤〃
来回老太〃們来行礼賈母忙又起身要迎只見兩三个老妯娌已進來了
大家挽手咲了一回讓了一回吃茶去後賈母只送至内儀门便回来归正
坐賈敬賈赦等領諸子弟進來賈母笑道一年價难為你們不行礼罷一面
説着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俱行过了礼左右兩傍設下交椅然後又

按長幼挨次归坐受礼两府男婦小厮丫鬟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礼畢散
押歲錢荷包金艮錁摆上合歡宴來男東女西歸坐献屠蘇酒合欢湯
吉祥菓如意糕畢賈母起身進内間更衣眾人方各散出那晚各处佛堂
皂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内設有天地紙馬香供大觀园正門上也挑
着大明角灯两溜高照各处皆有路灯上下人等皆打扮的花團錦簇一夜
人聲嘈雜语笑喧阗爆竹起火絡繹不絕至次日五鼓賈母等又按品（級）大粧（飾）
擺全付執事進宫朝賀兼（並）祝元春千秋領宴回來又至寧府祭过列祖方回
來受礼畢便換衣歇息所有賀節來的親友一槩不會只和薛姨媽李嬸
二人說話取便或者同寶玉寶琴釵玉等姊妹赶圍棋抹牌作戲王夫人與鳳
姐是天天忙有（請）情人吃年酒那边廳上院内皆時（設着）戲酒親友絡繹不絕一連忙了

七八日纔完了早又元宵將道[近]寧榮二府皆張灯結彩十一日是賈赦請
賈母等次日賈珍又請賈母皆去隨便領了半日王夫人和凤姐兒連日
被人請去吃年酒不能勝[全]記至十五日之夕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几席
酒定一班小戲滿掛各色佳灯帶領榮寧二府各子侄孫男孫媳等家宴
賈敬素不茹酒也不去請他于後十七日祖祀已完他便仍出城去修養
便這几日在家内亦是淨室默処一槩無[不]聽[見]無[不]聞不在話下賈赦略領
了賈母之賜也便告[退]而去賈母知他在此彼此不便也就隨他去了
賈赦自到家中与眾門客賞灯吃酒自然是笙歌聒耳錦繡盈眸其
取便快樂另与這边不同的[又交代一個] 這边賈母花廳之上共擺了十來
席每一席傍边設一几几上設炉瓶三色[事]焚着御賜百合宮香又有

八寸來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的点有山石佈滿青苔的小盆景俱
是新鮮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盤內放着旧窑茶杯並十錦小茶盃裡
面泡着上等名茶一色皆是紫檀透雕嵌着大紅沙透綉花卉
並草字詩詞的瓔珞原來綉這瓔珞的也是個姑蘇女子名喚
慧娘因他亦是書香宦门之家他原精于書画不过偶然綉一
两件針線作耍並非市賣之物凡这屏上所綉之花卉皆倣的
是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從雅本來而
非一味濃艷匠工可比每一枝花側皆用古人題此花之旧句或詩詞歌
賦不一皆用黑絨綉出草字來且字跡勾踢轉折輕重連斷皆与
筆草無異亦不比市繡字跡板強可恨他不伏此技獲利所以

天下虽知得者甚少凡世宦富貴之家無此物者甚多当今便
称為慧绣竟有世俗射利者近日倣其針迹愚人獲利偏这慧
娘命夭十八歲便死了如今竟不能再得一件的了凡所有之家
縱有一两件皆珍藏不用有那一干翰林文魔先生们因深惜慧
綉之佳便说这綉字不能尽其妙這樣筆跡説一繡字反似乎
唐突了便大家商議了将綉字便隐去換了一个紋字所以如
今都称為慧纹若有一件真慧紋之物價則無限賈府之荣也
只有两三件上年将那两件已進了上目下只剩这一付瓔珞一共
十六扇賈母爱如珍宝不入在請客各色陳设之内只留在自
己这边高興擺酒时賞玩又有各色旧窑小瓶中都点缀着

歲寒三友玉堂富貴等鮮花草上面兩席是李嬸薛姨媽二

位賈母于東边設一透雕夔龍護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

全榻之上一頭又設一个極輕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茶盃茶

碗漱盂洋巾之類又有一个眼鏡匣子賈母歪在榻上与衆人說

笑一回又自取眼鏡向戲台上照一回又向薛姨媽李嬸笑說恕我

老了骨頭疼放肆容我歪着相陪罢因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拿着

美人拳捶腿榻下並不擺席面只有一張高几却設着瓔珞花

瓶爐香等物外另設一精緻小高桌設着酒杯箸將自己这一席

設於榻傍命宝琴湘雲代玉宝玉四人坐着每一饌一菓來先捧与

賈母看了喜則留在小桌上嘗一嘗仍撤了放在他四人席上只

算他四人是跟着賈母坐故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在下
便是尤氏李紈凤姐賈蓉之妻西边一路便是宝釵李紋李綺岫烟
迎春姊妹等两边大梁上掛着一对聯三聚五玻璃芙蓉彩
穗灯每一席前竪一柄漆幹倒垂新荷葉葉上有燭信插着彩燭
这荷葉乃是鏨琺瑯的活信可以扭轉如今皆将荷葉扭轉
向外将灯影副住全向外照看戲分外真切窗隔门户一齐
摘下全掛彩穗各種灯廊簷内外及两边遊廊罩棚将各
色羊角玻璃戳紗料絲或綉或画或堆或摳或絹或紙諸灯掛
滿廊上几席便是賈珍賈璉賈環賈琮賈蓉賈芹賈芸賈
菱賈菖等賈母也曾差人去請衆族中男女奈他們或有年

迈懶于熱閙的或有家内没有人不便来或有疾病淹纏欲來竟不能來的或有羞一等妬富愧貧不來的甚至于有一等憎畏凤姐之為人而賭氣不來的或有羞口羞脚不慣見人不敢來的因此族中虽多女客來者只不过賈菌之母婁氏帶了賈菌來了男子只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四个現是在凤姐麾下辦事的來了当下人虽不全在家庭間小宴中數來也算是閙熱的了当又有林之孝之妻帶了六个媳婦抬了三張炕棹每一張上搭有一條毡毡上放有選淨一貫大新出局的銅錢用大紅彩繩串有每二人搭一張共三張林之孝家的指示将那两張擺至薛姨媽李嬸的席下将一張送至賈母榻下來賈母便說放在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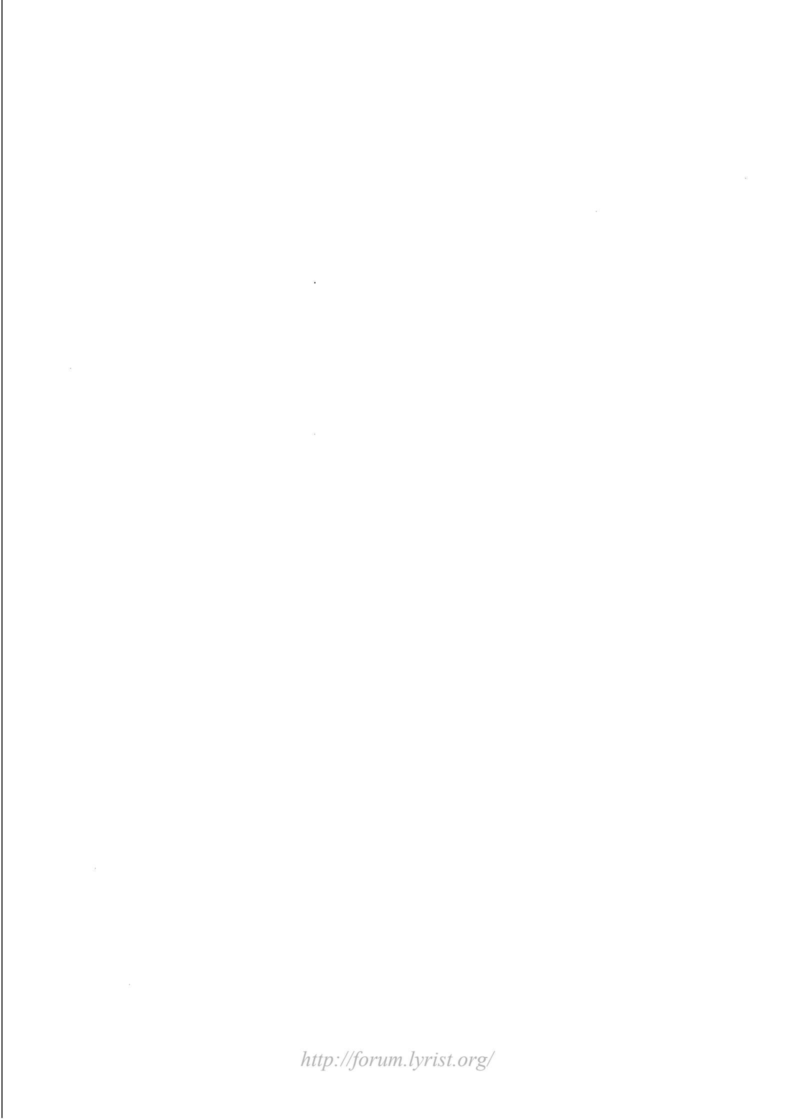
地擺这媳婦们都素知規矩的放下桌子一並将朩都打開将彩繩
抽去散堆在桌上正唱西楼楼會这齣将終于叔夜因賭氣去了
那文豹便發科渾道你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榮国府中老
祖宗家宴待我騎了这馬赶進去討些菓子吃是要緊的說畢引
的賈母寺都笑了薛姨媽寺都說好个鬼頭孩子可怜見的凤
姐便說这孩子纔九歲了賈母笑說难為他說的巧便說了一
个賞字早有三个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簸籮听見一个賞字走
上去向桌上的散錢堆内每人便撮了一簸籮走出來向戲台說老祖宗
姨太々親家太々賞文豹買菓子吃的說着向台上便一撒只听
豁啷々滿台的錢响賈珍賈璉已命小厮们抬了大簸籮的錢

來暗〻的預備在那里听見賈母一賞要知端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首回楔子內云古今小說千部共成一套云云猶未洩真今借老
太君一寫是劝後來胸中無机軸之諸君子不可動筆作書
鳳姐乃太君之要緊陪堂今題斑衣戲彩是作者酬我阿
鳳之労特貶賈珍璉輩之無能耳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旧套　王熙鳳傚戲彩斑衣

却說賈珍賈璉暗〻預偹下大簸籮的钱听見賈母說賞他也忙命小廝們快撒钱自听滿台钱响賈母大悦二人隨起身小廝們忙将一把新煖銀壺捧在賈璉手内隨了賈珍趋至里面賈珍先至里嬸席上躬身取下杯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身笑說二位爺請坐有罢了何必多礼于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离了席俱垂手傍侍賈珍等至賈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先捧杯賈璉在後捧壺虽止二人奉酒那賈环弟兄等却也是

排班按序一溜随着他二人進来見他二人跪下也都一溜跪下宝玉也忙跪下了史湘雲悄推他笑道你这会又帮着跪下作什庅有这樣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宝玉悄笑道再等一会子再斟去説着等他二人斟完起来方起来又与邢夫人王夫人斟过来賈珍笑道妹〃們怎庅樣呢賈母等都説你們去罷他們到便宜些説了賈珍等方退出當下天未二鼓戲演的是八義中觀灯八齣正在热鬧之際宝玉因下席往外走賈母因説你往那里去外頭爆竹利害仔细天上吊下火紙来燒了宝玉回説不往遠去只出去就来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着于是宝玉出来只有麝月秋紋並几個小丫頭随着賈母因説襲人怎庅不見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単支使小女孩子出来 王夫人忙起身笑

回道他媽前日沒了因有熱孝不便前頭來賈母听了点頭又笑道跟

主子却講不起这孝与不孝若是他还跟我难到这会子也不在這里不

成皆因我們太寬了有人使不查這些竟成了例了风姐兒忙過來

笑回道今兒晚上他便沒孝那園子里也須得他看着灯燭花炮最

是耽險的這里一唱戲園子里的人誰不偷（自）來瞧々他還細心各處照

看々々況且這一散後宝兄弟回去睡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

來了眾人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盖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備各色都

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來只看屋子散了又齊備我們這里也不躭心又

可以全他的礼豈不三處有益老祖宗（要叫他就）要叫他來就是了賈母听了這話你

說（的）你這話狠是比我想的週到快别叫他了但只他媽几時沒了我怎么不知

道鳳姐咲道前兒襲人去親自回老太太的怎麼到忘了賈母想了一想咲說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常了眾人都咲說老太太那里記得這些事賈母因又嘆道我想着他從小兒伏侍了我一場又伏侍了云兒一場末後給了一個魔王寶玉虧他魔了這几年他又不是咱們家的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過咱們什麼大恩典他媽沒了我想着要給他几兩銀子發送也就忘了鳳姐兒道前兒太太賞了他四十兩銀子也就是了賈母听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鴛鴦的娘前兒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他家去走走守孝如今叫他兩個一處作伴兒去又命婆子將些菓子菜饌點心之類與他兩個吃去琥珀咲說還等這會子呢他早就去了說着大家又吃酒看戲且說寶玉一逕來至園中婆子見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園門裡茶房里烤火和管

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鬬牌宝玉至园中雖是灯光燦爛却無人声麝月道他們
都睡了不成偺們悄悄的進去唬他們一跳于是大家躡足潛踪的進来鏡壁
一看只見襲人和一人二人对面都歪在地炕上那一頭有兩三個老嬷嬷打
盹宝玉只当他兩个睡着了纔要進去忽听外央嘆了一声說道可知天下事
难定論理你单身在這里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来沒个定準想来你
是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里你道出去送了終襲人道正是我也
想不到能穀看父母回首太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到也[不周養]笑我一場我也不
敢妄想了宝玉听了忙轉身悄向麝月等道誰知他也来了我這一進去他
又賭氣走了不如偺們回去罷讓他兩個清清静静的說一回襲人正一個[人]悶[的慌]
他幸而[他]来的好說着仍悄悄的出[来]宝玉便走過山石之後去站着撩衣麝月秋

紋皆跕住背過臉去口内笑説蹲下再觧小衣仔細風吹了肚子後面兩ケ小了頭子知是小觧忙先出去茶房預備去了這里宝玉剛轉過来只見兩ケ媳婦子迎(走)来了問是誰秋紋道宝玉在這里你大呼小叫仔細唬着罷那媳婦們忙唉道我們不知道(二)太爺下来惹(了别)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着已到了跟前麝月等問手里拿的是什麼媳婦們道是老太〻賞金花二位姑娘吃的秋紋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没唱混元盒那里又跑出金花娘〻来了宝玉唉命揭起来我瞧〻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ケ盒子揭開兩ケ媳婦忙蹲下身子細膩〻極一部大觀园〻文皆若食肥蟹至此一句則又三月于鎮江〻上喫出網〻鮮鰣矣宝玉看了兩盒内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菓品菜蔬点了一点頭迈步就走麝月二人忙胡乱擲了盒蓋跟上来宝玉笑道这兩ケ女人到和氣會說話他們天〻乏

了到說你們連日辛苦到不是那矜功自伐的麝月道這好的也狠好那不知礼的也太不知礼宝玉笑道你們是明白人就代他們是粗体可怜的人就完了一面說一面来至園门那几个婆子虽吃酒鬪牌却不住出来打探宝玉来了也都跟上了花廳後廊上只見那兩個小丫頭一個捧着小沐盆一個搭着手巾又拿自漚子壺在那里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内試了一試說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里弄的這冷水小丫頭笑道姑娘瞧ゝ這个天我怕水冷巴ゝ的倒的是滚水這還冷了正說着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着一壺滚水走来小丫頭便說奶ゝ過来給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哥ゝ兒這是太ゝ泡茶的劝你走了舀去罷那里走大了脚秋紋道憑你是誰的你不給我管把老太ゝ茶盃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是秋紋忙提起壺来就倒秋紋道彀了你這広大

年紀也沒个見識誰不知是老太ゝ的水要不着的人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
眼花了設認出這姑娘来宝玉洗了手那小丫頭子拿小壺倒了些漚子在他
手内宝玉漚了秋紋麝月也趂熱水洗了一回漚了跟進宝玉来宝玉便要了
一壺煖酒也從李嬸斟起二人也讓坐賈母便說他小讓他斟去大家到要干
过這杯說着便自己干了那王二夫人也忙干了讓他二人薛李也只得干了
賈母又命宝玉道連你姐ゝ妹ゝ一齊斟上不許乱斟都要叫他干了宝玉
听說答應着一ゝ按次斟了至代玉前偏他不飲拿起杯来放在宝玉唇上边
宝玉一氣飲干代玉笑說多謝宝玉宝玉替他斟上一杯鳳姐兒便笑道宝玉
别喝冷酒仔細手顫（打兒）明兒寫不得字拉不得弓宝玉忙道沒有吃冷酒鳳姐兒
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然後宝玉將里面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

了頭們斟的後出至廊上又與賈珍等斟了一回方進来仍归旧坐一時
上湯後又接献元宵来賈母便命將戲暫歇〻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給他們
些滚湯滚菜的吃了再唱又命將各色菓子元宵等物拿些与他們吃去一時
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生兒進来放兩張杌子在那
一邊命他坐了將絃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问李薛听何書他二人都回說
不拘什么都好賈母便问近来可有又添些什么新書那兩個女先兒回說道
倒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先兒道叫做鳳求鸞賈
母道這一個名字到好不知因什么起的先大槩說〻原故若好再說女先
道這書上乃說殘唐之時有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做過兩朝宰
輔後來如今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衆人听了笑將起來賈母

咲道這重了我們鳳丫頭了媳婦忙上去推他這是二奶〻的名字少混説賈
母咲道你説〻〻女先生忙咲着跕起來説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〻的諱鳳
姐兒咲道什庅怕你們只管説罷重名重姓的多呢女先生又説道這年王老爺
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赶考那日遇見大雨進到一個庄上避雨誰知這庄上也
有個鄉紳姓李与王老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里這李鄉紳膝下
無兒只有一位千金小姐這小姐芳名叫作雛鸞琴棋書画無所不通賈母忙
道怪道叫作鳳求鸞不用説我猜着了自然是這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
為妻女先生咲道老祖宗原来听過這一回書衆人都道老太〻什庅没听過
便没听過也猜着了賈母咲道這些書都是一個套子左不過是些佳人才
子最没趣兒把人家女兒説的那樣坏還説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没有了開

口都是書香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生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宝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無所不曉竟是個絕代佳人只一見了一個清俊的男人不管是親是友便想起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点兒是佳人便是満腹文章做出這些事來也筭不得是佳人了比如男人満腹文章去作賊难道那王法就說他是才子就不入賊情一案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下者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小姐都知礼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礼便是告老还家自然這樣大家人口不少奶母丫嬛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麽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嬛你們白想想那些人都是管什麽的可是前言不荅後語衆人听了都笑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謊都批出来了賈母笑道這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

有一等妒人家富貴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来污穢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這些書看魔了他也想一個佳人所以編了出来取樂何嘗他知道那世宦讀書（大）家的道理别說他那書上那些世宦書礼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拿我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没有這樣的事别說是那些大家子（那）可謅掉（了）下巴的話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了頭們也不懂這些話這几年我老了他們姊妹們住的遠我偶然悶了說几句听听他們一来就忙歇了李薛二人都笑說這正是大家的規矩連我們家也没這些雜話給孩子們听見鳳姐兒走上来斟酒笑道罷罷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潤潤嗓子再辦謊這一回就叫作辦謊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难說兩家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謊且不表再整那觀灯看戲的人老祖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吃一

杯酒看两出戲之後再從昨朝話言辯起如何他一向斟酒一向唉說未曾說完衆人俱已唉倒两個女先生也唉個不住都說奶〻好剛口奶〻要一說書真連我們吃飯的地方也沒了薛姨媽唉道你少興頭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唉道外頭的只有一位珍大爺我們还是論哥〻妹〻從小兒在一処淘氣到了這広大這几年因做了親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便不是從小兒的兄妹便以伯叔論那二十四孝上班衣戲綵他們不長来戲綵引老祖宗唉一唉我這里好容易引的老祖宗唉了一唉多吃了一点兒東西大家喜歡都該謝我纔是难到反唉話我不成賈母唉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痛〻的唉一場到是亐他纔一路唉的我心里通快了些〻我再吃一鍾酒吃着酒又命宝玉也敬你姐〻一杯鳳姐兒唉道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的寿罷說着便將賈母的

酒

拿起來將半杯剩酒吃了將杯遞了丫另將溫水浸的杯換了一個上來于是各席上的杯都撤去另將溫水浸着換的杯斟了新酒上來然後归坐女先生回說老祖宗不听這書或者彈一套曲子听〻罷賈母便說道你們兩個对一套將軍令罷二人听說忙和弦按調撥弄起來賈母因问天有几更了衆婆子忙回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〻的起來早有衆丫拿了添換的衣裳送來王夫人起身咲說道老太〻不如挪進煖閣里地炕上倒也罷了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陪着就是了賈母听說咲道既這樣說不如大家都挪進去豈不煖和王夫人道恐里间坐不下賈母咲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〻桌子只用兩三張併起來大家坐在一处擠着又親〻〻又煖和衆人都道這纔〻有趣說着便起了席衆媳婦忙撤去殘席里面直順併了三張大桌另有添換

了的菓饌擺好賈母便說這都不要拘礼只听我分派你們就坐纔好說着便讓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宝琴代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宝玉說你挨着你太〻于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着宝玉宝釵等姊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婁氏帶着賈菌尤氏李紈夾着賈蘭下向横頭便是賈蓉之妻賈母便說珍哥兒帶着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忙答應又都進来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来纔坐好了又都起来你快歇着明日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了又笑說留下蓉兒斟酒纔是賈母笑道正是忙忘了他賈珍答應了一個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来二人自是欢喜便命人將賈琮賈璜各自送回家去便邀了賈璉去追欢買笑不在話下這里賈母笑道我正想着雖然這些人取樂竟沒一对双全的就忘了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就合你媳婦坐在一処

到也團圓了回有媳婦回說開戲賈母咲道我們娘兒們正說的興頭又要吵起来況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叫他們且歇〻把偺們的女孩子們叫了来就在這台上唱兩齣給他們瞧〻媳婦听了荅應了出来忙的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门口去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的大人一概帶出只留下小孩子們抱着几個軟包因不及抬箱故料着賈母愛听的是三五齣戲的綵衣包了来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只垂手站着賈母咲道大正月裡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来逛〻你等唱什麽剛纔八齣八義鬧得我頭疼偺們清淡些好你瞧〻薛姨太〻這李親家太〻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听過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都比偺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听過好曲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家的班子雖是小孩兒們都比大班

還強僧們好歹別落了褒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叫芳官唱一齣尋夢只提琴至管簫合笙笛一槩不用文官笑道這也是的我們的戲自然不長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聽我們一個發脫口齒再聽一個喉嚨罷了賈母笑道正是這話了李嬸薛姨媽喜的都笑道好個靈透孩子他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原是隨便的頑意兒又不出去做買賣所以竟不大合時說着又道叫葵官唱一齣惠明下書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齣叫他們聽個疏異罷了若省一點力我可不依文官等聽了出來忙去扮演上台先是尋夢次是下書眾人都鴉雀無聞薛姨媽因笑道實在虧他也看過几百班從沒見用簫管的賈母道有只是像方纔西楼楚江晴一支多有小生吹簫合的這大套的實在少這也在主人講究不講究罷了這筭什麼出奇指湘云

道我像他這麽大的時節他爺爺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彈琴的湊了來即如西廂記的听琴玉簪記的琴挑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這个更如何衆人都道這更难得了賈母便命個媳婦來吩咐文官等叫他們吹一套灯月圓媳婦領命而去当下賈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鳳姐兒因見賈母十分高興便笑道趁着女先兒们在這里不如叫他們擊鼓咱们傳梅行一個春喜上眉梢的酒令如何賈母笑道這是個好令正对時对景忙命人取了一面黑漆銅釘花腔令鼓来与女先兒們擊着席上取了一枝紅梅賈母笑道若到誰手里住了吃一杯也要說个什么纔好鳳姐兒笑道依我說像老祖宗要什么有什么呢我們這不会的豈不没意思依我說也要雅俗共賞不如誰輸了誰說个笑話罷衆人听了都知道素日善說笑話最是他肚内有無限的新鮮趣談今兒

如此說不但在席的諸人喜歡連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無不欢喜那小丫頭子們都忙出去找姐喚妹的告訴他們快来听二奶〻又說笑話兒了衆丫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于是戲完樂罷賈母命將些湯点菓菜与丈官等吃去便命响鼓那女先兒們皆是慣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迸豆之疾或如驚馬之乱馳或如疾電之光而忽暗其鼓聲慢傳梅亦慢鼓声疾傳梅亦疾恰恰至賈母手中鼓声忽住大家呵〻一笑賈母忙上来斟了一杯衆人都笑道然老太〻先喜了我們纔托賴些〻喜賈母笑道這酒也罷了只是這笑話到有些〻個难說衆人都說老太〻的比鳳姐兒的還好還多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兒賈母笑道並沒什庅新鮮發笑的少不得老臉皮子厚的說一個罷了因說道一家子養了十個兒子娶了十房媳婦惟有第十個媳婦聰明伶俐心巧嘴乖

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委屈便商議說咱們九個心里孝順只是不像小蹄子嘴巧所以公公婆婆老了只說他好這委屈向誰訴去大媳婦有主意便說道咱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問他一問叫我們托生人為什麼單單的給那小蹄子一張乖嘴我們都是笨的眾人聽了都喜歡說這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到閻王廟里來燒了香九個人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九個魂專等閻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到正着急只見孫行者駕着筋斗雲來了看見九個魂便要拿金箍棒打唬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原故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聽了把腳一跺嘆了一口氣道這原故幸虧遇見我等着閻王來了他也不得知道的九個人聽了就求說大聖發個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這却不難那日你們妯娌十個那

日在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里去的因為撒了泡尿在地下你那小嬸子便吃
了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吃了就是了說畢大家都笑
起来鳳姐兒笑道好的幸而我們都笨嘴笨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尤
氏婁氏都笑向李紈道偺們這里誰是吃過猴兒尿的別粧沒事人兒薛姨媽
笑道笑話兒不在好歹只要对景就發笑說着又擊起鼓来小了頭子們只要
听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悄的和女先兒說明以咳嗽為暗号須臾傳至兩遍剛到
了鳳姐兒手里小了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住了衆人齊笑道這可拿住
他了快吃了酒說一個好的別太逗的人笑的腸子疼鳳姐兒想了一想笑道
一家子也是過正月半合家賞灯吃酒真真的熱鬧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婆婆
媳婦孫子媳婦重孫子媳婦親孫子侄孫子重孫子灰孫子滴滴搭搭的孫子

孫女兒外孫女兒姨表孫女兒姑表孫女兒噯喲〻真好熱鬧衆人听他說着
已經笑了都說听數貧嘴又不知編派那一個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〻可撕
你的嘴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人家費力說你們混我就不說了賈母笑道你
說〻了底下怎麼樣鳳姐兒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團〻的坐了一屋子吃了
一夜酒就散了衆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別無他話都怔〻的還等下話只
覺冰冷無味史湘雲看了他半日鳳姐兒笑道再說一個過正月半的几个人
抬着個房子大的炮仗往城外放去引了上万的人跟着瞧去有一個性急的
人等不得便偷着拿香點着了只听噗哧一聲衆人哄然一笑都散了這抬炮
仗的人抱怨賣炮仗的捍的不結實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他本人沒听
見響鳳姐兒道這本人原是聾子衆人听說一回想不覺一齊失声都大笑起

来又想着先前那一個没完的问他先一個怎庅樣也該說完鳳姐兒將桌子一拍說道好囉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節也完了我看着人忙着收東西還鬧不清那里還知道底下的事了衆人听說復又笑將起來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依我說老祖宗也乏了咱們也該聾子放炮燂散了罷尤氏等用手帕子握着嘴笑的前仰後合指他說道這個東西真会數貧嘴賈母笑道真々這鳳了頭越發貧嘴了一面說一面吩咐道他提炮燂來咱們也把烟火放了解々酒賈蓉听了忙出去帶着小厮們就在院内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吊齊備這烟火皆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甚大却極精巧各色故事俱全夾着各樣花炮林代玉稟氣柔弱不禁嗶𠼝之聲賈母便摟他在怀中薛姨媽摟着湘雲々々笑道我不怕寶釵等笑道他專愛自已放大炮燂还怕這個呢王夫

人便将宝玉搂入怀内凤姐兒笑道我們是沒有人疼的了尤氏笑道有我呢
我搂着你也不怕燥你這孩子又撒嬌了听見放炮燒吃了蜜蜂兒屎的今兒
又輕狂起來鳳姐兒笑道等散了偺們园子里放去我比小厮们還放的好呢
說話之间外面一色〻〻的放了又放又有許多的滿天星九龍入雲一聲雷
飛天十响之類的零碎小爆竹方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撒了滿
台錢命那孩子们满台搶錢取樂又上湯時賈母說道夜長覺的有些餓了鳳
姐兒忙回說有預備的鴨子肉粥賈母道我吃些清淡的罷鳳姐兒忙道也有
棗兒熬的杭米粥預備太〻们吃齋的賈母笑道不是油膩〻的就是甜的鳳
姐兒又忙道還有杏仁茶只怕也甜賈母道到是這個還罷了說着又命人撒
去殘席外面另設上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便隨意吃了些用過漱口茶方散十五六

日有歡一早又過寧府行礼伺候掩了祖宗收過影像方回來此日便是薛姨媽家請吃年酒十八日便是賴大家十九日便是寧府賴升家二十日便是林之孝家二十一日便是單大良二十二日便是吳新登家這几家賈母也有去的也有不去也有高興直帶着衆人鬧到晚方回來的也有興尽半日一時就來的凡諸親友來請或來赴席的賈母一槩怕拘束不會自有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三人料理連寶玉只除王子騰家去了餘者亦皆不會只說賈母留下解悶所以倒是家下人家來請賈母可以自便之處方高興去逛逛閑言不提且說當下元宵已過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閑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且說元宵已過只因當今以孝治天下目下宮中有一位太妃欠安故各嬪妃皆爲之減膳謝粧不獨不能省親亦且將宴樂俱免故榮府今歲元宵亦無灯謎之集剛將年事忙過鳳姐兒便小月了在家一月不能理事天天兩三個太醫用藥鳳姐兒自恃強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筭想起什庅事來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劝他只不听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背一人能有許多的精神凢有了大事自己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李紈是個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紈裁處只說過了一

月鳳姐將息好了仍交与他誰知鳳姐禀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平生爭强鬪志心力更虧故雖係小月竟着實虧虚下来一月之後復添了下紅之症他雖不肯說出来衆人看他面目黄瘦便知失于調養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遺笑于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旧如常誰知一直服藥調養到八九月間纔漸漸的起復過来下紅也漸漸止了此是後話如今且說目今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与李紈暫難謝事園中人多又恐失于照管因又特請了寳釵来托他各處小心老婆子們不中用得空兒吃酒鬪牌白日里睡覺夜里鬪牌我都知道的鳳丫頭在外頭他們還有個懼怕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個妥當人你兄弟妹妹們又小我又没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看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来告訴

我別等老太〻问出来我沒話回那些〻人有不好你只管說他们不聽你来回我
別弄出大事来終好宝釵聽說只得荅應了時届孟春代玉又犯了嗽疾湘雲
亦曰時氣所感亦卧病于蘅蕪苑一天醫藥不断探春同李紈相住間隔二人
近日同事不比往年来往回話人等亦不便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门
口南邊的三间小花廳上去會齊办事吃過早飯於午錯方回房這三间廳原
係預備省親之事時衆執事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之後也用不着了每日只
有婆子們上夜如今天已和暖不用十分修飾只不過畧〻的鋪陳了便可他
二人起坐這所上也有一匾題着補仁諭德四字家下俗呼皆只叫議事廳兒
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巳午正方散凡一應執事媳婦等来往回話者絡繹
不絕衆人先聽見李紈独办各〻心中暗喜以為李紈素日原是個厚道多恩

無爵的自然比鳳姐兒好搪塞便添了一個探春也都想自不過是个未出閨閣的輕年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鳳姐兒前更懈怠了許多只三四日後几件事過手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過言語沉靜性情和順而已這是小姐身分耳阿鳳未出閣想亦如此可巧連日有王公侯伯世襲官員十几處皆係榮寧非親即友或世交之家或有陞遷或有黜降或有婚喪紅白等事王夫人賀弔迎送應酬不暇前邊更無人他二人便一日皆在所上起坐宝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于夜间針線暇時臨寢之先坐了小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覺比鳳姐兒当差時到更謹慎了些因而里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剛剛的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越性連夜里偷看吃酒頑的工

夫都没了這日王夫人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李紈与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回至廳上坐了剛吃茶時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日死了昨日回過太太太太說知道了叫回姑娘奶奶來說畢便垂手傍侍再不言語彼時來回話者不少都打听他二人办事如何若办得妥当大家則安个畏懼之心若少有嫌隙不当之處不但不畏伏出二門還要编出許多笑話來取笑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若是鳳姐前他便早已獻勤說出許多主意又查出許多旧例來任鳳姐兒揀擇施行可知雖有才幹亦必有羽翼方可如今他藐視李紈老實探春是青年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試他二人有何主見探春便問李紈李紈想了一想便道前兒襲人的媽死了听見說賞銀四十兩這也賞他四十兩罷了吳新登听了忙答應了是接了

對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来吴新登家的只得回来探春道你且别支銀子我且問你那几年老太〻屋里的几位老姨奶〻也有家里的也有外頭的這兩個分别家里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說兩個我們听〻一向吴新登家的便都忙了忙陪笑回說這也不是什麽大事賞多少誰還敢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胡鬧依我說賞一百到好若不按例别說你們笑話明兒也難見你二奶〻吴新登家的笑道既這麽說我查旧賬去此時却記不得探春笑道你办事办老了的还記不得到来難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〻也現查去若有這道理鳳姐〻还不笑利害也就是算寬厚了还不快找了来我瞧再遲一日不說你們粗心反相我們没主意了吴新登家的滿面通紅忙轉身出来衆媳婦們都伸舌頭這里又回别的事一時

吴家的取了旧賬来採春看時两個家里賞過皆二十四两两个外頭的皆賞過四十两外还有两個外頭的一个賞過一百两一個賞過六十两这两筆底下皆有原故一個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賞六十两一個是現買葬地外賞二十两採春便遞与李紈看了採春便說給他二十两銀子把这賬留下我們細看：吴新登家的去了忽見趙姨娘進来李紈採春忙讓坐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里的人都踩下我的頭去还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才是一面說一面眼淚鼻涕哭起来採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解誰踩姨娘的頭說出来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踩我：告訴誰採春听說忙站起来說道我並不敢李紈也站起来劝趙姨娘道你們請坐下听我說我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这庅大年紀又有你和你兄弟這会子連襲人都不如

了我還有什麼臉連你也沒臉面則說我了探春笑道原來為這个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理一面便坐了拿賬看與趙姨娘看又念與他听又說道這是祖宗手里旧規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不成也不但襲人將來环兒收了外頭的自然也是同襲人一樣這原不是什么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着旧規矩办說办的好領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說办的不均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凭他抱怨去太太連房子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之處一文不賞我也沒什么沒臉之處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了何苦只要操心太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几次寒心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有我乱說的太太

滿心里都知道如今因看重我纔叫我照管家務还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到
先来作賤我倘或太〻知道了怕我為難不叫我管那纔正經沒臉連姨娘也真
沒臉一面說一面不禁滚淚下来趙姨娘沒了別話荅對便說道太〻疼你
你越發拉扯〻〻我們你只顧討太〻的疼就把我们忘了探春道我怎麽忘
了叫我怎麽拉扯這也问你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个
好人用人拉扯的李紈在傍只管劝說姨娘别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
里有要拉扯口里怎麽說的出来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扯誰〻
家姑娘们拉扯奴才了他们的好歹你们該知道与我什麽相干趙姨娘氣
的问道誰叫你拉扯别人去了你不当家我也不来问你〻如今現說一是一
說二是二如今你旧〻死了你多給了二三十兩銀子難道太〻就不依你分

明太〻是好太〻都是你們尖酸刻薄可惜太〻有恩無處使姑娘放心這也
使不着你的銀子明兒等出了閣我還想你額外照看趙家呢如今沒有長羽
毛就忘了根本只揀高枝兒飛去了探春沒听完已氣的臉白氣噎抽〻咽〻
的一面哭一面问道誰是我旧〻我旧〻年下纔陞了九省檢點那里又跑
出一個旧〻来我還素習按理尊敬越發敬出這些親戚来了既這麼說环兒出
去為什麼趙國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學為什麼不拿出旧〻的款来何苦
来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来徹底来番騰
一陣生怕人不知道故意的表白〻〻也不知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
凡糊塗不知理的早急了李紈急的只管劝趙姨娘只管还唠叨忽听有人
說二奶〻叫平姑娘說話来了趙姨娘听說方把口止住只見平兒進来趙

姨娘忙陪笑讓坐又忙問你奶〻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沒得空兒李紈見平兒進來因问道你來做什庅平兒笑道奶〻說趙姨奶〻的兄弟沒了恐怕奶〻和姑娘不知有旧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兩如今请姑娘裁奪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淚痕忙說道又好〻的添什庅誰又是二十四個月養下來的不然也是那出兵放馬背着主子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你主子真个倒巧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〻不心疼的錢樂得的做人情你告訴他我不敢添減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來愛怎庅添了〻去平兒一來時已明白了对半今听这一番话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只一边垂手默侍時值宝釵也從上房中來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開言又有一个媳婦進來回事因探春纔哭了便有三四个小丫環捧了沐盆巾

帕靶鏡等物来此時探春曰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的了环走至跟前便双膝跪下高捧沭盆那两个小了环也都在傍屈膝捧着巾帕並靶鏡脂粉之飾平兒見侍書不在这里便忙上来与探春挽袖卸鐲又接過一條大手巾来将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面盆中盥沭那媳婦便回道回奶奶姑娘家學里支环爺和蘭哥兒的一年公費平兒先道你忙什庅你睁着眼看見姑娘洗臉你不出去伺候着先説話来二奶ゞ跟前你也这庅没眼色来着姑娘雖然恩寬我去回了二奶ゞ只説你們眼里都没姑娘你們都吃了虧可别怨我唬的那个媳婦忙陪咲道我粗心了一面説一面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匀臉一面向平兒冷咲道你遅了一步还有可咲的連吴姐ゞ这庅個辦老了事的也不查清楚了就来混我們幸虧我們问他ゞ竟有臉説忘了我説他回你主

子事也忘了再找去我料着你那主子未必有耐性兒等他去找平兒忙咲道他有這一次管包腿上的筋早折了兩根姑娘別信他們那是他們瞧着大奶〻是个菩薩姑娘又是个腼腆小姐固然是托懶來混說道又向門外說道你們只管撒野等奶〻大安了咱們再說門外的衆媳婦都咲道姑娘你是个最明白的人俗語說一人作罪一人當我們並不敢欺蔽小姐如今小姐是嬌客若認真惹惱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咲道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咲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〻本來事多那里照看的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語說傍觀者清這几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該添該減的去処二奶〻沒行到姑娘竟一添減頭一件于太〻的事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〻的情義了話未說完宝釵李紈皆咲道好了頭真怨不得鳳了頭偏疼他本來無可添減的事

如今听你一说到要我出两件来斟酌斟酌不辜負你这话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氣没人煞性子正要拿他奶奶出氣去偏他碰了来說了这些话叫我也没了主意了一面说一面叫進方纔那媳婦来問环爺和蘭哥兒家學里这一年的銀子是做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说一年學里吃點心或者買紙筆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爺們的使用都是各屋領了月錢的环哥的是姨娘領二兩宝玉的是老太太屋里襲人領二兩蘭哥兒的是大奶奶屋里領怎麼學里每人又多这八兩原来上學去的是為这八兩銀子從今兒起把这一項蠲了平兒回去告訴你奶奶我的话把这一條務必免了平兒笑道早就該免旧年奶奶原说要免的因年下忙就忘了那个媳婦只得答應着去了就有大觀園中媳婦捧了飯盒来侍書素雲早已抬过一張小飯桌来平兒也忙着

上来探春笑道你说完了话幹你的去罢在这里忙什么平兒笑道我原没事
的二奶〻打发了我来一則说话二則恐这里人不方便原是叫我帮着妹〻
們伏侍奶〻姑娘的探春因問宝姑娘的飯怎么不端来一処吃了环们听说
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去说請宝姑娘如今在厛上一処吃叫他们把飯送了这里
来探春听说便高声说道你别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们你们
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个高低都不知道平兒这里站着你叫〻去平兒忙答
应了一声出来那些媳婦们都忙悄〻的拉住笑道那里用姑娘去叫我們已
有人叫去了一面说一面用手帕撣石矶上说姑娘站了半天乏了这太陽影
里且歇〻平兒便坐下又有茶房里的两个婆子拿了个坐褥鋪下说石頭冷
这是極乾淨的姑娘将就坐一坐兒罢平兒忙陪笑道多謝一个又捧了一碗

精緻新茶出来也悄悄笑说这不是我们的常用茶原是伺候姑娘们的姑娘且润一润罢平兒忙欠身接了因指衆媳婦悄悄说道你們太闲的不像了他是个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这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说他个粗糙就完了你們就现(吃)不了的虧他撒(還)姣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樣你们就这庅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衆人都忙道我們何嘗敢大胆了都是趙姨奶奶闹的平兒也悄悄的说罢了好奶奶們墙倒衆人推那趙姨奶奶原有些倒三不着两有了事都就頼他你們素日那眼里没人心術利害我这几年难道还不知道二奶奶若是糊(畧)差一点兒的早被你們这些奶奶治倒了饒这庅着得一点空兒还要难他一难好几次没落了你们的口声衆人都道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里也

就不算不怕你们呢前兒我們还議論到这里再不能依頭順尾必有兩場氣
生那三姑娘雖是个姑娘你们都横看了他二奶〻这些大姑子小姑子里頭
也就只单畏他五分你们这會子到不把他放在眼里了正说着只見秋紋走
来衆媳婦忙赶着問好又说姑娘也且歇一歇里頭擺飯呢等撤下飯桌子再
回话去秋紋咲道我比不得你们我那里等得说着便直要上厅去平兒忙叫
快回来秋紋回頭見了平兒咲道你又在这里充什庅外圍的防護一面回身
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問回什庅秋紋道問一問宝玉的月銀我们的月錢
多早晚纔領平兒道这什庅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说我的话憑有什庅事
今兒都别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听了忙問这是
為什庅了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说正要找几件利害事與有

体面的人開例作法子鎮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若你们先来砌在这釘子上你这一去说了他們若拿你们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碍着老太〻太〻若不拿着你們作一二件人家又说偏一个向一个仗着老太〻太〻威势的就怕也不敢動只拿着軟的作鼻子頭你听〻要二奶〻的事他还要駁両件纔壓的衆人口声呢秋紋听了伸舌咲道幸而平姐〻在这里没的燥一鼻子灰我趂早知会他們去说着便起身走了接着宝釵的飯至平兒忙進来伏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飯宝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紈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静候里頭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丫鬟伺候別人一概不敢擅入这些媳婦们都悄〻的議論说大家省事罢别安着没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纔都讨了没意思咱们又是什庅有臉的他們一边悄議等飯完回事只覺里面鴉雀無声

並不聞碗箸之声一時只見一个丫嬛将簾櫳高揭又有两个将棹抬出茶房內早有三个丫頭捧着三沐盆水見飯桌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来方有侍書素雲鶯兒三个每人用茶盤捧了三盖碗茶進去一時等他三人出来侍書命小丫頭子好生伺候着我們吃飯来換你們别又偷坐着去衆媳婦們方慢〻的一个〻〻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輕慢疎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〻商議如今可巧想起来你吃了飯快来宝姑娘也在这里偺們四个人商議了再細〻问你奶〻可行可止平兒荅應回去鳳姐因問為何去这一日平兒便咲着将方纔的原故細〻说與他听了鳳姐兒咲道好〻〻好个三姑娘我说他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〻肚里平兒咲道奶〻也说糊塗话了他便不是太〻養的难

道誰敢小看他不與別的一樣看了鳳姐兒嘆道你那里知道雖然庶出一樣
女兒却比不得男人將来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庶
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除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丫頭比人家的小姐还
強呢將来不知那个没造化的挑庶正誤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挑庶
正的得了去說着又向平兒咲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
約也没个不背地里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
也难寬放二則家里出去的多進来的少凡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
的規矩却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又咲話老太太太太也
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剋薄若不趂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几年就都賠盡了
平兒道可不是这話將来还有三四位姑娘还有兩三个小爺一位老太太这

几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咲道我也慮到這里到也勾了宝玉和林妹〻他兩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錢老太〻自有梯已拿出来二姑娘是大老爺那边的也不算剩了三四个滿破着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环哥娶親有限花上三千兩銀子不拘那里省一抿子也就勾了老太〻事出來一應都是全有了的不过零星雜項使費也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再儉省些陸續也就勾了只怕如今平空又生出一兩件事来可就了不得了咱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听他商議什庅這正碰了我的机会我正愁没个膀背雖有个宝玉他又不是這里頭的貨總収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〻是个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里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更小环兒更是个燎了毛的小凍猫子只等有熱灶火坑讓他鑽去罷真〻一个娘肚子里跑出這个天懸地隔

的兩个人來我想到这里就不伏再着林了頭和宝姑娘他兩个到好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偺家務事況且一个是美人灯兒風吹〻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摇頭三不知也难十分去問他到只剩了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都也来的又是偺家的正人太〻又疼他雖然面上淡〻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里却是和宝玉一樣呢比不得环兒實在令人难疼要依我的性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这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做个膀背（阿鳳有才处全在擇人收納膀背羽翼並非一味倚才自恃者可知这方是大才）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理天理良心上論偺們有他这个人幫着偺們也省些〻心于太〻的事也有些〻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頭退步回頭看了看再要窮追苦尅人狠極了暗地里咲里藏刀偺們兩个纔四个眼精

两个心一時不防到弄坏了趂着紧閙（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把往日俗們的恨暂可觧了还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里挽不过来如今嘱咐你他雖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或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别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説駁的是纔好千万别想着怕我没臉和他一犟就不好了平兒不等説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这會子又反囑咐我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槩没有别人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你又急了满口里你我起来平兒道偏説你你不依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难道这臉上還没嘗过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这小蹄子要掂多少過子纔罷看我

病的這樣还来遍我过来坐下横竖没人来偺們一処吃飯是正經說着豐兒等三四个小丫頭子進来放小炕桌鳳姐只吃燕窝粥两碟子精緻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来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半身猶立于炕下陪着鳳姐兒吃了飯（鳳姐之才又在能邀人心）伏侍漱盥漱畢囑咐了豐兒些話方往探春処来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知端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時宝釵小惠全大躰

話説平兒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来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丫环媳子諸內壹近人在窓外听候平兒進入廳中他姊妹三人正議論些〻家務説的便是年内賴大家请吃酒他家花園中事故見他来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坐了因説道我想的事不爲别的曰想着我們一月有二兩月銀外了頭們又另有月錢前兒又有人回要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每人又是二兩這又同幾剛學里的八兩一様重〻疊〻事雖小錢有限看起来也不妥當你奶〻怎庅就没想到這个平兒咲道這有个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〻東西

自然是該有分例每月買辦買了令女人們各房交與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沒有一個我們天々各人拿錢找人買頭油又是脂粉去的理所已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與我們的姑娘們的每月這二兩原不是為買這些々的原為的是一時當家的奶々太々或不在或不得閑姑娘們偶然一時可巧要幾個錢使省得找人去這原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可知這個錢並不是買這個纔有的如今我冷眼看著各房里的我們的姊妹都是現拿錢買這些々東西的竟有一半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遲些々日子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弄些々使不得的東西來搪塞探春李紈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來了脫空是沒有的也不敢只是遲些々日子催急了不知那里弄些々來不過是個名兒其實使不得依然得現買就用這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

子的或是弟兄哥〻的兒子買了來纔使得若使了閑〔官〕中的人依然是那一樣

的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是鋪子里壞了不要的他們都弄了來單預備給我

們平兒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樣的他買了好的來買辦豈肯和〔合〕他善開交又說

他便〔安〕壞心要奪這買辦了所以他們也只得如此能可得罪了里頭不肯得罪

了外頭辦事的人姑娘們只能可使奶媽〻們他們也就不敢閑話了探春道

因此我心中不自在錢費兩起東西又白丟一半通算起來反費了兩折子不

如竟把買辦的每月蠲了爲是此是一件事第二件年里往賴大家去你也去

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偺們這个如何平兒笑道還沒有偺們這一半大樹木

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因和他家女兒說閑話兒誰知那麼个園子除他們

帶的花吃的笋菜魚蝦之外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剩送

那日我纔知道一ケ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宝釵笑道真〻膏粱紈絝之談雖是千金小姐原不知這事但你們都念過書識字的竟没看見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文不成探春笑道雖看過那不過是勉人自勵虚比浮詞那里都真有的宝釵道朱子都有虚比浮詞那句〻都是有的你纔辦了兩天時事就利欲薰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些〻利弊大事越發把孔子也看虚了探春笑道你這樣一ケ通人竟没看見子書當日姫子有云登利禄之塲處運籌之界者竊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宝釵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斷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已罵我自己不成宝釵道天下没有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難為你是個聰敏人這些〻正事大節目事竟没經歴也可惜遲了（反点題文法中又一変休也）李紈笑道叫了人

家来不説正事且你們對講學问寔敘道學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
上用學问一提那小事越發作高一層了不拿學问提着便都流入世俗
去了三人只是取笑之談説了笑了一回便仍談正事作者又用金蟬脫殼之法探春
因又接説道偺們這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銀
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脱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偺們這樣人家的事若
派出兩个一定的人来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作践也似乎暴殄天物
不如在園子里所有的老媽〻中揀出几个本分老誠能知園圃的事派他
們收什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只问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麽一則
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臨时忙乱
二則也不至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〻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

年日在園中幸若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些花兒匠山子匠打掃人等

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為不可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听

如此說一則〔向〕便点一点回頭說完便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飢饉矣李紈笑

道好主意這果一行太太必喜觀〔歡〕省錢事小第一有〔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

他人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

娘說出來我們奶奶〔添上〕雖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里住着不能

多弄些些頑意兒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寶

釵忙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

作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這些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

沒見你說奶奶才短想不到也並沒有三姑娘說一句你就說一句是橫

監三姑娘一套說出你就有一套話進去總是三姑娘想的到的你奶〻也想
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少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們住在園子裡不好因省錢
令人去監管你們想〻這話若果真交與人買錢去的時侯人自然是一枝花也
不許掐一個菓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不敢天〻與小姑娘們就吵
不清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奶〻便不是和咱們好聽他這一番話也必
要自愧的变好了不和也变和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聽他來了忽然
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便生了氣誰知他
來了避猫鼠兒是的站子半日怪可怜的接着又說了那麼些話不說他主子
待我好到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〻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不但沒了氣我到
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己還鬧得沒人疼沒人顧的我

那里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內說到這里不免流下淚来李紈等見他說的懇切
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為趙姨娘所累都不免流
下淚来都忙劝道趁今日清淨大家商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也不枉太〻委託
一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麼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說誰好竟一
派人就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須得回你奶〻一聲我們這里搜剔小遺已
經不當皆因你奶〻是個明白人我終這樣行若是糊塗多蠱多妒的我也不
肯倒像抓他乖一般豈可不商議了行平兒笑道既這樣我去告訴一聲說
着去了半日方回来笑說我說是白走一淌這樣好事奶〻豈有不依的探春
聽了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有婆子的名單要来大家参度大槩定了几個又
將他們一齊傳来李紈大概告訴與他們衆人聽了無不願意也有說那一

片竹子单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笋一年還可交些ゝ錢粮這一個説那一片稻地交給我一年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粮食不必動官中錢粮我還可以交錢粮探春總要説話人回大夫来了進園瞧姑娘衆婆子只淂去接大夫平兒忙説单你們有一百個也不成個体統难道沒有兩個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来回事的那人説有吳大娘和单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着呢平兒聽説方罷了衆婆子去後探春問宝釵如何宝釵笑荅道幸于始者怠于終繕其辞者嗜其利探春聽了点頭稱贊便向册上指出几人来與他三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来他三人説道這一個老祝媽是個妥當的况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ゝ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交與他這一個老田媽本是種庄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稗之類雖有

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耕也須得他去再一按時加些〻培埴豈不更好採春
又笑道可惜蘅蕪院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利息之物李紈忙笑
道蘅蕪院更利害如今香料舖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都不是
這些〻東西筭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單只說春夏天一季玫
瑰花共下多少花還有一帶籬笆上薔薇月季宝相金銀藤單這沒要緊的草
花乾了賣到茶葉舖藥舖去也值几個錢探春笑道原來如此只是美香草
的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宝姑娘鶯兒他媽就是會美這個的上回他
還採了些〻晒乾了辮成花籃葫芦給我頑的姑娘到忘了不成宝釵笑道我終
讃你〻到來提弄我了三人都吒意都問這是為何宝釵道斷〻使不得你们
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個〻〻閑着沒事办這會子我又美個人來叫那起

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到替你们想出一個人来怡紅院有個老葉媽他就是茗烟的娘那是個誠实老人家他又合我们鶯兒的娘極好不如把這事交與葉媽他有不知的不必咱们説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管竟交與那一個那是他们私情兒有人説閑話也就怨不到咱們身上了如此一行你們辦的又至公道了事又甚妥李紈平兒都道是極宝釵此等非與鳳姐一樣此時隨時俯仰彼則逸才踰蹈也探春笑道雖如此只怕他们見利忘義這是探春敏智過人處此諷亦不可少平兒笑道不相干前兒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吃飯吃酒两家和厚的好的狠呢夾寫大观園中多少兒女家常閑景此亦補前文之不足是也探春聽了方罷了又共合斟酌出几人來俱見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们来回大夫已去将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去取藥監派調服一面探春與

季執明示諸人某人管某處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們
採取了去到年例終筭賬採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未]年終筭賬歸錢時自
然歸到賬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心里又剥一層皮這如今
我們興出這事来派了你们已是跨過他们的頭去了心里有氣只說不出来
你们年終去歸賬他们還不提羙你們等什麽再者這一年间管什麽的主子
有一全分他們就得半分這是家里的舊[例]祀人所共知的别的偷着的在外如
今這園子裡是我的新創竟别入他们手每到年終歸賬竟歸到里頭来才好宝釵
笑道你我說里頭也不用歸賬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到多了事不如問他们誰
領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里的人的動用我替你們筭出来了
有限的几宗事不過是頭油胭粉香紙每一位姑娘几個了頭都是有定例

的再者各處笘帚撮簸撣子並大小禽鳥鹿兔吃的粮食不過這几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賬房去領錢你筭ミ就省下多少来平兒笑道這几宗雖小一年通共筭了也省的下四百兩銀子宝釵笑道却又来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兩取租的房錢也能看得了几間薄地也可添几畝雖然還有輻餘的但他們既辛苦鬧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粘補ミミ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為綱然亦不可太嗇總再省上二三百銀子失了大体統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賬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銀子也不覺得狠難嗇了他們里頭却也得些小補這些没營生的媽ミ們也寬裕了園子里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長蕃盛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几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時那里不摟尋出几個錢来几有些餘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時里外怨聲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

体如今這園里几十個老媽〻們若只給了這個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終說的他们只供給這個几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這個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貫錢來大家湊齊单散與園中這些媽〻们他们雖不料理這些却日夜也是在園中照看当差之人關門閉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抬轎子撑船拉冰床一應粗糙(活)伙計都是你(他)们的差使一年在園里辛苦到頭這園内既有出息也是分内該(的)沾帶些的还有一句至小(氣)的話越發說破了你们只营了自已寬裕不分與他们些〻他们雖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借私的多摘你们几個菓子多掐几枝花兒你們有冤還沒處訴他們也沾帶(補)了些〻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他们就替你照顧了衆婆子聽了這個議論又去了賬房受轄制又不與鳳姐兒去筭賬一年不過多

拿出若干貫錢來各々歡喜異常都齊說願意強如出去被他揉搓着還得拿出錢來呢那不得管也的聽見每年終又無故得分錢也都喜歡起來口內說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々錢粘補的我們怎麼好穩坐吃三注的寶釵笑道媽媽們也別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這事你們一般聽見姨娘親口囑託我三五回說大奶々如今又不得閑兒別的姑娘又小託我照看々 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你們奶々又多病多痛家務也忙我原是個閑人便是個街坊隣居也要帮着些々何況是親姨娘託我々免不得去小就大講不起眾人嫌我倘或我只顧了小分沽名弔譽那時酒醉賭博生出事來我怎麼見姨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素日的老臉也都丟了這些姑娘小姐們這麼

一所大花園都是你們照看皆因看得你们是三四代的老媽〻最是循規尊導
矩的原該大家齊心顧些〻体統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姨娘聽見了
教訓一場猶可倘若被那几個管家娘子聽見了他們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導
你們一番你們這年老的反受了年小的教訓雖是他們是管家管的着你們
何如自己存些体統他们如何得来作踐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個額外
的進益来也為大家齊心把這園里週全得謹〻慎〻使那些〻有權執事的看
見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里豈不敬伏也不用替你們籌画
進益既能奪他们之權生你们之利豈不能無為之治分他們之憂你們去細
想〻這話家人都欢声鼎沸說姑娘說的狠是從此姑娘奶〻只管放心姑娘
奶〻這樣疼顧我们〻〻再要不体上情天地也不容了剛說着只見林之孝

進来說江南甄府里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来送礼請安說着便将礼单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粧緞蟒緞十二疋上用雜色緞十二疋上用各色紗十二疋上用宮紬十二疋官用各色緞紗紬綾二十四疋李紈也看過說上用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回了賈母〻〻便命人叫李紈探春宝釵等也都過来将礼物看了李紈收過一邊分付內庫上人說等太〻回来看了再收賈母因說這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上等賞封賞男人只怕展眼又打發女人来請安預備下尺頭一語未完果然〻人回甄府四個女人来請安賈母聽了忙命人帶進来那四個人都是四十往上的年紀穿帶之物皆比主子不甚差別請安問好畢賈母命拿了四個脚踏来他四人謝了坐待宝釵等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问多早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說昨日進的京今

日太〻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故令女人們來請安问候姑娘们賈母问道
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今年來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進京的
賈母问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〻和哥兒两位小姐並别位太〻都沒
來就只太〻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有了人家沒有四人道尚沒有呢賈母笑道
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两家都和我們家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们
有信回去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庅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当
的你们二姑娘更好更不自尊自大所以我們總走的親密四人笑道這是老太
太過謙了賈母又问你這哥兒也跟着你们老太〻四人回說也是跟着老太
太賈母道几歲了又问上學不曾四人笑說今年十三歲因長得齊整老太〻
狠疼自幼淘氣異常天〻逃學老爺太〻也不便十分管教賈母笑道這不成

了我們家的了你这哥兒教什庅名字四人道因老太〻当作宝貝一樣他又生的白老太〻便叫他作宝玉賈母便向李紈等道偏也叫作個宝玉李紈忙欠身咲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狠多四人也咲道起了這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倒似曾有一個的只是这十來年沒進京來却記不得真了賈母咲道豈敢就是我的孫子人來衆媳婦丫頭答應了一聲走近几步賈母笑道園里把偺們的宝玉叫了來給这四个管家娘子瞧〻比他們的宝玉如何衆媳婦听了忙去了半刻圍了宝玉進來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唬了我們一跳若是我們不進府來倘若別處遇見还只道我們的宝玉後趕着也進了京了呢一面說一面都上來拉他的手問長问短宝玉忙也咲问好賈母咲道比你們的長的如何李紈等咲道四位媽〻終〻一說可知是模

樣相訪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孩子們再養的嬌嫩除了臉上有殘疾十分黒醜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樣的齊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來模樣是一樣據老太〻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性情却比我們的好些賈母忙問怎見得四人笑道方纔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我們那[說話我們]一個只說我們糊[塗]慢[別]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略動一動也不依所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們四人未說完李紈姊[姊]妹等禁不住都失聲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寶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免強忍耐一時可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們憑他們有什麼刁鑽古怪的毛病兒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緊[經]礼數来的若他不還正緊[經]礼數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是他一則生的得人意[兒]二則見人礼數竟比大人行出

来的不錯使人見了可愛可怜背地里所以纔縱他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
里沒外不與大人爭光憑他生的怎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听了都笑說老太
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宝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人客規矩礼数更比大人有
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為什麼還打他除不知他在家里無法無天大人想
不到的話偏會說想不到的事他偏要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就是弄性
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乱花費這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
的常情都還治的過來第一天生下來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
語未了人回太太回來了王夫人進來問過安他四人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
賈母便命歇歇去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出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處
來說了一會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里賈母喜的逢人便告訴也有

一个宝玉也却一般行景衆人都為天下之大世宦之多同名者也甚多祖母

溺愛孫者也古今所有常事耳不是什庅罕事故皆不介意独宝玉是個迂闊

獃公子的性情自為是那四人承悦賈母之詞後至苑去看湘雲病去史湘雲

說他你放心閙罷先是单絲不成線独樹不成林如有了個對子閙急了再打

狠了你逃走到南京找那一個去寶玉道那里的謊話你也信了偏又有個宝

玉了湘雲道怎庅列國有個藺相如漢朝又有个司馬相如呢寶玉笑道這也

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是没有的事湘雲道怎庅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

陽虎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虎雖同貌却不同性藺與司馬雖同名而又不同貌

偏我和他就兩様俱同不成湘雲没了話答對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

你分証有也罷没也罷与我無干說着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来若

說必無然亦似必有若說必有又並無目覩心中悶了回至房中榻上默〻盤
筭不覺就忽〻的睡去不覺竟到了一座花園之內宝玉咤意道除了我們大
觀園更又有這一個園子偶園可知正疑惑間從那邊来了几個女兒都是了妳
寶玉又咤意道除了鴛鴦襲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干人偶人可知妙在更不說更猛二
字只見那些了妳笑道宝玉怎麽跑到這里来了宝玉只當是說他自己忙来
陪笑說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好姐〻們帶我狂〻衆了
妳都笑道原来不是咱家的宝玉他生的到也还干淨妙在玉卿身上只落了這兩個字亦不奇了
嘴兒也到乖覺宝玉听了忙道姐〻們這里也更还有個宝玉了环們忙道宝
玉二字我們是奉老太〻之命為保佑他延寿消災的我叫他〻听見喜
欢你是那里遠方来的臭小厮也乱叫起他来仔細你的臭肉打不爛你的又

一個了環笑道偺们快走罷别叫宝玉看見又說同這臭小厮說了話把偺薰、
臭了說着一逕去了宝玉納悶道從来没有人如此塗毒我他们如何更這樣
真亦有我這樣一個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内宝玉又咤意
道除了怡紅院也更還有這麽一個院落忽上了台磯進入屋内只見榻上那
個少年嘆了一聲一個了环笑問道宝玉你不睡又嘆什麽想必為你妹、病
了你又胡愁乱恨呢宝玉听說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听見老
太、說長安都中也有個宝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総作了一個夢
都夢中到了都中一個花園子里頭遇見几個姐、都叫我臭小厮不理我好
容易找到他房里頭倘他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知那去了宝玉听說忙說道
我因找宝玉来到這里宛来你就是宝玉榻上的忙下来拉住原来你就是宝

玉這可不是夢里了宝玉道這如何是夢真切而又真了一語未了只見人來說
老爺叫宝玉唬得二人皆慌了一個宝玉就走一個宝玉便忙叫宝玉快回來
快回來襲人在傍听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问道宝玉在那里此時宝玉雖
醒神意尚忽因向門外指說才出去了襲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
是鏡子裡照的你影兒宝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鏡对面相照自己
也笑了早有人捧過漱盂茶滷來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囑咐說小人屋
里不可多有鏡子小人魂不全有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作胡夢如今到在大
鏡子那里安了一張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去天熱困倦不定那里想的
到放他比如方才就忘了自然是先躺下照着影兒頑的一時合上眼自然是
胡夢顛倒不然如何得着着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不如明兒挪進床來是正

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人來叫宝玉不知有何話說此下緊接慧紫鵑試忙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忙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話説寶玉聽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来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里見其家中形影自與荣寕不甚差别或有一二稍盛者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寶玉方信因晚間回家来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代玉正值代玉纔歇午覺宝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廻廊上手里做針黹便来問他昨日夜里咳嗽可好了紫鵑道好些了宝玉笑道阿弥陀佛寕可好了

罷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来真是新聞宝玉笑道所謂病篤乱投醫了一面說
一面見他穿着彈墨綾薄綿襖外面只穿着青緞夾背心宝玉便伸手向他
身上摸了一摸說穿這樣单薄还在風口里坐着看天風饞時氣又不好你再
病了越發难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咱們只可說話别動手動脚的一年大二年
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賬行子們背地里說你你總不留心还
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来
瞧他遠着你還恐遠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携了針線進别房去了宝玉見了這
般景況心中忽像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發了一回獃因祝媽正来挖竹
修竿便怔怔的走出来一時魂魄失守心無所知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
覺滴下淚来直獃了五六頓飯的工夫千思萬想揔不知如何是可好偶值雪雁從

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来從此經過忽扭項看見㐲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類出神不是別人却是寶玉画出宝玉来却又不画何犨何等筆力使不從鵑寫却寫一雁更奇是仍歸寫鵑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個人生在這里作什麼春天九有殘疾的人都犯病敢是他犯了獃病了寫妍憨女兒之心何等新巧一邊想一邊便走過来蹲下笑道你在這里作什庅呢宝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作什庅来我我你難道不是女孩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来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了雪雁聽了只當是他又受了代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代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鵑々々因問他太々做什庅呢雪雁道也歇中覺所以等了這半日姐々你听笑話兒我因等太々的工夫和玉釧兒姐々坐在下房里說話兒誰知趙姨奶々招手兒叫我々只當有什庅話說原来他合何太々告了假出去

給他兄弟伴宿坐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緞子襖兒我想他們一般也有兩件子的衣裳往臟地方兒去恐怕弄臟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借我的弄臟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些什麼好處到偺們跟前所以我說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鵑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呢姑娘身上又病着更費了大事誤了你老出門不如再轉借罷紫鵑咲道你這個小東西子到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這會子就下去了還是等明日一早纔去雪鴈道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鵑點點頭雪鴈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那里哭呢紫鵑听了忙問在那里雪鴈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紫鵑听說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鴈好生听叫若

問我答應我就来說着便出了瀟湘舘一逕来尋寶玉走至宝玉跟前含笑說
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為的是大家好你就賭氣跑了这風地里来哭作出
病来唬我宝玉忙咲道誰賭氣了我因為听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这樣說
自然别人也是这樣說將来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着自已傷心紫鵑也
便挨他坐着宝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尚走開这會子如何又来挨我坐着紫
鵑道你都忘了几日前你們姨兄妹兩个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来我纔
听見他不在家所以我来问你正是前日你和他纔說了一句燕窝就歇住了
揔没提起我正想着问你宝玉道也没什庅要緊不過我想着宝姐姐也是客
中既吃燕窝又不可间断若只管和他要太也托实雖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經
在老太太跟前畧露了个風声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我告訴他的竟没

告訴完了他如今我听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这也就完了紫鵑道原来是你說了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麼忽然想起来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来呢这就是了宝玉笑道这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鵑道在这里吃慣了明年家去那里有這閑錢吃這個宝玉听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往那個家去（这句不成冩細讀細嚼方有無限神清咏味）紫鵑道你妹妹回蘇州家去宝玉笑道（咲字奇甚）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父姑母無人照看纔就来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是扯謊（此論極是不介意）紫鵑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来時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来住

几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还林家的終不成林家的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宦之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在親戚家落人的耻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这里縱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前日夜里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來还他〻也將你送他的打疊了在那里呢宝玉聽了便如頭頂上响了一個焦雷一般紫鵑看他怎樣回答只不作聲忽見晴雯找來說老太〻叫你呢誰知道在这里紫鵑笑道他这里问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到拉他去罷說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獃〻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这般慌起來只說時氣所感熱汗被風撲了無奈宝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〻的

起来口角邊津涎流出瞎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到了茶来他便吃茶衆人見他这般一時忙起来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便差人出去請李嬷〻一時李嬷〻来了看了半日問他几句話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脉門摸了摸嘴唇人中上邊着力掐了两下掐的指(甲)印如許来深(深)竟也不覺疼李嬷〻只說了一聲可了不得了呀的一聲便摟着放聲大哭起来急的襲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瞧〻可怕不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〻太〻去你老人家怎麽先哭起来李嬷〻搥床搗枕說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心了襲人等以他年老多知所以請他来看如今見他这般一說都信以為寔也都哭起来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如此这般襲人聽了便忙到瀟湘館来見紫鵑正伏侍代玉吃藥也顧不得什麽便走上来問紫鵑道你纔和我們宝玉說

了些什広你瞧他去你回老太〻去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坐在椅上代玉忽見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変便不免也慌了忙問怎広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鵑姑奶〻說了些什広話那個獃子眼睛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媽〻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個了奇極之語從急怒嫉妬口中描出不成話之語來方是千古奇文五字是一口氣來的連李媽〻都說不中用了那里放聲大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代玉一聽此言李媽〻乃是經過的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了喹的一聲將腹中之葯一槩嗆出抖腸搜肺熾胃扇肝的痛聲大嗽了几陣一時面紅髮亂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來紫鵑忙上來搥背代玉伏枕喘息半晌推紫鵑道你不用搥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紫鵑哭道我並沒說什広不過是說了几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還不知道他那傻子每〻頑話都要認

了真的代玉道你說了什庅話趁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醒過了來紫鵑聽說忙下了床同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賈母一見了紫鵑眼内出火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什庅紫鵑忙道並沒說什庅不過說了几句頑話誰知宝玉見了紫鵑方噯呀了一聲哭出来了衆人一見方都放下心来賈母便拉住紫鵑只當他得罪了宝玉所以拉紫鵑命他打誰知宝玉一把拉住紫鵑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也帶了去衆人不解細問起来方知紫鵑說要回蘇州去一句頑話引出来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庅要緊大事原来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鵑道你這孩子素日最是個伶俐聰敏的你又知道他有個獃子病平白的哄他作什庅薛姨媽勸道見寶玉本来心寔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来的他姊妹兩個一處長了這庅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剌剌

的說一個去別說他是個寔心的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庅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娘家的都來瞧哥兒來了賈母道難為他們想着叫他們來瞧瞧寶玉聽了一個林字便滿床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罷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沒人來接他的你只放心罷寶玉哭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我都打走了一面吩咐衆人以後別叫林之孝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字好孩子們你們聽我這句話罷衆人忙答應又不敢笑一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格子上陳設的一隻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亂叫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里呢賈母忙命拿

下來襲人忙掙下來寶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寶玉便掖在被中笑道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着紫鵑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拏了寶玉的手診了一回那紫鵑少不得低了頭王大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果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笑說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寔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來送去磕頭若躭悮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

大堂王太醫只躬身咲說不敢〻〻他原聽了說另具上等謝禮命寶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與衆人反道(倒)咲了一時按方煎了藥來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鵑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鵑守着他另將琥珀去伏侍代玉代玉不時遣雪鴈來探消息這邊事務盡知自己心中暗嘆幸喜衆人都知寶玉原有些獃氣自幼是他二人親密如今紫鵑之戲語亦是常情寶玉之病亦非罕事因不疑到別事上去晚間寶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房去一夜還遣人來問訊(詢)几次李奶母帶領宋媽〻〻等几個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鵑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代玉已去便是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鵑安慰一畨方罷彼時賈母又

命將袪邪守灵丹及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藥漸次好起来寶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鵑回去故有或作佯狂之態紫鵑自那日也着實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鵑咲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来治也沒見我們這獃子聽了風就是雨往後怎庅好暫且安下因此時湘雲之症已愈天天過来瞧看見寶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了與他瞧到的寶玉自己伏枕而咲原来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如今聽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鵑在側寶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為什庅唬我紫鵑道不過是哄你頑的你就認真了寶玉道你說的那樣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紫鵑笑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實沒了人口縱有也是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有流寓不定縱有人来接老太太必不放去的

寶玉道便老太〻放去我也不依紫鵑笑道果真的你不依只怕是口里的話
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里還有誰了寶玉聽
了又驚問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鵑笑道年里我聽見老太〻說要定下琴姑娘
呢不然那庅疼他寶玉笑道人〻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過是句頑話他已
經許了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個形景了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撈
什子你都沒勸過說我瘋了的剛〻的這几日纔好了你又來慪我一面說一面
咬牙切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
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〻還有形跡不如再化一股烟〻還可凝聚
人還看見須得一陣大乱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說一面
又滚下淚來紫鵑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搽眼淚又忙笑解說道你不用着急

這原是我心里着急故来試你寶玉聽了更有又吒意問道你又着什么急紫鵑咲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鴛央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来的还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里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里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常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設出這謊話来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来本来是愁這個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别提了我只告訴你一句打躉的話活着咱們一處活着不活着咱們一處化灰化烟如何寶玉聽了心下暗暗籌畫忽有人回環爺蘭哥兒問候寶玉道就說難為他們我纔睡了不必進来婆子答應去了紫鵑笑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個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

我已经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鵑聽說方打疊鋪蓋粧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裡頭有三兩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傍邊睡着好照明兒出門帶着也輕巧紫鵑聽說只得與他留下先命手下人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衆人自回瀟湘館來林代玉近日聞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几場今見紫鵑來了問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夜間人定後紫鵑已寬衣卧下之時悄向代玉笑道寶玉的心到實在聽見偺們去就那樣起來代玉不答紫鵑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這里就算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代玉啐道你這几天還不乏趁這會子也該歇一歇還嚼什庅蛆紫鵑笑道到不是白嚼蛆我到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這几年了上無

父母下無兄弟誰是知疼着热的人趁早兒老太〻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
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〻一時有個好歹那時雖也完
事只怕耽悞了時光还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
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要一個天仙来也不過三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後頭了
甚至于為妾為丫頭反目成讐的若娘家有人有势的还好些〻若是姑娘这樣
的人有老太〻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〻也只是凭人去欺負了所以說早
姆主意要緊姑娘是個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萬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
難求代玉听了便說道這丫頭今兒不可瘋了怎麽去了几日忽然变了一個人
我明兒必回老太〻退回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鵑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
你心里留神並不叫你去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〻叫我吃了虧又有何好處

說着竟自睡了代玉聽了這話口内雖如此說心内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泣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個盹兒次日勉强盥漱了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又囑咐了許多話目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禮代玉亦早備了兩色針線送去是日也定了一本小戲請賈母王夫人等獨有寶玉與代玉二人不曾去得至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夥計吃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完備了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個釵荆裙布的女兒便欲說與薛蟠為妻因薛蟠素習行止浮奢又恐遭遢人家的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對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于鳳姐兒鳳姐兒嘆道姑媽素知我們太太有些左性的這事等我慢慢謀因賈

母去瞧鳳姐兒時鳳姐兒便和賈母說薛姑媽有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啟
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這有什麽不好啟齒
這是極好的事等我和你婆婆說了怕他不依因田房來即刻就命人來請邢
夫人過來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
又好且賈母硬作保山將機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
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
是此來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說妙極賈母笑道我愛管個閑事
今兒又管成了一個事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是自然的縂抬了
十万艮子來只怕不希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主親還得一位才好賈母笑
道別的沒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人還有兩個說着便命人去叫過賈珍婆媳

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吩咐道偺們家的規矩你是盡
知的從沒有兩親家爭礼爭面的如今你替我在當中料理也不可太嗇也不
可太費把他兩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來
忙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囑
咐只得應了惟有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到還
易說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為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
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個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太和他
一個大姑子一個小姑子又何妨況且都是女兒正好親香呢邢夫人方罷蝌岫二
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也皆如意只是邢岫烟未免比
先時拘泥了些不好與寶釵姊妹共處閑語又兼湘雲是個愛取笑的更覺不

好意思宰他是個知書達礼的雖有女兒身分还不是那種佯羞詐愧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見他時見他家業貧寒二則別人之父母皆年高有德之人獨他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于女兒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過是面臉之情亦非真心疼愛且岫烟為人雅重迎春是個有氣的（老寔）人連他自己尚未照管齊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與人張口宝釵到暗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與邢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閑話之故耳如今却出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門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寶釵然後方取薛蝌有時岫烟仍與宝釵閑話宝釵仍以姊妹相呼這日宝釵因來瞧代玉恰值岫烟也來瞧代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宝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宝釵笑問他這天還冷的狠你怎庅到全換了裌的岫烟

見問低頭不荅賓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問道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又沒得鳳了頭如今也這樣沒心沒計了岫烟道他到想着不錯日子給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使什麽橫竪有二姐〻的東西能着些兒搭着就使了姐〻想二姐〻也是個老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什麽他那些媽〻了頭那一個是省事的那一個是嘴里不尖的我雖在那屋里却不敢狠使他們過三天五天我到得拏出錢來給他們打酒買点心吃纔好因一月二兩銀子還不㲄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兒我悄〻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几吊錢盤纏寳釵聽了愁眉嘆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後年才進來若是在這里琴兒過去了好再商議你這事離了這里就完了如今不先定了他妹〻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

今到是一件難事再遲兩年又怕你熬煎出病來等我和媽再商議有人欺負
你〻只管耐些煩兒千萬別自己熬煎出病出來不如把那一兩銀子明兒也越
性給了他們倒都歇心你已後也不用白給那些人東西吃他尖刺讓他們去
尖刺很聽不過了各人走開倘或短了什麼你別學那小家子兒女氣只管找我去
並不是作親後方如此你一來時偺們就好的便怕人閑話你打發小了頭悄
悄的和我說去就是了岫烟低頭苔應了寶釵又指他裙上一個碧玉佩問道
這是誰給你的岫烟道這是三姐〻給的寶釵点頭笑道他見人〻皆有獨你
一個沒有怕人笑話故此送你一個這是他聰明細致之處但還有一句話你也
要知道這些粧飾原出于大官富貴之家的小姐你看我從頭至腳可有
這些富麗閑粧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這樣來的如今一時比不得一時了所

以我都自己該省的就省了將來你這一到了我們家這些沒有用的東西只怕還有一箱子咱們如今比不得他們了總要一色從實守分為主不比他們纔是岫烟笑道姐姐既這樣說我回去摘了就是了寶釵忙笑道你也太聽說了這是他好意送你你不佩着他豈不疑心我不過是偶然提到這里以後知道就是了岫烟忙又答應又問姐姐此時那里去寶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叫了頭送來我那里悄悄的取出來晚上再悄悄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扇了事大但不知當在那里了岫烟道叫作恒舒典是鼓樓西大街的寶釵笑道這鬧在一家去了夥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衣裳先過來了岫烟听說便知是他家的本錢也不覺紅了臉一笑二人走開寶釵就往瀟湘館來正值他母親也來瞧代玉正說閒話呢寶釵

咲道媽多早晚來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這几天連日忙總沒來瞧瞧宝玉和他所以今兒瞧瞧他兩個人都也好了代玉忙讓宝釵坐了因向宝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怎広想的到姨媽和大舅母又作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里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個人的腳絆住憑你兩家隔着海隔着國有世仇的也終久有机會作了夫婦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年在一處的以為是定了的親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兩個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宝釵道惟有媽說動話就拉上我們一面說一面伏着他母親懷里笑說咱們走罷代玉笑道你瞧這広大了

離了姨媽他就是個最老道的見了姨媽他就撒姣兒薛姨媽用手摩弄着宝釵嘆向代玉道你这姐〻就和鳳哥兒在老太〻跟前一樣有了正經事就和他商量沒了事幸虧他開〻我的心我見了他有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代玉聽說流淚嘆道他偏在这里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刺我的眼宝釵咲道媽瞧他輕狂倒說我撒姣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沒個親人又摩娑代玉咲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〻你傷心了你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〻雖沒了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〻这就比你強了我每〻和你姐姐說心里狠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的你这里人多口襍說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依無靠為人作人可配人疼只說我們看老太〻疼你了我們也伏趁上水去了代玉咲道姨媽既这庅說我明日就

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棄嫌不認便是假意疼我了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
了狠就好宝釵忙道認不得的代玉道怎庅認不得宝釵咲問道我且問你我哥
〻還沒定親事為什庅反將邢妹〻先說與我兄弟了是什庅道理代玉道他
不在家或是屬相生日不對所以先說與兄弟了宝釵咲道非也我哥〻已經
相準了只等來家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來我方纔說你認不得娘你細想
去說着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咲代玉聽了便也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
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忙也摟他笑道你別信你姐〻的話他是頑你呢
宝釵咲道真個的媽明兒和老太〻求了他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代玉
便拘上來要抓他口內笑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也笑勸用手分開方罷因
又向宝釵道連邢女兒我還怕你哥〻遭遢了他所以給你兄弟說了別說这

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前兒老太〻因要把你妹〻說給宝玉偏生又有了人家
不然倒是一門好親前兒我說定了我們的一個去了雖是頑話細想来到有
些意思我想宝琴雖有了人家我雖沒人可給難到一句話也不說我想着你
宝兄弟老太〻那樣疼他〻又生的那樣若要外頭說去斷不中意不如竟把
你林妹〻定與他豈不四角俱全林代玉先還怔〻的聽後来見說道自己身
上便啐了宝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宝釵咲道我只打你〻為什庅招出姨媽这
些〻老沒正經的話来宝釵笑道这可奇了媽說你為什庅打我紫鵑忙也跑来
咲道姨太〻既有这主意為什庅不和太〻說早些去薛姨媽哈〻咲道你这孩子急
什庅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婿去了紫鵑聽了也
紅了臉咲道姨太〻真個倚老賣老的起来說着便轉身去了代玉先罵又與

你這蹄子什庅相干後來見了這樣也笑起來說阿弥陀佛該〻〻也燥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及屋內婆子丫環都笑起來婆子們因也笑道姨太太雖是頑話却到也不差呢到閑了時和老太〻一商議太〻竟做媒保成這門親事是千妥萬妥的薛姨媽道我一出這主意老太〻必喜歡的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來手里拿着一張當票口內笑道這是個賬篇子代玉瞧了也不認得地下婆子們都笑道這可是一件奇貨這個乖可不是白教人的宝釵忙一把接了看時就是(知)岫烟才說的當票忙摺了起來薛姨媽忙說那必定是那個媽〻的當票子失落了回來(找)急的他們找(了)那里得的湘雲道什庅是當票子衆人都笑道真〻是個獃子連個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嘆道怨不得他真〻是侯門千金而且又小那里知道這個那里去有這個便是家下人有這個

他如何見別笑他獃子若給你們家的小姐們看了也都成了獃子衆婆子咲道林姑娘方才也不認得別說姑娘們此刻宝玉他倒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雲代玉二人聽了方咲道原來為此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的當鋪也有这個不成衆人咲道这又獃了天下老鴰一般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問是那里拾的湘雲方欲說時宝釵忙說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那年勾了賬的香菱拏着哄他們頑的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那府里大奶奶過來請姨太太說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这里屋內無人時宝釵方問湘雲何處拾的湘雲咲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了頭篆兒悄悄的遞與鶯兒鶯兒便隨手夾在書里只當我沒看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偷看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这里所以拏來大家

認〻代玉忙問怎広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広又給你去宝釵見問不好隐瞞他两個遂将方纔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代玉便說有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感嘆起来史湘雲便動了氣說等我問着二姐〻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着便要走宝釵忙一把拉住咲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着呢代玉笑道你要是個男人出去打一個抱不平兒你又充什広荆軻聶政真〻好笑湘雲道既不叫我問他去明兒也把他偕們苑里一處住去豈不好宝釵咲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来了三人聽了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巻之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提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説㕸了一會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甍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日〔月〕不得婚嫁賈母邢王尤許婆媳祖孫等皆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已後方回在大内偏宫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曰孝慈縣〔隨事命名〕這陵離都来往得十来日文功〔的工夫〕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安放數日方入地宫故得一月光景週到細賦之至真細之至不獨寫侯府得理亦且將皇宫赫赫寫得令人不敢坐閱寗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

命名句似批語

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內無主少不得又大家計議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寧榮兩處事體因又托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丫環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嬸母女雖去然有時亦來住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來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况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托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媽素習也最憐愛他的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來和黛玉同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戴不盡已後便亦如寶釵之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寶琴前直以妹妹呼之亦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不過照管姊妹禁約得了頭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天過來

也不過應名點卯亦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内上下也只剩他一個料理再者每日要還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照料、奔忙應接）所以也是操勞當下榮寧兩處主人既如此不暇并兩處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隨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又有先踩踏下處的也都各各忙亂因此兩處下人無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黨與權暫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大并幾個管事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幾個人已去雖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賺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種不善在在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槩蠲免遣發尤氏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個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着使喚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這學

戚的到此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兒女因無能賣了做這事粒醜美兒的几年如今有這机會不如給他們几兩銀子盤費令他們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里都是有這个例的偺們如今損因壞德而且还小器如今雖有几個老的还在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偺們家的小厮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上他們的父母來親自來領回去給他們几兩銀盤纏方妥當若不叫上他們的父母親人來只怕有混賬人頂名冒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咲道這話妥當尤氏等又遣人告訴了鳳姐兒（看他任意鄙俚詼諧之中必有一個礼字還清足是大家形景）一面說與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註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來面問到有一多半不

愿意回家的也有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為事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
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設(竟)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恋恩不捨的所
愿去者上四五人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將去(愿)人(的)四五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
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去)不愿去者分散在園中便(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
將正旦芳官指與宝玉將小旦蕋官送了宝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代玉將大
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荳官送了宝琴將老外艾官送了探春尤氏便
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倦(野)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衆人皆知他
們不能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愁將來無應時
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
五更便(天)去了先到下處用些点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用過

早飯畧歇片刻復入又朝侍中晚二餘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巧送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里乃比丘尼焚修房舍極多極凈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少妃每日宴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細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中因賈母王夫人天〻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丫环婆子皆有閑空多在園中遊玩更又將梨香園內伏侍的衆婆子一槩撒回併散在園內听使更覺園內多添人了几十個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淩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大槩不安分守理者多因此衆婆子無不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爭証如今散了學大家稱了愿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衆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厮侵可巧送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

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柩燒帋寧府賈蓉也同族中几人各辦祭祀前往因宝玉病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丢下粥碗就睡存在心里宝玉聽說只得拄了一支拐杖鞭靸着鞋步出院外西出病势因近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剔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的池中又有駕娘們行着船夾泥的種藕香菱湘雲宝琴與了环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宝玉也慢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咲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的衆人都笑起來宝玉紅了臉也咲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咲兒湘雲咲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咲兒又說起人來說着宝玉便也坐下看着衆人忙乱了一回湘雲因說這里有風石頭上又冷坐坐去罷

宝玉便也正要去瞧林代玉便起身拄拐辞了他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来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緑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邢岫烟已擇了夫婿一事雖說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两年便也要緑葉成陰子滿枝了再過几日这杏樹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未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対杏流淚嘆息近之淫書滿紙傷春究竟不知傷春原委看他並不提傷春字樣却艷恨穠愁香流滿紙矣正悲嘆時忽有一個雀兒飛来落於枝上乱啼宝玉又發了獃性心下想道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来過今見無花空有子葉故也乱啼这声韻必是啼哭之聲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但不

不知明年再發時这個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里来與杏花一會了正胡思間
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那邊發出将雀兒驚飛宝玉吃一大驚又聽那邊有人
喊道藕官你要死怎弄些紙錢進来燒我回去回奶〻們去仔細你的肉宝玉
聽了益發疑惑起来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里手里
還拿着火守着些紙錢灰作悲宝玉忙問道你與誰燒紙錢快不要在這里燒
你或是為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姓名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
燒藕官見了宝玉只不作一聲宝玉數問不答忽見一婆子惡恨〻走来拉藕
官口内說道我已經回了奶〻們了奶〻氣的了不得藕官聽了終是孩氣怕
辱沒了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別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你們
在外頭隨心乱鬧呢这是尺寸地方兒指宝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

呢你是什庅阿物兒跑来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 如何必是含怨之人又拉上宝玉画出小人得意来 宝玉忙道他並沒燒紙錢原是林妹〻叫他来燒那爛字紙的你沒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宝玉也正添了畏懼忽聽他反掩飾心内轉憂成喜也便硬着口說道你狠看真是紙錢了庅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了的字紙那婆子聽如此亦發狠恨起来便彎腰向紙灰中揀那不曾化盡的遺紙揀了两点在手内說道你還嘴硬有據有証在這里我只和你廳上講去說着拉了袖子就拽着要走宝玉忙把藕官拉住用拄杖敲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那個回去實告訴你我昨夜作了一個夢〻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掛白紙錢不可叫本房人燒要一個生人替我燒了我的病就好的快所以我請了這白紙錢巴〻兒的和林姑娘煩說了他来替我燒了祝讚原不許一

個人知道的所以我今日才能想起來偏你看見了我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你還要告他去藕官只管去見了他們你就照依我這話說等老太太回來我就說他故意來冲神祇保祐我早死藕官聽了亦發得了主意反倒拉着婆子要走那婆子聽了這話忙丟下紙錢陪笑央告寶玉道我原不知道二爺若回了老太太我這老婆子豈不完了我如今回奶奶們去就說是二爺祭神我看錯了寶玉道你也不許再回去了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叫我來帶他我怎好不回去的也罷就說我已經叫到了他林姑娘叫了去了寶玉想一想方点頭應允那婆子只得去了這里寶玉問他到底是為誰燒紙我想來若是為父母兄弟你們皆煩人外頭燒過了這里燒這几張必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感激于衷便知他是自己一流的人物便含

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里的芳官並寶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三個人知道今日
被你遇見又有這段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人言講又哭道我
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問芳官就知道了說畢佯常而去寶玉聽
了心下納悶（連觀書者亦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代玉亦發瘦的可憐問
起來比往日已算大愈了（好若只管病亦不好）代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
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寶玉只得回來因記掛
着要問芳官那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襲人芳官說笑不好叫他恐人
又盤詰只得耐着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了他親
女兒洗過了後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剩水給我洗
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妳〔你〕着沾我的光不算反到給我剩東剩西的他干娘羞

愧变成惱便罵他不識抬舉的東西怪不得人々說戲子沒一個好纏的憑你甚麽好人入了這一行都弄壞了這一点子孩子也挑么挑六鹹𠲎淡話咬羣的騾子似的娘兒兩個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乱嚷瞧着老太々不在家一個々連句安静話也不說晴文因說都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麽也不是會两出戲到像殺了賊王擒了反叛來的襲人道一個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惡些宝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自來經語未遭如是用也他少親失眷的在這里沒人照看了賺了他的錢又要作踐他如何怪得因又向襲人道他一中月多少錢已後不如你収了過來照管他豈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里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几個錢纔照看他沒的討人罵去了說着便起身至那屋里取了一瓶花露油并些鷄卵香皂頭繩之類叫

一个婆子來送給芳官去𠮩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鬧了他干娘亦發羞愧便說
芳官沒良心花掰我尅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几把芳官便哭起來宝玉
便走出襲人忙勸作什広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干娘說道你老人家
太不省事你不給他洗頭的東西我們饒給他東西你不自臊还有臉打他〻
要还在學里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𠮩娘終身是母他排場
我〻就打得襲人他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辯嘴晴雯性子太急你快過去震嚇
他两句麝月听了忙過來說道你且別嚷我且問你別說我們这一處你看滿
園子里誰在主子屋里教道過女兒的便是你的親女兒既分了房地方有了主子
自有主子打得罵得再者大些的姑娘姐〻們打得罵得誰許老子娘又半中
間管閑事了都这樣管又要𠮩他們跟着我們學什広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

前兒墜兒的娘吵你也來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那個病老太々
又不得閒心所以我沒回等兩日閒偺們痛(四)一回大家把威風煞一煞兒纔好
寶玉纔好了些連我們不敢大聲說話你反打的人狼號鬼叫的上頭能出了
几日門你們就無法無天的眼睛里沒了我們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
不要這里干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寶玉恨的用拄杖敲着門檻子說道這
些老婆子都是些鐵心石頭腸子也是件大奇的事不能照看反倒折挫天長
地久如何是好(西出寶玉来)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都攆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
不中吃的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着海棠紅的小棉袄底
下絲紬撒花袷褲敞着褲腿(四字奇想寫得紙上跳出一個女優来)一頭烏油似的頭髮
披在腦後哭的淚人一般麝月笑道把一個鶯々小姐反弄成拷打紅娘了

這會子又不妝扮了还是这庅鬆怠怠的宝玉道他這本来面目極好倒别弄
緊襯了晴雯過去拉了他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擰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妝
髻命他穿了衣服過这邊来了接着司内厨的婆子来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
小丫頭聽了進来問襲人襲人咲道方纔胡吵了一陣也没留心聽鐘几下了
晴雯道那撈什子又不知怎庅了又得去收什了說着便拿過表来瞧了一瞧說
略等半鐘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咲道提起淘氣芳官也該打几
下昨兒是他攏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点現成一
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来站住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只四樣小菜晴
雯咲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吃過稀飯鹹菜鬧到多早晚一面
擺好一面又着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鮮笋湯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宝玉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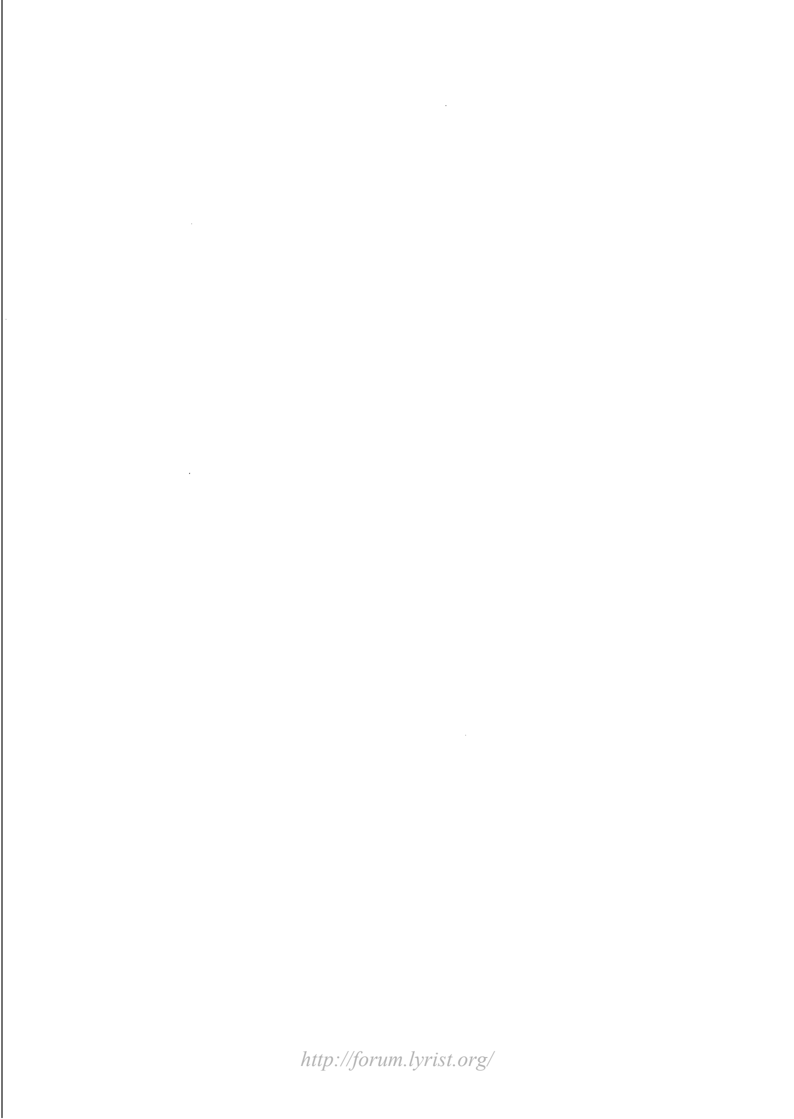
就桌上喝了一口 西出病人 說好過襲人咲道菩薩能几日不見葷飯的(就)这樣
起來一面說一面忙端起輕〻用口吹 西 因見芳官在側便遞與芳官咲道你
也學着些伏侍別一味獃憨獃(睡)口勁輕着別吹工涶沫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
几口甚妥他干娘也忙端飯在門外伺候向日芳官等一到時原從外邉認的
就同往梨香院去了这干婆子原係荣府三等人物不過令其與他們漿洗皆
不曾入内荅應故此不知内幃規矩今亦托賴他們方入園中随女歸房这婆
子先領過麝月的排場方知了一二分生恐不令芳官認他做干娘便有許多
失利之處故心中只要買轉他們今見芳官吹湯便忙跑進來咲道他不老(寔)
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一 面就接晴雯忙喊出去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
到你吹你什庅空兒跑出(在)这裡槅子(裡)來了還不出去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

心的他不知道你們也不說給他小了頭們都說我們攆他〻不出去說他〻
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你可信了我們到不去的地方还不笑又去伸手
動嘴的（哩）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堦下几個等空盒家伙的婆子見他出來都
咲道嫂子也沒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的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忍耐下
去芳官吹了几口宝玉咲道好了仔細傷了氣你嚐一口可好了（沒有）芳官只當是
頑話只是笑看着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嚐一口說好了遞與宝玉〻〻喝了
半碗吃了几片笋又吃了几碗（匙）粥就罷了衆人揀收出去了小丫頭捧了沐盆（盥）
盥漱已畢襲人等出去吃飯宝玉使個眼色與芳官〻〻本自伶俐又學几年
戲何事不知便粧說頭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飯你就在屋里作伴兒
把这粥給你留着一時（会兒）餓了再吃說着都去了这里宝玉和他只二人宝玉便

将方才從火光發起如何見了藕官又如何謊言護庇又如何藕官叫我問你從頭至尾細〻的告訴他一遍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聽了滿面含笑又嘆一口氣說道這事說來可笑又可嘆寶玉聽了忙問如何芳官笑道你說他祭的是誰祭的是死了的菂官寶玉道這是友誼也應當的芳官笑道那里是友誼他竟是瘋傻的頭說他自己是小生菂官是小旦常做夫妻雖說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場皆是真正溫存体貼之事故此二人就瘋了雖不做戲尋常飲食起坐兩個人竟是你恩我愛菂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來至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我們一般的溫柔体貼也曾問他得新棄舊的他說這又有個大道比如男子喪了妻或有必當續弦者也必要續弦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丢過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續孤守一世妨

了大節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你說可是又瘋又獃說來可是可笑宝玉聽說了這篇獃話獨合了他的獃性不覺又是歡喜又是悲嘆又稱奇道絕說天既生這樣人又何用我這鬚眉濁物玷辱世界因又忙拉芳官囑道既如此說我也有一句話囑咐他我若親對面與他講未免不便須你告訴他芳官問何事宝玉道已後斷不可燒紙錢這紙錢原是後人異端不是孔子的遺訓已後逢時按節只備一個炉到日隨便焚香一心誠虔就可感格了愚人原不知無論神佛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樣的除不知只一誠心二字為主即值倉皇流離之日雖連香亦無隨便有土有草只以潔淨便可為祭不獨死者為祭便是神佛也來享的你瞧瞧我那案上只設一炉不論日期時常焚香他們皆不知原故我心里却各有所因隨便有新茶便供一鍾茶有新水就供

一盞水或有鮮花或有鮮果甚至于葷羹腥菜只要心誠意潔便是佛也都可來享所以說只在敬不在虛名已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芳官聽了便答應着一時吃過飯便有人回老太〻太〻回來了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咤燕　絳雲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寶玉多添了一件衣服拄杖前邊來都見過回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等皆打疊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大個丫鬟十个老婆子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拾馱轎器械鴛鴦與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几日預發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个媳婦並几個男人領了出來坐了几輛車遶道先至下處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着蓉妻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

轎賈珍騎馬率了衆家丁護衛又有几輛大車與婆子丫鬟等坐並放些隨換
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
便一面打發了他父母起身赶上賈母王夫人駝轎自己也隨后帶領家丁押
後跟來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处所院都關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
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便命關了儀門不放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
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
門因在內院不必關鎖里面丫鬟和玉釧兒也各將上房關了自領了丫鬟婆子
下房去安歇每日林之孝之妻進來帶領十來個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
多小廝們坐更打梆子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宝釵春困已醒搴帷(尚未)下
榻微覺輕寒啟戶視之見園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几点微雨于是喚

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癬因問寶釵要
些薔薇硝來寶釵道前兒剩的都給了妹子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和他
要些因今年竟沒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兒應了纔去時蕊官便
說我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說着一徑同鶯兒出了蘅蕪苑二人你言我語一
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柳葉渚順着柳堤走來因見柳葉纔吐淺碧絲若
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拿着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
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着這葉子編個花籃兒採了
各色花放在裏頭纔是好頑呢說着且不去取硝且伸手挽翠披金採了許多
的嫩條命蕊官拿着鶯兒恰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
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卻也別致有趣喜

的蕊官笑道姐〻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個偺們送林姑娘回来偺們再多採些編几个大家頑說着来至瀟湘舘中代玉也正晨粧見了籃子便笑說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笑說我編了送姑娘頑的代玉接了笑道怪道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児却也别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命紫鵑掛在那里鶯兒又問候了薛姨媽方和代玉要硝代玉忙命紫鵑包了一包遞與鶯兒代玉又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〻你回去說與姐〻不用過来問候媽了也不敢劳他来瞧我梳了頭同媽往你們那里去連飯也端了那里去吃大家熱鬧些鶯兒荅應了出来便到紫鵑房中找蕊官只見藕官與蕊官二人正說淂高興不能相捨因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我們去等着豈不好紫鵑听如此說便也說這話到是他這里淘氣的也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代玉的匙箸用一塊洋巾包

了文與藕官道你先帶了這个去也算一遥差使了藕官接了笑嘻〻同他二人
出来一徑順着柳堤走来鶯兒便又採些柳條越性坐在山石上編起来又命
蕊官先送了硝去再来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里捨得去鶯兒只顧催說你
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我同你去了再快回来二人方去了這里鶯
兒正編只見何婆的小女春燕走来笑問姐〻織什麼呢正說着蕊官二人也
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兒你到底燒什麼紙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告
你到被宝玉賴了他一大些不是氣的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這
二三年積了些什麼讐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讐恨他們不知
足反恨我們了在外頭這兩年別的東西不算只算我們的米菜不知賺了多少
家去閤家子吃不了還有每日買東買西賺的錢在外逢我們使他們一使兒

就怨天怨地的你說：可有良心 春燕咲道他是我的娘媽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宝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变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来雖是顆珠子却沒有光彩宝色是顆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变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話到也有些不差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我娘媽他老姊妹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的真了先時老姐兒兩個在家抱怨沒個差使沒個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里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筭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彀後来老姊妹二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娘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几年着實寬裕了如今挪進来也筭散開手了還只無厭你說好笑不好笑我娘媽到和藕官吵了

接着我媽為洗頭就和芳官吵芳官連要洗頭也不給他洗昨日得月錢推不
去了買了東西先叫我洗我想了一想我自有錢就沒錢要洗時不管襲人晴
雯麝月那一個跟前和他們說一聲也都容易何必借這個光兒好沒意思所
以我不洗他又叫我妹〻小鳩兒洗了才叫芳官果然就吵起来接着又要給
宝玉吹湯你說可笑死了人我見他一進来我就告訴那些規矩他只不信只要
強做知道的足的討個沒趣兒幸虧園里的人多沒人記的清楚誰是誰的
親故若有人記得只有我們一家人吵什麼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了来這
一帶地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娘管着得一得了這地方兒得了永遠基業還利
害每日早起晚睡自己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着我們来照看生恐有人遭遢
又怕悞了我的差使如今進来了老姑嫂兩個照看得謹〻慎〻一根艸也不

許人動你還掐這些花兒又折他的嫩樹他們即刻就來仔細他們抱怨鶯兒
道別人亂折亂掐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每日里各房皆有分例
吃的不用算單管花草頑意兒誰管什麼每日誰就把各房里姑娘丫頭戴
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的去還有插瓶的惟有我們說了一槩不用送等要什
麼再和你們要究竟沒有要過一次我今便掐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一語
未了他姑娘果然拄了拐棍走來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
又見藕官等都採了許多鮮花心内便不受用看着鶯兒編又不好說什麼便
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照看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
使你了拿我做隱身符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
道把我劈做八瓣子不成鶯兒笑道姑媽你別信小燕的話這都是他摘下來

的頭我給他編我撐他〻不去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只顧頑兒[他]老人家就
認真了那婆子本是愚頑之輩兼之年近昏眊惟利是命一槩情面不管正心
疼肝斷無計可施听鶯兒如此說便以老賣老拿起拄杖來向春燕身上擊上
幾下罵道小蹄子我說着你〻還和我強嘴兒呢你媽恨的牙根癢〻要撕你的
肉吃呢你還來和我強[嘴]梆子似的打的春燕又愧又急哭道鶯兒姐〻頑話你
老就認真打我〻媽為什麼恨我〻又沒[有燒]胡了洗臉水有什庅不是鶯兒本是
頑話忽見婆子認真動了氣忙上去拉住笑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我
豈不愧那婆子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道為姑娘在這里不許我管孩子
不成鶯兒听見這般蠢話便堵氣紅了臉撒了手冷笑道你老人家要管那一
刻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老管去說着便坐下仍編柳

籃子偏又有春燕出来出来找他喊道你不来舀水在那里做什麼呢那婆子
便接声兒道你来瞧瞧你的女兒連我也不服了在那里排揎我呢那婆子一
面走過来說姑奶奶又怎麼了我們丫頭眼里没娘罷了連姑媽也没了不成鶯
兒見他娘来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姑娘那里容人說話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
娘瞧道你瞧瞧你女兒這麼大孩頑的他先領着人遭塌我我怎麼說人他娘
也正為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来打耳刮子罵道小娼
婦你能上了几年你也跟那起輕狂浪小婦學怎麼就管不得你們了乾的你
管不得你是我屄里吊出来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
的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該死在那里伺候又跑出来浪汗一面又抓起柳
條子来直送到他臉上問道你叫作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屄鶯兒忙道那是

我們編的你老別指桑罵槐那婆子深妒襲人情雯一干人已亦知凡房中大些的丫鬟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凡見了這一干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于衆復又看見了藕官又是他令姊的冤家四處湊成一股怒氣那春燕啼哭着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為何哭怕他又說出自己打他又要受晴雯等之氣不免着起急來又忙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里肯回來急的他娘跑了去又拉他他回頭看見便也往前飛跑他娘只顧赶他不防脚下青苔滑倒引的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便賭氣將花柳皆擲于河中自回房去這里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罵促狹小蹄子遭遢了花兒雷也是要打的自己且掐花與各房送去不提却說春燕一直跑入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代玉处去問安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

我娘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還是賣弄你女兒多還是認真不知王法這婆子不〻言〻不〻這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管我們閑事都是你們縱的這會子還管什麼說着便又赶着打襲人氣的轉身進來見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听得如此喊鬧便說姐〻別管看他怎樣一面使眼色與春燕〻〻會意便直奔了宝玉去衆人都笑說這可是沒有的事都鬧出來了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略煞一煞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一個情還討不下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宝玉身邊去又見宝玉拉了春燕的手說別怕有我呢春燕又一行哭又一行說把方才蔦兒等事都說出來宝玉越發急起來說你只在這里鬧也罷了怎麽連親戚也都得罪起來麝月又向婆子及衆人道怨不

浔這嫂子說我們管不着他們的事我們雖無知錯管了如今請出一个管浔着的人来管一管嫂子就心伏口伏也知道規矩了便回頭叫小丫頭子去把平兒給我們叫来平兒不浔閑就把林大娘叫了来那小丫頭應了就走衆媳婦上来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来罷平姑娘来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憑你那个平姑娘来也憑个理没有娘管女兒大家管着娘的衆人咲道你當是那個平姑娘是二奶〻屋里的平姑娘他有情呢說你兩句他一翻臉嫂子你吃不了兜着走說話之間只見小丫頭子回来說平姑娘正有事問我作什麼我告訴了他〻說既這樣且攆他出去告訴了林大娘在角門外打他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听如此說自不捨浔出去便又淚流滿面央告襲人等說好容易我進来了況且我是寡婦家里没人正好一心無掛的在里頭

伏侍姑娘們姑娘們也便宜我家里又有些輳（攪）過我這一去又要去自己生失
過活將来不免又沒了過活襲人見他如此早又心軟了便說你既要
在這里又不守規矩又不听說又亂打人那里弄你這个不曉事的来
天天闘口也叫人笑話失了體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去了是正經誰和他去
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衆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們吩咐了我已後改過姑娘
們那不是行（好）色積德一向又央春燕道原是我為打你起的究竟沒打成你我
如今反受了罪你也替我說說宝玉見如此可憐只得留下吩咐他不可再鬧
那婆（子）走来一一的謝過了下去只見平兒走来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
不必再提平兒咲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省的將就省些事也罷了能去了几
日只听各處大小人兒都作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

的是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里反了原來還有几處弄兒笑道這筭什麼正和珎大奶ゝ筭呢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来了八九件了你這里是極小的筭不起數兒来還有大的可氣可笑之事不知襲人問他果係何事且听下回分觧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亂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就說来也好笑等几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呢且也不得閑兒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鬟来了說平姐々可在這里奶々等你々怎麼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来口內笑說来了々々襲人等笑道他奶々病了他又成了香餑々了都搶不到手平兒去了不提宝玉便叫春燕你跟了你媽去到宝姑娘房里給鶯兒几句好話聽々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應了和他媽出去宝玉又隔窗說道不可當着宝姑娘說仔細反叫鶯兒受教導娘兒兩個應了出来一壁走着一面說閑話

兒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閙出沒趣来才罷他娘
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道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該来支
問着我春燕笑道媽你若安分守己在這屋里長久了自有許多的好處妳呢且
告愬訴你句話宝玉常説将来這屋里的人無論家里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
他都要回太〻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補前文不足處你只説這一件可好不
好他娘聽説喜的忙問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扯這謊做什麼婆子听了便念
佛不絶當下来至蘅蕪院中正值宝釵代玉薛姨媽等吃飯鶯兒自去泡茶春
燕便和他媽一逕到鶯兒前陪笑説方纔言語冐撞了姑娘莫嗔莫怪特来陪
罪等語鶯兒忙笑讓坐又到茶他娘兒兩個説有事便作辭回来忽見蕊官赶
出叫媽〻姐〻畧站一站一面走上来遞了一個紙包與他們説是薔薇硝帶

與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氣了還怕那里沒這個與他巴巴的你又弄一色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的好姐姐千萬帶回去罷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個回来正值賈環賈琮二人来問候寶玉也繞進去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不用去他娘听了自此便百依百随的不敢倔强了春燕進来宝玉知道回復便先點頭春燕知意便不再說一語畧站了一站便轉身出来使眼色與芳官芳官出来春燕方悄悄的說與他蕊官之事並與了他硝宝玉並無與琮環可談之語因笑問芳官手里是什麽芳官便忙遞與寶玉瞧又說是擦春癬的薔薇硝宝玉笑道虧他想得到賈環听了便伸着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便湾着腰向靴桶内掏出一張紙来托着笑說好哥哥給我一半兒宝玉只得要與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與别人

連忙攔住笑說道別動這個我另拿些来宝玉會意忙笑包上說道快取来芳
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的啟妝看時奩内已空心
中疑惑早間還剩了些如何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這會子且忙
着問這個不過是這屋里人一時短了你不管拿些什麼給他們他們那里看
得出来快打發他們去了偺們好吃飯芳官听了便将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
来賈環見了就伸手来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賈環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
懷内方作辭而去原来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賈環連日也便粧
病逃學如今得了硝興々頭々来找彩雲正值彩雲和趙姨娘閑談賈環嘻々
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硝擦癬比外頭的銀硝
強你且看々可是這個彩雲打開一看嗤的一聲笑了說道你是合誰要来

的賈環便將方纔之事說了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呢這不是硝這是茉莉粉賈環看了一看果然比先的帶些紅色聞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也是好的硝粉一樣留着擦罷自是比外頭買的高便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娘便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怨他們要（耍）你、依我要你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趁着這回子撞屍的撞（屍）去了挺牀的便挺牀吵一出子大家別心净也筭是報仇莫不是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不成便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罷了他（難）道他屋裡的猫兒狗兒也不敢去問問不成賈環听說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這又何苦生事不管怎樣忍耐些罷了趙姨娘道你快休管橫豎與你無干乘着抓住了理罵給那些浪淫婦們一頓也是好的又指賈環道呸你這下流沒剛性的也只好受這些毛崽子的氣

平白我說你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〻到會扭頭暴筋
瞪着眼躈摔娘這會子被那起屄崽子要美也罷了你明兒還想這些家里人
怕你呢你沒有屄本事我也替你羞賈環听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摔
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也不敢去指使了我去鬧倘或往學里告去捱了打你
敢自不疼呢遭〻兒調唆了我鬧去鬧出了事来我捱了打罵你一般也低了
頭這會子又調唆我去鬥頭們們去鬧你不怕三姐〻你敢去我就伏你只這
一句話便戳了他娘的肺便喊說我腸子爬出来的我再怕不成 這屋里越發
有的說了（个話頭兒）一面說一面拿了那包子便飛也似往園中去彩雲死勸不住只
得躲入別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頑耍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一頭火頂
頭正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来見趙姨娘走来恨的走来問姨奶〻那

去趙姨娘又說你瞧〻這屋里連三日兩日進来的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掂人分兩放小菜碟兒了若是別一个我还不恼若叫這些小娼婦捉弄了还成个什庅夏婆子听了正中己懷忙問因何趙姨娘悉將芳官以粉作硝輕侮賈環之事說了夏婆子道我的奶〻你今日纔知道這算什庅事連昨日這個地方他們私自燒紙錢寶玉還攔到頭裡人家還没拿進個什麽兒来就說使不得不干不淨的忌諱這燒紙到不忌諱你老想一想這屋里除了太〻誰还大似你〻老自己拿不起来但凡掌起来的誰还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乘着這几個小粉頭兒恰不是正頭貨得罪了他們也有限的快把這兩件事抓着理扎個筏子我在傍作証見你老把威風抖一抖以後也好爭別的礼便是奶〻姑娘們也不好為那起小粉頭子說你老的趙姨娘听了這話亦發有理

便說燒紙的事不知道你卻細〻的告訴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〻的說了又
說你只管說去倘或鬧起还有我們帮着你呢趙姨娘听了越發得了意仗着
胆子便一逕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宝玉听見代玉在那里便往那里去了芳官
正與襲人等吃飯見趙姨娘來了便都起身笑讓姨奶〻吃飯有什麽事這麽
忙趙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〻着芳官臉上撒來指着芳官罵道小淫
婦你是我銀子錢買來學戲的不過娼婦粉頭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
你高貴些的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宝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里莫不是要了
你的了拿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
子那里有你小看他的芳官那里禁得住這話一行哭一行說沒了硝我纔把
這個給他的若說沒了又恐他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便學戲也沒往外頭

去唱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麼是粉頭麵頭的姨奶〻犯不着來罵我〻又
不是姨奶〻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幾呢襲人忙拉他說休胡說趙姨娘
氣的便上來打了兩個耳刮子襲人等忙上來拉勸說姨奶〻別和他小孩子
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捱了兩下打那里肯依便拾頭打滾潑哭潑鬧起
來口內便說你打得起我麼你照〻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我還活
着便撞在懷里叫他打眾人一面勸一面拉他晴雯悄拉襲人說別管他們
讓他們鬧去看怎麼開交如今亂為王了什麼你也來打我也來打都這樣起
來還了得呢外面跟着趙姨娘來的一干的人听見如此心中各〻稱愿都念
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干懷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稱愿當下藕官
蕊官等正在一處作耍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荳官兩個聞了此信慌忙

找着他兩個說芳官被人欺侮偺們也沒趣須得大家破着大鬧一場方爭過這口氣來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怡紅院中荳官先便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跌那三個也便擁上來放聲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的襲人拉起這個又跑了那個口內只說你們要死有委曲只好說這沒理的事如何使得趙姨娘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蕊官藕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荳官前後頭頂住四人只說你只打死我們四個就罷芳官直挺挺倘在地下哭得死過去正沒開交誰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着平兒與眾媳婦走來將四個喝住問起原故趙姨娘便氣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個不答言只是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嘆氣說這

是什麼大事姨娘也太肯動氣了我正有一句話要請姨娘商議怪道了頭說
不知在那里原来在這里生氣呢快同我来尤氏李氏都笑說姨娘請到廳上
来咱們商量趙姨娘無法只得同他三人出来口内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
小丫頭子們原是些頑意喜歡呢和他說說笑笑不喜歡便可以不里他便他
不好了也如同猫兒狗兒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時也只該叫了管家
媳婦們去說給他去責罰何苦自己不尊重大吆小喝失了體統你瞧周姨娘
怎不見人欺他他也不尋人去我勸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性兒別听那些
混帳人的調唆沒的惹人笑話自己獃白給人作粗活心里有二十分的氣也
忍耐這几天等太太回来自然料理一夕話說得趙姨娘閉口無言遂得回房
去了這里探春氣的和尤氏李紈說這麼大年紀行出来的事總不叫

人敬伏這是什麽意思值得吵一吵並不留體統耳躲又軟心里又沒有計筭這又是那起没臉面的奴才們的調停作㚒出個獃人替他們出氣越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調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着出来相視而笑都說是大海里那里尋針去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喚来盤詰都說不知道衆人沒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難查慢〻訪查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来回了責罰探春氣漸〻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〻的回探春說都是夏媽和我們素日不對每〻的造言生事前兒賴藕官燒紙幸虧是宝玉叫他燒的宝玉自己應了他總沒話今兒我與姑娘送手帕去看見他和姨奶〻在一處說了半天嘁〻喳〻的見了我纔走開了探春听了雖知情弊亦料定他們皆一黨本皆淘氣異常便只答應也不肯據此爲实誰知夏婆子的外孫女兒蟬姐兒便

是採春處當後的時常與房中了鬟們買東西呼喚人衆女孩兒都和他好這
日飯後採春正上廳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蟬姐出去叫小厮兒買糕去
蟬兒便說我纔掃了個大園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個別的去罷翠墨笑說我又
叫誰去你趂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着些
兒說着便將艾官告他老娘話告訴了他蟬姐聽了忙接了錢道這个小蹄子
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着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見廚房內此刻手閑
之時都坐在堦砌上說閑話呢他老娘亦在內蟬兒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
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纔之話告訴與夏婆子聽了又氣又怕便欲去找艾
官問他又欲往採春前去訴冤蟬兒忙攔住說你老人家去怎麼說呢這話怎
得知道的可又叨登不好了說給你老防着就是了那里忙到這一時兒正

說着忽見芳官走来扒着院門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婦説道柳嫂子宝二爺説
了晚飯的素菜要一樣凉〻的酸〻的東西只别擱上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
道知道今兒怎麼遣你来了告訴這麼一句要緊的話你不嫌髒進来逛〻兒不是
芳官纔進来忽有一個婆子手里托了一碟糕来芳官便戲道誰買的熱糕我先
嚐一塊兒蟬姐兒一手接了道這是誰人家買的你們還稀罕這個柳家的見了
忙笑道芳姑娘你喜吃這個我這里有纔買下給你姐〻吃的他不曾吃還收
在那里乾〻淨〻沒動呢説着便拿了一碟子出来遞與芳官又説你等我進去
替你頓口好茶来一面進去現通開火頓茶芳官便拏着熱糕問到蟬姐兒臉上
説希罕吃你那糕這個不是糕不成我不過説着頑罷了你給我磕個頭我也
不吃説着便將手内的糕一塊一塊的掰了擲着打雀兒頑口内笑説柳

嫂子你別心疼我回來買二斤給你小蟬氣的怔〻的瞅着冷笑道雷公老爺也有眼睛怎不打這作孽的他還氣我呢我可拿什麼比你們又有人進貢又有人作乾奴才溜〇你們好上好兒幇襯着說句話兒衆媳婦都說姑娘們罷呀天〻見了就咕唧有几个伶透的見了他們對了口怕又生事都拏起腳來各自走開了當下蟬兒也不敢十分說他一面咕嘟着去了這裏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來和芳官說前兒那話兒說了不曾芳官道說了等一二日再提這事偏那趙不死的又和我鬧了一塲前兒那玫瑰露姐〻吃了不成他到底可好些〻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愛的什麼是的又不好問你再要的芳官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些來給他就是了原來這柳家的有個女兒今年纔十六歲雖是厨役之女却生的人物與平襲紫鴛皆類因他排

行第五曰叫他是五兒五月之柳春色可知因素有弱疾故沒得差使回柳家的見宝玉房中的了鬟差輕人多且又聞得宝玉將來都要放他們故如今要送他到那里應名兒正無頭路可巧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役他最小意殷勤伏侍得芳官一干人比別的乾娘還好芳官等亦待他們極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央芳官去與寶玉說宝玉雖是依允只是近日病着又見事多尚未說得前言少述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回復了寶玉宝玉正在听見趙姨娘廝吵心中自是不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得等吵完了打听着探春勸了他去後方從蘅蕪院回來勸了芳官一陣方大家安靜今見他回來又說還要些玫瑰露與柳五兒吃去宝玉忙道有的我又不大吃你都給他去罷說着命襲人取了出來見瓶中亦不多遂連瓶與了他芳官便自携了瓶與他去正值柳家的

帶進他女兒來散悶在那邊畸角子上一帶地方兒逛了一回便回到廚房內
正吃茶歇脚兒芳官拿了一個五寸來高的小玻璃瓶來迎亮照々看裡面小半
瓶胭脂一般的汁子還道是寶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兩個忙說快拿鏇子
盪滚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這些連瓶子都給你們罷五兒聽了方知
是玫瑰露忙接了謝了又謝芳官又問他好些五兒道今兒精神些進來逛々
這後邊一帶也沒什麼意思不過見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墻正經好景致
也沒看見芳官道你為什麼不往前頭去柳家的道我沒叫他往前去姑娘們也
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兒托你携帶他有了房
頭怕沒有人帶着他逛呢只怕逛膩了的日子還有呢芳官听了笑道怕什麼
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噯喲々々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說着又

到了茶来芳官那里吃這茶只漱了一口就走了柳家的說道我這里占着手

五了頭送々五兒便送出来因見無人又拉着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說了沒

有芳官笑道難道哄你不成我听見屋裡正經還少兩個人的窩兒並沒補上

一個是紅玉的璉二奶々要去還沒給人来一個是墜兒的也還沒補如今要

你一个也不算過分皆因平兒每々的和襲人說凡有動人動錢的事得挨的

且挨一日更好如今三姑娘正要拏人扎筏子呢連他屋里的事都駁了兩三

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里的事沒尋着何苦来往網里碰去倘或說些話駁了

那時老了到難回轉不如等冷一冷老太々太々心閑了憑是天大的事先和

老的一說沒有不成的五兒道雖如此說我却性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来

了一則給我罵[媽]爭口氣也不枉養我一場母[為]二則添上月錢家里又從容些二為

家中三則我的心開一開只怕這病就好了便是請大夫吃藥也省了家里的錢
芳官道我都知道了你只放心二人別過芳官自去不提單表五兒回来與他
娘深謝(感)芳官之情他娘因說再不承望得了這些東西雖然是個珍貴物兒却
是吃多了也最動熱竟把這個到些送個人去也是個大情五兒問送誰他娘
道送你舅舅的兒子昨日熱病也想這些東西吃如今我到半盞與他去五兒
听了半日沒言語隨他媽倒了半盞子去將剩的連瓶便放在家伙廚內五兒
冷笑道依我說竟不給他也罷了倘或有人盤問起来到又是一場事了他娘
道那里怕起這些来還了得了我們辛辛苦苦的裡頭賺些東西也是應當的
難道是賊偷的不成說着一逕去了直至外邊他哥哥家中他外甥(姪)子正倘着
一見了侄舅他哥嫂姪男無不歡喜現從井上取了涼水吃了一碗心中一

暢頭目清涼剩的半盞用紙覆着放在桌上可巧又有家中几个小厮同他外甥（姪兒）素日相好的走来問候他的病內中有一小夥名喚錢槐者乃係趙姨娘之內姪他父母現在庫上管賬他本身又派跟賈環上學因他有些錢勢尚未娶親素日看上了柳家的五兒標緻和父母說了欲娶他為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却也情愿爭奈五兒執意不從雖未明言却行止中已帶出父母未敢應允近日又想往園內去越發將此事丟開只等三五年後放出来自向外邊擇婿了錢家見他如此也就罷了怎奈錢槐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愧發恨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愿今也同人来瞧望柳侄不期柳家的在內柳家的忽見一羣人来了內中有錢槐便推說不得閑起身便去了他哥嫂忙說姑媽怎麽不吃茶就去到難為姑媽記掛柳家的因笑道只怕裡面傳飯再閑了出来瞧姪子罷他嫂子因向抽替（屜）內取了一個紙包出来拿在手內送了柳家的出来至墻角邊遞與柳家的又

笑道這是你哥〻昨兒在門上該班兒誰知這五日一班竟偏冷淡一個外財沒發只有昨兒
有粵東的官兒來拜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餘外給了門上人一簍作門礼你哥〻
分了這些這地方千年松柏最多所以單取了這茯苓的精液和了藥不知怎麼弄出這
怪俊的白霜兒來說第一用人乳和着每日早起吃一鍾最補人的第二用牛奶子萬不得
滚白水也好我們想着正宜外甥女兒吃原是上半日打發小丫頭子送了家去的他說鎖着
門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來我要瞧〻他去給他帶了去的又想主子們不在家各處嚴
緊我又沒甚麼差使有要沒緊跑些什麼况且這兩日風聲聞得里頭家反宅亂的倘或沾帶
了倒值多的姑娘來的正好親自帶去罷柳氏道了生受作別回來剛到了角
門前只見一個小厶兒笑道你老人家那里去了裏頭三次兩滴叫人傳呢我
們三四個人都找你老去了還沒來你老人家却從那里來了這條路又不是

家去的路我到疑心起來那柳家的笑駡道好猴兒崽子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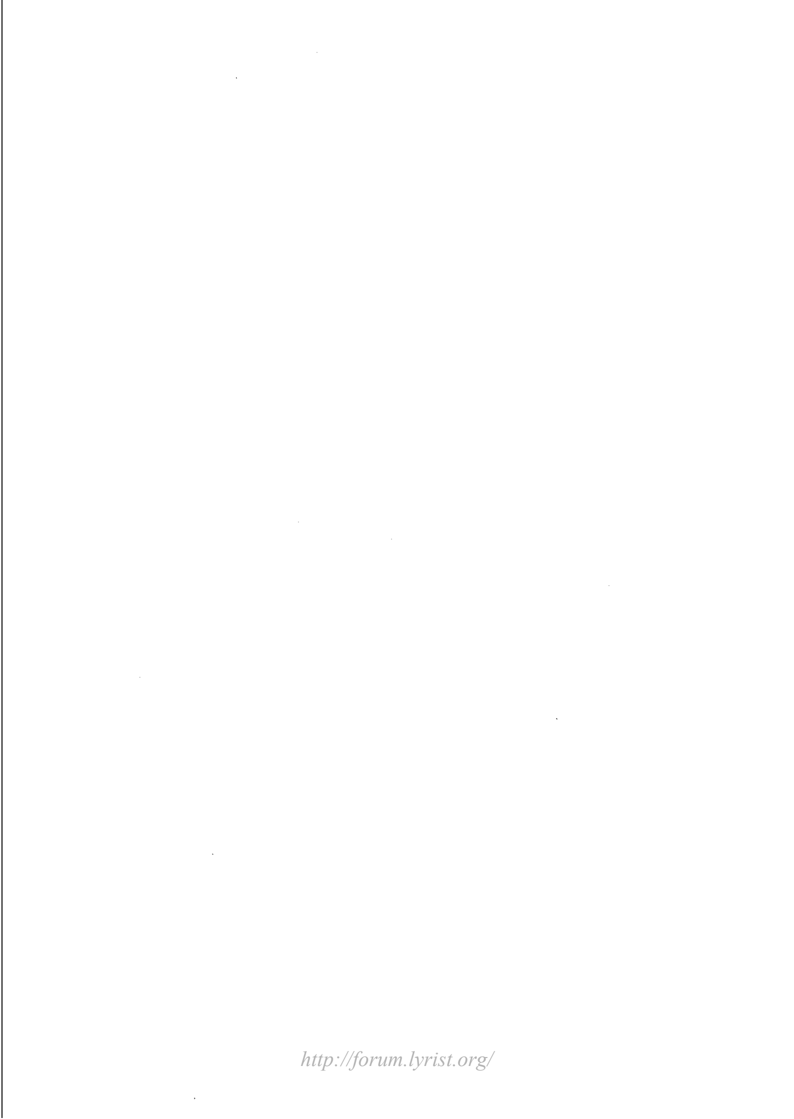
石頭記

投鼠忌器寶玉情贓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室(空)門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第六十一回　至七十回　內缺六十四 六十七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庚辰秋月定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情贓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嬸子我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个叔〻有什麼疑的別討我把你頭上的楂子蓋似的几根屄毛挦下來还不開門讓我進去呢這小厮且不開門且拉着笑說好嬸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些杏子出來賞我吃我這里老等你若忘了時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你應隨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不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眾奶〻了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黧鷄似的不許動他的菓子昨兒我從李子樹下一走偏有一个蜜蜂

兒往臉上一過我一招手兒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見了他离的遠看不真只當
我摘李子呢就厌声浪嗓喊起来說又是还不[雖]說[没]供佛呢又是老太〻太不在家
还没進鮮呢等進了上頭嫂子們都有分的到像誰害了饞痨等李子出汗呢
叫我也没好話說搶白了他一頓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个親戚都管看怎不
和他們要的到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和老鴰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飛着的
有小廝笑道嗳喲〻没有罷了說上這些閑話我看你老已後就用不着我了
就便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將来便呼喚着[我們]的日子[也]多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〻就
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這个小猴精又搗鬼弔[弔]白頭[的]你姐姐有什庅好地方了
那小廝笑道别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他[你]們有内牽難道我們就没有内牽
不成我雖在這里听哈里頭却也有兩个姊妹成個體統的什庅事瞞了我們

正說着只听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們快傳柳嬸子去罷再不来可
就悮了柳家的听了不顧和小厮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不必忙我来了一
面来至厨房雖有几个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專单等他来調停分派一
面問衆人五丫頭那去了衆人都說纔往茶房里找他們姊妹去了柳家听了
便將茯苓霜擱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里小丫頭蓮花兒走来

總是寫春景將殘

說司棋姐姐說了要碗鷄蛋頓的嫩嫩的柳家道就是這樣尊貴不
知怎的今年這鷄蛋短的很十个錢一个还找不出来昨兒上頭給親戚家送
粥米去四五个買辦出去好容易纔湊了二千个来我那里找去你說給他改
日吃罷蓮花兒道前兒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餿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兒要雞
蛋又沒有了什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別叫我翻出来一面說

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見里面果有十来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庅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們的分例你為什庅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槨家的忙丢了手里的計[活]便上来說道你少滿嘴里混[唚]嗆你娘終下蛋呢通共留下這几个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預備接急的你們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没有好的連雞蛋都没了你們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飯来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这个有一年連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吃膩了腸天天又鬧起故事来了雞蛋豆腐又是什庅麪筋醬蘿卜炸兒敢自到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来樣我到別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罷]蓮花兒听了便

紅了臉喊道說天天要你什庅来你說上这兩車(騾)子話叫你来不是為便宜却

為什庅前兒小燕来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庅忙的还問肉炒雞炒小燕、

說葷的因不好纔另叫你炒个麵觔的少擱油纔好你忙的到說自己發昏赶

着洗手炒了狗顛兒似的親捧了去今兒反(反)到拿我作(扎)筏子說我給衆人听柳

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見的別說前兒一次就從舊年一立厨房以来

凡各房里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来另買

另添有的沒的名声好听說我单管姑娘厨房省事又有剩頭兒筭起賬来

惹人惡心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光)管要两隻雞两隻鴨子十来個(斤)

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筭〻句作什庅的連本項兩頓飯还撑持不住还擱的

住这个點、这樣(那)个點、那樣買来的又不吃又買別的去既这樣不如回了太太

多添些々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着吃々到一個月現筭道好連前兒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議了要吃个油塩炒枸杞芽兒来現打發个姐兒拿着五百錢来給我々到笑起来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去这三二十个錢的事我还預備的起赶着我送回錢去姑娘們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厨房在里頭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塩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没的賠你拿着这个錢全當还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們心里只替他念佛没的趙姨奶々听了又氣不忿又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个小丫頭子来尋这樣尋那樣我到好笑起来你們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这些賠的正乱時只見司棋

又打發人来催蓮花兒說他死在这里了怎庅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来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罢代了小了頭們走来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来的势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来喂狗大家賺不成小了頭子們扒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搶上一頓乱翻乱擲的衆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别悮听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个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难買是真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庅東西也少不得变法兒去他已經悟過来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方将氣勸的漸平小丫頭們也没得摔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带罵閙了一回方被衆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盤自己咕嘟了一回蒸了一碗鷄蛋

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了那人回来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
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听罢便心下要分
些々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黄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
且喜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門前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
遠的望着有一盞茶時可巧小燕出来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一個至跟
前方看真切因問作什庅五兒咲道你叫出芳官来我和他說話小燕悄笑道
姐々太性急了横竪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他做什庅方才使了他往前頭
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庅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
関園門了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了小燕又說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
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作辞回来正走蓼溆一帶忽見

逈頭林之孝家的帶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来問好林之孝
問道我听見你病了怎広跑到这里来五兒陪笑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
来散〻悶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説道這話岔了方
纔我見你媽出来我纔関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説你在這
里呢竟出去讓我関門是何主意可知是你扯謊五兒听了没話回答只説原是
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這時我纔想起来了只怕我媽錯當我先出去
了所以没和大娘説得林之孝家的听他辭鈍色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説那边
正房内失落了東西几個了頭對賴没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
並几个媳婦子走来見了這事便説道林奶〻到要審〻他這兩日他往這里
頭跑的不像鬼〻唧唧的不知幹些什広事小蟬又道正事（是）昨兒玉釧姐姐説

太太耳房里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
姐〻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礶子若不是尋露还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
這話我没听見今兒我到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些事没主兒
每日鳳姐兒使平姐兒催逼他一听此言忙問在那里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厨房
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燈籠帶着衆人来尋五兒急的便說那原是
宝二爺屋里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圓官現有了贜証
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厨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
恐还有偷的别物又細〻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
来回李纨與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哥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
已歸房人回進去了嬛們都在院内納涼探春在内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

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兒那边先找着了平兒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歇下听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听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五兒唬的哭哭啼啼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还等老太太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听了笑道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為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兒我回了奶奶再做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

守白便去了这理五兒被人軟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
他說不該做这没行止之事也有报怨說正經更还坐不上来又丢個賊
来給我們看倘或眼不見尋了死逃走了都是我們不是于是又有素日一干
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这般十分趁愿都来奚落嘲戲他这五兒心內又氣又
委屈竟無處可訴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睡
枕嗚嗚咽咽直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已不得一時攆出他們
去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悄的来買轉平兒一面送些東西
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平兒一一的都應
着打發他們去了却悄悄的来訪襲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露了 襲人
便說露却是給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是又問芳官芳官听了嚇

天跳地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宝玉宝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
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是供若听見了是他舅﹅門上得的他舅﹅又有了不
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偺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然
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好你叫他說是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
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
那边所丢的露也是無主兒如今有贓証的白放了又去找誰﹅还肯認衆人
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太那边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
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乱說望平兒笑道誰不知是這个原故但今玉釧兒急的哭
悄﹅問着他﹅應了玉釧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难道我們好意兒
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还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两个人窩里

發炮先炒的合府皆知我們如何粧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不知告失盜的
就是賊又沒贓証怎麽說他宝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是我唬他
們頑的悄〻的偷了太〻的来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到是件陰隲事保
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〻听見又說你小孩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這也
到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里起了贓来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个好人
的體面別人都別管這一个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
了玉瓶說這着把三个指頭一伸襲人等听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
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里應了起来的為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
玉釧兒兩个業障叫了来問準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益不說為這个
到像我沒了本事問不出来煩出這里来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的不[相]管的[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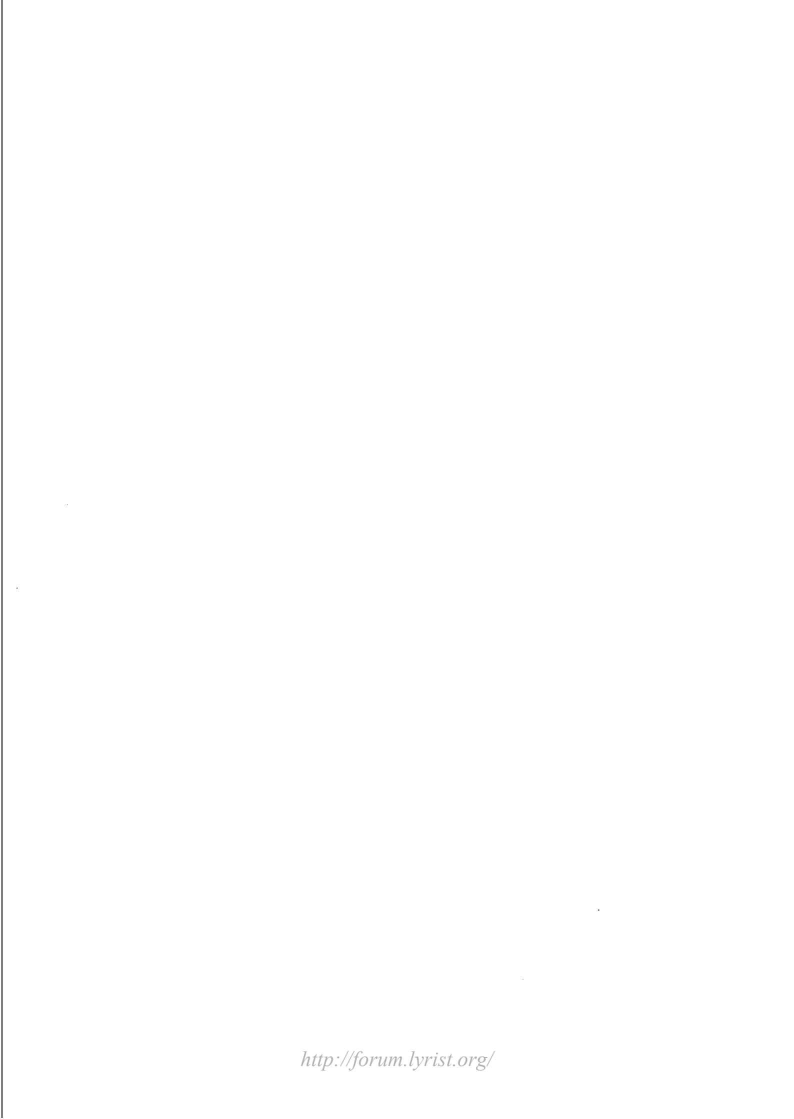
官了襲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平兒便命人叫了他兩個來説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里平兒道現在二奶〻屋里你問他什么應什么我心里明知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這里宝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説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意思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姊妹窩主却是平常裡面有〔又〕傷着一个好人的體面因此爲難少不得央求宝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他〔你〕們兩个还是怎樣若從此已後大家小心存體面這便求宝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〻別冤屈了好人彩雲听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恶之心感發便説道姐〻放心也別冤了好人也別帯累了無辜之人傷体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〻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與环哥是情真連太〻在家我們还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事我原説嚷過兩天就罷

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〻竟帶了我回奶〻去我一槩應了完
事衆人听了這話一个〻都叱意他竟這樣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雲姐〻果
然是个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是我悄〻的偷的唬你們頑如今鬧
出事來我原該承認只求姐〻們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
為什庅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
叨登出趙姨奶〻來那時三姑娘听了豈不生氣竟不如宝二爺應了大家無
事且除這几个人皆不得知道這事何等的干淨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〻
就是了要拿什庅好歹索到太〻到家那怕連這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没干係
了彩雲听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于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个並
芳官往前边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〻的教他說係芳

官所賵五兒感謝不盡平兒代他們來至自己這边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
几个媳婦押解看柳家的等勾多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兒一早押了
他來恐园里沒人伺候姑娘們的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
娘一併回明奶〻他到干淨謹慎以後就派他常伺候罢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
誰我不大想熟〻林之孝的道他是園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沒什庅事所以
相熟
姑娘不大相識高〻孤拐大〻的眼睛最干淨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〻你
怎庅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嬸娘司棋的父母虽是大老〻爺那边的人
他這叔〻却是咱們這边的平兒听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就
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〻如今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連前兒太〻屋里
丢的也有了主兒是宝玉那日過來和這兩个業障要什庅的偏這兩个業障

逼他預說太〻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聽他兩个不隄防的時節自己進去拿了些〻什麽出來這兩个業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宝玉听見帯累了别人方給〻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来我瞧〻一件不差那茯苓霜是宝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独園内人有連媽〻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之流的人他們私情各相来往也是常事前兒那兩簍还擺在議事所上好〻的原封沒動怎麽就混賴起人来等我回了奶〻再說〻畢抽身進了卧房将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宝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兜攬事情别人再求〻他去他又擱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个炭簍子帯上什麽事他不應承偺們若信了将来若大事也如此如何使人还要細〻的追求纔〻是依我的主意把太〻屋里的了頭都拿來雖不

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別給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鉄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是蒼蠅不抱没縫的蛋虽然这柳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虽不加賊刑也早出不用朝廷家原有掛悮的到也不筭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来操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樂得不施恩呢依我說縂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終久咱們是那边屋里去的没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況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懷了一个哥兒到了六七个月还吊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乘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到罷了一夕話說的鳳姐兒到笑了說道凴你這小蹄子發放去罢我纔精爽些了没的淘氣平兒笑道这不是正經說畢轉身出来一一發放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柘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得不了一点子小事便揚鈴打鼓的乱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朝上磕頭林家的帶回園中回了李紈探春二人皆說知道了能可無事很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个空子攛了來只興頭上半天在厨房內正乱接收傢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粳米短了兩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

的炭也欠着額数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家的礼悄悄的備了一簍炭五百斤木柴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了子侄送入林家去了又打点送賬房的礼又預備几樣菜蔬請几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以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正乱着忽有人來說與他伺候過這早飯就出去罢柳嫂子原無事如今还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听了轟去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丢了許多自己到要折变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个倒仰無計挽回只得罢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吵出生恐查考出來每日捏一把汗打听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說都是宝玉應了這些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誰知賈环听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照着彩雲的臉摔了去說這兩

面三刀的東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担當給了我原該不與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他如今我再要這个也没趣兒彩雲見如此急的發身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買环執意不信說不着你素日之情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々々不敢要你細想去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没造化的種子蛆心業障氣的彩雲哭个泪乾腸断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我看你的真讓我收起來过兩日他自然回轉过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包起來乘人不見時來至園中都撇在河内順水沉的漂的漂自己氣的夜間在被内暗哭當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原來宝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閙熱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礼換的寄名符兒还有几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

送了供尖兒并壽星紙馬疏頭并本命星官值年太歲週年換的鎖兒家中
常走的男女先兒來上壽王子騰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雙鞋襪一百壽桃一百
束上用銀絲掛麪薛姨娘処減一等其餘家中人尤氏仍是一双鞋襪鳳姐
兒是一个宮製四面和合荷包裡面裝一个金壽星一件波斯国所製玩器各
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宝琴之礼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
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詩聊復應景而已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
洗已畢冠帶出来至前一所院中已有李貴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設下天地
香烛宝玉炷了香行畢礼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礼出
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礼坐了一回
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薛姨媽再三拉着然後又遇見薛蝌讓一回方進

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随小丫頭夾着毡子從李氏起一一挨着比他長的房中到過復出二門至李趙張王四个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雖衆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礼恐折了福壽故皆不磕頭歇一時賈環賈蘭等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說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听外面咭咭呱呱一群丫頭笑進來原來是翠墨小螺翠縷入画邢岫烟的丫頭篆兒並奶子抱巧姐兒彩鸞綉鸞八九个人都抱着紅毡笑着走來說拜壽的擠破了門了快拿麵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宝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过茶來纔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

說我方才到鳳姐〻門上回了進去不能見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〻的平兒
笑道我正打發你姐〻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听見又說讓我〻那里禁當
的起所以將〔特趕了〕敢來磕頭宝玉笑道我也經〔禁〕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間安了坐讓他
坐平兒便福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宝玉也忙还跪下襲人連忙攙〻
起來又下了一福宝玉又还了〔一〕揖襲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經完了怎么又
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你〔他〕來給你拜壽今兒也是你〔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
拜壽宝玉听了忙〔又〕作下揖去就〔說〕原來今兒也是姐〻的芳誕平兒还萬福不
迭湘雲拉宝琴岫烟說你們四个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忙問原來
邢妹〻也是今兒我怎么就忘了忙命丫頭去告訴二奶〻趕着補了一分礼去
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丫頭答應着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

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探春笑道到有些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几个
生日人多了便这等巧也有三个一日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日也不白過大姐姐占了
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过了灯節就是老
太太和宝姐姐他們娘兒両个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太初九日是璉二哥哥二月沒人
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庅没人就只不是偺家的人探春笑道我这个記性是怎庅
了宝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所以他記的探春笑原來你両個到是一
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个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这也是纔
知道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壽礼職
分可吵鬧什庅可不悄悄的過去今兒他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們回房我再
行禮去罢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兒到要替你过个生日我心裡纔過得去

宝玉湘雲等一齊都說狠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〻就說我們大家說了今兒一日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丫頭咲着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〻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只別忘了二奶〻就不來絮聒他了衆人都咲了探春回說道可巧今兒里頭厨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麵弄菜都是外頭收拾偺們就湊了錢就叫柳家的來攬了去只在偺們里頭收拾到好衆人都說是極探春一回遣人去問李紈宝釵代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內厨房中快收拾兩棹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厨房都預備了探春咲道你原來不知道今兒是平姑娘的華誕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單為平姑娘預備兩棹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賬和我那里領錢柳家的咲道原來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

說着便向平兒磕下頭去慌的平兒拉起他來柳家的忙去預備酒這裡探春
又邀了寶玉同到廳上去吃麺等到李紈寶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与
代玉因天氣和煖代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團錦簇擠了一所的人誰知薛
蝌又送了巾扇香四色壽礼與寶玉寶玉于是過去陪他吃麺兩家皆治
了壽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寶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寶釵帶了寶
琴过來與薛蝌行礼把盞畢寶釵因囑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過那边
去這虛套竟可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吃罷我們和寶兄弟進去还要待人去呢也不
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寶玉忙又告
过罪方同他姊妹回來一進角門寶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
拿着寶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況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裡

頭倘或家去取什麽豈不費事宝釵笑道小心沒過逽的你瞧你們那边這
几日七事八事竟沒有我們這边的人可知是這門関的有功効了若是開着保
不住那起人圖順脚趕起[抄進]路從這里走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和我也禁着
些些大家別走總[縱丢]有了東西宝釵笑道[与我們这边無涉豈不省心]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
及物若非因人你連這兩件还不知道呢除不知还有几件比這兩件大的呢
大家別走可總有事就賴不着這边的人了宝玉笑道原来姐姐也知道我
若已後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不知里頭連累多少人呢
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纔告訴你平兒是个明白人我前兒也告訴了他皆因他
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鬧]出来大家樂得丢開手若犯出来他心
里已有稿子自有頭緒就寃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說已後留神心就是

了這話也不可對第二个人講說肴来到沁芳亭边只見襲人香菱侍書素雲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來个人都在那里看魚作耍[耍]見他們来了都說芍[芍]藥欄里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宝釵等随携了他們同到了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廠所内連尤氏已請過来了諸人都在那里只没平兒原来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礼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来拜壽送礼的不少平兒忙着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鳳姐兒不过留下几様也有不收的也有收下即刻賞与人的忙了一回又直待鳳姐兒吃过麵方換了衣裳往園里來剛進了園就有几个丫環來找他[請]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衆人都笑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四个人座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抜地又不合你們的群兒我到覺拘[東]的慌不如我到厛上随便淌

淌去到好我又吃不下什么去又不大吃酒這里讓他們到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宝釵道這也罷了到是讓媽在厠上歪着自如此有愛吃的送些过去到自在罷哩且前頭沒人在那里又可照看了探春等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了他到議事厅上眼看着命了頭們鋪了一个錦褥並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結姨媽搥腿要茶要水别推三拉四的回來送了東西姨媽吃了就賞你們吃只别離了这里出去小了頭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來終久讓宝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宝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边一桌宝釵代玉湘雲迎春惜春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横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鵑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还要把盞宝琴等四人都說這

一鬧一日都坐不成了方才罷了兩个女先兒要彈詞上壽衆人都說我們沒人要听那些野話你厮上去說給姨太々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與薛姨媽去宝玉便說雅座無趣須要行令々才好衆人有的說行這个令好那个又說行那个令好代玉道依我說拿了筆硯將各色全都寫了拈成鬮兒偺們抓出那个來就是那个衆人都道妙即拿了一付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々來寫字見了筆硯便圖不得連忙起来坐說我寫大家想了一面共得了十來个念着香菱一一的寫了搓成鬮兒擲在一个瓶中間探春便命平兒揀平兒向内攪了一攪用箸拈了一个出來打開看上寫着射覆二字宝釵笑道把个酒令的祖宗拈出來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人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难這里頭到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个雅

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又毀如今再拈一个若是雅俗的便叫
他們行出（去）偺們行这个說着又嗜襲人拈了一个都是拇战史湘雲笑着說
這个簡断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这个射覆没的垂頭喪氣悶人我
只劃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姐快罰他一鍾宝釵不容分說便灌湘雲
一杯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我分咐分派命取了令骰令盆來從
琴妹擲起挨下擲去对了点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擲是个三岫烟宝玉
旹皆擲的不对直到香菱方擲了个三宝琴笑道只好室内生春
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沒頭绪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
覆他射宝琴想了一想說了个老字香菱原生于这令一时想不到
滿說滿席都不見有与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听了便也乱看

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圃三个字便知宝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
圃字見香菱射不着眾人擊鼓又催便悄々的拉香菱教他說藥
字代玉偏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里私相傳遞呢问的眾人都
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代玉的手于是罰了香菱一
杯下則宝釵和探春对了点子探春便射了一个人字宝釵笑道这个人字
泛的很探春笑道添一字两射一覆也不泛了說着便又說了一个窓字宝釵
一想因見席上又雞（有鷄肉）便覆着他是用雞窓雞人二典字因覆了一个塒字
探春知他覆着用了雞栖于塒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门杯湘雲等不得
早和宝玉三五乱叫划起拳來那边尤氏和夗央隔席也七八乱叫
划起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对划拳叮々噹々只听得腕上的鐲子

響一時湘雲嬴了宝玉襲人嬴了平兒尤氏嬴了鴛央三个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時憲書上的話共総湊成一句話酒底要関人事的菓菜名衆人听了都笑說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嘮叨到也有意思便催宝玉快說宝玉笑道誰說过这个也等想一想你々代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宝玉真个喝了酒听代玉說道落霞与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只折足雁叫的人九廻腸这是鴻雁來賓說的大家笑了說这一串子到有些意思代玉又拈了一个榛穰說酒底道

榛子非関隔院砧　何來萬戶擣衣声

令完鴛央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个寿字的不能多贅大

家輸流乱刻了一陣这上面湘雲又和宝琴对了点子李紈和岫烟对了点子李紈便射了一个瓢字岫烟便覆了一个绿字二人會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拳却輸了請酒面酒底宝琴咲道請君入甕大家咲起來說这个典用的當湘雲便說道

奔騰澎湃　江间波浪兼天湧須要鉄鎖纜孤舟既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說的衆人都咲了說好个謅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这个令故意惹人笑又听他說酒底湘雲吃了酒楝了一塊鴨肉呷口忽見碗内有半个鴨頭遂楝了出來吃腦子衆人催他别只顧吃到底快說了湘雲便用筯子舉着說道

这鴨頭不是那丫頭　頭上那討桂花油

衆人越發笑起來引的晴雯螺翠鶯兒等一干人都走过來説雲姑娘會
鬧心兒拿着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纔罷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到
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代玉笑道他到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
怕挂誤着打竊盜的官司衆人不理論宝玉却明白忙低了頭彩雲
有心病不覺的紅了臉宝釵忙暗暗的瞅了代玉一眼代玉自悔失言
原是趣宝玉的就忘了趣着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行令划拳岔開
了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釵对了点子宝釵覆了一个宝字宝玉想了
一想便知是宝釵作戲指自己所佩通灵玉而有便笑道姐姐拿
我作雅謔我却射着了説出來姐姐别惱就是姐姐的諱釵字就
是了衆人道怎麼解宝玉道他説宝宸下自然是玉了我射釵字

旧詩曾有敲断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這用时事却使不得两个人都該罰香菱忙道不止时事这也有出处湘雲道宝玉二字並無出处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紀載並無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宝玉怎忘你到忘了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绝句又有一句宝釵無日不生塵我还笑說他两个名字都原来在唐詩上呢衆人咲說这可问住了快罰一杯湘雲無語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对点的对点划拳的划拳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没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厅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摇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倏然不見了湘雲只當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越没了影響使人各處去

玉兄此時置身於紅飛翠舞之中得不飄飄仙乎 綺園

我那里我得着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几个老婆子來生恐有正事呼喚
二者恐了姊們年青乘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約束婆意痛飲
失了体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
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沒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
作个引子媽々們別耽心李紈尤氏都也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我們也
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々叫姑娘
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吃何况太々們不在家自然頑罢了我們怕有
事來打听々々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還該点補些小食兒素日
又不大吃雜東西如今吃一两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
媽々們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回頭命取点心來兩傍了鬟們答

應了忙去傳点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罷或是姨媽那里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了一回方退了出來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再來到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橫竪偺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去吃醉了圖凉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板石櫈上睡着了衆人听說都笑道快別吵嚷說着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臥于山石僻處一個石櫈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乱手裡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鬧穰穰的圍着他又用鮫綃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

衆人看了又見（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攙扶湘雲口内猶作睡語說酒令唧
嘟嘟（嚷嚷）說泉香而酒洌玉盞盛來琥珀光直飲到梅梢月上醉扶归却為
宜會親友衆人笑推他說道快醒醒兒吃飯去这潮凳上还睡出病來
呢湘雲慢起秋波見了衆人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來
納涼避靜的不覺的（頭）因多罰了兩杯酒嬌嫋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
愧連忙起身闹闸着同人來至絳（紅）香圃中用（漱）过水（口）又吃了兩盞釅茶
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内一時又命他喝了一些些酸湯方
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几樣菓菜与凤姐送去凤姐兒也送了几樣
來宝钗等吃过点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雄（觀）花的也有扶
欄观魚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宝琴下棋宝钗岫烟观局林

代玉和宝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庅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
人帶了一个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苦臉也不敢進所只到了階下便朝
上跪下了磞頭有声探春因一塊棋受了敵算來算去總得了兩个眼便
折了官着兩眼只瞧着棋枰一隻手却伸在盒内只管抓弄棋子作想林
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庅事林之孝家的
便指那媳婦說这是四姑娘屋里的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园内伺候
的人嘴很不好纔是我听見了问着他他說的話也不必回姑娘當要攆出
去纔是探春道怎庅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都往
所上姨太太處去了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
庅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罢我回去說一声就是了既這庅着

就攆出他去等太〻〻來了再回定奪說畢仍又下棋這林之孝家的代
了那人去不提代玉和宝玉二人站在下花遥〻知意代玉便說道你家
三了頭到是个乖人雖然叫他管些事到地一步兒不肯多是差不多
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時他幹了好几件事
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
鳳姐〻作伐子禁別人最是心里有筭計的人豈只乖而已代玉道要這
樣纔好偺们家里也太花費了我雖不管事心里每常閑了替你們一
筭計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宝玉笑道憑他怎
麽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偺们两个人的代玉听了轉身就往所上尋宝
釵說笑去了宝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內捧着一个小連环洋漆茶

盤裡面可式放着兩鍾新茶因问他往你（那）去了我見你（們）兩个半日沒吃茶爬
爬的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着自拿了一鍾
襲人便送了那鍾去他偏和宝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那說位渴了那位先接
了我再倒去宝釵笑道我却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勾了說着先拿起來喝
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代玉手內襲人笑說我再倒去代玉笑道你知道我
这病大夫不許我多吃茶这半鍾儘勾了难為你想的到說畢飲乾時（將）杯
放下襲人又來接宝玉的宝玉因问这半日沒見芳官他在那里呢襲人四
顧一瞧說才在这里几个人鬧草的这會子不見了宝玉听說便忙回至房
中果見芳官面向里睡在床上宝玉推他說道快別睡覺偺們外頭頑
去一回兒好吃飯的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教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

罢了宝玉拉了他起來笑道偺們晚上家里再吃回來我叫襲人姐々帶了
你棹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蕋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里也不好我也不慣
吃那个麪條子早起也没好生吃纔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
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这里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教
人管着我々要尽力吃勾了纔罷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
今學了这劳什子他們說怕坏嗓子这几年也没聞見乘今兒我是要開
齋了宝玉道这个容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了人送了一个盒子來
小燕接着揭開裡面是一碗蝦丸雞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
的胭脂鵝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穰捲酥並一大碗热騰々碧熒々蒸的綠
畦香稲粳米飯小燕放在案上走去拿了小菜並碗箸过來撥了一碗飯芳

官便說油膩〻誰吃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宝玉聞着倒覺比往常之味有勝些〻似的遂吃了一个捲酥又命小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小燕和芳官都笑了吃畢小燕便將剩的要交回宝玉道你吃了罷若不勾再要些來小燕道不用要这就勾了方纔麝月姐〻拿了兩盤子点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这个很不用再吃了說着便站在棹傍一頓吃了又留下兩个捲酥說这个留着給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給我兩碗酒吃就是了宝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着偺們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〻和晴雯姐〻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今兒大家開齋还有一件事想着囑咐你我竟忘了此刻纔想起來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〻或有不到的去处你提他襲人照顧不过这些人來小

燕道我都知道都不用操心但这只五児怎庅様宝玉道你和柳家的説
去明児直叫他進来罢等我告訴他們一声就完了芳官听了咲道这到
是正經小燕又叫两个小了頭進来伏侍洗手到茶自己収了家伙交与婆
子也洗手了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宝玉便出来仍往紅香圃尋衆姊妹
芳官在後拿着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携手回来宝玉问
你們做什庅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宝玉便咲着将方纔吃的飯
一節告訴了他两个襲人咲道我説你是猫児食聞見了香就好隔鍋飯
児香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个景児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
上説道你就是个狐媚子什庅空児跑了去吃飯两个人怎庅就约下了也
不告訴我们一声児襲人咲道不過是悞打悞撞的遇見了説约下了

可是沒有的事晴雯道既这庅着要我们無用明児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个人就彀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又嬾又笨性子又不好又沒用襲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再角燒个窟窿你去了誰可会補呢你到别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煩你做个什庅把你懶的橫針不拈竪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竪都是他你的就都不肯做怎庅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这又是什庅原故你到底說話别只佯憨和我笑也当不了什庅大家說着来至所上薛㜷媽也來了大家依序坐下吃飯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又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人个个人都滿園中頑了

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恁看生在花草堆中閒草这一个說我有觀音柳那一个說我有罗漢松那一个又說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說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說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說我有月月紅这个又說我有牡丹亭那个又說我有琵琶記裡的枇杷菓荳官便說我有姊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從沒听見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為蘭一箭數花蕙為凡蕙有兩枝上下結花者為兄弟蕙有並頭結花者為夫妻蕙我这枝並頭的怎庅不是頭官沒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夫妻了便扯上蕙也夫妻好不害羞香菱听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这个爛了嘴的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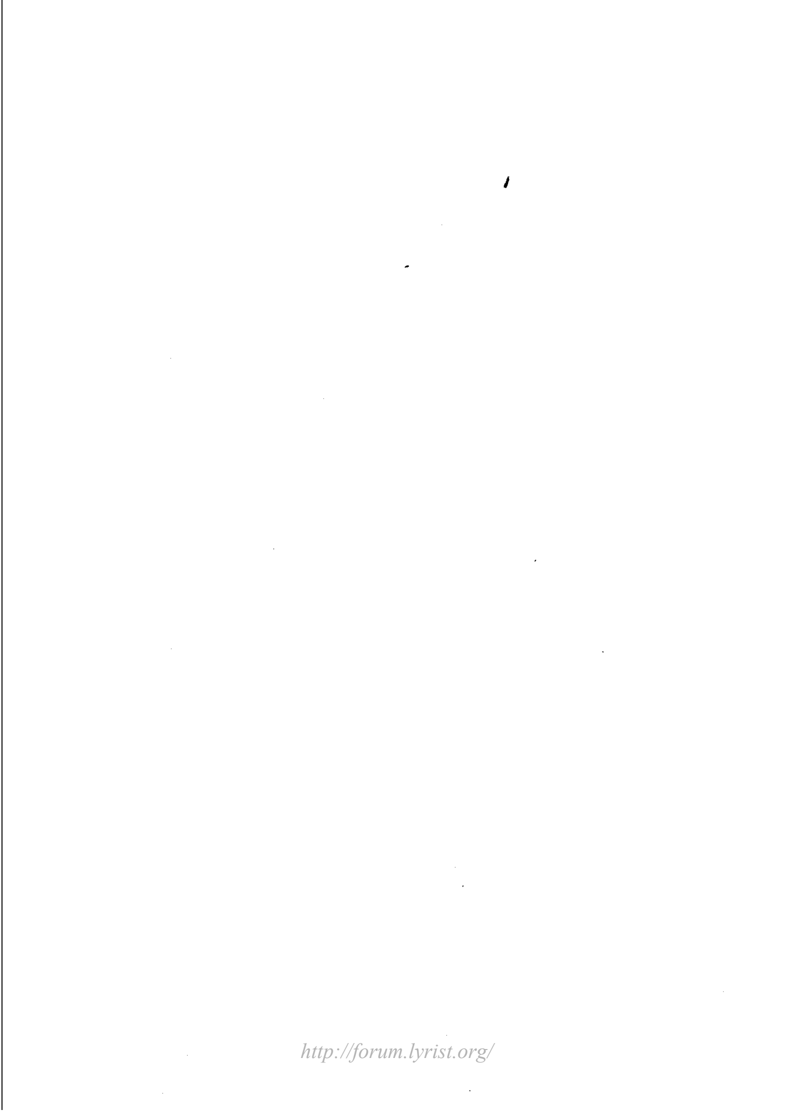
蹄子滿嘴里汗嫩的胡說了荳官見他要勾來怎容他起來便忙連(起)身將
他壓倒(眾人)回頭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荳
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边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扇裙子都污濕了
自己不好意思忙奪了手跑了眾人笑个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
都鬨笑一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那裙上猶滴滴點點流下綠水來正恨
(罵)罢不絕可巧宝玉見他們鬧草也尋了些花草來湊戲忽見眾人跑了只
剩了香菱一个低頭弄裙因問怎麼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
們不知道反說我謅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贜了宝玉笑道你有
夫妻蕙我這里到有一枝並蒂菱口內說手內却真个拈着一枝並蒂
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

帶你瞧瞧这裙子宝玉方低頭一瞧便噯呀了一声說怎庅就拖在泥里了
可惜这石榴紅綾最不經染香菱道这是前兒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
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兒才上身宝玉跌脚嘆道若你們家一日遭塌这
一百件也不值什庅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宝姐姐每人
纔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臟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
饒这庅樣我还听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呢
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一个不清香菱听了这話却碰心坎兒上反到
喜歡起來了因笑道就是这話了我雖有几條新裙子都不合这一
樣的趕肴換了也就好了过後再說宝玉道你快休動只站肴方好不
然連小衣兒膝褲鞋面都要拖臟了我有个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条

和这个一模一樣的他曰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这个來如何
香菱笑着搖頭説不好他们倘或听見了到不好宝玉道这怕什么
等他们孝滿了他愛什么难道不許你送他别的不成你若这樣还是
你素日為人了嗎况且不是瞒人的事只管告許宝姐々也可只不過怕姨
媽老人家生氣罢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便点頭笑道就是这樣罢
了别辜負了你的心我等着你千萬定叫他親自送来纔好宝玉听了
喜歡非常答應了忙々的回来一壁里低頭心下暗筭可惜这么一
个人没父母連自己的本姓都忘了不知道被人拐出来一壁里低頭心下暗筭这么
一个人没父母連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賣給了这个霸王曰
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

了一壁胡思乱想（又下此四字）來至房中拉了襲人細〻告訴了他原故
香菱之為人無（沒）人不怜愛的襲人又本是个手中撒漫的况与香菱素（相）
想交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子）取了出來摺（揭）好隨了宝玉來尋着香菱他
还站在那里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足的（一之）了淘出个故事來
纔罢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谢姐〻了誰知那起促狎鬼使黑心說着接
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同自己的一樣又命宝玉背過臉去自己叉手
向内觧下來将这條繫上襲人道把这臟了的交与我拿回去收拾（好）了
再給你送來（去）你若拿回去看見了也是问的香菱道好姐〻你拿去
不倶（拘）給那个妹〻罷我有了这个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到大方的好香菱
忙又萬福道謝襲人拿了臟裙便走香菱見宝玉蹲在地下将方纔的

夫妻蕙与並蒂菱用樹枝兒摳(挖)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这菱蕙安放好了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香菱拉他的手笑道这又叫做什么怪知道人人說你慣會鬼鬼祟祟使人肉麻的事你瞧瞧你这手弄的泥鳥苔(惡臟)滑的还不快洗去宝玉笑(呢)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遠了数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宝玉宝玉不知有何話扎着两隻泥手笑嘻嘻的轉來问什么香菱只顧笑因那边他的(罢侵說出来)小丫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着)你說話呢香菱方捫(向)宝玉道裙子的事可別向你哥哥說纔好說畢即轉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里探頭兒去呢說着也回去洗手去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宝玉回至房中洗手因与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楽不可拘泥如今吃什庅好早（些）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咲道你放心我和晴雯射（麝）月秋紋四个人每人五钱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小燕四兒四个人每人三钱銀子他們（以下）有假的不筭共是三兩二钱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菓子我和平兒說了已徑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边了我們八个人单替你过生日宝玉听了喜的忙說他们是那里的錢不該叫他们出纔是晴雯道他们没钱难道我们是有钱的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们的

情就是(了)宝玉听了咲說你說的是襲人咲道你一天不挨他两句硬話衝(撞)你
你再过不去情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坏了常會家(調唆人)橋撥火兒說着大家都
咲了宝玉說関院門罢襲人咲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这會子関了門
人到疑惑起(未免)性再等一等(兒不用忙)宝玉点頭因說我出去走走四兒舀水去小燕一个
跟我來罢說着走至外边因見無人便问五兒了(的)事小燕道我纔告訴了柳
嫂子他到喜歡的狠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家去又氣病了那里
來得(只得)等好了罢宝玉听了不免後悔長嘆因又问这事襲人知道不
知道小燕道我沒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不曽宝玉道我都沒告訴过
他也罢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灯時分
听得院門前有一群人進來大家隔窓(細)情視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几个

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人(个)提着大灯籠晴雯悄咲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
了这一出去偺們好関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迺了出去林之孝
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吩(又)付不要錢(要)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听
見是不依的衆人都笑說那里有大(这么)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宝二爺睡下
了没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宝玉〻〻靸了鞋便迺出來笑道我还没
睡呢媽〻進來歇〻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說还没睡如
今天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兒起的方早不然到了明日起遅了人笑話說不
是个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到像那起挑脚漢了說畢又笑宝玉忙笑道媽〻說
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〻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兒因
吃了麪怕停住食所以多頑一回(公子)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說該(熱)沏些个普

兒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笑說湛了一盃子女兒茶已經吃过兩碗了大娘也
嘗一碗都是現成的說有晴雯便倒了一碗來林之孝家的又笑道这些時我
听見二爺嘴里都換了字眼赶着这几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这
屋里到底是老太〻太〻的人还該嘴里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
声使得若只管叫起來怕以後兄弟姪兒照樣便惹人笑話說这家子的人
眼里没有長輩宝玉笑道媽〻說的是我原不过是一時半刻的襲人晴雯
都笑說这可别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〻没离了口不過頑的時候叫
一声半声名字若當着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这纔好呢这
纔是讀書知礼的越自己謙越尊重别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〻
太〻屋里撥过來的便是老太〻太〻屋里的猫兒狗兒輕易也傷他

不的这綫是受过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宝玉还說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别处去了這里晴雯等忙命関了门進來笑說这位奶奶那里吃了一杯來了嘮三叨四的又排場了我们一頓去了射(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兒也隄防着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說着一面擺上酒菓襲人道不用為(圍)桌偺们把那張花梨(木的)圓炕棹子放在炕上坐又寬棹(綽)又便宜說着大家果然抬來射月和四兒那边去搬菓子用兩个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两个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宝玉說天热偺们都脱了大衣裳纔好衆人笑道你要脱你脱我们还要輪流安席呢宝玉笑道這一安就安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子在外人跟前

不得已的這會子还漚我就不好了衆人听了都説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粧寛衣「見吃酒從未先如此者此独抬紅風俗故王夫人云他行事総是与世人兩樣的知子莫過毋也」一時將正裝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鬢兒身上皆是長裙短袄宝玉只穿着大紅棉紗小袄子下面緑綾彈墨袷褲散着褲脚倚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袷紗新枕頭和芳官兩个先劃拳當時芳官滿口嚷熱「余亦此时太熱了恨不得一冷既冷时思此熱果然一夢矣」只穿着一件玉色紅青酡絨三色緞子鬪的水田小夾袄束着一條柳緑汗巾底下是水红撒花夾褲也撒着褲腿頭上眉額編着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鵞卵粗細的総辮拖在脳後右耳眼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在耳上单帯着一个白菓大小的硬红廂金大墜子越顯的面如滿月猶

白眼如秋水还清引的衆人笑説他两个到像是双生的弟兄两个襲人等工的斟了酒来説且等〻再划拳雖不安席每人在手里吃我們一口罢了于是襲人為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圓坐定小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两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个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窑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里面不过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国或乾或鮮或水或陸天下所有的酒饌菓菜宝玉因説偺们也該行个令才好襲人道斯文些的才好别大呼小呼惹人听見二則我们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射月笑道拿骰子偺们搶紅罢宝玉道没趣不好偺们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着這个頑意兒襲人道这个頑意虽好人少了没趣小燕笑道依我説偺們竟悄〻的把宝玉

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喝合
户的閙倘或遇見巡夜的问呢宝玉道怕什庅偺们三姑娘也吃酒再請
他一声縂好还有琴姑娘争人都道琴姑娘罢了他在大奶奶屋里叨
登的大發了宝玉道怕什庅你们就快請去小燕四兒都得不了得一声
二人忙命開了门分頭去請晴雯射月襲人三人又說他两个去請只、
怕宝林两个不肯来須得我们請去死活拉他来于是襲人晴雯忙
又命老婆子打个灯籠二人又也去果然宝釵說夜深了代玉說身上
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說好歹給我们一点体面略坐坐再來探春听了
却也欢喜因想不請李紈倘或被他知道了到不好便命翠墨同
了小燕也再三的請了李紈和宝琴二人会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

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炕上又併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宝玉忙說林妹妹怕冷过这边靠板壁坐又拿个靠背墊着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一陪代玉却离桌遠遠的靠着靠背因笑向宝釵李紈探春等道你們日日說人夜聚飲博今兒我們自己也如此以後怎庅說人李紈笑道这有何妨一年之中不过生日節間如此並無夜夜如此这到也不怕說着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籤筒來里面裝着家牙花名籤子搖了一搖放在当中又取过骰子來盛在盒内搖了一搖揭開一看里面是五点數至宝釵宝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庅來說着將筒搖了一搖伸手掣出一根大家一看只見籤上画着一支牡丹題着艷貫群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注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群芳之貫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道一則以侑酒衆人看了都笑說巧的狠你也原配牡丹花說着大家共賀了一杯宝釵吃过便笑說芳官唱一枝我們听罷芳官道既这樣大家吃門杯好听的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回去这會子狠不用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細〻的唱了一枝

賞花時 翠鳳毛翎箒叉 閑為仙人掃落花 您看那一風起玉塵沙 猛可的那一層雲霞 抵多少门外即天涯 您看那一風斬黄龍 一線兒差 再休向東老貧窮賣酒家 您與俺眼向雲霞洞賓呵

憑得了人可便早些兒回話若遲呵錯教人唱恨碧桃花

總要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籤口内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听了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与宝釵〃〃又擲了一个十六点數到探春咲道我还不知得个什庅呢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一瞧便擲在地下紅了臉咲道这東西不好不該行这令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來衆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着瑤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边紅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人笑道我說是什庅呢这籤原是閨閣中取戲的除了这两三根有这話的並無雜話这

有何妨我們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〻〻說着大家來敬探春那里肯飲却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个人强死活灌了下去探春只命蠲了这个再行别的衆人断不肯依湘雲拿着他的手强擲了个九点出來便該李氏掣李氏摇了一摇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〻这劳什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籤上画着一枝老梅是寫着霜晓寒姿四字那一面旧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罢我只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廢与興說着便吃酒將骰过与黛玉〻〻一擲是个十八点便該湘雲掣湘雲笑着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画着

一枝海棠題省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代玉笑道夜深兩个字改石凉兩个字衆人便知他趣白日间湘雲醉卧的事都笑倒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與代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别多話了衆人都笑了曰看註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飲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彌陀佛真々好籤恰好代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給二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宝玉先飲了半杯瞅人不見遞與芳官端起來便一揚脖代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内了湘雲便綽起骰子來一擲个九点數去該射月々々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面上一枝荼蘼花題省照華勝極四字那边寫省一

句旧詩道是

開到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杯送春射月問怎麼講宝玉愁眉忙将籤藏了説偺们且喝酒説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數射月一擲个十九点該香菱〻〻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着聯春繞瑞那面寫着一句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个六点該代玉掣代玉默〻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画着一枝芙蓉題着風露清愁四字那面

一句旧是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一杯衆人咲說这个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作芙蓉代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个二十点該有襲人〻〻他伸手内取了一支出来却是一枝桃花題有武陵別景四字那一面旧詩寫有道是

桃紅又是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间同庚者陪一盞同辰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衆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笑来香菱晴雯宝釵二人皆与他同庚代玉与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

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斟了酒代玉曰相向探
春笑道命中該有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们好喝
探春笑道这是个什庅大嫂子順手給他一下子李紈笑道
人家不得貴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說的衆人都笑了襲人纔
要擲只听有人叫门老婆子忙出去问時原来是薛姨媽打
發人来了接代玉的衆人回问几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鍾打过
十一下了宝玉猶不信要過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二刻十分了
代玉便起身說我可掌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藥呢衆人說也都
該散了襲人宝玉等还要留着衆人李紈宝釵等都說夜太深了
不像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着晴

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襲人等直送过沁芳亭河
那边方回来関了门大家後又行起令来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几
鍾用盤攢了各樣菓菜与地下的老嬷々们吃彼有此了三分酒
便猜拳嬴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嬷々们一面明吃一面暗
偷酒缸已罄衆人听了納罕方收什盥漱睡覺芳官吃的兩腮
胭脂一般眉稍眼角越添了許多丰韵身子圖不得便睡在襲
人身上好姐々心跳的狠襲人笑道誰許你尽力灌起来小燕四兒
也圖不得早睡了晴雯还只管叫宝玉道不用叫了偺们且胡乱
歇一歇罢自已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便也睡着了襲
人見芳官醉的狠恐鬧他唾酒只得輕々起来就將芳官扶

在宝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对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覺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說可遲了向对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着炕沿上睡猶未醒連忙起来叫他宝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来猶發怔揉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庅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了芳官听了瞧了一瞧方知道和宝玉同榻忙笑的下地来說我怎庅吃的不知道了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黑墨說着了頭進来伺候梳洗宝玉笑道昨兒有擾今兒晚上我还席襲人笑道罷罷今兒可别鬧了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宝玉道怕什庅不过纔两次罷了偺

們也筭是会吃酒了那一罈子酒怎庅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
又没了襲人笑道原要这樣纔有趣必至興尽了反無後味了
昨兒都好上来了晴雯連燥也忘了我記得他还唱了一个四兒
笑道姐〻忘了連姐〻还唱了一个呢在席的誰没唱过衆人
听了俱紅了臉用兩手握着笑个不住忽見平兒笑嘻〻的
走来說親自来請昨日在席的人今兒我还東席短一个也使不
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没他平兒忙问你
們夜里做什庅来襲人便說告訴不得你昨兒夜里熱鬧非常
連往日老太〻太〻帶着衆人頑也不及昨兒这一頑一罈酒
我們都鼓搗光了一个〻吃的把燥都丟了三不知的又都唱

起来四更多天纔横三竪四的打了一个盹兒平兒笑道好白
和我要了酒来也不請我还説有給我听氣我晴雯道今兒
他还席必来請你的等着罢平兒笑向道他是誰誰是他晴
雯听了赶着笑打説道偏你这耳朵尖听得真平兒笑道
这会子有事不和你説我幹事去了一回再打發人来請一个不
到我是打上门来的宝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这里宝玉梳
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台底下壓着一張紙因説道
你们这随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问又怎么了
誰又有了宝玉指着硯台下是什么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
記了收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来却是一張字帖兒遞与宝

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箋子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遥叩芳辰

宝玉看畢直跳了起來（帖文亦蹈俗套之卧）忙问这是誰接了来的也不

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这般不知当是那个要緊的人送也来

的帖子忙一齐问昨兒誰接了下了一个帖子四兒忙飛跑進来

笑說昨兒妙玉並沒親手只打發个媽〻送来我就擱在那

里誰知一頓酒就忘了衆人听了道我当誰的这樣大驚小

怪这也不值的宝玉忙命快拿紙来当時拿了紙研了墨

看他下着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个什么字樣

纔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没主意因又想若问宝釵去

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问代玉去想罢袖了帖兒逕来尋代

宝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顫〻巍〻的迎面走來宝玉忙
问姐〻那里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宝玉听了吒意說
道你為人孤癖不合時宜万人不入他目原來他推重姐〻竟知姐
姐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
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墻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
的是他廟里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地廟里去作伴我所認的字
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
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这里來如今又天緣湊合
我們得遇旧情竟未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
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〻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閑雲原來有本而

來正因他的一件事我為难要請教别人去如今遇見姐〻真是天緣巧合求姐〻指教說有便拜帖取与岫烟看岫烟笑道他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这等放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别號的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庅道理宝玉听說忙笑道姐〻不知道他原不在这些人中算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我是个些微有知識的方给我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庅字樣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问林妹〻可巧遇見了姐〻岫烟听了宝玉这話且只顧用眼上下細細打諒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这帖子给你又不怪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晋五代唐宋以来皆無好詩只有两句好說道

縱有千年鉄门檻　終須一個土饅頭
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他若
帖子上是自稱畸人的你就还他个世人畸人者他自稱是畸零之人你謙
自己乃世中擾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鉄
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内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宝玉听了如醍醐
灌頂噯喲了一声方笑道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鉄檻寺呢原来有这
一說姐姐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听了便自往櫳翠庵来宝玉回房
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内人宝玉薰沐謹拜几字親自拿了到櫳翠
庵只隔门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因又見芳官梳了頭挽起鬢來帶
了些花翠忙命他改粧又命將週圍的短髮剃了去露出碧青頭

皮來當中分大頂又說冬天作大貂鼠卧兔兒帶脚上穿虎頭盤雲五彩小戰靴或散着褲腿只用淨襪厚底廂鞋又說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纔別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稱心又說既如此你出门也帶我出去有人問只說我和茗烟一樣的小厮就是了寶玉笑道到底人看的出來芳官笑道我說你是無才的（用芳官一罵有趣）咱家現有几家土番你就說我是个小土番兒况且人人說我打聯垂好看你想这話可妙寶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很好我亦常見官員人等多有跟從外国獻俘之種圖其不畏風霜鞍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〻〻二音又與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兩種人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們有福生在當今

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佃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所以凡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醜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頭緣〔原〕遠來降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這樣有你該去操習弓馬學些武藝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來豈不進忠効力了何必借〔我〕何們你鼓唇搖〔舌〕的自己開心作戲卻說是稱功頌德呢寶玉笑道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賓服八方寧靜千載百載不用武備咱們雖一戲一笑也該稱頌方不負坐享昇平了芳官听了有理二人自為妥貼甚宜寶玉便叫他耶律雄奴究竟賈府二宅皆有先人當年所獲之囚賜為奴隸只不过〔令〕今其飼養馬匹皆不堪大用湘雲素習憨戲異常他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鑾帶穿

摺袖近見宝玉將芳官扮成男子他已將葵官也扮了个小子那葵官本是常刮剔短髮好便于面上粉墨油彩手脚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層手李紈探春見了也愛便將宝琴的荳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个小童頭上兩个丫髻短襖紅鞋只差了塗臉便儼是戲上的一个琴童湘雲將葵官改了換作大英因他姓韋便叫他作韋大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能本色之語何必塗朱抹粉纔是男子荳官身量年紀皆極小又極鬼靈故曰荳官園中人也有喚他作阿荳的也有喚作炒豆子的宝琴反說琴童書童等名太熟了竟是荳字別致便換作荳童因飯後平兒還席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几席新酒佳餚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偕鸞二妾過來遊玩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过

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干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憑了妳們去伏侍且同眾人二妾遊玩一時到了怡紅院忽听寶玉叫耶律雄奴把佩鳳偕鴛香菱三个人笑在一處問是什庅語(話)大家也學着叫這名子又叫錯了音韵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驢子來引的合園中人凡听見無不笑倒寶玉又見人〻取笑恐作賤了他忙又說海西福朗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寶石他本国番語以金星玻璃名溫(為)都里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叫溫都里納可好芳官听了更喜說就是這樣罷因此又喚了這名眾人嫌拗口仍番漢名就喚玻璃

閑言少述且說当下眾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為令熱鬧了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个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這里眾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鴛兩个去打鞦韆頑耍（大家千金不令作此戲故寫不及探春等人也）寶玉便說你兩个上去讓我送慌的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亂子到是叫野驢子來送送使得寶玉忙笑道說好姐姐們別頑了沒的叫人眼看着你們學說这个着罵他偕鴛又說笑軟了怎麼打呢吊下來栽出你的黃子來佩鳳便趕着他打正頑笑不絕忽見東府中几个人慌慌張張跑來說老爺殯天了眾人听了唬了一大跳忙都說好好的並無疾病怎麼就沒

了家下人說老爺天天修煉定是功行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
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个着已的男子
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玄真觀將所有的道士
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问一面忙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干老
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
胗脉來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參星礼斗守庚申服
靈砂妄作虛為过于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如今虽死肚中
堅硬似鉄面皮嘴唇燒的紫絳皺裂便向媳婦回說係玄教中吞金
服砂燒脹而歿衆道士慌的回說原是老爺秘法新製的丹砂
吃坏事小道們也曾劝說功行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于今

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了這恐是虔心得道已出苦
海脫去皮囊自了去也尤氏也不听只命鎖着等賈珍來發放且
命人去飛馬報信一面看視這里窄狹不能停放横豎也不能進
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抬至鐵檻寺來停放掐指算來至早也
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目今天氣炎熱實不得相待遂
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已係早年備下寄在此
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來等賈
珍榮府中鳳姐兒出不來李紈又照顧姊妹寶玉不識事体只
得將外頭之事暫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賈瑞賈珖賈珩賈
瓔賈菖賈菱等各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

寧府看家他這繼母只得將兩个未出嫁的小女帶來一並起居才放心（原為放心而來終是放心而去妙甚）且說賈珍聞了此信即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之品礼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尚其本請旨原來天子之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礼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蔭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疾常養靜於都城之外玄真觀今因疾歿于寺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国喪隨駕在此故乞假歸殮天子听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虽白衣無功于国念彼祖父之功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之门進都入彼私第殯殮任其子孫尽喪礼畢扶柩回籍外有光錄寺按上例賜祭朝中自王公以下准其祭弔欽此〻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

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称頌不絶賈珍父子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賈瑞賈珖二人領家子飛騎而来看見賈珍一斉滚鞍下馬請安賈珍忙问作什麼賈瑞回説嫂子恐哥〻和侄兒来了老太〻路上無人叫我們两个来護送老太〻的賈珍听了讃称不絶又问家中如何料理賈瑞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内無人接了親家母和两个姨娘在上房住有賈蓉当下也下了馬听見两个姨娘来了便和賈珍一笑賈珍忙説了几声妥当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门先奔入鉄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闻知忙喝起衆人来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声大哭從大门外便跪爬進来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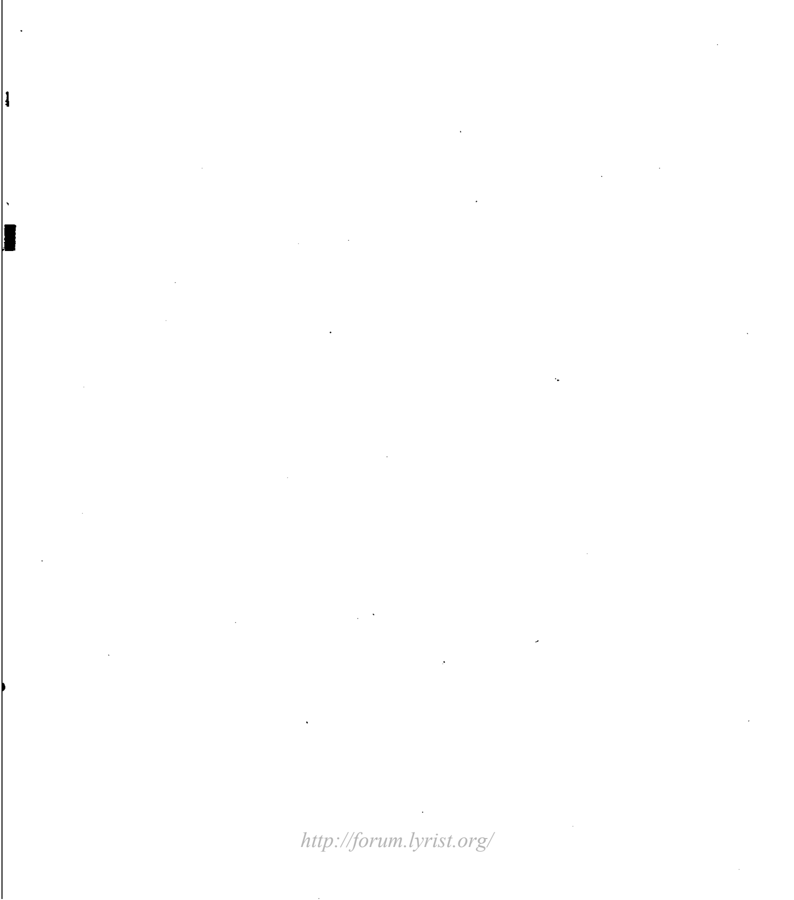
方住尤氏等都一齐見过賈珍父子忙按礼換了凶服在棺前俯伏無奈自已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視物耳不闻声少不得減些悲戚好指揮衆人因将恩旨備述与衆親友听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料理停靈之事賈蓉得不得一声兒先騎馬飛来至家忙命前厅收桌椅下槅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棚牌樓等事又忙着進来看外祖母两个姨娘原来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歪着了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了頭們作活计他来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說二姨娘你又来了我們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娘便紅了臉罵道蓉小子我过两日不罵你几句你就过不得了越發連个体统都沒了还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礼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瓢坎

的也跟不上說有順手拿起一个熨斗来摟頭就打嚇的賈蓉抱着頭
滚到懷里告饒尤二姐便上来撕嘴又說等姐〻来家偺們告訴他賈
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饒他两个又笑了賈蓉又和二姨搶砂仁吃尤
二姐咬〔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舔着吃了衆了頭
看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纔睡了覺他两个雖小到底是姨娘
家你太眼里没有奶〻了回来告訴爺你吃不了兜着走賈蓉撇下
他姨娘便抱着了頭們親嘴我的心肝你說的是偺們饒他两个了
頭們忙推他恨的罵短命鬼兒你一般有老婆了頭只和我們鬧知道
的說是頑（妙極之頑天下有是之頑亦有趣甚此語余亦親聞者非編有也）不知道的人再遇見
那髒心爛肺的愛多管閑事咬〔嚼〕舌頭的人吵〻嚷的那府里誰不知道

誰不背地里咬舌説偺們这边乱脹賈蓉笑道各门另户誰管誰的事
都穀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还説髒唐臭漢何况偺們
这宗人家誰家没風流事別討我説出来連那边大老爺这庅利
害璉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鳯姑娘那樣剛强瑞叔还想他的
賬那一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閘河胡言乱道之间只見他老娘醒
了請安问好又説難為老祖宗劳心又難為两位姨娘受委屈我們
爺兒們感戴不尽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們去磕頭尤老
人点頭道我的兒到是你們會説話親戚們原是該的又问你父親
好几時得了信赶到的賈蓉笑道纔剛赶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
来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説着又和他二姨剳眼那尤二姐

便悄〻咬牙含笑罵狠會咬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作娘不成賈蓉又戲他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日每為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个又有根基又富貴又年青又俏皮的兩位姨爺好聘嫁这二位姨娘的这几年總没揀得可巧前日路上纔相准了一个尤老只當真話忙問是谁家的二姊妹丟了活計一頭笑一頭赶着打说媽别信这雷打的連了頭們都説一天老爺有眼仔細雷要緊又值人来回話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那賈蓉方咲嘻〻的去了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一五一七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事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稱了心鮑二夫婦見了如一盆火趕着尤老一口一聲喚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趕着三姐喚三姨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而來拜過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見二姐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是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攙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

献恩爱不消细說那賈璉越看越爱越瞧越喜不知怎生奉承这二姐乃命鲍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的直以奶〻称之自己也称奶〻竟将鳳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中只說在東府有事羈伴风姐輩曰知他和賈珍相得自然是有事商議也不疑心再家下人雖多都不管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闲專打听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尽償璉一月出五兩銀子做天〻的供給若不来時他母女三人一处吃飯若賈璉来了他夫妻二人一処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将自己積年所有的梯己一併搬了与二姐収有又将风姐素日之為人行事枕边衾内尽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听了自是愿意当下十来個人到也过起日子来十分

豈足眼見已是兩個月光景这日賈珍在鐵檻寺（作完）佛寺（事）晚间回家時曰与
他姊妹久別竟要去探望〻〻先命小廝去打听賈璉在与不在小廝回來說
不在賈珍歡喜將左右一槩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
房已是掌灯時分悄〻入去兩個小廝將馬拴在圈内自往下房去听候
賈珍進來屋内纔点灯先看过了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出見賈珍仍喚二
姨大家吃茶說了一回閑話賈珍因笑說我作的这保山如何若錯过了打
着灯燭還沒处尋过日你姐〻還備了礼來瞧你們呢說話之间尤二姐已
命又預備下酒閑起门來都是一個（家）人原無避悔那鮑二來請安賈珍
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小子所以𠯗你來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
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里短了什么你璉二爺

事多那里人雜你只管去回我々們弟兄不比别人鮑二眷應道是小的知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点頭說要你知道当下四人一処吃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到那边走走来尤老也会意便真個同他出来只剩小丫頭們賈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臉百般輕薄起来小丫頭子們看不过也都躱了出去憑他兩個自在取樂不知作些什麼勾当跟的兩個小厮都在廚下和鮑二飲酒鮑二的女人上竈忽見兩個了頭也走了来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來了一時叫起来没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胡塗渾嗆了的忘八你撞丧那黄湯罢撞丧醉了夾肏你那膫子挺你的尸去叫不叫与你毬相干一應有我承当風雨横竪洒不到你頭上来这鮑二原因妻子费迹

的近日越發亏他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槩不管賈璉等也不肯責備
他故他視妻如母百依百随且吃句了便去睡覺这里鮑二家的陪有这
些了好小厮吃酒討他們的好准備在賈珍前上好四人正吃的高興
忽听扣门之声鮑二家的忙出来開门看見是賈璉下馬问有事無
事鮑二女人便悄〻告他説大爺在这里西院里呢賈璉听了便回
至卧房只見尤二姐和他母親都在房中見他来了二人面上便有
些赸〻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来偺們吃兩杯好睡覺我
今日狠乏了尤二姐忙上来陪笑接衣奉茶问長问短賈璉喜的心
癢难受一時鮑二家的端上酒来二人对飲他丈母不吃自回房中睡
去了兩個小丫頭分了一個过来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

去見已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会意也來廚下只見
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里坐着吃酒見他來了也都会意故笑道你
這会子來的巧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這里來借宿一
休的隆兒便笑道有的是炕只管睡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來的交
給了奶々我也不回去了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鍾隆兒纔坐
下端起杯來忽听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相
蹶蹬起來隆兒等慌的忙放下酒杯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
了方進來鮑二家的笑說你三人就在這里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
了說着帶門出去這里喜兒喝了几杯已是摞子眼了隆兒壽兒関
了门回頭見喜兒直挺々的仰卧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

生睡只顧你一個人我們就若了那喜兒便說道偺們今兒可要公公道道的貼一炉子燒餅要有一个充正經的人我帮把他媽一肏陰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必多說只得吹了灯將就睡下尤二姐听見馬鬧心下便不自安只管用言語混乱賈璉那賈璉吃了几杯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菓掩门寬衣尤二姐只穿着大红小袄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摟着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齊整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尤二姐道我虽標致却無品行看來到底是不標致的好賈璉忙问道這話如何說我却不解尤二姐滴泪說道你們拿我作愚人待什么事我不知我如今和你作了两个月夫妻日子虽浅我也知你不是愚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

的兒如今既作了夫妻我終身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筭是有靠將来
我妹子却何如結果據我有(看)来這個形景恐非長策要作長久之計方
可賈璉听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拈酸吃醋之輩前(事)是我已進(盡)知
你也不必驚慌你因妹夫(倒)是作第(兄)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我去破了這
例說有走了便至(往)西院中来只見窗內灯燭輝煌二人正吃酒取樂賈
璉便推门進去笑說大爷在這里兄弟来請安賈珍羞的無话只
得起身讓坐賈璉忙笑道何必又作如此景象偺們弟兄從前是
如何樣來大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多
心我意何安從此以後还求大哥如昔方好不然兄弟能可絶後
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要跪下慌的賈珍連忙攙起只說兄

弟怎庅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着酒来我和大哥吃兩杯又拉尤三姐説你过来陪小叔子一杯賈珍説笑的(自)說老二到底是你哥〻必要吃干這鍾说着一揚脖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賈璉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見提着影戲人子上場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別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這会(子)花了几个臭錢你們哥兒俩拿着我們姐兒兩個權当粉頭来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笶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难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来做二房偷着(的)鑼兒(鼓)敲(打)不得我也要会〻那鳯奶〻去看他是几個脑袋几隻手若大家好取和便罢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黄狗宝掏了出来再和那潑婦拚了這命

也不笑是尤三姑奶〻喝酒怕什庅偺們就喝説着自己綽起壺
來斟了一杯自己先喝了半杯摟过賈璉的脖子來就灌説我和
你哥〻已經吃过了偺們來親香親香唬的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
不承望尤三姐这等無恥老辣弟兄兩个本是風月塲中耍慣的不
想今日反被這閨女一夕話説住尤三姐一叠声又叫將姐〻請來要樂
偺們四个一處同樂俗語説便宜不过当家他們是弟兄偺們是姊妹
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要一溜
尤三姐那里肯放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这種為人与賈璉
反不好輕薄起來这尤三姐鬆〻挽着頭髮大紅襖子半掩半開露
着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一对金蓮或翹或並沒半刻

斯文两个墜子却似打鞦韆一般灯燭之下越顯得柳眉籠翠霧檀口点丹砂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餳澁淫浪不独将他二姊壓倒據珍璉評去所見过的上下貴賤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綽约風流者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一招他那淫態風情反将二人禁住那尤三姐放出手眼来略試了一試他弟兄两个竟全然無一点别識别見連口中一句響亮話都没了不过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己高談濶論任意揮霍洒落一陣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竟真是他嫖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他一時他的酒足興尽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攆了出去自己関门睡去了自此後或略有丫鬟婆娘不到之處便将賈璉賈珍賈蓉三個泼声厲言痛罵说他爺兒三個誆騙了他寡

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以後亦不敢輕易再来有時尤三姐自己高了興悄命小廝来請方敢去一会到了这里也只好隨他的便誰知这尤三姐天生脾氣不堪伏有自己風流標致偏要打扮的出色另式作出許多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態来哄的男子們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遠不捨迷离顛倒他以為樂他母姊二人也十分相劝他反説姐姐糊塗咱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这兩個現世宝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有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他(呢)不知(道)咱們方安(静)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有)干休之理勢必有一場大鬧不知誰生誰死趁如今我不拿他們取樂作踐准折到那時白落個臭名後悔不及因此一説他母女見不听劝也只得罷了那尤三姐天天挑揀穿吃打了銀的又要金的

有珠子又要宝石吃的肥鵞又宰肥鴨或不趂心連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刀剪碎了撕一條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房内心中也悔上來無奈二姐到是個多情人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到还知疼肴癢若論起温柔和順凡事必商必議不敢恃才自專實較凤姐高十倍若論標致言談行事也勝五分雖然如今改过但已经失了脚有了一个淫字憑他有甚好處也不筭了偏这賈璉又说谁人無錯知过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授漆似水如魚一心一计誓同生死那里还有馮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边衾内也常劝賈璉说你和珍大哥商議〻〻揀个

熱的人把三了頭聘了罢留有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出事来怎広處賈璉道前日我曾回过大哥的他只是捨不得我說是塊肥羊肉只是燙的慌玫瑰花兒可爱刺大扎手僧們未必降的住正經揀個人聘了罢他只意〻思〻就去開手了你吽我有何法二姐道你放心僧們明日先劝三了頭他肯了讓他自己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这话極是至次日二姐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门至午间特請他小妹过来与他毋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全用醍醐灌頂全是大翻身大解悟法）酒过三巡不用姐〻開口先便滴泪泣道（全用如是等語一洗業障）姐〻今日請我自然有一翻大礼要說但妹子不是那愚人也不用絮〻叨〻提那從前醜

事我已尽知説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也有了安身之处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方是正礼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我如今改过守分只要我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憑你們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進不去也白过了一世賈璉笑道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就是誰一应綵礼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尤三姐泣道姐姐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是誰二姐一時也想不起来大家想来賈璉便道定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了这人原不差果然不好眼力二姐笑問是誰賈璉笑道别人他如何進得去一定是宝玉二姐与尤老听了亦以為然尤三姐便啐了一口

道奇（不知何為）我们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有理之極）难
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没了好男子了不成（一罵及有理）衆人听了都咤
意除去了他还有那一個（余亦如此想）尤三姐笑道别只在眼前想姐姐只
在五年前想就是了（奇甚）正说有忽見跟賈璉的心腹小使子兴兒走
來请賈璉说老爺那边際等有叫爷呢小的答应往旧老爷那边
去了小的連忙來请賈璉又忙问昨日家里没人问兴兒道小的
回奶奶说爺在家廟里同珍大爺商議作百日的事只怕不能来
家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随去了留下兴兒答應人來事務尤
二姐拿了两碟菜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兴兒在炕沿下蹲着
吃一長一短向他说话兒问他家里奶奶多大年纪怎麽個利害的

樣子老太〻多大年紀太〻多大年紀姑娘几個各樣家常等語與兒哭嘻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栄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毋女又説我是二门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个共是八个这八个人有几个是奶〻的心腹有几个是爺的心腹奶〻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〻的人就敢惹提起我們奶〻来心里歹毒口里尖快我們二爺也筭是个好的那里見得他到是二爷跟前的平姑娘為人狠好雖然和奶〻一氣他到背着奶〻常作些个好事小的們凡有了不是奶〻是容不過的只求〻他去就完了如今和家大小除了老太〻太〻兩个人没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〻太〻兩

个人喜欢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
省下来堆成山好叫老太〻太〻說他会过日子除（殊）不知苦了下人他
討好兒邊（遇）着有好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了不好
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别人身上来他还在傍边撥火兒
如今連他正䁥（經）婆〻大太〻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处飛黑母鷄
一窝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〻在頭里早
叫过他去了尤二姐咲道你背着他这等說他将来你又不知怎么
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的說了兴兒忙跪下說道奶〻要
这樣說小的不怕雷打但凡小的們有造化起来先娶（二）奶〻時若得
了奶〻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吊胆的人如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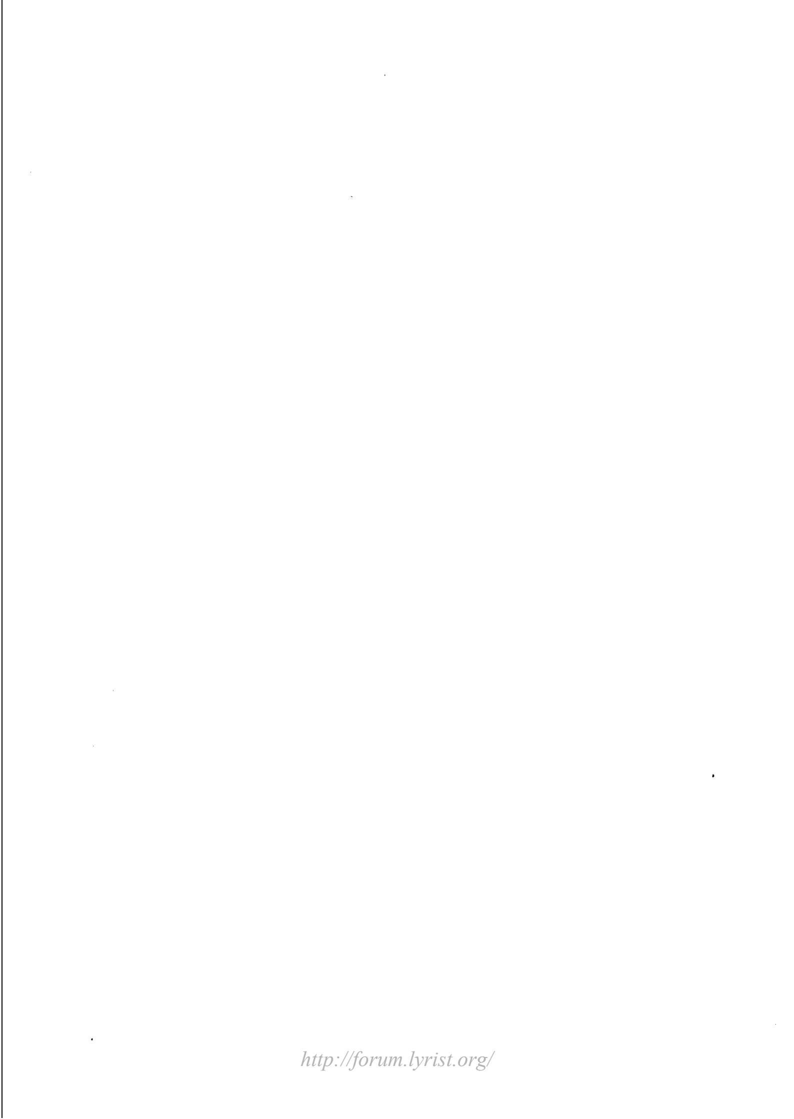
跟爷的这几个人谁不背前背後称揚奶〻圣德憐下我们商量着叫二爷要出来情愿来答應奶〻呢尤二姐笑道猴兒肏的还不起来呢說句頑話就唬的那樣起来你们作甚庅来呢我还要找了你奶〻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〻千万不要去我告訴奶〻一輩子别見他才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一臉笑脚下使絆子是明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的这張嘴还說他不过好奶〻这樣斯文良善人那里是他的对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礼待他〻敢怎庅樣興兒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奶〻便有理讓他看見奶〻比他標致又比他得人心他怎肯干休善罢人家是醋礶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丫頭們二爷多看一眼他有本事当着爷打個爛羊頭虽然平姑娘在屋裡大

約一年二年之間兩个有一次到一処他还要口里掂本过子呢氣的
平姑娘性子發了鬧哭了一陣説又不是我自已尋來的你又浪着劝
我：原不依你及説我及了这会子又这樣他一般的也罢了到央告平
姑娘尤二姐哭着道可是扯謊这樣一个夜叉怎么反怕屋裡的人呢
興兒道这就是俗語説的天下挑不过礼字去了这平兒是他自
幼的了頭陪了过來一共四个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了这个心
腹他原為收了屋里一則显他賢良名兒二則又叫拴爺的心好不
外頭走邪的又还有一段因果我們家的規矩凡爺們大了未娶
親之先都先放兩个人伏侍的二爺原有兩个誰知他來了没半
年都尋出不是來都打發出去了別人虽不好説自已臉上过不

去所以強逼着平姑娘作了房裡人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經人從不
把这一件事放在心上也不会挑妻窝夫的到以為忠心赤胆伏侍他
纔容下了尤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我听見你們家还有一位寡婦奶
奶不知道我們家这位寡婦奶奶他的渾名叫作大菩薩第一個善
德人我們家的規矩又大寡婦奶奶們不管事只宜清淨守節妙在
姑娘又多只把姑娘們交給他看書寫字学針線学道理这是
他的責任除此问事不知說事不管只應这一向他病了事多这
大奶奶暫管几日究竟也無可管不過是按例而行不像他多事逞才
我們大姑娘不用說但凡不好也没这段大福了二姑娘的渾名是二木頭
戳一針也不知嗳喲一声三姑娘的渾名是玫瑰花尤氏姊妹忙笑问何

意丹兒笑道玫瑰花又紅又香無人不受的只是刺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鴰窩里出鳳凰四姑娘小他正緊是珍大爺親妹子因自幼無母老太太命太太抱过来養这庅大也是一位不言事的奶奶不知道我们家的姑娘不筭外有兩个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無㩗一個是偺們姑太太的女兒姓林小名兒叫什麼黛玉面龐身段和三姨不差什麼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這樣的天還穿夹的出来風兒一吹就倒了我們這起沒王法的嘴都叫他多病西施還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兒姓薛叫什麼宝釵竟是雪堆出来的每常出門或上車或一時院子裡瞥見一怪我們兒使神差見了他兩個不敢出氣兒尤二姐笑道你們大家規矩雖然你們小孩子進的去然遇見小姐們原該遠遠藏開興兒搖手道不是不是那

正經大礼自然遠遠的藏開自不必說就藏開了自巳不敢出氣是生怕這氣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氣煖了吹化了姓薛的說的滿屋里都笑起来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遍（編）了这（些）混話越發沒了細兒你（了）到不像跟二爺的人这些混話到像是寶玉那邊的了好極之文將茗烟等已全寫出可謂一擊兩鳴法不寫之寫也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作些什庅柏粱叫絕此處方問是何文情興兒笑道姨娘別問他說起來姨娘也未必信他長了这庅大獨他沒有上過正黌（經）學堂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牕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癲癲的說的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

外頭人〻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里自然是聰明的誰知是外清而內濁見
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工過學到難爲他認得几個字每日也
也不習文也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群里鬧再者也沒剛柔有時見了
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
着卧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
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報怨可知難纏語情語情文至尤
二姐道我們看他到好原來這樣可惜了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〻信他胡
說偺們也不是見了一面兩面的他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〻女兒氣那是只在里
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〻記得穿孝時偺們同在一處那日正
是和尚們進來遶棺偺們都在那里站着他只站在頭里擋着人〻說他不知

礼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悄〻的告訴偺們說姐〻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我
和尚們髒恐怕氣味薰了姐〻們接着他吃茶姐〻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
了他的碗倒他赶忙說我吃髒了的另洗了再拿來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
來他在女孩子們前不管怎樣都的過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
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
姐見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頭磕瓜子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事為人到是
一對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未露形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
二則都還小故尚未及此再過三二年老太〻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
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爺往
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

奶早和二姨定了那事明日爺來好作定奪說着帶了興兒回去了這里尤
二姐命掩了門早睡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
勸他說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万别為我悮事賈璉道也沒甚事只是
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就起身得半月工夫幾來尤二姐道既如
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里一應不用你記罣三妹子他從不會朝更暮改
的他已說了改悔必是改悔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問
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里不知多早幾來也難為他眼力自己
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情
愿剃了頭當姑子去吃長齋念佛以了今生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
的心二姐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里做生日媽和我們到那

里與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串客里頭有個作小生的叫作柳湘璉（千奇百怪之文）

何至于此 他看上了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我們聞得柳湘璉惹了一個禍

逃走了不知可有來了不曾（下落沒有）賈璉聽了怪道呢我說是個什広樣人原來是他

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這柳二郎那樣一個標致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

多的人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宝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獃子他不好意思見我

們的不知那里去了一向後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宝玉的

小子們就知道了倘或不來他萍踪浪蹤（跡）知道几年纔來豈不白耽擱了尤

二姐道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二人正

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人說什

広是什広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

他来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来我自已修行去了說着将一根玉簪擊作兩段一句不真就如這簪子說着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礼不動非礼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茗烟〻〻說竟不知道大約未[没]来着来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房也說未[没]来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却住[先]二姐這邊来住兩夜從這里再悄〻長行果見小妹竟又換了一個人又見二姐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就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飢飡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来了一羣馱子内中一夥主僕十来騎馬走的近来一看不是别人竟是薛蟠和柳湘璉来了賈璉深 為奇怪
余亦為 忙伸馬近了上来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别後寒温大家便入酒店歇
怪

下叙談〻〻〻〻賈璉因笑說鬧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兄踪跡全無怎麼你兩個今日到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里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遇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劫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趕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親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他去望候〻〻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宅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到教我們懸了几日心因又听道尋親又忙說道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又屬薛蟠且

不可告訴家里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
是舍表妹之過湘璉忙笑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這等
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璉道我本有愿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
貴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裁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
說無憑等柳兄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呢湘蓮聽了
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娘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
道你我一言為定只是我信不過柳兄你乃是萍踪浪跡倘然淹滯不歸豈
不悮了人家須得留一定礼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礼小弟素係寒貧況
且客中何能有定礼薛蟠道我這里現成就備一分二哥代去賈璉笑道也不用
金帛之礼須是柳兄親身自有之物不論物之貴賤不過我帶去取信耳

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此劍防身不能解下囊中尚有一把夗央劍乃吾家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隨身守藏而已賈兄請拏去為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然亦斷不捨此劍者說畢大家又飲了几杯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正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他十月前後務要还来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處探望誰知賈璉出門之後尤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関門閣戶一點外事不聞他小妹子果是個斬丁截鐵之人每日侍奉母姊之餘只安分守己隨分過活雖是夜晚間孤衾獨枕不慣寂寞奈一心丟了眾人只念柳湘蓮早早回来完了終身大事這日賈璉進門見了這般景况喜之不盡深念二姐之德大家叙些寒溫之後賈璉便將路上相遇湘蓮一

事說了出來又將鴛鴦劍取出遞與三姐〻〻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熒將靶一掣裡面却是兩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鏨着一鴛字一把上面鏨着一央字冷颼〻明亮〻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繡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笑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家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〻〻因近日又遇了新友將這事丟過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加少不得又給了他三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蝌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新救恩母子們十分称謝又說起親事一

樓風一應東西皆已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宝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宝玉笑道我聽見一干人說我那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听見茗烟說璉二哥〻〻着寔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宝玉〻〻笑道大喜〻〻難得這個標致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里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况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厚也関切不至此路上工夫忙〻的就那樣再三要來定礼難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已疑惑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〻問個抵歷纔好宝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礼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娶如何

又知是絕色宝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継母帶來的兩位小姨我在那里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庅不知真〻一对尤物可巧他又姓尤湘蓮听了跌足道這（事）是不好斷乎做不得了你們東府里除了那兩石頭獅子干淨只怕連猫兒狗兒都不干淨我不做這剩忘八奇極之文極趣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臉打綠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豈不更奇、宝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忽用湘蓮提東府之事罵及宝玉可是人想得到的所謂一個人不曾放過、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作甚庅連我也未必干淨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别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是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若去找薛蟠一則他現卧病二則（他）又浮燥不如去索回定礼主意已定便一經（直的）來找賈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聞得湘蓮

来了喜之不禁忙迎了出来讓到內室與尤老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詫意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家知姑母于四月間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老兄背了姑母似非合理若係金帛之訂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便不自在還說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還要斟酌湘蓮笑道雖如此說弟愿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坐一敘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来今忽見反悔便知他在賈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嫌自己淫奔無耻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必無法可處自己豈不無趣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来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內出来

便說你們不必出去再議还你的定礼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可憐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芳灵蕙性渺〻冥〻不知那邊去了當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一面嚎哭一面又罵罵湘蓮賈璉忙揪住湘蓮命人綑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泪反勸賈璉你太多事人家並沒威逼他死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豈不省事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泣道我並不知是这等剛烈賢妻可敬〻〻湘蓮反扶尸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見入殮又俯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無所之昏〻默〻自想方才之事原來尤三姐这樣標致又这等剛烈自悔不及正走之間只見薛蟠的小使子尋他家去那湘蓮只管出神那小使子帶他到

新房之中十分齊整忽聽環珮叮噹尤三姐從外而入一手捧着鴛鴦劍一手捧着一卷册子向柳湘蓮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一别故来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着便走湘蓮不捨忙欲上来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便說来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悞被情惑今既耻情而竟（覺）與君兩無干涉說畢一陣香風無踪無影去了湘蓮警覺似夢非夢睜眼看時那里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座破廟傍邊坐着一個瘸腿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師仙名法號道士笑道連我也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来歇足而已柳湘蓮聽了不覺冷然如寒氷侵骨掣出那股雄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

道士不知往那里去了後回便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俊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值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算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拾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興兒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了興兒笑說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

来了鮑二家的聽了這句項梁骨走了真魂忙飛進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
一驚但已来了只得以礼相見於是忙整衣来迎了出来至門前鳳姐方下車
進来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皆是素白銀器身上月白緞襖青緞披風白綾素裙眉
彎柳葉高吊兩梢目横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潔若九秋之菊周
瑞旺兒二女人攙入院来尤二姐陪笑忙迎上来萬福張口便叫姐姐下降不
曾遠接望恕倉促之罪說着便福了下来鳳姐忙陪笑還礼不迭二人携手
同入室中鳳姐上座尤二姐命丫环拿褥子来便行礼說奴家年輕一從到
了這里之事皆係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奴家
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訓奴亦傾心吐胆只伏侍姐姐說着便行下礼
去鳳姐兒忙下座以礼相還口内忙說皆因奴家婦人之見一味勸夫慎

重不可在外眠花臥柳恐惹父母担憂此皆是你我之癡心怎奈二爺錯會奴意眠花宿柳之事瞞奴或可今娶姐姐二房之大事亦人家大礼亦不曾對奴說奴亦曽勸二爺早行此礼[事]已[以備]被生育不想二爺反以奴為那等嫉妒之婦私自行此大事並不說知使奴有冤難訴惟天地可表前於十日之先奴已風聞恐二爺不樂遂不敢先說今可巧遠行在外故奴家親自拜見過還求姐姐下體奴心起動大駕挪至家中你我姊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諫勸二爺慎重世務保養身体方是大礼若姐姐在外奴在內雖愚賤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再者使外人聞知亦甚不雅觀二爺之名也要緊到是談論奴家奴亦不怨所以今生今世奴之名節全在姐姐身上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日持家太嚴背後加減些言語自是常情姐姐乃何等樣人物豈可信真若我

寔有不好之處上頭三層公婆中有無數姊妹妯娌況賈府世代名家豈容我
到今日今日二爺私娶姐々在外若別人則怒我則以為幸正是天地神佛不
忍我被小人們誹謗故生此事我今來求姐々進去和我一樣同居同處同分
同例同侍公婆同諫丈夫喜則同喜悲則同悲情似親妹和比骨肉不但那起
小人見了自悔從前錯認了我就是二爺來家一見他作丈夫之人心中也未
免暗悔所以姐々竟是我的大恩人使我從前之名一洗無餘了若姐々不隨
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陪奴愿作妹子每日伏侍姐々梳頭洗面只求姐々在
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々々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奴死也愿意說着便嗚
嗚咽々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礼分序座
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礼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

連忙親身挽住只叫妹子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咲說折死他了妹子只管受礼他原是偺們的丫頭已後快别如此說着又命周家的從已袱里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礼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内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别人如今只求姐〻疼我等語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他作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為知已又見周瑞等媳婦在傍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癡了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〻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理便說原該跟了姐〻去只是這里怎麼樣鳳姐兒道這有何難姐〻的箱籠細軟只管着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笨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着姐〻說

誰妥當就叫誰在這里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〻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
姐料理我也來的日子淺也不曾當過家世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几件
箱籠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過是二〻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
家的記清好生看管着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穿帶了二人携
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〻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〻一盖字不
知倘或知二〻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〻太〻我們有一
個花園子極大姊妹住着容易沒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里住兩天等我
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二姐道任憑姐〻裁處那些跟車的
小廝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去大門只奔後門而來下了車趕散衆人鳳
姐便帶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

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多人來看問尤二姐一々
見過衆人見他標致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々的吩咐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
了風声若老太々太々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了环都素懼鳳姐的又
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鳳姐悄々的
求李紈收養几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的李紈見鳳姐那邊已收拾房
屋況在服中不好倡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姐又變法將他的了頭一
概退出又將自己的一個了頭送他使喚暗々吩咐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着
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們算賬自己又去暗中行事合家之人都
暗々吶罕的說看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
中姊妹各々相好到也安心樂業的自爲得其所矣誰知三日之後了頭

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来尤二姐曰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声大奶々拏些
来善姐道二奶々你怎庅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々天々承應了老太々又
要承應这邊太々那邊太々这些妯娌姊妹上下几百男女天々起来都
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还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
々筭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礼家里又有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
工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口里調度那里為这点子小事
去煩瑣他我勸你能著些兒罷偺們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这是他亘古
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兒的人聽見了这話吵嚷起来把你
丢在外死不死生不生你又敢怎樣呢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自為有
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々連飯他怕端来與他吃或早

一頓或晚一頓所拿來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說過兩次他反先亂叫起來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卻是和容悅色滿嘴裏姐姐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丫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開我的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尤氏見他這般的好心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聽細事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原來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才十九歲成日在外嫖賭不理生業家私花盡父親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廠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尚不

知道原來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
子與旺兒悄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着他寫一張狀子只管往有司衙
門中告去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之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
妻再娶等語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氣的
罵癩狗扶不上墻的種子你細細的說給他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
的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这里自然能勾平息的旺兒
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對詞去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自有道理旺兒聽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
工添工自已說你只告我來往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
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紙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喊了寃察院

坐堂看狀見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
傳旺兒来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代信那旺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
代信早在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咲道起動衆位兄弟必是兄
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来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說你老去罷別鬧了于是来
至堂前跑〔跪〕了察院命狀子與他看 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磞頭說道這是〔事〕
小的盡知小的主人實有此事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攀扯小的
在內其中还有別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磞頭雖还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
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急的說糊塗東西还不快說出来這是朝廷公堂之上
憑是主子也要說出来張華便說出賈蓉来察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
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来便忙將王信喚来告訴他此事

命他托察院只虛張声勢警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第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枉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又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声况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珍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〻〻这般〻〻快作道理賈蓉慌了忙來回賈珍〻〻說我防了这一着只虧他好大胆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去對詞正商議之間人報西府二奶〻來了賈珍聽了这個到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進來了說好大哥〻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还笑說好生伺候你姑娘吩咐他們殺牲口預

備飯說了忙命備馬躲往別處去了這里鳳姐兒帶着賈蓉走來到上房尤氏
正迎了出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笑說什庅事情這等忙鳳姐照臉一口吐沫啐
道你尤家的丫頭沒人要了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
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願意給也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個体統才是你
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個人送來了這會子被
人家告我們我又是個沒腳蟹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
我要休我〻來了你家幹錯了什庅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〻太〻有
了話在你心里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偺們兩個一同去見官
分証明白回來偺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覿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
就走路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磞頭

只求姑娘嬸子息怒鳳姐兒一面又罵賈蓉天雷劈腦子五鬼分尸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靈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還敢來勸我哭罵着揚手就打賈蓉忙磕頭有声說嬸子別動氣仔細手讓我自己打嬸子別生氣說着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問着自己說以後可還再顧三不顧四的混管閑事了以後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嬸子的話了衆人又是勸又要笑又不敢笑鳳姐兒滚到尤氏懷里嚎天動地大放悲声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麼使他違旨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背着咱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拿來再者咱們只過去見了太太老太太和衆族人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買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

就走你妹〻我也親身稜來家生怕老太〻太〻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
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里我這里趕着收拾房子一樣和我的道理只等老太
太知道了原說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
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〻昨日急了縱然我
出去見官也丢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自把太〻的五百銀子去打點如
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里說了又哭〻了又罵後來放声又哭起祖宗爹媽來
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麵團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話
只罵賈蓉孽障種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說不好的鳳姐兒聽說哭着兩手
搬着尤氏的臉緊對相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里難到有茄子塞着不然他
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為什麼你不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這會子平安不

了怎得経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
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得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
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圖賢良的名兒總是他也不怕你
也不聽勸說着啐了几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〻跟的人我何
曾不勸的也得他們聽叫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〻生氣我只好聽着罷了衆
姬妾了环媳婦已是烏鴉跪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〻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〻
的不是奶〻也作踐的勾了當着奴才們奶〻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
奶〻給留臉說着捧上茶來鳳姐也摔了一面止了哭挽頭髮又哭罵賈蓉
出去請大哥〻來我對面問他親大爺的孝纔五七侄兒娶親這個礼我竟
不知道我問〻也好學着日後教導子侄的賈蓉只跪着磕頭說這事原不

與父母相干都是兒子一時吃了屎調唆叔叔作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如今我父親正要出殯嬸子若鬧起來兒子也是個死只求嬸子責罰兒子兒子謹領這官司還求嬸子料理兒子竟不能幹這大事嬸子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只折在袖子裡兒子糊塗死了既作了不肖的事就同那猫兒狗兒一般嬸子既教訓就不和兒子一般見識的少不得還要嬸子費心費力將外頭的壓住了纔好原是嬸子有這個不肖的兒子既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要疼兒子說着又磕頭不絕鳳姐見他母子這般也再難往前施展了只得又轉過了一副形容言談來與尤氏反陪礼說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么樣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体量我還要嫂子轉替哥哥說了

先把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嬸子放心橫豎一点兒連累不
着叔〻嬸〻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娘兒們打点五百兩銀子與
嬸子送過去補上的不然豈有反教嬸子又添上虧空之名越發我們該死了
但還有一件老太〻太〻們跟前嬸子還要週全方便別提這些話方好鳳姐
兒又冷笑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着我替你們週全
我雖然是個獃子也獃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絕後
我豈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令妹就是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
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赶着傳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到是奴
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到說奶〻太好性了若是我們的意見先回了老太〻太〻
看是怎樣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遲我聽了這話教我要打要罵的纔

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稱我的

意偏打我的嘴半空裡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只

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麽人這樣大胆打聽了

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我年輕不知事反笑了

說他告什麽倒是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

他如今正是急了凍死餓死也是一個死現在有這

個禮他拡着他縱然死了死的倒比凍餓死的值些

怎麼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作的太急了兩重孝
在身就是兩重罪背着父母一重罪停妻再娶一重
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
的人什么事作不出來況且他又拿着這滿禮不告
等請不成嫂子說我便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
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没個商量少
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被人拿住了刀靶
越發來訛我是耗子尾上長瘡多少膿血兒呢所以又
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

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咱們如今我想了一個法子竟許他銀子只叫他應了枉告不實的罪咱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個銀子就完了鳳姐笑道好孩子怨不得你僱一不僱二的作這些事出來原來你竟糊塗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是無賴之徒銀子到手一旦光了他又尋事故訛詐倘又吵登出事來這可怎麼樣雖不怕他也終耽心

攔不住他說旣沒毛病為什麽反給銀子終久是不了之局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我的事還得我了緫好如今我竟去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愿意了事

得錢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呼他出來仍嫁他去
若說要錢我們這里少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姨
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去好侄兒你若疼我只能可多給他錢為是賈
蓉深知鳳姐口雖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却做賢良人如今怎麽
說怎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處了家里終久怎麽樣你也同我過
去回明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討主意如何撒謊纔好鳳姐冷笑道既
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事這會子這個腔兒我又着不上待要不出個
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我還是一片癡心說不得
讓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妹去與老太太太太們
磕頭只說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狠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

人放在屋里的今既見你妹〻狠好而又是親上做親的我願意娶来

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新近一概死了日子又艱難不能度日若等

之後無家無業實難等得我的主意接了進来已經廂房收拾了出

来暫且住着等滿了服再圓房仗着我不怕燥的臉死活賴去有了

不是也尋不着你們了你們母子想〻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咲說

到底是嬸子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

去拜謝尤氏忙命了环們伏侍鳳姐梳洗臉又把酒飯親自遞酒揀

菜鳳姐也不多坐執意就走了進園中將此事告訴與尤二姐又說我

怎麼操心打聽又怎麼設法子須得如此〻〻方救下衆人無罪少不

得我去拆去這魚頭大家才好不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過去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着鳳姐去回方是大礼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一有個不是〻往你身上推的說着大家先來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姊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致小媳婦進來忙覷着眼着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倒細〻的看〻好不好說着忙拉二姐說這是太婆〻快磕頭二姐忙行了大礼展拜起來又指着衆姊妹說這是某人〻〻你先認

了太〻瞧過了再見礼二姐聽了一〻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
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咲問你姓什庅今年十几了鳳姐忙又咲說老祖宗
且別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了眼鏡兒(叫)央琥珀把那孩子拉過来我瞧
瞧肉皮兒衆人都抿嘴兒咲着只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
出(他的)手来我瞧〻鴛鴦又揭起裙子来賈母瞧畢摘下眼鏡来咲說道便(是)個齊全
孩子我看比你俊些鳳姐聽說咲着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
細〻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来住一年後再圓房賈
母聽了道這有什庅不是既你這(庅)賢良很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房鳳姐
聽了叩頭起来又求賈母着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〻們說是老祖宗的主
意賈母依允遂使(兩个)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声不雅深為憂

尷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住
居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里還有許多賠送外還給
他銀子安家过話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人來對
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皆是親戚接到家里住着是真並無倘
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了我們的債務追索不與方誣賴小的主人那些個察
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況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
打了一頓趕出來慶兒在外替他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親原是你家定
的你只要親成這事官必还断給你于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
便批張華所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还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
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

賈家鎖人鳳姐兒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並沒和那家退准悉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了尤氏過來說他作事不妥既是你妹子從小曾與人指腹為婚又沒退斷使人混告了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准鳳姐在傍又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不曾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說原是親家母說過一次並沒應准親家母死了你們就接進去作二房如此沒有對証只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沒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婦名声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里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寔于某年月日給了他十兩銀子退准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

这樣鳳了頭去料理七七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着回来只命人去找賈蓉
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体統便回了賈珍暗暗遣人去說
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不怕爺們一怒
尋出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么好人尋不出来你若
走時还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这到是好主意和父親商議
已定約共也〔總〕得了有百金〔他〕父子次日起個五更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得真
了来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実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
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張華帶回二姐去未免賈璉回
来再花几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还是二姐不去自己相伴着还妥當且
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他倘或再将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

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
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條主意出來悄命旺兒遣人尋着了他
或說他作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筭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
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
大作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來
告訴鳳姐只說張華是有了几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
天已被截路人打悶棍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里驗尸掩埋鳳姐聽
了不信說你要扯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究鳳姐
和尤二姐和美非常更比親姊親妹還勝十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
了新房中已竟悄悄的封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他原故

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鐙中跌足少不得來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丫环名喚秋桐者賞他為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中人回來見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兒他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迎敘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之色驕矜之容鳳姐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到那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声忍氣將好顏面拉出來遮掩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吶罕那日已是臘月十二日賈珍起身先拜了宗祀然後過來辭拜賈母等人和族中人直送到灑淚亭方回獨賈璉賈蓉二人送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賈珍命他好生收心

治等語二人口内答應也說些大理套話不必煩叙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
二姐自不必說得只是心中又懷别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妹的声名
很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干淨又和
姐夫有些首尾没人要的了你揀了來还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这話氣
得倒仰查是誰說的又查不出來这日久天長这些個奴才們跟前怎樣說
嘴我反弄了個魚頭來拆說了兩遍自己又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
衆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識刺秋桐自為係賈赦之賜無人
僣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豈肯容他張口是先姦後娶没漢子要的娼
婦也來要我的强鳳姐聽了暗樂尤二姐聽了暗愧暗怒暗氣鳳姐既
粧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了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

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着不過自拏了錢出來另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厨內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一時撞見了便去講舌告訴鳳姐說奶奶的名声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着不吃却往園里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說人家養猫拏耗子我的猫只到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着了又暗恨秋桐難以出口園中姊妹和李紈迎春惜春等人皆為鳳姐是好意然宝黛一干人暗為二姐担心雖都不便多事惟見二姐可憐時常來了到還都憫恤他每日常無人處說起話來尤二姐便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又並無露出一点壞形來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不便回心況素習已來因賈赦姬妾丫环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如这秋桐輩等人皆是恨老爺年

邁昏憒貪多嚼不爛的由下這些人作什麼因此除了几個知禮有耻的餘

者或有與二門上小么兒們嘲戲的甚至於與賈璉眉來眼去相私偷期的只

懼賈赦之威未曾到手這秋桐便和賈璉有舊從來未遇一次今日天緣湊

巧竟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爾新婚連日那里拆的開那

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且喜

借他先可發脫二姐自己且抽頭用借劍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等秋桐殺

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

他現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

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亂罵說奶奶是軟弱人那

等賢惠我却做不來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都沒了奶奶寬洪大量我却

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他這淫婦做一回他纔知道鳳姐兒在屋里只粧不敢出声兒氣的尤二姐在房里哭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紅〻的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〻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專會作死好〻的成天家啼喪背地里咒二奶〻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便說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嫉妬鳳丫頭倒好意待他〻倒這樣爭鋒吃醋的可是個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歡喜衆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踐踏起來弄得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姐看他這般與他排解〻〻那尤二姐原是個花為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磨折不過受了一個月的暗氣便懨〻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

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小妹子手捧那鴛鴦宝劍前來說姐々你一生為人心癡意軟終々吃了这虧休信那妬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狡他發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即進來時亦不容他这樣此亦係理數應然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你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妬婦一同歸至警幻案下聽其發落不然你則白々的喪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泣道妹々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又生殺戮之寃隨我去忍耐若天見憐使我好了豈不兩全小妹哭道姐丶你終是個癡人自古天網恢々疎而不漏天道好还你雖悔過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致于麀聚之乱天怎容你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之當然奴亦無怨小妹聽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

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泣說我這病便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也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天見憐生了下來还可若不然我這命就不保何況於他賈璉亦泣說你只放心我請明人來醫治於是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亦謀幹了軍前効力回來好討蔭封的小廝們走去便請了個姓胡的太醫名叫君榮進來胗脈看了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作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們請出手來再看看尤二姐少不得又從帳內伸出手來胡君榮又胗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脈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由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胆須得請奶奶將金面畧露露醫生觀觀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

魂魄如飛上九天通身麻木一無所知一時掩了帳子就陪他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迂血凝結如今只以下迂血通經脈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命人送了藥礼抓了藥來調服下去只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來于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再遣人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榮胡君榮聽了早已捲包逃走这里太醫院便說本來氣血生成虧弱受胎以來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于中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分傷其八九一時难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还要一些閑言閑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急的賈璉查是誰請了姓胡的來一時查了出來便打了個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偺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又遇見这樣沒本事

的夭夫於是天地前燒香礼拜自己通陳禱告說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体
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愿吃長齋念佛賈璉衆人見了無不称讚賈璉
與秋桐在一處時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罵平兒不是個有福
的也和我一樣我因多病了你却無病也不見怀胎如今二奶〻這樣都因咱
們無福或犯了什広冲的他這樣因又叫人出去筭命打卦偏筭命的回来
又說係屬兔的陰人冲犯大家筭將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屬兔說他冲的秋
桐近見賈璉請醫治藥打人罵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
醋在内了今又聽見如此說他冲了鳳姐兒又勸他說你暫且別處去躲几個
月再来秋桐便氣的哭罵道理那起瞎肏的混咬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
水怎広就冲了他好個愛八哥兒在外頭什広人不見偏来了就有人

冲了白眉赤臉那里来的孩子他不過指着哄我們那個綿花耳朵的爺
罷了縂有孩子也不知姓張姓王奶〻希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歡老了誰不
成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到还是一点攙雜沒有的呢罵的衆人又要
笑又不敢笑可巧邢夫人過来請安秋桐便哭告邢夫人說二爺奶〻要攆我
回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〻好歹開恩邢夫人聽說慌的數落鳳姐兒一陣又
罵道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应〕不好是你父親給的為個外頭來
〔投了〕來的攆〔到眼裡〕的連老子都沒了你要攆他你不如还你父親去到好說
賭〔着〕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性走到他窗戶根底下大哭大罵起來尤二姐
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來瞧他又悄〻
勸他好生養病不要理那畜生尤二姐拉他哭道姐〻我從到了这里多

虧姐〻照應爲我姐〻也不知受了多少閑(闹)氣我若逃的出命來我必答報
姐〻的恩德只怕我逃不出命來也只好等來生罷平兒也不禁滴淚說道
想來都是我坑了你我原是一片痴心從沒瞞他的話既聽見你在外頭豈有
不告訴他的誰知生出這個(些)事來尤二姐忙道姐〻這話錯了若姐〻便不告
訴他〻豈有打聽不出來的不過是姐〻說的在先況且我也要一心進(要)來方
成個体統與姐〻何干二人哭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几句夜已深了方去安
息這里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
況胎已打下無可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碎)不如一死到还干净常聽見人
說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想畢扎挣起來打開
箱子找出一塊生金(子)也不知多重恨命含淚便吞入口中几次恨命直

脖子方嚥了下去于是赶忙將衣服首飾穿帶齊整上炕淌下了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晨了奶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且自己去梳洗鳳姐便和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了頭們你們就只配那没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〻〻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逾了墻倒衆人推了奶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却穿帶的齊〻整〻死在炕上我于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看了不禁大哭衆人雖素習惧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實在温和憐下比鳳姐原強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閤宅皆知賈璉進來摟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狠心的妹〻你怎庅丢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来哭了一塲勸住賈璉〻〻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鉄檻寺去王夫人依

允賈璉忙命人去開了梨香院的門收拾出正房來停靈賈璉嫌後門出靈
不像便对着梨香院的正墻上通街現開了一個大門兩邊搭棚安壇場做佛
事用軟榻鋪了錦緞衾褥將二姐抬上榻去用衾單蓋了八個小廝和幾個媳
婦圍隨從內子墻一帶抬往梨香院來那里已請下天文生預備揭起衾單一
看只見這尤二姐面色如生比活着還美貌賈璉又摟着大哭只叫奶奶你死
的不明都是我坑了你賈蓉忙上來勸叔叔嘆着些兒我這個姨娘自己沒福
說着又向南指大觀園的界墻賈璉會意只悄悄跌腳說我忽畧了終久对出
來我替你報仇天文生回說奶奶卒于今日正卯時五日出不得或是三日或
是七日方可明日寅時入殮大吉賈璉道三日斷乎使不得竟是七日因家叔家
兄皆在外小喪不敢多停等到外頭還放五七做大道場纔掩靈明年往南去

下葬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宝玉已早過来陪哭一場衆族中人也都来了賈璉忙道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棺槨喪礼鳳姐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〻太〻說我病着忌三房不許我去因此也不出来穿孝且往大觀園中来遶過群山至北界墻根下往外聽隐〻綽〻聽了一半言語回来又回賈母說如此这般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癆病死的不燒了燒了一撒也認真的開喪破土起来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抬出来或一燒或亂葬地上埋了完事鳳姐咲道可是这話我又不敢勸他正說着了鬟来請鳳姐說二爺等着奶〻拿銀子呢鳳姐只得来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里近来艱難你还不知道偺們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雞兒吃了過年粮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銀子你还做夢呢这里还有二三十兩銀子你要就拿去說着

命平兒拿了出來遞與賈璉指着賈母有話又去了恨的賈璉沒話可說只得開了尤氏箱櫃去拿自己的梯己及開了箱櫃一滴無存只有些折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綢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習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來自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命小廝丫鬟來拿便自己提着來燒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笑忙將二百兩一包的碎銀子偷了出來到廂房拉住賈璉悄遞與他說你只別作声纔好你要哭外頭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里來点眼賈璉聽說便說你說的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裙子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穿的你好生替我收着作個念心兒平兒只得接了自己收去賈璉拿了銀子與衆人走來命人先去買板好的又貴中的又不要賈璉騎馬自去要瞧至晚間果抬了一幅好板進來價銀五百兩賒着連夜趕造一面分派了人口穿孝

守靈晚來上也不進去只在這里伴宿正是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回

林代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塡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〻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点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曾只托他自去辦理因又年近歲逼諸物蝟集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人名單子來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等裡面有該放的了頭們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几個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原故第一個鴛鴦發誓不去是那日之

後一向未和宝玉説話也不盛粧濃飾衆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强第二個琥
珀又有病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
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丫頭出去了其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
原來这一向因鳳姐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閑暇接着過年過節出
来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争奈宝玉因冷遁
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連〻接〻閑愁胡恨
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癡語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襲人等又
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这日清晨方醒只外間房内咭呱这笑声不斷
襲人因笑説你快出去解救晴文和麝月兩個人按住温都里那隔肢呢宝
玉聽了忙披上灰鼠袄子出来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叠起大衣也未穿

那晴雯只穿葱緑苑紬小袄紅小衣紅睡鞋披着頭髮騎在雄奴身上麝
月是紅綾抹胸披着一身舊衣在那里抓雄奴的肋肢雄奴兒却仰在炕上穿着
撒花緊身兒紅褲緑襪兩脚乱蹬笑的喘不過氣來宝玉忙上前笑說兩個大的
欺負一個小的等我助力說着也上床来膈肢晴雯〻〻觸癢笑的忙丢下雄
奴和宝玉对抓雄奴趁势又將晴雯按倒向他肋下抓動襲人笑說仔細凍着
了看他四人裹在一處到好笑忽有李紈打發碧月來說昨兒晚上奶〻在
这里把塊手帕子忘了不知可在这里小燕說有〻〻我在地下拾了起來不
知是那一位的才洗了出來晾着还未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乱滚因笑道到
是这里熱鬧大清早起就咭〻呱〻的頑到一處宝玉笑道你們那里人也不
少怎庅不頑碧月道我們奶〻不頑把兩個姨娘和琴姑娘也賓住了如

今琴姑娘又跟了老太〻前頭去了更寂寞了兩個媳娘今年過了到明年冬天都去了又更寂寞呢你瞧宝姑娘那里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冷清了多少把個雲姑娘落了单了說着只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詩宝玉聽了忙問那里的好詩翠縷咲道姑娘們都在沁芳亭上你去了便知宝玉聽了忙梳洗了出來果見黛玉宝釵湘雲宝琴探春都在那里手裡拿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說咲這會子還不起來咱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人作興如今正是時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雲咲道一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如今卻好萬物逢春皆主生盛況這首桃花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起時見後有名此是先有名）宝玉聽着點頭說很好且忙着要詩看衆人都又說咱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的說着

一齊起來都往稻香村來宝玉一壁走一壁看那紙上寫着桃花行一篇曰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内晨粧懶　簾外桃花簾内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湘簾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閑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葉乱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霧裹烟封一萬株　烘樓照壁紅模糊　天機燒破鴛鴦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泉影蘸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宝玉看了並不稱讚却滾下淚來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淚來又怕眾人看見又忙自己擦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宝琴笑道你猜是誰作的宝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稿宝琴笑道現是我作的呢宝玉笑道我不信这声調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体所以不信宝琴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〻只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宝玉笑道固然如此說但你知道姐〻斷不許妹〻有此傷悼語句妹〻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〻曾經離喪作此哀音眾人聽說都笑了已

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林代玉就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代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宝釵道使不得從來桃花詩最多縂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着人回舅太、來了姑娘們出去請安羅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吃飯畢又陪入園中來各處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灯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几件玩器合家皆有壽儀自不必說飯後探春換了礼服各處行礼代玉笑向衆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的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閑空兒因此改至初五這日衆姊妹皆在房

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宝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中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務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開讀衆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近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之子為妻擇日於五月初十日過門鳳姐兒又忙着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兒一並請衆甥男甥姪閒樂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宝玉探春林代玉宝釵四人同鳳姐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另粧飾了起來五人作辭去了一日掌灯方回宝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机見景勸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宝玉屈指算一算說還早呢襲人道書是第一件字是第二件到那時你縱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里呢宝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的好些難道都沒收着襲人道

何曾沒收着你昨兒不在家我就拿出來共實(總)數了一數纔有五六十篇这三四年的工夫難道只有这几張字不成依我說從明日起把別的心全收了起來天天快臨几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概看得過去宝玉聽了忙的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实在搪塞不去便說明日為始一天寫一百纔好說話時大家安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窗下研墨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宝玉方去請(安)聞便說寫字之故先將早起清晨的工夫儘了出來再作別的因此出來遲了賈母聽了便十分歡喜吩咐他以(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的太太去宝玉聽說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王夫人便說臨陣磨鎗也中用有这會子着急(的)天天寫寫念念有多少頑(完)不來(了)的这一趕又趕出(病)來纔罷宝玉回說不妨事这里賈母也說怕

急出病来探春宝釵等都笑説老太太不用急書雖替他不得字却替得的我
們每人每日臨一篇給他塘塞過这一步就完了一則老爺到家不生氣二則
他也急不出病来賈母聽説喜之不盡原来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宝
玉的工課宝玉肯分心恐臨期吃了虧因此自己只粧作不耐煩把詩社便不
起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探春宝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宝玉宝玉
自己每日也加功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集湊出許多
来这日正算再得五十篇也就混的過了誰知紫鵑走来送了一卷東西與
宝玉拆開看時却是一色老油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
十分相似喜的宝玉和紫鵑作了一個揖又親自来道謝着史湘雲宝琴
二人皆亦臨了幾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工課亦足塘塞了宝玉放了心於是

將所有應讀之書又温理過几遍正是天〻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過爲了
几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着賈政順路查看賑濟飢回來如此冥去至
冬底方回寶玉聽了便把書字又擱過一邊乃是照舊遊蕩時值暮春之際
史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殘吐　捲起半簾香霧　纖手自拈來　空使鵑啼燕
妬　且住　且住　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作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與寶釵看了又來找黛玉〻〻看畢
咲道好也新鮮有趣我却不能湘雲咲道偺們這几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
何不起社填詞改個樣兒豈不新鮮些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說的
極是我如今便請他們去說着一面吩咐預備了几色菓点之類一面就打

發人分頭去請衆人这里也二人便擬了柳絮之題又限出几個調来寫了綰
在壁上衆人来看時以柳絮為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史湘雲的稱賞了
一回宝玉咲道这詞工我們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謅起来于是大家拈鬮宝釵
便拈得了臨江仙宝琴拈得西江月探春拈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了唐多
令宝玉拈得了蝶恋花紫鵑炷了一支夢甜香 香 重建故又寫 大家思索起来一
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宝琴宝釵都有了他三人寫完互相看時宝釵便
咲道我先瞧完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咲道噯呀今兒这香怎庅这樣快
已剩了三分了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宝玉可有了宝玉雖作了些〻只是自己
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作回頭看香已將燼了李紈笑道这算輸了蕉了頭的
半首且寫出来探春聽說忙寫了出来衆人看時 却是先看没作完的総是又变一格也

工面却只半首　南柯子　寫道是

空掛纖纖縷　徒垂絡絡絲　也难綰繫也难羈　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

李紈笑道这也却好作何不續上宝玉見香沒了情愿認負不肯勉强塞責将筆擱下来瞧这半首見沒完時反到動了興開了机乃提筆續道是

落去君休惜　飛来我自知　鶯愁蝶倦晚芳時　縱是明春再見隔年期

衆人笑道正經你分内的又不能这却偏有了縱然好也不算得說着看黛玉的　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　香殘燕子樓　一團團逐对成毬　飄泊亦如人命

薄 空繾綣 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 韶華竟白頭 嘆今生
誰拾誰收 嫁與東風春不管憑你去 忍淹留
眾人看見俱点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固然好的因又看宝琴的是
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 隋堤点綴無窮 三春事付東風
明月梅花一夢 几處落紅庭院 誰家香雪簾櫳 江南
江北一般同 偏是離人恨重
眾人都咲說到底是他的这調壯几處誰家兩句最妙宝釵咲道終不免過于
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無根無絆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
幾不落套所以我謅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眾人咲道不要太謙
我們且賞鑒自然是好的因看这一首 臨江仙 道是

白玉堂前春解舞　東風捲得均匀

湘雲先笑道好一個東風捲得均匀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又看底下道

蜂團蝶陣乱紛紛　几曾隨逝水　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

改　任他隨聚隨分　韶華休笑本無根　好風頻借力

送我上青雲

衆人拍案叫絶都説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是這首為尊纏綿悲戚讓瀟湘

妃子情致嫵媚却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寶琴笑道我們

自然受罰但不知付白卷子的又怎麽罰李紈道不要忙這定要重重罰他下

次為例一語未了只聽窓外竹子上一声响恰似窓屜子倒了一般衆人唬了

一跳了頭們出去瞧時簾外了頭嚷道一個大蝴蝶風箏掛在竹稍上了衆

了妳咲道好一個齊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斷了繩拿下他來宝玉等聽了也
都出來看時宝玉笑道我認得这風箏这是大老爺那院里嫣紅姑娘放
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紫鵑笑道难道天下没有一樣的風箏单他有这個
不成我不管我且拿起來探春道紫鵑也學小氣了你們一般的也有这会子
拾人走了的也不怕忌諱代玉咲道可是呢知道是誰放晦氣的快掉出去罷
把咱們的拿出來咱們也放晦氣紫鵑聽了敢命小丫頭們將这風箏送出
與園門上值日的婆子去了倘有人來找好與他們去的这里小丫頭們聽見
放風箏爬不得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個美人風箏來也有搬高凳去的也
有綑剪子股的也有撥籰子的宝釵等都立在院門前命丫頭們在院外敞
地下放去宝琴咲道你这個不大好看不如三姐〻的那一個軟翅子大鳳凰

好宝釵咲道固然因回頭向翠墨咲道你把你們的拿来也放〻翠墨嘻嘻
〻的果然也取去了宝玉又興頭起来也打發個小丫頭子家去說把昨兒
賴大娘送我的那個大魚取来小丫頭子去了半天空手回来笑道晴姑娘昨
兒放走了宝玉道我還沒放一遭兒呢探春咲道横豎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宝
玉道也罷再把那個大螃蠏拿来罷了頭去了同了几個人扛了一個美人並
籰子来說道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蠏給了三爺了这一個是林大娘才送来的
放这一個罷宝玉細看了一回只見这美人做的十分精致心中歡喜便命叫
放起来此時探春的也成了来翠墨帶着几個小丫頭子們在那邊山坡
工已放了起来宝琴也命人将自己的一個大紅蝙蝠也取来宝釵也高興也
取了一個来却是一連七個大鴈的都放起来獨有宝玉的美人放不起

去宝玉說丫頭們不會放自已放了半天只起房高便落下来了急的宝玉頭上出汗衆人又笑宝玉恨的擲在地下指着風箏道若不是個美人我一頓脚踏跺個希爛代玉笑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出去另使人打了頂線就好了宝玉一面使人拿去打頂線一面又取一個来放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这几個風箏都起在半空中去了一時丫鬟們又拿了許多各色各樣的送飯的来頑了一回紫鵑笑道这一回的勁大姑娘来放罷代玉聽說用手帕墊着手頓了一頓果然風緊力大接過籰子来隨着風箏的勢將籰子一鬆只聽一陣豁剌剌響登時籰子線盡代玉因讓衆人都笑道各人都有你先請罷代玉笑道这一放雖有趣只是不忍李紈道放風箏圖的是这一樂所以又說放晦氣你更該多放些把你这病根兒都帶了去就好了紫鵑笑道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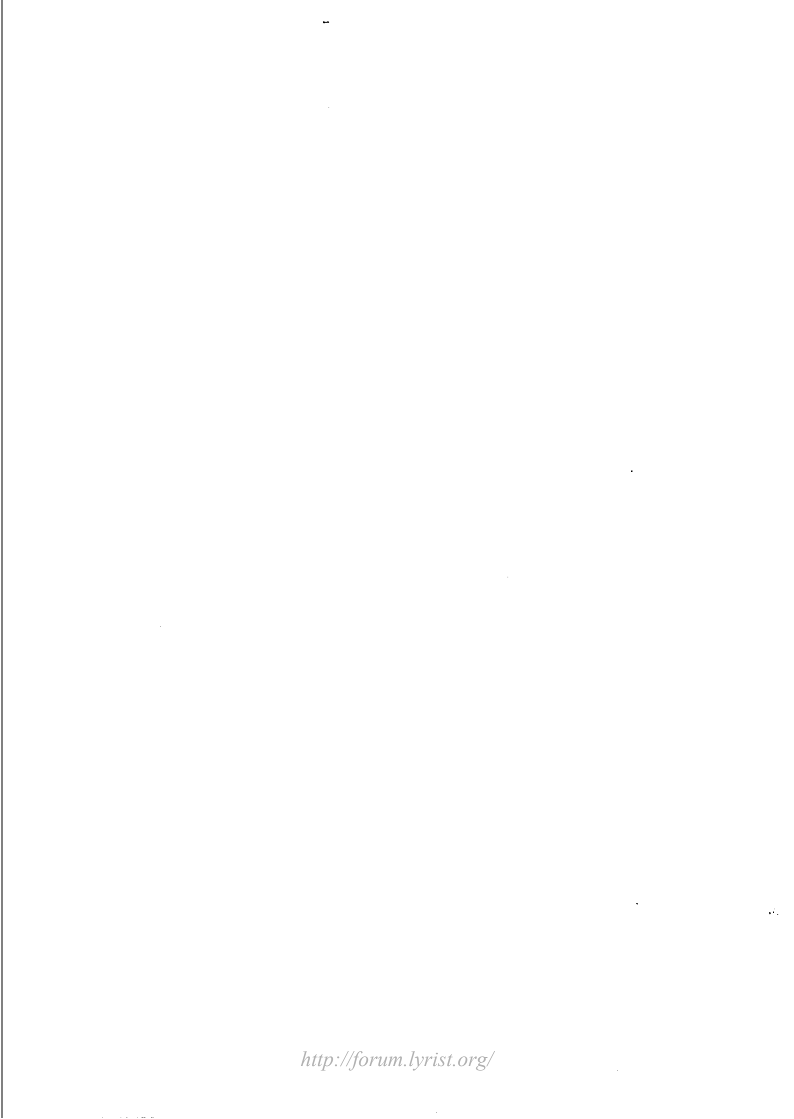
們姑娘越發小氣了那一年不放几個子今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
說着便向雪雁手中接過一把西洋小銀剪子來齊籆子根下寸系不留咯
噔一声鉸斷咲道这一去把病根兒可都代[帶]了去了那風箏飄々飄々只管
往後退了去一時只有鷄蛋大小展眼只剩了一点黑星一再展眼便不見了
衆人皆仰面睃[睄看]眼說有趣々々宝玉道可惜不知落在那里去了若落在有人
烟處被小孩子得了还好若落在荒郊野外無人烟處我替他寂寞想起
來把我这個放去教他兩個作伴兒罷于是也用剪子剪斷照先放去探
春正要剪自己鳳凰見天上也有一個鳳凰因道这也不知是誰家的衆人
皆笑說且別剪你的看他到像要來絞的樣兒說着只見那鳳凰漸逼
近來遂與这鳳凰絞在一處衆人方要往[往]下收線那一家也要收線正不

開交又見一個門扇大的玲瓏喜字帶响鞭在半天如鐘鳴一般也逼近來衆人咲道這一個也來絞了且別收讓他三個絞在一處到有趣呢說着那喜字果然與這兩個鳳凰絞在一處三下齊收乱頓誰知線都断了那三個風箏飄飄颻〻都去了衆人拍手哄然一咲說到有趣可不知那喜字是誰家的忒促狹了些代玉說我的風箏也放去了我也乏了我也要歇〻去了宝釵說且等我們放了去大家好散說着看他姊妹都放去了大家方散代玉回房歪着養乏要知端的下回便見

石頭記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夗央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瘋了頭慣（悞）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惑奸讒抄撿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凸碧堂品笛感淒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俏了環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老學士閒徵姽嫿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第七十一回　至八十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庚辰秋定本



脂硯齋重評石記卷之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話說賈政回京之後諸事完畢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几年骨肉離異令得晏然復聚於庭室自覺(欣)喜幸不盡一應大小事務一槩(益)亦發付於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請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裡面母子夫妻共叙天倫庭闈之樂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之慶又因親友全來恐筵宴排設不開便早同賈赦及賈珍賈璉等商議〻定於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榮寧兩處齊開筵宴寧國府中单請官客榮國府中单請堂客大觀園中收拾出綴錦閣並嘉蔭堂

等凡處大地方來作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諸公主郡主王妃国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閣下都府督鎮及誥命等三十日便是諸官長及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的家宴初五日是賴大林之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湊一日自七月上旬送寿礼者便絡繹不絕礼部奉旨欽賜金玉如意一柄彩緞四端金玉環四個帑銀五百兩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寿星一尊沉香拐一隻茄楠珠一串福壽香一盒金錠一對銀錠四對彩緞十二疋玉盃四隻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之家凡所來往者莫不有礼不能勝記堂屋內設下大桌案鋪了紅毡將凡所有精細之物都擺在上請賈母過目賈母先一二日還高興過來瞧瞧後來煩了也不

過日只説吽鳳了頭收了改日悶了再熊至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灯結彩屏開
鸞鳳褥設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寧府中本日只有北靜王南安郡王
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几個世交公侯應襲榮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靜王妃
並几位世交公侯誥命賈母等見是按品大粧迎接大家廝見先請入大觀
園內嘉蔭堂茶畢更衣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
才入席上面兩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叙便是眾公侯誥命左邊下手
一席倍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右手下手一席方是賈母主位
邢夫人王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几個媳婦兩溜鴈翅站在賈母身後
侍立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眾媳婦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
瑞家的帶領几個環在圍屏後伺候呼喚凡跟來的人早又有人別

處去(官將)了一時台上參了塲台下一色十二個未留髮的小廝伺候須臾一
小廝捧了戲單至堦下先遞與回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才遞與林之
孝家的用一小茶盤托上挨身入簾來遞與尤氏的侍妾配鳯配鳯接
了才奉與尤氏尤氏托着走至上席南安太妃謙讓了一回點了一齣吉慶戲
文然後又謙讓了一回北靜王妃也點(了)一齣衆人又讓了一回命隨便揀好的唱罷
了少時菜已四獻湯始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家便更衣復入園來
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寶玉賈母笑道今日几處廟里念佛保安延寿
經他跪經去了又問衆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姊妹的(们)病弱的(病)弱見人
腼腆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邊
廳上陪着他姨娘家姊(妹)們也看戲呢南安太妃笑道既這樣叫人請來

賈母回頭命鳳姐兒去把史薛林帶來再只叫你三妹〻陪着來罷鳳姐答
應了來至賈母這邊只見他姊妹們正吃菓子看戲宝玉也纔從廟里跪經回
來鳳姐兒說了話宝釵姊妹與代玉探春湘雲五人來至園中大家見了不
用請安問好讓坐等事衆人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
都齊聲誇讚不絕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笑道你在這里听我來了
還不出來還只等請去我明兒和你叔〻算賬回一手拉着探春一手拉
着宝釵問几歲了又連聲誇讚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着代玉宝琴也着
寔細看極誇一回又笑道都是好你不是叫我誇那一個的是早有人將
備用礼物打點出五分來金玉戒指各五個腕香珠五串南安太妃笑道
你們姊妹們別笑話留着賞了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靜王妃也有五

辞　些　下

様礼物餘者不必細説吃了茶園中畧侹了一侹賈母等因又讓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辭説身上不快今日若不来實在使不得因此恕我竟先要告别了賈母等听説也不便強留大家又讓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而去接着北静王妃畧一坐也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席的賈母劳乏了一日次日便不会人一應都是邢夫人王夫人管待有那些此家子弟拜寿的只到厛上行礼賈赦賈政賈珍等還礼管待至寧府坐席不在話有这几日尤氏晚間也不回那府去白日間待客晚間在園内李氏房中歇宿这日晚間伏侍過賈母晚飯後賈母因説你們也乏了我也乏了早些尋一點子吃的歇歇去明兒还要起早鬧呢尤氏答應着退了出来到凤姐兒房里来吃飯凤姐兒在樓上看着人收送礼的新圍屏只有平兒在房裏

與凤姐兒疊衣服尤氏因問你們奶〻吃了飯了沒有平兒咲道吃飯豈不請
奶〻去的尤氏咲道既这樣我别處找吃的去餓的我受不的了說着就走
平兒忙咲道奶〻請回来这點心且點補一點兒回来再吃飯尤氏咲道你們
忙的这樣我園里和他姊妹們鬧去一面說一面就走平兒留不住只得罢
了且說尤氏一逕来至園中只見園中正門與各處角門伏下文仍未關猶
吊着各色彩灯因回頭命小丫頭叫該班的女人那丫嬛走入班房中竟沒
一個人影回来回了尤氏尤氏便命傳管家的女人这丫頭應了便出去到二
門外鹿頂内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取齊之所到了这里只有兩個婆子
只顧分菜菓又听見是東府里的奶〻不大在心上因就回說管家奶〻們
纔散了小丫頭道散了你們家里傳他去婆子道我們只管看屋子不

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去小了頭听了道嗳呀嗳呀这可反了
怎麼你們不傳去你哄那新来了的怎庅哄起我来了素日你們不傳誰
傳去这会子打听了梯已信兒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々的東西你們爭着
狗顛兒似的傳去的不知誰是誰呢璉二奶々要傳人你們可也这庅回喝这兩個
婆子一則吃了酒二則被这了頭揭挑着弊病便羞激怒了因回口道扯
你的燥我們的事傳不傳不與你相干你未曾揭挑我們你想々你那
老子娘在那邊管家爺們跟前比我們還更会溜湊呢餙什庅清水下雜麵
你吃我也見的事各家門另家戶你有本事排場你們那邊人去我們这
邊你們還早些呢了頭听了氣白了臉因說道好々这話說的好一面轉
身進来回話尤氏已早入園来因遇見了襲人宝琴湘雲三人同着地藏菴

的兩個姑子正說故事頑笑尤氏因說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粧了几樣葷素
点心出来與尤氏吃兩個姑子寶琴湘雲等都吃茶仍說故事那小丫頭子
一逕找了来氣很〻的把話都說了出来尤氏听了冷笑道這是兩個鍾
庅個听錯了兩姑子笑推這了頭你這孩子好性氣那糊塗老媼〻們
的話你也不該来回總是偺們奶〻萬金之軀勞乏了几日黃湯辣水沒
吃偺們哄他歡喜一會還不得一半兒說這些話做什庅襲人也忙笑拉
出他去說好妹子你且出去歇〻我打發人叫他們去尤氏道你不要叫人你
去就叫這兩個婆子来到那邊把他們家的凤叫来襲人笑道我請去
尤氏偏不要你兩個姑子忙立起身来笑說奶〻素日寬洪大量今日老
祖宗千秋奶〻生氣豈不惹人論寶琴湘雲二人也都笑勸尤氏道不為

老太太的千秋我不依且放着就是了說話之間襲人早又遣了一個丫頭
去到園門外找人可巧遇見周瑞家的這小丫頭子就把這話告訴周瑞家
的周瑞家的雖不管事因他素日仗着是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體面心性乖
滑專管各處獻勤討好所以各處房里的主人都喜歡他〻今日听了這話
忙的便跑入怡紅院來一面飛走一面口内說氣壞了奶〻了可了不得我們
家里如今慣的太不堪了偏生我不在跟前且打給他們几個耳刮子再等
過了這几日算賬尤氏見了他也便笑道周姐〻你來有個理你說〻這早晚
門還大開着明灯蠟燭出入的人又雜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得因此叫該班
的人吹灯關門誰知一個人牙兒也沒有周瑞家的道這還了得前兒二奶〻
還吩咐了他們說這几日事多人雜一晚就關門吹灯不是園里人不許放進

去今就沒了人這事[是]過了這几日必要打几個纔好尤氏又說不了頭子的話
周瑞家的道奶々不要生氣等過了[這幾日等]是我告訴管事的打他個臭死只問
他們誰叫他們說這各家門各家戶的話我已經叫他們吹了灯關上正門和
角門子正亂着只見凤姐兒打發人來請吃飯尤氏道我也不餓了纔吃了几
個餑々請的[你]奶々自[已]吃罢一時周瑞家的得便出去便把方纔的事回了凤姐
又說這兩[個]婆子就是管家奶々們時常我們[合]我他說話都似狠虫一般奶々若
不戒飭大奶々臉上過不去凤姐道既這么着記上兩[個]人的[名]明字等過了這几
日細了送到那府里憑大嫂子開發或是打几下子或是他開恩饒了他們
隨他去就是了什么大事周瑞家的听了得不的一聲素日[旧]因與這几個人不
睦出来了便命一個小廝[使]斯到林之孝家傳凤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平孝家的

進來見大奶〻一面又傳人立刻細起這兩個婆子來交到馬圈里派人看

守林之孝家的不知有什広事此時已經點灯忙坐車進來先見风姐至二門

上傳進話去了頭們出來說奶〻總歇了大奶〻在園里叫大娘見了大奶〻

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園來到稻香村了鬟們回進去尤氏听了反過意

不去忙喚進他來因笑問他道我不過為找人我不着白問你〻既去了也

不是什広大事誰又把你叫進來到要你白跑一遭不大的事已徑撂開手了

林之孝家的也咲道二奶〻打發人傳我說奶〻有話吩咐尤氏咲道這是那

里的話只當你沒去白問你這是誰又多事告訴了风丫頭大約是周姐〻說的家

去歇着罢沒有什広大事李紈又要說原故尤氏反攔住了林之孝家的見

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園去可巧遇見趙姨娘姨娘因笑嗳喲〻我的嫂子

这会子还不家去歇〻还跑些〻什么林之孝家的便笑說何曾不家去的如此
这么進来了又是個齊頭故事趙姨娘原是好察听这些事的且素日又與管
事的女人們搬原互相連絡好作首尾方纔之事已竟得八九听林之孝的如
此說便恁麼如此告訴了林之孝家的听了笑道原来是这事也值一個屁
開恩呢就不理倫心窄些兒也不過打几下文就完了趙姨娘道的嫂子
事雖不大可見他們太張狂了些〻爬〻的傳進你来明〻戲弄你頑耍你快歇
〻去明而还有事呢也不留的吃茶去說畢林之孝家的出来到了側門前就
有方纔兩個婆子的女兒上来哭有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你这孩子好糊
塗誰叫你娘吃酒混說了惹出事来連我也不知道二奶〻打發人細他連我
还有不是呢我替誰討情去这兩個小了頭子纔七八歲原不識事只管哭

啼哭求告纏的林之孝家的没法因説道糊塗東西你放着門路不去却纏我来你姐〻現給了那

邊太〻作陪房費大娘的児子你走過去告訴你姐〻叫親家娘和太〻一説什庅

完不了的一語提醒了一個還求林之孝家的啐道糊塗攘的他過去一説自然

都完了没有個单放了他媽又只打你媽的理説畢上車去了這一個小丫頭果然過来

告訴了他姐〻和費婆子説了這費婆子原是邢夫人的陪房起先也曽興過時只因賈

母近来不大作與邢夫人的陪房起先也曽興過時只因賈母近来不大作與邢夫人所以連

這邊的人也减了威勢凡賈政這邊有些体面的人那邊各〻皆虎視眈〻這費婆

子常依老賣老仗着邢夫人常吃些〻酒嘴里胡罵亂怨的出氣如今賈母

慶壽这樣大事干看着人家趣錢才賣技辦事呼公喝六弄手脚心中早已

不自是在指雞罵狗言閑語的乱鬧这边的人也不和他較量如今听

了周瑞他家的綑了他親家越發火上澆油仗着酒興指着隔斷的墻大罵了一陣便走上來求邢夫人說他親家並沒什麼不是不過和那府里的大奶奶的小丫頭白鬥了兩句話周瑞家的便調唆了咱們二奶奶綑到馬圈裡過了這兩日還要打求太太我那親家娘也是七八十歲的老婆子和二奶奶說聲饒他這一次罷邢夫人自為要鴛鴦之後討了沒意思後來見賈母越發冷淡了他鳳姐的體面反勝自己且前日南安太妃來了要見他姊妹賈母又只叫探春出來迎春竟似有如無自己心內早已怨忿不樂只是使不出來又值這一干小人在側他們心內嫉妬挾怨之事不敢施展便背地里造言生事調撥主人先不過是告那边的奴才後來漸次告到鳳姐只哄着老太太喜歡了他好就中作威作福轄治着璉二爺調唆二太太把這邊的正經太太倒

細致之甚

不放在心上後来又告到王夫人說老太〻不喜吹太〻都是二太〻和璉二奶〻調唆的刑夫人総是鉄心銅胆的人婦女家終不免生些嫌隙之心近日因此着实悪絶鳳姐今聽了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短至次日一早見過賈母衆族中人到齊坐席開戲賈母高興又見今日無遠親都是自己族中子侄輩只便衣常粧出来堂上受礼當中獨設一榻引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的小矮凳宝釵宝琴代玉湘雲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圍繞因賈㛐之母也帯了女兒喜鸞瓊之母也帯子女兒四姐兒還有几房的孫女兒大小共有二十来個賈母獨見喜鸞和四姐兒生得又好說話行事與衆不同心中喜觀便命他兩個也過来榻前同坐宝玉却在榻上脚下與賈母搥腿首席便是薛姨媽下边兩溜皆順着房頭輩数下去簾

外兩廊都是族中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礼方是男客礼賈
母歪在榻上只命人說免了罷早行都行完了然後賴大等帶領衆人從儀
門直跪至大所上磕頭礼畢又是衆家下媳婦然後各房的了環足鬧鬧兩三
頓飯然後又抬了許多雀籠來在當院中放了生賈赦等焚過了天地寿星
紙方開戲飲酒直到歇了中臺賈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便因叫鳳姐兒
留下喜鸞四姐兒頭兩日再去鳳姐兒出來便我他母親說他兩個母親素
日都承鳳姐的照顧也爬不得一聲兒他兩個也愿意在園內頑要至兩便
不回家了刑夫人直至晚間散是當着許多人陪笑和鳳姐求情說我聽見
昨晚兒晚上二奶奶生氣打周管家的娘子細了兩個老婆子可也不知犯
了什麼罪論理我不該討情我箱老太太好日還發狠的還捨錢捨米周貧

滓老偺們家先到磨折起來人家來了不看我的臉權且看老太太竟放了他們罷說畢上車去了鳳姐聽了這話又當着許多人又羞又氣一時抓尋不着頭腦鱉得臉紫漲回頭向賴大等笑道又寫笑妙凡凤直怒處必曰笑変々不錯這是那里的話昨兒因為這里的人得罪了那府里的大嫂子多心所以儘讓他發放並不為得罪了我這又是誰的耳報神這麼快王夫人因問回說麼事鳳姐兒笑將昨日的事說了尤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的原也太多事了鳳姐兒道我為你臉上過不去所以等你開發不過是個理就如我在你那里有人得罪了我的自然送了來儘我憑他是什麼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個礼去這又不知誰過去設的獻勤兒這也當作一件事情去說王夫人道你太太說的是就是珍哥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虛礼老太太的千秋要緊放了他

們為是說有回頭便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婆子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不
覺的灰心轉悲滚下淚来因賭氣回房哭泣又不使人知覺偏是賈母打發了
琥珀來叫立等說話琥珀見了咤意道好々的這是什麼原故那里立等你呢
鳳姐聽了忙擦乾了淚洗面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過来賈母因問道前兒這
些人家送礼來的共有几家有圍屏鳳姐兒道共有十六家有圍屏十二架大的
四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好一提○蓋直事欲顯甄事假事將盡）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紅
緞子緙絲滿床笏一面是呢（泥）金百寿圖的是頭等的還有粤海將軍鄔家一
架玻璃的還罷了賈母道既這樣這兩架別動好生擱着我要送人的（呢）
鳳姐兒答應了鴛鴦忽過来向鳳姐兒面上只管瞧引的賈母問說你
不認得他只管瞧什麼鴛鴦笑道怎麼他的眼腫々的所以我詫意只管

看賈母听說便叫進前來也覷着眼看鳳姐笑道總覺的一陣癢〻揉腫了些〻鴛鴦笑道別又是受了誰的氣了不成鳳姐道誰敢給我氣受〻來老太〻好日子我也不敢哭的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晚飯你在這里打發我吃剩下的你就和珍兒媳婦吃了你兩個在這里帮着兩個師傅替我揀佛豆兒你們也積〻壽前兒你姊妹們和宝玉都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〻別說我偏心說話時先擺上一桌素的來兩姑子吃了然後總擺上葷的賈母吃畢抬出外間尤氏鳳姐兒二人正吃賈母又叫把喜鸞四姐兒二人也叫來跟他二人吃畢洗了手點上香捧過一升豆子來兩個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一個〻的揀在一個笸籮內每揀一個念一聲佛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結壽緣賈母歪着聽兩個姑子又說些佛家的因果善事鴛鴦早已聽見琥珀說鳳姐哭之事

又和平兒前打聽得原故晚間人散時便回說二奶〻還是哭的那边大太太當着人給二奶〻設臉賈母因問為什庅原故鴛鴦便將原故說了賈母道這纔是风頭知禮處難道為我的生日由着奴才們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罷這是太太素日設好氣不敢發作所以今兒拿着这個作法明是當着衆人給鳳兒設臉罷了正說着只見宝琴等進来也就不說了賈母因問的在那里来宝琴道在园里林姐〻屋里大家說話的賈母忽想起一事来忙喚一個老婆子来吩咐他到園里各處女人們跟前囑咐〻〻留下的喜姐兒和四姐兒雖然窮也和家里的姑娘們是一樣大家照看經心些〻我知道偺們家的男〻女〻都是一個富貴心兩隻體面眼未必把他兩個放在眼里有人小看了他們我听見可不依婆子應了方要走時鴛鴦道我說去

罷他們那里聽他的話説旨便一逕往園子来先到稻者〔香〕村中李紈與尤氏都
不在這裡問了鬟們説都在三姑娘那里呢鴛鴦回身又來至曉翠堂果見
那園中人都在那里説笑天見他來之〔了〕都笑説〔道你〕的這會子又跑來做什么
又讓他坐鴛鴦笑道不許我也逛逛么于是把方纔的話説了一遍李紈忙起
身聽了就叫人把各處的頭兒喚了〔几〕个個来會〔傳給〕他們年輕力壯的人〔説這寔在是老太太想的到像我們〕緦二十個也赶
不上里紈〔就是〕頭鳳了頭仗自鬼聰明兒還〔趕上〕離脚踪兒的雖〔也〕然是不能的了鴛鴦
道罷喲还提鳳了頭虎了頭呢他也可怜見兒的雖然這几年沒有在老太
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暗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總而言之為人是
難作的若太老寔了設〔沒〕有個機变公婆又嫌太老寔了家里人也不怕若有
些機变未免又治一經損一經如今偺們家里更好新出来的這些底下奴字

兒的奶〻們一個〻心滿意足都不知要怎麼樣纔好少有不得意不是背地里咬舌根就是挑三窩四的我怕老太〻生氣一點兒也不肯說不然我告訴出來大家别過太平日子這不是我当着三姑娘說老太〻偏疼寶玉有人背地怨言還罷了筭是偏心如今老太〻偏疼你我听着也是不好這可笑不可笑探春笑道糊塗人多那里較量得許多我說到不如小人家人少雖然寒素些到是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多少外頭看着我們不知千金萬金小姐何等快樂殊不知我們這里說不出來的煩難更利害寶玉道誰都像三妹〻好多心事〻我常勸你揔别聽那些俗語想那俗事只管安富尊榮纔是比不得我們沒這清福該應濁鬧的尤氏道誰都像你真是一心無罣碍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餓了吃困了了睡再過几年不過還是這樣一点後事也不慮寶玉笑道我能彀和姊妹們

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李紈等都笑道這可又是胡說就算

你是个沒出息的終老在這里難道他姊妹們都不出閣你尤氏笑道怨不

得人都說他是假長了一個胎子究竟是個又傻又獃的寶玉笑道人事莫定

知道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隨心一輩子了在

人不等他說完都說可是又瘋了別和他說話總好若和他說話不是獃話就是

瘋話喜鸞笑道二哥哥你別這樣說等這里姐姐們果然都出了閣

橫豎老太太太太也寂寞我來和你作伴兒李紈尤氏等都笑道姑娘也別說

獃話難道你是不出嫁的這話哄誰呢說的喜鸞低了頭當下已是起更時分大

家各自歸房安歇衆人都且不提且說鴛鴦一逕回來剛至園門前只見角門

虛掩猶未上閂此時園內無人來往只有該班的房里燈光掩映微月半天

初自時也鴛鴦又不曾有個伴(作)的也不曾的(拏个)灯籠獨(自)是一個脚步又輕所以該班的人
皆不理會偏生偏要便是因下了甬路(尋)跑微草處行至一湖山石後大桂樹陰下
來(是八月隨筆點景)剛轉過石後只聽一陣(衣裳)衫响嚇了一驚不小定睛一看只見是了人在
那里見他來了便想往石後樹叢藏躲鴛鴦眼尖趁月色見(瞧)準(是)一個穿紅裙子
梳鬅頭高大豊壯身材(材)(是月下所之像故不寫至容兒也)的是迎春房里的司棋鴛鴦只當他
和別(的)你女(孩)孫子也在此方便見自己來了故意藏躲恐嚇着耍(耍)(此見是女兒們常覌書者自亦為如事)
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來嚇着我〻就(叫)喊起來當賊拿了这麼大了頭了
(此沒)說個黑家白日的只是頑不句(彀)這本(是)鴛鴦(的)戲語叫他(出)來誰知他賊人胆虛
(更奇不何知後為事)只當鴛鴦已看見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起來使衆人知覺更不好
且素日鴛鴦又(和)我自巳親(好)原不比別人便從樹後跑出來一把拉住鴛鴦便

隻膝跪下只說好姐〻〻千萬別嚷（奇甚）鴛鴦反不知因何忙拉他起來笑道這
是怎麽說司棋滿臉紅脹又流下淚來鴛鴦再一回想那一個人影恍惚像個小
廝心下便猜疑了八九（是聰敏女兒妙）自己反羞的面紅耳赤又怕起來（是妓貴女兒 輩〻皆到）
因定了一會忙悄問那一個是誰司棋復跪下道是我姑舅兄弟（妙）鴛鴦啐了
一口道要死〻〻（如見其面）司棋又回頭悄道你不用藏着姐〻已看見了快
出來磕頭那小廝聽得只得也從樹後爬出來磕頭如搗蒜鴛鴦忙要回身司（如聞其聲）
棋拉住苦求哭道我們的性命都在姐〻身上只是姐〻超生要緊鴛鴦道你
放心我橫竪不告訴一個人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聽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
已出去了角門上鎖罷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聽見如此說便接聲
道我在這里有事且略住手我出來了司棋聽了只得鬆手讓他去了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特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且說鴛鴦出了角門臉上有紅心內突突的真是意外之事因想這事非常若說出來姦盜相連關係人命還保不住代累了傍人橫豎與自己無干且藏在心內不說與一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的命大家安息從此凡晚間便不太往園中來因思園中尚有這樣奇事何况別處因此連別處也不大輕走動了原走那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在一處頑笑起住時小兒戲言便都訂下將來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吃落的品貌風流常時司棋回家時二人眉來眼去舊情不忘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裡外買

囑园内老婆子們留門看道今日趂乱方初次入港雖未成双却也海誓山盟
私傳表記已有無限風情了忽被鴛鴦驚散那小廝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
去了司棋一夜不曾睡着又後悔不來至次日見了鴛鴦自是臉上一紅一白
百般過不去心内懷着鬼胎茶飯無心起坐恍惚挨了兩日竟不听見有動
静方畧放下了心这日晚間忽有個婆子來悄告訴他道你兄弟竟逃走了三四
天沒歸家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呢司棋听了氣个倒仰因思道總是鬧了出
來也該死在一處他為是男人先就走了可見是個沒情囙的此又添了一
層氣次日便覓心内不快百般支持不住一頭睡倒懨懨的成了大病鴛鴦
聞知那邊無故走了一個小廝园内司棋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定是二
人惧罪之故生怕我說出來方嚇倒因此自已反過意不去指着望候司棋

支出人去反自己立身發誓與司棋說我告訴一個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放心養病別白遭遢了小命兒司棋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姐咱們從小兒耳鬢斯磨的不曾拿我當外人待我也不敢待慢了如今我雖一着走錯你若果然不告訴一個人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從此後我活一日是你給我一日我的病好之後把你立個靈牌我天天焚香礼拜保佑你一生福寿双全我若死了時变驢变狗報荅你再俗語說千里搭長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再過三二年咱們都要離這里的語又說浮萍尚有相逢日人豈全無見面時倘或日後咱們遇見了那時我又當怎麼報你的德行一面說一面哭這一夕話反把鴛鴦說的心酸也哭起來了因點頭道正是這話我又有不是管事的人何苦我坏你的聲名我白去献勤况

且這是我自已也不便開口向人說的只放心從此養好了可要安分已
再不許胡行乱作了司棋在枕上點首不其兒夬又安慰了他一番
方出來曰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回這兩日鳳姐兒聲色怠惰了他
些不似往日一樣曰順路來也來望候曰進日鳳姐院門二門上的
人見走他來便立身待他進去兒夬剛至堂屋中只見平兒從裡間出
來見了他來忙上來悄聲咲道纔吃了一口飯歇了午睡的且這屋
里略坐坐兒夬听了只得同平兒到連邊房里來小了頭到了茶
來兒夬同悄問你奶奶這兩日是怎麼了我看他懶懶的平兒見問曰
房内無人便嘆道他這懶懶的也不止今日了這有月了便是這
樣又兼這几日忙亂了几天又受了些閑氣從新又勾起來這兩日

比先又添了些〻病所以支(持)不住便露出馬脚来了夗央忙道既這樣怎広
不早(些)請大夫来治平兒嘆道我的姐〻你還不知道他的脾氣的別請(說)
大夫来吃藥我看不過白問了一聲身上覺怎広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呪
他病了饒這樣天〻还是察三訪四自己再不肯看破些〻(自)且養身子兒
夗央道雖然如此到底該請大夫来瞧〻是什広病也都好放心平兒道
我的姐〻說(起)氣病来據我看也不是什広小症候夗央快道絡是什広
病呢平兒見問又往前湊了一湊向(他耳)兒边說道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這
一個(月)竟瀝〻淅〻的設(没)有之(止)住這可是大病不是夗央听了忙(說)得道嗳喲
依(你)的這話這可不成了血山(崩)盟了平兒忙(啐)啐了(他)一口道又悄笑道你女孫(孩)
兒家這是怎広說的到會呪人的夗央見說不禁紅了臉又悄笑道

究竟我也不知什庅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〻不是害
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庅病因無心听見媽和親家媽說我還納悶後
来了是听見媽細說原故纔明白了一二分平兒笑道你知道我竟也忘二
人正說着只見小了頭進来向平兒道方纔朱大娘又來了我們回了
他奶〻纔歇午覺他往太〻上頭去了平兒听了點頭兒央問那一個朱
大娘平兒道就是官媒婆那朱嫂子因有什庅孫大人家来和偺們求
親所以他两日天〻弄個帖子來賴死賴一語未了小了頭跑來說二爺
進来了說話之間賈璉已走至堂屋門口内喚平兒平兒荅應着纔迎
出賈璉已找至這間房内來至門前忽見兒央坐在炕上便煞住道
兒央姐〻今兒貴脚踏賤地兒央只坐着笑道來請爺奶〻的安偏又

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覺的睡覺賈璉笑道姐〻一年到頭辛苦伏侍(老)太〻我還沒看你去那里還敢勞動來看我們正說(是)巧的狠我纔要找姐〻去因為穿着(棉)袍子熱先來換了裌袍子再過去找姐〻不想天可憐省我走這一盪姐〻先在這里等我了一面說一面在椅上坐下鴛鴦問(道)因又有什麼說的賈璉未語先笑道因有一件事我竟忘了只怕姐〻还記得上年老太〻生日曾有一個外路和尚來孝敬一個臘油凍的佛手因老太〻愛就即刻拿過來擺着了因前日老太〻生日老太〻(要擺)我有(將)故(古)董賬还(一番)有這一筆却不知此時這件(東西)着落何方(古)故董房里的人也回故(過)我兩次等我問準了好註上一(这)筆所以我問姐〻如今还是老太〻擺着呢還是交到誰手里去了呢鴛鴦听說便道太〻擺了几日厭煩了就給你們奶〻你這

拿子又問我來我連日子還記得還是我打發了老王家的送來你忘
了或是問你們奶〻和平兒正拿衣服所見如此說忙出來回說交過
來了現在樓上放着呢奶〻已經打發過給去說過給了這屋里他們
發昏沒記上又來叨登這些沒要緊的事賈璉聽說笑道既然給
了你奶〻我怎麼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〻告訴二爺〻還
要送人奶〻不肯好容易留下的這會子自己忘了到說我們昧下那
是什麼好東西什麼沒有的物此那強十倍的東西也落昧下一遭這会
子愛上那不值錢的賈璉垂頭含笑想了一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塗
了丢三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像先了夗央咲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
口舌又襍你再兩盃酒那里清楚的許多一面說就起身要去買

璉忙也立身回道好姐〻再坐一坐兄弟还有事相求說着便罵小丫頭
怎庅不灌好茶来快拿千净盖碗把昨兒進上的新茶渫一碗来說着
向鴛鴦道這前日因前日老太〻秋中所有的几千两銀子都司了几
處房租地税通在九月纔得會子竟接不上明兒下要送南安府里
的礼又要預備娘〻的重陽節礼还有几家紅白大里文少还得三二
千個銀用百日难去支借俗語說求人不如求己說不得姐〻担個不是暫
且把老太〻查不肖約金銀兩傢伙偷着運出一箱子来暫押千数两
銀子支騰過去不上半年的先景銀子来了我就贖了交还断不能教
姐〻落不是鴛鴦听了笑道你到會变法兒虧你怎庅想了賈璉
笑道不是我扯謊若論除了姐〻也还手里官的起千数两銀子的

東西也只因他
只是他你們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胆量我我他們一說反嚇住了
他們所以我寧撞金鐘一下不打破鼓三千一語未了忽又賈母那边
小了頭子忙〻走來找夗央說老太〻找姐〻半日我們那里沒找到
却
都在這理夗央听說忙的且去見賈母賈璉見他去了只得回來瞧鳳姐誰
知鳳姐已醒了听他和夗央借当自己不便答話只躺在炕上听見夗央去
了賈璉進來鳳姐因問道他可應準了賈璉笑道雖然未應准却有几
分成手須得的晚上再和他一說就十成了鳳姐笑道我不管這事倘或
說准了這會子說得好聽到有了錢的時節你就丟在脖子後頭誰去
和你打飢荒去若或老太〻知道了到把我這几年的臉面都丟了賈璉
笑道好人的若說定了我謝你如何鳳姐笑道你說要什麼就要什麼

平兒一傍笑道奶〻到不要謝的昨兒正說要作一件什麼事恰少一三百銀子使不如借了來奶〻拿一三百銀子豈不兩全其姐鳳笑道幸虧提起我來就是這樣也罷璉賈了笑道你們太也狠了你們這會子別說一千兩的當頭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難不倒我不和你們借就罷了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還要個利錢真〻了不得鳳姐聽了翻身起來說我有三千五萬不是賺的你(的)如今裡〻外〻上〻下〻背着我嚼說我的不少就盡(差)你來說了可知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我們王家可那里來的錢都是你們賈家賺的別了(叫)我惡心也(了)你們看有(這個)家什麼石崇鄧通(的)把我王家的地縫子掃一掃的(还)勾的(你)們過一(輩)倍子了(呢)說出來的話也不怕燥現有對証把太〻和我的嫁粧細看〻比一比的(你)們(的)那一樣是配不上的(你)們(的)賈璉笑道說句頑話就

急了這有什庅(就)这樣的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庅多的沒(有)這还有先拿進
来你使了再說如何鳳姐道我又不等着啣口墊背忙了什庅賈璉道何苦
来不犯着不(这)樣肝火盛鳳姐听了又自笑起来不是我着急(你)的說的話戳
人的心我因為我想着後日是尤二姐的周年我們好了一塲雖不能別的
到底給他上个墳燒賬(張)紙也是姊妹一塲他雖沒留下个男女也要前人撒
土迷了後人的眼纔是一語倒把賈璉說沒了話低頭打算了伴晌
方道難為(你)的想的週全我竟忘了既是後日纔用若明日得了這個
你隨便使多少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旺兒媳婦走進来鳳姐便問可
成了沒有旺兒賈璉便問又是什庅事鳳姐兒見問便說道不是什
庅大事旺兒有個小子今年十七歲了还沒到(說)得女人因要求老太々

房里的彩霞不知太〻心里怎（怎）么樣就說（也總沒有說）有計較里前日老太〻見（彩）霞
彩大了二則又多病多災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他）老之（子）娘隨便自
已揀女婿去罢因此旺兒媳婦來求我〻想他兩家也就筭門當戶對
的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他這會子來了說不中用賈璉道這是什么
大事比彩霞好的多（着）呢旺兒家的陪笑道爺雖如此說連他家還看
不起我們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相看准一個媳婦我只說
求爺·奶〻（的）恩典替作成了奶〻又（还）說他必肯的我就煩了人走過去試
一試誰知白討了沒趣若論那孩子到好據我素日念（私）意兒試他〻心里倒
沒有甚（么）說的只（是）見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太心高了些一語戳動了鳳姐
和賈璉因見賈璉在此且不作一聲只看賈璉的光景賈璉心中有

事那里把這點子事放在心里待要不管只是看着他是鳳姐兒的陪房且又素日出過力的臉上寔在過不去因說道什庅大事只管咕〻唧〻的你放心且去我明兒作媒打發兩個有體面的人一面說一面帶着定礼去就說是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來見我旺兒看着鳳姐鳳姐便扭嘴兒旺兒家的會意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賈璉忙道你只給你姑娘磕頭我雖如此說了這樣行到底也得你姑娘打發個人叫他女人上來和他好說更好些〻雖然他們必依然這事也不可霸道了鳳姐忙道連你還這樣開恩操心呢我倒反袖手傍觀不成旺兒家你听見說了這事你也忙〻的給我完了事來說給你男人外頭所有的賬一槩赶今年〻底下都收了進來少一個錢我也不依的我的名聲不好再放

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旺兒媳婦笑道奶々也太胆小了誰敢議論奶々若收了時公道說我們到还有些事不大徳（得）罪人鳳姐笑道我也是一塲癡心白使了我真個的還等錢作什麽不過為的是日用出的多進的少這屋里有的没的我我（合你）的姑爺一月的月錢再連上四個丫頭的月錢通共一二十兩銀子還不句三五天的使用呢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早不知道到什麽破窑里去了如今到落了一個放賬破落戶的名落（声）

可知放賬乃發所謂此家兒如耻悪之事也

既這樣我就收了回来我比誰不會花錢偺們已後（從今以）前坐着花到多早晚是多早晚这不是樣兒老太々生日太々急了兩個月想不出法兒来還事（是）我提了一句後樓上現有些没要緊的大銅錫傢伙四五箱子拿去弄了三百銀子纔把太々遮羞礼兒搪過去了我自（是似）的們知道的那一個金自鳴鐘賣

了五百六十兩銀子有月半月的工夫大事小事沒有十件白填在里頭今兒外頭也知支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〻了明兒再過一年各人搜尋到頭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兒媳婦笑道那一位太〻奶〻的頭面衣服折变了不勾過一輩子的只是不肯罷了（閒語補出近日諸事）鳳姐道不是我說沒了能奈的話要像這樣我竟不能了昨晚上忽然作了一個夢說來也可笑（反說可笑則思返落）（妙甚若必以此夢為凶兆套非紅樓之夢矣）夢見一個人雖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是以前授方相之舊數十年後矣）我我問他作什么他說娘〻打發他來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一位娘〻他說的又不是偺們家的娘〻我就不肯給他〻就上來奪正奪着就醒了（妙寔家常觸景間夢必有之理却是江淹才盡之兆也可傷）旺兒家的說道這是奶〻的日間操心常應候宮里的事（淡〻抹去妙）一語未了人回夏太府打發了一個小内監來說

話賈璉听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麼話一早(年)他們也搬勾了鳳姐道你藏起來

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有話回他賈璉便躲入內套間去這

里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讓他椅子上坐吃了坐(茶)因問何事耶小太監便

說夏爺〻因今年兒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

舅奶〻家的(說)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過一兩日就送過來 可謂寄處不周針

鳳姐兒聽了笑道什麼是送過來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兌了去改日等我

們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樣小太監道夏〻(爺)還說了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

銀子沒送來等今年〻底下自然一齊都送過來鳳姐笑道的(你)夏爺

〻好小氣這也值約(得)提在心上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土(若)都這樣記清

了還我們不知還了多少了只怕沒有若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兒媳

婦來出去不管那里先支二百兩來[銀子]旺兒媳婦会意因咲道我纔因別處支不動纔來和奶〻支的鳳姐道你們只会里頭來要錢叫你們外頭筭去就不能了說着叫[平兒]半日果然拿了一个錦盒子來里面兩个錦袱包着打開時一個金纍絲攢珠的[項圈]那珠[子]都有蓮子大小一個點翠嵌宝石的兩个都與宮中之物不离上下[是太監眼中看心中評]一時拿去果然拿了四百兩銀子來鳳姐命與小太監打疊起一半[銀子]那一半命人與了旺兒媳婦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節[過下伏脈]那小太監便告辭他拿着銀子送出大門去了這里賈璉出來笑道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說着就來了一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來張口一千兩我畧慢了些他[就]不自在[起]來得罪人之處不少這會子再發个[上]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一面

說一面平兒伏侍鳳姐另洗了面更衣往賈母處去伺候晚飯這里賈璉
出來剛至外書房忽見林之孝走來賈璉因問和事林之孝說道方听得雨
村降却不知因和事只怕未必真賈璉道真不真他那官兒也未必保得
長將來有事怕偺們寧可揀遠着他好林之孝道何嘗不是只是一時
難以踈遠如今東府大爺何他更好老爺又喜他時常來往那个不知賈
璉道横豎不和他謀事也不相干的去再打听真了是為什麽林之孝答
應了却不回心坐在下面椅子上且說些閑話因又說起家道艱難便趂
勢有說人口太重了不如揀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爺把這些出過力的老
人家用不着的開恩放几家出去一則他門各有營運二則家里一年
也省些口糧月錢再者裡頭的姑娘太多俗語說一時比不得一

時如今說不得先的例了少不得大家委屈些該使八個的使六個便使兩[該使四个的]個若各房算起來一年也可以省得許多月米月錢況且裡頭的女孫[孩]子們一半都太大了也該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又支[資]生出人來賈璉道我也這樣想着只是老爺纔回家來多少大事未回那里議到這個上頭前兒官媒拿了個庚帖來求親太太還說老爺纔來家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完聚忽然就提起這事恐老爺又傷心所以且不叫提這事林之孝道這也是正理太太想的周道賈璉道正是提起這話我想了一件事來我們旺兒麽[的]小子要說太太房里彩霞他昨兒求我我想什麼大事不管誰去說一聲去這會子有誰閑着我打發個人去說一聲就[說]我的話林之孝聽了只得應着半晌笑

道依我說二爺竟別管這件事旺兒的那小兒子雖然年輕在外頭吃酒
賭錢無所不知(至)雖然都是奴才們到底是一倍(輩)子的(事)是彩霞那孫(孩)子這几
年我雖沒見聽得越發出條的好了和(何)苦來白遭塌一個人賈璉道他小
兒子原為(未)吃酒不成人林之孝道(的)吟笑道豈只吃酒賭錢在外頭無所不
為我們看他是奶奶的人也只見一半不見一半罷了賈璉道我竟不知道
這些事既這樣那里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棍鎖起來再問他老子娘(孝)林
之(家的)孝笑道何(也)不在這一時那是錯也等他再生事我們自然回爺處置如
今且(隨)放他賈璉不語一時林之孝(家的)不去晚間鳳姐已命人喚了彩霞之娘來說
媒那彩霞之娘滿心縱不愿意見鳳姐親自和他說何等體面 今時人 女兒
回圖此現在體面悮了多少
便心不由意的滿口應了出去今鳳姐問賈璉可說
此正是回今時女兒一笑

了沒有賈璉因說我原要說的打听得他小兒子大不成人故還不曾說

若果然不成人且管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子不遲鳳姐听說便說你听見

誰說他不成人賈璉道不過是家里的人还有誰鳳姐笑道我們王家的

人連我还不中你們的意何况奴才呢我纔已竟和他娘親說了他娘已經

歡天喜地應了難到又叫進他來不要了不成賈璉道既你說了又何必退明

兒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這裏說話不提且說彩霞因前日出去

等父母擇人心中雖是與賈環有旧尚未作准今日又見旺兒每每來求親

早聞得旺兒之子酗酒賭博而且容顏醜陋一技不知自此心中越發懊惱生

恐旺兒使鳳姐之势一時作成於身為患不免心中急燥遂至晚間悄命他

妹子小霞 霞大小奇奇怪怪之文 更覺有趣 進二門來找趙姨娘問了端的趙姨娘素日

深與彩霞契合他(巳)不得與了賈环方有個膀背不承望王夫人放(出)了去每
(叫)唆賈环去討一則賈环羞口難開二則賈环也不大甚在意不過是個了
頭他去了將来自然還有（這是世人之情 亦是丈夫之情）遂遷延住(着淫肖)不說意(思)使便丟開
無奈趙姨娘又不捨又見他妹子来問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賈政（這是使 却是大）
（想不到之丈 家必有之事）賈政因說道且忙什么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再放(人)不遲
我已經看中了(兩个了)頭一個與宝(玉)一個給环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他們悮了
書所以再等一二年（妙丈又寫出賈老兒女寫賈老則不然丈若不如此寫 之情細思一部書總不則又非賈老）
趙姨娘道宝玉已有了二年了老爺还不知道(呢)賈政听了忙問道誰
給的趙姨娘方欲說話只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驚
不小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三回

痴丫頭悞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忽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忙問時原來是外間窓屜不曾扣好塌了屈戍了吊下來趙姨娘罵了丫頭几句自已帶領了㚻上好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不在話下却說怡紅院中宝玉正纔睡下了㚻們正欲各散安歇忽听有人擊院門老婆子開了見是趙姨娘房内的了㚻名喚小鵲的問他什庅事小鵲不得言語直往房内來找宝玉（奇從未見此婢也）只見宝玉纔睡下晴雯等猶在床边坐着大家頑咲見他來了都問什庅事这時候又跑了來作什庅（又是補出前文矣非只張一回也）小鵲咲向宝玉道我來告訴你一個

信兒放說(剛)我們奶々這般如此在老爺(跟)前說了你仔細明兒老爺問你話(說)
着回身就去了襲人命留他吃茶因怕關門遂一直去了這里宝玉听了
便如孫大聖听見了緊箍咒一般登時四肢五内一齊皆(都)不自在起來想
去別無他(主意就只念)熟了書預備(着)明兒盤考口(口)内不舛錯不(没)有他事也可搪塞一
半相(想)罢忙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偏又丟(把書)
生(了)早知該天々好歹溫習些的如今打算々々肚子内現可背誦的不過
只有李庸二論是帶註背得出的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夾生的
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就有一大半了算起五經來因
近來作詩常把詩經讀些雖不甚精闡還可塞責 妙宝玉讀書原係過問中插而有 別的
雖不記得素日賈政也幸未吩咐過(叫)讀的縱不知(道)也還不妨至於古文

這是那几年所讀過的几篇連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不過几十篇這
几年竟未曾（溫）得半篇片語雖閒（間）時也曾偏閱不過一時之興隨看隨忘未
下苦工夫如何記得這是斷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日惡此
道原非聖賢子（孔）剖撰爲（焉）能闡發聖賢之微奧不過（作）偏後人餌名釣祿之階
雖賈政當日起身的（時節）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偶因見其中或一二股內
或承起之中有作的或精（警）之或流蕩或戲（謔）或悲感稍能同（適）性者偶（或）一讀書不
過供一時之興趣究竟何曾成篇潛（潛）心玩索

妙寫宝玉讀書非爲功名也

如今若溫君這
（又）个有恐明日盤結那个若溫君那个又恐盤駁這（个）（况）一夜之（的工夫）功亦不能全然
（溫）之功君曰此越添了焦燥（操）自已讀書不致緊要却帶累着一房（的）丫环們皆
不能睡襲人麝月晴雯等几（个）个大的是不用說在傍剪燭斟茶那此小的

都因眼朦朧前仰後合起來睛雯因罵道什么蹄子們一個〻黑日白夜挺尸挺不勾偶然一次睡遲了些就粧出這腔調來了再這樣我拏針戳給兩下子話猶未了只听外間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來是一个小丫頭子坐着打盹一頭撞到壁上了從夢中驚醒恰正是睛雯說這話之時他怔〻的只當睛雯打了他一下遂哭央說好姐〻我再不敢了衆人都發起咲來宝玉忙勸道饒他去罢原該叫他們都睡去纔是的你們也該替換着睡去襲人忙道小祖宗你只顧你的罷通共這一夜的工夫你把心暫且用在這幾本書上等過了這関由你再張羅别的人也不算悮了什么宝玉聽他說的懇切只得又讀了幾句麝月又斟了一杯茶來潤舌宝玉接茶吃了因見麝月只穿着短襖解了裙子宝玉道夜靜了冷到底該穿一件大衣

衆才是麝月咲指着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了)心(罷把)且略對着他此罷此處叹又
豈是讀書之處又豈是伴讀之人古今天下悞盡多少紈袴何
是此等時之怡紅院此等之姊妹又是此等一个宝玉我
話(猶)有未了之(只)听金
星玻璃從後房門跑進来口内喊說不好了一个人從墻上跳下来了衆人听
說忙問在那里即(忙)喝起身(叫)人来各處尋找晴雯因見宝玉讀書苦惱(空)勞費
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當必要替宝玉想出一个主意来脫此难正
好忽(然)此逢此一驚在(即)便生記(計)向宝玉道趁这個几當(機会)快粧病只說唬着
了正中宝玉心懷因而遂傳起上夜人等来打着灯籠各處搜尋並無踪
跡都說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風摇的樹枝兒(响)錯(聽了)認也人晴雯搜
便道別放謅屁(里)你們查的不嚴怕得不是还拿这話来支吾才(剛)對並
不是一個人見(看)的宝玉和我們出去有事大家見親(眼看見)的如今宝玉唬的

的顏色都変了滿身發熱我如今还要上房里去安魂丸藥去太〻問
起来是要回明白的难道依你説就罢了不成衆人听了嚇的不敢則声
只得又各處找晴雯和玻璃二人果出去要藥故作是的衆人宝知皆
玉知宝玉着嚇了王夫人听了忙命人来看是給藥又吩付各上夜人仔細
搜查又一吽查二門外花園墻上夜的小厮們于是園内灯籠火把直
閙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男女命仔細細查一查拷問内外上夜男
女等人賈母聞知宝玉被嚇細問原由不敢再隠只得回明賈母道我
必料道有此事如今各處上夜都不小心还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
未可知道下邢夫人並尤氏等都過来請安鳳姐及紈妹妹等皆賠
侍听賈母如今統都黙無所荅獨探春出位笑道近因鳳姐〻身

子大好几日園内的人别本放肆了許多先前不過是大家偷着一是半刻
或夜里坐更時三四个人聚在一處或擲骰或鬪牌小々的頑意不過為熬
困逳來漸次放誕竟開了賭局甚至有頭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三百吊
的大輸贏半月前竟有爭鬪相打之事賈母聽了忙說你既知道為何不
早回我們來探春道我因想着太々事多且連日是不多所以無回只告
訢了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戒飭過幾日次近日好些賈母忙道你姑娘家
如何知道这里頭的利害你自為要錢常事不故怕起爭端殊不知夜間
既要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免不得門户任意開鎖或買東西尋張
不見李中夜静人稀趁便藏賊引賢引盜何等事作不出來況且園内
的姊妹們起居所伴者皆係了頭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再有

别事尚畧沾帶此関係不小這事豈可輕恕探春聽説便黙然歸坐鳳姐雖未大愈精神因比常稍減看他漸次寫来從不作一年易安之筆况阿凤之文哉今見賈母如此説便忙道偏生我又病了遂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四個媳婦到来當着賈母深説了一頓賈母命即刻查了頭家賭家来有人出首者賞隱情不告者罰林之孝者的等見賈母跪在院内磕响頭動怒誰敢狥私忙至園内傳齊又一一盤查雖不免大家賴一回終不水落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賭者通共二十多人都帶来見賈母跪在院内磕响頭求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性和錢之多少原来這三個大頭家一个就是林之孝的兩姨親家一個就是園内厨房内柳家媳婦之妹一個就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個為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賈母便

命將骰子牌一並燒毀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衆人將為首者每人四十大板攆出總不許再入從者每人二十大板革去三月〻錢撥入圊廁行內又將林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與他打嘴自已也覺沒趣迎春在坐也覺沒意思代玉宝釵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如此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說這個媽〻素日原不頑的不知怎麼也偶然高興求看二姐〻面上饒他這次罷賈母道你們不知大約這些奶子們一個〻仗着奶過哥兒姐兒原比別人有些體面他們就生事比別人更可惡專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經過的况且要拿一個作法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個你們別管我自有道理宝釵等聽說只得罷了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都見賈母今日生氣皆不敢各散

回家只得在此暫候尤待鳳姐兒處來閒話了一面因他也不自在只得
園內尋衆姑嫂閒談邢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回也因他也就往園內
散〻心來到只園門前至見賈母房內的小了頭子名喚傻大姐的笑嘻
〻走來手內拿着個花紅錄的東西低頭一壁瞧着一壁只管走不妨逆頭
撞見邢夫人抬頭看見方才站住邢夫人因說這痴了頭又個什麼狗
不識兒這麼觀喜拿來我瞧〻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是新挑
上來的與賈母這邊提水桶掃院子專作粗話的一個了頭只因他生得
體把面濶兩隻大家作粗活簡捷爽利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行事出
出言常在規短之外賈母因喜觀他爽利便捷又喜出言可以發笑
便起名為獃大姐常悶來便行他取笑一毫無避忌因此又呌他作痴

丫頭他總有說（越）理之處見賈母喜歡他們（眾人也就）依然不去苛責這丫頭了得了
這個力君賈母不喚他（他）便入園內來頑要今日正在園內掏促織忽在山
石背（後）外得了一個五彩繡香囊其華麗精致固是可愛但上面繡的並非花
鳥等物一面却是兩個人赤條條的盤踞相盤一面是幾個（一个如意一枝筆一个艮錁兒）是這痴丫頭原
不認得是（春）意便心下盤算敢是兩个妖精打架不然必是兩口子相打
左右猜解不來正要拿去與賈母看 險極妙極榮寗堂堂詩礼之家且大觀官
園又向等嚴肅清幽之地金閨玉閣尚有
此等穢物天下淺閑浦墓之家寧不慎乎雖然但此等偏出大官世族之中者蓋因其房室
香宵嫚婢混雜亂保其个个守礼持節哉此正為大官世族而告戒其淺閑浦墓之為丑如主
婢日夕耳鬢交磨一止一動悉在耳目之中又何
必諄諄再四焉
以笑嘻嘻一壁（里）有正走忽見了刑夫人
如此說便笑道太太真個說的巧真個是（也）狗不識呢 妙寓言也大凡知此交媾之情
者真狗畜之說耳殺肆言惡
罝几識此事者即狗矣然則云與賈母看則先罵賈母矣此處刑夫人亦看然則又罵
刑夫人矣故作者又難

太〃請瞧〃瞧説着便送過去邢夫人接来〃看嚇得連忙死緊攥住好這一嚇字方

是寫世家夫人之筆與前文明書邢夫人之為人稍劣然不在情理之中若不用慎重之筆則邢夫人直係一小家卑污極輕賤極輕之人已已得與榮府賦房哉所謂此書針錦慎密處全在無意中一字一句之間耳看者細心方得

忙問你是那里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織兒在山石子上揀的邢夫人道快休告訴〃人這不是好東西連你也要打死皆因你素日是傻子已後再别提起了這傻大姐听了反嚇的黄了臉説再不敢了磕了個頭呆〃而去邢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孫兒不便遞与自已便㩦在袖内心内十分罕異揣摩此物從何而来且不形于声色且来至迎春室中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是覺無趣心中不自在忽报毋親来了遂接入内室奉茶畢邢夫人因説道你這麽大了你的那奶子行此事你也不説〃他如今别人都好〃的偏偺們的人

做出這事來什庅意思[思] 偺們二字便見自懷異心送上支生禸異發遲而未譁 [方]塞之理更有人於此者居未知也一笑

迎春低首[着頭]弄[美]衣帶半[半]晌得[方]道我[我]說他[還]兩次他不听也無法況且他是嫣

二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 嬌極一直画出一个懦弱小姐來 刑夫人道胡說你不好了他原

該說如今他犯了法的[你]就該拿出小姐的身分來他敢不從你就回我去

才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是什庅意思 我說問你人為誰 再者放頭兒还恐怕他

巧言花語的和你借貸些簪环衣履作本錢你这心活面軟未必不周接[济]

他些若被他騙去我自[是]一個不沒[再給]有的看你明日急[怎]庅過節迎春不語

只低頭算[美]依帶刑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總是你好哥哥好嫂子一

对兒嚇赫揚揚璉二哥鳳奶奶两口子遮天盖日百事周到竟通共这一[个]

个妹子全不在意 加在于璉鳳的是父母常情極是何必有[又]如此說來便見又 有私意

但凡是我身上吊下来的又有一話說只好凭他們罢了 如何此皆婦女私假之意大不可者
况且你的又有不是我養的更不好你的虽然不是同他一娘所生到的是同出
一父也該彼此瞻顧些也免別人笑活 又問別人為誰又問彼二人虽不同毋終是同父彼二人既同父其父又係居之何人呼婦人私心今古有之
我想天下的事也难較定你是大老爺跟前人養
的这里探了頭也是二老爺跟前人養的出身一様如今你的娘死了従前
看来你的兩个的娘只有你娘比如今趙姨娘強十倍的你該比探了頭強
才是怎庅反不及他一半誰知竟不然这可不是異事到是我一生無
兒無女的一生干淨乎不能惹人落的笑話議論為高 最可恨婦人無字者引出話是說
傍边伺候的媳婦們使跡机道我們的姑娘老寔仁德那里像他們三
姑娘伶牙俐齒会要姊ミ們的強他們明知姐ミ这樣他竟不顧恤一

点兒救〃〃此肇出生离異余因寔受其盡今讀也文直欲拔劍劈折又不知作者多少眼泪洒出也回也又問不知如何顧恤些又不知有何可顧恤之處直令人不解愚奴賤婢之言酷肖之至

刑夫人道連他哥〃嫂子如（還）是別人（又広着）有作什広呢一言未了人回璉二奶〃來了刑夫人听了冷笑兩声命人出去說請他是去養病我這里不用他伺候接着又有探事的小了頭來報說老太〃醒了刑夫人方起身前边來迎春送至院外方位（回）綉橘因說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個攢珠纍（絲）金凤竟不知那里去了回了姑娘〃〃竟不問一声兒我說不（別）是老奶〃拿去典了良子放頭兒的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着呢問司棋司棋（雖）出病着（出〃禁病着）心里郤明白我去問他〃說沒有收起來还在書家（架）上匣内暫放着預備八月十五日恐怕要帶呢姑娘說（就）該問老奶〃一声只是臉軟（怕）人惱如今竟（自）怕無着（沒了看）明兒要都（帶）時独咱們不帶是何（什広）

意思呢这個偺們使得恰是女兒喁々私語非前問之一例可比者寫得出耗

迎春道和用問是然自他拿去替時借一肩了我只說忘今日偏又

鬧出来問他想他無盖綉橘道何曾是忘記他是試准了姑娘的性

格所以在邊樣如今我有個主意我竟走到二奶々房里將此事回了他

或他着人去或他省是拿几吊錢来替他賠補如何寫女兒各有机变個々不同

迎春忙道罷々々省些事罷寧可沒有了又何必生事縂是懦語綉橘

道姑娘怎这樣軟弱都要省起事来將来連姑娘还騙了去呢我竟

去的是說着便走迎春便不言語只好誰到知迎春乳毋子媳王住兒媳

婦正因他婆々得了不来求春迎去討情听他們正說金凤一事且不道

去也因素日迎春懦弱他們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綉橘立意去回凤

姐估着这事脱不去的去且又有求春之時只得進来賠笑先向綉橘說
姑娘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老奶〻老糊塗了輸了几
个不没的捞稍所以暫借了去原說一日半晌就贖的曰總未捞過本就遲
住了可个巧今兒又不知是誰走了风声弄出事來虽然这樣到底主子的
東西我們不敢遲悮下終丸是要贖的如今还要求姑娘看坐小兒吃奶的
情常往老太〻那边去是個情面救出他老人家来在好迎春先便說道
好嫂子你的趁早兒打了这恵想要等我去說情兒等到明年也不中的
方才連宝姐〻林妹〻大夥兒說情老太〻还不依我況是我一个人我
是已愧还愧不来反去討臊去綉橘便說贖金风是一件是說情是
一件事別紋在一處說难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贖了不成嫂子

且去了〔贖〕金凤来再説王住兒家的听見迎春如此拒絶他繍〔綉〕橘的又辞〔話〕
利無可回〔回答〕得一時臉上過〔下〕不去〔來〕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兒〕乃向繍〔綉〕橘發話
道姑娘的〔你〕別太張势了的〔你把合〕満家〔子〕文箕一算誰的媽〻奶子不伏〔仗〕着主子
哥兒多得些〔使盐〕意偏偺們就這樣丁卯〔是丁〕是卯的只許你們偷〻摸〻的哄
騙了去自從刑姑娘来了太〻吩咐一个月儉〔省〕出一両艮子来与旧太〻去
这里饒〔饒〕添了刑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両子常時短了这个少了那个那
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過大家將就些〻去〔罷〕了算到今日少説些也有三
十両了我們這一向〔項〕不〔豈〕白填了限呢繍〔綉〕橘不待説完便啐了一口道作什
麼的白填了三十两我且和你算〻張〔賬〕姑娘要了些什麼東西迎春听見
這媳婦發〔説出〕刑夫人之私意（大書此句誅心之筆）忙止〔他〕道罷〻〻你不能拿了金鳳

來不必牽三扯四亂嚷我也不要那鳳了便是太太們問是我只說丟了也妨碍不着你什么的出去歇息歇息了到好一面叫繡橘倒茶來繡橘又氣又急因說道姑娘雖不怕我們是作什么的把姑娘的東西丟了他到來說姑娘死了他們的不這如今竟要准打起來倘或太太問姑娘為什么使了的此不敢是我們就中取勢了這還了得一行總一行就哭了司棋听不過只得勉強過來幫着繡橘問着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應篇來看（神妙之其出一位懦弱小姐從兄上挑且書又有哥大妙）三人正沒開交可巧寶釵代玉寶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來安慰他走至院中听得兩个三又又較口探春從紗窗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床上看書若有不聞之狀（看他寫迎春雖稍劣然亦大家千金之格也）探春也笑了小丫嬛們忙打起簾子

報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方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
不劝而自止了遂趁便要去探春坐下便問才剛到誰在這里說話到像拌
嘴似的 瞧他寫探春氣字 迎春笑道沒有說什麼左不過過是他們小題大作罢
了何必問他探春笑道我才聽見什麼金鳳說下是什麼沒有錢使之合我們
奴才要誰哩合和奴才要錢了來着難道姐姐合何奴才要錢了不成難道姐姐不是和合
我的一樣有月錢的一樣有用度不成司棋繡橘道姑娘說的是了姑娘
們都是一樣的那一位姑娘的錢不自由有着奶奶媽媽們使連我們也不
知道怎樣是算賬不過要東西只說得一声兒如今他偏要說姑娘使
過了頭兒他賠出許多來了究竟姑娘何曾合和他要什麼了探春笑
道姐姐既沒有合和他要必定是我們或者合和他們要了什麼不成你叫他進

来我到要問〻他迎春笑道这話又何笑的們又無沾碍何帯累于他
探春笑道这到不然和姐〻听見也郎同怨姐〻是理偺們是主子自
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是只知想起什么要什么他是用的事但不知金
累然风因何又夹在里頭那王住媳婦生恐绷擠芽告出他来遂忙進
来用話掩飾探春探知其意因笑道的們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已
得了不是趁此求〻二奶〻把方的錢尚未散人的拿出些来贖取了就
完了此不得沒鬧出来大家都藏自留臉面如今既是泄了臉趁此
時總有十個罪也只一人受罰沒有砍两顆的礼你我竟是和二奶〻說
說在这里大声小氣如何便得这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也無可賴
了只不敢往风姐處自首探春笑道我不听見便罢既听見少不得

替你們分解〻〻誰知探春早使個眼色與侍書出去了這裡正述話思見平兒進來寶琴拍手笑說道三姐〻〻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代玉笑道這到不是道家玄術到是用兵最精的所謂守如處女脫如狡兔出其不備之妙策也二人取笑寶釵便使眼色與人令其不可遂以別話岔開探春見平兒來了遂問你奶〻可好些了真是病糊塗了事〻都不心上叫我們受這樣的委曲平兒忙道姑娘怎麼委曲誰敢給姑娘氣受姑受快吩咐我當時住兒媳婦兒方慌了手腳遂上來赶着平兒叫姑娘坐下讓我說原故聽平兒正色道姑娘這里說話咱有的我話差口禮的你但凡知的只該在外頭伺候不叫你進不來的地方有外頭的媳婦子們無故到姑娘們房里來的繡橘道你不

知我們这屋里是沒礼的誰愛来就来平兒道都是你們的不是姑娘好
性兒的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太太是才是来媳婦見平兒出了
言紅了臉方退出去探春接着道我且告訴你若是便人得罪了我到
还去了如今那住兒媳婦和他婆婆仗着是媽媽又瞅着二姐姐好性如
此这般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而且不但造假賬妙策威逼着还要去
討情和这兩個丫頭在卧房里大嚷大叫二姐姐竟不能轄治所以我看
不敢才請的来問一声还是他原是天外的事不知道理还是誰主使
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然後就要治我和私姑娘了平兒忙陪笑道
俗語説的物傷其類齒竭唇亡我自然有些驚心平兒道開若論
此事还不是大事極好處但他現是姑娘的奶嫂據姑娘怎麽樣

為是當下迎春只合宝釵閱感應篇故事究竟連探春之語亦不曾聞
得忽見平兒如此說仍笑道問我我也沒什麼法子他們的不是自作
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苛責就是了至於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來
我收下不送來我也不要了太太們要問我可以隱瞞遮飾過去是他的
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沒法有個為他們反欺枉太太們的理少不得直說
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個決斷竟有好主意可以使八面周全不使太
太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總不知道家人听了都好笑起來代玉笑道
真是虎狼屯於階陛尚談因果若使二姐姐是個男人這一家上下若
許人又如何裁治他們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尚如此何況我哉一語
未了只見又有一人進來正不知道是那個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撿大觀園

矢孤介杜絶寧國府

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正自好笑忽見寶玉也來了原來管厨房柳家媳婦之妹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這園中有素與柳家不睦的（前文已卯之伏線）便又告出柳家來說他和他妹子是合夥計雖然他妹子出名其實是賺了錢兩個人平分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因得此信便慌了手脚因思素與怡紅院人最為深厚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金星玻璃等人金星玻璃告訴了寶玉因思內中迎春之乳母也現有此罪不若來約同迎春討情比自己獨去單為柳家說情的又更妥當故此前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來的都

問你的病可好了跑来作什麼要玉不便説出討情一事又説看来二姐〻當下
象人也不在意且説些閒話平兒是便出去辦累絲金鳳一事那王住兒媳婦
緊跟在後口内百般央求又説姑娘好歹口内超生我横竪去贖了来平兒笑
道你遲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過去意思得過去了就過去了
既是這様我也不好意思告人趁早去贖了来交於我送去我一是不提王住兒
媳婦听説方放下心来就拜謝又説姑娘自去貴幹我赶着拿了来先回了姑娘
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赶晚不来可别怨我説畢二人分路各自散了
平兒道到房風姐問他三姑娘叫你作什麼平兒道三姑娘怕奶〻生氣
叫我勸着奶〻些問奶〻這兩天可吃些什麼風姐笑道到是他还記罣我剛
才又出来了一件事有人来告柳二媳婦和他妹子通同開局几妹子所為都

是他作主我想媳婦你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可閑一事心自己保

養々々也是好的我因听不進去果然應了此話先把太々得罪了而且自己反

賺了一塲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横豎還有許多人呢我白操

一會子心倒惹的萬人咒罵我且養病要緊便是好了我也作個好々先生

得樂且樂得笑且笑一概是非都憑他們去罷所以我只

得應着知道了也不在我心上平兒笑道奶々果然如此便是我們的造化

一語未了只見賈璉進來拍着手嘆氣道好々的又生事前兒我和鴛鴦借當那边

太々怎麼知道了才剛太太叫過我去叫我不管那裏先遷挪二百銀子做八月十五日

節間使用我回没處遷挪太々就說你沒有錢就有地方遷挪我白和你商

量你就搪塞我你就說沒地方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里的連老太々的東

一七九七

西的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子二百銀子你就這樣幸虧我沒和別人說

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來要尋事奈何人鳳姐兒道那日並沒一个外人

但晚上送來誰走來這個平兒听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

了那日說話時沒一个外人但晚上送東西來的時節老太太那边傍大姐的娘

也可巧來送樣洗衣服他在下房里坐了一回子見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問

必是小了頭們不知道說了出來了未可知（奇奇怪怪從何處轉至素）因此便喚了

几個小了頭來問那日誰告訴獃大姐的娘（娘的日夜真如常山之蛇）眾小了頭慌了都跪下賭咒發

誓說自來也不敢多說一句話有人凡問什麼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

多說到別委屈了他們如今且把這事靠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寧可

咱們短些又別討沒意思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項圈拿來且去暫押二

百銀子來送去完事賈璉道越性多押二百偺們也要使呢凤姐道很不必我沒去使錢這一去还不處指那一項贖呢平拿去吩咐一個人喚了旺兒媳婦來領去不是拿了銀子來賈璉自然去在話下這里凤姐和平兒猜疑終是誰人走的风聲竟擬不出人來凤姐兒又道知道这事还小事怕的是小人越便又造一非言生別出的事來打緊那邊正和鴛鴦結有仇了如今听得他私自借給璉二爺東西那起小人眼饞肚飽連沒縫兒还有要下蛆的如今有了這個口有恐怕又造出些沒天理那話來了定不得在的璉二爺还無妨只是鴛鴦正緊女兒帯來了他受屈起不是偺們的故說兒笑道這也無妨鴛鴦借東西看的是奶〻並不為的是二爺一則鴛鴦雖應名是他私情其実他是回故老太〻的老太〻曰怕孫女兒多

这个也借那個也要列跟前撒个嬌兒和誰要去曰此只糊不知道（奇文神文豈世人余相得出者前文云一想子若私是拿出賈母其種夢中之人矣蓋此等事作者曾經批者曾經實係一寫往是非特造出故弄新筆究經不記不神也○鴛鴦借物一回於此便結繳）總鬧了出來究竟那也無碍凤姐兒道理如此只是你我知道的不知道的馬得不生疑呢一語未來人報太太來了凤姐听了吃意不知為撫事親平兒等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变只喚一個貼己小了頭走來一語不發走至里間坐下凤姐忙奉答回賠笑向問太太今日高興到这里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兒出去平兒見了這般着慌不知怎庅樣了忙庅了一声帶着衆小了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越性将房們掩了自已坐在台磯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风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等事只見王夫人含着淚從袖内擲出一个香袋子來說你瞧风姐忙拾起一看見是十錦

春意香袋也唬了一跳忙問太〻是那里得来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顫声說
道我從那里得來我天〻坐在井里念你當個細心人所以我才偷個空兒
誰知你也我一樣這樣的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園里山石上被老太〻的了
頭拾着不虧的婆〻遇見早已送到老太〻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個東西如
如遺在那里來問鳳姐得也更了顏色忙問太〻怎知是我的王夫人又
哭又嘆說道你反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的們小夫小妻餘者老婆子們要
這个何用自女孫子們是從那里得來自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那
真来你們又何氣當作一件頑意兒年輕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還
和我賴幸兒園內上下人还不解事尚未揀得倘或了頭們揀着你姊
妹看見这还了得不然有那小丫頭們揀着出去說是園内揀着的外人

知道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風姐聽說又急又愧得登時紫漲了面皮便
便依炕沿雙膝跪下也含淚訴道太〻說的固然有我也不敢辯我並無這樣
的東西但其中还要求太〻細詳其理那香袋是外頭僱工做着內工繡的帶
這穗子一槩是市賣貨我便年輕不尊重些也不要這勞什子自然都是
好的此其一二者這東西也不是常帶着你我縱有也只好在家里焉肯
帶在身上各處況且有在園里去了個〻姊妹我們都肯拉〻扯〻倘或露出
来不但在姊妹前就是奴才看見我有什麼意思我氣年輕不尊重些不
能糊塗至此三則倫使之內我自年輕媳婦算起奴才来便我更也年輕
的又不止一個人了況且他們也常進園晚間各人家去焉知不是他們身上
的四則除我常在園里〻外还有那边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来

比來如媽紅翠雲等人皆係年輕侍妾他們更該有这個了还有那边珍大
嫂子他不算甚老外他也常帶過佩凤等人來焉知又不是他們的前
園內了頭太多保的住々都是正經的不成也有知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的
或者一時半刻人查問不到偷着出去或借着因由同二門上小么兒們
打牙犯嘴外頭得了來的也未可知如今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兒我也可
以下保的太々請細想王夫人聽了这一夕話大近情理因嘆道你起來我
也知道的太家小姐出身焉得輕薄至此不過我氣急了拿了話激你
但如今却怎麽處你婆々才打發人封了这個給我瞧說是前後從傻大
姐手里得的把我氣了个死凤姐道太々快別生氣若被衆人覺察了
保不定老太々不知道且平心静氣暗々訪察才得確實縱然訪不着

外人也不能知道這呌作胳膊折在袖內如今惟有趁着賭錢的因由
革了許多的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人貼近不能走話的
人安揷在園里以查賭為由再如今他們的丫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
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事來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故裁革不但姑
娘們委屈煩惱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不如趁此机会以後凡年紀大
些的或有些咬牙难纏的拿個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得住說有
別的事二則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這話如何王夫人嘆道你說
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我這的幾個姊妹也甚可憐了死云可憐妙人在別人視之今古無此移若在榮府論寔不能比先矣
也不用遠比只說如今林妹妹的母親未出
閣時是何等的嬌生慣養是何等的金尊玉貴了那像個千金小

姐的體統如今這几個姊妹不過(比)別人家的丫頭略強些罷了（所謂貴子漁者难為水俗子謂王夫人不知足是不可矣又誤作太過真塘姑鳩悉之見也）通共每人只有兩三个(丫)頭像個人樣餘者総有四五个小丫頭子竟是廟里的小鬼如今还要裁革了去不但于我心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意(依)雖然難艱難不至此(此)我(雖沒)難無受過大榮華富貴比你們是強的如今我寧可(自己)省些別委屈了他們已(以)後要有(省)儉先從我來到使的如今且叫人傳了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就吩咐他們快快暗地訪拿這事要緊凤姐聽了即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一時周瑞家的與吴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來喜家的現在五家賠房進來餘者皆在南方各有执事（又伏一筆）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戡(詳細)家忽見刑夫人的賠房王喜(善)保家(的)走來方才正是他送香囊來的王夫人向

來看視刑夫人之得立(力)心服人等原無二意 大書看下人犹如此可知待刑夫人矣

今見他來打聽此事十分關切 小人外是內衆(外)委皆如此 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也

進園內照管照管不比別人又強些這王善保家正因素日進園去那些

了嬛們不大殉(侍)奉他他心裡大不自在要尋太(他)們的故(事)又尋不着恰好生

出這事來以為得來(抓住)把柄(又)有聽王夫人委托正撞在心坎上這個窩(客)

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事(該)早(知此)嚴的太太也(不)大往園里去這些女孫(孩)子們

一個個到像受了封誥(是)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鬧下天來誰敢哼一声

兒不然就調唆(唆)姑娘的了頭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還躭得起

王夫人道這也有的常情跟姑娘的了頭原比別的嬌貴些(保)你們該勸

他們連主子們的姑娘不教道尚且不堪何況他們王善保家的道

别的都還罢了太〻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頭仗着他生
的模様兒比别人標緻些〻又生了一張巧嘴天〻打扮的像个西施的様子在
人跟前能説慣道抓尖要強一句話不投機他就立起兩個騷眼睛来
罵人妖〻趫〻大不成個體統 活畫晴雯出来可知已前知晴雯必應亶妬者可憐可傷竟死矣 王夫人聽了
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凤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〻進園逛去有
一个水蛇腰 妙〻好腰 削肩膀 妙〻好肩。俗云水蛇要則遊曲小也又云美人無肩又曰前或皆之美之刑也凡寫美人偏用俗筆反筆 與他書不同
眉眼又有些像你的林妹〻的 更好刑容尽矣 正在那里罵小丫頭我的
心里狠看不上那狂様子因同老太〻走我不曾説得後来要問是
誰又偏忘了今日対了坎兒這丫頭想必是就是他了鳳姐道若論這些丫頭們
共總比起来卻是都説晴雯生得好若論舉止言語他原有些輕薄方才太〻說的

到跟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乱說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
刻不難叫了來太〻瞧〻王夫人道寶玉房裡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
兩個笨〻的到好若有這個他自不敢來見我的我一生最嫌這樣人況且
又出來這個事好〻的寶玉倘或叫這蹄子勾引壞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
的了頭來吩咐他道回去只說我說有話問他們留下襲人麝月伏侍寶
玉不必來有一個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快來的不許和他們說什麼小
了頭子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音神之至所謂魂早离會矣將死之兆也○若俗筆必云十分粧飾金云不自在想無挂心之罷更不入王夫人之眼也睡中覺才起來正發悶
听如此說只得在了他們素日這些了妖知皆王夫人最忌趫粧艷語薄輕
言故晴雯不敢出頭今日連日在是在並沒十分粧飾自為無磗好可知天

生美人原不在粧飾使人一見不覺心驚目駭可恨也之塗脂抹粉真同鬼魅
而不見覺

及到了
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軃鬢鬆衫垂帶褪有春睡捧心之遺風而且形
容面貌恰是上月〔上次見〕的那人不覺勾起方才的火來王夫人原是天真爛熳之
人喜怒出於心臆不比那些飾詞掩意之人今既真怒攻心又有勾起往事便
冷笑道好個美人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你幹
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自〕然明兒揭你的皮寶玉今日可
好些晴雯一听如此說心內大異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着惱只不敢
作声他本是個聰敏過〔人〕的人 深罷聰明到 應不錯一筆 見問寶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寔
話對只說我〔不〕大到寶玉房里去又不常和〔合〕寶玉在一處好歹我不能知這〔道〕
只問襲人麝月兩個王夫人道這就該打嘴〔巴〕的難道〔你〕是死人要的〔你〕們作

什庅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〻的人因老太〻說園里空大人少宝玉害怕
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里上夜不過看屋之我原回過我怵不能伏侍老
太〻罵了我有一頓說又不呌的管他的事要伶俐的作什庅我听了這話才去的
不過十天半個月之内宝玉悶了大家頑一會子就散了至於宝玉飲食起
坐上一層有老奶〻老媽〻們下一層又有襲人麝月秋紋幾個人我閑着
还要作老太〻屋剩的針線所以宝玉的事竟不曽留心太〻既怪從此後
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信以為貴寔了忙說阿弥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
的造化竟不労的貴心既是老太〻給宝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〻再攆
的因向王善保家的道的們進去好生妨他几日不許他在宝玉房里
睡覺等我回過老太〻再去治他喝声去跕在這里我看不上這浪様

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妝扮晴雯只得出來這一驚非同小可一出門便拿手
帕子握着臉一頭走一頭哭直哭到园門内去這里王夫人向鳳姐等自怨道這
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不到這樣妖精似這東西竟没看見只怕
這樣的还有明日倒得查查鳳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善保家的
是邢夫人的耳目常調唆着邢夫人生事縱有千百樣言詞此刻也不
敢説只低頭荅應着王善保家的道太太請養息心体要緊這些小
事只交與奴才們如今就要查這個主兒也極容易等到晚上园門関了的
時節内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個冷不防帶着人到各處丫頭們
房里搜尋想來誰有這個断不单只有這個自然还有別的東西那
時翻出別的来自然這個也是他的王夫人道這話到是若不如此

断不能請的請白的自然鳳姐如何鳳姐只得荅應說太〻說是就行罷了王夫人道的主意跟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於是大家商議已定至晚飯後待賈母安寢了宝釵等入園時王善保便請了鳳姐一併入園喝命將角門皆上鎖便從上也的婆子處內抄揀起不過不揀出此多長攢下蠟燭燈油等物　畢真王善保家的道也是贓不許動等明兒回過太〻再動於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閨門當下宝玉正曰晴雯不是在忽見這一干人來不知為何直撲了了頭們的房門去因迎出鳳姐來問是何故鳳姐道丟了一件要緊的東西因大家混賴恐怕有了頭們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王善保等搜了一面又細問這几個箱子是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

打開襲人曰見晴雯这樣知道必有異事又見這番抄揀只得自己先出打
開了箱子並匣子任其搜撿一番不過是常動用之物隨放下又搜別人
的挨次都一一搜過到了晴雯的箱子曰問是在的[illegible]不開了讓搜襲人
苛放欲代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闖進來嚄一声將箱子掀開
兩手提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將所有之物尽都倒出王善保家
也竟沒趣[illegible]看了一看也無个私弊之物回了鳳姐往別處去鳳姐見道
你們可細細的查若的一番查不出來难回話的衆人都道都細翻看了
沒什庅差錯東西雖有几樣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的東西想是保玉的
旧物件沒甚關係的鳳姐听了笑道既如此咱們就走再瞧別處去說
着一逕出來曰向王善保家的道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揀的

偺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断手揀抄不得的王善保的笑道这個自然
豈有抄起親戚家来鳳姐点頭道我也这樣說呢　寫阿鳳心灰意懶且避禍從時迫又是一个人矣
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館内代玉已睡了忽報的此人来也不知為甚事纔
要起来只見鳳姐已走進来忙按住他不許起来只說睡罷我們就走这
边且說此閒話那個王善保家的帶了衆人到了婇房中也一一開箱倒攏
抄揀了一番回此從紫鵑房中抄出兩幅宝玉常換下来的寄名符兒一
副束帶上的披帶兩個荷包並扇套套内有扇子看是皆是宝玉往
年往日手内曾拿過的王家保家的是為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
来驗是又說这此東西從那里来的鳳姐笑道宝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
處混了几年这自然宝玉的旧東西这也不算什麼罕事撂下在往別

處去是正緊紫鵑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里的東西也算不清要問這一個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王善保家的聽見鳳姐如此說也只得罷了一處一樣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這等醜態來遂命衆丫嬛秉燭開門而待一時衆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丢了一件東西連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傍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越性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倒是洗淨他們的好法子探春冷笑道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窩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有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說着便命丫嬛們把箱櫃一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袱之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妹妹別錯怪我何

説得透

必生氣回命了鬟們快〻関上平兒豐兒等忙〻的替侍書等関的関收
的收探春道我的東西到許你們搜閲要想搜我的了頭這却不能我
原比衆人歹毒凡了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里間收自一針一
線他們也没的收藏要搜所以只来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〻只說
我違背了太〻該怎麼處治我去自領你們別忙自然連你們抄的日子
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曾議論甄家自己家里好〻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
了咱們也漸〻的来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来一時是
殺不死這的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里自殺自
滅起来纔能一敗塗地說着不覺留下淚来鳳姐只看着衆媳婦們周
瑞家的便道既是這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那里奶〻且請到別處

奇極此日甄家事

去罵也讓姑娘好安寢鳳姐便起身辭探春道可細、搜明白了告明日
再來我說不依了鳳姐笑道既然丫頭們的東西都在那里就不必
搜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到乖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還說畨明日
敢說我護着丫頭們不許你們翻了的越早說明若還要翻不妨再
翻一遍鳳姐笑道探春素日與眾不同的只得陪笑道我已經連你
的東西都搜察明白了探春又問眾人的們也都搜明白了不曾周
瑞家的都陪笑說都翻明白了那王善保不是個心內沒成算的人
素日雖聞探春的名那是為眾人沒有沒量罷了那里一個姑娘
家就這樣起來況且又是庶出他敢怎麼他自恃是邢夫人陪房連
王夫人尚另眼相看況何別個今見探春如此他只當是探春認

真單惱鳳姐他們無干他便要越勢作臉現好因越衆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掀嘻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沒有什厶鳳姐見他這樣忙說媽〻走罷別瘋〻顛〻的一語未了只听怕的一声王家連上早着了探春一早探春登是大怒指王家的問道的時什厶東西敢來拉指我的衣裳我不過看着太〻的面上的又有年記吽听一声媽〻的就狗伏人势天〻作耗專管生事如今越性了不得了的打諒我是同的們姑娘的樣好性兒由世的們欺負他就錯了生意的搜揀東西我不怯的不敢拿我去笑說着便親首解衣卸裙拉着鳳姐兒細〻的翻着叫奴才來翻我身上鳳姐兒平等忙與探春束裙整快口内喝着王保家善家的說媽〻吃兩口

酒就瘋〻顛〻起來前兒把太〻也冲撞了快出去不要提起了又勸探春休
得生氣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氣早一頭碰死了不然就許奴才來我身
上翻賊了明兒一早我先回過老太〻太〻然後過去給大娘賠礼該怎么着
我就領那王善保家的討了家沒意思只說意外只說去了也是頭
一遭挨打我明兒回了太〻奶〻回了老娘家去要了老明還要他做什么探
春喝命了你道的們听這他說話還等我和他对嘴去不成侍書等听說便
出去的道說過果然回老娘家去到是我們的造化了只怕捨不得去鳳姐
笑道好了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奴僕探春冷笑道我們作賊的人嘴里
都有三言两語的也还算笨的背地里就只不回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笑解
劝回一面又拉了侍書進来周瑞家的等人劝了一翻鳳姐直等伏侍探春

似此語故刪

幄下方帯着人往对過腰春塢來彼時李紈猶病在床上他與探春是緊鄰又與探春相近過順路先到这兩處因李紈纔吃了藥睡着不好驚動只到了丫嬛們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沒有什麼東西遂到惜春房中来因惜春年少尚未識事嚇的不知当有什麼故鳳姐也少不得安慰他誰知竟在入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金銀錁子来約共三四十個為察姦情反得賊贓又有一付玉帯板子並一包男人的靴韈等物入画也黄了臉因問是那里来的入画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這是珍大爺賞我哥哥的（妙極事極蓋入画本係寧府之人也）因我們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過日子我叔叔嬸子只要吃酒賭錢我哥哥怕交給他們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煩了老媽媽帶進来叫我收着的惜春胆小見了这

个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这还了得二嫂子奶要打他帶他出去罢我听

不慣的鳳姐笑道他的話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該私自傳这進來

这个可以傳的什麽不可傳這到是傳遞人的不是了若的話不真

倘是偷来的你可就别想活了入画跪着哭道我不敢撒謊奶奶只管明日

問我們奶奶和大爺去若說不是賞的就拿我和哥哥一同打死無怨

鳳姐道这个自然要問的只是真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

的你且說是誰作接應我便饒你下次萬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别饒他

这次方可下次这里人多若不拿一个人作法那些大的听見了又不知怎

樣呢嫂子若饒他我也不依　这是自己反不依的各得自然之理各有　鳳姐

道素日我看他还好誰許你一个錯只这一次二次犯了二罪俱罰但不知

傳遍是誰惜春道若說的傳道再無別個必是二門上的張媽他
常肯和这些了頭們鬼鬼祟祟的这些了頭們也都肯照顧他鳳姐听
說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且交給周瑞家的暫拿着等明日对明再議於
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內來迎春已經睡着了了紗們也纔要睡衆
人扣門半日纔開鳳姐吩咐不必驚動小姐遂往了紗們房里來因司棋是王
善保的外孫女兒鳳姐要道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遂留心看他
搜撿先從別人箱子搜起皆無物及到了司棋箱子中搜了一回王善保家
的說也沒有什麼東西纔要蓋箱時周瑞家的道且住这是有什麼說着便伸
手掣出一双男子的錦帶襪並一双緞鞋來又有一個小包袱打開看時里
面有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字帖兒一總遞與鳳姐鳳姐因道家理事每每看

開帖(的)(子)並賬目也頗識得几個字了便看那帖子字(是)大紅双喜箋帖(紙就好口余爲司其心動)
上面寫道上月你(來)連家後父母已覔察的(你)我之意但姑娘未(未)出閣(尚)未不能
完你我之心愿若园内可以相見的(你)可託張媽給一信息若(我)等在园内見
到比來家得說話千万〻〻再所賜香袋二個今已查收外特寄(寄)香珠
一串略表我心千万收好表弟潘又安拜具(名字)(便妙)鳳姐看罢不怒而又(反)樂
(要緊)(之至)别人並不識字王家的素日並不知道姑表姊弟有这一節風流故
事見了的(這鞋)襪心内已是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又看看笑地(他)便說
道不(想是)晴他們故(自己)寫的賬目不(上)成個(字)是所以奶〻見笑鳳姐笑道正是
这個賬竟算不過來你是司棋的老娘的(你他的)表弟也該姓王怎広又姓
潘呢王善(保)家的見問的奇閔只得免強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

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表弟鳳姐㕭
道这就事了曰我念給你听了說着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唬一跳这王
家一心只要拿人的錯兒不想反拿着住了他外孫女兒又氣又臊周瑞家
的四人又都問着他的老哥兒了明白白再沒的話說了如今據你老
人家該怎麼樣这王家的只怕沒地縫兒趲進去鳳姐只瞅着他嘻嘻
的笑向周瑞家的笑道这到也好不用你們老娘的操一点兒心
他鴉雀不聞的給你們弄個好女婿來大家到心省
周瑞家的也笑着湊趣兒王家的氣無
取洩自已回手打自已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
打嘴現世現報在人眼里衆人見这般俱笑個不住又半勸諷的鳳姐

見司棋低頭不語他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到覺可異料此時夜深且不
必盤問此怕他夜間自愧去尋拙志遂喚兩個婆子監守起他來帶了人
拿了贓證回來且自安歇等待明日料理誰知到夜裏又連起來幾次下
面淋血不止至次日便覺身体十分軟弱起來發暈遂掌不住請太醫
來胗脈畢遂立藥案云看得少奶奶係心氣不足虛火乘脾皆由憂勞
所傷以致嗜臥好眠胃虛土弱不思飲食今聊用升陽養榮之劑寫畢遂
開了幾樣藥名不過是人參當歸黃芪等類之劑一時退去有老嬤嬤
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之事暫且不理
到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到園中去又看過李紈就要望候
姊妹去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遂到了他房中來惜春便將昨晚

一事細〻告訴與尤氏又命人將入画的東西一槩要來與尤氏過目尤氏
道實是你哥〻賞他哥〻的只不該私自傳送如今官鹽竟成了私鹽
了因罵入画胡塗脂油蒙了心的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丫頭
些姊妹独我的丫頭這樣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兒我立逼着鳳姐〻帶
了他去他只不肯我想他原是那邊的人鳳姐〻不帶他去也原有礼我
今日正要送過去嫂子來的恰好快帶了他去或打或殺或賣一槩不管
入画听說又跪下哭求說再不敢了只求姑娘看從小兒情常好歹
生死在一處罷尤氏和奶娘等人也都十分〻解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了下
次再不敢的他從小兒伏侍你一場到底留着他為是誰知惜春雖
年幼卻天生的一種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獨僻性任人怎說他只以為丟

了他的体面咬定牙断乎不肯便有說的好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
連我也便往的們那邊去了况且近日我每每風聞得有人背地議論什么
多少不堪的閒話我若再去連我也編上了尤氏道誰議論什么又有什
么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娘既听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
着他纔是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自我到好我一個姑娘家只有躲是
非的我反去尋是非成個什么人了还有一句話我不怕你惱好歹自
有公論有何必去問人古人說得好善悪生死父子不能有所最助何
况的我二人之間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够了不管的們去後此以後
的們有事別累我尤氏听了又氣又好笑因向地下衆人道怪道人
都說這四了頭年輕糊塗我只不心的們听纔一篇話無原無故又

不知好多又沒個輕重雖然是小孩子的話却又能寒人的心嬸〻笑
道姑娘年輕奶〻自然吃些虧的說春冷笑道我雖年輕这話却不
年輕的們不看書不識几個字所以都是些獃子看着明白人倒說
我年輕糊塗尤氏道的是狀元探花难道就說有糊塗的不成可知
他們更有不能了語底更多尤氏笑道的到好纔是才子这会子又
作大和尚了又講起了語來說春道我不了語得也入画了尤氏道可
知你是個冷口冷心狠的說春道古人曾也說的不作狠心人难得是
了漢我請〻白〻的一個人為什么教你們帶累坏了我尤氏心内原
有病怕說這些話听說有人議論已是心中羞恼激射只是在惜
春分上不好發作忍耐就累了你〻的〻頭的不是無故說我〻到

忍了这半日你到越發得了意(益)只管說这些话你是千金萬金的
小姐我們已(以)後就不親近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即刻就叫人将
入画帶了過去就(說)省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若果然不来到也省(着)
了口舌是非大家到还清净尤氏也不荅話一逕往前边不知後事
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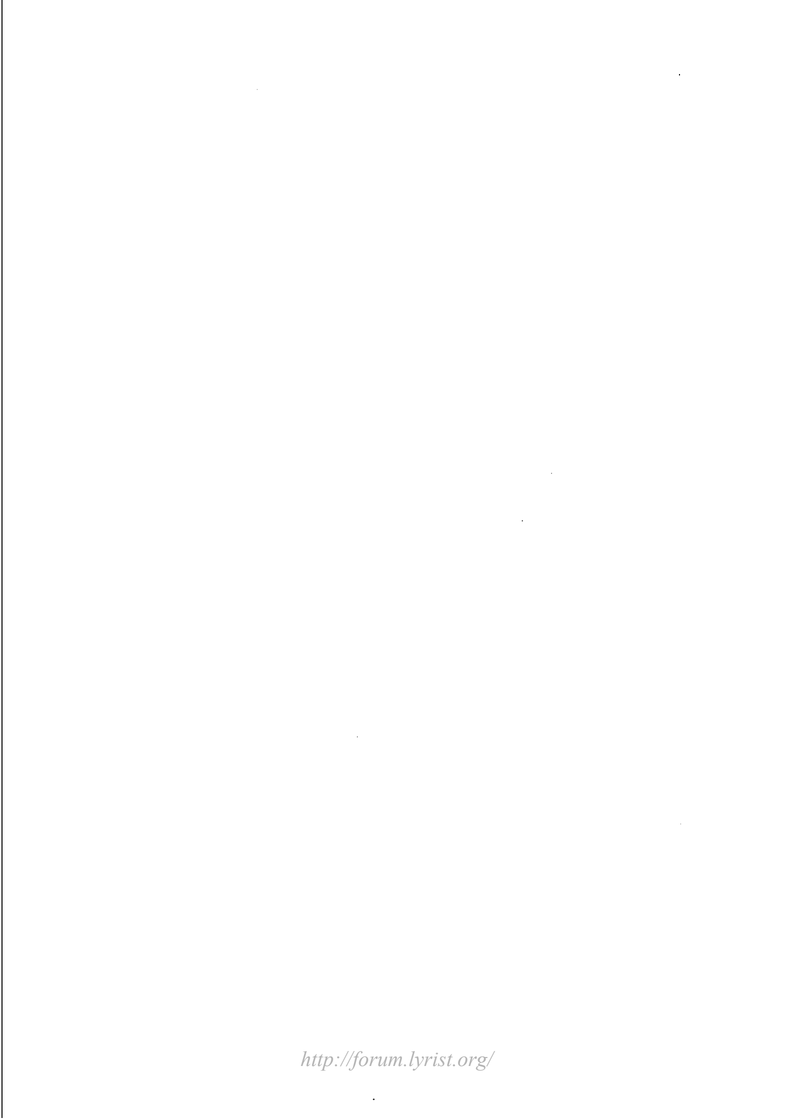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對清

欽中秋詩俟雪芹

□□
□□

開夜宴　發悲音

賞中秋　得佳讖



脂硯齋重評石頭卷之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出氣來正欲往王夫人處跟從的老嬤々們因悄々的回道奶々且別往上別房去纔有甄家的几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作什庅机密事奶々這一去恐不便尤氏听了道昨日听見的說爺說看邸報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事調取進京治罪怎庅又有人來老嬤々道正是呢纔來了几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々張々的想必有什庅瞞人的事情也是有的尤氏听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氏這邊來了前只有探春一語過至此回又用尤氏畧為陪点且輕々談染出甄家事故此畫家未落墨之法也恰好太醫纔胗了脉去李紈

近日也畧覺積爽了些擁衾歌枕坐在床上正欲一二人來説些閒話曰
見氏進來不似往日和靄可親只呆呆的坐着李紈因問道你過來了這
半日可在有在别屋里吃些東西沒有只怕餓了命素雲瞧有什麼新鮮
点心揀了來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這一向病着那里有什麼新鮮東西
況且我也不餓李紈道昨日他姨娘家送來的好茶麵子到是对碗來
你唱罢説畢便吩咐人去对茶尤氏出神無語跟來的丫頭媳婦們因問奶
奶今日中晌尚未洗臉這會子趂便可淨一淨好尤氏点頭李紈忙命素
雲來取自己粧奩素雲一面取來一面將自己的胭粉拿來笑道我們
奶奶就説少個奶奶不嫌髒這是我的我能着用些李紈道我雖沒有你
就該往姑娘們那里取去怎么公然拿出你的來幸而是他若是别

人豈不惱呢尤氏笑道这又妨是来我乃過来誰你使過今日忽然有嫂

𧷤了一面說盤膝坐在炕沿上銀蝶上来忙代為卸去腕镯戒指又將一大

袱手巾蓋袱在下截將衣裳護嚴小了奶炒荳兒捧了一大盆温水走至

尤氏跟前只湾腰捧着銀蝶笑道說一個〻没截便的說一個葫蘆就

是一個瓢奶〻不過待偺們寬此在家的不管怎樣罷了你就得了益

不管在家出外當着親戚也只隨着便了尤氏道你隨他去罷橫竪洗

了就完事了炒荳兒忙赶着跪尤氏笑道你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

外面假礼假体面究竟作出来的事都句使的了

按尤氏犯七出之條不過只是過于從夫四字此世間婦人之常情耳其心術慈厚寬順竟可出于阿凤之上時用之名犯七出之人從公一論可之賈宅中暗犯七出之人亦不少似明犯者反可宥恐其什也已非而揭人惡者陰昧僻譎之流寔不能容于世者也

〇此為打草驚蛇法寔寫邢夫人也

李紈听如此說便知已

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誰作事究竟句使了尤氏道你道問你敢是病着死過去了一語未了只見人寶姑娘來忙說快請時寶釵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日問怎么一個人忽然走來別的姊妹都怎不見寶釵道正是我也沒有見他們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是在家里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未出炕的別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伴着老人家夜里作伴兒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有不時什么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橫豎進來的所告訴大嫂子一声李紈听說只看着尤氏笑尤氏也只看着李紈笑一時尤氏與沐巳畢大家吃麵茶李紈因笑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娘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着不能親自來的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自打發人去到你那里去

看屋子你好歹住一兩天还進来別交我落不時宝釵笑道落什么不
是呢这也是通共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賊依我的生意也不必添人
過去竟把雲丫頭請了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史大妹
〻往那里去了宝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丫頭去了叫他同到
这里来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着果然報雲姑娘和三姑娘来了大家
讓坐已畢宝釵便說要出去一事探春道狠好不但姨媽好了还来的
就便好了不来也使得尤氏笑道这語奇怪怎撵起亲戚来了探春
冷笑道正是叫有呢人撵的不如我先撵亲戚們好也不在必要死
住着纔好咱們到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個〻不像烏眼鷄恨不得你
吃我〻吃了你尤氏忙笑道我今兒是那里来的晦氣偏都碰着你

姊妹們的氣頭兒子[上]探春道誰叫你趕熱灶[火]來了曰問誰又得罪
了你呢曰又尋思道[為那ヶ]ㄚ頭了頭不犯啰唣你却是誰呢尤氏只含糊奎
荅應探春[知]道他畏事不肯多言曰笑道你別粧老实了除了朝廷治[家]
罪沒有坎頭你的不[是何必]必畏頭畏[畏]尾实告訴你罢我罪[昨]日把王保善[的]家老婆[婆]
子打了我还頂着個罪呢[他也]不過背地里說我些閑話[話]難道他还打我一
頓不成宝釵忙問曰何又打他探春悉[就]把昨夜怎的抄揀怎的打他
一ミ[說了]云来尤氏見探春已經說了云来便把說[惜]春方才之事也說了云来
探春道这是他的僻性孤介太過我們再傲不過他倚[因]又告訴他們說
今日一早不見動静打听鳳辣子又病了我就打發我媽ミ出去打听
王保善是怎樣[他]回来告訴我說王保善家的挨了一頓打嗔着他

多事尤氏李紈道这到也是正礼探春冷笑道这種掩飾誰不會作
且再瞧就是了尤氏李紈皆點[頭不語]無所得一[時]是估着前頭用飯湘雲和
宝釵回房打点衣衫不在話下尤氏等道[遂]辭了李紈往賈母这边来賈
母歪在榻上王夫人說甄家因何獲罪如今抄[没]了家産回京治在[罪]
等語賈母听的[了心里]不是[自]在恰好見他姊妹来了因問從那里来的可知
鳳姐妯娌兩個的病今日怎様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賈母点
頭嘆道偺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偺們八月十五日賞月是正
緊[徑]（賈母已看破孤悲危厄故不改已聊来自遣耳）王夫人笑道都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〻揀那里
好知[說]是園里空夜晚風冷賈母笑道多穿兩件衣服何妨那里正
是賞月的地方豈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早有媳婦了妳們抬過

飯桌來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着（快子）捧飯賈母見是（自）己的几色菜
已擺完另有兩大捧盒內捧了几色菜來便知是各房另外（孝）孝敬
的旧規矩賈母因問都是些什庅上几次我就吩咐如今可以把這些
（免）蠲了罢你們还不听如今比不得（在）先輒輳的時（候）光了鴛鴦忙道我說過（好）
几次都不听也只罢了王夫人笑道不過都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
沒有別的他些（不過是）麵觔荳付老太太又不大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蓴韮
醬來賈母笑道這樣正好（我）正想這個吃鴛鴦听說便將碟子挪在跟前
宝琴一一的讓了方帰坐賈母便命探春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
和宝琴对面坐下侍書忙取去了碗來鴛鴦又指（有）他几樣菜道這兩
樣看不出是什庅東西來大老爺送來的這一碗是雞髓笋是外

頭老爺送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只將這碗筍送至棹上賈母略嘗了兩
点便命將那兩樣〔叫〕着人送回去就說我吃了巳〔以〕後不必天天送我想吃自
然來要媳婦們〔答〕得應着仍送過去不在話〔下〕賈母因問有稀飯〔盛〕出些〔來〕
罢了尤氏早捧過一碗來說是紅〔香〕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吩咐
將這粥送給鳳哥兒吃去又指着這一碗筍和這一盤風醃果子狸給
顰兒宝玉兩个吃去那一碗肉給蘭小子吃去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保的〔你就在〕
〔這里〕就來吃了罢尤氏答應待賈母漱口洗手畢賈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說
閒話行食尤氏告坐探春宝琴二人也起來了笑道失陪失陪尤氏笑道
剩我一个人大排〔擺〕棹的〔吃〕不慣賈母笑道〔兒〕央琥珀來趂勢也吃些又作了
陪客尤氏笑道好好好我正要說呢賈母笑道看着多多的人吃飯

取有趣的又指銀蝶道这孩子也好也来同的主子一塊来吃等的們离
了我再立規矩去尤氏道快過来不必粧假賈毋負手看着取樂因見伺
候添飯的人手内捧着一碗下人的来飯尤氏吃的仍是白秔飯賈毋
問道伯怎庅昏了盛一個飯来給的奶〻那人道老太〻的飯完了今日
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〻鴛央道如今都是可着頭做帽子了要一
点兒福餘也不能的夫人忙回道这一二年早個不定田土的来都不能
按数交的这几樣細来更艰难了所以都可着吃的多少関去生恐
一時短了買的不順口賈毋笑道这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没来粥家
人都笑起来鴛央道既这樣的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来添也是
一樣就的樣怵尤氏笑道我的个就句了也不用取去死央道你句

了我不會吃的地下的媳婦們听説方忙着取去了總伏下文一時王夫人也
去用过飯里尤氏直陪賈母説話取笑到起更的時候賈母説黑了
過去罷尤氏方告辭出来走至大門前上了車銀蝶坐在車沿上衆媳
婦放下簾子来便帶小了頭們先直走過那边大門口等着去了回
二府之門相隔沒有一箭之路每日家常来往不必定要走倘况天
黑夜晚之間回来的遭数更多所以老嬷嬷帶着小了頭只几步便走
了過来兩邊大門上的人都到在東西街口早把行人断住尤氏大車
上也不用牲口只用七八個小厮挽環拽輪輕輕的便推拽過这边堦
磯上来于是衆小厮退過獅子以外衆嬷嬷打起簾子銀蝶先下来
然後衆下尤氏来大小七八個灯籠照的十分真切尤氏回見兩边

獅子下放着四五輛大車便知係來赴賭之人所乘向銀蝶衆人道
的着坐車的是樣騎馬的还不知有几个呢馬自然在圈里拴着
偺看不見了不知道他娘老子掙下多少錢与他們这庅開心兒一
面說一面巳到了所上賈蓉之妻帯家来下媳婦們了頭也都秉燭
接了出來尤氏笑道成日家找要偷着瞧瞧他們也沒得便今兒到
巧就順便打他們窓戶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應着提灯引路
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伏侍的小厮們不要失驚打怪于是尤
氏一行人悄悄的來又窓下只听里面稱三讚四要笑之音雖多
又兼有恨五罵六忿怨之声亦不少 原來賈珍近因居喪每
不得遊玩曠朗不得觀優聞樂作遣無聊之極便生了破悶之法

日間以習射為由請了各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〻

的只管乱射終無稗盖(益)不但不能長而且坏了式様(子)必須立個罰約賭

個利物大家纔有面(勉)力之心因此(在)天香樓下箭道內利(立)了鵠子皆(說)定(了)

每日早飯後來射鵠子賈珍不肯出名便命賈蓉作局家這此來(的人)這

皆係此(世)襲公子人〻家道豐富且都在少年正是閗鷄走狗問柳評花

的一干游伙(蕩)紈袴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作晚飯之主每日來射不便

獨價(擾)賈蓉一人之意于是天〻宰猪割羊屠鵝戮鴨好似臨潼閗宝(的)

一般都要賣弄自以(己)家的好厨役好烹炮不到半月工夫賈赦賈政

听見這般不知就理反說這是(纔)正理文既悞矣(武)事當(當演)亦該習況在武

之屬兩處遂也命賈环賈琮宝玉賈蘭等四人于飯後過來跟着

賈珍君射一面(回)方許回去賈珍之在不(志不)此再過一日便漸此(次)以歇背養力為由晚(江)或抹抹骨牌賭个東酒而已至後漸此(次)至錢如今三四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賭勝于射了公然鬥葉擲骰放頭開局夜賭起來家下人借此各有些蓋(益)爬(巴)不得的如此所以竟成了勢了外人皆不此(知就里)一是近日邢夫人之胞弟邢得全也酷好如此故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送禾與人的見此豈不快樂也邢德全雖係邢夫人之胞弟却居心行事大不相同這個邢德全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為樂手中濫漫使錢治(待)人無二心好(尤喜与)酒者喜之則(人)飲者則亦不去親近無輪(論)上下主僕皆出自一意並無貴賤之分因此都喚他傻大舅薛蟠早已出名的獃大爺今日二人皆湊在一處都愛搶新快夫(爽)利便又会(同了)了兩家在

外間炕上搶新快別的又有几家在當地下大棹上打公番里間的又一起
斯閒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伏侍的小厮都是十五岁已下的孩子若
成了的男子到不了這里故尤氏方潛至窗外偷看其中有兩個十六七岁
變童以備奉酒的都打扮的粉粧玉琢今日薛蟠又輸了一張正沒好
氣幸而擲第二張完了算來除番過來到反贏了心中只是興頭起
來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來因問那兩處怎樣裡頭打天九的
也作了賬等吃飯打公番的未清且不肯吃了于是各不能催先擺下
一大棹賈珍陪着吃命賈蓉落後陪的一起薛蟠興頭了便摟着
一個變童吃酒又命將酒去敬邢傻舅〻輸家沒心緒吃了兩碗便有
些醉意嗔着兩個變童只趕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

此一段孌童語句太真反不得其為錢為勢之神情改似委曲認罪語方妥

鬼子就是的樣專付上水天〻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不过一会子輸了几兩銀子你們就三六九等了难到從此以後再沒有求着我們的事了衆人見他帶酒忙說很是〻果然他們風俗不好因喝命快敬酒賠罪兩個孌童都是演就的局套忙都跪下奉酒說我們这行人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是有錢勢就親敬便是活佛仙一是沒了錢勢了不好去理他況且我們又年輕又居这個行次來旧太爺体恕此我們就過去了說着便奉着酒俯膝跪下刑大舅心內雖軟了只还故作怒意不理衆人有功道这孩子是寔情說話老舅是久慣憐香惜玉的如何今日反这樣起來若不吃这酒他兩個怎樣起來邢大舅已掌不住了便說道若不是衆位說我

我再不理說着方接過来一起喝了乾又斟一碗来的邢大舅便酒勾往
事醉露真慎起来乃怕桌对賈珍嘆道怨不的他們是錢如命多
少世官大家出身的若提起錢勢二是連骨肉都認不了老賢甥昨
日我何你那边的令伯母都起的可知道否賈璉道不曾听見邢大旧
嘆道就為錢这件混賬東西利劊〻〻賈珍深知他與邢夫人不睦每
遭邢夫人棄悪扳出怨言曰功道老旧你也太散漫些若只管花去有
多少給老旧花的邢大旧道老賢甥你不知我邢家底理我母親去世時
我尚小世事不知他姊妹三個人只有低令伯母年長出各一分家私都
是他把持帶来如今二家姐雖也出閣他家也大限窘三家姐尚在家
里一應用度都是这里賠房王保善家掌管我便来要錢也非要了

你是你賈府的私〃我家〃私也就勾我花也無奈竟得到手所以有
寃無處訴衆悪之必察也今邢夫人一人賈母先悪之恐賈母心偏亦可解之若賈璉阿鳳之怨恕児女之私亦可解之若探春之悪女子不識大而知小亦可觧之今又忽用乃弟一怨吾不知將又何如矣賈珍見他酒後叨〃恐人听見不雅連忙用
話解劝外面尤氏等听得十分真切乃悄向艮蝶笑道你听見了這
是北遠里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可怜他親兄弟还是這様説这就
怨不得的些人了曰还要听是〃正真打公沓者也歇住了要吃酒因
有一个向道方才是誰得罪了老旧我們竟不曾听明白且告訴我評
〃理邢德全見問便把兩个娈童不理輸的只赶贏的話説了一遍
這一个年少的就袴道這様説原可惱的怨不得旧太爺生氣我
且問你兩个旧太爺虽然輸了輸的不過是銀子錢並沒有輸丢

了毯毛怎就不理他了說着衆人大笑起來連邢德全來噴了一地飯尤氏在外面悄悄的啐了一口罵道你听听這一起子沒廉耻的小挨刀的才丟了腦袋骨子就胡嗡嚼毛了再合攘下黄湯去還不知嗡出些什麼來呢一面說一面便進去卸粧安歇至四更時賈珍方散往佩鳳房里去了次日起來就有人回西瓜月餅都全了只待分派送人賈珍吩咐佩鳳道你請你奶奶看看送罷我還有別的事呢佩鳳答應去了回了尤氏尤氏只得一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時侃鳳又來說爺問奶奶今兒出門不出說咱們是孝家明兒十五過不得節今兒晚上到好可以大家應个景兒吃些瓜餅酒尤氏道我到不愿出們呢那边珠大奶奶又病了凤了頭又睡倒了我再不過去越發無

个人了兒[我]不得問應什庅景[兒]佩鳳了[鳳說]道爺說了今兒已辭[辭]了衆人直等十六才来呢好歹定要請奶ゝ吃酒的尤氏笑道請我ゝ没的还席佩凤笑着去了一時又来笑道爺說連晚飯也請奶ゝ吃好歹早些回来叫我跟了奶ゝ去呢尤氏道[既然]這樣早飯[把]什庅[送上来請爺]快些吃了我好走的佩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ゝ自己吃[吃]罢尤氏問道今日外頭有誰佩凤道听見說外頭有兩个南京新来的到不知是誰說[不]話一[時]是賈蓉之妻也梳粧了来見過少[ゝ]事[時]擺上飯来尤氏在上賈蓉之妻在外[相]陪婆媳二人吃畢飯尤氏便换了衣服仍過荣府来至晚方回去果然賈珍煮了一口猪燒了腔羊餘者桌菜及菓品之類不可勝紀[記]就在彚芳園中叢緑堂中屏開孔雀褥設芙蓉

帶領妻子姬妾先飯後酒開怀賞月作樂將一更時分真是風清月朗上下如良賈珍因要行令尤氏便叫佩凤等四个人也都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枚划拳飲了一回賈珍有了几分酒亦發高興便命取了一枝紫竹簫來命佩凤吹簫文化唱曲喉清韻嫩真令人魄醉魂飛唱罢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時分賈珍酒已八分大家正在添衣飲茶換盞更酌之際忽听那边墻下有人長嘆之声大家明〻听見都悚然疑畏起來（余亦悚然疑畏）賈珍忙厲声叱咤問誰在那里連問几声沒有人荅應尤氏道必是墻外边家里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説这墻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况且那边又緊靠着祠堂（奇絕神想余更為之悚惧矣）焉得有人一語未了只听得一陣風声竟過墻去了恍惚聞得祠堂内槅扇有

開閤之声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凉颯起来月色慘淡也不似先明朗衆女婦人都覺毛髮倒竪賈珍酒已醒了一半只比別人撑持得住些心下也十分疑畏便大沒興頭起来勉強又坐了一會子就歸房安歇去了次日一早起来乃是十五日帶領衆子姪開祠堂行朔望之礼細察祠堂内都仍是照旧好好的並無怪異之跡賈珍自為醉後自怪也不提此事礼畢仍閉上門看着鎖禁起来未寫榮府慶中秋却先寫寧府開夜宴未寫榮府數盡先寫寧府異兆蓋寧乃家宅凡有関于吉凶者故必先示之且列祖祠此豈無得而警乎凡人先人雖遠然氣遠相關必有之利也非寧府之祖独有感應也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府来只見賈赦賈政都在賈母房内坐着說閑話與賈母取笑賈璉宝玉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立賈珍来了都一一見過說了兩句話後賈母命坐賈珍方才近門

小杌子上告了坐側身側坐賈母笑問道的兩日你宝兄弟你箭如
何了賈珍忙起身大長進了不但様式好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力氣賈母
道這也句了且別貪力仔細努長賈珍忙答應答几個是賈母又道你昨
日送來的月餅好西瓜看看好打開却也罷了賈珍笑道餅是新來的
一個專做点心的厨子我試了試果好纔了孝敬西瓜往年都還可也
不知今年怎広就不好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故賈母笑
道此時月已上了偺門且去上香說着便起身扶着宝玉的肩帶領
衆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之正門俱已大開吊着羊角大灯嘉蔭堂
前月台上焚着斗香秉着风燭陳献着瓜餅及各色菓品邢夫人等
一干女客皆前裡面久候真是月明灯彩人氣香烟晶艷氤氳不可

形之地下鋪自拜毯錦褥賈母盥手上香拜畢于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便說賞月在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脊上的大廳上去衆人听說就忙着在那里去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閒話一時人回都齊備了賈母方扶着人上山來王夫人等因說恐石上苔滑还是做竹椅上去賈母道天〻有人打掃况且極平穩的寬路何必不踈散〻〻筋骨之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導引又是兩個老婆子秉着兩把羊角手罩鴛鴦琥珀尤氏等貼心攙扶邢夫人等在後圍隨從下逶迤不過百餘步至山之峰脊上便是這座廠廳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山庄于廳前平台上列下椅又用一架大圍屏隔作兩間凡棹椅形式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上面居中賈母坐下左垂

首賈赦賈珍賈璉賈蓉右邊首賈政寶玉賈環賈蘭團團圍坐只坐了桌半
壁下面還有半壁餘空賈母笑道常往時到還不覺人少今日看來還是
咱們的人也甚少笑不得甚麼未飲先感人丁總是將散之兆想當年過的日子到今遇見這个些
時夜男女三四十個何等熱鬧今日就這樣太少了待要再叫几个
來他們都是有父母的家裡去了應景不好來的如今叫女孩們來
坐那边罷于是令人向園屏將迎春探春惜春三个請出來賈璉寶
玉等一齊出坐先儘他姊妹坐了然後在下西方依次坐定賈母便命
折一枝桂花來坐令一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若花到誰手中飲酒一杯罰
說笑話一個不犯前几次飲酒于是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一接过鼓轂兩轉恰恰在
賈政手中住了奇妙倘在政老手中竟能使政老一謔真大文章矣只得飲了酒眾姊妹弟兄皆你悄

悄的（你）扯我一下暗ㄟ的又（我）捏你一把都含笑到要听是何笑話（余也要細听）賈
政見賈母喜悅只得承歡方欲說時賈母又笑道若說的不笑了还要罰
賈政笑道只得一个說来不笑也只好受罰了因笑道一家子一个（男）人最
怕老婆的纔說了一句大家都笑了因從不曾見賈政說過笑話所以纔
笑（是極神之至）賈母笑道這必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ㄟ多吃一杯賈
母笑道自然賈政又說道這个怕老婆的人從不敢走（混）一步偏是那
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買東西便遇見了几个朋友死活拉到家里
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睡着了第二日纔醒後悔不及只得
来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脚說既是這樣你替我舔ㄟ（我）就饒你這男
人只得給他舔ㄟ未免惡心要吐他老婆便惱了要打說你這樣輕狂

唬得他男人忙跪下求說並不是奶〻的脚臟只因昨晚吃多了黃酒又吃了几塊月餅餡子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說的賈母與衆人都笑了（這方是賈政之謔亦善謔矣）賈政忙斟了一杯送與賈母〻〻笑道既這樣快樂叫人取燒酒來別叫你們受累衆人又都笑道起來于是又擊鼓便從賈政傳起可巧傳至寶玉鼓止寶玉因賈政在坐自是踧踖不安偏又在他手內因想說笑話倘或不好發笑又說沒口才連一笑話不能說何況別的這有不是若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慣油嘴貧舌更有不是不如不說的好（實寫旧日往事）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笑話求再限別的罷了賈政道既這樣限一個秋字就即景作一首詩若好便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賈母忙道好〻的行令如何又要作詩

了呢賈政道他能的賈母听說既這樣就作命人取了紙筆來賈政道只不許用那些冰玉晶銀彩光明素練等樣堆砌字眼要另出己見試試你這几年的情思寶玉听了磞在心坎里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紙上寫了呈與賈政看道是賈政看了点頭不語賈母見這般知無甚大不好便问怎么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悅便說难為他只是不肯念書响到底詞句不雅賈母道這就罷了他能多大定要他做才子不成這就該獎勵他已後越發上心了賈政道正是因回頭命你老嬷嬷出去吩咐書房内的小厮把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兩把給他寶玉忙拜謝仍復歸座行令当下賈蘭見獎勵寶玉他便出席也做一首遞與賈政看時寫道是

賈政看了喜不自勝遂併講與賈母听時賈母也十分欢喜也忙令
賈政賞了一時大家歸坐復行起令未過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
酒說笑話曰說道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
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的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說
是心火如今用針灸之法針灸〻就好了的兒子慌了便問心見
即死如何針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
條離心甚遠怎么就好婆子道不妨事你別知天下父母心偏的
多呢衆人听說都笑起來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半日笑道我也
得這個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听說便知自己出言冒撞賈母
疑心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可再提

且行起令来不料这次花却在賈环手里賈环近日讀書稍進

其脾味中（亦）不好務也（正）與宝玉一樣故每常也好看些詩詞尚好奇

詭仙鬼一格今見宝玉作詩受獎他便技癢只當着賈政不敢造

次如今可巧花在手中便也索紙筆来立揮（成）一絶與賈政。、道笑

偏立賈政戲謔已是異文而賈环作詩賈奇中又奇之奇文也総在人意料之外竟有人曰賈环如何又有好詩似前言不搭後文矣盖不可向説問賈环亦荣公子正脉雖少年頑劣見今兹小兒之常情年讀書豈無長進之理哉况賈政之教是弟子目已大竟跌忽矣若是賈环連一平仄也不知豈荣府是尋常寒貧不知詩書之家哉然後之宝玉之一種情思正非有益于聡明不得謂比諸人皆妙者也

賈政看了亦覺罕異

只是詞句終帶着不樂（顧）讀書之意遂不説（樂）道可見是弟兄了發言

吐氣総屬邪派將来都是不由規矩（知）準縄一起下流人（品性）妙在古人中

有二难你兩個也可以称二难了又（但）是的兩個（你）（的）难字却是作难以教

訓之难家講繳好哥〻是公然以溫飛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為曹唐再世了說的賈赦并都笑了賈赦乃要詩瞧了一遍連聲讚好道這詩據我看甚是有氣骨想来咱們這樣人家原不必比那起寒酸定要雪窗螢火一日蟾宮折桂方得揚眉吐氣咱們的子弟都原該讀些書不過比別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的何必多費了工夫反弄出書獃子来所以我愛他這詩竟不失咱們侯門的氣槩因回頭吩咐人去取了自已的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因又拍着賈環的頭笑道已後就這做去方是咱們的口氣將来這世襲的前程定跑不了你襲呢賈政聽說忙勸說不過他胡謅如此那里就論到後事了說着便斟上酒又行了一回令

便又輕〻抹去也

賈母便說你們去罷

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侯着也不可輕忽了他們况且二便多了你們散了再讓我們姑娘們多樂一回好歇着了歇賈赦等听了方止了令又大家公進了一杯酒方帶着子姪們云去了要知端詳再听下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散去不提且說賈母這裏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而位〔為〕一〔席〕衆媳婦另行擦棹整菓更杯洗著陳說〔設〕一番賈母等〔也〕添都衣盥漱吃茶方又入坐團〻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坐內知〔已〕他們家去圓月去了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自〔似〕少了四個人便覺冷清了好些（不想次中秋反寫得十分淒楚）賈母因笑道往年的老爺們不在家偺們越〔遠〕性請過姨太〻來大家賞月却十分鬧熱〔熱〕忽一時相〔想〕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父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沒興及至今

年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請他們娘兒們來說說笑笑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丟了他們跑到這里來偏又把鳳丫頭病了有他一人來說說笑笑還抵得十個人的空兒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說畢不覺長嘆一聲遂命拿大杯來斟熱酒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又趣往年娘兒們雖多終不是今年自己的骨肉齊全的好賈母笑道正是為此所以縱高興拿大杯來吃酒的你們也換大杯纔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來因夜深體乏且不能勝酒未免都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興猶未闌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罽氈鋪於階上命將月餅西瓜菓品等類都叫搬下去令丫頭媳婦們也都團團圍坐賞月賈母因見月之中天比先越發精彩可愛因說

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因命人將十番上女孩子傳來賈母道音樂多
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鼓了說畢綱纔去吹時只見
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邢夫人前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說什麼事
那媳婦便回說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絆了一下蹩了腿賈母聽說忙
命兩個婆子快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
說珍哥媳婦也越着便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
去了定要我老祖宗吃一夜賈母笑道使不得使不得的們小夫妻
家今夜不要團圓圓圓如何為我耽擱了尤氏紅了臉笑道老祖宗
說的我們太不斟了我們嵗然年輕已經是十來年的夫妻也奔四
十歲的人了況且孝服未滿陪着老太太頑一夜還罷了豈有自去

團圓的理賈母听說笑道這話很是我到也忘了孝未滿可憐你公
了已是二年多了（不是弄賈敬卻是弄赦死斯也）可是我到忘了該罰我一大杯既
這樣你就越性別送陪着我罷了你叫蓉兒媳婦送去就順便回
去罷尤氏說了蓉妻得應着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門各自上車回去
不在話下這里賈母仍代衆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換煖酒來正說着閑話
猛不妨只听那壁廂桂樹下嗚嗚咽咽悠悠揚揚吹出笛声來越顯的這
明月清風天空地净真令人煩心頓解万慮齊除都肅然危坐點頭
相賞听約兩盞茶時方纔止住大家稱讚不已于是遂又有斟上煖酒來
賈母笑道果然可听麼衆人笑道寔在可听我們也想不到這樣
樣須得太太帶領着我們也得開些心胸賈母道這還不大好須得

揀那曲譜越慢的吹來越好說着便將自己吃的一個內造瓜仁油松穰
月餅又命斟一大杯熱酒送給譜笛之人慢慢的吃了再細細的吹一套來
媳婦們答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瞧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了說右脚面
上白腫了些如今調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不甚大關係賈母点頭
嘆道我也太操心打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因就將方纔賈赦的笑
話說與王夫人尤氏等聽王夫人等因笑勸道這原是酒後大家說
笑不留心也是有的豈有敢說老太太之理老太太自當解釋纔是只
見兇夾拿了軟巾兜與大斗蓬來說夜深了恐怕露水下來風吹了頭
須要添了這個坐坐也該歇了賈母道偏今兒高興你又來催難道
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因命再斟酒來一面帶上兜巾披了斗蓬

大家陪着又回說些笑話只听桂花陰里嗚ゝ咽ゝ袅ゝ悠ゝ又發出縷
笛音来更真比先越發凄凉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靜月明隨下相来
象ゝ彼此都不禁凄凉寂歷之意半日方知賈母傷感纔忙轉身陪
笑發語解釋（轉身妙画出对呆不覔尊長在上之形景来 月听笛如痴如）又命暖酒且住了
笛尤氏咲道我也就学一個笑話說與老太ゝ解ゝ悶賈母免强咲
道这様更好快說来我听尤氏乃說道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大兒
子只一個眼睛二兒子只一個耳縣三兒子只一個鼻子四兒子到都齊全
偏又是個唖叭正說自到这里只見賈母已朦朧双眼是又睡去之態
（揔寫出凄凉無興景况来）尤氏方住了忙和王夫人輕ゝ的請醒賈母睜眼
笑道我不困白閑ゝ眼養神你們只管說我听自呢（活畫）王夫人等

笑道夜已四更了風露也太清老太太歇罷了明日再賞十六也不辜負
這月色賈母道那里就四更了王夫人笑道寔已四更他們姊妹們熬
不過都去睡了賈母听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在此
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况且弱病的病去了到省心只是三個
了頭何怡尚还等着你也去罷我們散了說着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
便有預備下的竹椅小轎便圍着斗蓬坐上兩個婆子搭起眾人圍
随出园去了不在話下这里乘媳婦收什杯盤碗盞時却少了個細茶
杯各處尋覔不見又問眾人必是誰失手打了撂在那里告訴我
拿了磁瓦去交收是証見不然又說偷起来眾人都說沒有打了
只怕跟姑娘的人打了未可知你細想想罷問問他們去一語提醒

了这管傢伙的因媳婦曰笑道是了那一會（兒）記得是翠縷拿着的
我去問他說着便去找時剛下了甬路就遇見了紫鵑和翠縷（挂）來了（妙）去一（又）
个翠縷便問道老太〻散了可知我們姑娘那去了（更妙）这媳婦道（們）
我来問那一個茶鍾往那里去了你們（到）問我要姑娘翠縷笑道我問
到茶給姑娘吃的賬眼回頭就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〻總說都
睡覺（悄）去了那（御卻）不知那里頑去了（你）還不知道呢翠縷向紫鵑道斷乎沒
有情〻的睡去之理只怕在那里走走如（呢）今見老太〻散了赶過前
边送去也未可知我們且往前边找〻去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鍾也
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有什庅忙的媳婦笑道有了下落就不必忙
了明兒就（合）你要罢說畢回去查收傢火那（當時）里紫鵑和翠縷便往賈

此處來不在話下原來代玉和湘雲二人並未去睡竟只見代玉見賈府中許多人賞月賈母猶嘆人少不是當年熱鬧又提寶釵姊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賞月等語不覺對景感懷自去俯欄垂淚寶玉近因晴雯病勢甚重諸務無心代一筆妙更覺謹密王夫人再遣四他去睡他從此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惱着無暇遊玩雖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了湘雲一人寬慰他因說你是個明白人何必作此形像自苦我也和你一樣我就不似你這樣心窄何況你又多病還不自己保養可恨寶姐姐妹妹天天說親道熱早已說今年中秋要大家一處賞月必要起社大家聯句到今日便棄了咱們自己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作了到是他們父

子叔侄縱横起来你可知宋太祖説的好卧榻之側豈許他人酣睡他們不作偕們兩個竟聯起句来明日羞他們一羞代玉見他們这般劝慰不肯負他的豪興因笑道你看这里等人声嘈雜有何詩興湘雲笑道这山上賞月雖好終不及近水賞月更妙你知道这山坡底下就是池沿山坳里近水一個所在就是凹晶館可知当日蓋这園子時就有學問这山之低窪近水處就叫作凹晶这凸凹二字歷来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俗套可知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特是因玩月而設此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这里来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里去只是这兩個字沒念作窪拱二音便説俗了不大見用

只陞放翁用了一个凹字說古硯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

林代玉道也不只放翁纔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青苔賦東方朔神異

經以致画記上云張僧繇畫一乘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是今人不知誤

作俗字用了实和你說罢这兩個字还是我擬的呢因那年試宝玉因他

擬了几處也有存的也有刪改的也有尚未擬的这是後来我們大家把

这些有名色的也都擬出来了註了出處寫了这房屋的坐落一併帶

進去與大姐〻瞧了他又帶出来命給旧旧瞧過誰知旧〻到喜欢起

来又說早知这樣那日該就叫他姊妹一併擬了豈不有趣所以凡我擬

的一字不改都用了如今就往凹晶館去看看說着二人便同下了山

坡只一轉湾就是池沿〻上一帶竹欄相接直通着那邊藕香榭

的路徑 点明妙不然此園竟有多大地 因这幾間房子在此山怀抱之中乃凸碧

山庄之退步 敲了 因窪而近水故顏其額凹晶溪館因此處房子宇不多且又

矮小故只有兩個老婆子上夜今日打听得凸碧山庄的人應差與

他們無干这兩個老婆子関了月餅菓品并犒賞的酒食來二人

吃得既醉且飽早已息灯睡了 妙極此書又往一步寫法如王夫人云他姊妹可怜那里像当日林姑媽那樣有如賈母云如今人少那里日当日人多等敎此謂進一步法也有退一步法如宝釵之对刑岫烟此時也彼一時也如今此不得先的話了只好随是十分又如凤姐之母平儿云如今我也我明白了我如今也要作好〃先生罢等類此謂退一步法也今有古收拾故賈母高樂却有寫出二婆子高樂此一步之实也如前文海棠詩回手以足忽又用湘雲独成二律反厭卷此又進一步实事也所謂法〃皆全然〃不夫也

代玉湘雲見息了灯湘雲笑道到是他們睡了好偺們就在这捲棚

底下近水賞这月如何二人遂在兩個湘妃竹墩子上坐下只見天上一輪皓

月池中一輪水月上下爭輝如值身于晶宮鮫室之內微風一過粼粼然池面皺碧鋪紋真令人神清氣淨湘雲笑道怎得這會子作上般吃酒倒好這要是我家里這樣我就立刻坐上般了代玉笑道正是故人常說的好事若求金何所樂據我說這也罷了偏要坐般起來湘雲笑道得隴望蜀人之常情可知那些老人家說的不錯說窮之家自為富貴之家事事趁心告訴他說竟不能隨心他們不肯信的不得親歷其境他方知竟了就如何俗們兩個雖父母不在然却也忝在富貴之鄉只你我竟有許多不遂心的事代玉笑道不但你我不能趁心就連老太太太太以至寶玉探了頭等人無論事大事小有理無理其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況你我旅居客寄之人了

以立未不怡然得享
自然之樂者矣書

中若干女子從生及婢未有必各有所竟各有所試各有所長者皆未如宝宝無可閑切籌画可嘆

湘雲听説恐怕代玉又傷感起来忙道休説這些閒話偺們且聯詩正説間只听笛韻悠揚起来代宝(玉)笑道今日老太太高興了(的狠這)的笛子吹的有趣到是助偺們的兴趣了

妙正是吹笛之時矶認作人一處之笛也

偺兩個都爱五言就还是五言排律罷湘雲道限何韻代玉笑道偺們数這個欄杆的真(直)棍這頭到那頭為止他是第几根就用第几韻若十六根便是(是)一先起這可新鮮(应)湘雲笑道這到别致于二人(是)起身便從頭数至尽頭止得十三根湘雲道偏又是十三元個(的韻)這個少(韵狠)作排律只怕牽強不能壓韻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代玉笑道到要試試偺們誰強弱(誰)只是没了(有)紙筆記(下)湘雲道不妨明兒再寫只怕這一点聰明还有

代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罷因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一想道

清遊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林代玉笑道

匝地管絃繁　幾處狂飛盞

湘雲笑道這一句幾處狂飛盞有些意思這到要對的好呢想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啟軒　輕寒風剪剪

代玉道对的比我的却好只是底下這句又說就該加勁說了去纔是湘雲

道詩多韵險也要鋪陳些纔是縱有好的且留在後頭代玉笑道到後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曰聯道

良夜景暄々　爭餅嘲黄髮

湘雲笑道你句不好杜撰用俗事來难我了代玉笑道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旧典唐書唐志你看了來再說湘雲笑道这也难不倒我々也有了曰聯道

分氐咲緑媛　香新榮玉桂

代玉笑道分氐可是实々你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偺們对查了出來大家看々这会子別耽悮工夫代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着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來塞責曰聯道

色健茂金萱　　蠟燭輝瓊宴

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看多少力的這樣現成你偏被你想得了只是不犯着替他們送聖去況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代玉笑道你不說玉桂我难到強对了金萱罷再也要鋪陳些富麗方才是即景之实事湘雲只得又聯道

觥籌乱綺園　　分曹尊一令

代玉笑道下句好只难得对些曰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听三喧　　骰彩紅成点

湘雲笑道三喧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骰子少不得聯道

傳花鼓濫喧　晴光摇院宇

代玉笑道对的却好下句又溜了些舍(光)拿只(这)風月来塞責(湘)雲道究竟没説到上(月)也要点綴〻〻方不落(便當月日落空)題代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因聯道

素彩接乾坤　賞罰無賓主

湘雲道又説他們作什庅不如説俗們只得聯道

吟詩序仲昆　搆思時倚檻

代玉道这可以入上你我也(了)因聯道

擬景或以門　酒尽情猶在

湘雲説道这(是時)候了乃聯道

更殘樂已諠　漸闌語笑道[近]

代玉道說這時侯可知一步难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剩雪痕　堦露團朝菌

湘雲笑道這一句怎麼押韻讓我想〃因起身負手想了一想笑道彀了

幸而想出一個字來幾乎敗了因聯道

庭烟斂夕棔　秋湍瀉石髓

代玉听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說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這會[子]才說棔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閒[文]選見了這個[字]是我不知是何樹因要查一查寶姐〃說不用查這就是如今俗[語]叫作明開夜合你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錯看來寶姐〃知道的竟多代

玉笑道押字(用)固在此時更恰也还罢了只是秋湍一句虧的(你)好想(頭)只这一句別(把)这(的)都要抹倒我少不得打起精神来对一句只是再不能似这一句了因想了一想道

風葉聚雲根　宝婺情孤潔

湘雲道这時(对)的也还好只是(下)一句你也溜了幸(些)而是景中情不(是)旦用宝婺来塞責因聯道

銀蟾氣吐吞　藥經灵兔搗

代玉不語点頭半日再念頭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点手(首)聯道

晦朔魄空存　　壺漏声將涸

湘雲方欲聯時代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里怎庅像个人在（往）黑影里去了敢是個鬼罢湘雲笑道可（池）是（似）又見鬼了我是不怕鬼的打他一下因湾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听打得水响不大圓圈將月影蕩散後（復而散）聚者幾次寫得出試思若非親歷其竟者如何莫寫得如此只听那黑影里嘎然一声却飛起一个白鶴来寫得出直往藕香榭去了代玉笑道原来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道這个鶴有趣到助了我了因聯道

牕灯焰已昏　　寒塘渡鶴影

林代玉听了又（叫）好又跺足就（說）了不得這鶴真是助他的了（只）這一句更比

秋湍不同吁我对什么總好影是只有一个䰟字可对况且寒塘渡鶴
何等自然何等現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擱心了湘雲笑道
大家細想就有了不然就放着明日再聯了可代玉只看天理他半日
猛然笑道你不必傍嘴我也有了你听〻囙对道

冷月葬死䰟

湘雲怕手讚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对好个葬死䰟囙又嘆道詩故
新奇只是太頹喪了些你現病着不該作此故于清奇譎之語代玉笑
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下句竟还未到只為用工在这一句了一語未了
只見攔逐山石後轉出一个人來笑道好詩〻、故然太悲涼了不必在
往下聯若底下只这樣去反不顯这兩句了到得堆砌牽強二人不

妨到唬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妙玉二人皆咤意〔原可咤意 余亦咤意〕曰問
你如何到了這里妙玉笑道我听見你們大家賞月又俻〔吹的〕俻、好笛我出出
来玩賞這清池皓月順脚走到這里忽听見你兩个聯詩更覺清雅異
常故此听住了只是方纔我听見這一首中〔詩〕句雖好只是故〔過〕于頽敗淒楚
此亦関人之氣數日有所以我出来止住如今老太、都已早散了滿園
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兩个的了頭還不知在那〔里〕果找你們〔呢〕也不怕冷
了快同我来到我那里去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代玉笑道誰知道就
這个時候了三人遂一同来至攏翠菴中只見龕焰猶青炉香未燼几
个老嫲、也都睡了只有小妳〔了〕在〔蒲團上〕圃園在頭打盹的〔呢〕妙玉喚他起来現
去烹茶忽听〔叩〕扣門之〔声〕心小妳〔了〕忙去開門看時却〔是紫〕只鶻翠縷與幾个

老嫗々來找他姊妹兩个進來見他們正吃茶曰都笑道要我們好找一个園里走遍了連姨太々那里都找到了那山坡底下小庭里找時可巧那里上夜的正(人)睡醒了我們問他們々々說方纔庭外頭棚下兩个人說話後來又添了一个聽見說大家往菴里去我們就知事(是)這里了妙玉忙命小了妳引他們到那边去坐着歇息吃茶自去(取)了筆現(硯)紙墨出來將方纔的詩命他二人念着遂從頭寫出來代玉見他今日十分高興便笑道從來說(沒)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或可政(以教)即請改正々々妙玉笑道也不敢忘政(加)評讚只是這纔有了二十二韵我(我)意思想着的(你)二位警句已而(有)出讚若續時恐後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有玷代玉從沒見妙玉作

過詩今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你虽不好亦可以帶好了妙玉道如今収給到的外該歸到本来面目上去若只管丟了真情慎真事且去搜奇臉怪一則說了偺們的閨閣面目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二人皆道極是妙玉遂題筆一揮而就遞与他二人道休要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翻轉過来雖前頭有凄楚之句亦無甚礙了二人接了看是只見他讀道

香篆鎖金鴨　脂水膩玉盆　簫憎嫠婦泣

衾倩侍兒温　空帳悲文鳳　閒屏掩彩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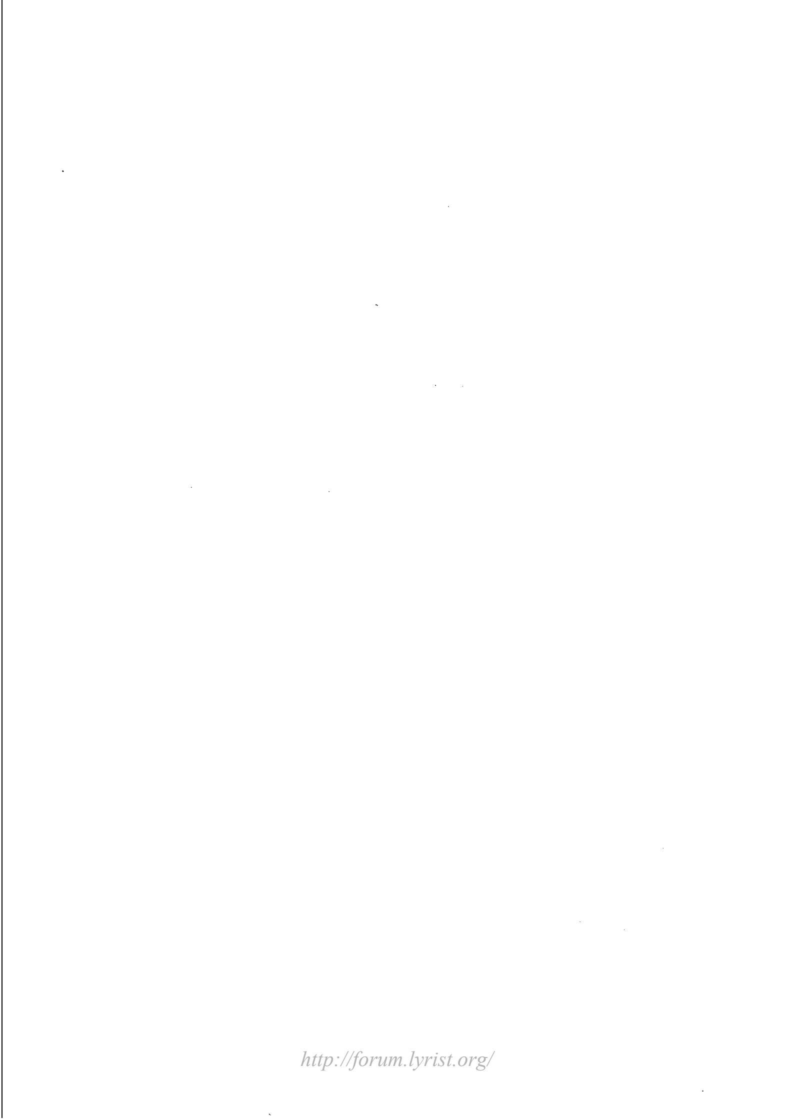
露濃台更滑　霜重竹难捫　猶步縈行沼

还寺寂歷原　石奇神鬼搏　木怪虎狼蹲

贔屭(音避 音戲)朝光透　罘罳曉露屯　振林千樹鳥
啼玊(雨)一声猿　岐熟焉忘徃(寧)　泉知不問原
鐘鳴攏翠寺　鷄唱稻香村　有興悲何繼
無愁意豈煩　芳情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徹旦休云倦　烹茶更細論

後書右中秋夜大观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代玉湘雲二人皆讚賞不已(說)
可見我們天天是舍近而求遠現有这樣詩仙在此却天天去紙上談
兵妙玉笑道明日再潤色此時想明天(是)明(亮)了到底要歇息歇息了纔是
(代)史二人听説便起身告辞帶領了妳出(寺)妙玉送至門外看他們送(去)遠
方掩門進来不在話下这里翠縷向(湘)想雲道(大)奶奶那里还有人等

肴偺們睡去呢如今還是那里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叫他們睡罷我去未免驚動病人不如鬧林姑娘半夜去罷説着大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方纔卸粧寬衣盥漱已畢方上床安歇鵑放下綃帳移灯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息之病雖在枕上只怕睡不着代玉又是個心血不足常々心眠的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着二人在枕上番來復去代玉因問道什庅还没睡着笑雲微笑道我有擇息的病況且去了困只好倘々罷的怎这睡不着代玉嘆道（一笑一嘆只二字便寫出平日之行景）我这睡不着也並非今日也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日夜滿足你想雲道却是你病的原故所以不知下文什庅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七卷

俏丫鬟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已比先減了雖未大愈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診脉服藥又開了丸藥方子來配調經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取時翻尋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几枝簪挺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鬚沫出來王夫人焦燥道用不着偏有但用着了再找不着成日家我說叫你們查一查都歸攏在一處你們白不聽就隨手混擱你們不知他的好處用起來得多少換買來的還不中使呢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

個上次那边的太〻來尋了些去太〻都給過去了王夫人道你沒有的話你再細找〻彩雲只得又去找〻（一会子）已拿了几包藥在來說我們不認得你（這）個請太〻自（已）看除這個再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了不知都是什麼並（藥）沒有一枝人參有一面遣人有（問）鳳姐有無鳳姐來說也只有些參膏蘆鬚雖有（几）枝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里用呢王夫人听了只得向邢夫人那里問去回上次沒了才往這里來尋早已用（完）換了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身過來請問賈母〻忙命鴛鴦取出當日所（收）以的來竟還有一（大）包皆有手指頭粗細的還得遂称二兩与王夫人王夫人出來交与周瑞家的拿去令小廝送与医生家去（認）人又命將那几包不（認）能得辨的（藥）也帶了去命医生（認）人了各（包上）說号（了）來

此等家常細是豈事揣拿
得此皆者
一時周瑞家的又拿了進來說这一包都各色好計
上名子了但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就連三十換也不能得这樣了但
年代太陳了这東西比别的不同憑是怎樣好的只過一百年後便是
已就成了灰了如今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朽糟爛木也無性力的
了請太太收了这個到不拘粗細好歹再換些新的到好夫人听了低
頭本語半日纔說这可沒法了只好去買二兩來罢無心看那些只命
都收了罢問周瑞家你的就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換二兩來倘
一時老太太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纔
要去時宝釵因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賣的人參都
沒好的雖有一枝全的他們也必截做兩三段廂嵌蘆泡鬚枝摻

匀了好賣看不得粗細我們鋪子的常和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
說了叫哥哥去託了夥計過去和參行商議說明叫他把未作的原枝好
參兌二兩来不妨偺們多使几兩銀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到是你的
明白就难為你親自走一淌明白于是宝釵去了半日回来說已遣人去赶
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悦因說道賣油的
娘子水梳頭自来家里有的好的不知給了人多少這會子輪到自己
用反到各處求人去了說畢長嘆宝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值錢究竟
不過是藥原該濟衆散人纔是偺門比不得那說見識的人家得
了這個就珍藏密斂的 王夫人点頭道這話極是一時宝釵去後因
見無別人在說遂喚周瑞家的来前日園中搜撿的事情可得了

下落周瑞家的是已和鳳姐等人商議定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王
夫人听了雖驚且怒却又作难因思司棋係迎春之人皆係那边的人只
得令人去回邢夫人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边太太嗔着王善保家的多
事打几個嘴巴子如今他也粧病在家不肯出頭了况且又是他外孫女
兒自己打了嘴他也好粧個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
恐怕又多心到像似偺們多事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併連贜証与
那边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個了頭来豈不省事如今白告
訴去那边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既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来說什麼
豈不反躭擱了倘那了頭聽空尋了死了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人
都又個偷懶的倘一時不到豈不到弄出事来王夫人想了一想說這也

到是快辦了这一件再辦偺們家的那些妖精周家道的听說会齊了那几個媳婦先到迎春房里回迎春道太〻們說了司棋大了連日他娘求了太〻太〻已賞了配人今日吽他出去另他好的与姑娘使說着便命司棋打点走路迎春听了念泪似有不捨之因前日夜已别的了怀悄的說了原故虽数年之情难捨但是関系化亦無可如何了那司棋無曾求了迎春实指望迎春能死保赦下的事迎春語言遅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这般知不能免曰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这两日如今怎連一句話也没有周瑞家的芽說道你还要姑娘留这不成便由下你也难見園里的人了依我們的好話快收了这樣子到是人不知鬼不覔的去罢大家体面些迎春念泪道我

知道的幹了什庅大不事我还十分說情留下豈不連我也完了你瞧入
完画也是几年的怎庅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想还園里几大的
都要去呢依我說将来終有一散不你各人去罢周瑞家的道所以到底
自姑娘明白兒还有打發的人呢你放心罢司棋無發只得含泪与
迎春磕頭和衆姊妹告别又向迎春耳根說好歹打听我受罪替我個就
個情兒就是主僕一場迎春亦含泪荅應放心于是周家的人等帶了司
棋出去院門又命兩個婆子将司棋所有的東西都与他拿着走了没
几步後頭只見綉橘赶来一面也擦自泪一面也与使棋一個絹包說这
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分里这個与你作個想念罢司棋
接了不竟更哭起来了又和綉橘哭了一同周瑞家的不耐煩只管催

促二人只得散了司棋因又哭告道嬸子大娘們好歹略徇個情兒如
今且歇一歇讓我到相好的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我們这几年好了
一搗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務作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况且又深恨
他們素日大樣如今那里工夫听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劝你罢別拉〻扯〻
的了我們还有正緊事呢誰是你一個衣包里爬出来的辭他們作什
広他們看你的笑声还看不了呢你不過是挨一会是一会罢了难道就算
了不成依我快走罢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脚直帶着司棋出去了司棋無
奈有不敢再說只得跟了出来可巧正值宝玉從外而入一見帶了
司棋出去後見後面包着些東西料着此去再不能来了因聞得上
夜之事又晴雯之病亦因那日加重細問晴雯有不說是為何上日

又見此画已去今有見司棋亦走不覔如喪魂魄一般因忙攔住問道那里去周瑞家的等皆知宝玉素昔行為又恐勞叨悮事為笑道不干你事快念書去罷宝玉笑道好姐々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々不許少捱一刻又有什么道理我們只知尊太々的話管不得許多司棋見了宝玉因拉住哭道他們做不得主的好歹求々太々去宝玉不禁了傷心含泪說道我不知你作了什么大事晴雯也病了如今你又去都要去了這却怎么的好〔宝玉之語全作囫々意最是極無未之是極濃極有情之語也只合如此寫方字宝玉稍有真功則不是宝玉了〕周瑞家的發燥向司棋道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听話我就打得的別想着往日姑娘護着你們作耗越着還不好々走如今和小爺們拉拉扯々成個什么体統那几個媳婦不由分說拉着司棋

染了男人氣味实有此情理非躬親閱歷者亦不知此話之妙

便出去了宝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根的只他首瞪首他們看已去遠方指首恨道奇怪〻〻怎庅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这様混帳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守園門的婆子听了也不禁好笑起来因問道这様說凢女兒各〻是好的了女人各〻是壞的了宝玉点頭道不錯〻〻婆子們笑道還有一句話我們糊塗不解到要請問方欲說時只見其個老婆子走来忙說道你們小心傳齊了伺候此則太〻親是来園裡在那裡查人呢只怕還查到這裡来呢又吩咐快吽怡紅院的睛雯姑娘的多来在这里等首領出他妹〻去因笑道阿弥陀佛今日天睁了眼把这一個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净此宝玉一聞得王夫人進来請查便料定睛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似赶来

去所以这後来趂愿之語竟未得听見宝玉及到了怡紅院只一見好些人在那里王夫人在屋裡坐着一臉怒色見宝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現從炕上拉了下来蓬頭垢面兩個女人攙架起来去了王夫人吩咐只許他把貼身的衣服撂出去餘者好衣服留下給好了頭們穿又命把这里所有的了頭們都叫来一一過目原来王夫人自那日着惱之後王善保家的就趂勢告倒了晴雯本處有人和園中不睦的也就隨机趂便下了些話王夫人皆記在心中是即閤有礙故思也兩日頭故今日特来親自查閲一則為晴雯犹可二則因竟有人指宝玉為由說他大了已解人事都由屋里的了頭們不長進教習坏了因这事更比晴雯一人較盛

暗伏一段更比覔烟迷霧罩之中

更有無恨溪山笑

乃從襲人起以至于極小的粗活的小了

頭們個〻親〻自看了一遍回問誰是和宝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巷[說]老嫗〻
指道這一個蕙香又叫作四兒的是同宝玉一日生日的王夫人細看了一看
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几]分水[媚]秀現[見]其行止總[聰]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
的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個[不]怕臊的他背地里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
妻這可事[是]你就[說]的打糸[量]我隔的遠都不知道呢可知道我呢[唱]身子雖不
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〻都在這里難道我通共一個宝玉就白[這広]放心憑你
們勾引壞了不成這個四兒見王夫人說自他素日和宝玉的私語不禁紅
了臉低頭垂淚王夫人即命也快把他家的人叫來領出去配人又問誰
是耶律雄奴老嫗〻們便將芳官指出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
是狐狸積[精]了上次放你們〻〻又懶待[出]去可就該安分手[守]已[才]總是你就成

精鼓搗起來調唆省宝玉無所不為芳官笑辯道並不敢調唆什麼了
王夫人笑道你还強嘴我且問你前年間我們往皇陵上去是誰調唆宝玉
要柳家的了頭五兒了再兩那ケ頭短命死了不然進來了你們有連
夥聚黨遭他外頭是尋個害这園子的你連乾娘都欺倒了豈止別
人因喝命喚他乾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自尋個女壻去罢把他的東
西一槩給他又吩咐上有几年姑娘們的戲女孩子們一槩不許流在園里
都令其各人乾娘帶出自行聘嫁一語傳出这些乾娘皆感恩趁願不
不盡都約齊与王夫人又滿屋里搜撿宝玉之物凡畧有眼生之物並
命収的収捲的捲着人拿到自己房內去了因說这些干淨省得傍人
口舌因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点分外之事我

一槩不饒曰敎(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挪暫且挨過今年一年(年)給我仍旧攆出去心凈

一段神奇鬼訝之文不知從何想来王夫人從来未理家務豈不一木偶哉且前文隱〻約〻已有無限口舌漫潤之潛原非一日矣若無此一番更変不独終無散場之局且亦大不近乎情理況此亦此余旧日目覩親問作者身歷之現成文字非捏造而成者故迥不与小說之离合悲歡窠旧相对想遭令落之大族見子見此难事有各殊然其情理似亦有點契乎心者焉此一段不独批此真從妙驗大观園及賈世对月與尽生悲皆可附者也

說畢茶也不吃遂帶領衆人有(又)往別去處閱(查人)又暫且說不到後文如今且說宝玉只当王夫人不過来搜撿〻〻無甚大事誰知竟(竟)是這樣雷嗔(嗔)電怒的来了所責之事皆係平日之語一字不爽(爽)料必不能挽回的雖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又)不敢多言一句多動一步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亭王夫人命回去(去)生(生)好去念〻那書之際仔細明兒問你纔已發下恨了宝玉听如此說回来一路打算誰這樣犯舌況這里事也無人知道如

何就都説着了一面想一面進來只見襲人在那里埵（垂）泪且去了第一等的人
豈不傷心便倒在床上也哭起來襲人知他心内别的还有（就）可独有晴雯（去了）
是第一件大事乃推他公（説）道哭了（也）不中用了你起來我告訴你晴雯已經好
了他这一家去到心（淨）情養几天里（你）果然捨不得等太〻氣消了你再求
老太〻慢〻的叫進來也不推不過太〻偶然信了人的誹（謗）言一時氣頭上
如此罷了宝玉哭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

（余亦不知蓋此等寃実非晴雯）

一人

襲人道太〻只嫌（他）太生的太好来（未）免輕佻些在太〻是深知这樣美人

也

似的人不必（能）安淨所以恨嫌他像我們这粗〻笨（悴）〻的到好宝玉道这
也罷了咱們私自頑話怎麼也（都）知道了又没外人走風的这可奇怪襲
人道你有甚忌（么）諱的（保）一時高興了你就（不）管有人無人了我也曾（合你）使過個

眼(眼)色也曾遇過暗号(到)被那(别)人已知道了你反不覺寶玉道怎麽人〻的不(說)
是太〻都知道单不道(說又)单不(不)挑出的(你)和麝月秋紋來襲人听了这話(說)心
怎麽人〻的(心內一動說可是)不是的不是太〻都知道肉(呢)動低頭半日無可回荅曰便笑
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不留心的猛浪去處怎麽太〻竟忘了
想是还有的事(主意)等完了再發放我(們)也未可知寶玉笑道你是頭個
出了名(的)里至善(至)矣之(的)人他兩個又有(你)陶冶教育的也(那里)得还有孟浪該罰
之處只是放(芳)官〻(尚)小過于伶俐些〻未免倚強壓倒了人若(說)又厭四兒是
我悞了他还是那年我何你辦嘴的那日起吽上(他)來作些〻細話(活)未免
奪占了地位今有故(討人嫌致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樣從小兒在老太〻屋里
過來的雖然他生得比人強也沒大(有)方碍(着誰)去只就是他的性情爽(爽)利

口角鋒鋩此究竟也不罪得曾你們想是他過于生得好了反被
这好所悞說畢復有哭起來襲人細揣此話好似宝玉有疑他之意
竟不好再功因嘆道天知道罢了此人也查不出來了白哭一会子
也無益了到是養自情人等老太〻喜欢時回明白了再要來是
正理宝玉冷笑道你不必寬我的心等到太〻平服了再瞧勢頭
去要時知他的病等得等不得他自紉上來嬌生慣養何嘗受過
一日委屈連我知道他你性格还時常衝撞了他一下去就如同
一盆纔抽出嫩箭來的蘭花送到猪窩裡去一般況又自一身童病
里頭一肚子的悶氣他又說有親爺熟娘只有一個醉呢鰍姑旧哥
〻他的一去一時也不慣的那里还等得几日知道还能見他一面兩

而(面)不能了說着又越發心(酸)起來襲人笑道可是你(呢)自許州官放火

不許那百姓点灯我們偶然說一句略妨碍些你(的)話(就)說不利之談你如

今好ㄟ的走(咒)他是該的了(嗎)他便比別人妨此也不至(于這)樣起來宝玉道不是

我忘(妄)口咒他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宝玉道這堦下好

ㄟ的探(株)梅棠花竟無故死了半边我就知有(也)異事果(然)在應他身上襲

人听了又笑起來因笑道我待不說又掌不住你太也婆ㄟ媽ㄟ的了

這樣你(的)話(豈是)起白你讀書的男人說(出來的)草木怎又関係起人來若不婆

ㄟ媽ㄟ的真也成了個獃子了宝玉嘆道你們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

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又(有)灵驗的若(因)

用大題(目)日比就(說)有孔子廟前之桧坟前之堵諸葛祠前之柏岳

武穆坟前之松这都堂々事大随人之正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乱則萎世
治則荣几千百年了(未)枯而後生者几次这豈不是兆應小題目比就揚(是)太
真沉香亭之木芍藥材正樓之相思樹王昭君塚上之草豈不也有灵
驗所以这海棠亦應其人欲忘故先就死了半边襲人听了篇这痴話
又可嘆曰笑道其々(真)的这(你)話發(越)說上我的•氣來了的瞎更是個什
広東西就貴这樣心思比出的(这)些正緊(經)人来还有一說他総好也瘋不過我
的次序去便是这海棠也該先我(讓)也还輪不(不)到他想我是(必)要死了宝玉
听說忙握他的嘴劝道这是何苦一個未(清)請(你)的又这樣起来罢了再别提
这事别真的(你了)去了三個又(还要)饒上一個(你)襲人听說心下暗喜道若不如此你
也不能了局(局)宝玉乃道從此休提起全当他們三個死了不過如此況

且死了的也曾有？也没見我怎庅此一礼也 宝玉至終一自全作如是想所以此

情不得濫漫而渉于淫佚之事矣一人前事一人了法皆非棄竹而 手情終于語者既能終于悟而止則

復憫笞之意 如今且說現在的倒是

把他的東西作瞞上不瞞下悄﹅的打發人送出去与了他再或有偺們常

時積讚下的錢拿几吊出去給他養病也是你姊妹好了一塲襲人

听了笑道你太把我他看的又小器又没人心了这話还等你說我綠已

将他素日所有衣裳已至各什各物總打点下？都放在那里如今白日

里人多眼雜又恐生事且到等晚上悄﹅的呌宋媽給他拿出去我有

還攢下的几吊也給他罢宝玉听了感謝不尽襲人笑道我原是已久

出了名的宾人連这一点子好名兒还不會買来不成宝玉听他方綠的

話忙陪笑撫慰一時晚間果遣宋媽送去宝玉将一切人穩住便独自

得便出了後角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瞧〻先是此婆子百般不肯只說不是知道回來叫太〻知道了我还吃飯不吃飯無奈宝玉死活央告又許他些錢那婆子方帶了他來這晴雯當日係賴大家用銀子買的那時是晴雯纔得十歲尚未留頭因常跟賴嬤嬤進來賈母見他生得伶俐標緻十分喜愛故此賴嬤〻就孝敬了賈母使喚後來所以到了宝玉房里這晴雯進來時也不記得家鄉父母只知有姑舅哥〻專能庖宰也淪落在外故又求了賴家的收買進來吃工食賴家的見晴雯雖在賈府跟前千伶百俐嘴尖為人性大却倒還不忘旧

口此一句便是晴雯正傳可知無晴雯為聰明風流所害也一篇為晴雯寫傳是哭晴雯也非哭晴雯乃哭風流也

故又將他姑舅哥〻收買進來家里一個女孩子配了他成了房後誰

知他姑旧哥〻朝身安泰就忘却當年流落時任意吃死酒家小也
不顧偏又聚（娶）了個多情美色之妻見他不顧身命不知風月一味死吃酒
便不免有蒹葭倚玉之嘆紅顏寂寞之悲又見他器量寬宏趣（極量器寬紅如此）
（用真桸）並無嫉衾妒挑之意这媳婦遂姿情重慾滿宅內便延（傳）攬雄
（地矣）（两府里）权內材俊上〻下〻竟一半時（是）他考試過的若問他夫妻姓甚名誰便是（奇〻怪〻左盤右旋千絲方綠）
上面賈璉所接見的多渾虫灯姑娘兒的便是了（皆自一体也）
目今晴雯只有这一門親戚所以出来就在他家此事（時）多渾虫外頭去了
那灯姑娘吃飯去串門子只趂（剩）下晴雯一進来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
芦蓆土炕上（芦蓆土炕）在外間房內爬百（縱哭晴雯）宝玉命那婆子在院們嘹（前）
哨他独自掀起草簾（草簾）進来有眼就看見晴雯睡在芦蓆土炕

（芦席土炕）幸而衾得還是旧日铺的心內不知自已怎庅纔好因上来含泪伸手輕
〻拉他悄喚兩声當下晴雯又因着了風又受了（他）嫂（子）的歹話病上加病嗽了
一日纔朦朧睡了忽聞有人喚他強展星眸一見是宝玉又驚又喜又悲又
痛忙一把死（拉）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說出半句話来我只当不得見（你）的
了接着便嗽个不住宝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弥陀佛你来的好
且（把）到那茶到半碗我喝渴了这半日叫半個人也叫不着宝玉听說忙拭
泪問茶在那里晴雯道那（炉）苦台上（子）就是宝玉看時雖有個黑（沙）妙銱子
却不像個茶壺得（只）桌（撥起）上（来）去拿（了）一個碗也甚大甚粗不像個茶碗未到
手內先就問得有羶（嗅）之氣　不独為晴雯一哭且為宝玉一哭亦可　宝玉只得拿了来先
拿些水洗了兩次復又用水汕過方提（起沙）妙壺斟了半碗看時絳紅的

也太不成茶晴雯扶枕道快給我喝一口罷就茶了那里比得偺們的茶宝玉听說先自己嘗了一嘗並無清香且無茶味只一味苦澀略有茶意而已嘗畢方遞与晴雯只見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氣都灌下去了宝玉心下暗道往常那樣好茶他尚有不如意之處今日這樣看來可知古人說得飽飫烹宰飢厭糟糠又道是飯飽弄粥可見都不錯了

的妙通篇宝玉最要書者每回女子之所歷始信其可此謂觸類傍通之妙快矣

一面想一面流泪問道的什庅說的越有沒人告訴我晴雯嗚咽道有什庅可說的不過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橫豎不過三五日的光景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了不甘心的我雖生的別人略好些並沒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樣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

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躭了虛名而且臨死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
知如此當日也另有個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說大家橫竪是在一處
不想平空提生出這一節話來有寃無處訴說畢又哭寶玉拉着他
的手只覺瘦如枯柴腕上猶戴着四個銀鐲因泣道且卸下這個來等
好了再戴上罷因與他卸下來擱在枕下又說可惜這兩個指甲好
容易長了二寸長這一病好了又損好些晴雯拭淚就伸手取了剪
刀將左指上兩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齊根鉸下又伸手向被內將貼
身穿着一件舊紅綾襖脫下并指甲都與寶玉道這個你收了以後
就如見我一般快把你襖兒脫下來我穿我將來在棺材內獨自
倘着也就像還在怡紅院的一樣了論理不敢如此只是躭了虛名

我可也是無可如何了宝玉听說忙寬依換上藏了指甲晴雯又哭

回去他們看見了要問不必撒謊就說是我的既躭了虛名越[索]性如

此也不過[是]這樣了一語未了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簾[子]進來道好呀你

兩個的話我也都听見了又向宝玉道你一個作主子的跑到下人房里

作什麽看我年輕又俊敢是來調戲我麽[宝]玉听說嚇的忙都賠咲央[告]道

好姐姐快別大声他扶侍我一塲我私自來瞧瞧他灯姑娘便一手拉了

宝玉進里面來笑道的[你]不叫嚷也容易只是依我一件事說着便坐

在炕沿上却緊緊的將宝玉摟入懷中宝玉如何見過這個心内早突突

的跳起來了急的滿面紅漲又羞又怕只說好姐姐別鬧 如問如見別鬧二字活跳

灯姑娘也斟[睜]醉眼咲道呸成日家听見你風月塲中慣作工夫的怎麽

今日就反赸起來寶玉紅了臉笑道姐〻放手有話偺們好說外頭有老
媽〻听見是什麼意思灯姑娘笑道我早進來了卻叫婆子去園門等着呢
我等什麼似的今兒等着了你雖然聞名不如見面空長了一個好模樣兒
竟是沒藥性信兒的炮燎只好裝幌子罷了到此我還發赸怕羞可知人的嘴一
槩听不得的就比如方纔我們姑娘下來我也料定你們素日偷雞盜狗的
我進來一會在窗下細听屋內只你二人若有偷雞盜狗的事豈有不
談及于此誰知你兩個竟還是各不相擾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如今
我反後悔錯怪了你們既然如此你但放心已後你只管來我也不羅
皂你寶玉听說纔〻放下心來放起身整衣央告道好姐〻你千萬照看他
兩天我如今去了說畢起來又告訴晴雯二人自是依〻不捨也少不

得一別晴雯知宝玉難行遂用被蒙頭總不理他宝玉放出來衣欲到芳官四兒處去無奈天黑出來了半日恐裡面人找他不見又恐生事遂且進園來了明日再作計較回乃入後角門的小廝正抱鋪蓋里边嬤〻們正查一人若再遲一步也就関了宝玉進入園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自己房内告襲人只說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罷了一時鋪床襲人不得不問今日睡宝玉道不曾怎庅睡罷了原來一二年間襲人回王夫人看重了他了越發自要尊重凡背人之處或夜晚之間總不与宝玉狎昵較先幼時反到踈遠了况雖無大事辦理然一應針線並宝玉及諸小丫頭們外出入等銀錢衣履什物等事也甚煩瑣且有吐血旧症雖愈然每因勞碌風寒所感及嗽中代血故邇來夜間總不与宝玉

同房宝玉夜間常醒又極但小每醒必喚人因晴雯睡卧警醒且舉動

輕便故晚一應茶水起坐呼喚之任皆悉委他一人所以宝玉外床只是

他睡今他去了襲人只得要問因思此任比日間緊要之意宝玉既吞

不曾怎樣襲人只得还依旧年之例遂仍将自己的鋪蓋搬来設與床

外宝玉發了一晚上獃（一句是矣）及催他睡下襲人等也都在後外听見宝

玉在枕上長吁短嘆復去翻来直至三更以後方漸漸的安頓了畧

有鼾声襲人方放心也就朦朧睡着沒半盞茶時只听宝玉叫晴雯

襲人忙睜開眼連声答應問作什庅宝玉因要吃茶襲人忙下去

向盆內洗手從暖壺內到了半盞茶来吃過宝玉乃笑道（笑字好極）

（有文章盖思仝落襲人也）我近来叫慣了他却忘了是你襲人笑道

他一夜來時你也曾睡夢中直叫我半年後纔改了我知道這晴
雯人雖去了這兩個字只怕是不能去的說着大家又睡下宝玉又翻
轉了一個更次至五更方睡去只見晴雯從外頭走來仍是往日形
景進來笑向宝玉道你們好生過罷我從此就別過了說畢番身便
走宝玉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人还只當他慣了口乱叫却見宝玉哭
了說道晴雯死了襲人笑道這是那里的話你就知道胡鬧被人听見了
什麼意思宝玉那里肯听恨不得一時亮了就遣人去問信及至天亮
時就有王夫人房里小了頭立芽叫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即時叫
起宝玉快洗臉換了衣裳快來因今兒有人請老爺尋秋賞桂花老
爺因喜欢他前兒作得詩好故此要帶他們去這都是太太的話

一句別錯了你們快飛告訴去立刻叫他快來老爺在上屋里还等他吃面茶

呢还是哥已來了快飛〻〻再有一個人去叫蘭哥兒也要这等說里面的婆子

听一句應一句一面扣扭子一面開門一面早有兩三個人一行扣依一行分頭去

了襲人听得叩院門便知有事忙一面命人問時自己〻起來了听得这

得这話是人來昏了面湯促宝玉起來與漱他自去取衣曰思跟賈政出

門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鮮衣履來只見那二等成色的來宝玉

此是亦無法只得忙〻的前來果然賈政在那里吃茶十分喜悅宝玉

忙又了看晨之禮賈环賈蘭二人也都見過宝玉賈政命坐吃茶向环蘭

二人道宝玉讀書不如的兩個論題聯和詩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

未免要作詩詞的宝玉我倒放心他是能的你們兩个不要給我去丑

此處今日此去未面強的們不諸宝玉所听便坐他們兩個王夫人等自

來不曾听見这等考語真是意外之喜一時候他父子二人等去了方過
賈母这邊來自就有芳官等三個的乾娘走來回說芳官自前日蒙太太
的恩典賞了出去他就瘋了將茶也不吃飯也不用勾引上藕官蕊官三個人
尋死覓話只要剪了頭髮作尼姑我只当是小孩子是一時出去不慣了是
有的不過隔兩日就好了誰知越是越凶打罵着也不怕实在没法所以來
求太太或是就依他們做呢姑去或教導他們一頓賞給別人作女兒去
罢我們这福王夫人听了道故說那里得他們起來佛門也是輕易人
進去的每日打一頓給他們看还鬧不鬧了当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廟內上
供去皆有各庙的尼姑來送供尖之例王夫人曾于十五日就下留水月
庵的智通与地藏庵的兩信住兩日至今日回听得此信又拐兩個女孩

手去作話使喚曰都向王夫人道俗府上到底是善人家曰太〻好善
所以感應得这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說佛們寡易難入也要知道佛
法平等我佛立愿原是一切衆生無論鷄犬皆要度他無奈迷人不
醒若果有善根能醒悟即可以超脫輪迴所以經上現有虎狼蛇虫得
道者不不如今这兩三姑娘既然無父無母家鄉又遠他們既經了这富貴
又想從小兒命苦入了这風流行此將来知道終身怎樣所以苦海回
頭一出家修〻来世也是他們的高意太〻到不要限了善念王夫人
原是個好善的先听彼等之語不肯听其自由者因思芳官等不
過皆係小兒女一時不遂心但恐將来熬不得清淨反致獲罪今
听这兩个拐子的話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邢夫人遣人来知

會明接迎春家去住兩日以備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婆來求説探春等事心緒甚紛那里着意在这此小事上既听此言便咲荅道你兩个既这等説你們就帶了作徒弟去如何姑子听了念一声佛道善哉若如此可是你老人家陰得不小説畢便稽首拜謝王夫人道既这様的們問他去若果心郎上來当着我拜了師父去罢这三個女人听了出去果然将他三人帶了王夫人問之再三他三人已是立定主意遂与兩个姑子叩了頭又拜辞了王夫人王夫人見他們意見决断知不可強了反倒傷心可怜命人來些了東西來賫賞了他們又送了兩個姑子些礼物從此芳官跟了水月菴的知通菴官菂官二人跟了地藏菴的圓心各自出家去了再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閒徵姽嫿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話說兩个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省晨見賈母喜欢便趂便回道宝玉屋里有個晴雯那个了頭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我常見他比别人分外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几天叫大夫瞧說是女兒癆所以我就赶着叫他下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来就賞他家配人去也罢了再那几个學戲的女孩子我也作了主意放出去了一則他們都會戲口上里没只會混說女孩兒們听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既唱了會子戲白放了他們也是應該的况了頭們也太多若說不彀使再挑上几个来也是一

樣賈母听了点頭道這遺(倒)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呢但晴雯那了頭
我看他甚好怎庅就這樣起來我的意思這些了頭(們)(那)模樣(兒)爽利言
談針線多不及他將來只他還可以給寶玉使喚得誰知变了王夫人笑
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只怕他命理沒造化所以得了這个病俗
語又說女大十八变況且(是有)又個本事的人未免就又些調歪老太太还有
什庅不曾經驗過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這件事先只(取)中了他我便留
心冷(眼)看去他色色雖比人強只是不(大)沉重若說沉重知大礼莫若襲人
第一雖說賢妻美妾然也要性情和順舉止沉重的更好些就是襲
人模樣雖比晴雯略次一等然放在房里也算得一二等的了況且行事
大方心地老實這几年來從未逢(迎)着寶玉淘氣寶玉十分胡鬧的事他

只有死的(功)因此品擇了二年一点不錯了我就有(早以)悄ミ的他把了(們)頭的月分

錢止住我的月分銀子里批出二兩銀子来給他不過使那(他)自已知道趣

發小心放(要)好之意且不明說者一則宝玉年紀尚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說

躭悞了書二則宝玉再自為已是跟前的人不敢劝他說他反倒縱性

起来所以直到今日緫回明老太ミ賈母听了笑道原(来)樣这樣如此更

好了襲人本来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他是沒嘴的葫芦既是你深知

豈有大錯悞的而且你这不与宝玉的主意便好且大家別提这事只

是心里知道罢了我深知宝玉將来也是個一(不)听妻妾劝的我也解不

過来也從未見過这樣的孩子別的淘氣都是應該只他这種和

了頭們好却(更叫人難懂)是誰到我為此也躭心每心每ミ(的)冷眼查看他只和了

頭們開心鬧是人大不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他們既細
查試究竟不是為此豈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了頭錯投了胎不成說着
大家笑了王夫人回今日賈政如何誇獎又如何打他們往去賈母听了
更加喜悅一時只見迎春粧扮了前來告辭過去鳳姐也来省晨伺
候過早飯又悅笑了一回賈母歇晌後王夫人他喚了鳳姐問他丸藥可
曾配来鳳姐兒道還不曾呢如今還是吃湯藥太太只管放心我已
大好了　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　只用此一句　曰告訴攆逐
睛雯等事又說怎么寶玉個頭私自回家去了他們都不知道我前兒
順路都查了一查誰知蘭小子這的一个新進来的奶子也十分的妖喬我也
不喜欢他我也說與你嫂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罢兇且蘭小子也大了

用不着奶子了我因問你大嫂子宝了頭出去難道你不知道不成他
說是告訴了他的不過住兩三日等的嬸媽好了就進來嬸媽究竟沒
甚大病不過还是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他这去必有原故敢是有
人得罪了他不成那孩子心重親戚們住一塲別得罪了人反不好了
鳳姐笑道可好好的得罪着他們誰况且他天天在園里左不過是他們這些丫頭群
人王夫人道別是宝玉有嘴無心傻子是的從沒個忌諱高興了信嘴胡
說也是有的鳳姐笑道这可是太太過于操心了若說他出去幹正經事
說正經話去却像個傻子若只叫進來在这些姊妹跟前以至大
小的了頭們跟前他最有尽讓还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恼
他的我想薛大妹妹此去想必為着前時事搜檢衆了頭的東西的

原故他自然為心(信)不及園里的人縱搜撿他又是親戚現也有了頭老
婆在內我們又不好去搜撿了恐我們疑他所以多了這個心自己迴避
了也是應該避嫌疑的王夫人听了這話不錯(他)是以多了這個心自己迴
避了他自己遂低頭想了一想便命他人請了寶釵來分晰前日的事以解
他疑心又仍命他將來照旧居(進園裡)住寶釵陪笑道我原要早出去的只是
姨娘有許多的大事所(以)不便來說可巧前日媽又不好了家里兩个靠
得(的)女人也(又)病着我所以(沒得回姨娘知道先)越便出去了姨娘今日既已知道了我正好明
講出情理來就從(住的)今日辭了好搬東西的王夫人鳳姐都笑道(你)太固
執了正經再搬進來為(是)自休為(那)沒要緊的事反踈遠了親戚寶釵
笑道(你這)的話說你(的我)太不解了並沒為什麼事我出去我為的事(是)媽近來

神思比先大减而且夜間晚上沒有得靠的人通共只我一個二則如今我哥哥眼看娶嫂子多少針線話計並家里一切動用器皿尚有未齊備的我也須得帮着媽去料理料理姨媽和鳳姐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不是我撒謊三則是我在園里東南上小角門子就常開着原是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就圖省路也從那里走又沒人盤查設若從那里出一件事來豈不兩碍臉面而且我進園里來在原不是什庅大事因前几年年紀皆小且家里沒事有在外頭的不如進來姊妹相共或作針線或作頑笑皆不在外頭悶坐着好如今彼此都大了也彼此皆有事況姨娘這边歷年皆遇不在心的事故那園子也太大一時照顧不到皆有關係來有少几個人就可以少操些心所以今日不但我致意

辞去其外还要劝姨娘如今該減些的就減些也不為失了大家的
体統據我看園里这一向(項)費用也竟可以面(免)的說不得当日的話姨娘
深知我(們)家的難道我們当日也是这樣冷落不(未有)成鳳姐听了这篇話
便向王夫人笑道这話竟是不必強了王夫人点頭我也無可面(回)答只
好随你(他的)便罢了說話之間只見宝玉等已回来因說他父親还未散恐天
黑了所以先叫我們回来了王夫人忙問今日可有(又)丢了醜宝玉笑道不
但不丢醜(且)拐了許多東西来接着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厮手内
接了東西来王夫人一看時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六匣香
珠三串玉縧环三個宝玉說道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
这是李員外送的每人一分着說有(又)向还(懷)中取出一個旃檀香小護

身佛来説这是慶国公单給我的王夫人有（又）問在席何人作何思（詩）詞（詞）等語畢只將宝玉一分令人拿肴同宝玉蘭环前来見過賈母〻〻下看了喜欢不尽不免又問些説（閑話）無奈宝玉一心計（整記）肴晴雯荅應完了話時便説騎馬顛了骨頭疼〻賈母便説快回房去換了衣服跌散〻〻就好了不許睡倒宝玉听了便忙入園来當下麝月秋文已帯了兩個了頭等来侯見（宝）玉辤了賈母出来秋紋便將筆墨拿起来一同随宝玉進園来宝玉滿口里説好熱一壁便摘冠帯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来麝月拿肴

看他用智之處

只穿肴一件松花綾子夾袄袄内露出血点[illegible]般大紅褲子来秋紋見这條紅褲是晴雯权（手）内針線因嘆道这條褲子已後权了罢真是物件在人去（已）了麝月忙月（也）笑道这是晴雯的針線有（也）

嘆道真〻物在人亡了秋紋將麝月拉了一把笑道這褲子配着松

花色襖兒石青靴子越顯出這靛青的頭雪白的臉來了宝玉在前

只粧听不見又走了兩步便至步止道我要走一走这怎麼好麝月道天

白日里还怕什麼还怕丟了的（你）不成因命兩個小丫頭跟着我們送了送

此東西去再來宝玉道好姐〻等一等我再去麝月道我們去了就

來兩個人手里都有東西到像擺執事的一個捧着文房四宝一個捧

着冠袍帶履成個什麼樣（子）之宝玉听見正中心懷便讓他兩個去了他

便帶了兩個小丫頭到石（墻）後也不怎麼樣只問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襲

人姐〻打發人瞧晴雯姐〻去了不曾這一個荅道打發（宋）來媽〻去了（來着）

宝玉道回來說（了些什麼小）小丫頭什麼頭道回來說晴雯姐〻直一着脖子叫（喊）了

一夜今日早起就閉眼住了口世事不知也出不得一声兒只有倒氣分的
兒了宝玉忙道一夜叫的是誰小了頭子說一夜是叫娘宝玉試泪道还叫
叫誰小了頭子沒有听見叫別人了宝玉道的糊塗想必沒有听真旁
边那一個小了頭最伶俐听宝玉如此說便上来說真个他糊塗又向宝玉
道不但我听得真切我还親自偷看去的宝玉听說忙問的怎麽又
亲看去小了頭去道我因想晴雯姐姐素日与別人不同待我們極好如
今他雖受了委屈出去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只亲去瞧瞧也不枉素
日疼我們一場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們一頓也是願受所以我拚
着挨一頓打偷着下去瞧了一瞧誰知太平生為人聰明至死不变他應因
着那起俗人不可說話所以只閉眼養人見我去了便睁開眼拉我

的手問宝玉那去了我告訴他实情他嘆了一口氣說不能見了我就說姐〻何不等一等他回来見一面豈不兩完心願他就笑道的們还不知道我不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敕命我去司任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到任那司花宝玉須待未正三刻纔到家口少得一刻的工夫不能見面世上凡談死之人閻王勾取了過去白差些小鬼来捉人魂若要遲延一時半刻不過少些紙錢燒些撈飯那鬼只僱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多待些個工夫

好奇之至又捉来告說閻王注定三更死誰人留至五更之語今忽借此小女鬼一篇無稽之談反成無人敢翻之案且又寓意調侃罵尽世態豈非之至文章耶寄語覌者至此一浮一大白者已後不必看書也

我这如今是有天上的神仙来名請豈可捱得特刻我听了这話竟不但心反進来到房里留時看時辰表時果然是未時正二刻他嚥了正三刻上就有人来叫我們說你来了这時候

到都対合宝玉忙道你不識字看書所以不知道这原是有的不但花有
一様花一位神之外还有捻花神但他不知是作総花神不知総去了还是
单管一様这様了頭听了一時謅不出来恰好这是八月時節园中池上芙
蓉正開这了頭便見景生情忙答道我也曾問他是管什么花的神告
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他説天机不可洩漏的既这様受誡我只告訴
你〻只可告訴宝玉一人除他之外若洩漏了天机五雷就来轟頂的他就告訴
我説他就是専管这芙蓉花的宝玉〻听了这話不但不為怪亦且去悲而
生喜仍指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这様一个人去司掌我就早料定他那様
様人必有一番事業做的虽然超出苦海从此不能相見也免不得傷
感思念因又想虽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灵前一拜也算尽五六年的情常

想畢忙至房中又另穿帶了只説去看代玉遂一人出園来往前次之處来

意為停柩(在)内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嚥氣便回了進去希圖草(早)些得几两

發送例銀王夫人聞(聞)知便命賞了十两燒貫(埋)銀子又命急(即)刻(送到)外頭焚化

了罢女兒癆死的斷不可留他哥嫂听了这話一面得艮一面就雇了人来入殮

抬往城外化人廠(場)上去了(化)剩的衣履簪环約有三四百金数(之)他兄嫂自収了

為後日之記(計)二人将門鎖上一同送殯去未回宝玉走来撲了空(个)

収拾晴雯故為紅顏一哭然亦大令人不堪。上云王夫人怕女兒癆不詳今則忽從宝玉心中其害。又模擬出非是已悟豁詞其母子至心中体貼眷愛之情曲委已尽

宝玉自立了半天別無法術只得復(轉)身進入園中待回至房中甚覺無

味因来順路来(找)招代玉偏宝(代)玉不在房中問其何往了妳們回説往宝姑

娘那里去了宝玉又至蘅蕪苑中只見寂靜無人房内搬的空空落落(的)不

竟吃一大驚忽見個老婆子走來宝玉忙問這是什麼原故老婆子道宝
姑娘出去了這里交我們看着外面還沒有搬清楚我們帮着送了些
東西去這也就完了的老人家請出去罷讓我們掃掃灰塵也好從此你老
人家省跑這一處的腿子了宝玉听了怔了半天因看着那院中的香
藤異蔓仍是翠翠青青忽比昨日好是改作凄凉了一般更又添了傷感
默出來又見門外的一條翠樾埭上也平日無是來往不是當日各處房
中了頭不約而來者絡繹不絕又俯身看那埭下之水仍是溶溶脉脉
的流將過去心下因想天地間竟有這樣無情的事悲感一翻忽又想
到司棋入畫芳官等五个死了晴雯今又去了宝釵等一處迎春
虽無去然連日也不見回來且接連又有媒人來求親大約園中之人不

久都要散的了縱生煩惱也無濟於事不如还是我代玉去相伴一日回
來家还是和襲人廝混只这兩三個人只怕还是同死歸的想畢仍往瀟
湘館來偏代玉尚未回宝玉想亦当出去候送夜是無奈不忍悲感还
是不去的还又垂頭喪氣的回來正在不知所以之際忽見王夫人的丫
頭進來找他說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回來快走々々宝玉听
得只得跟了出來到王夫人房中他父親已出去了王夫人命出去宝玉至
書房中彼時賈政正与衆幕友們談論尋秋之勝又說快散時忽
然談及一時最是千古佳談風流雋逸忠義感慨八字皆備到是也
好題目大家要作一首面詞衆幕賓听了都忙親教係何等妙事
賈政乃道当日曾有一位　王封曰恒王出鎮青州这恒王最喜女色

且公餘好武曰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每公餘起閙宴連全束美
女以戰鬪攻撥之事其姬中有姓林行四者姿色既冠且武藝更精皆呼
為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為姽嫿將軍衆
清客都稱妙極妙神奇竟以姽嫿下加將軍二字反更覺嫵媚風流
真絕世奇文也想是恒王也是千古第一風流人物了賈政笑道是話是
然是如此但更有可奇可嘆之事衆清客都愕然驚問道不知底下
有何奇事賈政道誰知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干流賊餘黨復又烏合
搶掠山左一帶如赤眉黃巾兩時之時今合而為一蓋云一過是此等衆類非特歷歷指名某赤某黃若云不合兩用便呆矣此書全是如此為混人也
恒王意為犬羊之惡不足大奉因輕騎前勦不意賊衆頗有詭譎
智術兩戰不勝恒王遂為衆賊所戮于是青州城內文武官員各

一九四二

了皆謂王尚不勝你我何為遂將有獻城之舉林四娘得聞因报遂
集聚女將發令說道你我皆向蒙王恩戴天履地不能报其萬一今王
既殞身于你等有愿隨我前往有不愿者亦早各散眾女將
听他這樣都一齊說愿意于是林四娘帶令眾人連夜出城直殺至賊營
里頭眾賊不妨也被斬戮了幾員首賊然後大家見是不過幾個女人
料不能濟事遂回戈倒兵奮力一陣把林四娘一個不曾留下倒作成
了這林四娘的一片忠義之志後來報至中都自天子百官無不驚駭
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勦滅天兵一到化為烏有不必深論只就林四
娘一節眾位听了可羨眾幕友都嘆道實在可奇實是個妙題原該
大家輓一輓眾是早有人取了筆硯按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幾

個事[字]便成了一篇短序遞与賈政覌[看]了賈政道不過如此他們那里已
有原序昨日因又奉恩旨着察該前代以来應加襃奨而遺落[漏]未經請
奏各項人等無論僧尼乞[道]与女婦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表[核]送履歷至
礼部備奨請恩奨所以他述原序了送往礼部去了大家听見這新聞
心所以都要作一首跪嫿詞以志其忠義衆人听了都又笑道這原該
如此只是便可羨者本朝皆係千古未有之曠典隆恩實歷代可[所]不及
處[者]可謂聖朝無闕事唐朝人預先竟說了竟應再本朝如今年代
方不虛此一句賈政点頭道正是說話間賈環叔侄亦他[来了]賈政命他們
看了題目他兩個雖能詩較腹中之虛実雖也去宝玉不遠但第一件
他兩個終是別路若論舉業一道似高過宝玉若論雜學則遠不

能及第二件他二人心思滯鈍不及宝玉空灵涓逸每作詩亦如八股之法
未免心思擁滯那宝玉雖不莫是個讀書人然虧他天性聰敏
且素喜好些雜書他自為古人中也有悞失之處拘較不得許多嘗
怕前怕後起来總堆砌成一篇也覺得甚無趣味因心里怀着这个念頭
每見一題不拘難易他便毫無費力之處就如此上流嘴滑舌之人無風
捉影作有心書信口倒舌長篇大論胡扳乱扯敷演出一篇話来雖無稽考
却都說的四座春風雖有正言厲色之人亦不得壓倒这一種風流去
近日賈政年邁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個詩酒放誕之人因在子侄
輩中少不得規以正路近見宝玉雖不讀書竟頗能解此細評起来也还
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們各各亦皆如此雖有深精舉業

的也不曾發跡過一個看来此亦賈門之數況毋親溺愛遂也不强以举業逼他了所以近日是丈䓁待他又要妳蘭二人奪業之餘怎得亦能同宝玉總好所以每欲作詩必将三人一齊喚来对作 妙世事皆不可無足厭只又讀書二字是萬不可足厭的父毋之心可不甚哉近只父母只怕兒子不能名利豈不可嘆乎

閑言少述且說賈政又命他三人各吊另一首誰先成者賞佳者額外加賞賈妳賈蘭二人竟自当多人皆作過几首了胆量愈壮今看了題目遂自去思索一時賈蘭先有了賈环生恐落後也就有了二人皆已録出宝玉尚出神 妙篇寫出鈍態來 賈政與家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賈蘭的是一首七言絶首道是

姽嫿将軍林四娘　玉為肌骨鉄為腸

捐軀自報恒王後　此日青州土亦香

衆幕賓看了便覺大讚小哥兒十三歲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學淵〻真
不誣矣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還難為他又看賈环的還是五言律寫
道是

紅粉不知愁　將軍意未休　掩啼離繡幕
抱恨出青州　自謂酧王德　詎能復寇仇
誰題忠義墓　千古獨風流

衆人道更佳倒底是大几歲年紀立意又自不同賈政道还不甚大錯終
不懇切衆人道這也罷就去了三爺纔大不多兩歲在未冠之時如此用了
工夫再過几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賈政笑道過獎了只是不肯讀書
過失曰又問寶玉的怎麼樣了衆人道二爺細心鏤刻利定又是風流悲感不用

說此等的了宝玉笑道這個題目是不稱近体須得古体或竟是長篇一首方能懇切家人听了都立身摇頭拍手道我說他立意不同每一題到手必先度其体格宜与不宜這便是老手妙法就如裁衣一般未下剪時須度其身量這題目名曰姽嫿詞且既有了序此必當是篇歌行方合体的或擬白樂天長恨歌或擬昔古詞半叙半咏流利飄逸始能盡妙賈政听說也合了主意遂自提筆向紙上要寫又向宝玉笑道如此你念我寫上不好了我捶你那肉誰許你先大言不慚了宝玉只得念了一句道是

恒王好武兼好色

賈政寫了看時摇頭粗鄙一幕賓道要這樣方古究竟不粗且看他底下的賈政道姑存之宝玉又道

遂教美女習騎射　穠歌艷舞不成欢

列陣挽戈為自得

賈政寫出衆人都道只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極妙这四句平叙出也

最得体賈政道休謬加奬譽且看轉的如何宝玉念道

眼前不見塵沙起　将軍俏影紅灯裡

衆人听了这两句便都叫妙好個不見塵沙起又承了一句俏影紅灯裡

用事用句皆入神化了宝玉道

叱咤時聞口舌香　霜矛雪劍嬌难舉

衆人听了便拍手笑道亦發画出来了当日敢是宝公也在座見其嬌

且聞其香否不然何体貼至此宝玉笑道閨閣習武亦任其勇悍怎似男

人賈老在坐故不便云想可想而知之不得而以知姣怯知之形的了賈政道忻还不快續迮
獨物二字妙甚細甚
又有的個說就嘴的了宝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灯香結子芙蓉絛
家人都道轉絛蕭韵更妙迮繞流利離飄蕩而且迮一句也綺靡秀媚
的妙賈政寫了看道這一句不好已寫過呂香姣难奔何必又如此迮
是力量不加故又用迮此堆砌貨字眼來唐塞宝玉笑道長歌也須得要
此詞藻点綴綴不然便覔蕭索賈政道你只催顧用此这但迮一句底下如何
能轉至武事若再多說兩句豈不蛇足了宝玉道如此底下一句轉煞
住想亦可矣賈政令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
話如今有又要一句連轉帶煞煞豈不必心有餘而力不足此宝玉听了垂頭

想了一想說了一句道

不繫明珠繫宝刀

忙問這一句可還使得衆人不〔拍〕案叫絕賈政寫了看着笑道且放着再續宝玉道若使得我便要一氣下去了若使不得越性塗了我再想別的意思出來再另措詞賈政聽了便喝道多話不好了再作便作十篇百篇還怕辛苦了不成宝玉聽說只得想了一會便念道

戰罷夜闌心力怯　脂痕粉漬污鮫鮹

賈政道又一段底下怎麼〔樣呢〕宝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東　強吞虎豹勢如蜂

衆人道好個走是〔字〕便見得高底了且通轉的也不板宝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勦滅　一戰再战不成功
腥風吹隴頭折麦　日照旌旗虎帳空
青山寂〻水漸(淅)〻　正是恒王战死時
雨淋白骨血染草　月冷黄沙鬼守尸
衆人都道妙極〻〻佈值(置)叙事(詞)藻無不尽美且看如何至四娘必另有妙轉奇句宝玉又念道
紛〻将士只保身　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閨閣　憤起恒王得意人
衆人都道鋪叙(叙)得委婉賈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累(累)贅呢宝玉又乃念道

恒王得意数誰行　就死[是]将軍林四娘
號令秦姬驅趙女　艷李穠桃林[臨]战場
勝負自然難預定　誓盟生死報前王
繡鞍有淚春愁種　鉄甲無声夜氣凉
賊勢猖獗不可敵　柳折花残実可傷
魂依城郭家鄉近　馬践胭脂骨髓香
星馳時報入京師　誰家女兒不傷悲
天子驚慌恨失守　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綱　不及閨中林四娘
我為四娘長太息　歌成餘意尚徬徨

念畢衆人都大讚不止又都從頭看了一篇賈政笑道雖然說了几句到底
不大懇切曰說去罢三人如得了赦的一般一齊出來各自回房衆人皆無
別話不過至晚安歇而已獨有宝玉一心凄楚回至園中猛然見池上芙蓉
想起小丫鬟說晴雯作了芙蓉之神不覺又喜歡起來乃看自芙蓉嗟
嘆了一會忽又想起死後並未到他灵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豈
不盡了礼比俗人去灵前祭弔又更覺別致想畢便欲行礼忽又止住道雖
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也須得衣冠整齊奠儀週備方為誠敬想了一想
如今若學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別開生面另立排場風
流奇異於世無涉方不負我二人之為人況且古人有云橫汗行潦蘋藻
蘩之賤可以羞王公薦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全在心之誠敬而已

此其一也二則輓文(文)輓詞也須另云已見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襲前人的套頭真(反)是唐塞耳目之文亦不須(餘)洒(淚)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寧使文不足悲有餘萬不可上文藻而反失悲(感)且況且古人多有微詞非自我非是今作偏也奈今人全惑于功名二字(將)古高(尚)故之風一洗皆盡恐不合(時)是宜于功名有碍之故我又不希罕耶功名不為世人覌閱稱讚何必不遠師楚人之大言招魂離騷九樹苦樹問难秋水大人先生傳等法或雜參單句或偶成短聯或用实典或設(譬)壁寓隨意所之信筆而去喜則以便為戲悲則以言誌痛辭連(窮)意盡為止何必(効)善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間哉本(來)宝玉(本)是個不讀書之人再心中有了这篇歪意思得有好詩好(文)閒作出来他自(己)却任意篡(著)箸並不為人知慕所以大

肆志誕竟杜撰成一篇長文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鮫縠一副楷字寫成名曰芙蓉女兒誄前序後歌又備了四樣晴雯所喜之物于是夜月下命那小丫頭捧至芙蓉花前先行礼畢將那誄文即挂于芙蓉枝上乃泣涕念曰諸君閱至此只当一笑話看去便可醒倦

維

太平不易之元（年便奇）蓉桂競芳之月（是八月）無可奈何之日（日更奇細思月何难于說真某某今偏用如此說可則知矣）怡紅院濁玉（自謙的更奇蓋常以濁字許天下之男子竟自謂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矣）謹以群花之蕊（奇香）冰鮫之縠（奇帛）沁芳之泉（奇奠）楓露之茗（奇名）四者雖微聊以達誠申信乃致祭于

白帝宮中撫司秋艷芙蓉女兒之前（奇稱）曰竊思女兒自臨濁世（世不濁内）

物所混而濁也前後便有照應。女兒稱呼盖思普天下之稱斷不能有如此二字之清潔者亦是寶玉之真心

迄今凡十有六載（方十六歲而夭亦傷矣）其先之鄉籍姓氏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忽又有此文不可後來 亦可傷矣）而玉得於衾枕櫛沐之間棲息宴遊之夕親暱狎褻相與共處者僅五年八月有畸（相共不足六載一旦夭別豈不可傷）憶女兒是生之昔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性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為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妹悉慕媖嫻嫗媼咸仰惠德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鷙翻遭罦罬（离騷鷙鳥之不群兮又語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惡其輕佻 注 鷙特立不群故不群故不于鴆羽毒殺人鳩多声有如人之多言不實罦罬音孚拙翻畢網詩經短憚于罦尔雅罬謂之罦）薋葹妒其臭茝蘭竟被芟鉏（离騷薋葹皆惡草以便邪接茝蘭芳草以別君子）花原自怯豈奈狂飈柳本多愁何禁驟雨偶遭蠱蠆之讒遂抱膏肓

之疚故爾櫻唇紅褪韻吐呻吟杏臉香枯色陳顑頷（离騷長顑頷亦何傷而黃色）詠謡

謑詬荊棘棒搸蔓延戶牖豈照尤貝替实攘詞而絡（离騷朝誶夕替替廢也　恐尤而相詬詬同攘恥也）

既忳幽沉手不尽復含罔屈于無窮高標見嫉閨幃恨比長沙（汲黯輩嫉賈誼之才謫與長沙）

直列遭危巾幗慘于羽野（鯀剛直自命舜殛于羽山离騷曰鯀婞直以身亡兮終然夭乎羽之野）自蓄辛

酸誰憐夭折仙雲既散芳趾难尋洲迷聚窟何来却死之杳海失灵槎

不護回生之藥眉黛烟青昨猶我画指环玉冷（今）倩誰温鼎炉之剩藥犹存

襟淚之餘痕尚漬鏡分鸞别愁開麝月之奩流化龍飛（哀）哀折檀雲之齒

委金鈿于草莽拾翠㔩于塵（塵）埃楼空鳷鵲徒懸七夕之針帶断鴛鴦誰

續五絲之縷况乃金天属節白帝司時（晨）孤衾有夢空室無人桐階月暗芳

魂与倩影同銷（消）蓉帳香殘嬌喘共細言皆絕連天衰（草）豈独蒹葭匝地

悲声無非蟋蟀露沓脆砌穿簾不度寒砧雨夯秋垣隔院希聞怨留（笛）芳名未泯薝前鸚鵡猶呼艷質将亡檻外海棠頓老（恰拯）捉迷屏後蓮辯無声（元微之詩小樓深迷藏）閑草庭前蘭芽狂（安）待拋残繡線銀箋綠繕誰裁指斷冰綵金丰御香未熨非承嚴命既趨車而遠涉苦囲今犯慈威復泣杖而拋孤匱（柩本字）及問揭棺被毀慚違共穴之盟石擲成災愧追同穴之悄〻棺灰（唐詩云先閤石棺未可為棺晉揭公回詩云生回併身揭死作同）尓乃西風古寺淹滞青燐落日荒坵零星白骨揪揄颯〻蓬艾蕭〻隔霧壙以啼猿遶烟滕而泣鬼自為紅綃帳裡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隴中女兒命薄汝南淚血斑〻洒向西風梓澤餘衷默訴憑冷月嗚呼固鬼蜮之為焚豈神灵而亦妬翁詖奴之呂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

釋（莊子筳揭墨之口孟子謂詖辞知其所蔽）在君子塵緣雖淺然（玉）之鄙意豈終曰蓄捲々之思不禁諄々之問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倚蘭蕙死轄芙蓉所小娌之言似步無稽據（濁玉）之思則深為有據何也昔業法善攝魂以撰碑李長吉被詔而為記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為非其人悪乃濫于治信上帝委托權衡可謂至洽恊庶不負所秉賦也曰希其不昧之灵或涉降于茲特不揣鄙俗之詞有汚慧所乃歌而招之曰天何如是之蒼々兮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楚詞駟玉虬以乘鷖兮）地何如是之忙々兮駕瑶象以降乎泉壤耶（楚詞雜瑤象以為車）望徹蓋之陸離兮抑箕尾之光耶列羽葆而為前導兮衛危虛于傍耶驅豐隆以為先從兮望舒月以離耶（危虛二星為衛護星豐隆雷師舒月御也）所東軛而伊軋兮御鳶鷲以征耶問馥郁而

蔆然兮紉蘅杜以為褑耶眩裙裾之爍爍兮鑄明月以回璫耶籍葳蕤而成壇時兮縈蓮䌘以燭銀膏耶丈佨匏以為觶斝兮漉醹酥以浮桂醑耶膽雲氣而凝盼兮彷彿有所覘耶俯窮寥而屬耳兮恍惚有所聞耶期汗漫而無天閬兮忍捐棄余于塵埃耶逍遥遊天閬上也倩風廉之為余驅東兮冀聯鑾而攜歸耶余中心為之槩然兮莊子至樂篇我独何能無槩然徙噭噭而何為耶莊子噭噭善隨而哭子君偃善而長寢兮豈天運之變于斯耶莊子偃善寢于巨室謂人死也○又变而氣氣变而有形形变之有生今又变之死是相与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天道变其死也物化既窀穸且安穩兮反其真而復奚花耶窀穸朓左傳窀穸之事墓穴幽堂也左貴嬪楊石誄早即窀穸莊子大宗帰而以反真註以死為真余犹桎梏而懸附兮灵格余以嗟来耶莊子太宗帰桎梏之名○彼以生為懸疣附贅以死為决𤴯潰癰○嗟来桑戸乎嗟来桑戸乎註桑戸人名孟子琴張二人招其䰟而語之也○方将不化悪如意哉言人死犹如化去法華經云法華道師多殊方便于險道中化一誠疲極之衆入城皆生已度想安

（稔想）来兮止兮君其来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雖臨于茲余亦莫覩搴烟蘿而為步幛列鎗蒲而森行五瞽抑眼之貪眼釋蓮心之味苦素女約于荏岩虙妃迺于蘭渚弄玉吹笙（寒）簧擊敔微嵩嶽之妃啟驪山之姥黽呈洛浦之灵獸作咸池之舞潛赤水兮龍吟集珠林兮鳳翥爰誠匪篤笘發軔乎霞城及旌乎去圃阮頻微而若通復氤氲而倏阻离合兮烟雲空濛兮霧雨塵霾劍兮星高溪山麗夘月午何心意之忭忭若寤寐之栩栩余乃欷歔悵望泣涕徬徨人語兮寂歷天籟兮賀雷鳥驚散而飛魚唼喋以響誌兮是禱成禮兮期往嗚呼哀哉尚饗

讀畢遂楚（焚）帛奠茗犹依依不捨小娇俳至再四方絕（繞）回身忽听五目（月暗）

之後霧有一人笑道且請留步二人听了不免一驚那小妖回頭一看却是

人個影從芙蓉花中走出來他便大吽不好有鬼睛耍真來頭魂了唬

得実天也怔看時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話說宝玉祭完了晴雯只听花影中有(人)声到唬了一跳既走出来細看不是別人却是林代玉滿面含笑口内說道好奇的祭文可与曹我(娥)碑並傳的了宝玉听了不覔見紅了(臉)笑答道我相着世上这些祭文都蹈熟濫了(的狠)所以改個新樣原不過(是)時我一是(時)的頑意誰知有(又)被你听見了有什麼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代玉道原稿在那里到要細細一續(讀)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什麼我听見(中間有)兩句什麼紅綃帳里公子多情黄土壠中女兒薄命这一聯意思却好只事(是)紅綃帳里未免熟濫些放着硯(現)成真事未(為)什麼不用宝玉忙問

什庅現成的真事代玉笑道偺門如今都係霞影紗糊的窗隔何不
說茜紗窗下公子多情呢宝玉听了不禁跌足笑道好極事好極到底
是你想的出說的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妙事儘多只是愚人
蠢子說不出想不出罷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個新妙之極但你居此則
可在我實不敢當說着又接連說了一二百句不敢代玉笑道何妨我的
窗即可為你之窗何必分晰得如此生疏古人異姓陌路尚然同肥馬
衣輕裘敝之而無憾何況偺們笑道論交之道不在肥馬輕裘即黃金
白璧亦不當錙銖較量倒是這唐突閨閣萬萬使不得的如今我越
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誄他的倒妙況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
故今寧可棄此大萬文不可棄此茜紗新句竟莫若改作茜紗窗

下小姐多情黃土隴中了妳薄命如此一改雖于我渉我也是愜怀的代玉
笑道他有又不是我的了頭何用作此語况且小姐了妳亦不典雅等我的
紫鵑死了我再如此說还不算遲明是為与阿顰作讖却先偏說紫鵑總用此狡猾之法
宝玉听了忙笑道是何苦又咒他又畫出宝玉来究竟不知是咒誰使人一笑一嘆
代玉笑道是你要咒的並不是我說的宝玉道又有了這一改可妥當了莫
若說茜紗窗下我本無緣疊閑句意妥極黃土隴中卿何薄命如此我亦為妥極但試問當面用尔
我是摸究竟不知是為誰之讖一笑一嘆。一篇誄問總因此二句而有又當知雖某
睛雯而又实誄代玉也奇絕至此若云必因請雯未則呆之至矣
代玉听了忡移神苦变色慧心人可為一哭の觀此句便知誄文实不為睛雯而作也心中雖有
無限的狐疑乱擬用此事更妙盖又欲瞞觀者外面却不肯露出反連忙着笑点頭
称說果改的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幹正緊經事去罢纔剛太〻打發人叫你

明兒一早快過去大舅母那边去你二姐、已有人家求準了想是明兒那

家人來拜所以叫你們過去呢宝玉掐手道何必不[又]如此忙我身上

也不很[大]好明兒还未[必]能去呢代玉道又來了我劝[劝]你把脾氣改、[这]罷一年

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咳嗽起來 總為後文伏線阿顰之問可見不是一筆兩筆所寫

宝玉忙道这里風冷咱們只催[顧]歎站在这里快回去罷代玉道我也家

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自取路去了宝玉只得悶、的轉步又

忽想起來代玉無人隨[跟]命小了頭子跟去[了]送回去自已到了怡紅院中古[果]

有王夫人打發老婆、來吩[請]他明日一早過賈[赦]这边來与方纔代玉

之言相对原來賈赦[赦]將迎春許与孫家了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云[說]

大槩相同也若必云真大同府 祖上係軍官出[身]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

則呆

生莫（寞）來亦係此（世）交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

紹祖生得相貌魁梧（偉）體格健壯弓馬嫻熟應酬權便（画出一個）年紀未

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此句斷不可少）現在兵部後（候）缺提陞因未有室（俗物 求親 未）賈赦見是

世交之孫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意遂青目（目）擇為東床姣（佳）婿亦曾回明賈

母々々心中却不甚十分趁意想來攔阻亦非（恐）不听兒（況）女之事自有天意前

因況且他是親父主張何必出頭多事（事）為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

賈政又深惡孫家雖是（世）交當年不過是彼祖希慕榮寧之勢有不能

了結之事纔拜在門下的並非思（詩）礼名族之裔因此劝（勸）諫過兩次無

奈賈赦（赦）不听了（也）只得罷了宝玉却從未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次日

只得過去了聊一塞責只听見說娶親的日子又（很）急不過今年就要

過門的又見邢夫人等回了賈母將迎春接去大觀園去等事越發掃

去了只頭每日痴了呆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听得說賠四個了頭過去

更又跌足自嘆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青潔人了因此天天到紫

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屛帳倏然不過有几個該班

上夜的老嫗先為对竟悼罩見作别　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葦葉池內的翠荇香菱

也都覔搖搖落落似有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鬭色之可比

既領畧得如此寥落悽慘之景是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個

此回題上半截是灰聚向東獅今却偏連中山狼倒裝業下情工細下賦寫

月來可見迎春是書中正傳何嘆夫妻是副殯主次序嚴肅之至其婚聚俗

礼一槩不及只用宝玉一人過去

正是書中之大吉

池塘一夜秋風冷　吹散芰荷紅玉影

蓼花菱葉不勝愁　吹散芰荷紅玉影（此句遺失）

不聞永晝敲棋声　燕泥点〻污棋枰

古人惜別憐朋友　況我今当手足情

宝玉方總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獃呢宝玉回頭房看是誰原来是香菱宝玉身一轉身笑問道我的姐〻你这會子跑到这里来做怎麼許多日子也不進来侄〻香菱拍手笑嘻〻的說道我何曾不来如今的哥〻回来了那里比先是自有自在的了總剛我們奶〻使人找你鳳姐〻的竟沒找着說進来找他說往園子里来了我听見了这信我就討了这件差進来找他過見他的了頭說在稻香討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呢討去誰知又遇見了你我且問你襲人姐〻

这几日可好怎庅忽然把个晴雯姐〻也没了到底是什庅病二姑娘搬
出去的好快的瞧了这地方好空落〻的宝玉應之不迭又讓他同到怡
紅院去吃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找着璉二奶〻說完了正紧事
再來宝玉道什庅正紧事这庅忙香菱道你哥〻娶嫂子的事所
以要紧宝玉道正是說的到底是那一家的只听見吵嚷了这半
年今兒又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要李家的後兒又議論王家的这些人家
的女兒他也不知道造了什庅罪了叫人家好端〻議論香菱道如今定
了可以不用搬扯別家了宝玉忙問定了誰家的香菱道因你哥〻上次出
門貿易時在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这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
同住戶部掛名行商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來你們兩府

都也知道的合長安城中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都稱他家是桂花夏家

夏日何得有桂又桂花時節焉得有雪三是原係風馬牛全若強湊合故終不相符未此敗運之事大都如此当局者自不解耳

寶玉問笑道

听得桂花回非原意新雅故不又一笑余亦欲笑問

如何又稱為桂花夏家香菱道他本姓夏非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單有几十頃地獨種桂花凡這長安城裡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連宮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纔有這個渾號如今太爺也沒了只有老奶奶帶着一箇親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兄弟可惜他竟一門盡絕了寶玉忙道咱們也別管他絕後不絕後只是這姑娘可好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

補云阿數素日

准得中意未

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則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當年又是通家來往從小兒都在一處廝混過的叙起親是姑舅兄妹又沒嫌疑雖離了這几年前

兒一到他家夏奶〻又是這兒子的一見了你哥〻一面落的這樣又是哭又
是笑竟比見了兒子的还勝又令他兄妹相見誰知这姑娘出落得花朵似的
了在家里也讀書寫字所以的哥〻當時就一心相準了連當鋪里老朝奉
夥計們一群人遭擾了人家三四日他們还留多住幾日好容易苦辭纔放回家
你哥〻一進們就咕〻唧〻求我們奶〻去就就我們奶〻原也是見過这
姑娘的且又門当戶对也就依了和里姨太〻鳳姑娘商議了打發人去一說就
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乱的很 而歎求昏一段文字仍從香菱口中補明看却許多閑文累筆
我也爬不得早些過来又添一個作詩的人了 妙極菱香口声段不可少看他下作死語知其心中畧無忌諱疑處詩
意夏是渾然天真之
宝玉〻冷笑道 忽日冷笑道二字便有文章 如此說但只我所不知是什
余為一哭
底到替你躭心慮後呢 又為香菱之識偏是此等事體等到 香菱听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

这話是什庅話素日偺們都是斯抬斯敬的今日忽然起这些事来是什
庅意思怪不得人丶都說你是个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宝
玉見他这様便悵然如何所説歎丶的站了半天思前想後不覺滴下淚
来只得說精打彩还人怡紅院来一夜不曾安穩睡夢之中猶喚晴雯或
魘魔驚怖種丶不寧次日便懶進飲食身體作熱此皆近日抄撿大觀
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悽之所至兼風寒外感故
釀成一疾卧床不起賈政听得如此天丶親来看現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
因晴雯過於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却不露出只吩咐衆奶娘等
好生伏代看守一日兩次帶進醫生来胗脉下藥一月之後方纔漸丶
的痊愈好生保養一百日方許動葷腥油麵等物方可出門行走这

一百日内連院門前皆不許到只在房中頑笑四五十日後就把他拘約東

的火星乱迸那里忍耐得住雖般(百)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执意不從也

只得罢了因此、和此丫妳們無所不知(至)姿意要(耍)笑作戲又听得薛蟠擺

酒唱戲熱閙非常已娶親入門聞得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也略通文

翰宝玉思及當時姊妹們恨不得就過(去)一見纔好再過些時又聞得迎

春出了閣宝玉思及當時姊妹們一處耳鬢纏(廝磨)從今一别縱得相逢

也必不似先前那等親密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悽惶迫切之至

少不得潜心忍(忍)耐暫同這些丫妳們斯閙釋悶幸免賈政責備逼迫

讀書之难這百日内只不曾拆毁了怡紅院和這些了頭們無法無天

凡世上所無之事都頑要(耍)出来如今且不消細說香綾(菱)自那日搶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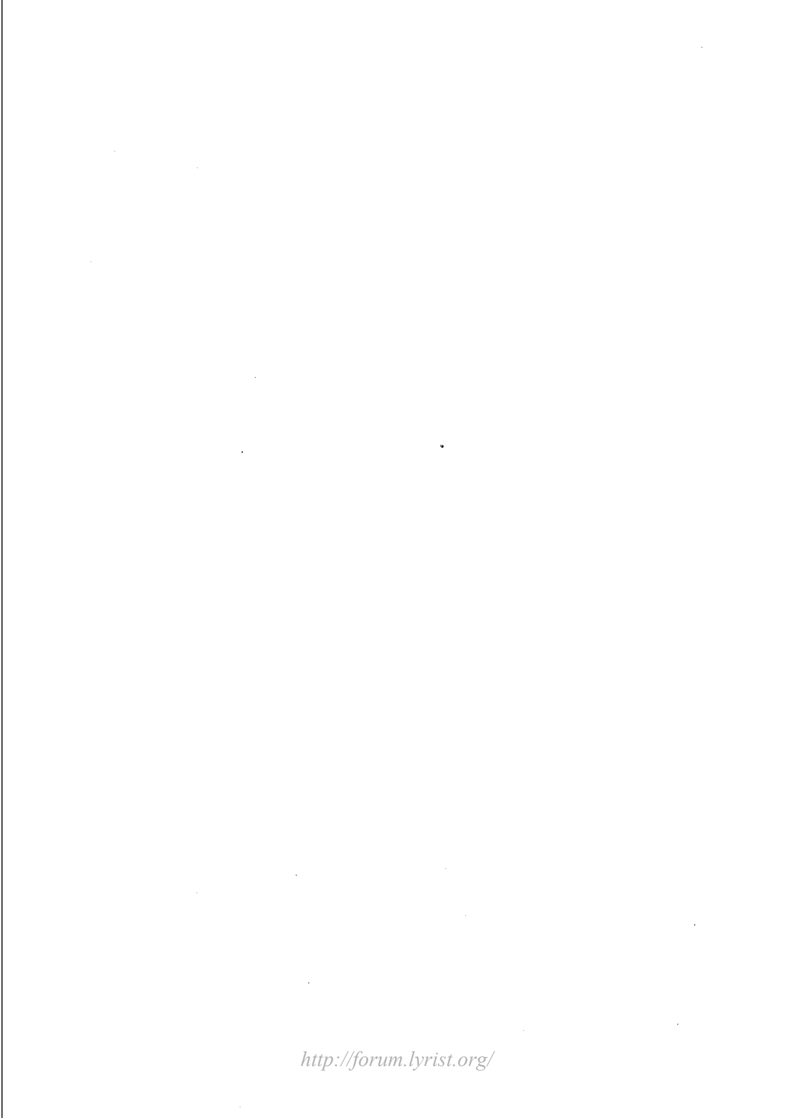
宝玉之後心中自為宝玉有意唐突他怨不得我們宝姑娘不敢親近可見我不知宝玉姑娘遠矣怨不得林姑娘白常和他角口氣的肩哭自然唐他也是有的了從此到了遠避終好因此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來日日忙乱着薛蟠娶過親自為得了護身符自已身上分去責任到底比这様安寧些些二則又聞得是个有罪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因他心中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还急十倍嫁寨小姐今年方十七歲生得亦頗有姿色亦頗識得几个字若論心中以邱壑經緯頗步熙鳳之後塵只吃虧了一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跑弟兄寡母獨守此女姣養溺愛不啼珍宝凡女兒一舉一動彼母皆百依百隨回此未免姣養太過竟釀成个盜跖的性氣愛自已尊若菩薩窺他人穢如糞

土外具花抑之姿內秉風雷之性在家中時常就和了姊們使性弄氣輕
罵重打的今日出了閣自為要作當家的奶奶比不得作女兒時腼腆
溫柔須要拿出這(些)威風來纔黙(弾)壓得住人況且見薛蟠氣質剛硬舉止驕
奢若不趁熱竈一(火)氣跑(炮)製熟爛將來必不得能是(自)豎(立)旂幟矣又見有香菱
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越發添了宋太祖滅南唐之意卧榻之
側豈容人(他)酣睡之心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喚做金桂他在家是不許
人口(中)帶出金桂二字來凡有不留心悞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
罰纔罷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須另換一名因想桂花曾
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為嫦娥花又寓是(自)巳(的)身分如此蟠
薛(蟠)本是个憐(得)新棄旧的人且是又(有)酒胆無飯力的如今得了一个妻

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依讓他些他[那]夏金桂見了這般形景便也
試着[上來]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氣槩還都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
蟠的氣槩漸次低矮了下去一日薛蟠酒[後]飯不知要行何事先与金桂商
議金桂執意不便[從]薛蟠忍不住便發了几句話賭氣[子]自行了這金桂便
氣的哭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粧起病來請醫療治醫生又說氣血相逆
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娘恨的罵了薛蟠一頓說如今說[娶]了親眼前
抱兒子了還是這樣胡鬧人家鳳[養]姐[凰]蛋[是]似的好容易養了一个女兒比
花朵[兒]還輕巧原看的你是个人物纔給你作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
已一心一記[計]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還是這樣胡鬧味了黃湯折磨人家這
會子好[放]錢吃藥白遭心一夕話說的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

桂々々見婆々如此說丈夫越發得了意便粧出些張致來總不理薛
蟠々々沒了主意惟(諸事惟々)是然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纔漸々的哄轉
過金桂的心來自此便加一倍小心不免氣槩又矮了半截下來那金桂
見丈夫旗纛漸倒婆々良善也就漸々的持戈試馬起來先時不過挾制
薛蟠後來寄(倚)嬌詐媚將及薛姨媽後將(及)之薛宝釵々久察其不軌之心每
隨机應变暗以言語彈壓其志金桂如(知)其不可犯每欲尋隙有(又)無隙
可乘只得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事)是因和香菱閑談問香菱家鄉父
母香菱皆(回說未時太小不得深知答之)得忘討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回問他香菱二
字是誰起的名字香菱便答(道是)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々都說姑娘
通只這一个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道噯喲奶々不知道我們姑娘

的奈問連我們姨老爺時常还誇呢欲明後事且見下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八十回

話說金桂聽了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咧〕（畫出一個悍婦來）鼻孔里哧哧兩声〔哼了〕（真真追魂攝魄之筆）拍着掌〔手〕冷笑道菱角花誰聞見香來着〔的〕若說菱角香〔也〕了正經〔把那〕〔經〕那些香花放〔兒〕在那里可是〔的〕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角〕就連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略了去那一股香比是花兒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爽〕快的（說的出便是慧心人何況菱卿哉）金桂道依你就說〔那〕蘭花桂花到香的不好了（又一倍一個蘭花一則是自高声價二則是誘人犯法）

香菱説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桂好的香又非别花之香可比一句話未完金桂的丫鬟名喚宝蟾者忙指着香菱的臉兒説道的要死要死你怎麽真呌起姑娘你名子来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賠笑賠罪説一時説順了嘴奶奶别計較金桂笑道這有甚麽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忙笑道奶奶説那里話此刻連一身一体俱屬奶奶何得換一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奶説那一個字好就用那一个金桂笑道你雖説的是只怕姑娘多心説我起的名字反不如你你能来了既日就駁我的回了香菱笑道奶奶有所不知當先買了我来是原是給老奶奶使喚的故此姑娘起得名字後来我

自秩侍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〻亦發不與姑娘相干
况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如何恠得這些呢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
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盛於秋豈不比者(香)字有来歷些香
菱道就依奶〻着(這)樣罷了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宝釵亦不在意只因薛
蟠天性是得隴望獨(蜀)的如今得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了)妖宝蟾有
三分姿色奉(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撩(時節)逗他宝蟾雖亦解事
只是怕着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頗覺察其意
想着正要擺㧗(佈)香菱無處尋㨂(隙)如此他既看上了宝蟾如今且捨
出宝蟾去与他〻一定就和香菱疎遠了我且乘(情)他之時擺㧗(佈)了香菱
那時宝蟾原時(是)的我人也就好處了打定了主(這个)意伺机而發迭日

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宝蟾倒茶來吃薛蟠接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宝
蟾又喬粧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悮豁啷一声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
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宝蟾不好生拿着宝蟾說姑爺不好生接金
桂冷笑道兩個人的腔調兒都句使了便打諒誰是傻子薛蟠低頭
微笑不語宝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
別處去睡省得你饞癆餓眼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作什麼和我
說別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听了伏着酒蓋臉便越勢跪在被上吃
着金桂笑道好姐姐的若要把宝蟾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你
要人腦子也弄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的愛誰說明了就收
在房里省得別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麼呢薛蟠得了這話喜的

称謝不侭（盡）是夜曲尽丈夫之道奉承金桂（曲尽々丈夫之道奇問奇語）次日也不出門只在家中厮奈越發放大了胆（子）至午後金桂故意（的）出去讓個空兒与他二人薛蟠便（杷）拉、（扯扯）的起來宝蟾心裡也（已）知八九個（也）就半推半就（的）正要入港誰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料必（那時）在难分之際便叫（了）頭小捨兒過來原來這小丫頭也是金桂從小兒在家（里）使喚的因他自幼（幼）父母双亡無人看官便大家叫他作小捨兒專作些粗笨的生活（鋪叙小捨兒手尾亡中又点薄命二字与施了頭遥、作对）金桂如今有意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告訴）許香菱（叫他到）我屋里將手帕（子）取來不必（說）我說的（金桂）（坏極所以獨使小捨為此）小捨（兒）聽了一逕尋着香菱說菱姑娘奶、的手帕子忘（忘）計在屋裡了你去取來送上去豈不好香菱正因金桂近日每、的折挫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不暇（總為痴心一人哭）聽了這話忙往房里來取不妨（防）正遇

見他二人擢〔推〕就之際一頭撞了進去自己到羞的工〔滿〕面飛紅忙将〔抽〕身迴

避不迭那薛蟠為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門也不

掩今兒香菱撞来故也料〔畧〕有些慚愧还不十分在意無奈保〔宝〕蟾素日最

是說嘴要強的〔今〕遇故見了香菱便〔自〕恨無地可〔縫兒〕可入忙推開薛蟠一逕跑了

口内〔还〕恨怨不迭說他強〔姦〕力逼等語薛蟠好容易圑哄的要上手

却被香菱打散不免一腔興頭變作了一腔〔惡〕要怒都〔挪〕在香菱身上不容

分說赶出来啐了兩口罵道死娼婦〔你〕〔这〕會子作什么来撞尸遊魂

菱料事不好三步兩步早已跑了薛蟠再来找寶蟾已無踪跡了于是

恨的口罵香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時不妨〔防〕水略熱了些

燙了脚便說香菱有意害他赤條精光赶着香菱踢打了兩下

香菱雖受過這氣苦既到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
時金桂已暗和寶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和寶蟾在香菱房中去成親命香菱過
來陪自已先睡先是香菱不肯金桂說他嫌臟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
里勞動伏侍又罵說你那沒見世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把我的人
霸佔了去又不叫你來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我死了罷了薛蟠
聽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忙又趕來罵香菱不識抬舉再不
睡便要打了香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睡香
菱無奈只得依命剛睡下便叫到茶一時又叫捶腿如是一夜七八次總
不使其安逸穩臥片時那薛蟠得了寶蟾如獲珍寶一槩都置之不
顧恨的金桂暗暗的發恨道且叫你樂這幾天等我慢慢的擺

佈了來那時可別怨我一面總(隱)忍一面設記(計)擺佈香菱半月光景忽又
粧起病來只說心疼難忍四肢不能轉動(半月工夫諸計安矣)請醫療治不效衆
人都說是香菱氣的鬧了兩日忽又從金桂的枕頭內抖出紙(共)人來
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並四肢骨節等處
(用)指是衆人反乱起來當作新文(聞)先報与薛蟠(合薛蟠)娘嫣先忙手忙脚的薛
蟠(自)然(生氣)便來起來立刻要拷打衆人金桂笑道何必冤枉衆人大約
(是)用寶蟾的鎮魘法兒(惡扭壞扭)薛蟠道他這些時並沒多空兒(餘的)在你房
里何苦賴好人(正要老只此句)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不是我自己(已)
不成雖別人誰可敢進我的房(屋子)呢薛蟠道香菱如今是天天跟着
你他是(自)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誰肯認

依我說竟粧個不知道大家丟開手罷了橫豎治死我也沒什麼要緊
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說左不過這三多嫌我一個說着一面痛
哭起來薛蟠更破這一夕話激怒順手抓起一根門閂來
一逕搶步找着香菱不容分明便劈頭劈面打起來一口咬定是香菱所
施香菱叫屈薛姨媽跑來禁喝說不問明白就起人來了這了頭伏侍
了這几年那一点不周到不尽心他豈肯如今作這沒良心的事你且
問個清渾皂白再動粗鹵金桂听見他婆婆如此說着怕薛蟠耳軟
軟心活了便益發嚎咷大哭起來一面又哭喊說這半個多月把我
的寶蟾你又護到頭里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再揀富
貴的標緻的娶來就是了何苦作出這些把戲來薛蟠听了

丈此話越發着了急薛蟠姨媽要打听見金桂句句挾制着兒
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
持(制住)軟慣了如今有勾(又見薛蟠沒臉他的)搭上了頭被他(明使他)霸占了去他自已反惡(要站)占溫柔
讓夫之礼丈魘魔法究竟不知誰作(的)实是俗語說的清官难斷家
務事此事正是丈(公)婆难断丈(房)幃事了因此無法只得賭氣喝(罵)薛蟠說
不爭氣的孽障騷狗也比你體面些在(誰)知你三不知的(就)把賠房了頭
也摸(索)婆上了叫老婆說嘴占了(他的)了頭什麼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
法子也不問青紅皂白好歹就打人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旧的東
西白害(辜)負了我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許打我即刻叫人牙子
來賣了他(你)的就心净了說着命香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

人去快叫個人牙(子)之來多少賣几兩銀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釘大家過太平日子薛蜡見母親動了氣早也低下頭了金桂听了这話便隔着窗子(戶)往(向)外哭道(說)你老人家只管賣人不必說着一個扯着一個的我們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下人的(人)不成怎麽(叫)拔出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釘刺但凡多嫌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了頭(叫)他收在房里了薛姨媽听說氣的身战氣咽道这是誰家的規短(矩)婆婆这里說話媳婦隔(着)窗(戶)子拌嘴虧的(你)是旧家人(子)家的女(孩)兒滿嘴里大呼小喊(叫)說的是(些)什麽薛蜡急的跺脚說罢喲喲看人听見笑話金桂意謂一不作二不休越發發潑喊起來了說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治我害(害)我我到怕人笑話了再不(然)善由有(着)他就賣了我(誰)他还不知道的(似)薛家有錢行動(就)拿(錢)墊人

一九九二

又有好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趁早施為還等什么嫌我不好誰叫你
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們家作什么去了這會子人也來了金
的艮的也賠了略有個眼睛鼻子的也霸占去了該擠發我了一面哭
喊一面滾揉自己拍打薛蟠急的說又不好勸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
又不好只自出入咳声打氣抱怨說運氣不好当下薛姨媽早
被薛宝釵劝進去了只命人來賣香菱宝釵笑道咱們家從來只
知買人並不知賣人之說媽可是氣的胡塗了倘或叫人听見豈不
笑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下我使喚我正也沒人使呢薛姨媽道留下
他還是淘氣不如打發了他倒干净宝釵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樣橫
竪不叫他到前頭去從此斷絕了他那里也如賣了一般香菱早已

跑到薛姨媽跟前痛哭哀求只不願去情愿跟着姑娘薛姨媽
也只得罢了自此從後香菱果跟隨宝釵在園內屋裡去了把前面路逕竟一
心断絶雖然如此終不免対月傷悲挑灯自嘆本来怯弱雖在薛蟠房
中幾年皆由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加以気怒傷感内外折
挫不堪竟釀成乾血之症日漸羸瘦作焼飲食懶進請醫胗視服藥
亦不效驗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気的薛姨媽母女惟暗中垂泪怨
命而已薛蟠雖曾仗着酒胆挺撞過他兩三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遞与他
身子隨意打这里持刀欲殺時便伸与他脖項薛蟠也実不能下手只得
乱鬧了一会子罢了如今習慣成自然反使金桂越發長了威風薛蟠越發
軟了氣骨雖是香菱猶在却亦如不在的一般雖不能十分暢快了就

不覓的礙眼了且姑置不究如此又漸次尋趂宋蟾〻〻却不比香菱的
情性最是個烈火乾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忘在腦後
近見金桂又作踐他〻便不肯低服容讓半点先是一沖一撞的拌嘴
次後來金桂急了甚至于罵再至于厮打他雖不敢還言還手便大撒潑
性拾頭打滾尋死覓活晝則刀剪夜則繩鎖無所不鬧薛蟠此時一
身難以兩僱惟徘徊觀望于二者之間十分鬧的無法便出門躲在外
廂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歡喜便殺鷄鴨將肉賞人吃自己只以油炸
焦骨頭下酒吃的不奈煩或動了氣便肆行海罵說有別的忘八
扒頭樂的我為什麼不樂薛家母女總不去理他薛蟠亦無別法
惟日夜悔恨不該娶這絞家星罷了都是一時沒了主意於是
補足本題

寧榮二宅之人上上下下無有不知無有不嘆者此是(時)寶玉已過了百
日出門行走亦曾過來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
柳與衆姊妹不差(差)上下的人焉得這等樣情性可為奇之至極(怪)別書中形容妬
婦必曰黃髮黧面
豈不可笑　因此心下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
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來(惟)有其(在背)地里淌眼抹淚
的只要(叫)接了來家散誕兩日王夫人為(听)說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因
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草蛇灰線後文方不見突然　所以就忘了前兒寶玉去了回
來也曾說過的補明　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去正說賈母打發人來找
寶玉說明兒一早(早)往天齊廟還愿寶玉如今巴不得各處去逛逛听
見如今喜的一夜不曾合眼盼明不明的次日一早梳洗穿帶已畢

隨了兩三個老嬷〃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來燒香还愿这廟里已是昨日預備停妥的宝玉天性(胆)怯不敢(看)猙獰神鬼之像这天齊廟本係前朝所修極其(雄)宏壯宝玉天性(胆)怯不敢(細看又因)今年深歲久又極其荒涼里面(況)泥胎塑像皆極其凶惡是以忙〃的焚過紙馬錢粮便退至道院(歇)息〃一時吃過飯衆嬷〃和李貴等人圍隨宝玉到處散誕頑(要)要了一回宝玉困倦復回至(静)室安歇衆嬷〃生恐他睡着了便請當家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兒这老王道士專意在江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兒)治人射利这庙外現掛着招牌丸散膏丹色〃俱備亦長在寧荣兩宅走動熟慣都与他起了渾號喚他作王一貼言他的(膏)膏藥最(靈效)他驗只一貼百病皆除之意當下王一貼進來都笑道

来的好〻〻王師父你極会説古許(跡)的説一個与我們小爺听〻王一貼笑道正是呢哥包別犢仔細肚里麺觔作怪説自滿屋里人都笑了 王一貼又与張道上(上)遥〻〻对特犯不犯 宝玉也笑了起身整衣王一貼喝命徒弟們快泡好釅茶来茗烟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連这屋里坐着还嫌膏藥氣息呢王一貼笑道没當家花〻(的)膏藥從不拿進(這)屋里来的知道哥(兒)今日必来頭三五天就拿香燻了又燻的宝玉(道)可是呢天〻只听見你的膏藥好到底治什(甚)広病王一貼道哥兒若問我的膏藥説来話長其中細礼一言难尽共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際賓客得呢(宜)温凉兼用貴賤殊方内則調元補氣開胃口養榮衛寧神安志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脉舒筋絡出死肌生新肉去風散毒其效如

神貼過的便知宝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这些病我且問你
到有一種病可也貼的好庅王一貼道百病千災無不立效若不見效
哥兒只管揪着鬍子打我这老臉拆我这廟何如只說出病源来
宝玉笑道你猜若猜的着便貼的好了王一貼听了尋思一會笑道这
到难猜只怕膏藥有些不灵了宝玉命李貴等你們且出去散〻这屋里人
多越發蒸臭了李貴等听說且都出去自便只留下茗烟一人这茗烟
手内点心一枝夢甜香宝玉命他坐在身傍却倚在他身上
王一貼心有所動便笑嘻〻走近前来悄
〻的說道我可猜着了想是哥兒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
助的藥可是不是話犹未完茗烟先喝道該死打嘴宝玉犹未解

你猜　藥　着了　与前文一照　四字好萬生端于心〻邪則意射則在于邪　喝

未解妙若解則不成文矣

忙問他說什庅茗烟道信他胡說唬的王一貼不敢再問只說哥兒明說了罷寶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的妬病方子就是〔沒有王一貼隨〕听也沒有听見過寶玉笑道這樣還筭不得什庅王一貼又忙道的貼妬〔病〕的膏藥到沒經過到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慢些兒不能立竿見影的效驗寶玉〔問〕什庅湯藥怎〔庅〕吃法王一貼道這叫做療妬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氷糖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為度每日清早吃這一個梨吃來吃去就好了寶玉道這也不值什庅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吃到明年橫豎這三味藥都是潤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過一百歲人橫豎是要死的死了還妬什庅那〔時〕是就見效了說着

此科諢一收方為奇趣之至

宝玉茗烟(都)大笑不止罵油嘴的牛頭(臭子)王一貼笑道不過是閑着解午
肫(困)罷了有什麼關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實告你們說連膏藥也
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里來
混 寓意深遠 正說着吉時已到請宝玉出去閣(焚)化錢粮散福功課完
在此數日
畢方進城回家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孫(了)家的婆娘媳婦等人已
待過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嘆(哭)ゝ啼(啼)ゝ的在王夫人房中訴(訴)委曲說
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丫頭將及淫遍略劝(劝)
過三(兩)次便罵我是醋汁(汁)子婆(老)擰出來的 奇文奇罵為迎春一哭の恨薛蟠何 等剛霸偏不能以此語金桂使人盈ゝ
世書中全是不平 又全是意外之料 又說老爺(爺)曾收着他五千銀子不該死(使)了他的如今他來
要了兩三次不得他便指着我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

老子死了我五千銀子把的準折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一頓攆在下里
睡去當日有你爺、在時希圖上我的富貴趕性相与的論理我和你
父親自一倍如今強壓我的頓賣了一輩又不該作了这們親到沒的叫
人看看赶势利似的（不過可笑 道辭如聞）一行說一行哭的嗚、咽、連王夫人並衆
姊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語解功說已是遇見的不晚事的人
可怎庅呢想當日你叔、也曾劝過大老爺不叫作这門親你大老爺
执意不听一心情愿到底作不好了我的兒这也時你的命迎春哭道
我不信我的命就这庅作不好了庅若從小兒沒了娘幸兒遇過嬸子
这边過了几年心淨日子如今偏又是这庅個結果王夫人一面解劝一面
問他隨意要在那里安歇迎春道乍、的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

想二則还記掛自我的屋子还得在園里旧房子里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過可能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劝道快休乱説不過年輕的夫妻們閑牙閗齒亦是萬萬人之常事何必説这喪話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着解釋又吩咐宝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風声倘或老太太知道了这些事都是你説的宝玉唯唯的听命迎春是夕仍在旧館安歇衆姊妹还等更加親熱異常一連住了三日終往邢夫人那边去先辞過賈母及王夫人然後与衆姊妹分别更皆悲傷不捨还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劝釋方止住了過那边去凡迎春之文皆從宝玉眼中寫出前悔聚而東鄉是实寫悮家中去很出迎春口中可為实寫以虛々实々変細體格各尽其法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紹祖的人來要接去迎春

雖不願去無奈懼孫紹祖之惡只得免強忍情作辭了邢夫人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只面情塞責而終不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